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八冊目次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二)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一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目錄二卷

〔明〕陳邦瞻撰
明萬曆刻本

四一九

王文肅公文集五十五卷(二)

〔明〕王錫爵撰

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二

引疾乞休疏

去爲風疾成痼瘥可無期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昨該臣以患病給

假有蒙

恩允仍

諭以瘥可即出輔理續又蒙

遣內臣頒賜酒米蔬饌等物伏念臣猥以採

薪末疾久累私家咫尺

前光莫遂願休之願斷蕃

能似增尸素之差臣之引領望瘥跂足思起

不肖

皇上之教諭也且

大恩未報末路有幾臣出山初志謂何忍遽言

去哉緣臣年近六旬病非一證自先臣見

背之後內則以死養休惕而傷其神外則

以進退狼狽而撓其慮以致舉體氣血無

一處不虛項背腰脊胃脘之間無一處不

痛而復瘡痼時作痰涎上壅吞酸食滯漸

成關隔臣一向與同官二臣言之非至今

日昏暈始稱病也惟是微天之幸方內小

安北荒或南尚稔民勞或

主不憂故臣得以衰罷俛仰其間在公無過以

當職業退食安寢以當藥餌今則南北災

傷幾無完土公私困急日抱隱憂臣備位

弼承縱無疾病猶當按古人災異策免故

率牝馬校車以失職待譴劾一疾侵尋百

方未效臣可使收本燮和之地而尚容淹

滯不祥之人班行大衆之中而屢見傾跌

失容之事乎據醫官朱儒徐春甫等膠臣

之脉僉謂臣病由鬱生必須屏事忘情方可

可望愈夫爲臣而至於屏事忘情此復可

補於

國家而亦豈所宜言於

君父前者然念

皇上荷責臣異日之報則必愛臣今日之生荷

竟臣失職之誅則當全臣知止之分若但以簪履舊物未忍棄捐俾日飽大宮坐據虛位則臣職業愈曠憂病愈深縱未即死而幽何以辭神理之罰明何以謝當官之謗然則

皇上與其他日以譴去臣孰若聽臣今日以疾而自引去也與其外存體面而留臣之身又孰若內推腹心而保臣之命也伏惟

天地至大

堯舜至仁疾痛呼號何所不察倘蒙早垂聖斷許以生還則臣猷猷未盡之年孰非銜結

報

恩之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奏伏蒙

皇上遣

御前牌子

賜臣猪羊等物臣謹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

屏庸久塵

密勿力未踰於大馬病已中于膏肓方蒙

優假以偷安更軫

鴻慈而賜賚綴衣輟

御醫顯使之自

天

尚食匪頒荷多儀之及物啓芝囊而授粢兼贏

雜賦之芬分桂醕以調羹載備嘉牲之俎

豈揆殘息獲此噬培承露金莖

清燕恍陪於

法從含香積寶大藥疑授於醫王臣蒲質早凋

葵心夙矢望

九重而扶拜期一飯以不忘雖才疎鼎饌之調

深虞折足乃志感靈餐之報願效拾蠅臣

不勝感激荷戴之至

引疾乞休再疏

奏爲再陳久病危誠乞

恩賜賜骸骨還鄉以圖後報事昨該部以患病

乞休

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朕所眷知經國濟民大計正

資協贊豈可以小疾求去宜慎加調理痊可

即出以副至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伏

惟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其恩則父母也無論

深知特拔千載難逢小人之分久知死所即今

疾痛支離之中而

皇上之憂臣留臣任臣亦豈臣之所宜自

棄而自外也連日以來臣之羹牆寤寐無

一日不在

皇上之側而屏遠百事以專醫藥坐臥重

避風寒亦無一日不爲早出見

皇上之計則臣之志其亦可憐矣願病根深鉅

茫無措手方徒試而不靈神欲守而愈亂

見今

宮闈大慶歡藉普天而臣稱

賀不在班受

賞不能

謝則臣之力已窮而氣已竭其又可悲矣敢

更避煩瀆之嫌冒

寵榮而虛職事哉臣伏自蒙

三上奏八月奉

六

恩眷用久閣歲華稍過滋多無功可紀每服老

氏知止之訓慨然有鑒於心以爲人臣有

二宜止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立朝

之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庸臣量已

之明也臣庸臣也當官輔理之效既碌碌

如彼而負薪大馬之憂又奄奄如此斯真

所謂不能則止之庸臣之所宜自量也夫

主恩浩蕩何涯之有然高爵厚祿猶可以勉承

而

國計民生不可以臥理

上茲責臣以經國勉臣以濟民乃是更增臣一重病案臣之不能抑又審矣又臣門祚單孑一身一子之外並無以次人丁而先窆未安待臣歸土母哀日甚待臣終養足此皆臣一生未了之事不可委之他人雖身賤鴻毛而義關九鼎此所以病馬思軒羅期於效死而巢鳥反哺終冀於生還者也臣今曠職已久病中萬緒何念不生然臣恩木酬德應將來之可補開務不理尚希聖上之能寬若病已深而強出請既苦而諱言則臣先無此身安能致身殞君負親寧可復贖伏望

皇上憫臣疾痛呼

天出於誠懇察臣螻蟻惜命匪博名高特

賜俞允俾就故鄉水土醫藥以終天年則臣之

死生進退撫荷

解懷夫亦愈知所以爲報矣臣無任激切

之至

奉

聖旨卿起家未久正當忘身報國共濟時艱况聞疾已小愈何忍再疏求去宜遵前旨即出領還着鴻臚寺官宜諭朕意該部知道引言再申前

請疏

奏爲病臣知止偶觸同然懇乞

聖明特擇公論俯遂微誠以終

恩造以勵廉耻事近該臣以久病兩疏乞休荷蒙

皇上累旨眷留仍

遣官

敦諭恩深禮重義正詞嚴臣誠不勝感激涕淚彷徨汗悚蓋至此而知

君父有必不可逃之命人臣有必不可私之身矣連日以來強自支策擬以本月初九日報名次日

廷見然羸羸見骨殘喘如絲惟恐賈越
威顏之下羞

朝堂而屏視聽也會徵天幸科臣陳舜適有
甄別大臣年力才品之疏臣一聞此言不
覺懸喜兼懷毛骨俱竦夫人心有所同然
而事理可以觸類科臣之言雖不爲臣而
內稱止足之分廉耻之節古義凜然有若
代爲臣言者臣庸臣也上之不敢望高頭
達舉墨守繩趨希達人處士之節下之亦

三才
卷三十二

九

不敢局趨避尾有避讓嫌辜千載一時之
遇至於自揣其精神力量不能鼓舞則臣前兩
疏歷歷陳之又有若預爲科臣左券者
皇上試採之公論如此驗之臣言如彼其

哀臣信臣全臣將不待臣之呈身見面而決
矣臣又惟大夫七十引年自關彛典然人
之受才受氣寸長尺短正自難齊有八十
膺揚六十射策者亦有少即善病壯而
翁者故古之帝王詎經問律但曰老臣

曰病臣考德類能但容久任不容久病也
臣今年雖未至病則已深懼續而衣時猶
覺寒數米而食時猶覺壹即今引年諸臣
中未有如臣之庾羸衰羸者兩年之間在
闕昏暈者三次在家二次在班一次即今
引疾諸臣中亦未有如臣之彰明顯著者
科臣之言爲

皇上權恩禮臣之言又爲科臣廣忠告

皇上即必欲甄別年力材品於諸臣中擇取宜
三才
卷三十二

去請自臣始蓋臣近日方艸有乞骸第三

疏而未敢

上內有云今日之以真病真情推賢自代即

所以報

皇上而他日之以力田孝弟敘道鄉里亦即所

以報

皇上也自處雖過然科臣疏尾表正鄉閭矜式
後生之語其隱然厚待臣等更重於臣之
自待而臣乃愈足藉口爲犬馬圖報之地

矣臣無任情迫言煩哀懇激切之至

考滿謝

賜羊酒鈔笑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歷二品俸三年考滿

特遣

御前牌子陳朝璣

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臣謹焚香叩

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庸擢自廢隱沐

浴

大造思塵露以何裨荏苒流光感歲月之易得

茲當滿考積有餘勞上無窮諸蹇蹇之忠

下鮮弘濟元元之畧廢

大官之月俸涯量已逾書執秩之年勞心顏

滋醜豈意未捐之舊物更厘

恭錫之

殊恩

發上幣於漢庭寶鑑倍千緡之算

分大烹於周鼎珍年兼九醞之甘謹將首以

嘉重卅躬而愧惕小人屬厭普不存溫仁

之私天道惡盈願益持止足之戒臣不勝

感激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謝以

聞

奉

有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辭免

恩命疏

奏爲振歷惻誠辭免殊常

恩命事臣以二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次輔簡任密勿協贊忠勤茲當滿考勞

績茂著着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廕一子入

監讀書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臣聞

命自天不勝徬徨感悚萬愧集束伏念臣通

紀在告七年愚拙之分昔柏草野臣之

不至今官而又以質衰於蒲柳病

前前後後六章之憂焦腸僅支

又豈望至今日哉伏惟

恩不可勝量臣之微幸不可勝慙三年

以來曠官尸祿之咎不可勝紀然

上已過而私臣主爵之吏且隨而舉臣臣無以

自考爲也姑就以目前時事徵之北乾南

潦軍訖民谷河決火妖所在告警臣曾有

一籌消弭之效否乎維時

明主方勤罪已之言元臣屢控辭

恩之請而近又會百官奉

諭修省之期臣備位弼丞義均休戚今縱不能

以區區腐身餒肉療饑寒臂分痛癢庶幾

惜福可以禳災知止可以不殆也乃茲

明廷奏課既竣興幽

中使匪頒且叨素食若更偃然受爵於待放

之時蒙

寵於

主憂之日

上天方怒豈復冀臣朝野清議又誰原臣臣不

惟身之險越是懼而且上爲

國家羞爲名羅惜矣臣雖駑駘業已躋足功

名何敢更沽廉讓但以

官階上躋乎孤卿

命秩兼貶乎累世往歲書成類敘猶愧因人矧

今歲滿特加彌當量已此所以三復

溫綸一字一汗而不得不備歷衍壻之個以干

轉圜之聽者也令甲廷臣滿考次日即當移部

引

奏而臣延至逾月之久又不敢僭援元臣預

辭之例此肝膈至誠委屬惶惶恐與故事陳

讓不同伏望

皇上特准收回成命以待臣桑榆末路粗有一

事可以塞責者而後

申詔有司平其賞罰庶

臣等

臣等不輕微臣之官謗可追矣臣無

恩激切引分祈懇之至

六

臣等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引分再瀝危誠懇辭

恩命事昨蒙

皇上以臣考滿加

恩隨該臣具辭奉

聖旨卿公忠亮直佐理勤勞考績加恩國家

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伏

惟人臣以受寵爲榮以從命爲順臣今處

人之所甚榮行人之所甚順豈有反脣讓

以要名辭

寵以易罪者哉顧管亥覆三思章句迂儒由緣

廢隱

皇上即家召起躡躡今官

恩已過矣受

命之初愚不量力以爲捧土可以增山岳之高

策驚可以附麒麟之足今碌碌伴食亦既

三年無銖黍寸尺之效志又已久負矣臣

聞古志有之

君功見選吏臣功見安民又曰罪莫大於好

進辱莫大於不知耻臣之固陋即萬萬不

敢當

皇上公忠亮直之褒至於矢一得而佐民艱循

微分而遠身耻乃中人冗吏之所能而臣

職在樞機心非木石若進不關水旱疾疫

之憂退復不自安下愚不肖之分穹階顯

賞非據濫膺則在

廷豈有此苟冒無耻之人而自古亦豈有此

盛滿不覆之器哉臣又聞人臣于功名之

際或先功而後賞或先賞而後有功以

之皆可以無愧臣今考前功則東隅之悔
莫追果後效則桑榆之日且短即如昨首
恩命市下而臣母暴泄嘔血勢甚危殆臣心膽
糜碎遂至連日不能進閣此近事福薄之
明效臣之憂懼不獨爲身而且遺之親矣
與言及此萬緒茫然一切逃名好名之念
都不能自有伏望

皇上察其嘔瀉未控之苦心全其固滯不移之
愚性闕其前後辭

恩引疾之誠請所有疏項

恩典特賜允辭此爲臣辭寵於後惜福及親
聖主所行孰非故事又孰非恩澤也若尚以閣

臣體貌不可盡爲異同則斟酌裁減自在
皇上處臣安地而非臣之所敢自言矣臣不勝

感激愧汗漬冒墮越之至

壽官加

恩辭廢疎

奏爲滯悃量功懇辭

恩廢事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部節奉
聖旨云欽此仰惟

皇上恪遵

祖制鼎建

壽官以預培植萬年福祿綿承邦家燦隆之基

甚盛舉也語形勝則山朝水拱本自天成

邇考卜則龜叶筮從實由

府斷而中外在工諸執事藉

允廟之寵靈因萃宿之和喜其矢力奏功且不

得爵賞而加勸况如臣等何勞之有哉

皇上若以慶典維新欲上順天休以

恩飾喜則先年經始之初臣固已蒙

加秩豈容再叨臣錫爵原未與事無所徵福

矣

皇上若又以

大工垂就欲下酬人勞以賞行勸則見在執事

人負大者調度次者奔走各有所當受之

名而臣等不知何名也雖節年屢扈

大駕開從元輔皆信宿往返樂觀成事比於墓

臣披荆蒙霧轉石負土之勞蓋恒河中之

一沙而事內所蒙本帶金縢之

賜事外所蒙贈封陞廕之

恩此豈不足以酬臣等而更須分水衡將作之

功耶夫報工報捷不敘閭臣

尚未乾也當時

皇上豈有新於臣等其或以臣等職業專而心

膺親庖祝之事無相及也又或以臣等粗

知分涯方相與努力爲破俗遠耻之行

前朝之誤恩不足據以爲定例也今元輔時

行奉有督工

專勅猶尚以

近旨深辭而臣等乃更不待言矣

皇上之聽臣等更當不待其辭之畢矣爲此

瀝

上陳除銀兩表裏隨衆祇領另日報名

延謝外其廩子非常

恩命伏望

皇上即賜收回以信

以旨以安愚衷臣不勝且感且激懇款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吉典敷恩卿等輔弼重臣贊襄多績宜同

休慶廕敘已有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諭敕言官公疏

題昨該臣等以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

職臣等當即出閣具本自陳待罪此非矯

飾蓋眞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稟擬之手原非

上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

勝感懼不勝愧苦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

狀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

臣不同雖後擢自

天鴻舉由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實以先年張
居正爲奪情事起狙擊言官臣于其時號
能出頭請議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
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
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行冠帶科

國論何忍見

臣等

卷三十一

三

臣等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
臣等外授骨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
以誣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

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於地下明何

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

正之恩責哉夫微臣一身輕於一羽旄

萬蒙詔而有益於

皇上臣之所不敢違也今身既死不肖有

言官之名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拂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

女成疾正思乞骸偶見人情洵洵勉出

間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

之時也伏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

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實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

出之日耳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

因事陳言疏

奏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兼陳忠悃以裨

聖德事伏念臣之

遭遇拔擢四年於茲矣中間屢辭屢留再陞

再廢

如天之恩且不能獲舉即如近日么庸一女之

事而特厯

子制傳恩滿然家人父子之情且

以勿再託陳有負倚任臣感

恩伏泣涕決未收此時縱有必不忍割之情必

不可起之疾已遭

論一切拚捨不敢復言顧念大臣立

朝期于盡節小人懷惠期於圖報

皇上尚以子視臣恤其家事而臣不以父事

皇上固論紛起而不能持家職有關而不能補

具

具

朝之餘也臣前疏謂犬馬之身輕於一羽

皇上尚惟其疾之憂何況

皇上

天地

祖宗付託之身而連日止爲委巷風聞之口言

生論直之言

疾威震怒起居未免失常臣等無調護止辯哀

啼非報

臣負此二罪謹藉自陳伏聽罷斥惟
是至情大義不忍忽然自顧身名遂忘

明德者凡人若有內愧之真情深謀之審事而

臣下矢口觸之則有所不堪若如近日金

寶等項訛傳則事無蹤影心無愧作正足

資

資

皇上一笑而不必怒也凡聽言之道先虛其心

次辨其理心虛則獨善皆可擇心實則肝

膽皆可疑然疑在理內猶可說也若張居

正馮保之疑則理外矣且

皇上不見先年抗疏攻居正之艾穆非即居正

之同鄉乎以此推之足以知中外言讐言

黨俱非公論不可信也凡臺諫言事欲動

上聽往往至於過激要在

明主折衷處斷以服其心降色優容以養其氣

即如張鯨之事

皇上恩威操縱業已兩全使自此旋霽風雷

無恨憂則

朝堂豈更有一事者東隅雖往桑榆尚可收也凡廷杖非正刑

先朝雖聞一行之亦未有逮鞠廷杖并於一人

一時者臣每在閣中見犯入下鎖撫司

有意催強盜大逆則有好生打問字樣今以加

之言官而又行廷杖則似於強盜大逆之

上更加一等竊恐未安聞張居正擅權時

要籍人口故將

世宗晚年遺劄盡行進

御名雖效忠其實有導

皇上刑辱言官自爲已地之意今

皇上必欲法

祖則自有良法美意可師而居正乃萬世罪人

豈可既發其奸而又行其志也凡閣臣受

心膂之託於外廷跪而於

皇上親近者臣等每事調解原不爲諫臣市恩

亦不爲一身逃謗誠恐言壅及潰事激反

傳欲以明

覆載之德私示

官府之一體耳

皇上儻諒其心則不必疑其言儻疑其言則不

必用其人此政本重地不當但爲臣等姑

息體而而已也諸如此類皆急時難諍平

時可思言時無味用時有力

聖人舉動不可再誤天下人心不可再拂愚臣

垂死諍諍之言不可再瀆伏望

皇上垂日月之光先將臣罷斥以正失職之罪

然後虛心平氣採納臣言則

寵逾十札

恩藉再生臣首丘骸骨死且不朽不然

皇上先年之召臣止召一債轅之牛而今日之

留臣止留一慕羶之蟻臣之身名不足惜

而如

聖德何哉如

國事何哉臣不勝

恩深義激待罪請

命之至

奉

聖旨卿公忠直亮敷陳謫言朕方嘉納眷倚豈可遽自引退宜即出輔理不免所辭吏部知

道

到閣陳謝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該元輔時行傳奉

御劄

云欽此臣盥手伏誦且感且慙已經合

疏陳謝隨赴鴻臚寺報名

朝見以慰

聖懷不敢再費外已復念三臣奉

諭總爲張鯨未了公事而

諭中獨提出臣家門私故慰藉惓惓臣涕泣讀

過當即傳示臣母臣妻臣男臣婿以及舉

家老幼僕妾無不稽顙叩

天合詞頌

聖以助臣之悲感籲戴者伏念臣本以福過生

災自貽情累而又愚不能自割病不能自

持以上累

皇上屈至尊而問兒女之私

手詔而辱不祥之事且

論以治生之道斷其再

上之章煦如陽春慈如保母臣一息尚存心非

木石至此而復愛惜頂踵規避嫌議自捐

軀載之外豈復成人類哉願臣年迫衰頹病且

肅公文

卷三十二

僂蹇雖復強食偷視苟全一日之生然

皇上即今天日明斷山海茹納業已厭快人心

臣雖出也終無一事可以仰裨

聖慮之萬分而俯塞人言之責備者言念及此

臣之微福愈不能堪而恐重以益疾爲

皇上憂耳臣不勝感

知驚寵誓死圖報之誠爲此具疏陳謝以

聞

三十二卷終

自王公文集卷之三十三

辨論科場誣奏疏

奏爲無端爲子蒙疑大辱

國體乞

賜先行罷斥以公試典事該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稿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循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

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狗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管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

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三

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青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我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祇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願誠冀少立

名祖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世遠德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

可告
清朝
今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明主臨之於上而謂在

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卜之子弟

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

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膺仕當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遺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凋於少年委巷決公於朝論此豈太平景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思反復再四而後

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簷干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

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

三

後爲無弊比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出雖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

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閣臣與考官將

斷有不取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嫌疑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

誤磨

國需巨男自是乳下未雕之璞不合誤投臣

旋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綴纓瑣瑣苟恬榮利

重使書生弄其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

屋宇伏惟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作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越此覆試未行

肅公文集卷三十三

四

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

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

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撫當率之見先臣於

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領母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

臣不勝籲

天泣血愧苦銜控之誠

奉

臣等卿當世人望心事明白衆所共知卿子爲

崇首原無別議豈待覆試而後明宜速出贊

裏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因辦科場誣奏乞罷疏

奏爲辱

國具臣不堪鞭撻再乞

恩放歸田里以全廉耻事伏念

聖宗簡置內閣之臣所使表正羣寮平章萬務

皇上不以臣之不才擢在此地四年於茲矣雖

非其人然朽株腐榘業已責黃于梁柱之間

皇上重臣何忍不自重所以父子相爲師友

臣一言差錯惟恐臣男之知而臣男一步

跛倚亦惟恐臣之知臣母每戒臣責望之

過而不知其激於

君臣遭際之奇也使直道果行人心相信則臣

雖學和奚薦子亦有何慙而近者臣男偶

然一雋臣醇酒先臣之前而訓之二事一

莫忘家教如先臣之教臣先鄉行而後名

上一莫辱知已卿臣之事座主自強任

景淳重道義而疎禮節當時了不憂人間

嫌忌之事以世非鬼域人有秉彝斷無謂

貞女淫者今突然出一高桂既稱臣子之

才乃偏不分臣之有才子既稱人情疑信

相半乃偏不從其信而從其疑將臣信口

信價信手調籌此明知臣平日氣高欲以

激怒臣而逐臣然

聖意自明臣男亦自有覆試公案臣何怒之有

哉獨念臣男之被疑爲臣臣之蒙耻爲官

而先臣因教臣男以榮爲辱考官因取臣

男以公爲私推本所由皆臣入山不深見

機不早之咎也臣被

召以來七疏乞骸皆以

上恐不能引決以至是辱

國辱親辱身辱子而又復依依則穉子弄臣

影卒徒管臣背莫不有詞而臣男亦安認

此不識羞耻之父爲已父臣嘗竊歎方今

功利薰人之心機巧刺人之骨鱗甲被人

之面實欲以狗馬未盡之年幸

上之竊臣聽的後生首抑奔競鑽刺之路而今
身爲耐彈之綿花名籍乞播之丐子臣雖
復留不但一善難展而張居正地下之靈
亦將有戟手反唇借臣以爲口實者臣以
此自甘暴棄必不可留惟望

皇上天地之心亟放臣奉母還鄉以全晚節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痛哭流涕愧

若哀祈之至

謝公文集

卷三十三

七

奉

聖旨卿清望直節朕所倚信覆試已從卿請公
論自明豈得以小臣妄言懇辭求去負朕特
簡至意宜即出輔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謝論科場誣奏三跪

奏爲屏子心迹已明不願會試乞

恩退回廕籍因陳愚論以雪士冤以維世道事
臣伏惟臣男衡學未成章謬辱高桂多才
之許今覆試卷

陛下見經多官會擬第一

皇上欽准存留會試臣之心迹明矣顧念

祖宗二百年來輔臣子見疑而覆試自臣始

祖宗二百年來北京解元見疑而覆試自章禮

與臣男始臣老且入地擲榆踐踏摠自甘

心若臣男未離赤子一旦使班於章禮權

門狗盜之列此爲誰辱而臣又可再辱

乎然覆試且就而會試不就則少年又以

爲避讒畏讒後中其阻辱忌妒一網打盡

謝公文集

卷三十三

八

之計而形容得人情世界偏側蕭條塵靈
瀕洞至此此臣之所不能甘也若狼狽忍
辱若求一第則科目愈貴臣等會賤讓夫
更以爲無耻而笑臣考官且以爲不祥而
避臣又臣之所不能受也連日思之再三
爲兩全之計一面連

旨令臣男照舊納卷不敢以感憤意氣爲諸生
倡一面令臣男稱疾罷試以爲今日乞
恩張本夫臣男本係官生縱不中第將來亦得

廢官借階尺寸儘堪自立何必科場
選翰墨爲高勳乎古人貴郎第庫尚有
次取卿相者豈有任子世官偏不堪作養
之理伏望

皇上特允臣

奏將臣男退回廢籍候坐歷事滿日照資量
授一官別圖補報如此則青天白日何忍
可迷廣陌長衢何路可阻使天下謂

皇上受臣以德不以官以心不以迹謂臣之抑
詞公文集卷三十三

以廢私不以嫌疑於

同處未甚厚也然臣又有一說臣男既就別
途則臣言自無嫌可避而臣身在事外亦
自可昂首伸眉極談科場之事夫文章自
古號無憑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雖
前輩名家各持堅白尚未識真是真非之
所在乃今新進初學之徒反公然據堂上
之座家立一門戶人操一斧斤以經史故
實字句小訛盡被之關節至醜之名無事

可指無人可證以此求服人心難矣而又
必欲以此求人人罪則幽不有鬼神明不
有公論乎夫考官惟患其專弄程文不親
校閱而今搜及落卷便爲舌端名挂勢家
遂賞殿牋則何不盡廢科場使一二唱籌
點名之吏信手拈闕掩目射覆之爲公且
當乎又何不盡驅天下士子使技筆從軍
入錢鋪吏尚可以顯功名於天下乎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而士之遭際至此此亦

因近時不才大臣與輕薄文士有以自取
之然盜賊良民原非同類文體關節自是
則如

朝廷欲懲張居正之覆轍則真賊實犯不惜
重處欲復弘治以前之文體則僻字險語
量行戒飭人誰得而議之豈可因噎廢食
以目疑心盡誣天下清白之士盡奪翰林
文字之權盡行仇口羅織之媒盡在科目
英雄之鼓吹堂堂

臣誠不曾見自古有此淳美風俗治安世
界也昨者覆試卷發下三臣細閱多官所
擬亦通第八卷文從理順正合禮部新行
文式而高桂苦爭置之劣等都御史吳時
來等但付之長斲而不敢執禮部堂上宜
且爲之解紛而不能主即此景象已不成
矩矱臣爲一身父子則當忍爲

國家大體則當爭所以昨日先擬輕處高桂

不成遺

皇上拒言之名而今日始進其謦言欲少振天

下斯文之厄伏望

皇上勅下各該衙門虛心評議要見

朝廷論官當從臣等老成恬退之教不當從

蘇張范蔡片言捷徑之媒科場論士當信

衆目衆耳聞見之公當信無影無形暗

屑屑之口士風幸甚

人心幸甚

聖旨卿心迹既明不必過於退避奏內科場事
宜着吏禮二部會同看議了來說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晚

奏爲耻於讒口爭勝乞容避位以聽公論事

該臣昨日具疏爲乞

恩改廢因而少效愚忠願闕世道方候

旨間接得刑部主事饒伸揭帖爲邪臣朋奸欺

君徇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大意主高桂之說

附錄文集卷三十三

而其攻臣尤力如云爲人備非庇黨恃勢

則高桂尚未忍以此加臣而伸且攘臂而

攻矣如云輔臣子一第不足爲重是然舉

首則高桂尚在疑信之間而伸且指名而

坐矣此臣狹量讒口處心浮氣之所招伸

之責臣殊乏相度臣實無詞至以科場私

弊天不容地不載之事而取證于臣祁奚

舉子之一言伸前年考察有議原係本堂

同鄉尚書舒化之公舉而反歸怨臣等以

爲排擠忠臣賢士似此無影而射不風而波理之支而難通詞之泛而不切明是實豈爭言脫空白賴之語臣羞與之對而亦不足辨也惟是人臣之惡莫重于欺

君大辟之刑莫嚴于奸黨臣一生感願垂老遭逢何至狼狽瓦裂不能成人如此伏惟三光百神豈無靈鑒人心天理豈盡陸沉我皇上九重明見萬里目前豈爲顧部顧臣之所信者子子之所信者科場科場之所信者

覆試至于覆試又不足信而臣之舉頭觸穽置足無所礙臣者不去不安言臣者不去不止矣即以臣之自計而曖昧無根之謗不去不明矣臣聞自古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君子以朋黨二字屏小人而小人亦以朋黨二字傾君子此是非疑似之間不容毫髮惟君子易退而正人不辱則有可以自信者伏惟

皇上憫其慙直之性不便後生察其危苦之誠

難期末路先將臣罷歸田里然後以饒傳所論事情明白體勘使少年之意氣既平則舉

朝之公論漸出而臣出山以來有無妬賢嫉能是否附下罔

上皆昭然於天日之下矣臣不勝疾痛慘怛呼天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人朝公文集

卷三十三

十四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辯誣乞罷四疏

奏爲受

知受察愧苦難勝四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再辱事該臣又以主事饒

伸論及懇求避位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山林之朽樗時俗之方枘也而所犯者少年不可測之怒所蒙者曖昧不可聞之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以知人之必是人必非而肝膽之孚乃逾于目見

君臣之信有過於曾母目受

知受察且感且慙因自念出山一場不曾效得分毫之報而節年既以乞休稱病煩

皇上眷留今日又以啓僇招非動

皇
上
奏
文
集

卷三十三

七

皇上震怒此皆臣薄福之所不能消萬死之所不能贖者也至此而尚爭意氣悻悻求歸天地間豈有此負心之人哉顧

明旨謂臣忠貞直亮世所共聞不欺之謂忠貞而欺至于關節極矣不阿之謂直亮而阿至於朋黨極矣極惡之事出在廷極近之口而望世人共聞爲臣解疑此臣之所爲愧且苦也臣有大愧大苦者夫閣臣之職謂之代選天下士臣等雖兢兢守署一

聽威福於

上而密勿調停其事隱

詔令傳布其迹彰即如饒伸之

旨

皇上震轟

電照超然發中而臣等連次懇求竟未

賜允如此等事外廷豈盡知者恩怨之地事事

可爲譏端官府之情人人不可戶說猝有

橫空鬼矢射影塵沙更循前日之轍則臣

奏
文
集

卷三十三

十六

尚可與聞一事輿論一人乎此臣之大愧大苦一又

皇上先年本以直道知臣而臣今亦以直道報主事有獻替彌見交孚語及箴規乃成一德此後臣一時之遇實青史萬年之光而人情喜事或及有以此爲蹈瑕抵隙奇貨可居者臣雖復留終不忍戀美而吹迷負

天地竊自恐將來草木之皆兵風波之更劇此臣之大愧大苦二臣於去年爲臣母憂疾

已決告歸之許會舊察臣家屏新起未至束裝以待正欲有言而妻孥已及其躬治辱且遺之母爲臣不才爲子不肖此臣之大愧大苦三伏惟

聖恩垂眷豈有終極保全禮遣即同慰留且妄言者既未見

於原則被言者又何煩荷祿臣之區區至此有萬不能已者敢再乞犬馬之身仰累始終之

造臣不勝感激

恩知哀祈誠懇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股肱倚毗特重若以讒口詆誣堅欲引退甚曩國體宜即出輔理以副眷知毋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論故被逮部臣疏

題該臣昨蒙

旨慰留感激具疏欲再有陳情會聞饒濟元

拿鎮撫司打問

天威不測乃先同首輔時行連名具揭伸救庶幾仰得未減而臣乃可別議去留此臣之私亦所以爲

國體爲同官也不意今日

旨尚未下而都御史吳時來適又送到救伸揭帖內稱

皇上發怒似專爲臣臣流汗戰慄不能自已夫伸疏攻臣雖力而臣三復其指乃專以相

度不弘坐臣之罪以爲人飾非摧臣之口

若言及科場畢竟不能據一事實則其本心自明天理自在臣且耻與之爭辯矣而

皇上又何必爲臣發怒乎臣等昨日連名揭中

寬解

聖心折衷伸罪其言已盡其法似無可加者惟皇上幸齊威而聽之臣偏倚之賦受既下戾于物情危敗之冤鬼又上驚於

聖怒靜言三思真無死所

今日但知臣信臣則自可以愧伸等之言

臣等今日但求

懇之

乞休

奏爲母病身危五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骸骨事臣自被言乞休已

連上四疏詞已煩而可厭矣而

皇上爲之洗雪盜名表章公論

臣等今日但求

九

七

無復可再賞之理矣先是科場議興范如

指影一時賢士大夫知臣愛臣之說有以

爲當如歐陽修之於蔣之奇力求追究事

因者又有以爲當如文彥博之於唐介一

切引咎不辯者以臣觀之則言者既無事

可追而臣亦無咎可引今模稜

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裂毗人言以陰行報

復之計此男子青天白日心事皆所不爲

也臣以此自信又以此自信於

皇上信於士大夫何必一去以爲高累疏以

聽哉願臣母子身命見在危苦去年給假歸中

已畧引其端矣彼時所以未即引退者徒

以家門私故猶可理遣朝來無辭尚恬色

奏今則

聖主爲臣等而動威諸司爲臣等而聚訟臣母

雖在病中每夜必索邸報觀之問臣高桂

之謗何自而興饒伸之獄何久不解而臣

不能對也則但有母子相持飲泣以思先

臣累息愧汗以懺宿業耳已夫臣之出山

與臣男之應舉上則爲

君下亦爲母今母驚爲臣母憂爲臣連日以來

一孟之食必三噎一夕之夢必數驚此其

爲老年七情之證無疑臣之寒心慘骨何

恃而能不危哉凡人親壽夭盛衰雖有天

數然必使身處安地耳不聞惡言則子孫

之情可以一切任命而無憾若內憂纏其

念外侮辱其名俾有風露不測之虞則隱
忍一時悔恨萬世蒼蒼者誰復爲臣分責
也臣今愧情方集血氣都平再不敢及踐
譽一字惟是臣區區念母私衷天知地知
吁知子知而一身大馬疾痛自頂徹踵亦
恐侍母之日短矣伏望

皇上早賜放歸保臣母子二命臣誓以終身

一坐不敢背

闕一飯不敢忘

君明明天日表臣此心而已臣不勝情苦聲嘶

百叩哀切之至

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參知特至豈憐人妄言所能消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跪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昨以母病身危五疏乞休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參知特至豈憐人妄言所能消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
鴻臚寺卿楊宗仲遵

旨至臣寓所

宣諭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已於本日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碌碌凡庸經硯狹身欲

公文集

卷三十三

修而人不信名未立而謗已隨止棘青蠅

既屢煩於

曲照依樂鳥爲恐再及於危機爰抒至懇之誠

與枉

蓋高之聽而

溫綸續被

命使專臨收之三疊三浴之餘示以勿取勿疑

之信遺簪在御眞以辱而爲榮驚馬當軒

庶策功而補過臣僑

恩別骨引義激衷必不敢偃蹇以虛

至深亦何所退怯以避浮議偶緣病腦暫阻趨

朝除另日報名

廷見外謹具

奏

恩以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文淵公集卷三十三

引答謝

恩疏

奏為愚臣處訪無狀服罪謝

恩事昨該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一本為輔臣

疊辨傷激懇乞

聖明宣諭以全

國體事內言臣近日為科場波及之謗三疏

自明嫌於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嘗任賢輔屢有諭旨一留已出任

壁星既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

門知道欽此竊念臣猥以書生起由病廢

不周於世用明不親於物情以致觸事發

狂煩言啓侮如此及今一聞壁星謔言不

覺為之四面以慚虛矜而受乃知天下有

真是非大臣有真局量而曉曉嚶嚶者果

不足以服公論而就大謀也惜乎爭時論

急不早辨此又惜乎壁星在遠無先期為

臣言者蓋事往之後而臣友艾穆王世貞

文淵公集卷三十三

顧養謙等始絡繹以書抵臣勸臣母留曾

驢母置齒牙而駟馬不可追已然諸臣之

私語概不如壁星之昌言辭嚴而指確理

正而心公臣之不才一生未有得此於朋

友者顧臣嘗謂今日之患在大臣不任事

不任事生於懼謗懼謗生於人之多心而

國是不定如臣山中朽質焉末驚寬原不

長遠遊世而此區區戀

主報

之誠則常願代臣者必勝臣又願以

之信臣者信天下賢人君子也若使人不同是非事不問虛實小臣專利大臣之有量無所不攻大臣專畏小臣之口無所不避則

皇復將以誰信此國紀世風所關臣雖無狀

或不專爲一身置辦也至於辨而再而而

三必求引去則真臣之福心壁星貴臣是

也身爲輔臣行年五十有六而猶念補過

以待人言莫遠數達伯玉近愧同官時行

之星貴臣亦是也第其所引前日獻規

之言還爲臣規則臣幸已先得同然如高

柱擬罰之輕饒伸撝救之力臣前言之左

券在焉臣原不敢負

皇上而不能無愧於壁星者蓋臣通古書以專

容彥聖有技爲休休而壁星兼通時務并

以容媚嫉爲休休臣之爲

國計其憂深壁星之爲臣計其見廣

皇上試兩存其說而折衷其間未必不如酸醎

水火交相爲用耳臣前蒙

皇上宣諭勉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皇上感壁星之言信臣益深責臣益備臣之此

身真可以捐頂踵外毀譽而効死

二天之下矣願臣母子疾病日迫日侵凡壁星

所言臣之過舉皆坐積憂多病中精神悞

與智識昏迷既以自誤久之必將誤

國乃壁星一面規臣之過而一而又勸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三

皇上諭留有過之臣則臣終當有後言而亦幸

皇上他日之終全臣終諒臣也臣不勝自認自

艾慙惶感激之誠爲此具本陳

謝以

謝伏疾

皇上恩望星之吉言益深責臣益備臣之此

皇上宣諭勉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水火交相爲用耳臣前蒙

皇上宣諭勉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四

引疾乞歸再疏

奏爲病臣拊心極危極苦再乞

天恩哀全餘命還鄉事該臣昨以風疾成痢具

疏乞休奉

聖旨卿直節謹言竭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

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

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陋何節可

稱何言可採然竊謂人臣幸而蒙直節謹

言之名又幸而事能容直節謹言之名

主此身名俱榮千載一遇也臣雖病體別難藉

口凡世俗所謂要名而去見幾而去不得

其職與言而去臣無一焉獨念人身百病

惟虛損爲難治惟痰量爲不測臣今一病

骨立四肢俱痿本由脾經下陷中氣積傷

乍發乍寒時秘時泄藥餌不能攻飲食不

能化此虛損難治之疾也四年之間在間

昏暈者三次在班一次在家不計其數有

如

造膝五步之內而一旦忽然震驚

萬乘可謂寒心此眩暈不測之證也凡此皆臣

實病實情毫無詐託而今日正當草疏之

際會又聞家中三妹之計臣伏床飲泣鬼

鬼皆飛而尚未忍通知臣母如此度日何

啻如年臣之不能強起必矣夫病鳥鳴哀

病臣言窘臣每見閣臣會食言故同官余

有丁未膏不流涕也當其初得疾時脾虛

食少豈有異臣之今日然日侵月蝕朝支

暮持卒不能自還夫使

皇上知其必至於此則亦何苦而固留其無用

之身以貴地下之報哉此目前覆轍其則

不遠而在臣兼以衰母顛連哀哀之命一

存兩存一亡兩亡其危苦又有百倍於有

丁者臣言至此亦窘甚可憐而過此且恐

有不及言與不能言者矣伏望

皇上早移眷臣之心以哀臣又移哀臣之心以

表臣母

一言賜允舉家更生如必謂臣粗守禮經之節以議直見

知則臣身雖去臣言見在正不妨次第施行以明微臣非體面受臣非姑息也於

聖德不益光於臣愚不益榮且重耶臣不勝冒昧涸煩涕泣哀懇之至

奉

聖旨卿疾調理易愈且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如

天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三

何懇切求去宜專心爲國共濟時艱痊日即

出輔政毋得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奏爲感激

恩慈備陳積苦心事以祈

衽放生還事該臣昨以病苦切身煩言冒昧有

干

靜攝

皇上不加深罪反荷

優論以在京奉母無妨孝養寬臣不可解之情以專心爲

國共濟時艱勉臣無所逃之義臣感激涕洟

不惟命以

恩賤而辭亦且窮矣嗚呼累日已復三思

上寬臣以情而情非常理之所能遣

上勉臣以義而義非病力之所能在則疾痛慘

但不更訴之

天地父母之前而誰訴哉臣兄妹四人皆臣母

天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四

吳氏所出自先臣夢祥皆棄則臣母固已

無聊尚幸臣與弟妹出入更侍粗遣旦夕

而一自臣被

召入京以來則臣弟先故長妹繼寡今少妹又

故矣同胞四人之中止有臣一人見在宦

遊侍養而臣又病矣同胞之外臣母所恃

以持門戶承顏色者在家惟臣叔在京惟

臣女而臣叔臣女又相繼故矣通計一門

內外五喪偏聚在臣入官四年之內而又

偏於臣母呼吸安危之機爲獨切

皇上試偏閣廷臣中有如臣家之多故者乎試

問臣之鄉里臣除此病身之外再有一瓜

一葛可寄託以母命者乎凡病人故多悻

老人故多愁而觀此壯兒少女不夭即病

豈不益自危星殘日晏之景而興於鄉墳

墓之思也臣一病久困又因憂母病而益

見今血衄氣喘中瀕膈噎其身之朝暮

不能保而何忍再勸母畱也又何忍再以

四千里不測之程而付母命於妻兒童僕

之手以圖僥倖也然則爲臣計者真亦苦

矣傳聞故鄉異常荒旱暴骸滿途即此亦

明旨中所謂時艱之一端臣既身不能濟而反

背榮父釋樂土而就之此

耕南郭之安臥哉特以情出萬

至萬分難處不得不且乞此身先令母命

而後可及移孝之忠致身之義耳伏望

皇上善理

至尊萬壽之身普推色養

兩宮之孝使糞土賤臣得以安心返哺薄林惠

微

餘福則臣身雖去而猶留疾可望已

恩可望報也臣言氣已盡謹伏枕百叩泣血以

冀

哀俞爲此激切具

奏以

聞

上清公文集卷三十四

本

聖旨卿屢疏懇切專爲奉母朕具悉孝情但今

東南災傷疾疫正宜留京侍養豈得堅志求

歸還遵前旨即出輔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乞歸四疏

奏爲病苦計窮不能及遠懇

恩姑假目前生路以圖後報事臣錫爵病愈四

旬乞骸之疏已至三

上

皇上 一留再留皆本情援義非泛然體面之言

而及是則又以家鄉災傷疾疫爲之通計利害深中委曲臣初猶謂是閤中擬

旨出察衆相總之私既而問知言言內傳讀之

有不悲感痛哭者非人也臣今未論家

國之重輕且思

君親之恩誼相摩鞠養顧惜哀憐有一毫不相

似者乎人生受恩之地何忠非孝仕宦得

意之時何吏非隱乃臣之所以汲汲如狂

文淵閣全書卷三十四

曉曉強貼者知其目前必不能全母而且

終負

皇上也蓋故鄉雖災疫臣之病母病身苟得所

欲而去則安危尚未定可以再卜報

主之期若淹留旅邸喘息待盡待母不能強笑

哭妹又不敢出聲望

闕則有違

顛屣尺之憂拊躬則有曠日尸素之耻而臣母

見臣如此其怔營內恐且愈甚此萬萬必

無全理明矣臣前於去年十二月中蒙

恩給假侍母時臣母已病就床流涕執臣手而

諭曰

聖恩如此吾兒不可欺一毫之心但直陳父死

未葬母病思

聖人大孝至仁近且爲一女幼喪垂問何況言

及父母而豈有不感動也此言元輔時行

亦嘗聞而悲之勸其且從容伺間陳請今

臣之形勢轉急時行亦宜爲臣言矣臣近

玉齋公文集卷三十四

又於前月莊誦

聖諭一則曰

聖母憂顧一則曰遵承

慈諭乃知惟疾之憂母心同然

皇上之愛身即所以愛

聖母也而臣之爲母乞身不亦有可憐者乎且

臣聞仁主一言即爲和氣今

皇上累詔諸司爲東南賑賑議蠲即此是湯林

之膏雨舜殿之南薰臣雖福薄豈不在大

愿一人之數乎及歸而延見父老奉宣

意而哭之不可獲何疾之不可起也

上勿復憂臣臣之得請不但母子二命可保

目前且使史書萬載之下仰頌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因心錫類之孝而

清時有知足知止善始善終之臣亦何虧於

國體哉若必不得已則在京大小官員見有

給假送親還鄉事例臣之情極亦欲援例

乞

恩止求歸路扶携之便不敢望終身田畝之安

其異時老馬罷牛倘再能報

恩與否則非臣之所知而

皇上姑憐其心可矣臣不勝百計無聊感悚哀

迫之至

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着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關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遣官送母疏

奏爲母子感激異常

恩眷力疾暫留乞免

差官以安愚分以悉下情事昨日臣乞歸第

四疏下奉

聖旨卿以母老思歸累疏陳請只着卿男扶侍

還鄉仍差官護送馳驛去關務繁重宜一心

體國勉出輔理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

此竊念臣猥以薄劣向荷我

皇上自蒙

召起班於四輔垂及五年未有毫髮可報稱者

而徒聞歲歲乞骸之章臥病日多服事日

少譬之頑金躍冶甘自暴棄此天地之所

不能仁也重以愚不知諱急不擇音前後

瑣屑

上聞者皆家人兒女刺刺不可了之情楚楚不

可見之狀此日月之所不能照也而

皇上屈高聽下因

人既爲臣權情義之重輕且爲母恩之
留之利害臣三讀

馬青感涕未收適同官時行等又備宣

皇上反復傳諭之言鄭重遣官之意臣之磨

何意仰累

君父榮懷纒繼一至此極不惟臣五內加焚百

身可碎即臣母亦爲之持臣伏地而泣口

不忍言病矣顧念非常之

寵常人之所不能勝非常之情常理之所不能

是見今臣母以本階受

封常保俱養伯白嫌福薄常懷盛滿之憂若儼

然

皇華之使而爲之四千里護行陵天重地震驚

耳目則臣母之隨越道路無疑而臣亦豈

願臣母之有此也此愚分難勝者一昨太

醫院使朱儒診臣母脉見其臂肉盡脫驚

而問臣臣因此撫心嘗膽愈怯愈危當之

之時就令弟妹再生妻兒可託而臣屬

謹累之身原從何來豈有可恃人代憂分
身解痛者臣之不能一日舍母而獨留明

矣此私情難遣者二臣前疏云

仁主一言即爲和氣小人望近持此便欲驗之

目前今且勉遵

慶音暫息歸念以觀臣母病勢何如若惠徵

生或之福氣體日康飲食少進則臣尚可挽留

臣母其承

恩眷顧不審世緣天命竟何如耳至於犬馬軀

見在病困以臣母之命較之其輕如毛以

皇上之恩臨之真直一死故臣今日再不收及

一身之計而直陳荷

恩請

命之誠如此伏乞

聖慈收回遣官成命姑容暫留侍母異時行止

語

相依庶免後悔臣之此疏實臣母泣而援

皇天后土當知臣舉家感激之念也

自能體朕眷倚至意奉母留京朕甚嘉悅
官准辭免仍宜遵屢旨即出輔政該部知
免究造謗疏

公爲自明求去初心以祈

聖鑒事昨該

御開發下文書內南京給事中徐桓一木樨迺

有山人匿名揭帖傳至南京謗臣傾險之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四

甚疑臣近者累疏乞骸爲此而發此蓋科

臣知臣之素欲以激臣之留其憂在士風

在

國論不在臣也而臣之所憂乃在此心之不

明不在公論之不定蓋臣聞天下之事真

是真非者不必辨似是而非者不得不辨

如春中科場之謗臣之心事雖天知地知

然從來原有此欺天罔人之大臣世上原

有此踰牆鑽穴之士于此似是而非不

不辨者也其在今日則匿名投揭者爲山
人山人之遷怒爲逐客逐客之流謗不傳
於耳目顯證之京師而傳於影響不接之
南都此造言傾險之人其心當其人品不
當考閱已自招承而臣一生自守之操操
幸不爲壬夫狎客所容

皇上問就惡臣則亦可以知臣矣此直是真非

臣雖有偏心不能怒雖有多喙不足惜若

臣臣曷爲以此求去哉今前後乞骸之章

見在彼時山人私揭原未有聞原無謗言

可避臣一言一字俱出肺腑歷血至誠原

無詐託今憎臣者故以極相反之事誣臣

欲其必去愛臣者更以極疑似之言激臣

欲其必留臣之苦甚矣臣出山五載日與

同官共事首尾一身而人情自爲予所爲

薛進士之說者嫌其不爭爲山人之說者

誣其有爭政事之地如此左難圖右難

畫方面尚有可展布一籌者乎則臣之苦

又甚矣然臣既已許身

皇上萬苦不辭但連日見母子疾病展轉難支

誠恐一旦再有瀾煩愈疑觀聽以此不得不
不自明此心冀

皇上之始終哀察耳至如

朝堂之上私揭亂行森井匹夫皆有意窺緣
宮禁劫脇大臣則臣不知人心世道何以一

變至此轉移之計惟

皇上圖之若臣之一身作賢作佞了無關於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五

國體之重輕而及足為臣困心衡慮之助不

敢更望

皇上為之多索謫竊致傷善類也臣不勝激切

惶悚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主旨覽卿所奏朕已洞鑒匪名造謗的別有旨

崇禎了卿不必介懷該部知道

召對建儲豫教事體疏

奏為恭繹

召對初旨懇乞

聖明決計定疑以杜煩擾事該臣等昨於

元日蒙

恩召對喜不自勝因退而會疏以

冊立豫教

上請其疏內首以仰承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六

德意為言者蓋

造膝語次已了然知

聖志之久定不必自出意見別有所要說也其

懇請

皇上獨斷早斷不敢壅

批發外廷者蓋臣等自不欲居定策之功而亦

欲使外廷相忘於無言也此一瞻倉皇中

雖辭或不能盡識而其汲汲於揚

主之明成

主之志則服膺之爲腹心子弟之孝父母無以
加焉乃昨日忽奉

御批以豫教冊立分爲兩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爲離間則臣雖至愚有以知

皇上謙冲之德慎重之心姑借此以杜煩擾而

非

聖志眞有所未定也雖然人臣孰敢當離間之

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愈疑以爲

文肅公文集卷三十四 七

聖心苟非有欲諱之事則何苦禁人以難受之

名臣竊恐自是言者愈衆

皇上聽之愈煩當此之時在廷無一人出面爲

皇上剖疑定紛折衷成美豈非忠臣孝子之所

羞史書萬載之遺恨哉臣不佞受

知受

容竊自揆圖報不當在衆人後敢畧陳固陋爲

皇上分明之凡稱離間有二本貴而間使

本親而間使疎之今

皇上手摺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陳豫教之

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凡離間之人亦有

二或忤意於父而間之於子或失歡於弟

而間之於兄今臣等視

皇上歡然一堂藹然一體而其視

兩皇子如芝共秀如玉共珍又何分彼此而

間也凡非離間而蒙離間之疑亦有二上

不信其下則或以拂諫而生疑下不信其

上則或以強諫而致疑若今天下之人心

則

則

皇上已久信之而

皇上之本心天下亦共信之

冊立之舉早晚期於必行臣等不過傳兩

言遂必行之計耳上無所拂下無所強又何自而疑爲間也夫離間之疑明然後臣等可稱焉

皇上之臣而

皇上宜亦可以信行臣等之計矣於是臣乃敢更進其餘說焉夫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以讀書識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將使接近師儒講明義理以養成作聖之器以豫培有道之長即如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十九

皇上之生知且六齡而出就外傳乃

皇長子加九齡矣臣等且親見金堅玉潤之姿非弱矣

皇上雖已於

官中課之讀書然讀書而不出閣聽講則何名豫教出閣聽講而無位號則豈有平巾褻服可臨見羣臣者又豈有氣體能勝春弦夏誦之勞而獨不能勝受

冊登拜之禮者今願願方家尚以勿避風日爲

鞠養之宜間聞賤息尚以早親師友爲養表之計豈有

天子之元子而願可以深居

禁闥爲慈愛久遜尊名爲謙抑者故

豫教與

冊立雖兩事而實相爲表裏行則當並行又

當斷自

宸衷而早行不當迫於公論而後行也乃委巷

管關之見或又有謂

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二十

聖意恐

中宮

皇貴妃

恭妃之間難處有待而不輕授者考之前史

漢明帝立馬后時年纔二十一歲而隨立

賈貴人之子烜爲太子命馬后母之今日

之事以

爲馬后以

允爲賈貴人無所不可不必使

紀述加

貴妃之上也又如繼是而

中宮有子則雖位號先定以庶讓嫡亦無不可不必置此見在之主繼而又懸未來難必之望以疑人心也又如欲少違以示謙讓則當

明詔臣等刻期來歲舉行人心亦且自定不必更爲兩可未決之言厭人擾而反趣之擬疑人間而反自爲間也夫任勞任怨主持國是真大臣之職然事之當任孰有大於建儲者乃

皇上獨責臣等以推讓而天下且共責臣等以依阿臣等雖欲任而不能任也先是

官府間隔小入或妄觀非常以致議論紛囂朝綱日紊而臣等身日居風波之中無所據以鎮服之乃今喜奉

內宣

皇上之聲款嘆笑已宣付史官臣等之面目

肝已洞悉

主鑒而惟此極順極明之事一降階序一辭信

宿便覺與初

旨異同臣等自是剖心不可示人兩舌不可傳

信雖能任而不敢任也伏望

皇上鑒臣一念忠愛之心採臣一得芻蕘之見將臣所

奏

審覈而親裁之決計定疑永杜煩擾仍望冊煩批發以爲臣名庶愛勞並行

于聖而

父益聖少長成帙况安而弟亦安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再請豫教疏

臣聞自古人君有一言一動之善則爲之

臣者相與導揚而將順之使明示天下昭

垂罔極况我

皇上之聖德聖度百王讓美而臣等又得于說

見親聞千載一遇者乎夫元日

召對業已宣付史官君臣之親古未有也先是

外廷擾擾有以

儲宮未定爲疑者自

皇上手撫

皇長子令臣等就前諦視面承金石之言然後人人曉然知父子之有親長幼之有序

不必疑於

聖德矣又有以言路未開爲疑者自

文獻公文集卷三十四

皇上出籙于仁妄言疏于袖中雷霆之威垂察

而霽然後人人曉然知矇眊可以誦堯牧

可以規不必疑於

聖度矣乃連日以來臣竊惟前疑方解後疑復

生臺省紛然異同之論或露章顯諍或屏

立私語不曰

冊立預教之請何故不行則曰鄒元標姜應

麟等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發夫九重

密之中苟真有難明之心難處之事則

亦與二三近臣自信自知而不必顧外人之議其後可也若心本易明事本易處

皇上昭昭之天日何苦而更自立于曖昧之地

以疑人心臣等鑿鑿之見聞又何忍更爲

含糊之說以負

皇上哉見今

冊立之典雖未舉行然

上自有長幼之說在臣等執之有券待之有

期不必更爭歲月之早晚以瀆

聖議也若預教一事則不論

皇長子

皇次子年至九齡並當出閣臣等

皇長子請亦將待後年爲

皇次子請乃輔導至急之務亦

國家至公之典不知于事體有

皇上爲之久遲未決此極易處之事而故難之

道聽之人求其說而不得則將曰

皇上且托以萬年之業而何斯千一日之教也

且并異日之

冊立而疑之是

皇上之明能照四海而及蔽于目睫矣臣伏見
年來主仁臣直人思進言然就中狂言抵
觸則孰過雒于仁者此而可容何人不容
而當吏部之以姜應麟黃道瞻孫如法量
移請也不報繼而以鄒元標補官請也又
不報此極易明之心而故晦之道聽之人

求其說而又不得則將曰

皇上果樂聞其言而何不樂用其人也且并今
日之受諫而疑之是

皇上之量能容百川而反隘于勺水矣臣庸瑣

伴食本不當獨言

官禁事但念

召對之日

皇上親注目顧臣披心示臣臣之一言而

皇上爲之轉圜聽臣臣雖至愚其感激

二天之恩而矢圖國士之報

皇上宜亦察其無他勝矣則何不試採臣言

然發

旨明示

皇長子出閣定期使秩宗具其禮儀臣等擇

其官屬以上成

皇上愛而能勞之

下成

皇長子蒙以養正之聖學內安

文淵公文集卷三十四

聖母孫謀燕翼之心外安四海臣民主器

元良之仰豈不美哉豈不快哉至如鄒元

標等諸臣或甄錄在前理無追廢或懲艾

已久法得叙遷又或有言雖無當而其人

無他過其意在納忠者

皇上既大開日月之明則當盡收之覆載之內

使之滌前愆而晷後功亦今日剖疑定紛

一助也又如報功不實之李材

皇上赫然用不測之威德一警百德意正感

執引紅牌定罪未免枉有司之平而貽公
論之惜此亦宜稍爲寬減以示

聖心太虛無溢喜无留怒無當斷不斷之事情

無宜發不發之章奏而臣庶曷從萬方和

會矣臣言至此誠見今日傳聞日外議論

日生

主德愈隆則羣下之望德逾備邇臣不言則遠

臣之煩言愈多

皇上雖躬爲堯舜之主而世鮮汾陽之風事必

極明極順心必極恕極公然後可以見信

于天下故臣願

皇上推廣元日

召對之旨使

聖德聖度始終爲天下明信而不願使天下知

其言出于臣爲此密以揭帖進覽

皇上倘賜施行不必更煩

批發亦見臣純心爲國爲

主狗馬一念之至誠也謹具

詞以

母疾請給假疏

奏爲乞

恩給假調理母病事臣母吳氏見年七十六歲

素有痾疾日久未痊已具臣節次陳情疏

中然猶恃脾氣未衰可以支持飲食亦可

以不妨公事一面侍親調理不意今春二

月以來痾涎轉連寒熱時作粥湯少進醫

藥無功臣母子之情既不忍于暫離公私

之務又不可以兼理爲此萬不得已懇乞

天恩暫予數日之假以便晨昏省侍料理湯藥

俟臣母疾勢稍安即當題劄赴閤不敢久

吁

寬恩以虛職業亦不敢遂謀引決以負

眷知也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爲此謹具本

奏

伏候

勅旨得

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

到閣題知疏

題該臣於本月初八日以母疾乞假調理奉

聖旨卿欲侍奉母疾准給假數日即出輔理欽

此伏念臣母親以衰年久嬰弱疾近復加

以感冒發熱勢甚憂危上賴我

皇弘開天地之心曲憐母子之命

入旨一下歎籍與家連日以來臣母因見臣朝

夕侍前手調湯藥稍覺精神舒暢痲延滅

少雖病根未保其全除而元氣可期於漸

復自今以往臣母未盡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也臣昨奉

御劄仰知

聖體在調雖身繫晨昏而情懸

君父況值百官避舍修省之期尤非大臣久安

私第之日爲此不待

見朝先期詣朝房宿歇隨於今日

午門行禮之後即刻進閣供事臣不勝母子

銜

恩激切之誠謹具

題以

聞

因災自陳疏

奏爲因灾省己自陳不職以祈罷免事伏念

臣本迂愚不達世用過蒙

皇上拔之草野之中寄之腹心之任應

召在途會大馬病甚欲乞骸骨者屢矣而時值

方內小安

明主憂勤於上

緩閣

召對

郊壇奉禱對雨旋應謫頌日騰臣竊不自揆以

爲違此上下泰交之遇未必無涓塵之有

補於天地者即使臣唯唯隨行默無獻替

而仰依

皇上日月之末光被懷鬼且易爲吉士天下後

世未必遽以臣爲罪首也而今則有俯仰

皆慚心口自愧欲頃刻安而不可得者臣

之在事滿五年矣撫今追往猶記萬曆十

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見

朝是日微雨

皇上猶盱眙聽講至二十三日

可恩是日酷暑

皇上猶鷄鳴視朝今五年之內

朝講一月疎一月一年少一年皆臣入

不以後事也臣又記起家時一路所閱南北

光景桑麻彌野枹鼓不驚今五年之內四

方無歲不告灾北胡南寇在在生心此又

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太倉藏錢粟前戶部

官開數示臣尚支數年之用今五年之內

枵然一空而各邊請餉各省請賑茫無措

處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又記丙戌之歲群臣紛紛
冊立

上請臣時於會試場中傳讀

聖諭知大計之久定乃五年內竟未舉行連

豫教最急之務亦尚停閣此又臣入

京以後事也臣伴食同官三臣之後職業不

修票擬不當尚可分謗于人若此四事乃皆

當臣之身目見天時人事化和氣爲氛禔

臣計民生轉豐亨爲蹙迫而臣曾無一籌補

助其間此亦可使三臣任其咎乎臣才力

驚下所受於天惟是日格位署軍命奔走

猶可將勤補拙而復不勝烏鳥之私歲歲

乞歸時時巧沐什二在私什一在公

皇上試觀三臣中復有知臣之潦倒遲頓尸祿

負

恩者乎中書何地此日何日奈何以問弼樞衡

之重而懷進退維谷之思當凋殘枵枵之

秋而營陸沉仕隱之便縱

皇上能寬而賞之其如臣出山徇馬之初念

哉見今

京師亢旱風霾人情洶洶求其召災之故而不得則有妄傳

官庭舉動踴躍過

皇上者臣道屬股肱職叨輔弼居常每念古忠

臣令誰在已譽在上之義爲之怛然愧心

况茲天譴在上人言在下

之未光則臣不肖之身實累之萬萬無安

二十齋公文集

卷三十四

三

心素餐之理矣伏望

上察臣無狀首

賜罷免銳欲與二三輔臣厲精更始使病臣退

安無能之分而猶得遙詠太平之澤是即

所以保全臣之始終也臣無任悚息待罪

之至奉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給假疏

奏爲乞

奉

恩給假調理事該臣昨以災異自陳奏乞罷免

聖旨災異疊臻朕方切警惕卿輔弼重臣素秉

忠亮正賴竭力贊襄豈可引咎求去宜即出

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之奉職無狀

心口不能自諱

上不以臣之罪罪臣而反以臣之慈知臣親

非常之遇易報非常之知難臣于此時即

不能仰副

不能仰副

皇上霖雨之恩亦願身爲犧牲以分

主憂以答天譴此豈優游稠病之時哉而會臣

于本月初四日陡發寒熱轉藥轉病頭不

能支枕足不能扶床群醫拱手莫能名狀

臣既以樛材無用尚未贖于前愆又恐蒲

質易凋終難圖於後効必須寬假旬日觀

病勢進退何如乃可以定臣之去就耳然

臣一月之間爲母爲身頻乞休沐臣誠不
勝悚惕蓋災因禍過病逐憂生力不從心
豈其獲已伏望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偶疾暫准給假宜善加調攝症可即出
輔理該部知道

王汝肅公文集

卷三十四

三

臣等職司
命之至奉

臣無任悚息待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豈其獲已伏望

聖慈矜察准臣暫假以便調理庶幾可望痊安
臣一月之間爲母爲身頻乞休沐臣誠不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五

謝賜猪羊粥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三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伏

三
天肅公文集卷三十五

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廢調周放箇患頗

微深虞重寺之難勝遂致沉痾之復劇額

嚴宸而祈禱未許投閒厪

溫詔以勉留仍蒙

予假惟

聖主曲憐簪履之敝故愚臣猶荷蓋帷之私陳

規方儆于幾康伏枕敢當乎問饋

御庖賜餼

天使臨頒金漿兼毛鷄之牲玉粒備必芬之菽

分大烹于鼎餗若作和羹夢清宴于巖廊

徒驚素食臣銜

恩欲報飲愧何言矧當桑林零禱之時自顧蒲

柳衰殘之質第恐格格之可慮焉知衍衍

之爲安儻顏齡有賴于加餐獲蘇瞑眩期

盛世無髮于覆餗永矢捐廉臣不勝感激

屏營之至緣臣病卧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三
天肅公文集卷三十五

聞米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慰勸

視朝疏

題今日恭迓

皇上御門受朝蓋入今年爲羣臣第一次見

聖之始臣于枕上眩暈之中聞鐘鼓之聲不覺

霍然體輕神情踴躍謹伏枕叩首呼

萬歲者三益一以慶

聖躬之康豫一以慶

聖德之精明上而

九廟遠而萬國聞之莫不歡喜非臣一人之私

慶也計當此時虎賁賤士且雀躍

丹陛之前象胥外臣咸鱗集

楓宸之下而臣獨展轉床褥咫尺違

天不獲仰觀

光顏參陪顧問往日首勸

皇上朝者惟臣今日首不與朝者亦惟臣命也

臣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五 三

如何臣安得不撫床而泣哉臣今匍匐已

不能前所耿耿尚明之方寸圖報

君父者惟望自今以往

皇上勤修三接之儀無替萬機之物其他二三

大事以次第舉行使臣病未即死得再依

日月之光臣之幸也非臣之所敢必也臣不勝

主區區且悲且喜激切望企之至

因病乞休疏

奏爲病勢危篤懇乞

天恩早容休致以遂生還事臣之給假幾一月

矣方病初發時猶謂是常年寒熱虛暈之

證按方調理可再圖復健復見

天日不意綿延日久壯熱未退冷汗如冰口苦

不能辨味耳聾不能辨聲聞人語則暈聞

穀氣則嘔右體痿癱鎮夜不復交睫藥之

愈病不藥亦病人以所苦問臣臣不能自

言臣以所由病問醫醫不能爲臣言病勢

至此則首丘之念不得不切而呼

天號父母不得不亟矣臣之至愚不知何因遇

知

明主言聽諫行真十載一會而小人福薄不能

消受一旦遂有朝露之憂此天實厭臣而

臣何敢更爲戀

寵計也臣伏枕流涕而占此疏病懷之中思

謫言寒萬苦不能自列惟望

皇上哀其懇款不欺之心察其癯廢難起之狀

特准致仕回籍調理庶奸無職事之羈內適水土之便不惟臣垂死之殘息可甦而臣母相依之老命亦可保矣臣不勝困苦哀祈之至得

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告病再疏奏爲遵

諭調理日久病勢轉加再乞

三才肅公文集

卷三十五

五

天恩俯賜骸骨歸休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奉

聖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再三伏讀

溫旨仰見

皇上終始矜臣之用不忍棄臣而復從容待臣之痊不忍急臣且感且厚且念俱息惟有專精神強飲食以冀日暮早起仰

清光而奉

大對耳此者本月初旬稍覺頭目清爽能達床扶行數步羣醫就視以爲半月後可梳洗一月後可

朝參臣不勝之喜隨報同官同官亦莫不爲臣喜詎意延至今日舊疾未減更加以胃口刺痛大腸遺泄盜汗足腫等症而氣息惛然轉盼前路愈不知蹶起奮飛之日矣皇上既寬臣豈不欲勉強但勉強已過四十日而此四十日之中適遇

皇上躬勤大政三出

御朝于時天人和氣蒸爲甘雨騰爲頌聲臣之積年企有今日乃偏以此時偃蹇床褥班行之內獨少臣一人面目無光羞對妻子而官簿俸薪尚偃然從大夫之後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五載入官以來無歲不云將母今立身養志毛髮未酬顧反令風燭老親一夕再三起以憂臣之死生一饋再三歎以憂臣之出處

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今在病言病語不及多然

皇上察臣心事如此足知留臣未必能生臣而慙苦躁鬱之中顧反重以益疾不可知矣伏乞

蒲然發命早賜放歸此安臣之心其恩勝於留臣之身無量也若萬一以盛暑長途憂臣隕越道路爲之曲處則臣請暫留旬日先辭俸薪庶猶可免曠官素食之愆而臣之心亦安矣臣不勝病甚情極懇迫巧

恩之至奉

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不必辭該部知道

告病三疏

奏爲三乞

天恩俯憐久病危誠容令休致事近該臣於六月十六日再疏乞休奉

聖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

薪不必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疲瘵喘呻之狀中使所親見同官所共憐

皇上宮庭之內亦自本耳目乃

溫言憫憐慰之以漸愈等之以時出此

仁君慈父如保赤子之心姑爲臣諱疾而幸其留非疑臣託疾而難其去也臣於此時魂魄雖不能自主而顧

寵知榮感

思知泣何至如躍冶頑金必行已意之爲快哉

惟是病卧兩月調理百方而耳聾頭眩臂

攣足腫如故見今盥洗便溺事事須人而

最苦晝夜不能成寢往往無夢驚呼當暑

寒顫皆反常之證方書所不載者以元氣

言之則日虛日脫臣之病身知其必不能

從心矣而

皇上又過以體貌寬臣不允辭俸臣適于枕上閱部科告匱之疏流汗如雨此

上供方在議減而官俸豈容濫支以累集言之

則日積日深臣之心病又且移之於身矣
夫以身心交病之人而當

君親難處之際與其進成兩利若退有一全
言至於此

皇上縱疑臣詐亦當哀而釋臣而况臣必不敢
詐又必不忍詐者平方同官家屏之在告
也臣常使人勸之早出既以勉人豈忘自
勉顧臣之病苦原與家屏不同而今日久
病之後又與初病時不同軀命所關萬不
得已此臣所以每奉

三才公又集卷三十五

九

慰留之旨若火熱中每遇

朝叅之期如刃攢背而不能時刻安枕期於必
去者也天天稱至仁以其能造萬物之命
今臣之所欲在生還所苦在尸祿而我

皇上爲之予其所欲違其所苦是造命之恩即

天也

恩至於造命而臣之感

思又當出爵祿禮貌之上矣爲此不避煩瀆激

切具

奏以

聞

告病四疏

奏爲四乞

天恩矜全病廢餘生特准休致事昨該臣三疏
乞休言已煩矣情已迫矣乃下誠不能
上達隨奉

嚴旨責以體國大義毋得堅意求去臣伏枕欽
三才公又集卷三十五
誦感極涕零因自惟登

朝以來體國之義已三奉

聖諭而臣猶嗷嗷如此臣真愧死然尚幸

皇上以義責臣臣猶可舉在

廷之賢者代臣受責有如

皇上以恩責臣則

廷臣中更有如臣之板泥升雲從骨生肉萬
千辜負咫尺未償者乎臣今年五十有七
歲即死官下叨幸已多豈尚觀書錦之榮

食首丘之適顧體

國以心而臣之竟驚覺悻悻耗昏寒無可用之心矣報

恩以力而臣之骨柴肌栗遺脫痿痺無可加之力矣奉

旨以來又將半月不惟舊疾綿懷茫無愈期而近又加以右體掣痛小腹脹滿種種備諸苦狀有不可盡陳者人誰無母而獨臣之母則愈老愈慈臣一餐不食母亦不食一

夕不寢母亦不寢臣之累疏乞休臣母實

趣之蓋親見臣呻吟枕席知其災由福生分當早退又自以衰年獨子形影蕭然故於臣之死生出處關情尤切耳臣前疏中所謂身心交病其苦實在此而自審其終不能體

國報

恩者亦在此

皇上即今早放臣歸使臣精神不耗於言詞憂

念不分於職事萬一留得此身為太平間

民終事老母則舉家銜結之報豈在一二人而盛世

君臣之交顧不全美乎臣不勝涕泣哀懇之至奉

聖旨卿疾既未愈須從容調攝如何屢疏求去宜體朕眷倚至意毋得固辭吏部知道告病五疏奏為五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五

天恩放歸久病殘骸以終餘眷以免再瀆事臣患病已幾三月乞骸之疏

且四

上而

皇上猶復依依顧戀諭以從容調理毋得固辭此陽春之煦時雨之濡不忍弃朽株枯木於生成之外而臣亦豈忘微福於天時謝生於末路哉但以目前病勢觀之牀床至於夏秋未起服藥至於薑附亂投計時月

已不勝其從容論調理且無復有餘力矣而病頑如石有增無減縱

聖旨未加厭絕閣務自有司存而假滿三月之後又可偃然挂名支俸乎臣今至此不惟自爲性命惜亦當爲廉耻惜

皇上至此不惟當破姑息以保臣之餘生亦當裁恩數以全臣之微節矣考之閣臣休致從前雖亦有累疏而後允者顧臣連年前後乞骸之疏已不啻之倍而所奉

皇上節次勉留之旨亦且十分破格無復可加

况人材有良驚情事有緩急豈可槩加望外之恩以益病臣之愧也臣愚無他長所自信者此心若年年言去年年不去乃明提要

君市寵爲樞馬驕嘶之態以襲宋人王安石賈似道之覆轍

皇上其謂臣何天下其謂臣何即今奉旨未久非不欲仰體

慈眷再加從容但以疾痛不祥之事絮繁可厭之言恐過此月後更無可

上達者伏望

皇上慨然幸許免其復有干涸則在

皇上割恩正以全恩而在臣釋負兼以釋愧中外諸執事見臣母子生還將亦有歌舞聖德興於忠孝者臣不勝叩心稽顙忍死俟命之切爲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聖旨國家有事卿正宜竭力贊襄以付眷倚如

何懇切求去既疾尚未愈還違前旨從容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恭謝

聖問疏

奏爲恭謝非常

恩眷并陳陞告

哀察事昨該本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御朝臣伏於枕上自悲命薄向者雖不及

與陪

仙仗猶幸耳中剽聞鐘鼓之聲今病久加聲

雖鐘鼓亦不聞矣天之錮臣何至此極正

流涕間會同官時行等就臣榻前告以本

日

召兄爰閣蒙

而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以臣真病真

情對蒙又

諭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贊襄如何要去時

行等又以親見臣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不

可強留之狀對蒙又

諭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臣聞此不

覺失聲慟哭哀感三臣益涕淚尚未收而

勅留之旨又下矣

主恩如此寧不直臣舍命毀家圖萬一於報稱

哉且臣伴食垂五六年尸素曠竊之效既

如此而乞骸累二十疏偃蹇狼狽之狀又

如彼乃心自慙而身反進天已厭而

主偏憐古來人臣之僥倖未有過於臣者也然

從前雖奉

旨屢留而臣猶意

皇上姑爲臣曲存股肱之體重割蓋帷之愛至

於

臣宣面問拊臣如慈父責臣如嚴師優臣以不

名望臣以早出則臣一生之遭際又未有

過於今日者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

謝臣又惟主憂臣辱昔賢炯戒今邊虞孔棘

皇上且爲之旰食早朝而臣無事則竊其榮有

事則逃其責無論

王言斧鉞

國史汗青凜凜不可貸借即臣飲食寢寐亦

何以施面自對妻子哉抑嘗三復自審人

臣進而任職竭其老謀壯力以事君者盡

瘁之忠也其退而內省精神力量必不可

勉強則不敢負乘以誤

國者不欺之忠也今臣頭不能舉足不能行人皆知之而難以同官至親日夜盼臣之

出者至此亦不能爲臣諱矣

皇上以時方有事責臣竭忠贊襄此即臣先資致身之言敢不自勉然所貴於致身者爲

有益於

國也若衰殘病廢一籌莫展而空以身殉爵祿委溝渠臣無足惜如誤

國何如欺此心何至於

聖諭令臣從容調理則臣倦倦戀

主之念亦豈不欲從容但從容至八月則

聖節將臨四方

進表之官已至當此之時臣欲強出拜舞則病

力不任欲仍前偃卧則方寸何安况目前

又有未開俸薪隨衆賞給一切硯面灼腸

之事皆足以益臣之疾重臣之災誠恐愈

從容而

皇上愈不能得臣之用矣此臣極苦危誠昨已

面對三臣言之三臣亦爲之設身而處相與尋思俯仰兩全之策畢竟無可奈何

皇上試再問三臣足知臣之懇懇蓋亦兼有愛主憂

國遠忌諱而讓賢能之意非專爲螻蟻惜命而已也臣謹匍匐首百拜以請惟

皇上哀之放之臣不勝萬感萬慙一字一淚懇款痛切之至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愛主憂國何又懇切求去宜遵旨調理痊可即出以付朕眷

倚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特恩宣諭事該本月初六日蒙

欽遣鴻臚寺卿楊宗仲到臣私第宣讀

御劄近日西鎮屢報虜情朕方切憂念卿輔漸

重臣素秉忠義正宜協恭體國爲朕分猷豈可引疾求去茲聞卿疾已愈特遣鴻臚寺宣諭朕意宜即出輔理以付眷倚至懷毋得又有所陳欽此臣不勝慚懼不勝感激已恭設香案叩頭接

吉謝

恩訖伏念臣本以冗散無用之材抱下愚不移之性自經

拔擢未效涓埃而謫誅既後於群臣陳乞且幾

無虛歲臂之器已滿量馬不受鞭臣之前

疏望

皇上裁恩澤以全臣者益肺腑真切之言非姑爲退託也不揆五辭未允重以

援開

召對之丁寧使臣寃冕轉驚心顏俱悚連日正

在踰躅進退嚅嚅語默之間而

十行劄諭九列傳宣又儼然自

天而下矣伏惟草茅疵陋何敢當忠義之

褒犬馬衰殘何敢受分猷之寄臣以夙疾負

深慚豈復更有愈理然

皇上旣以邊烽孔棘爲之焦勞

萬乘虛佇一籌而臣尚敢驟言首丘之思苦情

朝露之命哉惟是目前足痺氣淺乃臆

親見雖懷戀

闕尚阻趨

朝益臣今日所甚懼者未暇及于

皇上之嚴誅而先自省此心夜氣之難安所甚

苦者未暇及于徼外之多事而先自虞王

階寸步之闕越受

思之下夫復何言計惟有多方調理努力支持

以期早出

延見仰慰

聖懷而已至於協恭輔理之無效則

皇上異時親見其孱形弱骨喘喘不堪當自能

哀臣釋臣不待臣之再陳也臣無任感

恩驚

寵涕汗悚慄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不敢付遣官進繳特用尊藏永為鎮家之

寶為此謹具本奏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到閣題知疏

臣自五月給假以來今經百有餘日職業曠廢言語煩多已甘久伏於

嚴詠詎意游承平

渥寵六章

賜答彌軫求舊之虛懷

一札傳宣特示分猷之大義顧惟屏陋辱此遭逢摩踵不足言酬罄竹不能書感是用恪

遵

敦諭努力

朝宗試整衣冠雖自覺形骸之盡改強扶拜起庶猶幸輟策之可前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外見

朝行禮訖隨即進

閣供事不敢偷安其前後所蒙

頒賜宣諭非常恩典容候

皇上御門之日一併

面思謹具

題

知

論邊事疏

奏為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

破的明如觀火臣輩聳餘生知無以仰贊

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雖病

不敢不極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

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封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屬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幸玩甲敵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鐃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

朝震怖惶憂止辦嗷嗷迫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

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燮下求安專藉款闕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買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常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要翕然同

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舊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凌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賣

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

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傯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豎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怵惕於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

一六肅公文集

卷三十五

二五

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賊土有幾習虜敢戰之將

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詰於歲儉發帑困於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而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速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摠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久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

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秦虜此
開闕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
納貢爲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
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恭威
有如今日收絃之後士馬誠練模精誠充
備守誠設斥候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情豈亦可
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
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
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
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
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
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
須要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
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查照
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卷終

文肅王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請止開礦公疏

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口傳

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

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

資

國家之用况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

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

三才廟公文集卷三十六

衆聚衆必當防亂見今山西河南開礦徒

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

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

朝廷一切事務苟闢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

之若開礦止於求利必須計筭工本募徒

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

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費而後可

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遙

度而

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

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

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宣露

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

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謹具

題以

開

荅傳諭疏

題今日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旨着鴻臚寺官催首輔入閣欽此臣等連日

在閣私議元輔輔政多年練達朝章明習

政體今時方多故正賴主持而屢疏乞休

久不入閣臣等資識寡昧殊覺辦理不前

茲蒙

皇上遣官傳諭仰見慎重樞機

眷倚股肱至意臣等謹遵

旨恭擬傳帖一道乞發下鴻臚寺官令其前去

宜諭趣令即出庶費囊帛勿共欣輔消之有人而

皇上優禮元臣益見任賢之勿貳矣臣等不勝幸甚謹具題以

聞

傳帖諭申

朕念國家事重非卿碩望忠猷不能匡贊政機主持朝論見今虜雖暫退邊臣不知作何經營預防後患朕心方切隱憂卿豈可止顧一身毀譽不出料理若朝廷信賢不專大臣任事不勇是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今特遣鴻臚寺官宣諭催卿即日進閣以示朕始終信任至意卿宜仰體毋復再以浮言介懷固求引避

荅遼事公疏

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諭說與臣等遼東塘報虜情緊急着兵部便

馬上差人傳與該撫按官用心防禦務保無虞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封疆申嚴武備真古帝王居安慮危之盛心杜患防微之遠畧也臣等不勝欽服顧惟邊情重大臣等口傳

天語似不若

皇上發旨禁中宣諭兵部於事體更為嚴切而

人心知所惕厲臣等謹擬傳帖一道進

覽伏望

皇上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擬票皇親請

建儲公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有

皇親鄭國泰一本為請早建

東宮一事臣等詳閱其疏情詞懇切計慮周

詳有南北諸臣疏中所未及者觀戚臣勸
請之忠謀可以窺

宮闈贊決之密議宜乎深契

聖衷亟蒙

發稟其所關干

宗社大慶非淺淺也臣等不勝欽服不勝抃慰
益先是道路之口妄傳

禁內隱情臣等聞之疑不敢信今國泰乃

皇貴妃親弟其言如此乃迫於大義激於公

論兼亦有愛

君憂

國之誠及內顧家族之計

皇上慨然從之一者可以白

皇貴妃之心事成

國威之美名二者可以塞舉朝之公請快四

海之人望於

聖德既極其光美於事體尤甚爲妥財而紛紛
揣摩觀觀之徒皆羞愧歛縮之不暇無尚

有藉口要功妄言干譽者從此耳不煩於

聒聽目不厭於披覽

皇上豈不泰然上下相安天人協慶而永綏萬
萬年之福壽哉謹將國泰原疏擬稟進

覽伏乞

亟賜施行臣等不勝踴躍企望之至

請

建儲公疏

題近該兩京九卿科道官合辭懇請冊立

東宮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責其不能力贊大

計早定

國本臣等不勝慚愧竊惟臣等雖愚昧亦知

祖宗家法之至嚴長幼人倫之至重所以連年

或

而陳或揭奏或連名或專請每荷

皇上溫旨優荅未即舉行臣等方在企悚瞻望

之間而南北諸臣適有此奏可見人心之
所歸耶

天意之所在而一家之私愛必不可以奪萬方

臣庶之公心一念之蓄疑必不可消萬世帝王之大統此誠

皇上所宜早決臣等所宜力贊也且

皇長子方始生之時已

渙頒大詔明告四方窮鄉小民皆知我

皇上以宗祧社稷之重爲之崇隆其禮數弘霽

其恩澤矣今年至十齡久逾

皇上出閣之期而師友未親位號未定以先後

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反生疑恐訛言

日興非所以信

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而言則當斷而久不

斷恐窺伺滋起非所以固

大業也臣等職均輔理義切股肱區區愛

君憂

國之私不宜在衆人之後伏望

皇上早降明旨傳諭禮官擇日舉行以承

天意以安人心則不惟

聖德光於唐虞

宗社固於磐石而臣等與在謀議之末亦可以

微榮名而免罪戾矣臣等不勝情迫詞危

引領俟

命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懇請

建儲疏

三才齋公文集

卷三十六

奏爲自陳贊襄無狀懇欵未申乞

恩亟賜放歸以免誤國事臣錫爵夏秋一病已

不望活豈復望留乃茲尸居餘氣再點朝

班竊位素餐又將歲暮臣之所以不羞病

顏不恤病力而黽勉鞭策之下但念

皇上恩重如天地愛深如父子義不敢負情不

忍負而亦謂大馬愚忠或有可補闕遺佐

思慮之萬一也乃連日以來同官某某相

繼杜門臣實代爲之領事文書票擬既苦

於故事之生疎

德意奉行且捷於衆上言之淆亂臣之無狀自知

審矣而目前更有

宗社第一安危之計

皇上第一未明之心使

禁庭果有韓琦李泌其人必能爲

主解紛爲

國定策而臣不能也則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夫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

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滿京委巷之流言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此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

者臣近從同官密進三揭不惟不見

允行且適奉

聖諭極詆諸臣爲悖逆爲離間爲求榮爲買直

夫此四罪者使

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於心信之於天而不

辨若以此加群臣則群臣有喙有耳者方

謂根本在臣擬

旨臣不能封還

內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禡有餘辜萬死有

文淵公文集卷三十六

餘責而

皇上又安用臣爲哉大抵國家之事人君事事

可以獨斷惟冊立慶典則前代皆以天子

謙讓臣下固請而後從茲

皇上以故事謙讓爲言則無不可若謂必當自

處而外廷有請即謂之無君無父心懷悖

逆然則漢文即位之元年而羣臣首以建

儲請豈非不祥之甚悖逆之尤者哉而文

帝從之如響其後享國最長由此觀之建

儲何妨於

聖德抑何利於群臣之身家也且

聖諭又謂子不望於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夫

元子年未十齡便防其私結人心則自此目長月壯群臣愈當避私結之嫌永不敢再求冊建再議出閣此豈君臣父子之間所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萬世依阿誤國之名哉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

心也

皇上臨御以來何一日不言謹天戒何一日不

祖法今忽以天所寄命萬萬人之公心謂之歸

過而不忠以

祖宗傳序萬萬年之定典謂之不祥而當諱苦哉臣錫爵自此目不能收淚口不能下食矣百官至衆百姓至愚至衆之口不可以

一人禦至愚之心不可以獨見曉今

皇上即自謂心無搖亂

皇貴妃家有贊言此暗室無影之事臣等奉何憑據曉喻外廷而天下亦豈有因此遂解疑息囂之理臣適又聞外間喧傳中官有疾嫌疑之間甚而以小人極曖昧之心窺

皇上臣竊痛之且世俗澆漓人情但有節外尋枝誰能暗中揭日臣以小膽病怯之人猥

受

皇上赤心肺腑之託而聞此竊竊洵洵之語欲言則口軟欲默則心傷安得不戰汗股慄而欲逃也即今邊境驛驛羽書幅輳臣不爲憂

朝堂聚訟煩言詆訶臣不爲辱臣之所憂者主德不光

宗社不安而外寧且有內憂也所辱者言不見信忠不見明而人非兼有

上責也且即使

上未必責臣而倍恩於臣則愈使臣倍受責於

天下臣之憂與辱顧方大耳方今英賢滿

朝遺逸滿野

皇上倘欲求逢迎遷就之術則不必留臣倘必

欲留臣則臣方寸惟有此一腔血目中惟

有此一行淚知其必不當

上心而持

國是無疑也伏惟

皇上念臣宿疾之難支憫臣報恩之無地

特准骸骨還鄉然後從容察臣母子強留之身

欲以誰報且暮且朽之骨欲以誰榮斷然

行臣之言使

國本永安人心大定則臣雖去而亦榮矣臣

不勝忠愛激切昧死乞

憐之至

謝

宣諭并申請建儲疏

奏爲恭謝

天恩并陳效忠初惻以祈

哀察事本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朕倚任閣臣贊襄治理所賴分憂共念一

德相成項者西陲不寧煩曉沸起一切妄言

朕悉置不省昨已從首輔所奏命廷臣會議

軍國大計正須卿等主持至若冊建元儲倫

序以定少待時日候旨舉行亦須卿等決策

乃卿等杜門不出交章乞休但知潔身其如

致主何今特遣鴻臚寺官宣諭卿等尚念股

肱之託共圖羽翼之功勉爲國留亟出任事

勿復疑阻負朕眷懷故諭欽此該卿楊宗仲

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讀臣當于香案前叩頭

謝

恩訖伏念臣錫爵奄奄餘命耿耿赤忠

受

天地父母之恩而力不能酬懷

宗廟社稷之慮而詞不能達

皇上不加嚴讀反霽然降

旬中之旨辱與首臣同日並宣臣感極涕零慙

深汗決理當即日勉強進閣以慰

聖懷但臣之奏未下臣之言未行

皇上勉留雖切而臣終不可一日安於其位差

七月以前臣之乞歸爲臣病也

皇上因慮患而留臣則臣有分憂之義不敢不

扶病而出不忍不扶病而出今者臣之求

去爲臣之微忠不能感動而使天下疑

皇上

皇上疑羣臣故以必去之身自明輔理贊襄之

無狀耳

皇上如以臣果有一毫爲身爲家之心則當治

臣之欺明臣之罪豈可混冒

宣諭非常之寵如以臣果無一毫爲身爲家之

心耶當追還

嚴旨早定大計

宣諭之榮顧豈知言聽計從之尤榮也臣奉

宣諭而出顧豈如奉

俞旨而出之爲無愧也且臣乞休雖同二臣而

事體各別一者見中外危疑臣憂而求去

二者見

雷霆震怒臣懼而求去若

宗社安則臣亦安矣

天顏喜則臣亦喜矣豈必

宣諭而後出哉不然倫序言之又言時日待之

又待恐天下不復信

詔旨而信風聞不復豔臣等之榮而哀臣等之

苦臣恐兼病劇辱與寵并雖欲遵

諭勉出而不能矣臣不勝感

恩涕泣至苦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并陳效忠初悃以

聞奉

上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言

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付朕

眷懷吏部知道又奉

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六
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肱
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惑
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卿
等與朕分析以解搖亂卿等豈可自生疑惑
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術要
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意
着二次輔丞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陳
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

肅公又集

卷三十六

七

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出
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惟實今諭卿知之

請發

留中章奏公

題適家

發下首臣申時行乞休本臣等詳其詞雖稱病
而意實爲南京國子監司業劉應秋吏部
主事蔡時聘御史章守誠之疏未發不得
不以病求去除守誠本見有揭帖送閣已

經時行疏請九卿會議外其應秋時聘本
未見以理度之必亦乘

召對籌邊一事揣摩

上意以爲不信時行巧擲中傷欲其必去而
皇上所以留之未發者蓋陰察時行之忠洞知
言者之妄而一切付之不理謂可以安危
疑而定紛亂也然以臣等愚見言之天下
只有一理理在言官則大臣自當虛心引
罪不可爲之曲諱理在大臣則

明旨亦當分別是非雖謗書盈篋流言三至不
妨使天下共知而共辨之若惡其言而遂
削其述知彼之妄而不明此之忠則我
皇上任賢勿二之心可以自諒矣而遠聽之人
安知不有謂

上意已動虛避體面者乎又安知不有謂臣等
從中蒙蔽屏不

上聞者乎臣等竊觀時行本以避權召海秉公
見忌天理人心自難泯沒至于近日紛紛

乃專爲籌邊爭勝是非利害尤甚瞭然聞其疏中亦頗規及臣某其士大夫如此識見如此心腸則臣方願與時行同去不敢避黨名而誤

國是也緣三疏尚在

御前而時行乞休之疏已至累上臣等未知聖意之所在不敢擅便票擬謹用封進伏望

皇上念首臣心跡之當明思國論是非之當定

一併將原本

附公文集卷三十六

發下裁示施行臣等不勝企禱俟

命之至謹具

題以

聞

申請

冊立豫教疏

奏爲喜承

天語瀝悃恭答以畢愚忠事該臣昨於謝

恩疏中并陳求去初悃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冊儲事諭旨甚明卿言朕無不行更何疑懼宜遵諭即出輔理副朕眷懷吏部知道隨同官某傳到

聖諭朕覽卿昨者所奏揭帖欲討二次輔陳謝

本朕已發之朕思卿等爲國輔弼大臣託股

肱之任前者諭旨着卿等傳示諸司以釋衆

惑非以詆毀卿等而卿等受茲委託朕正賴

卿等與朕分折以解搖亂卿等豈可目生疑

惑紛紛求退朕又思卿等欲以此去留之辭

要挾於朕朕恐此非爲臣大義卿可傳示朕

意着二次輔臣即入閣辦事不必又有指摘

陳辭至於冊立之事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

溺愛偏執之意少待過十歲朕自有旨冊立

出閣一併舉行不必煩言催讀今諭卿知之

欽此臣智不周於時務忠不效於國謀前

日所奏事情不復避嫌疑忌諱者益身居

肺腑之地知

皇上必無理外之情疑耳熱

戴面之言知

皇上必無過受舉動乃連日候

旨未下正在彷徨忽捧

荅詞載取

傳諭照熙慰藉之誠諄諄告戒之切臣乃三復

大喜稽首而歎曰聖哉

皇上真知臣忠矣又歎曰誤哉羣臣真不知

皇上之心矣又嘆曰幸哉愚臣此時不思圖報

待何時矣夫君臣之間喜則當使與天下

三才齋全集

卷三十六

主

皆喜信則當使與天下皆信今

皇上獨喜信臣臣亦獨喜見信而天下之人心

未知何如也

皇上諭臣何所疑懼臣何恃而能遂不疑遂不

懼哉夫木石期於成器果茲期於結實此

則可不論早晚若

皇子早定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早教一日

則

聖學早成一曰

皇上即今典籍博通文詞渙發非

皇考昔年早

建儲位就傳誦書之明效乎此何事而早晚可

不論也此臣之爲

宗社安危疑且懼者一人臣雖至不肖誰肯受

離間悖逆私結

皇子之名而

皇上被之以此名也則以爲

聖心非有欲諱之事何苦禁人以難受之名且

升儲吉典

訓儲順事言者請而非諫勸而非阻何嫌何

疑而煩

盛怒也此臣之爲君臣不安疑且懼者一也

晨鳴爲女寵亂政之譬若

皇貴妃能超然洞古今之禍成遂安危之苦

言守

祖宗之家法決

宗社之大計乃脫簪承卷之賢妃

皇上叱鷄之喻在此而中外之疑又在彼是兩
冤也可不亟爲之暴白哉此臣之爲

宮闈曖昧疑且懼者三倫序已定

諭旨何嘗不明此

皇上五年前言之且期少待三年今三年加二

而又期少待過十歲也則

皇上誠實之心終何以自白於天下此臣之爲
詔令不信疑且懼者四臣愚懇受

知萬恩未報若

溫旨中言無不行四字則臣之得此於

皇上也可以了此一生而一生之言惟此爲報

國第一義致

主第一籌

皇上但行臣之此言勝行臣之萬言而今刻期

尚逮則臣且安見言之必行也此臣之自

爲疑且懼者五今兩次

聖諭俱已宣傳臣亦且借此抵塞衆口但

皇上既以誠實待臣臣敢不以誠實報

所有前項此心之所不安天下之所未信者
終不忍虛爲順承之詞以貽後悔蓋

冊立

豫教二事並爲緊要而就中

豫教最易處又最宜急處若教子而待過十

齡何以言豫也

豫教而付之官中阿保之手又何以言教也

此庶民之愛其子所不忍爲而況有

宗廟社稷之慮者乎必不得已請先將

豫教一事刻定期日斷於明春舉行庶人心

少安流議可息臣不勝惓惓至於大馬病

身於

國家乃毫毛稊米何足重輕而敢以去留要

挾惟是

皇上一初旨本以邊事留臣今邊事稍閒臣宜去

臣初心本以圖報強留今圖報之言盡於

今日臣宜去在廷責望於臣本爲能贊襄

大計今贊襄未成責望愈重臣宜去且

皇上既許行臣言則臣與諸臣中更當分外避
榮以免求榮之嫌分外逃名以免沾名之
嫌此實大臣之義非要挾也

嚴旨方下臣且未敢以私情瀆陳惟望

皇上察臣乞休在前言事在後

特旨放臣以明臣心臣尤幸矣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上諭公文集

卷三十六

三十一

覽卿奏具悉忠懇已有諭了宜遵屢旨即出輔
理吏部知道又奉

聖諭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

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於長幼之序豈

有搖亂內雖皇貴妃之嘗言以定名分以免

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

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

耳豈有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

文武自十四年至於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

之不聒激益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

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於此時欲激

君上之加疾以遂已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

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買直圖報之逆志

耳其安心甚遠立意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

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

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

望於君父之吉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

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爲臣者以言激之其爲

上諭公文集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於所陳
奏禁留中不發者朕怪其聒激有擾歸過

於上要直於身耳非有別故至於鄭國泰之

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

我朝威臣未敢有言於國政者而國泰出位

妄奏甚非禮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儲之事還

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

心贊襄協猷共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

事虛文塞責

到閣題知疏

題伏念臣身負積病屢深獲餽爰瀝永伸之

惘兼陳過計之言蒙

皇上曲聽藹莢慈懷簪履勤

宣諭以重股肱之託

定典禮以安中外之心臣不勝伏地恆營戴

天欣忭普欲酬

知而補過敢辭爲

國以捐軀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見朝行禮畢隨進閣供事不敢偷安

惟是

聖體在調臣一時阻奉

威顏倍切瞻戀謹具

題代叩以

聞

乘間乞歸疏

奏爲恭退

上衆下悅千載一時乞

容病臣乘間歸休以終

恩眷事該臣昨以邊事小聞謀再申乞骸初請

調理病身會

建儲議興臣以攝事閣中無所逃責因復扶

病先陳

宗社安危之計而後及一身進退之私非敢有

所要挾也已而

天聽遙回

宸綸屢降示以必行之信申以隔歲之期而臣

一文肅公文集卷三十六

之願諧矣使臣而果有要挾也將以何求

使臣而果無要挾也則臣前疏固云言行

愈於身留

俞旨榮於

宣諭今

國計大定

上安下悅臣不以此時乘間乞其不肖之身又

將以何待哉他人言病或有許託若臣則

疴羸見骨虛脫成痼

皇上已備悉其連年酒血籲天之誠而臣果何
託也臣他日言病或嫌避難若今日則
朝廷無一事天下無一言所憂止東西二虜
亦且絡繹遼塞臣經營鎮定之規幸成左
券而臣又何遜也蓋臣居常自矢惟有不
欺二字而

皇上之信臣亦以此

威嚴爲臣而齊猶豫爲臣而決臣難行之言且
無不行矣矧大馬身一日之去留關係最

上庸公文集卷三十六

手京

輕處分最易者乎伏望

皇上越此中外寧靜之時假臣衰疾偷安之便
特准致仕回籍以遂初誠庶上全
皇上始終之恩眷下保臣母子之餘生臣不勝

奏而

亦且膝顙裏塞且感賞賜表以

賜與無一事天下無一言所憂止東西二虜

結此月日有餘五歲歲歲今日便

皇上尚餘其與年節血籲天之誠而臣果何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七

代同官辭

恩公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首臣時行三辭

恩命疏該臣等正在商量稟擬間而首臣再三

私懇責以相成之義不得不代爲之一言

竊惟自古君臣有各盡之道有一體之心

自君而言則以報功爲盛典而有所不得

辭自臣而言則以克讓爲美事而有所不

敢受此各盡之道也至於契合之深而倚

毗之重則君以誠信其臣而不必以故事

爲恩澤臣以誠信於君而不必以虛辭爲

退讓此一體之心也頃者首臣一品九年

考滿

皇上特爲之備舉彝章優加命秩一辭而不允

再辭而不允

君臣之間亦既各盡其道矣乃首臣三疏愈懇

而臣等又親見其局促遜避之狀則其一
念至誠不惟不以勞績要賞而方懼盛滿
之難居不惟不以退讓飾名而且苦煩言
之再讀

皇上尚可不體其心而處之安地乎臣等明綴

閣察豈不欲借首臣之餘榮相與共揚

休命但念

皇上本以純忠一德眷知首臣則寵之不以寧

階而優之不以重祿乃愈見明良相得之

三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七

歡其榮加於形迹故事之萬萬也用敢不

揆愚陋僭擬一票准令辭免太傅伯祿以

成其美其敕獎賡子及賜宴禮部臣等擬

令祗受以存典故以彰

聖恩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上准辭伯而御筆點去公秩二字潛未允辭太

傳云

乞

恩省親疏

奏爲驟聞母病危急頃刻難安懇乞

天恩即日放歸省侍以全母子二命事臣母吳

氏年來衰病思家之狀久已

上聞祇錄

聖恩深重既不聽臣同歸又必欲遣官送臣母

歸臣進退踟躕公私難處勉於今年三月

中私遣臣男衡挈家送母暫還庶上不驚

動

聖聽下可以稍寬母懷而臣亦且藉口一路平

安之報得專心料理閣務矣乃臣母到家

未久忽於昨日接得臣男親筆一書內稱

祖母途中極健而歸家爲眷屬所牽擾連

日以來覺其語言蹇澁面色黑瘦氣息惛

憊然胷中不時作痛日食不能三甌大腸

至二十一日不動祖母亦頗自以爲憂渴

思見父而又囑男莫盡對父言男思老人

精神素王而一旦潦倒至此豈得不著急

爲此飛信報知臣一聞此言不覺泉冕無

主心膽俱碎戾天無羽縮地無術切思父

母之疾人所諱言遠方家信但有粧飾使

臣母病勢不重則臣男必不張皇至此以

老人七十七歲風燭待盡之年而身又隔

三千里外天涯海角之遠一哽一噎無不

可爲寒心何況得疾如此之危思臣如此

之切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臣適以男書

涕泣徧呈同官同官皆爲之心動而其慰

臣之語不過謂善人天祐未必有他殊不

知天道果信則母別由臣母病由臣臣萬

千罪業何極罰未加而先降疾於臣母見

今男婦不敢保僮僕不敢言求精神不告

占夢夢不祥而臣又焉能頃刻安也此時

此情臣之苦楚急迫

皇上天地之心必垂憐憫但臣母安危之機間

不容髮而臣亦且誓不獨生有如尚拘
事或從容

發票或纔緣議留則臣母子之命當萬不得已懇求

天恩徑自從中放歸侍母湯藥臣一世爲人三
生報本總決於此時而

皇上之知臣眷臣亦惟此體悉至情急救母命
爲萬萬年莫大功德也臣不勝痛哭哀祈
之至

奉

聖旨今中外多事正賴卿等與元輔共圖康濟
卿母雖病已有卿男在籍侍奉不必親行所
請不允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該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第臣恭設香案伏聽宣讀

欣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求去朕思臣事君

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知奈

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艱豈

可輒求引退卿職任股肱正宜協贊密勿既

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孝道

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來京奉

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思過

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念臣

一介謬悠六年尸曠及今情窮勢迫萬苦

難留之時而

皇上猶憫憫慰臣以盼其一日之用且蒙

欽遣專使

特降內宣示以忠孝之難全責以股肱之大義

甚而風火病親尚期迎養純慎小子亦辱

呼名

皇上如此待臣如此憐臣又如比之託臣臣雖

頑如生鐵蠢若螟蛉豈能奈涖涖之不平橫

流心腸之結也願今於此之際痛哭

之中一息不敢喘一句不敢答惟有以頭觸地灑血叩天誓以此生時時刻刻不忘天高地厚之恩仍誓來生世世子孫補臣今生未償之負而已謹先將

聖諭連夜差人亟示病親以爲鎮家續命之寶而別容昧死再陳至苦至迫之情惟

皇上始終哀之臣不勝悲感涕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再乞省親疏

文肅公集

奏爲再振極苦至誠援例乞

恩省母以圖後報事該臣昨以母病乞歸省侍

隨蒙

皇上遣官

賜札慰留續奉

御札朕覽卿所奏忽聞母病懇切未去朕思臣

事君之道忠孝豈能兩全卿之憂苦朕豈不

知奈今邊方多事所賴卿與元輔等共濟時

艱豈可輒引求退卿職任殷肱正宜協贊密

勿既卿母微疾見有卿子衡在籍侍養以盡

孝道卿可安心調理待母病痊差官迎取求

京奉養以全子道豈不忠孝兩全卿不必憂

思過慮即出佐理共圖國是慎勿再辭欽此

臣之初疏所以不忍遽言乞休長往者知

皇上遇臣厚惜臣深也而同官時行等亦皆仰

推

君父之愛視臣如左右手之難割然耳不忍聞

臣涕泣之聲目不忍見臣愴惶之色亦且

文肅公集

慨然爲臣懇切代陳矣

皇上試詳如此情狀豈臣之得已哉而

聖諭又爲之委曲計處於

君親忠孝之間如拊席兒如治家事自古豈有

人臣遇

主至此而臣尚忍以母恩加

天地之上者哉顧念

皇壽萬年尚有用臣之日時雖多事未乏料理

之人而臣母惟臣一子其危急盼臣之際

又惟此一日

皇上但爲臣目前忠孝兩全計正未知臣若
歸則母與身俱不能保而忠孝必兩負也
蓋臣前疏所陳尚有心悸口軟不忍盡言
者而臣男報臣之信亦尚有三分餘話在
臣叔夢周臣婿秉忠書中者臣猶記大馬
之身去年病時臣母坐不離床手自調藥
哀哀慈母此恩宜何如報今身自違綿悷
垂危之疾而獨不得臣晨昏一面之緣枕
上尋思之事非死別即生離床前問疾之
人非孤甥即寡女脫有不測臣尚何以立
身天地之間哉

聖諭謂臣男侍養可以安心然祖孫終屬隔世
豈有一母一子附骨之肉而可託命他人
者與言至此欲飛不得欲逃不敢而臣之
心真可憐矣臣連年乞骸揔爲母病身病
而身病則理當致身母病則見在侍母
皇上以情以義勉留臣不敢不奉

詔乃今事非爲身母復在遠若復貪戀惡惡不
連夜馳歸臣又有何面可以見人何心可
以辦事查得

先朝大學士金幼孜張瑄彭時毛紀並蒙

賜假省親原不妨其後用臣事勢窮迫只得冒

昧廉耻援四臣事例以

請蓋即以

聖諭中忠孝兩全之論而自開移孝爲忠之門

萬一皇天可憐臣母病愈則臣自當奉之

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七

來京豈敢又煩

遣官迎取也臣不勝萬感萬苦涕咽哀祈之

至

奉

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詞

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馳

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給絲四表裏仍

差官伴送促令如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知

道

謝

准假歸省疏

奏爲仰荷非常

聖恩恭陳

謝悃事該臣昨以母病再疏請急歸省奉

聖旨昨特出手札諭卿勉留卿乃又有此奏情

詞迫切母子天性難以重違暫准假三箇月

馳驛歸省特賜路費銀一百兩給絲四表裏

仍差官伴送促今知限前來毋負朕眷該部

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增涕下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至微寸長無取偶屬風雲之

會上厯

夢卜之求起草萊而入預

萬機歷日月而晉登一品且延以奕世祖孫之

賞兼

恤其家人父子之私至於

特達之深知尤非群臣之所望瀝青蒲之泣

高聽爲之屢卑疏

丹宸之儀

嚴顏爲之曲霽此都俞再逢之世而環草必報

之恩臣獨俯心敢捐斯造惟是身爲獨子

家有老親抱危疾於天涯海角之鄉寄生

命於婦人兒子之手音書日至迫情事之

如焚疾痛呼

天矢血誠之備瀝歸骸得請視爵猶榮豈圖簪

履之

紆懷更荷

絲綸之錫寵百程擁侍

恩華已載於長途

九府分珍貺渥且逾於故事重以遣官之專

護趣其赴

闕之嚴期蓋環珖並賜於一時與爲

符典而迭迎兼領之一使彌悉

眷思此蓋伏遇

皇上好生之仁錫類之孝

愛其子困及其母瘞朽木以回春

許其去更盼其來憫寒灰之已冷領臣驚憂

既劇荷遣方新雖區區銜

高厚之恩實切切抱滿盈之懼側身天地苦方

寸之難居回首瞻依悵此生之未卜臣不

勝痛哭感

恩激切額戴之至爲此具本親齋奏

謝以

上文肅公入集卷三十七

十三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路費疏

奏爲恭謝

天恩以臣給假回籍

欽賜路費銀一百兩給絲四表裏該文書官李

恩齋捧至臣私第

頒給臣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

天得請方蒙再造之

恩歸路微榮更荷十朋之

錫茲蓋遇我

皇上道隆下濟仁不遐遺

察臣陳疋望母之私言皆出於肺腑

憫臣垂橐在官之節力不辦於答資已蒙

給驛而獲行旋復

遣官而錫賚無金累鑑珍分

上文肅公入集

卷三十七

十四

御府之藏命服五章製出天機之巧遂使一介

孤羈之跡遠爲萬里什艱之光

恩實越於尋常感難罄於名狀臣敢不强收涕

淚努力道途携秘寶以鎮家奉餘資而將

母

五雲在望淵深結戀於

黃墻一日未行猶冀抒忠於葵藿臣無任慚悚

荷戴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禮部知道

辭

朝疏

奏爲辭

朝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病

賜假歸省臣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禮禮辭

朝訖緣本日適遇

皇上免朝未得

面見查得京官給假等項近雖有補本不候

面辭之例而臣叨刷觸承受

恩深重驚駭之力既靡報

德於涓埃兒女之私猶冀承

顏於旦夕敢援常例自同衆人迫母命之垂危

盼家音之不再呼

隨衆補本以代

陞辭鄉路三千里愴回首之漸遙

君門十二重軫寸腸之彌結惟

皇上爲

社稷而自重俾臣處岩穴以安心臣無任

德馳情悲哽攀邇之切謹具本奏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

歸省留獻忠言疏

奏爲感激異常

恩遇留獻警言以保

皇上萬萬年福壽治安事臣即日離

闕廷南

威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

眷渥猶新積感誠爲涕淚此臣兒女之私非勝

宜肩屬

上陳者也過惟入夏以來再接再

碎容屢剿

密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大計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

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祝喬松無所遺慮

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文淵公文集卷三十三

十七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真父子忍遂

以其身之在遠不一吐憂治危明之念蓋

臣聞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夫操

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於德但以攝

生常理而論凡外克者內必虛虛必生痰

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最耽爲言此濕證也夫散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悵悵以此爲

第一義臣聞教旨雖不可廢於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

責之稱指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磨至小之事豈直得

爲之發怒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

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言雖

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今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礮豕

斷蛇不入臥內豈有

上清公文集卷三十三

三十七

皇居清閭之中而

至尊可日耳呼暮之聲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

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

難日慎一日也臣之去後悵悵以此爲第

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

在勉強夫勉強必非情之所安體之所便

古帝王以爲狗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

之愛危故早朝晏罷抑情屏體爲天下也

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歇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強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

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

聽講某日

召對大臣謹北向率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下

郊孔子非之何况

一廟公文集卷三十一

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聆嚮可接者

皇上頃於孟夏親臨

廟享臣知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決當以次舉行

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則請權衡於尊親繁簡之間

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期必不可遂廢親行之

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

子謂之官家言家不以家爲家也

今太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藏無他私也過者

國儲耗竭邊費浩繁諸司縮手不敢輕議獨

賑無非爲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折一家額進之外

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今典

况儉歲乎在內用偶乏之際尚曰權宜况

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一廟公文集卷三十一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

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於庶人憂貧

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子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昔盛時工商得以流議士庶

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聞

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謫者天地

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諱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創典

臣異同僥倖高桂等始庶亦知芻蕘耿耿
非責

君嚴而恕已寬大公之道行衆正之途闢矣至
於李林甫圖日久罪不赦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哀而生之臣愁苦灼腸勿勿條此數事以
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芹曝之
誠益以身將長往言出感

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常日之百言

皇上既繼繼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

臣言以保萬萬年之

聖躬以光萬萬年之

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也臣不勝氣咽聲嘶叮嚀懇款之至

備陳邊事疏

題爲遠臣戀

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

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

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

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強爲乃臣竊

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儲

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

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

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

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未久而

蠹絃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

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

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

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

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

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統叛盟蹂掠我奉天

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

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

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

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統之桀彼

其肯消阻開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
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尔何不斬火真
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尔二月
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
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驚寧復敢
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爲者也從來查漢講
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恐須臾
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
爲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懷服臣之論
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
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遲之不競久
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
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
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成以
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多矣勿忽
索閒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斧也或有
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
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

割土地輸金寶尊醮而禮之扶服而叩之
乃真求矣今虛聲恐喝發面罵罵實不費
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
求也則桓桓赴赴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
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
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
事而嗟嗟爲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大待講
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芥川之二捷
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
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
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更遠
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
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
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
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
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
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
爲正不在及及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

瘦可待壯艸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以何
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
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
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
先主戰而諸臣却欲撫此則獠虎出山無
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
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
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
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爲兩全臣以爲

安危之稅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
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
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
不信又一面憂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驚師舵
工狼狽無所措手而

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
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爲古
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歟

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終
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
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
尤之頭可觸也而微外難虜聞之亦且寒
心視魄以

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令六聚兵絙而不
解然則

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耳
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
危是矣有如虜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
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
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虜中無釁
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

明旨既已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
賞已加之外不許易索一縷尺帛而將吏
有私加媚虜者罰之無赦此收絃易轍百
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虜必
就約固其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

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虜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即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天朝寧復可以劍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豈淵之後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後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勘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侶侶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

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繡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肖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繡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聞之乎不意繡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勿勿議謂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嫺笑鄭洛爲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遼宇督撫之職惟在朝經幕營其邊置戍其邊給餉何計不煩

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鑒事矣
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己之事而惟
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慶熊潘姑就學
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
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
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累
累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
移事變兵散民疲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
保目所不見否能累革橫草以致其恢
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

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
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
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
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
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
以爲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褊心人臣之
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薦此二臣有
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

艸莽已去之身所憊憊憂念無大於此故

上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

廟畧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

社稷幸甚

還家謝

恩疏

奏爲還鄉母子相見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病倉皇乞

假歸省仰荷

皇上俯賜哀允洊頒恩數自前月二十四日辭

朝出京以來計水陸道途所經幾四千里一

殮一宿之費一卒一車之供孰非

皇上之賜而

欽使護行不離左右沿途傳送不淹晷刻又

孰非借

皇上之寵顧臣僥倖已極驚危愈甚上則憂病

母風露之不測下則恐弱軀溝壑之先填

及今幸而抵家得生見臣母臣母亦得生見臣而我

皇上慈悲浩蕩之恩至是乃真成臣母子返魂續命之所矣臣初歸皇遠詞不暇文亦不敢文謹直述真情以代

陛前叩首蓋先是臣母病耗聞臣固疑臣男猶有未盡餘語今則果見其氣息奄然皮骨蕭然臣爲之伏床而泣臣母亦爲臣執手而泣忽忽如會夢中如話隔世而鄉里行道之人亦有爲臣泣下太息仰而呼

萬歲者天地有盡此恩無窮頂踵可摩此恩難報自今以往即臣母之旦暮安危不可知而在臣苟支一日之養亦足了烏鳥一日之心至於負

知負

眷子罪萬業之未償則願以此身之髮毛體膚

與一家之髣髴兒女世世祝我

皇上福壽岡陵子孫千億而已違遠

清光忽復彌月想見

丹宸睿歲尚留

視聽玉關嚴警行見清夷臣不勝北向延首感激瞻戀之至臨疏涕下不知所云爲此具奏以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四方多事國務孔殷卿間慰事畢宜遵前旨如限前來供事以副

上之眷念之至

寒氣以致濕痰上壅而成塞竅元陽下墜而成虛冷此必非藥力所能挽回惟有屏

居空室避風避寒僅可支持歲月而已光景如斯臣母尚能一步挈臣驅馳道途榮

犯霜雪否乎臣尚能一刻含母託旦夕之命於他人分犬馬之身以報

國否乎此天限臣以必窮之勢而臣之朝家

鄉人亦知兵萬萬無再出之理願恐

九重深遠或未之深察耳夫以臣之誠與

皇上之信而臣乃妄意猶有所未察者蓋先是

數日前偶接邸報見僉事李珣有疏論及

臣

皇上赫然震怒將珣重處意雖不專爲臣然臣

不幸而此疏適接喧疏之後臣恐

皇上因事生疑以臣爲感憤避言之疏抑不遂

允別臣母奄奄之息待命復能幾時而臣

敢無一言自明哉臣惟大臣在朝任事與

去位不同在朝則義不受汚以王持國是

朕懸思至意禮部知道

乞

恩終養疏

奏爲哀親疾已成痼日抱驚危懇乞

天恩容今在籍終養事該臣前於六月二十一

日蒙

恩欽准回籍省親仍

令護送官行人王孝守催依限三月之內進

京當此之時臣亦且知三千七百里水陸

之程萬萬無九十日還往之理願令

皇恩注眷

俞旨初頒臣尚未卜痼母安危河如敢預謀身

之進退今則還家餘兩月矣就使今日登

程於

欽限已無及矣而臣母猶然喘息在床口不能

言足不能步見今身處輟鄉時當秋令而

重爐炙青猶以爲寒累續爲衣猶苦其薄

問之諸醫以爲病根止因留京日久積廢

爲職業去位則甘心忍詢以斷絕名根爲

本體故同一被誣也去年高桂饒伸卑指

一事誣臣而臣不受今年李珣泛指他事

誣臣而臣受之又同一珣也去年珣進京

以厚幣謁臣而臣不受今年臣出京以惡

聲詈臣而臣受之則臣之心事可知也

壽官

儲典兩大議事關

社稷

皇上試觀清朝公論與瑄何如則臣之不必爲
一身發憤引避又可知也惟是區區一寸
將母之心終身未了之念出處在此死生
亦在此其默而受人之汶汶亦在此伏望
皇上憫臣母在床席肺腑危迫之誠察臣身遠
關廷奏報艱難之狀

亟允所奏令其在籍終養仍將原差守催官
召還使臣母得早放一日之心以安一日之命

臣雖身爲謗藪沒先朝露其微榮感

德終無既也臣不勝瀝血叩心哀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奏以聞

聞

旨朕體卿將母至情准假輟歸以疾已痊豈宜
留歸目今朝廷多事邇邇不寧家國君親孰
爲緩急至護邪誣謗朕特旨處分不足煩卿
介意已遣官齎勅趣卿于家卿未即來前後
差官何以報命尚遵召亟發用慰朕側席之
懷吏部知道

卷終

聖肅王公文集卷三十八

請建儲解疑疏

奏而不勝祿畝思

君以養陳解疑第一義以決

聖事之離

聖事之離

皇歡喜進食如臣在閣時也每夜亦焚香北面而祝曰願

吾

而祝曰願吾

皇宴息安枕如臣在閣時也臣之區區以為身

聖惟

陳英無事朝者無諱

皇之起居安而天下安臣之母子亦安矣乃

者忽見邸報

皇上數部臣張有德之妄言而至改選

冊立之肯於是三閣臣皆倉皇引疾上不測

聖意而下憂及人言至使閤門書為一切章奏

皇上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聖意而下憂及人言至使閤門書為一切章奏

皇上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皇批親閱臣子之責誠無

間宜乎觸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之夫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逃責之想臣獨何心顧恐見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皇上之怒也然怒之則可怒過之後盡亦反而

應不協若

皇上肅畧於滿朝公論而加寵於一臣臣復月

一日之寵榮而甘心於其和則和矣

則雖也臣前有辭

聖躬益康豫

天顏美滿如見之小戚一體之懷倍切於往

時者

皇上果荷臣為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皇上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之舉臣不勝感戴

思

皇上果荷臣為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皇上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之舉臣不勝感戴

思

石愛

謹具本附乞身疏申手封

皇上肅畧於滿朝公論而加寵於一臣臣復月

一日之寵榮而甘心於其和則和矣

則雖也臣前有辭

聖躬益康豫

天顏美滿如見之小戚一體之懷倍切於往

時者

皇上果荷臣為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皇上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之舉臣不勝感戴

思

皇上果荷臣為直亮純臣言出肺腑情無要挾

皇上獨斷以愧小臣之沽名激怒者臣晨昏

間藉此一夕安枕極快心之事亦極易

之舉臣不勝感戴

思

後差官何以報命當遵召亟發慰朕側席之

憂吏部知道欽此又該

欽差大臣司行人何崇業於十一月十五日貴

州臣里第宣讀

諭旨臣等給假省親准以三月時見謝恩本

臣等以夙夜戒懼宜賴直亮純臣調元贊

政君臣和可以其成康濟元輔等以被入

言屬屬求去乃今閣務繁重卿朕朕躬盡

心誠謂卿今假限已滿特差官一員貴勅前

去敦速上緊奉母馳驛來京還着差去

件送還途安護宜勉副朕恭誼抒想之懷

欽此臣一月之內三奉

差官勅禮更為隆重臣已於

龍巖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

恩詔所有

原降御札除手捧跪讀病母之前隨製擯尊我

竊惟東海波臣南枝烏鳥分已絕春明長

樂之望而

皇恩軫遺簪嘉履之恩以時事多艱勉其盡

忠職以

聖恩之依限赴京當此之時山川為臣

道途為臣感泣臣雖頑頑亦聞古

人信馬之義何有蒙

恩異常臣而蟻蟻尚當惜命者矧臣壯年應

事父為忠官晚歲出山亦嘗辭母何有今

王父肅王集

日自便託於逸民孝子不復顧

公家

社稷之憂惟以臣目前事勢言之歸家雖已

涉秋其實無一刻舒眉安枕之日病母在

床不獲咫尺之步難移匕飭之飲難下

勢朝不圖夕而加以苦貌苦言傷心

日見臣於佛前祈禱期期流涕語臣曰

我將死矣但求死得在汝手祈禱何為臣

驚泣不敢對繼而聞臣終養疏下則又

聖旨

云何莫不要汝做官否我昨夜夢見
前母去母子相抱而哭滿房奴婢皆
聲汝亦聞否臣又驚泣不敢對嗟
嗟生身復有幾母母之依臣復有幾
日豈有面目光景如斯而忍下鐵石肺腑肝
弛強奉以馳朔風寒露萬里必危之途
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十八

九

聖諭曰家國君親孰為緩急斯言也嚴於斧鉞

矣顧今內外誠多故同官臣家屏筦事雖
新然臣前知其為人才無識畧十倍於臣
疑處涵養百倍於臣而

新簡入閣臣志卑臣位又皆天下名德大儒

臣等左謀右斷正不須臣而臣母非臣頃

臣等無所托命止臣之苦楚不能為

國謀一矣

聖諭曰卿未即來前後差官何以報命夫使臣

果欺心詐託則差官可以飛奏劾臣今

病實痼實不可奉之而行則差官亦人子

也現臣朝夕涕泣當為助哀憫臣拙於言

奏為臣代

奏為臣代正豈復關臣此臣之苦楚不能為

人謀立矣且

皇上諄以直亮臣豈不謂有無隱誠事能任

怨然

上既知臣而用其言如延者邊境處分及高桂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八

九

饒伸等之錄用則臣之啓沃已畧施行不

必在

左右也而臣抱病耿耿餘忠一息尚存未忘環

草之

聖諭知臣病臣又不必在今日也可憐一母

兒流此為急故身痛不敢言世嫌不敢

言直述臣母疾痛不祥之語以仰丐

恩更活命之恩誠事勢窮之又窮方寸亂

而復亂以至於此但有一毫假託一字文

節臣甘百口橫分萬劫流隨明神在上實

難臨之伏望

聖鑒血誠追寢

敕命臣等前後差官

召見使臣等安心終養無再三責

聽之擾而亦得安心調理有奔冒再起之

望斯恩賜告養交萬代陰德不獨小臣一

家銜

恩報思於世世而已臣等勝情極言窘痛若京

三才廟公之身

祈之至

奉

旨自卿給假省親朕痛寐忠賢殊切延佇凡再

三遣使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濟

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憚遠

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之

憂勿再歸省親前次差官准回着後差行

不倘崇業宜布朕意敦勉起程勿復稽留

有違命吏部知道

辭

召見使臣

恩命臣等難前瀝血三辭

嚴召以祈

哀免事該部於去年十一月合再疏為母陳

情乞

恩終養續於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得邸報奉

聖旨自卿給假省親朕痛寐忠賢殊切延佇凡

再三遣使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匡

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憚

遠行單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勝慰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

匡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

憚遠行單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勝慰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

匡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

憚遠行單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勝慰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

匡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

憚遠行單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之憂不勝慰慰卿早來正以國事多艱賴卿

匡濟乃卿陳情不已惓惓以母老為辭即母

憚遠行單行卿等就道尚勉為朕出一分社稷

皇上之憂不惟不能任

皇上之事而且煩

皇上之憂分家事罪已太矣言已煩矣天已

錮已厭臣而臣亦已甘自屏於不祥

永秉無餘望矣乃

皇上猶然深恩臣

虛席待臣多設更端之詞以致臣預懸再歸

之約以安臣臣之受

知受

卷三十八

春至此千欺萬欺何忍以七十八歲之母疾病

垂危爲欺千負萬負何忍當今日千載之

遇而負顧臣三復

聖訓詞旨嚴然其初不過曰奉母來京後知

其不取而始責之單車就道蓋不惟臣之

計窮

皇上之爲臣計亦窮矣然猶遷就宛轉庶幾萬

之能至蓋不惟

皇上爲臣計窮而且其之諱窮矣夫

至思無涯臣命自薄有如冒昧強前使病體爲

而殞則窮萬世不可勝諱也敢再昨昨

自之凡臣母今日一言一喘一步一

慮不果前無事而數驚臣一日不在

前則臣愁歎而不食此老人十分可憂

之病勢

又臣母以思臣致疾今疾轉困而見臣之

朝命轉迫日夜以頭自撞焚香祝天但以早設

爛下及臣之手爲幸而觸藩狼狽乃甚於

臣矣此老人十分難強之病情臣之近鄰

密戚知臣家事者可問也臣素不接星相

卜筮之人而及聞臣病中益常舍皇問

命於星卜李遂顯據稱目前可保新年難

過今其人或尚在京可問也又嘗令生員

羅德舉爲臣母筮得小過之三爻弗過防

之戒或我之凶凶恐中亦兄在可問也由

此觀之臣母亦乃日見危殆而臣載輿而

守豈有可那足一步轉背一刻分心一事者又豈有四千里賜鄉不及眼六十歲侍親不到頭之身肝腸碎於道路顏面覲於班行而尚可望之啓沃

禁廷討安

宗社者

聖諭謂臣單車亦可就道又謂不妨再歸省親言至於世民臣四面難逃顧臣乃今日不

三

母同行而況能棄母獨行乎一歸既已晚

而再歸尚可待乎千思萬思畢竟無策臣

且泣盡而繼之以血矣見今先差行人王

孝雖蒙

召還而續差行人何崇業方日夜就臣之第奉

明召趨臣然時時祭臣之眞情者語未嘗不爲

之動色流涕但以使事有指不敢爲臣言

知明日之事生離卽爲死別之防不能奉

耳

皇上何不卽召崇業聞之乎天下無無母之人

內閣無父虛之位臣之負

恩深而辱命久不敢再望

皇上以恩遣臣但照得

大明會典中京官獨子終養事例比於一命之

庶僚苟延旦夕臣死有餘幸又或

敕下吏部使外廷公議臣之是否眞情應否放

免臣死亦甘心臣不勝理窮勢極氣塞言

塞至若至迫之誠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祇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陳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卽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

辭

召命四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今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因乞

天恩俯憐泣血至誠收還

召命以終一日之養事比臣乞身之疏已至三
上

君父之前懼寒煩聒至此雖天地鬼神諫其不

三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九

七

得已之心而滿朝士大夫已知其無復出

之理乃於本月初八日接待邸報奉

旨卿以母疾累疏終養朕豈不知體量祇以國

家多事邊鄙未寧卿爲輔臣旦夕承弼匡濟

時艱豈得再三陵請恐非移孝爲忠之道也

卿宜當遵依累旨即日起程赴召慰朕眷懷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惟前代體貌輔臣有累

疏乞休五六上而不允者此皆以在朝切

近奏報不出旦夕故臣可亟諸君可亟留

若臣去

國三千餘里之外而母病纏綿且至於經年

累月之久一請而不得允再請而不得允

則已是半年光景

皇上之恩勤加寵旌且亦既出理外望外萬萬

矣乃敢言煩而

聽不厭日久而

眷未衰特降

嚴旨必欲敦臣臣之感

恩體謹自不待言而萬苦泣血至誠則有不吝

不言者大抵天下之事總逃不週一真今

目之所以饒舌不憚煩負

恩不辭罪者恃其真也然情真或有可僥倖之

勢勢危或有可遷就之理則臣亦何必行

微志自甘棄人顧以目前喘喘之病母起

居言語之都廢而強之驅馳長路狼狽苟

全此必不可僥倖之母也家無別子臣之

一身無負養生逸老之責有如今日絕裾

辭行呼吸安危將以誰任此必不可遷就之理也蓋先是臣之初歸得

召二三故人有盼臣再出者矣有謂臣當扶母

暫出從容再作商量者矣及是其語皆塞

或及勸臣改稱身病以絕後望臣伏自惟

犬馬身入春以來實患痰喘頭風等證據

此陳乞雖不可謂之欺然

主恩如此臣前同言身之髮毛體膚與家之醫

亂兒女所不敢惜豈有舍至危母命至苦

三又廟公文集

卷三八

元

初情不言而別營脫身之計者又或見邸

報紛紛閣部臺諫諸臣多不當

皇上之意則勸臣乘此決計引避以道後責不

知臣之累次密疏見在

御前非有異於諸臣之言也而

皇上信臣愈深則安知臣出而

皇上不爲之改容霽色并賞諸臣臣何責之避

也臣心中千事萬事惟母病一步口中千

言萬言惟母病一言

皇上如果欲臣移孝爲忠乎則當先爲臣母計

而後爲臣計先爲臣之報母計而後爲臣

之報

主計若使臣棄母而出則無論一語一淚垂一

步一腸斷萬萬無分心報

主之效而以須臾不能侍之母命爲此須臾不

能忍之別離窮古以來未聞有如此人臣

人子又何孝之能移何忠之能盡矣臣又

伏自惟在母實不可無臣在

皇上實不必有臣方今

聖明在上者俊滿朝同官家屏其才敏識量又

臣所熟知而推服者如

聖諭所言國家多事邊鄙未寧委之二三老成

不患不辦而屬聞家屏偶以忤

旨在告夫家屏之言料亦非有異於臣之言也

而彼此忤合不同臣竊愧之

皇上倘釋然指其小慙鑒其大忠以任臣者任

家屏則臣之所能爲家屏必優爲之家屏

所不能爲者亦臣所必不能爲也又何苦
舍近思遠懸虛位以待必不能至之具臣
爲哉臣今日情詞兩窮此疏將發病母泣
而告臣吾恨不蚤從汝父地下使汝今日
進退如此之難即此一言至悲至苦臣難
斧鉞加身豺狼爲類必不忍負之而更出
矣願

皇上勿復望臣亟收

召命早賜長休不惟臣母子之命待此再生而

欽差行人何崇業經年守臣當亦有恩肩沈沐

之期不至委

君命於草莽矣臣不勝危害至極呼

天請命之誠焉此其

奏以

奉

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未
寧資卿忠猷其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頗

猖獗卿豈得生親不願又聞卿母產可何不
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何
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

中途辭

召命疏

本年七月初八日

具官給假省親臣王

謹

奏爲赴

召中途母病增劇昧死再乞

天恩放歸侍養事該臣昨於二月中四疏乞

恩終養我

皇上爲之留中月餘

三才廟公文集

卷三十八

三十三

聖意叵測臣竊伏而怔怔懼曰何其久也

上得無已厭竟寢不行乎已又竊沾沾喜曰何

其寬也

上得無已憐欲署未忍乎比至五月二十九日

准吏部咨奉

聖旨卿疏終養屢旨慰留只爲國家多事邊鄙

未寧資卿忠猷共圖匡濟方今叛賊勾虜勢

頗猖獗卿豈得坐視不顧又聞卿母痊可何

不爲朕一出待事定之後歸養未遲着行人

何崇業敦促就道以付眷懷吏部知道欽此

臣伏惟

皇上前此雖

屢旨

召臣然獨念臣經經鄙行耿耿愚忠以

恩收目而已及此乃以事責臣而事又值寧夏

兵騷爲臣子枕戈待旦披袂發憤之日臣

之至是敢復言私隨於六月二十九日以

軟輿強壯八病毋雪涕登舟除途迎醫視

三才廟公文集

卷三十八

三十四

疾之外且暮不敢逗遛仍冀向前毋疾稍

差臣可爲改裝從陸之計乃七月初四日

渡江臣母忽嘔泄舟中勢甚危劇然尚以

偶觸暑氣可從容調理愈也又前至高郵

不食竟日甘暮遂瘞暈仆地不省人事至

明日始蘇口吃不能成語猶以歸骨故鄉

爲囑且遑急無計只得忍淚應承暫遣臣

妻乎護送還家而臣單身侍

命舟次當此之時臣眞腸如寸結背若負芒何

暇復他顧矣臣見近日司道有以病告督
臣有以憂告者皆被

嚴旨切責豈不亦動心悚懼但棄身易棄母難
棄死母難棄病母尤難而

皇上止急於見臣因逆謂臣母疾可不信臣言
大臣母身見在行非有重門曲室可以掩
蔽耳目者一路喘息之狀與羣醫雜視之
口豈可欺也若臣自營脫身而忍以垂危
不祥之吉強加臣母又忍以欺

三十二月八日

奏三八

主五

皇上至尊親親之大父母則身且為夷虜異類
而尚尙能謀賊矣即今

皇上所憂在西事而以臣局外觀之彼烏合叛
衆死守一城餌虜之財與格戰之技必將
自盡而見在二三邊吏亦或自能辦此願
皇上委任貴成何如耳大抵用兵間外之事但
當寬假便宜嚴核功罪而廟堂不必盡握
處分之權亦不必盡露張皇之迹不必驟
以小勝輕敵亦不必驟以小敗疑人多設

方畧不如少分事任違行招募不如近固
根本蓋臣初堯所慮獨恐濫觴未流之勢
朝廷一面防虜又一面防倭一面防軍又一
面防民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則望

皇上留神宵旰日召二三大臣謀之而不在此
瑣瑣釜魚旦夕之命也臣居常謂人臣量
力進退斷無兩政每見諸臣以中途乞休
為故事臣心竊非之而不幸迹與之類望
皇上勿以故事疑臣以故事留臣若臣尚有分
毫可勉強則此籌邊數語必當

三十二月八日

奏三八

主六

面陛下陳不至匆匆如此伏冀

皇上哀而放之使臣得侍藥每前丁此寸草一
念將來或尙能鼓舞精神畢陳餘慮以仰
佐

廟謨之萬一不可知也臣無任激切哀祈之
至

奉

旨卿聞召命載母同行朕深嘉悅何至中途又

有此奏東西寇賊賜張正藉計謀指授卿可
單車就道爲國籌邊以副朕懷卿母差人迎
養亦便吏部知道

宋三八

三七

中途再辭

召命疏

本年九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陳情未報母病轉急再瀝危誠以所

哀緊事該臣昨於七月初九日赴

召行至高郵以母病不能前進一面懇疏終養

一面送母先歸比時蓋緣臣母既以歸骨

爲託而高郵醫官朱瑚又力勸其早決歸

計以就哉鄉水土可保無虞既以語臣又

私對管河郎中黃曰謹言之此臣之所以

忍割須臾勉留待

命而庶幾於

君親之兩全也不意本月二十一日接得家信

內稱臣母嘔泄變痢一夜至八十八行更

發壯熱勺飲不下而其日正值臣之生辰

家中不能少待信宿則其危急可知時行

人何崇業方在臣所見其驚惶痛哭之狀

亦爲目動色流涕聽其急駕小舟潛歸省視而以十日爲期相見於舊館臣當於其夜二更首途疾馳三日三夜而抵家拜母床下母泣而撫之曰我已自分永訣不圖今生今日再得相見也臣一聞此言心腸糜碎必不忍再試險途以母使倖矣然尚幸隔江道近且

奏報之期不遠旋於八月初二日復馳詣高郵待

命以就崇業之約以實疏中之言至則帝禾及

煖而母病後發瘧之報又聞矣天之困臣

使臣母偏狼狽於此時臣轉眼旬日之間

既奉母行又道母歸既予身以待

君父之命又潛身以徇私家之急又不敢寧居而勿勿赴彼候

首

皇上試又以此揣臣之情其至真至切可知也誰無父母棄之實難然或倚間無恙尚可

割裾以從軍或絕望終天尚可奪情而奔命抑或山川修阻聞見未真尚可緩湯藥於他人付存亡於天數乃若陷危形狀近在目前綿懷氣息尚有生望人非豺虎誰能一旦忍然

皇上試又以此量臣之勢其獨難獨若又可知也計今疏已久

上臣自當拱聽

俞音不必再有煩瀆但臣前疏所陳尚未及母

歸以後事誠恐言語不一蹤跡掣肘上以

于

雷霆斧鉞之誅而下不勝朝暮風火之慮不得不

不再倉皇拜表訴明心事以終前疏待

命之本情然後束身子舍退甘放譴以了一生

將母之初念伏惟

聖仁哀而察之容待母病差平再圖御結臣不

勝跼天踣地皇遽祈仰之誠

奉

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亮但東西倭
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里
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眷
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三才月公又奏

卷三十六

三

因言再辭

召命疏

本年十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因

寵招言理當待罪懇乞

聖明察初情採流議亟行選代以濟時艱事該

臣時於高郵候

旨聞母瘡痢危急再疏懇陳奉

三才月公又奏

卷三十六

三

聖旨卿屢疏爲母陳情朕豈不知體量但東西
倭寇交作朕日夜焦勞懷憂亦豈能坐視千
里長途一水可到卿即宜載母同行以副朕
眷倚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家
鄉僻左

前旨聞以九月初二日下而接邸報乃在二十

三日臣聞

命倉皇言語俱塞幸而臣母舊疾雖痼新疾少
瘳因連夜辦某寬船爲東前星馳詣

關之計乃於本月二十九日又接卿報有工部都水司主事樂元聲論臣奉

聖旨元輔國家重臣多事之時正擬召用以資匡濟樂元聲輕浮小臣輒敢妄議姑不究該衙門知道欽此隨又該同官臣位有疏請

旨催臣奉

聖旨覽奏知卿同心輔政朕甚嘉悅元輔可着吏部說與原差行人催趣速行赴任欽此臣本草茅人甘廢隱聞嘗自評其才與罷守

三才圖會卷之六

三才

已有餘用世必不足處常有餘濟變必不足但以遭遇

主知非常特達至此故向來雖經屢疏避賢旋蒙

皇上勉留不敢固執惟是七十八歲病舟頻年狼狽危急之狀與臣節次哀啼駭汗小舟微服晝夜狂走之情天知地知人知鬼知以此貝得饒舌贅陳久稽

嚴旨臣真有罪臣真惶恐然而所持以信於

皇上者情之真也乃元聲復并其情而疑之據

其所述人言求多於目者有三一言以蔽之不過爲臣詐託觀望苟圖自全而已夫

臣前疏不云乎千欺萬欺何忍以疾痛不祥之言爲欺于登萬負何忍以千載一時

之遇而負斯言也臣中夜捫心真無愧作舉朝之臣誰無父母誰無本心縱或有風

聞見疑者而其信臣必多不至如元聲之言也第謂臣身非完器才難定亂則臣委

三才圖會卷之六

卷三八

語

果寡過未能不學無術元聲知臣勝於臣之自知特以連年方在觸藩苦楚朱瑕營

匿瑕蓋短之計茲得元聲拈出長臣意智臣重當俯首謝之願惟臣瑕蓋短人臣若

用之以貪怙寵榮阻妨賢路則罪誠當萬死若自知其身之有瑕而避位以讓人之

瑜自知其才之實短而避位以用人之長有臣如此即使果係詐能猶不失爲

聖時知難知止不敢誤

國之臣而况臣之真不詐真不託也由前而言可以恕臣由後而言可以哀臣乃元聲故設疑以責備蓋實欲借此廣主上之心急公家之難以助成臣推賢讓能之美而不圖

明旨之尚未決同官之更有請也臣身為大臣自當明自出處不為一人勸阻第自念久懷疾痛呼

天之誠而時又急用人之際曉曉自陳既

不能獲遂則正幸他人為之代陳用敢再

聖上曠然明斷將日與元聲之疏並賜參詳亟行放免別選完德全才之士令其鎮安朝野弘濟艱難其於

聖活必非小補臣謹在門藉臺以得奉

詔稽遲之罪為此激切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念一時國事多艱政本關係為重幸母疾既已痊安辦裝詣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軍東倭未靖卿宜即時同行以副朕眷懷之意毋得遲延吏部知道

汪文瀾公文集

卷三十六

三六

在途聞言待命疏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赴

召在途聞言慚悚懇乞

聖慈俯察愚誠

曲賜矜全事臣於新年正月初四日同行人何

崇業行至德州私喜望見

天顏已在咫尺會接邸報談大學士趙 等題

請

皇上發下科臣林材論臣之疏降

諭促臣

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緣林材疏既未發抄不知所

言何事然科度不過兩端或責臣君臣之

大義則臣忝

命實遲委難辭責或憐臣母子之至情則臣初

誠不遂正爾自憐總之皆臣所樂受可以忘言而

皇上亦不必爲臣諱也惟是大臣之體陳聞人

言自不敢冒昧前進謹備陳始終心事而

皇上試垂察焉伏念臣自萬曆十九年六月內

以母病乞歸蒙

恩賜臣還里尋於本年九月內特奉

手勅差行人何崇業催臣入閣因母病難離屢

疏陳情未蒙

俞允且荷

溫綸數四臣處兩難之地碎心裂腸逾年於茲

近復因言自陳奉

旨卿屢疏陳情詞甚迫切朕豈不知一時國事

多艱政本關係爲重幸母病既痊安辦裝詣

闕豈可因小臣浮言復生疑阻西賊雖寧東

倭未靖卿宜即時奉母同行以副眷懷之意

母得遲延吏部知道欽此臣感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奮激圖報義不能再以私

情陳竇而臣母人冬以來亦自瘡痍稍光

教臣入

朝致身報

主臣遂將母同行比至舟中又慮北河凍阻愈

稽

嚴召只得令臣妻侍母在舟而臣自單車起早

先行此臣屑屑往來之狀憧憧俯仰之懷

進恐負

國退又不敢言私迹既違心詞復不能達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六

美

所以每聞人言輒爲之愧屈而惟恐不得

藉口引決者再念臣本以孤介撲忠愛知

明主及在位諸臣亦多所體亮然而遠忠伏量

忤物不少比方恩瀝濯肝肺宣布公誠與

大小臣僚其贊

聖明無疆之治而臣情已衰量已溢矣誠恐任

使不効罪過轉深將來有不止如科臣今

日見規者伏望

皇上察臣危苦之衷

鑒臣薄劣之素仍念臣衝冒風雪水陸三千

里馳赴

神京可表其非有偷安違

命之情而特使有故而去因得以全臣晚節遂

臣初心臣愚幸甚臣又惟

皇上不發科臣疏意若止爲臣諱關係尤小若

別有觸忤恐臣疑阻待其至而處分則臣

寧伏死道途不敢奉

詔蓋先是饒伸論臣臣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早

上怒急具連名獨名兩揭救解此時尚在

御前祇以

天聰難回處分太重故迄今論者尚以伸之救

斥歸罪於臣臣業已甘心爲

君父任謗則

皇上今日亦望爲小臣明心不惟林材之疏不

當以爲忤雖饒伸亦當貫其前忤而用之

臣愚又益幸甚臣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初十日奉

旨覽奏知卿趨命還朝朕心喜悅此行具見卿
忠孝大義人言証証顯是阻撓始日不究卿
亦不必以此介意宜亟趨入朝佐理國事毋
得進延吏部知道

三才圖會

卷三十八

四十一

赴

召入閣謝

恩疏

本年正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為積荷

非常恩眷恭陳謝悃事該臣前在籍侍母時蒙
皇上累旨趣臣

虛席待臣及近於新歲聞言自陳續奉

溫旨令其亟趨入朝佐理國事臣仰見

皇上以赤心信臣雖百口不為動以大義勉臣
雖十疏不得辭當即星馳赴

闕以十五日詣

午門見朝今早謝

恩本日偶遇

免朝臣不敢仰恃

恩私獨求引見所有區區感

知積悃懃

闕私誠則又不敢自同庶官默無一言以謝
蓋臣伏惟從來大臣有日侍左右以秩承
恩者矣未有去

國逾年解章八

上在達而彌親求退而反進者也有當事在先
以老起廢者矣未有班在第三秩不滿再
考而一旦即家

召起驟躡首揆者也亦有持祿養交以脂韋過
合者矣未有經硯負俗之行德饒摩

主之言而願以此受

鑒賞博去思者也又有名高望重以眾論推轂
者矣未有志行不孚毀言時至未信于友
而先獲乎

上者也臣么庸一介何意乃兼此而有之真愚
並於高天厚地而榮逾於三聘九遷木石
雖頑能無感動乃茲過驅道路再領班行

叩
丹闕以魂驚望白雲而涕隕臣之心事總不

敢言但恐一身不能酬

萬恩小勤不足以補大負

皇上倘始終愛臣而欲全之更望

多簡時賢共叅密務而不必以聰明專寄之臣

則臣庶乎可以寡過耳臣不勝肺腑銜結

咫尺瞻戀之誠

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者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

麒麟胸背一能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吏

部知道

謝

賜銀幣疏

本月十八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欽荷

殊恩感激陳謝事臣今日謝

恩疏下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昨知元輔進京朕心嘉

悅茲復陳謝者特賜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麒麟臂背一襲用示眷酬可即入閣辦事禮

部知道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恭捧到臣私

寓臣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碌碌凡材

經經小罷六年伴食曾無分寸之功累疏

陳情且積丘山之員仰荷

皇上孝以類錫

仁不遐遺既寬其經年後至之誅仍待以首輔

久虛之席致招嫌忌彌益慚惶茲者雖幸

強攝精神旋供任使然

國門初入尚有覲於地行

天表未瞻祇自虞於階越不圖再盛之煥更托

三錫之恩累錫精饗重分珍於

內帑盈筐盛幣紛綯采於

天機以至麒麟服色之奇更出文武品流之上

崢嶸頭角夙儲象緯之精彷彿山龍仰借

風雲之色斯蓋由

聖仁求舊履雖敝而未遺致使臣輻旅如歸服

不衷而無心聆茲遺際豈惜捐糜於昏鳥

鳥之情誓將勞之造

勝芥曝野人之獻期少效於沃心臣無任激

切感戴惶恐隕越之至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京察自陳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遵例自陳乞

罷以清政本事今年復當京官老察之期先

該吏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令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臣之不肯辱居輔臣之首雖赴

召未及浹旬顧今所考者六年之事也六年之

王三肅公文集

卷三十八

四七

中臣未領事而

皇上業已言聽諫行聽然腹心視之安危倚之

矣謂天災民困可以伴食而不問西賊東

倭可以去後而辭責否乎此臣已往之負

雖業爲

聖主所寬而必不敢自恕者也此臣在籍被

召八上辭章

皇上不以跡遠見疏不以人言惑聽爲之虛首

輔之席頃皇華之轡冉逾年而茲復

手裁溫紆

賜賚添加可不謂

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乎非常之

恩常人所豈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乃臣願

自惟驚惑未定之精神何以主張乎

國論草野久踈之蹤跡何以練習乎

朝章望輕而居百僚之上則表儀鎮服之難

識淺而當多事之時則調變轉旋之難此

臣將來之負雖未爲物論所及而終不敢

王三肅公文集

卷三十八

四八

自保者也蓋臣營升勺小寵當其用人疎

疎之時罷已滿而溢矣今任愈專責愈重

而時愈難爲願可望其受全獎而支鼎足

乎仰惟

皇上益惟不棄之仁葑菲兼收之量前已效於

臣矣及茲舉行察典乃不論恩舊而論功

實不主寬容而主澄汰朝陟暮黜止不相

妨故臣願以不肖之身早避賢者之路謹

引例自陳以聽

罷免廢法行自貴政先端本而羣工百執事
爭泮礪以向下風矣臣無任皇恐待
命之至

二十五日得

旨卿輔弼首臣清忠端亮立朝大節朕所孚信
方以國家重務付卿統理宜益盡心匡贊以
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文肅王公文集卷三十八

審請

建儲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瀝密誠具

題臣惟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爲功故周書有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臣雖不敏久服斯言竊觀

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於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於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改選

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羣臣不得激聒再改於是羣臣寂然奉之

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

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

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

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寮禁之春坊而其舉

行之典又必在於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

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於諸司

造辦罷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八

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致稽延日期

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日皆以激聒而

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

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壓矣臣新從外來相見該部該科諸臣

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竊伺之口

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

渙汗之言蓋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我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效犬馬報

主之誠而不欲使外廷知其言出於臣以復蹈

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繕寫不託吏

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文淵公文集

卷二十九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起此時人未有請之者

中

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感美皆歸之惻惻而

天功總與於人謀則臣見曉曉之從旨時占懼

死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於班行矣臣臨啟不勝悚

懷愛

主之切緣係手書字畫潦草伏乞

奉

諭諭元輔卿公清正重朕所倚賴今因寒暑

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仰出觀卿

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奏稿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令奏行廟堂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以今皇上年往

尚少儲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日王是

聖祖廟公文集

卷三十九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一異營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

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答並封

聖祖諭疏

題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重朕所倚賴

今衝寒馳驅疾風示忠勤可加朕心敬慰

家出與卿一見非舊遊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奏奏料當悉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難去茲有旨令卿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况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彼封王是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也東宮也朕朕遲疑未決既

祖訓中有所稱中宮尚少倘後有出冊

祖訓有科要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少待後日甫處以情以理

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願貴戚自去國

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

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辱宮室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廢子年已至十餘尚未

有侍嫡之意乃育今日之儲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其爲易也

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曰中宮太子

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曰中宮太子

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命曰

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嫔皆分母之

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生與此同與

其曠日延久以待將來未定之

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盛美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冊一併封王

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肖道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論自來行

欽此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

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竊思

臣以私情又藉

嚴召今雖衝寒疾趨而來然前此遲慢之罪已

萬萬不能自贖竊冀我

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惟不加罪重以

恩賜辭養慰勞兼至

皇上真臣之父母也蘇母之於子臣得

養疾痛則子之事父母豈得不盡心爲

承顏順志而敢復顧外廷之口吻哉臣

已之名譽乎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

心有不言同然之公有如一時之惜宜未

能傳之萬世而無弊一人之裁斷未能

之與論而無疑則臣之心終有未安者即

如

王文肅公文集

卷三十九

兄以爲必如此行萬要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

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

使

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

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之類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臣謹依前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

聖明採擇施行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從後着可以助今愚義

鎮服人心耳臣不勝惶悚迫切詞不盡誠

尋奉

御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貴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設備以偽亂真哉朕令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贊

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疏

題今日再奉

皇上手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

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設備以偽亂真哉朕令卿所

報稱萬一而況此不過將順

德意贊成

感舉有何費心敢當

皇上再頒手筆特諭臣不勝銜戴激切之至謹

題恭

謝以

聞

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

聖諭昨禮部官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此

諭一傳臣等以爲

聖心大明

聖斷大定人情可以無疑昨者臣錫爵歸至寓

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宗

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紛飾如此之過舉將來

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於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

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所奉

聖諭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

聖心愈晦不得不畧露

前論中所云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

冊立之期及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

一分指望甚而懷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費心特諭卿知欽此伏惟

皇上至聖至明事求法

祖而復

枉虛懷於曠著

借聰聰於弱竟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故臣前者密陳懇惓之愚欲

使機發在先權歸自

上以預杜外廷窺伺小

之事欲使禮從爭久正以善成

皇上崇隆伉儷之心乃

聖諭謂不學他人假借以偽亂真尤爲光明正

大非臣愚慮所及今蒙

擇用所擬前諭即發禮部施行不惟

聖心洞然表白於天下而一時都僉喜起之交

手足腹心之視亦可照映千古垂光史冊

矣臣至愚極陋感蒙

皇上如此深知如此篤信即粉骨碎首尚不能

期於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於衆人

而後後可以必信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廷訥府如此所

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

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止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

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即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

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錫爵所以密引漢唐

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安萬當益誠有慮於此也乃諸臣尚未

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本

勅即行畧無爭執愚愧以赤心爲

生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偽亂真何故自處於展

轉可疑之地既

祖訓爲必不可守何及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

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

召臣席未暇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誦必不可

一日立

朝此臣錫爵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者也臣等不勝惶迫

哀懇之至

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及復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

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尔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通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恐以偽亂

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察爾等輔弼之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據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王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懇救建言二臣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一本俱爲

冊立事欽奉

特旨着革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臣初入

朝本望爲

皇上處畫家事調停衆口以致涓埃萬一之報

而畢竟又以倉皇失措奉行欠妥致延臣

重復生疑上子

威怒此皆臣愚不能專

主鎮物之罪也本當準出待譴錄同官臣志寧

臣位皆以自陳尚未進閣而臣錫爵身當

事會本發臣手不覺神鬼戰越愧汗淋漓

(竊謂

皇上所遵者

祖訓所信者

聖心今日之舉惟臣等二三左右近臣能諒之

而在廷老成之士亦能諒之至於書生少

年原未習官闈之事又未見臣反復規勸

之言忽見

諭旨發中與下年

成命不合轉相驚惑實有煩言此諸臣愚妄之

罪自招

嚴譴夫復何尤願今

皇上所遵者

祖訓也而

祖訓原許諸人直言時政所信者

聖心也而

聖心自井庸衆所能測况朱維京官至九卿

王如堅職居言路而其所陳又不過援據

上年

諭旨非如前此無端譴詆造言生事者

皇上但將此輩置而不理使科部諸臣傳

諭曉之人心亦自可以漸定今

赫然震怒罪至永成極邊不但從來建言無此

重典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皆將曹起而疑

曰

皇上盛德天覆汪度海涵近來妄言之臣有直

斥

乘輿者並未見發怒重處而獨爲此

建儲一事

疾雷震霆朝發夕下不知

聖心何所內疑何所欲諱而忽至此也悠悠之

徒愚者多而智者少此聲一傳則

皇上欲以禁黨而反生讐欲以威衆而反惑衆

矣臣一介紳茅仰荷

皇上渥眷深知起金轡古前者自陳疏中謂非

常之

恩常情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今非常

以此見信於人今領事方新正擬從容將

舊件可原之人

之功未効而屬此非常

請錄用而眼前二臣遂不能救解以上累

處分天下之人又必將曹起疑臣未入

聖德何論忌者將平生信臣之人亦且交口

國門之前寂無一事既入

臣攘臂擊臣矣伏望

行之

皇上俯念臣千卿萬里而來非貪祿位

旨今次所蒙素所倚賴之

特省臣面亟收二臣發遣之

褒其驗安在况維京疏中明責臣奉

旨則臣尚能勉供職業望見

効即行有同胥吏雖未悉臣苦心而其言如此

威顏如其不然臣惟有藉藥自繫而死耳臣不

皇上處之是爲臣處也臣不以死力效是與聞

乎

勝惶迫哀苦之至

皇上之處也臣敢身萬苦度日如年而當此衆

諭札一遭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貢誦訓

口交管之時以擔手載誤

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既卿今

國之罪

復懇悃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之

皇上請發慈悲試加深省若

聖諭疏

聖怒一日不霽而臣有可一日在位者乎若二

題今日欽奉

臣竟從發遣而臣尚有可觀而見人者乎

御札二道一諭內閣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

臣之不才素以區區直亮見忌於人

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
恐有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偽亂
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令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欽此

臣錫爵又特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三
番訛訓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
既卿今復懇個陳故已免發威嚴特諭卿知
之欽此該文書官劉宣李文輔陸續恭捧到
閣臣等叩頭伏讀且悲且感自維職忝疑
不誼同休戚金鼎

國體至此大言至此而肉不能爲

皇上對揚

休命獨滌煩懣外不能爲廷臣分解積戾力排

橫議臣等失職負

恩之罪死有餘慙昨者連進兩揭蓋姑爲調停

勸解之說以明

聖心以息羣訛而非徒自爲一身毀譽得失之

計也茲奉

聖諭內云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

見之臣等讀至於此不覺流涕交頤愧汗

浹背顧自非禽獸草木豈有冥然不知

皇上之心事怒然忍見

皇上之受誣者特苦議論卒起非一時口舌所

能爭傳播人多非二三近臣所能勝然

皇上之心天地知之臣等左右知之即在外九

卿老成之臣亦知之其饒舌衆訟紛紛不

決者大抵一衙門不過數人而數人之中

又不過朝道聽訟夕塗說中傳說而乙認

真初非有真知灼見可與之較是非也若

天道有知則彼口舌罪孽自作自受

皇上何苦以

九廟社稷之身而反爲之茹痛銜恨擔煩受憊乎孟臣等嘗謂方今爲臣甚易爲君甚難爲臣者不論事之成敗理之當否但爭論得一事攻擊得一人自可終身借以爲名豈不甚易至於

皇上一出言一頓笑萬目所注視萬手所注指窺伺揣摩求全責備無所不至此自古人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九

君之難類如此而不獨

皇上今日之受誣爲可痛恨也臣等伏荷

恩知無階谷報聊以此寬解

皇上之意至於朱維京等狂愚觸罪而臣錫爵猶曲爲之救解蓋以

聖怒愈甚則羣情愈譁而受罪之人又反戛以爲名不如一切小恐以平淡處之即此亦

是爲君難之一端然非我

皇上量包天地心洞日月何其

止輦轉圜之速而納污藏垢之弘如此且再懇特諭尤費

精神此臣等所以共切感激而臣錫爵倍深慙愧者也除原奉

手札三道內

諭臣等二道珍藏閣中斜一道已發吏部抄行

進繳

請會議

冊典疏

奏爲謀

國無狀人言朋與懇乞

聖明亟勅多官會議共成

大典以安人心事臣自惟年識昏眊智計短淺

昨仰承

明命不能倉卒詳決致累言官除已具疏哀懇

蒙

恩寬宥外顧今

大典未定議論益煩臣志未明蒙謗已極甚且

有以臣爲詭合爲要寵爲諂功爲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管者臣雖百口亦何能辨

第念諸臣之言多據經執禮之見人所易

知而臣之一身在

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即如昨者臣再

上密揭從容苦勸而

皇上又再頒

手諭徑從獨斷處分往復之間臣可對人言乎

不敢對人言而敢辭今日之謗乎適方

王茂蘭參政集卷三十九

疏欲少自明心迹以去會接

聖諭備述臣兩疏懇請之言則臣果詭合乎果

要寵諂功乎果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否乎臣之至是知我罪

我自可以忘言顧臣之所自信者此心耳

所仰信者

皇上之心耳而一人之見聞輿論有所未協一

時之應對典故齊所未詳況當此疑議紛

呶之際所謂衆口銷金衆力挽樞之時臣

之驚惶而望其赤手補天必無幸矣昨日

六科十三道及禮部四司官共至臣朝房

謂

三王並封之

旨終屬欠安責臣不能固諍而臣又新奉

御札責臣不肯擔當臣之處此以一身之計而

言則

皇上恩重自當排群議以力持

宗社之計而臣則外廷言多尤當集衆思以廣

益蓋周書洪範有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今日之事正可謂大疑而

皇上既已謀之於心矣至於滿朝卿士片曝願

獻之誠內有可爲

皇上決疑者何盡忽而不採乎臣前

闕方新所有醢鷄之議已盡效於前三揭之

中即復更端其詞終不能仰裨

宸斷萬一而徒使

皇上有獨任一臣之嫌使舉朝有意外不然之

慮使天下後世有有君無臣之歎使臣在
蒙垢忍辱一日不能自安之苦臣無足惜
如上累

主明誤國事何哉臣前疏固言千鄉萬里而來
非貪祿位至此何惜一去但恐

皇上以臣之去而益罪言者故今日復覲願進
閣謀於同官二臣懇請

皇上急勅九卿科道衙門會集

閣下詳議

籌稽

歷朝之故實會

第三十九

李

祖訓之深意定

宗社之鉅典蒼臣民之仰望則臣雖以身爲謗
數亦甘心矣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奉

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誠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始待數年耳又何疑恐卿爲首
輔已屬諄勸故爲權宜本復畏因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

請面陳

冊儲事體疏

題今日蒙

發下臣昨請令議本奏

聖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第三十九

李

聖祖垂示子孫永誠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始待數年耳又何疑感卿爲首
輔已屬諄勸故爲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

陋淺見寡聞不自量力欲以區區至誠感

動

天地遊要功好名之嫌而一時登對欠詳心思未到以致外廷疑議轉生連日喧譁不定使

聖心焦勞於上同官憂惕於下臣蟻蟻氣力委難支撐以此只得疏請延議期於爲

上解紛而非徒自爲逃謗地也茲奉

聖諭二則曰是亦疑朕二則曰不必自惑夫以

臣之闇劣自惑則有之若謂仰疑

皇上則臣數千里辭親茹苦而來端爲何人何

事近者密勤

皇上從中獨斷正恃此心之不疑也顧惟天下

之事有理有情有勢

皇上所執者立于以嫡之理所念者

中宮伉儷之情而所不可以口舌爭不可以

威刑禁者群翼沸騰積疑難解之勢臣區

區大馬之忠苟利

社稷身之膏原橫草與人之射影捕風皆能其之但恐徒捐此身而無益於

國徒任人謗而適以辱

主以此日夜拚心流涕而庶幾伏衆朝之公論

或能轉移萬分之一耳今會議之請既未

蒙

允從而群臣又日譁於臣之門臣力窮矣臣苦

極矣心之精微又不可盡筆之章奏計惟

有觀

臣之闇劣自惑則有之若謂仰疑皇上亦可曲聽蓋臣聞臣視君猶子視父母母子

出外逾年而歸至其家則必先見父母母問

起居上飲食而其心始安今

皇上遇臣真如子臣之今日亦又出初歸問

起居上飲食之時也乃半月在官

天顏未睹臣一念羹牆之戀何能自安伏望

皇上不待常朝

賜臣一見以親承

穆穆之容於以面奉

諄諄之訓因而將

累朝典故與今日人言之所自起備細敷陳從

長商議務求得調停至當之術則臣此來

爲

主任謗一番亦可粗了心事荷延喘息矣臣昨

以待罪不敢進閣因不忍坐視

皇上焦勞隨謀同官今日復勉入候

旨臣不勝竊沐哀祈之至

誤答

聖諭引罪請改疏

奏爲自省答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事該臣前於正月二十八

日揭請

俯從初議早定

大典又於二月初二日再請

旨見面陳緣臣本爲密臣義無顯諍故此二疏

皆不用具銜奏本以此未蒙

陛下既而思之使臣自反無過則以身受誹使

善歸

皇上可也使臣自反有過而消沮自諱謹以稽

帖數語案責使天下不知臣過而各反移

之

皇上謂此心何哉蓋先是

三皇子並封

諭下會臣以自陳在家

王文奎

中使守等回

奏彼一時察察既不在前書籍又無查考止

據臆見匆匆具答雖首尾詞意主於

冊立一說而不合拘守閣中故事兩票並擬

其誤一也答

諭之後始從庶子瑪琦借得

祖訓觀之乃知立嫡之條原爲藩封入繼而言

悔不早見爲

皇上分解其誤二也又初奏立嫡立長之

諭臣見老成相告以爲明委亦遂自信謂可知
煩再執而不和

三王並冊禮臣無可具之儀

明旨數更天下無可憑之信其誤三也臣有此

三誤難

皇上終以無心恕臣之過以屢揭察臣之愚而

在廷百執事以

祖宗典故責臣臣愧

祖宗矣以

皇上過舉責臣臣愧

皇上矣以天下後世舉端責臣臣愧天下後世

矣昨者恭請廷議一疏緣方上自怨自咎

之揭不敢重復賡

聽今撫心內省畢竟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

之說正而嚴臣之倉皇陳荅不如諸臣之

慮深而遠用敢明白具疏自効引

會典內檢舉差錯之例伏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使

聖心早白於天下愚臣亦可少謝於人言臣不
勝惶懼悚切之至

初八日奉

諭札一道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

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詢不知是何人

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諱

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

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

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朕

是如此俱不必封少候二三年中宮無出將

行冊立

請

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題昨臣認罪疏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

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諱祖蔑

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

自認錯置朕何地哉正爲卿舍恐欲商
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怒以辜朕意既是
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官無出再行
立欽此臣連日正在席藁杜門間該同官臣
志臯等備錄

前旨示臣倉皇伏讀既仰見

皇上爲臣而含忍諸臣不勝感荷又復見

皇上爲諸臣而責備於臣不勝驚悚顧惟主使

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

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執議道路流

言而皆受人主使者也凡人有勢可憑方

能挾制未有以人臣劇主處不順之勢而

可用以挾制者也且臣聞蛇雀異類尚知

感恩艸木無情猶能向日未有稟血氣心

知之性受

殊隆特達之恩居

禁廷帷幄之間明臍腑腹心之託乃不與

皇上一心而與衆人主使挾制之徒爲黨者也

臣有此不肖之心天日鑒之雷霆擊之獨
念天子置輔弼總臣職在持衆美而效之
君揚休命而布之下昔孔子得門人子路
尚能使惡聲不入於耳而臣愚顧反以身
之惡聲波及於

上輿言至此涕汗交流以此急於自認差錯使

皇上之誤皆歸於臣蓋實欲借此服衆而非黨

衆意在除讎而非激怒非

皇上誰憐臣者至於並封之

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舞而直引爲已過亦自

有說蓋連日繕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宗朝曾封爲王然葬王之時廢於

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

封王之命而再辭三年

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

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

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

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

去年之

命既改於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敗於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聖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禱之

須詔

恩而

詔書內所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

大婚有年

熊祥未協又猶冀彼時不能待嫡之意

此

詔一顧深山窮谷九夷入蠻之入皆知之而到

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曰虛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

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

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

朝者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合恐之心莫若遂以此狐疑之計

使

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

非千古之快事哉然

聖諭所謂紛紛疑訕之口不惟

皇上不能受雖臣愚亦不能為

皇上受今不可遽稱從衆論中止以上奉

兩宮聖母慈諭下從

皇后

皇貴妃懇請為辭使外廷聞之皆知

聖斷自中原不受臣下挾制庶亦見臣始終為

王無一毫黨眾之心也外有抄錄舊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咨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臣伏蒙

皇上寬恩赦宥重以採擇躬堯感極涕零因敢

盡布其款款之誠如此謹具

題以

次日隨奉

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心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爾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眾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而觀恩盡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已而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四

再請

定冊典以息群疑疏

題該臣昨

進揭帖并將抄白

詔書附呈

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齋捧

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眾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而觀恩盡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阻
衆疑阻欽此竊念臣職忝燮調地居表率而
物情朝論一旦紛紛至此以上累我

皇上動心動氣費神費詞皆臣奉職無狀之罪
也茲者伏蒙

皇上推心見信洞然不疑匹夫相知猶以死報
受

知如臣而猶有附衆疑阻之心者非臣也猶有
隱忍不盡之言者亦非臣也顧今

聖諭所謂疑君侮上朝綱倒持者然嘗詳議初
起之時臣尚以爲各衙門不過數人欲論

而解之乃今始知衆疑成城卒難消釋譬
如病熱之人以涼藥遏之則愈熾以解藥

散之則漸平故臣前此密進平淡處之之
說而

皇上亦已爲臣含忍莫合忍而衆尚未定則其
說更有可恨可駭之極而臣一向口不忍

道筆不忍書以待

皇上召見面陳者今衆得不起

皇上之信臣一一昧死言之蓋先是

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歷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成臣直任以爲

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始

命下則人更從於嫡字起疑有謂

王文簡公文襄

皇上之於

中宮訟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不

利於

中宮以爲奪長之地者喪心之徒其敢出此

妖妄不祥之言搖搖滿朝士大夫之膽一

至於此臣初聞之見毛髮俱立涕淚橫

流呼呬天地爲

皇上誓其無他而幸甚

聖諭偶及

中宮見在

御前之事則臣言愈專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

前定

皇上所見者

中宮今日之無恙而未能保過後起居之常

調則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臣惟懼親臣

真不忍見

君父受冤之極恨不得剖出肺腸碎裂頭腦明

白此一件大事所以再有前日之揭而不

忍遽露今日之所聞蓋誠望

皇上能自悉之言表而不必更汚舌也今

聖訓既未允從却欲處一二無禮之臣夫人臣

而無禮於

君臣自當爲鷹鷂以鷹之敢尚爲之游說願聖

至尊舉動必先有以爲之之心而後可以

小人之口必先自處於無疑之地而後可

以施不測之威耶如近日朱維京輩之處

不爲輕矣而群疑益洶流言轉多可見此

等羣輩之輩禁之愈諱而

皇上雷霆之威欲伸反屈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

侮敢爲黨附至於

尊恩之典請一以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

希覬敢爲蠱惑者若

皇上果執遲立待嫡爲綱常則

果朝列聖不踰年而冊立處于豈皆不傳於

綱常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料曉曉小臣

必又以此爲反唇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

愈不服矣至於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

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

亟諭禮官從隆具儀

上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並

寢衆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瞻

泰山之重支持萬衆之口願

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別處之策臣隨

疏言要不知所云

奉

臣等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

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燭出非有他意亦

無端小臣誣捏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

爲舊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朕其謀

殺還候旨行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

密奏

受

恩臣錫爵謹具副本密

題臣蒙

皇上始終垂眷出入注思其

恩原與前後諸臣不同而

王百計爲

國亦何意自同衆人存一

前此在籍時聞同官王家

豫教一事件

臣以此凡有規諫皆不以爲子而以爲此

臣赤心苦膽天日之所鑒也既而羣少年

望影疑形肆口唾罵臣恐過歸於

上一切吞聲受之此臣爲

主受辱道路之所憐也即今患病乞骸原不

以去就要

君但護者方以

冊立大計比臣於李林甫許敬宗亘古漢國

之臣臣心事既難自請又不蒙

報委曲將順願使人愈盼愈遠若無下落家屏

之早歸反留得知止不辱之名而臣之感

恩戀

主顧使人愈賤愈鄙如坐淪炭豈不苦痛可哀

之甚我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憫臣千辛萬口而身不

得一事而掩腰滿體焚心灼肺所冀必

不可一頓居者

特假顏面再示腹心將臣所責定期象教二事

量准一件令臣出可見人可謝母亦不

在我

皇上連年如此深知如此厚待也入有一說

皇上既爲臣等重處陳泰來妄言之輩則必使

臣有言聽計從之驗而後主張得定消受

得起若徒使諸臣受罪而臣無一事自解

則此輩又將謂

皇上與臣轉相藉口以伸其

冊立之憾臣迹愈晦臣身愈危就使犬馬之

病可痊銜結之恩未已而朝班誰復容臣

臣雖欲不負

皇上不可得也不勝窘急計窮力殫手書一字

一淚伏望

皇上哀憐造命至苦至懇

答

聖諭并請豫收疏

三文肅公文集

題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齋

御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亦具悉愚想前

有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日亦未爲遲以

待嫡出非有他意奈無端小臣誣捏疑朕以

至於此深可痛恨卿爲首臣既知朕心又何

避怨亦來迫朕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伏念

臣至愚極陋仰恃

皇上千載殊遇俯自其一二亦敢進所憂聞

罪當萬死而敢言

如此臣何怨之敢避亦何怨之足避顧惟

古忠臣事不避怨者謂身任怨而遺其

以安也若怨歸之已而君不得安甚若或

疑外生疑一年深一年一日多一日使

聖心爲臣而反晦

聖德爲臣而反損則臣敢無懼乎天下抱非常

之疑臣有非常之懼意

皇上必有非常之舉動可以鎮羣疑而安衆心

乃今待嫡之

諭三令五申反執人之疑以破人之疑而臣之

懼益甚矣然

冊立待嫡猶曰有名至於

出閣講讀原無關於待嫡事極易處而特又

已極遲臣前奉

皇上別處之諭因與同官二臣特尋此處法府

稍爲外廷解紛今并此不行而臣之懼益

甚矣臣聞明主舉事必當審於天下

使之共知亦所以信大臣之心於天下
責之任怨今知

皇上者獨臣一人而不知

皇上者且有千萬人臣縱欲以身爲

皇上任怨亦必使身立於朝而後可以任怨也
今千萬人不惟不知

皇上而且歸咎於臣之獨知臣之身可一日立
朝乎不可一日立朝而又誰爲

皇上任怨乎警之以身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皇上臣之腹心也使心之令僅行於臟腑而不

能行之榮衛手足之間則腹心豈有能宴
然無恙者臣以此連日疾首叫呼舉體成

病而同官二臣亦且見而哀之合詞具奏

爲臣懇

請矣然畢竟不敢以疑待

皇上不敢以難事強

皇上惟有先行豫教再約近期爲易知易從安
上安下之別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說以實

宸嚴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衆更始姑存臣萬里歸朝之

面皮以爲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臣

辱而榮矣此係公事原非臣一人之責任

但羣臣見臣受

皇上如此之深知如此之

特眷其責臣望臣自宜加倍雖臣亦自信以錫

堯之愚必不盡格乃今臣之未到也長幼

有序不遇懸隔歲之期而臣之既到也始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庶忽分反改至數年之待在下則疑爲逢

君在上則疑其爲迫

主可憐辛苦絕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

此不忠不孝之名臣不忍見

皇上之焦勞

皇上亦何忍見臣之狼狽酬

恩負

恩決在今日矣臣不勝涕洟哀懇之至除

御札傳藏外謹具

奏以

聞

備陳往事力勸

冊儲疏

題昨該臣等仰承

聖諭各以臆見具荅想此時

聖心洞然必以轉圜從諫臣等自可無言顧念

臣等揭中之語總不出於屢疏之言而

皇上不決之疑或更有出於尋常之外何則

冊立像教非利于

皇長子也非利于羣臣也盖利于

皇上之身利于

皇上之

宗廟社稷也

獨徘徊再三竄犯衆疑而不顧臣等已仰

知

皇上內大白日之心萬萬不如忠誠之口求其

說而不得且妄爲之揣度竊竊意

皇上方秉國御極祿壽萬年或以春秋方雷

可以姑待歟抑或別有所諱忌而難於創

舉歟臣等謹搜前史撮其善敗之迹列且

如左惟

皇上聖覽焉謹按自古早立太子而早諭教者

莫如三代而享國長久之主亦惟三代爲

多如商太戊立子仲丁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立子祖庚在位五十九年周穆王立子

緊扈在位四十八年西漢之君惟文宣景

盛而立太子最早東漢惟明帝在位久而

立太子又最早惟晚唐之君惡言儲嗣數

世相傳不早立太子而享年最短國祚因

之宣宗時魏謩請早建儲嗣使正人輔導

且言且泣終不聽長子鄂王溫無寵愛第

三子藥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久不建

東宮後乃以藥王屬中人王歸長等使立

之而左軍副使丁宗實竟以爲太子

是爲懿宗懿宗又不立太子

行深等立上少子普王儼爲太子諭四兄而繼統有唐遂衰以至於亡蓋父無成命則諸子異以爲利君不決策則奸臣藉以爲功既蔑長幼之倫亦開兄弟之讐成則偏敗敗則兩傷自古及今未有不早定儲而異日無禍者楚共王多庶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人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

九

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宋仁宗時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不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而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因倉卒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我帝始感動立太子而宋祚安諸如此類善敗昭然

皇上試取前史虛心平氣而觀之足知

早建太子上可弭根本之慮下可貽支庶之安以

宗社則有磐石之休以聖躬則有喬松之壽

皇上亦何諱而不爲何苦而不決哉臣等不勝犬馬之忠伏伺

俞旨與普天率土恭賀天子萬年謹具

題以

催發閣中密奏疏

題昨該臣與同官臣某臣某連上四揭伏候俞旨經今數日不下伏念臣之不肖謬擢主知每有獻納蒙

皇上批答如流未有停滯至此者且其所言原不曾黨附衆人必主今年

冊立之說其理易明其事易處臣一槩與外廷諸疏

留中以此連日以來人心轉益洶洶抱非常之
憂與不可知之懼者其言滿廷若臣則既
爲

皇上腹心之臣亦頗知

皇上腹心之事臣之憂懼與衆人不同臣所憂
者

皇上耳煩於言心煩於慮有鬱而不得解有怒
而不得伸或至精神結滯寢飯失調此臣
之所爲

皇上憂也臣所懼者

士

皇上方踟躕却願以待人心之定而人心久之
不定或至美反成過信復變疑使匹夫小
人得睥睨

宮禁之事游談橫議得把握

朝廷之權此臣之所爲

皇上懼也臣今進難見

皇上之面退難擇衆人之口如臣之面而子不
能操藥父母怒而子不能爲筆臣身何惜

臣心何安爲此日夜傾耳瞪目以俟

德音之下雖詬責交辛不敢言羞疾病支離不
敢言因七十九歲老母委頓近

京百里之內不敢言私竊有

皇上賜永不取服積有

皇上賜金不敢用考滿過期而不敢報餘忠欲
獻而不敢陳誠自念數千里衝寒茹苦而
來於此不用其誠更於何處用誠於此不
得其言更有何事可言此臣之所以飲泣

呼

天錫紫已束而猶戀戀於一日之在

朝以冀望

寬恤之色冀承

睿款之音者臣之誠懇天地所憐亦幸

皇上三思始終

召臣之意爲何臣屢勉赴

召之意爲何

臣愚言

備垂批荅或確訂明年之期或先頒出關之
諭使羣疑稍解

朝聽不諱

皇上歡然舉萬年之觴而小臣亦自慶都會一
堂之會矣臣不勝企悚迫切之至

擬進東征

勅諭疏

題該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
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

三才圖會卷四十一

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林茂密馬不得馳

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加以疫癘盛行

糧艸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大有可懼

憂者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

勢難長驅已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

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因之而生東虜伺

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無安枕

之日也臣等竊爲此懼因思大兵旣發難

便撤回惟有添兵以壯士氣布

後施惠以安人心庶外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

將帥鼓勇謹僭擬傳帖二道一

諭東征將士一

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帝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朝鮮

朕遠惟東人後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慮

肆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

不避艱險生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

三才圖會卷四十一

之功所望尅日蕩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

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守方同重念爾等

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病死傷勢

所不勉朕用是痛心流涕臥不安寢已令所

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賞赴軍前從宜犒賞優

卹仍一而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

一而行浙江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

爾等財力有餘得以安心戰守早夷大慙永

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懷勉圖報稱垂

功名於竹帛流而於子孫銳哉故論

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接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已適見經畧宋應昌奏稱兵力單弱糧艸不敷恐有疎虞前功盡棄你每職司兵食義當并力一心共濟國事所有合用糧艸戶部一面發銀或從山東海道召商高價糴買或就近輸運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穀半年之用兵部一面催新調精兵前往接濟征剿其

見在久戰傷殘及馬兵不習地利者行令斟酌退回務使餉可資兵兵不糜餉早平大寇庶寬朕東顧之懷其或彼此互相推諉以致緩急誤事責有所歸故諭

引疾乞休疏

奏爲愚忠未效宿疾已纏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保餘年事臣今年六十歲精

消骨立已非向用之時而臣母年七十九

歲口養膝寧更抱垂危之疾祇緣

聖恩深重

嚴召頻番不得已抑情扶病母子分道面來今

入

朝五十日矣日夜延其首而望庶幾未得見

母且先得見

上

國計無補身計尚得苟安乃連日以來積誠

既阻於

面陳累疏又未蒙

王文肅公文集

去

批答

上之責臣則曰何故迫

主下之責臣則曰何故阿

君夫阿則不迫迫則不阿而臣不幸兩受其名

何以自安曩臣密疏中首以大臣入告嘉

謨出歸后德爲言區區之誠以爲不自明

乃能明

主先將順乃能匡救而術疎道左竟使

主德與忠忠兩晦法言與異語俱窮又何以自

安方今天下事種種可憂孰非臣等腹心之職所當料理而目前大本大原最先最急之務已屬支離則不惟身之不能自安而其究不敢可否一事進退一人誤

國家誤

杜稷咎將誰任此臣之所以日坐針氈夜倚驚

枕前憂

寵而後憂罪者也臣素有頭眩怔忡脾虛嘔痛之疾至是俱發會臣母至而不入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一

七

京同官見臣狼狽涕洟之狀勸其且迎母入

稍慰目前今臣母入矣而臣病益甚蓋煩

憂非倉卒可遣心病非藥餌可醫惟有解

官一去使此身幸有逃責之所而後可及

治病耳伏望

皇上察臣言之無用則不必用其身憐臣志之

不終則不必終其任

俯遂所請即令致仕回籍以終母下餘年臣雖

負

愿不久誤

國庶亦可藉口知止之義而永全

皇上造命之仁矣臣不勝流涕懇祈之切謹具

奏以

聞

初九日得

旨卿奉母赴召遠來足見愛君爲國至意國家

多事全藉卿殫忠竭謀匡扶佐理偶疾不妨

暫時調攝安可即進閣辦事吏部知道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一

七

分解吏部事情疏

題昨日蒙

發下吏部回話本該文書官劉宣口傳

聖旨這回話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

官罰俸二个月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

淳熙等都着革職閑住劉道隆既論劾如何

含糊不指名也罰俸二个月欽此臣等因見

言出該科事關

聖斷且吏部原覆拾遺之疏不動一人委屬欠

妥

皇上所疑據理未嘗不正以此倉皇照依

傳旨稟擬既而細訪外論今年考察係郎中趙

南星專管雖意見可否之間時與臺省有

異而執法之公任事之勇然仇不避請託

不行則南星以此自信臣等亦可以信南

星者特其抑揚太過情或可原至於本部

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爲之認罪亦

或其體統當然而不可深罪也今幸本末

發下倘

聖意尚在踟躕不妨從輕處分量爲罰俸以全

吏部之體其罰俸多寡一憑

聖裁所據虞淳熙等在該科以爲當去在本部

以爲當留臣等竊謂議當從衆理責折中

合無將虞淳熙楊于庭降調外任以從公

論袁黃仍候征候事畢議處伏乞

聖明一併裁斷施行

謝

賜豬羊粥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一日欽蒙

聖恩以臣病患

特遣

御前驛子李虎

頒賜臣鮮豬一口鮮羊一羴甜醬水茄一鐺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詣

闕方新沉痾煩劇所不敢預乞短假而即請

長休者蓋心慙於負

國志決於引身而不欲援病臣在告之例以

于

聖主推食之恩也乃茲

溫綽方頒

大烹滂辱玉粒備茲芬之款金張康毛鷄之牲

而重以中使親臨光于蓬蓽臣採薪不任之弱體

寵未定之憂覓至此愈增其憤越矣願惟

聖念惓惓若此不過欲臣之早出而臣亦豈不

願颺勉加餐以圖萬一之報所愧愚忠未

效世責日加徒叨醉酒飽德之

恩而不能效和羹作醴之用雖有移孝爲忠之

志而不能矢難進易退之操誠恐愁病益

深而報

主終於無日耳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上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辨論閣中事體疏

奏爲閣臣權輕責重無故棄疑乞

容解職避賢以免辱

國事該臣錫爵連日發病杜門獨有臣志皇

臣位在閣辦事區區之私祗以

大典未舉連揭未報無以肅清朝之公論爲憂

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昨者見禮部郎中

陳泰來有疏論考功趙南星之得罪疑臣

等主使盲官擅票

嚴旨臣等一見其揭相與駭歎以爲白晝大都

之中

聖主獨斷之車在內則有文書官往來之傳

命在外則有會極門出入之記籍而小臣妄生

議論如此此出於不知何足與辨繼而通

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等交章論及亦謂

臣等有憾於吏部虛傳

上怒乘機處之乃知悠悠之說入人已深而臣

等閉門默坐雖逃意外之災剖血自明徒

爲妬婦之口所符者

天語之傳行

殊筆之改定

皇上自能爲臣等證明可以無辨也而趙南星
見在臣等曾否干預考察一人可問而知
惟九卿拾遺例該閣臣竟自惡處而臣等
鮮自以新至領事恐見聞未及一一問
於南星南星謂李尚思當留則留之謂余
懋學張積當去則去之此南星本心亦自
明可以無辨也當吏部話本未下臣等
以南星材繩可惜且所坐之罪小又爲之
具揭救解文書官劉宣云

聖旨已發今劉宣亦見在可以無辨也

竊因是而有慨焉閣臣之職要在承行

上命調燮衆心先年偶有一二招權作威把持

六卿臺諫者則人滿私門家頌盛德今

等痛懲其弊盡歸公議於外廷權輕於

羽而責及重於丘山善不敢自歸而過又

不容其分辨然則爲閣臣者何以易今

何以難入之論閣臣有言何以何以

以此其故可知而人心世道亦可樂見已

即如南星之事見有

聖明臨之在上憑何證據乃反以援救爲排擠

甚而頹文選之疏初未

發票亦謂臣等所擬

皇上試觀如此當面是非忽成說夢而況於曖

昧疑難之事乎如此部屬處分且成疑網

而況於軍國重大之務乎閣臣冤苦至是

爲極臣等雖有報

國之心而舉頭觸穿咫尺如漆萬萬無一事

可爲矣見今臣錫爵雖奉

溫旨勉留然愁疾轉深勢必不能復出臣志卑

臣位理亦當聞言待罪自今日上疏之後

亦不敢擅便進閣以冒貪權固

寵之嫌伏望

聖明憫臣等當事之至難受冤之至苦

特容解職避賢以免辱

國庶臣等心事不明於今日必明於去後而

一時紛紛議論諸臣齒少者漸以長位甲

者漸以尊亦會身當事任而思臣等今日之難者臣等不勝懇

恩哀切之至

奉

肯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亂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肱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人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該臣等乞休疏下奉

聖旨這等明白事情群小當朕面前輒敢胡言亂扯可見朝臣結黨亂政非止一端卿等股肱大臣爲國受誣乃任事任怨之所致朕因人言愈深信托既不必辨又何以避賢爲請宜出輔佐化理主張國事毋得畏阻吏部知

道欽此又該鴻臚寺卿張棟等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私第宣讀

聖諭卿等同寅協恭忠誠體國深契朕心近來士風澆薄變態多端群小窺探朕意故來藉口朋謀造誣攻激卿等朕眷偶疾暫時靜攝正賴卿等挽回世道以正人心若復避諱求退則國事愈淆政本愈亂豈朕倚重之意者鴻臚寺宣示朕意亟入閣任事用副朕懷故諭欽此除臣等各於香案前叩頭謝

恩詔臣志臯臣位隨趨入閣辦事另本陳謝外

臣錫爵見在移病奉

旨調理未克旅進班行有孤

注眷不勝惶悚臣等竊伏惟

皇上明同日月威並雷霆昨者處分吏部之事

斷自

聖衷親收硃票以常理言之本無可疑而外廷

紛紛如此其說有二一者不知

禁中之事而隨眾傳說遂以爲真二者雖知

臣等之心而故意激發使之必救然亦
來人情貴耳賤目貴少賤長之常而亦
其有窺伺朋黨傾害臣等之心也區區所
望但得

皇上言發中自然明白而不意仰煩

聖心爲之垂注鄭重灑翰淋漓至此既據實剖斷
於臣等所言之中又觸類推廣於臣等所

言之外且從容談笑不罪言者又得占帝
王敬而不怒無忿疾於頑之意此蓋由

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一

皇上以天聰天明之德而秉勿疑勿貳之心於
咄嗟獨斷之中而得鎮靜群囂之體即

聖諭所稱挽回世道以正人心總不出

皇上範圍之內而臣等又何容仰贊萬一矣乃

臣顧自惟今日觀面寬誣之事雖仰恃

聖明在上爲之作主而反之身心之間亦必有

余影內愧爪李生嫌而不足取信於人者

必不敢以一時遭際之幸而遂忘修省亦

必不敢因衆言疑謗之多而爲之引決獨

苦憂疾纏綿精神耗竭心欲奮而力不加
身徒捐而

國無補終始成全不無有望於

天高地厚之恩耳臣不勝流涕感

恩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已付同官二臣尊藏閣中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已知道了但國事人心正賴卿

調劑轉移肅清世道宜即進閣辦事以慰朕
倦倦殷望之意吏部知道

論救重處諸臣疏

題昨日蒙

發下禮部郎中陳泰來等本奉

聖旨陳泰來道所前省屢屢恣肆狂悖因未責

處心懷疑懼故逞刁惡欺君比於幼年將朕

獨斷處分伴作不知誣賴輔臣顯然亂政或

衆好生可惡本當拿問姑着從輕降極邊雜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紱陸朋生結黨淆亂政體都着降三級調外任俱不許朦朧推陞吏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上躬五帝聖神之資覽維辟咸福之柄而且問察不遺於微賤矜客每逮於狂愚百官萬民無不感仰昨者諸臣所爭吏部之事

蒙

諸臣等辨疏片言剖斷是非了然譬之霹靂一

二肅公文集

卷四十一

十九

聲幽潛震動太陽一照陰暄廓清妄言諸

臣自將汗顏禁口之不暇臣等方快觀聖人不怒之威而行且與諸臣共歸無諍之門矣乃今

嚴旨再下赫然將陳泰來等或從速請或從重降則臣等竊有所未安以爲

皇上處明諸臣處暗暗之不能窺明如隔垣而視其地限之而可以猜怨也

皇上至聖諸臣至愚愚之不能料聖如以夢爲

覺其識限之而可以量容也況今言路成開芻蕘畢效諸臣前此盖有明犯忌諱直

斥

秉輿者而

皇上且一切納之海涵天覆之中矣何至今日反爲吏部一事之忤臣等二三人之誣而重以煩

雷霆不測之怒乎且臣等觀陳泰來等皆新進少年不諳大體耳雖妄聞言雖無當而其

意固望

皇上之攬權獨斷也其詞因以閣臣朋黨爲名也今身反被侵權結黨之名紛紛得譴逐而去其勢將愈激而愈不平人持一是非家立一門戶恐

皇上不勝其怒而臣等不勝其爭矣伏望皇上少霽盛怒賜之輕處或將諸臣從輕罰治

以爲道聽途說者之戒庶

天威不棄於小臣而

聖德彌光於翁受矣見今

成命已下本不敢再有煩瀆但事關臣等而上

累

聖躬爲之發怒動火下令廷臣爲之懼罪諱言

臣等實不勝惶怖慚悚之至爲此具

題以

聞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終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

三十一

文肅王公文集卷之四十一

引疾乞休再疏

奏爲病臣力盡心殫再乞骸骨還鄉以全始終

終

恩造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又因人言與同官臣

志臯臣位合疏求退陸續奉

聖旨諭以暫時調理勉其承入任事且爲之暴

明誣枉披寫情懷而屬之調劑轉移肅清

世道之責臣孝不曾參而信逾於投抒忠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一

非傳說而託重於調羹有

君如此真百身可許萬嫌不避之時而區區疾

病口舌非所遑恤亦非所宜言矣但口舌

在人尚可恃

聖明之作主爲遜責寡過之地若疾病在身則

必待精神寧固而後籌策得據其忠氣血

充榮而後馳驅得盡其力乃臣連日以來

不惟頭眩腦痛日加困劣而重以疑怪難

明之證方書所不載者每一假寐半刻之

間則寒顫驚呼至於數回床榻爲之動搖

僅伴無不聞見雖醫官易大良用大劑附

子扶陽之藥投之終不能止也此蓋由臣

一向觸藩困苦失計危疑以致精神不復

守舍血氣不能充體念雖有欲據之忠欲

盡之力而宰物者已錮之矣况今時事可

憂正多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內有甲乙

異同之議論上有空虛難處之

國計下有愁苦易動之人心凡皆非病臣所

容偃息卧理者然此猶可諉之用人行政

各有司存至於

丹宸箴規之論

青蒲涕泣之言而身隔

九閭病餘一息竟無緣剖心血以報所

天接殷款而揚

休命則密勿輔理之謂何而臣疲癯疾痛中又

豈堪此負乘之憂曠官之懼也即今母病

久療且見臣憂亦憂見臣懼亦懼以旦暮

難保之命而當此風波巨測之時臣則已矣其如母何伏望

皇上察臣一身在事原無重輕憫臣二命相依實同生死

特賜骸骨還鄉養母以全終始造命之

恩臣無任懇激祈望之至

奉

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議

三

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

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

部知道

請釋久繫罪臣疏

題昨該刑部議裂雲南撫按官勘報李材功

罪疏另揭送閣臣等再四參詳竊以爲據

此一疏則材之報功原不可謂不虛而

皇上之罪材原不可謂不當但恨前此救材諸

臣不覈實事不持平心而但以人品學問

爲功伐以風聞影響爲斷案宜乎其說之愈長而愈激愈忤且愈重材罪也若臣等今日之論則不然夫

臣上所以怨材者爲其欺冒也而欺冒不同有實敗而掩之爲功有無功而飭之爲有亦有功在人而攘之於己者此其欺冒乃全虛不實之事不妨法外加嚴懲一儆百今據李材原勘之疏觀之當孟養告急時材實曾遣兵助戰獲有金沙之捷旣而孟養

進貢夷文又明稱

天朝賞發天兵則此舉旣不可謂之無功而其功又不可謂不出於材矣至於多報首級不還就有功之中以寡作多而未嘗以敗爲勝以無爲有也又不過據將官之報失加查覈輕爲人叙功而未嘗自以爲功也此其虛冒乃實多虛少之事律以周官八議之條正在所可議者則材禁錮數年母死不及視飯含家破無人給館粥顛連困

苦亦云備嘗

皇上既爲之哀憫行勘一番而該曹又爲之折中平議以覆臣等竊以爲連年諸司之激論俱不足憑止憑此一勘一覆而材之罪不掩功法不蔽律可槩見已臣等適又見雲南撫鎮等官交報緝緝賊內犯勢甚猖獗此項賊情原係材昔年督理之事今當緊急用兵正宜大明公道少弛文法以作邊臣任事之氣則久繫如材者不惟爲材可惜而爲地方亦可惜也此臣等最平之論原不爭材無罪但望

皇上於罪中原情或爲民或充軍使萬里馳驅之舊臣數年縲紲之餘命獲保首領以沒亦見

皇上慈悲放生無量功德耳臣等不勝企望之至

引疾乞休三疏

奏爲三乞

天恩早遣無用病臣以延餘命以免曠官事昨該臣以病再疏乞休奉

聖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議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奉

旨之後隨該同官二臣到臣榻前諭以

皇情注眷憊憊如此時事雖難身疾雖困不可

不強扶一出以待從容望見

天顏之後少吐赤忠求去未晚臣亦涕泣自傷

以爲臣於國家如匹夫之在江湖而皇上之倚臣如狂瀾之須砥柱昔孟氏於齊王

邂逅爲君臣耳非有積素累舊握手臥內

之親也尚以師命不敢請去今臣特逢遇

聖兩自問聞敦召託在心營業已感激自奮數

千里奔

轡而來願當此三陟告警之時

九重肝食之日乃堅臥不出屢傳

溫綸既負

君父之大恩亦犯聖賢之名教苟非木石胡能

忍心但古語有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畜無用之臣臣之今日可謂無用

矣精誠不足以動

天地謀猷不足以安

國家風采不足以肅朝端吐握不足以稱時

彥即使神完氣固尚可驅馳不過饒顏以

點
公集卷四十一

禁門數尺之地而已而况頭風痛楚心氣怔

忪且一日加僂於一日今天時花再入夏

而臣絮帽裹頭重鑪灼體尚不免寒顫奄

奄之息其餘幾何若復隱忍日昧綴空名

於

朝請糜日給於大官則恩亦將厭之而

但

仁君慈父無所用此殘魂假魄焉也臣知今日

多言實請爲負

恩然知其負而早去以避賢者昭所以報

恩亦知一事未成而去有愧初心然去不以爭

事而以引疾即所以明心伏惟

聖諭令臣權國事之重輕臣亦望

皇上權恩禮之重輕留臣之身與用臣之言輕

重何如也惜臣之去與全臣之生輕重又

何如也是用稽首哀號仰丐一日之

早放以延餘命以免臆官情迫詞窮無任惶悚

公集卷四十一
八
積越之至

奉

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春

積火上升兩目夜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召

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疑阻

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今日三

上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春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疑阻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宣讀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故事諸司奏章皆次日發票又次

日批行今臣之此疏蒙

皇上即時隨覽隨批不由票擬此

特恩也且謬辱以忠誠之

褒明示以勉留之意既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仍令其安心慎毋疑阻而復

加意鄭重

欽遣多官宣示此又

特恩中之深知非但羣臣之所不敢忘即臣之始望所不敢及也臣疲瘁餘息跼踖危衷

前此因見

聖心不白於天下委不能一飯下咽一夕安寢今既仰窺

皇上天日之明肝膽之信愛臣以德而不以姑息留臣以心而不以禮貌臣復何勞怨之敢避何身家之敢謀惟是連日正苦頭風困劇不便

朝參仍聞

聖體方在靜調臣子之心尤當以愛

君為重不敢遽勞

晉接更乞

天恩少寬旦夕使得從容扶羸策蹇以修職業

專精屏息以奉

大對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閣務繁重卿宜即出

以副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請處分銓部疏

題趙蒙

發下吏部尚書孫鑑乞休本該文書官杜茂口

傳

聖問孫尚書屢次託疾是何主意臣等因此仰

見

皇上留神銓務洞察下情不敢不據實以對臣

等看得鑑之爲人朴直端凝雅有大臣風

度自蒙

恩拔擢以來恭已以聽該司虛心以從公論臣

齊公文集卷四十一

十一

等皆望而敬之近雖以郎中趙南星事

及然

皇上旋降溫旨既已盡忘成心而鑑亦廷見謝

恩泯無一毫形迹矣乃連日忽稱病甚

屢言不出臣等亦心疑之既而臣錫爵造其臥

榻問其所苦乃爲考察司風寒所傷腿足

疼痛至今未愈退而質之侍郎蔡國珍郎

中劉元霖等其言如出一口由此觀之鑑

乃真病非別有主意悻悻許託也而外廷

揣摩之見猥見臣等以趙南星之事被誣

謂臣等必有憾於吏部而欲鑑之去又

見鑑之稱疾在南星去後則謂鑑亦有疑

於臣等而爲此求去殊不知誣臣等者原

非趙南星臣等且於南星無憾何況於鑑

鑑又何疑於臣等乃其汲汲求去之意似

專爲目前推陞大選之期隱忍以疾誤事

又不敢擅自委人臣等今爲之另擬一票

將前項推陞等事暫令本部侍郎代官則

齊公文集卷四十一

十一

鑑自無所藉口不敢再辭矣緣係此

旨頗有處分非比泛常留用不敢擅便謹具

題

上請伏乞

聖裁酌量施行

請

召對疏

昨臣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

皇上不即放棄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

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覲

天顏臣子之情真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

利見之機而

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甦

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

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

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扶服進閣以來初

聞

聖

聖旨在調繼以天時乍發不敢造次啓齒動煩

起居今已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

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

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畏見臣等

默而辦事無造膝撫忠之效其隔牆獻疑

望影騰翮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

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

無廢闕臣等展入西出憑章奏以白事亦

可粗道曠療之愆願今

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

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

皇上之一出

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

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

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

鐘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

一著之機

皇上不惜

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

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

爵萬苦奔

命一場亦思少借

陛前尺寸之地以效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

企踵日遠日疎耳不聆

警蹕之音目不接

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於此爲之口

縮朒而難對面怛怛而無光此亦天下之至羞至苦而

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

燕閒登對之期而臣志卑臣位亦願旅進

軒墀共祝

岡陵萬年之壽伏惟

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

甚

調停宗藩事清疏

題今日

文集卷四十一

五

奏下禮部本該文書房官李浚口傳

聖諭說與禮部知道王府宗室是朝廷一家之

事況且只是空名原無耗費祿糧仍又不計

各濟援例有何大碍爭執不已如此一事不

得主張成何朝廷你等件件做了人情偏要

抗違上命以此立名是如何說欽此臣等切

惟

藩府之事

皇上連年傳旨以恩懷義以義起禮即古堯親

九族周封同姓之盛心而至於就中樽節

不給全祿不爲後例又未嘗全撓有司之

法臣等向已屢次傳諭該部使之遵行但

該部所據者條例所循者職掌迹拘於避

嫌勢阻於中掣此其所以爭執不已致蒙

皇上切責而臣等亦爲之反側不安者也除一

面遵

旨再行傳示外臣等竊又惟

門

文集卷四十一

六

皇上雖無反汗而

冊典勢難久停今該部既已題定

欽依於二十六日遣官冊封而今日尚以

藩府之事不決未經開列

上請既誤日期且駭觀聽今縱使禮官就能將

順

德意不敢再爭而臣等竊以事勢度之從來

新封王子必當先行宗人府查其履歷然後

行翰林院定擬封號封號定然後次第行

各衙門鑄印造冊具袍服事緒多端必非

旦夕可辦亦必不能及四月內

各府冊封之期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別年舉

行免其再行爭擾庶上不失

皇上惇倫睦族之恩而下不誤目前

傳制冊封之典臣等折衷情法調維

上下計無出於此者至如

聖諭謂該部件件做了人情偏要抗違

上命此在書生泥古太過則有之而臣等可保

則文集卷四十一

其必無此不肖之心也昔人謂

君仁臣直在

皇上以大度容之耳今

聖諭既傳則部疏似可慢發倘念臣等芻蕘之

言或有可採就將改期別年之意

批發施行

奉

聖旨朝廷詔令不行於臣下卿等曾見

先朝有此政體否况係親親且無大碍若以把

持之故竟不舉行朕為何如主既卿等說今

歲已遲姑准先行各府冊封之禮明歲着頂

先題請再不許故意抗違延緩誤事該部官

姑且爲卿等免究

請調養

聖躬疎

題今日文書房官潘朝用齋本到閣臣等恭

問

皇上起召伏蒙

則文集卷四十一

傳諭

聖體右膀麻木不能尚袍又日痛未痊加以頭

滋臣等

戚顏在望未伸咫尺之懷病瘵關情彌切瞻依

之惘竊惟

皇上一身乃

九廟憑依百神呵護之身雖頭日微恙肢體小

違原無妨於服食顧今仲夏天氣乍熱乍

涼其時最難調理而臣等又念

聖齡方茂氣體充盈則此時正屬享涼惡熱之日有如承幘少御坐卧當風則寒氣外侵而成臂麻積火中鬱而成目青未可全視之爲有餘之證而不爲加慎也伏望

願乘時令願養天和乎氣怒以養元神調寒慶以固勝理使

皇躬天保早臻勿藥之休

朝殿時臨誕受呼嵩之祝臣等備員左右扈清蹕而昇

門二文集卷四十一

九

未光其爲榮藉其爲慶仰又當出恒情萬萬矣不勝下誠懇切之至謹具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奏報東事疏

題該臣等先接遼東巡撫趙耀塘報稱王京

倭寇已陸續入境歸巢隨該兵部題

如訖然臣等猶慮咸鏡道所屯清且倭兵一枝

尚特異心難保全勝昨日接得經畧宋應

昌續報乃知此首因見內外兵勢大集亦

已遁歸王京咸鏡十三郡縣俱已恢復計

此時羣倭必盡出無疑而朝鮮一國君臣

其起死骨肉之感又不待言也一舉而

威制遠夷

恩施亡國外則免征發轉輸役久變生之慮內

則省文墨議論道傍聚舍之煩此蓋由我

皇上乾剛獨斷聖武昭昭故能使文武同心謀

門二文集卷四十一

辛

力畢舉而成此非當百勝之功也臣等與

陪末議伏聽凱聲謹藉手再拜以

賀切惟

皇上近雖以頭目小疾靜養

深宮而當此東西大定臣庶洽歡之日自然

精神爽快動止恬和宜以時一

駕朝堂獻俘受

賀暢

咸震于帝園肅

恭聽於四夷臣等尤不勝欣踊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定國論一政體疏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

青蒲之對

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瀝慮以

文集卷四十一

王

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

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

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

浮太煩則亂太執則煩太深則刻就此甚

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

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

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下已而漸輕

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

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

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議論亦將格

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

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

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

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

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

此一勝一負

王

朝廷亦止得一牛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

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

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

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

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

汙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

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

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滅速甚
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
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
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
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
數更而難暗其效人數更而難謀其成政
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
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
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

讀文集卷四十一

圭

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
向者

皇上宵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
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
言有歸着事有總宰則雖盈庭何害臣請
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
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
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
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

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
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
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
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
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
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
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
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讀文集

卷四十一

圭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特
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
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
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
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
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
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
賢而徐簡其不賢庶暴其長而薄責其所
短然後舉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

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消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

文集卷四十一

事

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罪者以爲必無滯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自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

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

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稟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

文集卷四十一

事

三

府百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

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

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

朝廷所與其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

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

主
齊
文集
卷四十一

主

耳耳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

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

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

及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

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

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

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自

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己以從人人有

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奸曉曉苟非有

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

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

參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主
齊
文集
卷四十一

主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係天而高係

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墮

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於蓬殿

威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

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

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

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

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衆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裁伏望

皇上勤批荅以明

聖斷

平喜怒以調羣情時

御朝議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

末光奉

隆旨以益坎坎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屏息候報而特恐倉皇

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

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

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爲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部院悉心確議着實奉行以成蕩平之治

請

定進講經書疏

題先該臣等欽奉

聖諭今講官將禮記逐日進講今已進過講章將及徧行終篇臣等看得徧行而後有冠婚等項六義皆儀文器數之類於理道不甚緊關講臣無可敷衍議論陳獻忠盡者臣等看得經書之中有詩經孝經二書皆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爲德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典可以羽翼諸經日新

學伏望

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令其按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

進呈以候

皇上親臨聽講不惟臣等一得之忠可以少裨即聖經千載之遇亦有厚幸已若此外更有

御前切要之書或儒者格言或

祖宗故事但憑

聖意所喜不
言皆可傳講臣等無不奉行

謹具

題

聖

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二

義孫李孫兼李奎鑒留書建慶大學 王錫爵 著

翰林院編修 男衡棠輯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校梓

催

發緊要章奏疏

題該臣等看得三日之前有兵部題蒙御史

薛繼茂本內言雲南緬夷事情與一應處

分方畧最有關係該省撫按官專候

三之請 文集 卷四十二 十

明旨欽遵行事已經臣等擬票

上請未蒙

發下此事體之必不可遲者至於議釋李材一

款蓋既論緬事則不得不論及先年經督

此事之人且

朝廷不發勘則已既勘而覆則又不得不為

從公之處以了此未結之案故臣等量擬

酌中之旨在

是分初意而在廷臣亦自不得藉口

市恩揆之情法似無可復疑者乞

檢原疏再加裁定可否發行又臣等昨以禮

記講章撰完請

旨接續進講別書未蒙

傳示講官無憑撰擬亦乞

聖裁早定以便遵行謹一併具

題以

聞

恭候

三之請 文集 卷四十二 二

起居疏

題昨該臣等伏聞

聖體在調具揭恭問

起居自後不敢再為煩瀆比者因見久旱得雨

天氣頗涼竊念

聖躬自入夏以來頭目肩臂時有不安懔之皆

為人證痰證今一得涼氣自然和順此乃

天之所以陰為調燮默示保綏不特

上社稷之身可占勿藥之喜而臣等託在股

庶之末亦與有微福之緣矣顧臣等又嘗

考古人養生家言以月令冬夏二至爲陰

陽相爭之候最易損人即今節交夏至一

陰始生而天氣之乍暖乍涼忽晴忽雨如

此此正陰爭於陽之候雖我

皇上龍體純乾萬萬不爲其所侵然清心寡欲

平氣怡神以養其內節食戒飲盡動夜息

以養其外實古帝王順時保養之要務不

可不加之意也臣等咫尺

三六肅 又集 卷四十二 三
天顏未由瞻睹不勝羨牆戀戀之誠謹具

題恭候

萬福并效愚忠伏乞

聖慈垂鑒

答

問東事疏

題癸日文書官李祿口傳

有聞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
余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因

仰見

上身處九重而心懸萬里不以戰勝而忘憂

不以敵去而忘備古之所稱無忘無荒四

夷來王者臣等且爲今日頌矣敢不直述

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

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其達蒼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

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辦士說

諭歸巢仍間離其僞帥豐行長清正等於

是群倭勢窮膽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終

釋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

撫經畧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

而在路每人徒裝糗五十之衆其行甚遲

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金山半

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塞柵爲久居

之計不知其意何爲道遠信稀臣等無憑

臆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船故暫住傍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關白在對馬島或尚未稟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稟命被其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休

下問備細陳答以寬

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編夷事情皆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

心不妨隨意轉改者別無商量乞

發下以定邊計以安人心臣等職掌所關不得不僥舌及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辨論科臣遷轉事疏

奏爲科臣遷轉一事兩疑無端太甚懇乞

聖明辨察事該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文選司郎中劉四科一本內辨

給事中許弘綱所論調科一事而疑及於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六

臣臣一見之與同官二臣不勝駭異嗟嘆以爲清平世界何其夢習疊出一至此也臣之赤心不愧天地自可談笑勿爾然不得不一聞

君父之前先是吏科缺出原任文選司郎中劉

元霖見臣於朝房議欲調用許弘綱臣連

應之曰得人得人因問何時上元霖辭

以即日出部且待接官新郎中劉德時臣嫌其遲遲之早推豈知有許子爵當陞也

聞前此類文選越南星得罪時子偉有疏和解而臣時適在寓乞休並無揭帖送臣臣安知子偉所言何事喜其媚已而欲用之也既而新郎中劉四科至果用許弘綱臣等當亦票免於是外間噴噴始言子偉資次當陞吏部所以抑子偉而用弘綱之故專爲前疏臣於是始在外索取子偉原疏草讀之其語實兩解和手之論臣讀畢隨即手放下亦不復經心已而許弘綱聞知有調疏而未下即馳見臣於朝房備說

科臣不陞而調是近年亂政其氣甚盛其詞甚激臣慰之曰吏部縱有差錯亦係公道推賢公不感其恩則已矣而反指之爲孟浪爲專權有如驚動

上聽此心安乎弘綱見臣言切因而語及使臣以爲吏部官專將此事惟是閣中主張若不挽回雖十本要上連閣中亦不得乾淨臣只得降氣溫言謝之因問弘綱公既來

不肯受可勸張給事勉強應承以了此事臣弘綱辭以同是調官豈有已所不欲而可以強人者言之未已而張真觀之跪又上矣臣只得票擬下部再議以憑部中從公處分彼一時也疑臣者乃科臣中謂其抑陞而從調也且因見科中有此疑乃給部御史李世達侍郎蔡國珍與四科備言子偉之無他全其體面使之自安而今日四科之論顧又謂臣意在子偉驅使弘綱駁之此一時也疑臣者乃部中又謂其惡調而主陞矣臣猶記李世達先年謂臣曰方今每遇一事必有兩片議論夫兩片議論若事理相近猶可今一正一反極其懸絕臣之受冤所不足恤而政體所關有不淺者可不一爲辨証乎且臣與四科言子偉是調疏已上之後四科亦明對臣言此事與閣中無與而今日却謂初受事時臣即言之即此時日先後一轉移間而臣之心

跡復於宵壤此又可不一爲辨證乎抑臣
入記數日之前四科未到有疑於吏科調
陞之事曾向驗封司郎中顧憲成問同鄉
告假給事中侯先春可出否意謂此欲用
此人正相應而憲成答以憂制臣爲之悵
然此豈有意在子偉也又臣近口

上泰

交疏後四科來見臣即屈指鄉元標王篆

鍾羽正張棟謂當首推而四科即疏薦之

此四科亦何嘗與臣忤也今諸臣皆見在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九

皇上何不問四科曾否說調科之事與閣臣無

干臣與之言許子偉果否在前在後問顧

憲成臣之論及侯先春其意何爲問許弘

綱以朝房之言曾否疑臣主張更調問子

偉以世道人心一疏臣的係何時經眼其

疏果否專爲媚臣問劉元霖以一月之前

議調許弘綱臣曾否喜動顏色急催上本

疏

亦真妄了然自明使四科而咸君子
也未必不悔其言之錯而尤其聽之謬矣

緣臣既自信此心毫無愧祿不放遽爲一

口以動

上聽惟幸

聖明洞察臣處身之危當事之苦早放而曲全

之耳至於劉四科係新到銓臣料必有關

部異同之論先入耳中且原未見

皇上近時所降專權之言尙以爲出自臣等擅

票宜其言之不根如此此但當開之使悟

而不當處之以爲名也緣此疏係論及臣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十

臣等不敢擅自擬票伏乞

聖裁發下臺省各衙門與天下共評之與天下

共見之臣任悚息待

命之至

二十九日奉

旨朕細覽卿所奏悉見光明正大有何可疑劉

四科用人市恩反被參駁心懷耻恨妄指飾

於卿卿既說心不愧於天地可自安

心料理國事慎勿介懷

刑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昨有疏辨登臣劉四科之言今日正
在候

旨不敢進閣乃忽奉

手札一道諭元輔朕近來因痰火之疾兩目流

瘴右背麻痺無力朕方倚任卿贊襄密勿佐

治化理因此久缺朝政乃無端小畜借言誣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上

誣飾非狂逞劉四科本當重治姑看卿量從

薄罰了卿乃朕之股肱朕正切畏賴卿不必

介意勿負朕懷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到寓臣恭設香案伏讀叩頭訖伏念臣之

不覲

天顏今經兩年延者屢揭求

對而

玉體在調不敢因

此經兩候

未蒙

懋仰瞻總問以爲

君父既當靜攝之時則臣子宜盡代勞之職以

故百凡中外事體矢慎矢公調上調下庶

幾不至仰累

憂煩稍酬

恩造而得疎誠淺竟不免劉四科之疑昨者畧

疏自明祇祈

默鑒而不圖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上

皇上遂爲之

細覽加意如此

手札之外又重以

手札真洞然如日月之照謁然如父子之親

復何心敢爲之介懷先身耻而後

國事乎弟觀劉四科原疏其所執之理原無

甚差亦非抵飾但其疑臣實不足而特以

聞之不真思之不疑故臣惓惓以不

處爲勸耳茲奉

乃爲臣薄罰已非臣初請之意而
刀至於二年駭觀之甚尚可以爲漢

乎幸未

發行臣竊不揣百叩千

恩願爲臣將二年改爲二月此在

皇上一舉筆之間而內使微臣心安外使廷臣

無議伏乞

聖慈矜而許之至於部科中爭議紛紛臣竊有

私語劉四升之動氣生疑固爲輕率許弘

三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一

十一

網之以讓爲激亦覺矯揉揆之蕩蕩平平

之道則兩臣俱不必爾臣身在疑中正無

處法而茲奉

御批下六科公議妥貼停當之極使臣如披雲

見日既愧且喜又

手札中雖稱有頭目肩背之疾而臣以

御筆之道徒仰窺

又以

之周詳仰見

之無逸如臣寵奮雖猥荷股肱之託而股

無自運之理自今以往開誠布公言

期必踐以盡指目前恩仇異同之迹則臣

之力能勉之至於非力所及者惟望

皇上將息

聖躬早容

賜見然後臣之忠志得盡展而外廷之疑誠始

盡釋耳臣不勝感

恩流涕激切之至

三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十四

三十日奉

聖旨銓部調用自有公評卿性耿介朕豈不知

劉四科小畜故來語訖本當重治又恐卿心

不安因此薄罰卿又來申救既這等處姑罰

俸半年卿憂恩朕躬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催發章奏疏

題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尚書相見

如催

外覆薛繼茂條陳綱目吏情都察院則催

疑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確

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皇
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付

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誠恐

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

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見

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

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

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素以從重票

處如

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

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

恩澤原自

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

以部議懇切而強

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因可朝上而夕

八部院見有覆臣錫爵奉交之疏尚
在

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

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

國之義若

皇上以為未當亦不妨

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

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擬酌量叙用

一二明白傳示可否以稍光臣錫爵之類

面若一槩

留中則臣言為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二
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

皇上留中之疏

手批之旨動輒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

費通將近日應

批緊要章奏畧節事情開具

上請伏乞

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

41 釋宥繫臣疏

祭下兵部所覆御史薛繼茂條陳疏蒙

將李材寬宥發遣臣等一見不勝欽頌不勝欣

喜仰惟

皇上以至公之喜怒施不測之恩威向年因感

邊臣冒功之積弊不惜借李材以行法雖

一時處分特從重典而萬里行勘卒付公

評臣等已知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七

皇上愛惜保全之意密寓於懲創摧折之中矣

而羣臣不能將順徒事激擾使

聖人天地之心又闕於上匹夫螻蟻之命日危

於下臣等實陰痛之茲者

寬旨霽然自天而降權衡功罪之實酌量情法

之中如揭白日而照覆盆布陽春而甦朽

木以臣等傍觀之人踴躍鼓舞如此而李

十滯獄三木第因一旦得此堂外之

餘生與家人父子相見其死肉骨之感

又當何如舉

之人間風慕義爭願游瑕垢而出死

力者又當何如異時書之史官傳之萬世

豈特泣罪示恩祝網垂惠而已耶至於臣

等冒昧催

下四疏同日並

發尤見

皇上以無我宅衷以不貪爲寶

命下之日天方暑而乍涼時久旱而忽雨和氣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二

十八

所感不偶然也臣等服在近僚雖不敢貪

天之功然目見

聖德光輝人心翕服如此亦尚能微榮藉口於

萬一矣昔堯舜在上而都兪喜起之風至

今爲烈臣等何幸再逢其盛謹具

題恭頌以

聞

主部乞休原奏疏

今日又蒙

書孫鑑本乃第十次乞休臣等先

因本官稱病甚危執詞甚決已輒爲之具

揭請

旨尚未

發下至是鑑疏又

上臣等反覆其詞諄諄以保殘軀全

國體爲言且解臥病三月以外業以住支俸

薪恐難再強而外廷紛紛因見鑑之不進

不退又疑臣等於

上前故意勒指使之不得早去臣等實切苦之

然大臣告休閣中無經自票兄之理茲特

封

上原本可否去留通候

聖裁傳示發行有如

皇上留鑑乞

口所票御史牛應元疏先將鑑之所

薦鄭元標等酌量叙錄行鑑之言則鑑庶

乎可留而臣等亦可藉口以大義責鑑矣

本務實之論謹一併具

題以

聞

請處分部臣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吏部侍郎蔡國珍本乃因本部

尚書孫鑑患病三月乞休十次該臣等節

次擬

上或溫諭勉留或嚴詞責脩勒令鑑之必出乃

鑑求去愈堅及今最後兩疏尚未

發下茲當六月下旬又該大選引奏之期本內

若不列鑑名則印務未經推出難以擅專

若仍列鑑名則事體原不與聞嫌於虛假

以此國珍不得已而題

請勉留庶便行事今鑑疏未

國珍之疏令臣等票擬臣等及覆思之甚爲

難處將仍擬留用則不知鑾疾果能遽出
八選否將別擬放歸又不知

聖意果能哀鑾慨賜俞允否且大臣進退不批
原疏而於他人疏中帶出亦恐故事所無
體面欠重非臣等所敢主張也茲謹將國
珍疏一併封

進以候

皇上檢出鑾疏傳定勉留之

旨發下庶部務不成久誤臣等亦可以措詞不

主之簡公文集卷四十二

字

勝殿疎俟

命之至

答

廟享遣代疏

題昨該禮部官以孟秋時享廟期未請

聖駕親祭奉

聖旨廟享大典朕豈不欲親行對越奈近年以

公疾不時舉發用藥過多身體無力

此朝講久缺郊祀遣代非敢安逸自便覽

所奏朕知道了欽此仰惟

仰以來仁以享

帝孝以享

親上而

色養

兩宮下而

憂勤萬姓中外臣工無不欣仰稱頌者乃比年

偶以

聖躬動火

主文簡今又莫

卷四十二

三二

朝講希仰

郊祀代行中外臣工又無不企瞻懸戀者及茲

復當秋享之期臣等方幸曠禮摩舉得一

望

清光於咫尺而昨又奉

這官恭代之命爲之慨然竊念

聖躬所患原係熱證而今年適當極熱之年此

可極熱之月臣等叨列八座癢痾一

體自不敢更爲煩

仰勞

祖宗列聖與

兩宮聖母之心亦必將以顧復保愛爲重能曲

體

孝思於裸獻趨辦之外矣惟是

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

臥理伏望

皇上加意保養時節宣毋專恃藥餌而忽清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一

主

靜內養之功毋急祛大熱而忘坐卧常風

之戒使

聖體早臻於全豫

天休滋至於無疆

執圭幣而禮百神

垂衣裳而朝萬國臣等不勝翹首祈望之至謹

具

以

召對疏

題臣等伏自六月以來閔天氣方暑

聖體未康故兩次具揭候開

起居未敢遽求

召見乃今時交秋令又值陰雨新涼論

皇上調燮之常理則靜久而當動論臣子瞻依

之至願則蓄久而當通正擬齊心具揭以

請而屬者天象示變

聖心警惕不寧亟下修省之令計

皇上此時獨居官中左右顧問之無人亦必有

穆然深念而思與臣等一見者臣等竊惟

事天以實不以文降服乘慢撤樂出次者

修省之文也君臣和德飭綱陳紀者修省

之實也見今臣等日直

一

虛懷問察殫慮安懷其於修省之

具舉惟是

金堂陛不交往社有

天語親傳而德意不宜於下

宸翰親決而威權不制於上此君臣和德未孚

感灾召異之大者合無乘此修省之時少

賜須臾之間使臣等與百執事皆得仰觀

威顏面承

眷欵於以盡舒人壽之人望大振積弛之

朝綱庶幾和氣可回灾祲可弛且臣等連夜

之請公文集卷四十一

字五

夙興仰視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于象

爲君于地爲藏神布政之所天道昭昭尤

不可不深畏不可不亟圖蓋臣等常聞天

地之理陽伏則陰飛正贏則邪縮在里舍

愚民尚有禳星鎮宅之法而況

皇上身係

泰階之符五行七曜所從受紀顧當此非常之

之理更望

的臨政之外愼

官闈緩督責於左右寮皆愆以防疾散積聚

以廣

恩于以上應紫微垣示戒

君身之象此亦

天子之厭襪也時下

聖節在通知

皇上必當御宸品朝誕受

萬年之福臣等可無煩預

請祇以隱憂在念非筆札所能具陳必須咫尺瞻

顏一舒幅臆方盡區區大馬報

主之誠手足分憂之義謹齋沐叩頭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三

請御門宜捷疏

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

聖駕御門舉行宜捷受賀之禮已蒙

御批報可仰惟

皇上獨斷廟謨布昭神武麾戈內討而大憝梟

夷授鉞外攘而狂胡逐北真太平之盛事

臣庶之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

部臣至是始

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虜之功必

得

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

國威不棄戰士知奮勇前此則恐初報首功

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

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

卜吉以

請無非望

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

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

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見今彗星示異

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

及於

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

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

而今日乘

吉典以舉曠歲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

三十八年公又奏

精采將不惟天人之間氛祲化爲太和諱

議歸於一德而

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

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

休德以追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

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

傳免又孤衆望謹具

題豫

請以

聞

十八日文書官杜茂口傳

有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
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覺
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
傳與先生每知之

請發

宸翰免口傳疏

題該臣等伏奉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三

三

手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
生每見見因數日前中於暑濕頭目眩暈心
覺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
每傳與先生每知之欽此臣等前因雨後新

涼特請

皇上臨朝受賀輿得一觀

天顏以慰犬馬戀

主之願茲聞

聖躬偶尔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

實不忘下文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
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九日輿暑退涼生

玉體康豫自有親炙

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

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

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照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一三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三

四

是

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
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

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

時據實條奏以俟

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

御前望

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奉交

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

天語精當出口成章

宸翰道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

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

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之內臣膽

真不惟暴殄

三才詩公文集卷四十三

手札抑且朦朧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爲臣等

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

明盲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

先朝故事

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疊數千百言

此時近臣即逐欵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

間具若家人父子是以

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

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

天顏因感

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肅效愚忠如此伏望

皇上取法

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道遵成文奉昭

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

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

祈之至

三才詩公文集卷四十三

請

發會推太宰疏

題近該吏部尚書缺奉

旨多推幾員看隨該九卿科道官會推李世達

等四員請

旨點用一員今已數日尚未

發下臣等仰窺

聖意蓋欲慎重銓衡之選以肅表儀總攬黜陟

之權以防專擅不勝欽服不勝佇仰但適

有難處之事不得不言者緣向日該部尚書雖缺而前有右侍郎蔡國珍署印後有左侍郎趙用賢接管一應部務尚不憂其廢閣乃用賢昨又爲鄉人吳鎮所訐雖已奉

旨批下該衙門例免勘覆而用賢稟性剛方必不肯忍詢即出國珍又以交過印信必不肯越次任事則是部推一日之未下乃部事一日之耽擱所關係不淺也臣等實不

主文廟公文集

卷四十三

七

敢欺往時吏部用人憑其自擇未嘗一毫干與今日吏部推吏部則其勢自當避嫌不得不謀及臣等中間公論之去取列名之先後似爲至公至確臣等必不敢誤

皇上而

皇上亦必不疑臣等爲此急切具題伏乞

聖裁早決施行

請處降倭疏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

會於射所同九卿衆官面審其情臣等每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是真前破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荅云彼衆不知只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荅云彼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荅云並不

主文廟公文集

卷四十三

八

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今此降倭俱係壯丁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宜大蘄鎮各邊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之田芸人之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

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
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
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
去復來隨而攻剽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
測耳臣等與本兵商議行令宋應昌李提
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餉爲相持
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
不敢遁

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謹具

題以

請處分被論部臣疏

題近該吏部左侍郎趙用賢爲原任僉事吳
之彥之子吳鎮奏計其離婚事情臣等以
用賢素有清望怨家之口不足以累其大
節因此汎常擬

批該衙門知道以全大臣之體既而禮科執

奏續奉

嚴旨下部院勘明臣等因

請併下用賢辨疏與之同勘以爲公論在人用
賢不妨一面任事一面聽覆而用賢顧自
以身在勘中嫌疑當避乞歸之疏至再至
三臣等亦爲反覆思之方今

朝多不決之事事多不白之疑用賢一日不
避位則部院公平之論一日不敢出也臣
等一日不勸成用賢之志則外廷庇護之
疑一日不可解也合無速決早放待其事
明而復用之此乃愛之以德所全者大臣
等輒敢主張票允仍爲具摺以

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星爰擬進

勅諭疏

題近該

皇上以彗星示異爲之動心警惕降諭修省在

朝百官無不凜凜夙夜以承

休德者臣等猶恐四方之外各邊之遠間間之

疾苦有不聞於有司卒伍之怨咨有不聞

於將領而撫按官又或以

朝廷耳目之不及上下相蒙各實相混有辜

皇上畏

天保民之意敢僭擬

勅諭一道遍責內外任事之臣蓋慮先根本故

言不得不切法欲必信故令不得不詳要

主文廟公六集

卷四十三

欲使

皇上之精神日聯屬於天下而遠方之視聽日

傾注於

朝廷其在臣等亦因借此為分憂補過之助耳

伏乞

聖明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

皇帝勅諭內外羣臣頃者

皇天垂戒災異沴臻孽火飛流河水橫溢漕舟

損於颶風禾稼傷於雷雨至於彗星之變尤

屬非常朕仰承

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反已責躬兼

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蔀屋之

下邊方荒微之外耳目不周軍民失所以干

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念頻年以來

各處民窮財盡雖由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

主文廟公六集

卷四十三

三

以利贖緩或重稱收以取餘羨甚或積逋之

稅已蠲而復徵寬恤之旨屢下而終格以煩

擾為精采以刻厲為風裁狡猾者市直以文

姦閹革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

輕同為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

憎捷給鑽刺者登於薦書惻惻無辜者列為

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由得清今後但以小

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

官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

處好貪不法酷虐害民者奏拿問如有真心實政德惠及民者即實據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俯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守令躬自踏勘一應蠲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悉恩威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

三又肅公奏

卷四十三

十三

不時銀數短少貪將竊以爲利各兵借以爲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督撫等官痛瀦風聲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爲時日不得頃刻那移公體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爲姑息其舉劾將官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任意顛倒使將官不知自愛以壞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距邪三伏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

王文肅公奏

卷四十三

十四

不然其在朕心能無憫憫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着該部記着候旋師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穀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攘之責其益藩同心體國率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苛墨措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辯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實政務爲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具官臣王 謹瀝血誠密奏臣今日有至危至急之事爲外廷所難言所諱言而臣不忍不言者臣連夜仰觀乾象見彗星已入紫微垣不知欽天監官及左之人曾有以象占奏聞否臣以爲此非小災也非外災也上平日以腹心信臣之謂何以安危託臣之

謂何豈有

上天譴異驚人至此而尚敢避一身之斧鉞不

爲

皇上萬萬年福壽之計乎臣聞古帝王禋享之法或改張新政或更用新人一切以上應星象除穢布新爲義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官則其咎乃在君身君身之咎必非區區用人行政之間所能消弭此歷代星占載在文獻通考諸書中者鑒鑒可驗

三才圖會卷四十三

星

皇上試目取而觀之其震驚恐懼當不待於臣言矣茲欲禳除非常切身之災則必當求莫大切身之事有可以改觀萬國厭勝不祥者竊惟天以

皇上爲子

皇上以

太子爲子以一家倫序而言惟此可以相當

天子之象曰帝星

太子之象曰前星以三垣方位而言惟此最

爲相近即今民間有壓災充喜之說往往借子孫之吉祥以禳父母之凶咎早婚幼冠不以爲嫌何況

皇上萬萬年

社稷之身目見天變赫然如此而顧可以災爲諱愛身反出於庶民之下乎臣以此爲皇上中夜廢寢而思潔齋而禱斷以爲方今禳

冊立之典

三才圖會卷四十三

二六

朝廷之上有此大典章而後可以辟除大穢宮闈之中有此大喜慶而後可以鎮壓大災若稍遲時日舉行廷臣有言之後則臣代

主受名子代

父受福呼吸之氣豈能動天地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惟

皇上密斷而早發之

聖躬幸甚

社稷幸甚設或以秋冬措處不及乞

先降一諭斷在明春舉行使歡聲和氣先騰於

天下則

矢意亦未有不可回者頗聞

禁中方修醮事祈保

萬安請

將臣錫爵之姓名焚於

各神之前有如臣之此言不出愛

君愛

國至忠至赤之誠而苟爲妖言遊說附衆立

王文肅公公集

卷四十三

十七

名

神如有靈將臣霹靂碎屍永無怨悔如其不

然亦望

皇上照依古災異策免三公事例使臣退伏失

職干和之罪亦可少爲

君父分災臣亦永無怨悔臣今方抱病喘喘而

手書此揭密封

奏上六十老人爲此將以何求不過望

皇上身安於泰山祚章如磐

堯舜聖明何所不察請因臣言細思後宮歡

與身孰親世上財寶與身孰重越此

天心仁愛之時專爲尊生永命之計速決大疑

免貽後悔臣不勝飲血叩心危懼急切之

至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答

御札疏

奏項奉

諭札諭元輔自呈星示現朕心甚憂懼驚惕而

者卿與二次輔所奏揭帖內言慎起居四事

卷四十三

六

悉見據忠至慮昨卿又上密揭意欲以大典

爲禳解甚見卿愛君愛國之心卿之忠赤朕

豈不知且夫冊立之事本欲早行朕怒羣小

煩聒疑惑故屢改移况今春有旨候二三年

與出講一併舉行朕意已定今又發旨是又

無定言矣夫二三年亦未爲遲且星變之災

乃朕之不逮咎在朕身非卿失職卿受朕心

膺委托之重方今校虜逆倭狂逞竊祝正類

卿運籌贊理卿可安心輔治其冊立之事還
候旨行諭卿知之欽此臣之愚意蒙

皇上腹心相視答應如響且以答賜已以忠歸
臣捧誦之餘令人仰虛懷而銜知已不覺
涕泗交下自誓此生必不敢留一毫不盡
之懷以負千載非常之遇謹匍匐百拜再
布愚忠以復夫

聖意之久定

皇上自知之臣等亦共知之乃嗷嗷羣小無端

三才圖會

卷四十三

十九

煩聒疑惑怒之是矣然爲羣小而自輕父

天母地

九廟社稷之身不知

天心仁愛其昭然示警者爲群小乎爲

皇上乎使星占萬一有驗果群小當之乎

皇上當之乎若以二三年舉行之旨難以驟更

爲疑則屢年之旨獨非定言以棄舊旨而

信今旨欲以服人心而脩天意難矣且

皇上之怒羣小斥之逐之彼反得借以爲名而

天之怒

皇上一不解而其危機隱憂有不可勝諱者臣
有此大馬之誠所以不得不嘔出心肝誓
拌身命而必欲爲

皇上獲解幹旋之計保福壽於萬年也至於疲
虜在倭憂難巨測然其象原不應紫微垣
防禦之事臣自當與在外諸臣儘力計處
惟臣力之所不能及而臣之身所不能代
者則不得不望

三才圖會

卷四十三

十九

皇上自修自補耳萬千之愛爲身無不可捐萬
千之噴爲身無不可遣有如今日本怒羣
小而將來反資羣小之口天愛於上人譁
於下臣爲誤

國之首雖欲如

聖諭安心輔治而不得矣惟

皇上思之思之莫誤莫誤

聖諭到臣宅臣聞臣聞無有知者幸賴然更

賜裁決勿復以

成命難改爲嫌臣不勝至忠至懇之切除
御札尊藏外謹再用手書具復以

聞

賜服色疏

謝

奉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蒙以

萬壽聖節

欽賜銀兩表裏臣以爲照常從衆蒙

恩止具連名揭謝既而檢有青紅斗牛服色二

正緣係

初賜又係

特加臣不勝皇愧不勝感激除次日

廷謝外竊念臣猥以

深知待罪首輔上而伏蒲補衮之未敘下而和

衷一德之未孚頃者會以星妖特援古災

異策免事例

上請庶幾上爲一

聖主分災下爲賢路開壅而私情未遂不敢買
爲露章套辭以傳

溫旨此臣之心有可憐者又臣從赴

召入京以來自慚國謀身計事事杳茫秩滿而

不敢報聞謗興而不敢爭辯

皇上前此所賜麟衣雖已命工成服尚未穿用

以爲禮有服以拜賜之文未有不見

上而先服以見人之禮此臣之心又有可憐者

乃今舊服未就新服未加

前賜已優

後賜愈忝在

皇上萬年大慶自無新於

特恩而在小臣一介微躬實不勝於華綺謹一

併製服珍藏以待

陛見親謝之後乃敢敘

上之福俟示羣臣不敢虛也亦不敢襲也臣無

任感

恩兢惕之切謹具

奏躬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

萬壽節受賀疏

題今年八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聖節之期瑞應流虹歡騰祝嘏四方

奉表之吏禹里重譯之夷其棧山凌水雲

集霧合於

闕下者不過快於

天顏之一覩耳而臣等竊伏見前兩年已連次

傳免其

傳免又必以疾爲辭此在偶然則可若歲以

爲常則使天下相傳

聖躬無一歲之不疾非所以昭大慶也在常朝

猶可若

賀節大禮盡廢則使天下相傳進賀爲虛文非

所以肅大觀也况

御殿須臾之頃於

聖躬本無甚勞而上以介

九重之福喜下以聯萬國之歡心近而慰臣庶

之瞻依遠而消反測之窺伺此臣等左右

腹心三臣所當懇

請而力勸者伏望

皇上今年預先傳定出朝

禁內起居倍加珍攝使

天光必遂於仰瞻

具 異命無虞於再及臣等不勝欣踊企望之至謹

題以

聞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

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

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
陳令其據此回

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

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
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爲糧額

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
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

三才圖會

卷四十三

字五

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

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及滋擾累此小
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

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
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

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
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楊之間

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
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

繫鐘鼎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
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針綫內
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
何取之

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饑民
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
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
史褚鈺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
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之民命以爲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三

字六

緩急支持之計乎

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
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

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
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

不得已疾痛慘但不得不仰而呼
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

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筆楚之威行於小民
無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

困而筆楚無所加制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

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

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槁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

王文肅公全集

卷四十三

三七

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鬻粟

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

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

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

在至急浣衣投壁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

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

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

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

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

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

王文肅公全集

卷四十三

三十八

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

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四

再請

召對疏

題該臣等昨於

萬壽聖節中揭請

皇上御朝受賀隨蒙

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

嵩介壽人情雖切於仰瞻而

御殿垂簾

三才集卷四十四

天類未免於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

聖躬之勞而不強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

後倏已逾旬以

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

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

皇上赴此萬安萬福之時不緩不寒之候一出

見臣等不爲大勞而使臣等經年企渴之

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瞻天日

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

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

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

皇上四月中預訂

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

於

皇上而辱與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

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尊奉之口肅然

屏戢此所謂

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

三才集卷四十四

聖人之威一舉趾而案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

每讀

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

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

臣等獨可一日而離

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

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蘇等處相繼告災

天下之勢駸駸乎有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之憂臣等朝夕寒心言無所自徒有藉

太陽之餘照揚

清蹕之休聲以庶幾於彌縫補救之萬一而

皇上顧何難輟此

宮中分寸之陰借此

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

乎臣幸度至

上前意滿口訥未必能有所陳

請但念此時

天顏之一面勝於臣等千百疏之問安

三才集卷四十四

天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

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及及耳臣等不勝

懇款祈禱之至

三請

召對疏

題昨該臣等乘

聖節燕喜之後秋氣涼爽之初欲望對

天顏少舒積鬱此心之如饑如渴具在前月二

十七日所進揭帖中伏想

皇上久已披覽知其至誠亦必默爲感動不

終拒矣顧今揭留

御前已至逾旬尚未蒙

批示允否臣等展轉生疑求之而不得其故如

尚以

聖躬在恙有所倦而不出則

舉趾半刻之勞似未妨於攝理抑或以天氣餘

暄有所待而不出則轉眼交冬之後漸已

迫於沍寒入或以邊虞少緩有所特面不

出則在外省臣之告災在內計臣之告困

其仰煩

宵旰之憂方自此始而豈

九重深臥之日也又或以臣等職親地近警款

時聞不必更煩於

覲面則臣志舉臣位猶有去年獻俘一見可以

少慰若臣錫爵建遠三年往來萬里而至今

今尚杳然阻望

官督之外斷難辦何所效面目將何所施

累朝以來豈有此隔絕之君臣也傳聞

世宗晚年群臣雖不得見

上而二五在直敷輶每一人人宮進香往往望見

聖顏於燈光簾影之間

手書問答日夜爲常故其時朝堂之臨御雖疎而臣下之觀瞻猶肅中禁之起居雖閑而外廷之血脉猶通想今年老中官尚有習見

世宗之事者

皇上試召而問之足知臣等今日之請有萬分憂深慮遠之誠而非徒爲一身希幸于寵之計矣大抵君臣之分雖嚴而情誼實聯爲一體

皇上倘肯賜臣等不時一見以展家人父子之歡則不冠可見卧內可見自不必盡拘煩縟之禮文而臣等亦不求久望

清閑之顏色要欲使君臣百姓聞之知

皇上起居之萬福精采之一新而不敢生輕視朝廷之心信風聞道路之口耳言雖支離意頗

忠赤臨疏不勝叩頭引領祈望之至謹具題以

聞
議處婚姻事情疏

題昨日蒙

發下該部院看議趙用賢吳之彥兩家離婚事情疏臣等已經踴躍反覆仰順

聖意發行

聖旨訖既而思之臣等職忝樞機此等之事既有真知灼見不妨從中主張何必更議之部院重煩

皇上費心臣等看得趙用賢吳之彥同鄉同年又稱同志相善因而結爲婚姻其後兩家乖異之故止因用賢建言乃民時會之彥以巡按過家相見當此之時用賢在失意中之彥只合以親親之情加意殷勤慰其

寂寥乃儼蹇倨傲殊不爲禮此用賢所以
怒而絕之彥之婚也又其後之彥計請論
官而用賢起用當此之時之彥在失意中
用賢亦合聽從親友居間重修舊好解其
羞恨却又徑將伊女改適蔣氏此之彥所
以怒而有今日之奏也要之二臣似有不
是用賢之失在絕婚輕易使人難堪之彥
之失在聲言不早使人難處然俱無可行
勘者該部院昨日會看之疏大略亦已得
之乃其誤在必欲重處之彥以謝用賢不
知之彥處而其說愈長且愈爲用賢之累
矣以臣等言之事有至公理無偏向今趙
女既嫁無復歸前夫之理是被告之體面
當惜也吳男未婚無反坐誣告之律是原
告之情法當平也近該兩奉
嚴旨天下之人已見
皇上惓惓重綱常維風化之心顧在部院則已
成之議不可自爲異同在該科則原論之

入又嫌於與人異同莫若
俯從臣等折衷至公之言將用賢准令病痊叙
用之彥免其降處庶兩造俱得其平處分
出自
聖斷而勘官原奉再議之
旨亦可徑自繳回免致紛紛煩瀆矣爲此具題
上請伏乞
聖裁批發施行
請處分部院事情疏
三才閣公集卷四十四
題今日
發下都御史李世達本臣等再三觀之甚難票
擬緣世達覆處趙用賢吳之彥事情奉
旨會同該科再議
宸斷赫然臣等再三爲之調解不得只得又
上一揭直陳臣等折衷之論
而其實則以將順
皇上之美意使不至於展轉費
詞也今部
院該科執奏之疏又

上而臣等昨日之得尚未發反發鄭村之疏使
之詳看臣等錯愕不能措一詞伏望

皇上俯賜矜裁徑從臣等所

請將吳之彥與趙用賢一併寬處則處分歸之
獨斷情法合乎至公而部院該科之疏只合

批這事情已有旨了不必再議如此則豈不服
人豈不省事外鄭林叅奏世達之疏臣等
已經遵

旨詳看書生之見不通時宜且世達清望大臣

豈可使小臣推辱至此臣等因僭擬稍加

切責雖非

意實係

國體并乞

聖明俯依幸甚

擬進

勅諭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昫昨者王以大兵驅倭
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

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

使降諭仍賜王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裏

以示朕憐憫爲王遙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

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

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爲我朝春秋

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茲

強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

骨廟社爲墟迫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

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

軍實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

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微福於爾祖及

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

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

故宮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墜脰

疾首何以爲心改弦易轍何以爲計朕之視

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

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爲懷哀存式微

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

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士朕無與焉其可
以越國救援爲常事使爾國恃之則下請
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俾有他虞小流
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吐
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賔
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填繕城隍厲甲兵實爲
廩母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
闕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幾殷憂
耻之後先業一興大仇可雪此則斷自今存

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故

諭

請處分部臣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中鄭材一本乃因本部

侍郎李禎駁奏其所論婚姻之事語侵其

父以此憤激爭辯固事有固然人臣遊言

必先自處無過之地而後可以女人之過

若小臣攘臂而攻大臣屬官謂李而笑堂

官則爲無復紀綱輕狂太甚豈可不一爲
懲處況臣等見奉

嚴旨已將都院之疏少爲評駁從中處分此亦
明示人以扶持風化之意矣若後生少年
猶有未快於心則不妨和平其辭色參伍
其議論以聽我

皇上持衡懸鑑引經誼律而斷之何至相與憤
氣譁罵如婦人兒子之爭言乎先是臣等
身在攻訐之中則私嫌有所當避改雖如

陳泰來等當面招誣而不得不力救以自
明乃今臣等身在攻訐之外則

國論又有所當持放雖如材之爲父發憤而
不得不擬處以存體爲此不敢避怨具揭

隨票

上請伏乞

聖裁可否施行

請處部院被言事情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都御史李世達乞休本前此世
達疏已再

上臣等嘗親至其第以

聖旨留之世達感荷

天恩亦自不忍復辭乃今日又有此

請蓋因郎中鄭材楊應宿與侍郎李禎爭論婚

姻之事曉曉不休世達係主議之人義自

不能覩顏在位此臣等所以昨日擬

旨重處鄭材薄處楊應宿無非欲使世達知其

無疑於

皇上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耳然就二臣論之

在鄭材則專攻世達語更支離乃狂而忿

戾者在應宿則獨辯李禎事成相激乃狂

而肆者以此處之微有不同要之兩疏發

則當並發留則當並留今止發輕處之疏

而不發重處之疏自

聖意而言或姑爲世達隱諱以全總憲之體自

外廷而言顧反似爲鄭材保全以形世達

之過世達雖欲出而不敢矣且臣等必欲

勉留世達之意亦自有說蓋其人操履本

端慎識見又通融處今士風不古人爭爲

政之時使之調劑羣情扶持政體必有可

觀至於李禎識雖不逮世達而誠心直道

亦世吏中之難得者故欲留世達與禎則

自當量處材與應宿此朝廷大體當然而

非臣等敢爲專擅也若

皇上果以鄭材罪薄恐處之太重使世達愈不

王文肅公

卷四十四

古

自安或將材與應宿一體罰治施行亦無

不可至如應宿疏中有奉承閣臣之辯臣

等反而思之此事明解吳之彥實全適用

賢李禎雖至愚未必有疑於臣等豈應宿

之憤極而自生疑歟抑惡應宿者故以此

陷之疑網而激其怒歟大抵昔之論是非

者求其平故常置處事之人於井之外

今之爭是非者求其勝故并入處事之人

於是非之中此蓋風靡已久臣等惟自信

其至公至平可以鎮之而不足以煩

聖聽也爲此除票擬世達疏外謹再瀝懇個具題以

聞伏候

勅旨

懇請

冊儲疏

題該臣等連次恭請

召見未蒙

三才廟公集卷四十四

批答伏想

聖意無他不過爲

玉體不能耐勞而已臣子之情非有大不得已

自當以保護

聖躬爲重何敢再有陳瀆惟是目前

國家第一重事爲文武百官日夜翹首而望

者無過

冊儲先是八月初旬中臣等伏竊聽於外廷

自該部該科而下皆預撰疏草以待

聖節過而上之臣等不勝忙悚以爲此疏欲上豈無閒暇之日而必於

燕喜之時况歲已過半月未交冬欲趣行今年之內則已遲欲預爲來春之計則又早人

臣建言不務感格而務爭擾未

也爲此達夜致書九卿臺諫官令其各論

意察屬禁止訛傳毋得遽有所請庶朝堂

安靜既可免多指亂視之煩而時日從容

兼可伺

王文肅公集卷四十四

萬幾獨斷之際此臣等調

上調下之苦心有萬分不得已者幸而諸臣肯

曲意見從相戒不敢先發以至於今臣等

雖亦自幸可以塞責顧今天時入冬歲功

將暮正當預備來春之

典冊以慰久鬱之人情若

皇上默無消息臣等又不先行密請則滿朝之

人又將有搖筆鼓舌呼朋引類而爭者矣

夫人主至尊雖無畏于小臣然度衆言消

亂之中事勢極窮之際有說以禁其口有處以塞其望則

皇上可以省氣而臣等亦可以擔當今

皇長子明年便交十三歲冠婚之期且迫除冊立豫教之外更有何說更有何處將使人愈不信

皇上之言愈不測

皇上之心夫

聖心至於使人不測

三才圖會 卷四十四

天言至於使人不信而臣等詘訥之辭輕微之

力又何恃而復能屹立風波矛盾之中爲皇上解焚禦侮之助也與言至此追思春間擾

擾之狀可爲寒心伏望

皇上一察邇言永惟

大計起早霽然

降諭斷在明春舉行使和氣所感上而氛穢化爲太和而下而爭訟融爲喜起

社稷幸甚

聖躬幸甚臣等不勝腹心耿耿之切謹具

題以

聞

救解銓部推官件

旨疏

題昨蒙

發下吏部推補爲民給事中張棟疏欽奉

御批張棟等有旨不許擅自推用你部如何屢

次借言抗旨市恩

三才圖會 卷四十四

皇祖朝敢有如此奸生可惡堂上官姑訓俸一

個月該司官都着降雜職調外任用欽此

臣等竊惟我

皇上聖仁在有原無終棄罪臣之心而張棟等

年力正強亦未嘗遽絕後用之路今銓臣

不量事機不查

屢旨妄擬起補原職誠爲急遽無序非人臣進

言之體致觸

聖怒夫復何尤臣等事

皇上猶父母父母之所怒臣等亦怒之何敢更
爲之救解但思諸臣尚有難言之勢可原
之情與尋常觸犯不同蓋先是兵利都給
事中缺出止因肩下諸臣年資太淺以致
議壓議調口舌紛紛今該科又缺而肩下
之人又淺以此不得不議及於起廢萬一
見用庶無後言此其情與勢有可原者今
皇上責之以抗旨市恩則臣等竊願以百口保
蔡國珍孟化鯉等皆端正謹飭之士決不
負

王文肅公

卷四十四

十九

皇上至此其所以冒昧爲此者實緣臣錫爵泰
交一疏偶得
溫旨發行以爲自此堯衢可以洞開湯網可以
盡縱此蓋泥

旨之過而非敢爲抗旨也又臣等今早親見銓
臣責其因何草草激怒皆合詞自稱有罪

因言

皇上天覆至仁海涵大度遠如沈思孝近如饒

伸等亦皆拔之編氓致位通顯况張棟所
犯原非獨自建言止以官職列省臣之先
公本伸救竊料

皇上威怒已霽必垂憐憫此狎

恩之過則有之然非敢爲市恩也至於

旨內借言二字臣等初不知其解旋從該科取
看始知銓臣疏中果以臣錫爵原疏籍口

然則

皇上所謂借言者乃借臣錫爵之言也臣當爲

三

卷四十四

三

罪首若諸臣不蒙

恩免則臣復何顏在列矧今大選在即若合司
譴謫一空必致誤事有違

祖宗欽定之期甚爲非便臣等尤不勝悚踣謹
代爲叩頭請罪伏望

皇上免其降處重加罰俸或一年或二年以爲
人臣

奏事不詳之戒庶政權在

上而恩威之用不偏矣緣係

內旨處分臣等與有調燮之責仍恐科道又有
論救故事聒擾無已不得不預披忠悃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旨朕怒該部故違抗旨姑從輕處了且借言非
指卿之一疏乃此輩屢屢拾別言市恩今
既卿等申救堂上官已有旨了該司既降雜
職都調外任用不許朦朧陞遷吏部知道

王天爵公

卷四十四

主

再請

冊儲疏

題臣等前於十月十八日具有揭帖懇請

皇上早斷

冊立大計以從人望以絕人言乃候

旨二十日尚未見明示可否臣等不勝惶急不

勝困苦竊惟今日之事

皇上當先辨外臣與閣臣之心所關疼熱絕不
相同夫外臣之心臣等亦非敢盡謂其非

忠也但年少心粗顧意氣而不顧事體則
有之跡踈地遠信風聞而不信肝膽則有
之就中抑或有要功市名之輩如

聖諭所云然亦必後生新進自顧來日尚長有
身可以附名有官可以酬功而後可希覬
非望於萬一耳至如臣等年皆六十七十
去後桑榆之日短矣官皆一品二品向前
榮進之途隘矣而

皇上方且萬年長御一德下交臣等將以為名

乎則何不及今有身可託以攀附

皇上為名將以為功乎則何不及今有官可加

以順承

皇上為功乃先拂

聖意現捨身榮而妄意於寂寞身後之名謬希
不賞之功此雖至愚病狂之人必不為此
也然則臣等之心

皇上可辨而知之矣事非至要情非至枉時非
至急何苦而嘵嘵不已吁斧鉞之誅哉方

今天下之勢外而倭虜內而軍民無一事不可慮然獨侍

朝廷根本既固先收人心則枝葉可以漸理宮闈之典冊不行

輦轂之詔旨不信人心搖搖上干天象此豈太平之世宜有且

皇上獨不聞去年哮賊鼓衆之言乎主憂臣死臣等每痛於心此所謂至要之事必不可

再猶豫者也臣等每見

皇上宮中決事疾如風雨未嘗不稱神煩聖以

爲莫及何獨至

宗祧大計而連年不決如此使天下因疑

皇上未定之言而并疑

皇上久定之心本明處暗本美成魔此所謂至

在之情必不可再含糊者也見今

聖節過後臣等東邁西阻寂然無譁者三月於

茲此本以待

皇上獨斷耳若當斷不

則春中誠激而今日未嘗激也小臣有激

而臣等左右之臣未嘗激也夫不激則不

宜有惱無惱則不宜反自招激臣等誠恐

失此一機舉朝亂動其勢將有威之而必

不服諭之而必不止者此所謂至急之極

必不可再推托者也臣等爲此三晝日夜

蒿目腐心焦唇苦舌所圖不過爲

宗社

聖躬萬萬年永固永康省事省惱之計而

皇上得不哀而聽之乎臣等又惟目今

聖母節近燕喜方濃查得

累朝母后故事每遇國家一大慶典加增徽號

至累十數字今

皇上臨御日久而

兩宮四字之號未有增加則趁此因情起禮用

慈成孝冊立之典尤萬萬不可緩者也臣

等義屬股肱情均休戚不得不再瀝密誠

昧死百叩頭以

請爲此具

題伏候

特旨施行

十六日得

旨昨者覽卿等二次所奏揭帖已知道了

請

聖母壽日受賀疏

題該本月十九日爲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萬壽聖誕之辰其

三才廟公疏

卷四十四

三五

日例該

皇上出朝以受廷臣致詞稱

賀此係

尊親大孝

上壽大禮與常不同且儀注簡省既非有

面恩奏事之煩而

御門親近又不比

正殿受朝之遠在

皇上不過一舉趾一傳蹕之間而上以奉

慈宮之底豫下以快臣庶之積仰近以示

聖體之萬安遠以錫

聖孝於不蠲大慶大美有不可勝頌者况今仲

夏節氣尚未大寒此或天意有在以待

聖駕之出臣等叨直

禁廷欣逢

盛事尤不勝企心引領之切謹先期具

題以

聞

王文廟公疏

卷四十四

三五

日例該

風華式不爲金公卜拜

禁廷欣逢

盛事尤不勝企心引領之切謹先期具

題以

聞

王文廟公疏

卷四十四

三五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五

召對紀事

今日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煖閣中臣叩頭致辭言臣

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

差官降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

王文肅公奏 卷四十五

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

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嘉嘉悅臣對

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
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苦於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

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王文肅公奏 卷四十五

上曰朕意又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

臣對

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

消息止不住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

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知怎麼處臣又

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且自古至

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

況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

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

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

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

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

動火臣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欲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即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

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召對謝

恩并懇請冊立豫教疏

題今日羣臣

朝賀畢蒙

皇上獨召臣錫爵至

暖閣內面見臣叩頭祝

壽謝

恩畢蒙

聖諭慰臣為

國辛苦獎臣忠孝兩全臣因懇請

冊立一事又蒙

皇上首肯數次仍

諭以

聖意久定憐臣苦心臣不勝悲痛切切之至念

係

聖母壽辰忍淚不下但有退而誓天願自今以

往此身寸寸之髮膚無所愛惜舉家世世

之子孫圖效犬馬耳已但臣觀

意雖憐臣之忠而尚未決行臣之言仍以

皇子待嫡遲速一般爲言臣役不勝惻惶

勝慙窘緣臣與同官二臣本勸

皇上獨斷其言不可外傳而言既不傳則外廷

無所取信必將以

皇上之遲疑皆歸責於臣等之緘默臣等自當

爲

皇上甘心受之然使泛泛以不言責臣等猶可

受也臣錫爵亦泛泛以不言同二臣之責

文淵公六集

卷四十五

五

猶可受也顧臣忝爲輔弼之首今春

皇三子並封之議

皇上獨與臣謀而中秋間部科諸臣有言又力

爲按壓以明

聖心之無他以聽

中旨之親決今日

煖閣召見又

皇上獨對臣言而不及二臣舉朝文武萬目所

觀是臣之一身分明引擔自肩立券待索

而

皇上亦分明對衆使之側目於臣若又寂無影

響天下之責皆歸臣而其責臣又不專以

不言矣必將曰是故文

上過展轉作說客者又必曰是陰持兩端首鼠

觀禍敗者如此則臣身爲粉碎家爲族滅

猶有餘辜而臣焉能受之謹一一具訴其

苦情而

皇上試垂憫焉先是

王文肅公六集

卷四十五

六

累朝閣臣既罷而歸則希有再入朝之理臣之

不才蒙

皇上破格追召以安危屬之臣遇

主之謂何而今日第一

國計將以誰談此其苦一矣奄奄病母交春

且滿八十而強之萬里輿輓而來苦之終

日面牆而臥臣負親之謂何而今日芹曝

微忠又不得展乃

聖諭獎臣忠孝兩全臣實自以爲忠孝兩負此

其苦二矣方春中之懷憂臣折衷調停其間以爲事不須急緩之自定臣言自有驗時令

皇長子睿齡愈茂

聖諭亦謂其明年當長成人時以孝豈有可再遲之理乃

冊立以待嫡而遲而

豫教又以冊立而遲有如歲遲一歲至選婚加

冠之期而

王文肅公六集卷四十五

七

皇長子尚爲未發之蒙付在阿保之手則古

今豈有此怪事朝野豈有此異聞耶且此時若爭之不得初心之謂何不惟天下不

容此誤

國之臣而

皇上亦豈容此反舌之臣此其苦三矣

皇上請查一年以來臣之密摺有幾而並不敢

外傳此謂何心豈非爲

主疼痛不欲以身受名乎至誠之謂何而傳不

得一分叨効反成

皇上之過舉此其苦四矣今早

朝堂一御煖閣一

召羣臣棟觀傳頌以爲希有古之人臣賜召賜

問則立增萬倍光采而臣以

聖斷未決反愁下午出閣之後無面可以見人

無言可以支對臣受

寵之謂何而以榮爲辱至此此其苦五矣臣如

此諸苦概爲

王文肅公六集卷四十五

八

皇上而

皇上又未必容其日暮脫身而去然則

君臣之間相憐相護終不得全臣空蒙此

殊眷空抱此赤忠空耳此苦節空受此惡名何

爲也而側聞外間又有一種議論以固寵

陰謀皆歸之

皇貴妃則臣恐鄭氏舉族皆不得安所憂不

但身之不全耳已又今朝綱紊亂士論譁

說

皇上但知聖意久定不爲人言動搖正不知久
定之事何苦受不定之疑使四方萬代稱

堂堂

天子之尊有臣而不得御有謗而不得白譬之
父母受辱孝子何忍見之臣爲此不覺痛
心疾首謹一面謝

恩一面哀懇伏望

皇上三思而俯聽之事當急處莫貽悔於將來
權當自操莫資人以口實臣不勝感

王公廟令全集卷四十五
恩激寵懇迫切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再懇請

冊儲疏

題臣於昨日出閣之後有禮部尚書羅萬化
等合衙門官又有吏部尚書陳有年等給
事中張貞觀等御史崔邦亮等陸續待臣
相見於朝房各問

召對之時

上有何言臣即備述

皇上憐臣爲國辛苦獎臣忠孝兩盡之言諸臣

無不舉手加額爲臣稱頌既又問臣何言

登對臣又備述叩頭謝

恩之言諸臣隨即責臣旣蒙如此

特召如此

優獎何不將

冊立大事天下人心之公懇切

王文肅公全集卷四十五

面奏一番臣思昨日在

上前原勸獨斷連臣等不與其事以表臣一念

爲

主之忠雖幸蒙

皇上首肯數次知其必將有處而臣若遽將

皇上已決之意告人則嫌於先事張皇非臣累

揭密

請不敢要功之本心也若更將

皇上未決之詞告人則又恐激衆生事非臣貽

書九卿力遵多口之本心也勢在兩難公
得且以

皇長子年至十三早請

豫教一說爲解而因述

皇上明年長髮之諭姑慰衆心乃諸臣又怫然

責臣曰

皇長子長成讀書乃自然之理何消又請今
所急只在

冊立耳臣聞已愧汗然無一語而退因又伏

思人臣召對乃遇

主極榮之事其在

皇上爲下交極盛之舉而以臣疵賤薄福之人

當之顧反似從天墜下一泰山担子又市

又危又驚又窘者外則苦滿朝之迫持急
於水火而臣無言以抵對內則恐

皇上之獨斷少遲旦夕而臣無計以支吾萬不

得已

奏過

皇上權且稱病杜門一兩日不見一人以待
中旨之下事成之後臣始終若爲不聞者使群

臣百姓千萬世之頌禱皆歸於

皇上之神斷如風行雷動之不測

皇貴妃之苦請與脫簪避輦而並傳庶於小

臣善歸

君過歸已耿耿方寸之心爲無負耳緣係暫時

爲

主避名非有他意爲此不敢露章給假伏乞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十二

聖恩俯亮而曲全之臣無任苦迫哀懇之至謹

具

題以

聞

諭元輔昨日朕以聖母萬壽勉疾御門卿以來

京面朕因懇請冊立豫教之事朕已允答待

自有旨卿今又具摺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

歸功于已悉見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

疾有廢政務可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豫教

並冊立之事朕知道了

申明候

旨冊立本意疏

題該臣以

冊立一事暫避要功之嫌稱病杜門蒙

皇上特降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者朕以

聖母萬壽節勉疾御門卿以來京面朕因懇請

豫教冊立之事朕以允荅待自有旨卿今又

三才閣公文集

卷四十五

十三

具揭奏請欲假疾數日顯不歸功於已悉見

卿忠赤愛君至意卿不必托疾有廢政務可

即出入閣分猷贊理其預教並冊立之事朕

知道了欽此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到臣私

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讀再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

皇上真聖主也朝堂一御之間而首諮

宗社之大計

皇上真仁主也晉接須臾之頃而

俯鑒匹夫之微忠

皇上真英主也衆言未入之先而預定發中之

宸斷即今

札諭之語一則曰待自有旨一則曰朕知道了

雖未見十分明白而臣之意正不欲明白

使其功歸於臣也

皇上可謂善體臣心又可謂善用臣言矣然臣

又有說焉此引而未發之意

皇上知之臣知之而外廷不知也臣功不自歸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十四

可矣而善不歸

皇上可乎

皇上爲臣成避功之美可矣而不早成

皇貴妃苦勸之義可乎況此係

國家大典非今日

降旨而明日遂可舉行者也亦非

宮中可獨行而外廷不與事者也必將於兩

三月前傳造

寶冊鹵簿及擇日具儀之類而後錢糧可以

支辦各衙門可以奉行萬一再有遲緩再冉歲終則諸事皆不能及而

皇上又爲空言外廷又成妄想

皇貴妃又以從中力贊之盛美而轉爲家門不拔之危機矣大抵昔之所憂在已定而疑於不定今之所憂在不早定而同於不定早定則雖無一字及臣臣亦與其榮不早定則雖累札及臣臣且彌重其責此臣所以今日奉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五

又喜又感又憂且懼而不敢不再竭其愚者也萬望赴此冬至節前索性將兩事一併行千倖百當使書生好事之口淡然無復餘味釋然無有他疑使臣等得以奉揚

休命宣付史局普天萬萬世從此仰頌

皇上爲今日堯舜豈不快哉至如臣者倉卒不

次之言隱約難明之旨而重蒙

皇上採擇如此褒獎如此盛事之後臣區區忠

赤不但不敢自以爲功亦當明日張胆決

不使外廷要功但幸

皇上假臣面皮使之可以入而見母出而見人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耳容俟

諭謝

恩之後明早即起進閣分獻贊理以靜聽中旨之下臣不勝感泣銜戴之至爲此除

御札尊藏外謹叩頭具

題以

聞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其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揭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輒而聽信今

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剖明原奏疏

題該臣今日遵

諭進閣辦事隨蒙

皇上發下手札一道

諭元輔昨卿所奏朕知道了且朕覽卿累次摺帖俱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次進勸朕亦難允況

祖訓有后妃不許干預外事其可輒而聽信今諭卿知之欽此臣開讀之時見有同官臣張位在閣念係股肱一體之人不得不以示之皆低首蹙額而不敢言吐舌相顧而不能解夫

主末廟公文集

卷四十五

十七

祖訓所謂后妃不預外事者不預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

冊立乃

皇上之家事而

皇第三子則

皇貴妃之親子

皇貴妃之親子不爲之謀萬世安全之計而又將以誰爲乎且使

皇上早定則已矣一日不早定則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

皇貴妃而誰疑

皇貴妃不自任以爲已責而誰責先是臣之在家每閱抄報見諸司小臣連章累牘指

斥

皇上未嘗不及

皇貴妃豈有見人之無禮於君至此而恬不動心默無一言者乎況臣連揭所指本出

三天廟公文集

卷四十五

十八

皇上昔時跪請之言是

皇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矣而今曰顧反以干預外事不輒聽信然則必欲使

皇貴妃受盡天下之憤憤忍盡天下之嘲嘲然後爲不與外事而可信乎臣老且病骨

瘦如柴乃

皇上所親見區區爲

王若辛饒舌幸蒙哀憫以爲犬馬報

恩止有此第一義而今日所奉

聖諭顧以臣稱引

皇貴妃爲疑夫

皇貴妃久侍

皇上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而外廷之紛

紛歸怨於

皇貴妃又臣之所不忍聞也以不敢言之心

合不忍聞之心孰輕孰重且六十老臣力

王二篇今文集卷四十五
捍天下之口歸功

皇貴妃

皇上反不快於心乎臣今日進閣本謀將昨

諭允答之旨稍洩於外鎮壓群情而及是不覺

萬重疑網愈錮愈牢一片熱心愈冷愈淡

臣惟有慟哭拊膺痛其負

皇上以早填溝壑爲幸耳臣不勝情迫詞窮除

諭札密藏不敢示人外謹具

奏以

聞

二十六日奉

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歸功

于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心不

必憂疑今諭卿知

再懇

早斷大計疏

題昨該臣累進揭帖言語雖煩猶恐描寫心

事之不盡踪跡雖密猶恐外間傳聽之易

王三篇今文集卷四十五

說蓋先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到

御札臣即與同官密看密藏以爲萬無一洩而

其日午後有禮部禮科合衙門官相率見

臣於私第問今早

御札內所言云何臣驚駭不能對因問諸臣何

以知之諸臣言早間在

朝天宮習儀畢後已有人飛報

御札到閣閣臣意氣之消沮顏色之窘蹙皆知

之矣臣不得已只得略與之言

皇上之意無他不過欲自顯獨斷通

皇貴妃亦不使與從中贊決之功諸臣皆且
疑且信言如此則美而又美又有何說只
恐

天語既不外傳

宸斷又不早定公

煖閣所奏知是何言不過爲

皇上粧成籠罩外廷之局耳臣一聞斯語毛髮

皆豎知其一手必不能遮萬目一口必不

三才集公文集卷四十五

能支萬喙矣而言安得不煩

皇上自今日而言但見臣頗言之可厭若慮及

宗社之長計慮及帷牆之隱憂慮及

祖宗列聖之至靈慮及

天變人言之可畏恐必將流涕思臣心之忠而

太息恨臣之言晚也事勢至此日不論

堯舜聖明不當爲曖昧所累而就仁孝世惑溺

之主真非有非常動搖之意伏願如此之

危露流言如此之沸騰斷切千萬無有一

成者矣昔者南山之老農膝室之賤女猶

不忘家國之憂而臣幸遇

恩知職首丞弼有如坐視

皇上成年成月纏此不了之公案費此無用之

心思貪榮畏禍唯唯而止千載之下以臣

編於李林甫許敬宗奸臣傳中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今長至節過矣歲且盡而春矣

太白經天數月矣人心必不能忍而言者

至矣臣縱有蘇張遊談之口而天下不信

三才集公文集卷四十五

臣矣縱有狗馬戀

主之心而天下不容臣矣爲此再披急悃萬乞

早斷以實臣支吾衆口之言以生臣母子旦夕

之命謹具

題以

聞

再懇

早定冊立大計疏

題昨該臣以長至節後恐流言漸起再披急

惻以求

皇上早定大計而理曰未見有傳答者臣因自
歎自疑豈其誠未至耶言不切耶大臣之
肝膽已盡吐於

上前不敢言誠之未至也乃言之不切則有之
皇上之諭臣不云乎分猷贊理今臣千苦萬苦
分得甚猷千難萬難贊得甚理就使真能

分猷贊理報得甚恩而曉曉望
皇上誦大計以說小忠指所愛以惜微命甚矣

其固陋不知量也臣今有說於此不言身
事而言

皇上之家事夫自古國家以不早定太子為慮
者豈必謂如周幽晉獻之類嫌隙已成動
搖有迹而後可為慮哉但意定而言不
言定而分不定遙想愍皆為疑端中
奸人望風而希旨則生諛心按閭而抵隙
則生搆心分門而立黨則生爭心忌長而
貪功則生利心夫帝王舉動至於使人生

心而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矣昔漢成帝
無子立姁或者迫發其宮中陰事而耿育
以為帝意在立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不
失為至公夫立長尚不必於親子而况有
子又何疑於立長乎後宮已就館者尚防
其牽長之漸而

中宮未就館者况可虛長子之位而待之乎
司馬固之告晉惠帝謂帝未生子本可幾
幸將來而天緒夫未生子而待子猶以
為非况既生子而又待子乎崔浩告魏明
帝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不必須待成人以
生履霜堅冰之漸夫未成之子猶不可待
而况

皇長子之已成者乎當宋仁宗定議立皇子
宗質已面對大臣言而韓琦慮恐有變復
乞內中批出以示不疑今

皇上為臣言則曰允答而為

皇貴妃言則又曰允答而為

而未定者又安可含糊遂此乎唐神龍初
洛水暴漲宋務光以爲自登皇極未幾元
良之應宋咸平中彗星見田錫請立太子
以宗社永寧爲圖夫一災示譴猶曰可畏
況今二災並見而加以災惡人犯太白火
經天平周成王之爲太子未生胎教既生
保教自其在孩提襁褓之中則已左周而
右召春誦而夏絃矣况

皇長子年垂長髮漸及冠婚而尚漠然閑處

三才圖會卷之八

宋四十五

二十五

深宮不親師友賢庶人愛子之不若而天
下得無疑乎唐臣劉洎以太子日侍寢殿
不行如迎四方齒學三讓之禮慮有後悔
夫已立之子上所愛近而臣下尚以不謹
學爲憂况

皇長子名號未定定省久疎而併此區區出
講聯屬人心之機而亦廢之臣等自非神
人誰能明目張胆而致保

聖心之必無他乎且喜

皇上動引

祖訓臣因得以

祖訓明之夫

祖宗之行事皆訓也二百年來立嫡有幾立長

有幾早立有幾遲立有幾

皇上試盡取而考之是知天位與親藩不同舊
章非今日可變斷無待嫡之理矣先是臣

等曾將

皇長子始生

三才圖會卷之八

卷四十五

二十五

詔書抄牒

上覽此即

皇上自若之事又不必遠引

祖訓也然

聖意所以久而不決者莫非以

世宗朝

二王故事爲疑臣查得

世宗晚年雖偶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
二王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尋復斷遣

景王出封則天下翕然矣爾未嘗如今日之
滕龍到底茫無剖斷也昔楚國處女進諫
於王以太子爲龍尾夫知龍之有尾而後
成其爲龍則知二龍相妨之說爲妄斷而
行之收人心聳遠聽破窺伺之奸謀消惟
壻之隱禍舉在於此此

皇上切身之事亦臣忠於

皇上至切之言所以疾病滿身不敢遽言去而

區區復有此疏者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悲

三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老

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言參之前史是否關於安危治亂

之計速降

中旨萬無復疑謹具題以

聞

言

處各官爭論事情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戶部郎傷應宿本今內臣中

票臣等再三詳看乃爲行人高攀龍申於
得罪諸臣語侵臣等而指應宿爲詔諛應
宿不平故有此疏其實攀龍所

奏皆醉夢語臣等且恃有

皇上親証可以付之一笑而應宿顧不勝憤憤
如此此又以醉夢攻醉夢矣而其詞更牽
引支離皆賊私醜鄙之事恐多出於私憤
報復亦未可據以爲真今攀龍之疏未發
而獨發此疏又似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天

聖意有所左右於其間者竊謂此等青天白日
之事當於青天白日之下明之而天下國
家之言亦當以天下國家之心斷之臣等
爲此不敢擅便稟擬仍將應宿本封進以
待

皇上檢發高攀龍原疏一併下部院該科令其
明白查問以示至公在應宿則當問其關
部以何事異同吏部官駐私及高攀龍爲
顧憲成所使有何的見在攀龍則當問其

趙南星陳泰來等之得罪果出自臣等何人之意此乃

朝廷光明正大舉動不惟二臣無詞而亦省

議論全

國體之一端也若止信楊應宿一面之詞人

情終有不服伏乞

聖明獨斷施行

謝

聖諭疏

三才圖會卷四十五

三九

題臣錫爵今日又奉

手札諭元輔昨卿所奏揭帖朕已詳覽甚見卿

歸功於上不矜不伐美意朕知道了卿可安

心不必憂疑今諭卿知欽此臣伏惟古之稱

大禹不矜不伐者謂其有功可矜而不矜

可伐而不伐也今

宮闈之事原非臣之所宜有功亦非臣之所

得加功其勢自然無可矜伐者此不足爲

臣之美也惟是區區赤忠爲

主之誠一午以來肝腸腐盡口舌乾澀口之盡

盡骸骨瘦盡

社稷宗廟之憂擔盡滿朝四海之誦受以此則

螻蟻雖賤其命可憐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或不忍見其朝朝暮暮之

涕泣歲歲月月之煎熬而

早賜決斷以慰之是乃所以爲真知臣與眷臣

而勝於今日之

溫言美獎徒使折盡餘福趣其隕越耳臣奉此

主哀肅水哀集卷四十五

三

諭後誠當暫緩心腸勉供職事不敢過爲憂疑

亦決不敢遂忘憂疑蓋過爲憂疑則以不

誠之心待

皇上而遂忘憂疑則又恐以不決之事累

皇上

皇上再請深恩臣歸功之意謂何有如不憂不

疑者獨臣一人而畢竟使天下皆憂天下

皆疑則臣歸功一說乃是自瞞瞞人而徒

以歸

皇上之過耳臣不勝知

恩報

恩忠懇急迫之至謹具揭帖

奏以

聞

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

題今日文書官杜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諭元輔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立朕已

親允況今春有吉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

着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

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併行出閣禮還

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

以長至節後恐

中旨不出群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早臣位

量表白

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與鹽手叩頭握讀再四不勝欣感不

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

主疚熱無他奇見可以安

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

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真

聖主真仁主真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

世亦將頌之矣其

冊立一節不徇臣言而曰少候可見候

不以臣等自可計日而待奉不敢再有

聒惟是

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

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於此臣不得

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

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

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

昨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曆最長請奉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

祖宗列聖冊立

皇子多不過數齡此亦豈爲身之老疾而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趣開赴早赴

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再

勿遲待嫡之旨又虛備貳之位以解衆心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三十三

疑其

皇長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罔慈父一體

之念然自外延而觀

皇長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

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

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於

鏡德宮並見

兩皇子時

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三十四

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

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

信

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子且此舉本爲安

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於遲早生議論而

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

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卑臣位亦

斷以爲

皇三千歲該少選一二年原無妨於蒙養而

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

上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臣錫爵草野無知蒙

皇上開心見誠既採其言又辱令之詳擬可

不敢不竭其愚慮以求事體萬安人心

安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臣

等不敢造次議擬容候

王不肅今文集

卷四十五

義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

上請謹具

題回

奏以

聞

奉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諭卿知之

荅豫教

聖諭并擬傳諭跪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齋捧

皇上荅諭一道到閣

諭元輔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

疾者非疑於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

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

王不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義

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而不遺下問

孔元之剛健而俯納微忠臣之感

知奮激自不待言而此

諭一傳將使天下之人皆仰之如日星奉之如

金石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

皇上億萬年純嘏之祥皆基於此矣至於
聖諭所謂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

古證大哉

聖言使臣讀之不覺攬涕交頤刺心流血夫臣

入

朝之初疏不云乎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

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

爲功臣之所以首爲此言者正謂人心與

古人不同而望

皇上攬權早斷以杜好名要功之口也迨後

三王並封之

古文讀公文集

卷四十五

三

旨下滿朝沸騰臣橫身荷擔其間不惜千言萬

語支吾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寧身自

引咎而不欲使功歸臣下也近者

聖節冬至之後臣又苦傳諭各部司使其不得

饒舌激惱者亦謂人心與古人不同而

聖斷稍先一日則省一日之窺伺也類

天之靈昨日奉到

聖諭欲先行出閣講學之禮而臣等僭議欲令

皇三子出閣稍遲非文一之益蓋因今春外廷

方爭並封之議以並字爲嫌今若主張並

出則與並封無異愈啟人疑此亦謂人

與古人不同必欲明白到底爭此數年膾

臠一口之氣也向使今人與古人之心果

同則

皇上真金自不畏烈火而臣何苦憂之如此其

深言之如此其亟哉謹遵

旨撰擬

論一題下部旨四句蓋竊取

入附公本集

卷四十五

三

論中不老無疾之意使人知

冊立稍遲原無他故末二句使人知長幼先

後原自分明期於將順

盛美千停百當而已伏乞

聖明即時裁定發行謹具

題以

聞擬

旨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

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於明春先行出閣

諸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其功之
序即此爲定爾部裡更傳諭各衙門如親
行不許又求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
來看

因言辨論并勸錄用人才疏
奏爲撫愚忠以仰禪

宸斷明公道以大服人心事近該行人高攀龍
御史徐元疏以惜才爲詞而以喜同惡異
疑臣等其責臣等甚備且甚究而臣等一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奏
特

皇上親口親筆爲證處之甚平淡應之甚安閑
竊料臣等心事斷然明矣既而思之自古
大臣尚有故迂其身顯爲疑事使誹在已
譽在上如骨仲子罕之爲者彼豈異人而
臣等獨不能爲

主分謗任怨乎且臣錫爵自入
國門以來凡數承

聖問以科臣糾舉考察而問以守令欺隱錢糧

而問以小官僭辭而問以

王府親親而問以民間綱常風化而問此皆
發乎情止乎理義豈可盡爲

皇上之失德而臣等顧當以阿意順旨爲諱也
又如

傳處一二部司或以揣摩無據當面招虛或
以薦舉失詳因公受譴此亦無故之怒而
臣等直得焚詔補牘而爭也由此觀之臣
等何事不可分謗何事不可任怨而必欲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五 借

皇上親口親筆之言爲解乎顧臣亦有說於此
諸臣所重爲

國家惜才而臣之所重爲

皇上惜權方今

聖主當陽英賢布列非必廢棄皆賢而在位者
皆不肖也非必建言者皆賢而不言者皆
不肖也乃

皇上問非失問處非失處又如比而河三年來

士大夫每扼腕而思叩閣之士反唇而快
場灶之疑者臣知其解矣怒一人而或遷
之衆人斥一人而或銅之一世又有抵觸
本輕而責之太重者有容忍在前而復旁
發于他事者部院能請不能必其下臣等
能言不能必其行諸臣求其說而不得則
爭爭之而又不得則激於是始以見逐者
爲盡君子逐之者爲盡有心而其說且支
離膠固而不可復破矣臣奏交疏中謬陳

三才集

卷四十五

聖

上不勝下之說正與今日之事相應夫以
上之勢而至於不勝下豈非有所激之而
然歟且上之所爲勢者安在也惟此恩威
兩權而其妙全在於互用使之威窮而知
恩則其感深恩窮而知威則其畏深此皆
天子自有而自用之恩不下移不必禁諸臣之
市恩也名不下操不必禁諸臣之盜名也
譬諸天然惟雨露晡時而不下則農夫始
得以桔槔之勤而分雨露之利故禁銅父

而斥逐輕此乃假臣下以市恩盜名之資
者也昔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夫獵較
非美俗也而孔子反借之以化魯人高帝
即位初年先封異己之雍齒夫雍齒非功
臣而高帝借之以服天下蓋以一聖勝衆
愚則其權輕以愚人爲聖人之用則其化
速以匹夫賁天子其所得少以天子仇匹
夫其所失多故古帝王厲世磨鈍往往用
心於此今諸臣父震

三才集

卷四十五

四三

雷霆之威正枯魚仰沫可以用恩之時乘此時
以收群心變風俗莫有便於此者而夫此
不爲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昨孟化鯉得罪時謁臣私寓自悔其
不從容稟

命而竟以起廢之權取必於

君父臣容嗟歎息深有感於其言用是特疏

上聞除孫鑑李世達等遵

旨推用外以下廢謫諸臣合無

初下吏部都察院平心甄別疏名

上請且如諸臣之中一般建言一般觸忤而其
人多有懷忠自奮肝膽無他者則當與陰
趨捷徑之別論有厥行好修物論素許
者則當與改粧頭面之士別論有書生悃
幅誤寄耳目於人者則當與翁說縱橫之
士別論亦有譴逐久而懲創深練於人情
世故者則當與新進虛憍之士別論又有
言雖逆耳而所爭天下之計所守當官之

職諸則既備

別論蓋春

建儲議助

亦有益於

議置之以

也夫使

朝廷得真

用之此

以按圖而索隱

上之彼豈不

皇上之時盡

修天還轉

於

王則天下誰

人亦誰不相

於英治鑑

君父聖訓

由建言而事

部異同之疑

而使之適

者高攀龍

聖斷赫然

過之後更

皇上棄瑕

論有槩於

此者急於

聖意光輝

國計大定臣以爲帝王有萬全之大道而清時無尺寸之棄材用敢不避忌諱竭其愚忠如此日不勝引領企命之切謹具奏以聞

奉

旨朕原無拒言止因近來小臣淆亂政體驕坑成風甚有借言奔競蠱惑視聽者故加薄處

汪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聖旨

既卿說過不歸上所奏朕知道了

諭救臺臣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御史吳弘濟本爲扶正抑邪等

事伏奉

御批此事已有旨了自合聽朝廷處分吳弘濟

這廝黨救者擾攘敢定擬着降二級調用吏

部知道欽此伏惟

皇上天縱神明近者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

章奏

親覽處分親斷臣錫爵昨有疏中發明

皇上心事真可對青天白日而小臣道聽塗說

妄疑激擾如此臣等豈敢以

皇上發怒爲不足顧直以爲不必怒耳方陳泰

來等之以妄言得罪而臣等救之有暗地

不能窺明愚人不

聖之說

皇上即此兩言而推之何忤不容何妄不道且

汪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五

聖旨

高攀龍本疑臣等不敢直犯

皇上攀龍之口已可付之一笑矣而况弘濟近

理之言乎似此虛舟飄瓦博不得臣等并

蛙之怒矣而顧博得

皇上雷霆之怒于今

赫然處斷降調並行以

皇上自爲發怒乎則

皇上天地也人之病風喪心而指天斥地者天

地果有怒否以

皇上爲臣等發怒乎則臣等艸木也艸木風搖
之折霜凋之瘁今弘濟方以幹旋前後大
小臣工貢臣等而并其身之不保臣等弱
艸腐木愈不能勝衆咻矣爲此不避煩瀆
除高攀龍原下部院咨看外吳弘濟詞氣
頗平且非倡議攻訐者伏望

天慈矜宥免其重處臣等不勝戰慄企禱之至

李東陽公文集卷之五

聖

金蘭之

劉高聲

轉懇求

小臣工

之

限日

艸木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文獻王公文集卷四十六

請傳煖耳疏

題臣伏見連日雪後風寒異常百官尚未蒙
恩得戴煖耳在

聖主或深居煖閣不知外寒在微臣則歷事

先朝頗諳舊典蓋

祖宗二百年來歲傳煖耳示體悉於等威之外

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傳衣不謝而

傳煖耳獨謝此燔肉醴酒之類物微禮重

古人以此窺君心之取舍驗政事之勤替

不可忽也大抵人臣有不公不法之罪寧

峻其譴訶之法不可無故而厭賤若無故

而厭賤則重道義識廉耻之人日遠而謫

諂面諛媚與牧養之人日近臣竊懼焉

此不憚瑣屑具揭

上請伏望

皇上少思足寒之傷心毋愛餘帑而廢禮臣等

幸甚四方聞之亦幸甚

儀

請辨論原奏疏

題該臣昨於本月初十日具疏為據愚忠以

裨

宸斷等事連日拱聽

聖裁未見

竊下臣不勝驚悚不勝疑訝竊伏思之得非

皇上以臣為憂讒畏譏而為此遷就之策以調

衆口乎抑或以臣為與

上異心而開此僥倖之塗以長澆風乎乃臣之

主意與此正相反臣疏中明言為

主任紀分謗其首舉

皇上所問皆正理所處皆公怒蓋專欲破小臣

訕上訛傳之言動引前代焚詔補牘之事

而使過專在

上善專在下乃議論之絕不平者臣之此言正

不欲苟諂衆口為揄揚

主德計也繼而勸

皇上妙用不測之恩威分別建言之品格蓋又

欲破近時合從運衡之當市恩賣直之風

使怨專歸

上德專歸下乃政體之絕倒持者臣之此言正

不飲濫長燒風爲收攬

主權計也

皇上試將臣疏再三披覽足知臣心之朴忠惟

恐其

發行之不速矣至於本內所稱部院推舉人數

原無敢必

皇上可則點不可則否用之多該部院不敢以

爲恩用之少該部院不敢以爲怨此又在

皇上臨時一舉筆之間而何至先塞其門默無

可否哉臣一念赤忠既引其端不得不立

其說爲此再

題請

百伏望

皇上併批發擬

奉

旨依前朕原無拒言云

請處織造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工部題覆浙江巡按御史彭廣

參

請軍減織造疏此事先經撫臣王汝訓題

請臣等擬票暫准每年一運以蘇民困未蒙

批發今按臣再有此疏其情愈懇其詞愈哀

等竊謂

國家之計當權緩急輕重而行今東南民力

已竭而內有連年水旱之災外有沿海盜

賊之備此百分困急之日亦係根本重大

之憂難

上供錢糧正額方且議蠲議減而織造一節乃

獨未蒙些須之惠此地方官所以疾首祈

哀而該部亦爲之連章請

命者也臣等職忝副丞情均休戚謹再爲之擬

稟仰

寬恩然不敢盡從部臣之請惟幸

皇上寬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耳臣等不勝懇

切仰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

寬降罰部臣疏

題臣等近見言官部官言語無次奏職失詳

以致屢觸

天怒致有處分不惟諸臣屏息伏罪之不暇而

臣等亦不能逃調燹無狀之責不敢更爲

之伸解惟刑部司官奉

旨點用一節則有當擬議者昨日侍郎孫鏞具

臣於朝房歷引先年之事凡係

奉

旨該司降罰者止坐本內有名掌印官或問官

今馮海之事奉行審問俱河南司郎中

廷相一人兩次

奏請所列該司官亦止惟廷相有名而不及

員外郎楊現主事梁廷卿則今奉

旨調用據例亦止該廷相一人當之但

天威之下不憚過於小心又不敢徑自題

請謀之臣等臣等亦不敢專決旣而思之此

有坐罪主名非一槩盡爲之開釋也且

據有歷年故事與發科題本見證又非

臆爲之乞

恩也而部臣不敢造次援例以

請已見其震怖

天威戰兢待罪之誠而

皇上宜有以憐之矣况近者諸臣紛紛止以抗

違救擾而得重處則今日自當以該部之

小心的

命而從輕有此正見

聖人之恩威不測而賞罰有章也臣等因見理

有可言情有當辭故敢冒昧及此伏望

皇上取回該部原疏查果列名司官的係張廷

相一人合無將楊現等免其調處仍復別

有定奪恭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次日

奉

諭吏部昨者有旨調用刑部納賄司官今日輔

臣具揭仰辨止言該部不敢實奏激擾其兄

三三集卷四十一

敬畏前旨所謂用的是本內有名的張廷相

其餘姑免究今後各衙門奉旨不明的不妨

具題請旨吏部知道

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

題臣等今日檢得閣中舊始知

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以便接見諸官其

題

前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部方可據以奉行即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初四

日則冠禮例該於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

預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

辦不前合行

題

兩臣等謹擬

傳帖上進伏乞

聖裁施行謹具

三三集卷四十一

題以

聞

荅

欽定皇長子常服出講疏

題今日臣等奉到

手札

諭內閣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

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諸官欲待

明春正月月中旬詢於卿等今卿等奏來甚合

原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見皮弁一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愚昧之見無所知識止據舊案謂典禮之當次第行者不敢不請而

諭旨之當自

上傳者不敢不重蓋尊

三才公天集卷四十一

九

皇長子即所以尊

皇上也茲蒙

皇上俯賜嘉納因而

裁示欲且暫着常服出講

聖慮精詳

聖見高遠非臣等之所及謹即遵

旨另擬

傳帖下部以便奉行但思

冊立既尚有待

冠禮又未即行則

出閣禮儀甚簡一切費用之類俱宜從省乃

昨日太監孫順開買珠玉等項物件傳之

外廷使人有禮不及物用浮於制之疑恐

又未免有所煩瑣不見此舉之穩稱臣

等因奉

聖諭輒敢私效愚忠如此伏乞

聖明俯鑒而更裁之除原奉

御札尊藏閣中謹具

三才公天集卷四十一

十

題以

聞

催請出閣

傳諭疏

題今日又蒙

賜手札荅諭臣等

諭內閣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

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勦節

約在內各衙門造其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

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
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
諭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即封送該科
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

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
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
亦進言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
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臣等而言
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
於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
德完等一齊見臣等於

廟旁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編舊案
並不見有

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
寫之誤此以事言者也左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豈可使未
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購書籍而先購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

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乞不同即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等之外爲

皇上擔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傾吐腹心以求

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於空虛之極民生至於困窮之極邊

費至於浩繁之極人情至於思亂之極其

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浮費以虧

國帑

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日出閣

命下朝士已有喧傳

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

收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血噴於口
髮衝於冠以爲人臣疑謗

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拔舌之刑而今

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

亮聳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等之所

以爲

皇上不耳也伏望

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議之

旨以絕人疑其具辦一節或別

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即此就當將來

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臣等不勝赤

心爲

主之切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憂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年十難充一旦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官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

請

覽由閣買辦疏

題今日復蒙

皇上手札答臣等

內閣朕昨覽卿等奏悉見爲君憂國之誠況
此費乃不得已若當冊立之用十難充一旦

冊立上而尊

上徽號下而儀仗器物及鋪官等項所費甚多

不勾充用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之餘不

勝惶恐自愧其閣淺知識不見

大地之高寒酸伎倆止借銷鍊之費今即已傳

諭該部該科令其覓爲將順助成

大典蓋先是臣等初奉

後已經苦按諸臣使之靜聽

皇上從容裁減以爲子孝而後可以望慈於父

臣恭而後可以責難於君今諸臣幸皆與

臣等同心不敢造次有言矣惟是屈指

出閣之期距今止一個半月而所用珍寶之

類約該費銀三十餘萬兩恐必不能飛空

縮地而至也今且責部臣一面召買而

皇上一面少寬其期或少減其數則臣等之願

望足矣至於

冊立之費既不勾用臣等不敢強

皇上以曲從姑侯將來再處又臣等連奉

皇上手札真革無不精妙今日偶聞翰林官所

撰年節賞人對聯忽起貪心意欲求

皇上萬幾之暇手書五字或七字一聯訓勉臣

等令得奉爲傳家世世之寶亦不在臣等

一生之遭遇也除

御札尊藏恭答外輒敢冒昧私

請及此不勝企仰慙懼之至謹具

題以

聞

請添閣臣疏

題臣等惟

國朝設立內閣之臣以掌司

審命贊襄化理其責至重其務至繁責重則必

待衆力並舉而後負荷爲克堪務繁則必

待羣策兼資而後票擬爲無失蓋先是萬

曆二十年申

皇上勅下部臣有

祖宗朝內閣多至五六員之語固已知此官之

不易稱而思博訪耆碩以充之矣旋而部

推報格臣等莫測

聖意不敢遽

請乃兩年以來天災時變之頻仍外患內憂之

交亟士風吏治之日靡臣等非不齎竭心

力勉任勞怨以期消埃萬一之補而年皆

向衰聰明有所不逮時方多事料理有所

不周即如本月初一等日三臣同時患病
臣錫爵因恐耽誤公事只得攙扶進閣十
分難支又如前月內每奉

諭札皆關係

國家大計而臣位偶以在告獨不與聞可見

臣等二三左右之臣不惟材器不能兼人
抑恐緩急難於相及非多添員數則不免
贖職廢事之憂非廣開賢門則不免偏聽
獨任之蔽此臣等之所以常懷內歎而汲

汲於以人事

君者也伏望

皇上俯從所請或勅吏部遵照

近旨會推五六員以備擇用或仍斷自

聖心欽定一員兩員

特旨下部奉行政本幸甚臣等亦幸甚謹具

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

請

處承天內臣事情疏

題先該承天守備太監孫政所奏才豪侵耶
業錢糧蒙

特旨行撫按官嚴提人犯解彼追究今日戶部
以職掌執

奏有揭到閣臣等再三詳看此事委當斟酌

戶部之言原不曾以孫政所

奏為非欲免欠糧人戶之罪但據孫政本內

原止要發所司治罪若自參

奏自問擬則從來無此事體其在孫政既不

可冒昧而遽承且撫按官為一省紀法之

司今使為守備衙門提人不容其問理此

乃胥吏承行之事其在所司亦豈容覲

而遂服該部比之厥衛拿人必送法司照

別問理此確論也守備之權不專於厥衛

撫按在外亦猶在京之法司今只如部議

仍

下所司令其從公照依孫政

奏內應追究者追究應查改者查改

朝廷之法未嘗不行且使孫政心安不敢再有

爭執實爲停安臣等因恐明日戶部本下

有如

御筆仍照前旨批定難再轉移輒敢預陳愚悃

如此伏乞

聖明俯納施行謹具題以

聞

因言乞罷疏

奏爲聞言自審必難報

國乞

亟賜罷以全臣節事該臣昨日出閣之後接

得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一

疏揭各一紙其中大約祖高攀龍之說以

爲

皇上近日處分諸臣皆出臣等之意又以攀龍

及吳弘濟之重處皆臣等之擬

旨此等疑謗皆

聖心所自明謂臣尚足與辯乎然不辯可矣而

臣竟付之不聞偃然居位謂臣尚有耻乎

盖先是臣等累揭仲敬趙用賢李世達等

擬處楊應宿鄭材等其疏原未

批發外廷容有不知至於高攀龍之擬票輕處

而

皇上一筆塗盡吳弘濟之徑不發票而臣等見

有款揭在

謂前臣之疏與

皇上之旨人人見且聞矣使二臣爲不知而妄

言乎則臣當玩而笑之使二臣爲已知而

故言乎則臣當怒而責之顧世道人心至

此臣愈玩則

朝廷愈輕愈怒則羣少愈侮惟有閉目掩口

而謹避之耳夫大臣避讒非

國家之利乃臣有不得不避之勢有必然當

避之理請一一爲

皇上陳之大抵謗至於不必辯則言之者無
矣而咀嚙之者顧愈釀疑至於絕相反則
蒙之者不忤矣而傳會之者顧愈力事至
於

御前親質證親發憤則爭之者宜愧且懼矣而
羨慕其抵觸之利者顧愈衆此其勢不可
以口舌勝也蓋臣嘗私持鎮俗之論以爲
彼躁而我靜彼釀而我淡久之人當自服
而今身處朝場官居寵地非所謂靜與淡

也欲以責人之反唇難矣此之謂不得不
避之勢方今海內亦多故矣而閣臣提衡
調製其間其艱危萬倍又臣等猥承張居
正擅權之後侍

久御綵事至聖至神之主其兢惕又萬倍
當此之時縱有膽智包身奸雄蓋世安能
願指

皇上之手口借以處人既處之矣則又安能頃
刻翻悔佯爲款解而不防

皇上之詰問敗露者臣蒙此大疑最爲無謂最
在理外而猶尚未能自明則理內之事如
臧否人物甄別吏治主張議論弼贊政機
臣等無日不票擬則無日不可爲譏端一
舟數控十步九掣將不惟身之危而

國家之敗隨之矣此之謂必然當避之理救
荒禦倭豈非今日治安急務顧臣等譬之
當家之人量入量出籌輕籌重即如戶部
錢糧兩誦之時臣等一面議賑卹又一面

內顧根本以防他變又一面揭陳民窮財
盡之狀於

上前蒿目苦心亦已至極石星宋應昌臣亦豈
敢謂其全材但以星之清忠爲

國應昌之辛苦籌邊功未列而言者先求其
短局未終而觀者急議其代臣恐忠臣勞
吏從茲解體又恐懸軍異域不可先自惶
擾易將故稍爲調停之說解之此臣自保
老成長慮未必會差而二臣怒中尋端盡

構以爲罪此亦當待臣云而

皇上自決之臣無策矣臣聞大臣受謗而不辯
謂之大度有怨而不報謂之至公臣今臨
勉從事於此既彌年矣本之爲忘身報
國計而今國事至於必不可爲猶然不自引
決以仰累

皇上則非大度非至公而直謂之無耻耳伏望
皇上先放臣歸以全晚節仍將二臣本平澤廢
下與天下共其是非如臣在

皇上左右果無妨害一人專擅一事則不該明
自以告二臣使之自反如二臣果有獨倭
救荒奇策則亦使明白告臣爲臣益友
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得

旨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邇來朝臣每每矯害
朕欲從重究處卿反爲救解因此小臣益無
忌憚將朕親批旨意誣爲卿擬妄肆詆誹好

生無狀已有肯處了國家多事卿肯以社稷
爲重竭忠佐理整飭朝綱以副朕心替之託
豈可因此求去反墮奸計宜即出入閣辦事
吏部知道又

諭札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意董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咎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籌
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

旨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邇來朝臣每每矯害
朕欲從重究處卿反爲救解因此小臣益無
忌憚將朕親批旨意誣爲卿擬妄肆詆誹好

其瑞映銀天

旨下因北來去及劉拔情宜由出入閣辦事
旨下因北來去及劉拔情宜由出入閣辦事
旨下因北來去及劉拔情宜由出入閣辦事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七

謝

宜論并求去疏

奏爲恭謝

天恩因請

寬宥妄言以弘

聖度以明臣心事昨該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

有疏論及臣臣方具本待罪間猶謂章疏

常例三日始發不意今日遂下蒙

年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七

欽遣文書官劉宣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當於香案前叩頭伏讀

諭元輔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朕切倚毗此無

知商革不根之言卿豈可介意卿之休咎雅

量人所素知方今家國多事之日正賴卿籌

畫贊襄何遽求去妄言的已處了卿可即出

入閣輔治不必再有托陳欽此又該閣中抄

奉

御批卿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

繼有二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
處了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爲重豈可一意
言去有辜倚托至意遂着鴻臚寺官諭催即
出入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以
不才致遭口語仰累

皇上爲之赫然動氣徵於言色又蒙再降

溫諭凡所褒飾獎借者曰忠曰誠曰公曰直曰

正曰休容雅量皆古名臣碩士之所不能

兼而都俞昔起之朝所未嘗視也至於委

託之重一則曰籌畫贊襄二則曰佐理整

飭則又古說命金縢而後千載君臣之再

遇也生臣者父母未必能知臣如此之深

信臣者天日未必能保臣如此之固臣不

勝感激流涕慚愧欲死義自當剖心摩踵

以報所

天何敢再有指陳有負

皇上惓惓延佇之意但初奉

諭時內有妄言的已處之語急使人至科中抄

出二臣

旨意蒙

將譚一召照趙南星例爲民孫繼有降邊方難

職用臣又不勝震駭不勝悚惶竊惟

皇上之心與古帝王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心也而臣未必賢自度當官任事可指者甚多特偶幸二臣摸不着臣之病語不當臣之辜及誤指

皇上之獨斷處分致干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七

趙怒此二臣之愚而即此亦未足爲邪也臣

嘗於擬處楊應宿鄭材揭中內引陳泰來等之當面招誣而臣身在此非之中不容不力爲伸救又嘗於救吳弘濟揭中謂高攀龍輩妄疑妄言不足以博臣等井蛙之怒而況可以博

皇上雷霆之怒今二臣論臣正身在此非中矣其言之不根自附於攀龍此亦井蛙之不能怒者今

皇上爲臣而重處二臣是厚其疑臣之心而予

之忤臣之名也臣益懼二臣益驕而天下

之慕爲二臣者益衆矣且

明旨之責二臣首以高攀龍挾私黨護而二臣

附之爲言不知攀龍樸直人也新從外入

京耳昧昧有聞口慙慙言事度其終未必

不心悔也今二臣之行未知於攀龍何如

而

皇上處之愈重是愈驅之使自附於攀龍也欲

以明邪正而邪正愈亂矣故不如依臣疏

中乎平

發下爲當其二臣之人品政事及建言之有心

無心自當從容聽公論於外而

皇上今日既爲臣怒則當且明臣心而處之必

不可重也既褒臣休容雅量則臣亦望

皇上霽怒以弘

聖量毋使二臣退有後言

承牧原吉將二臣免其降黜量加治以爲遠

臣妄言之戒則臣尚有鞭策報

上之期不然疑臣者不止二臣臣之累

皇上不止今日不如

早賜骸骨之安臣也臣不勝感

思奮激待

命使切之至除原奉

御札尊藏外謹具本奏謝以

答

御批并請寬部臣疏

奏為恭謝

入恩因明前疏原非託陳乞

垂鑒納事今日又該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叩頭伏聽宣讀卿

既以大義自負何又托陳且譚一召孫繼有

三畜朕意本加重究治以看卿面從輕處了

卿當以天下社稷國政為重豈可一意言去

有辜倚托至意還看鴻臚寺官諭催即出入

閣辦事以慰朕心吏部知道欽此臣本庸愚

素無學術追惟數年前經經依兩挾鄉黨

自好之私露崖岸不平之色其積疑於人

非一日矣近雖勉慕古人休休雅量之風

借事練心頗自無愧而一時之誠意未能

以遠乎四方之物情有難以戶曉又適會

此紛紛議論處分之日受傷受譴實臣之

素望招之而未可全為二臣之罪也茲蒙

皇上再降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七

六

溫諭重之

遣官宣催入閣既責以平生自負之大義又示

以

社稷國政之當重華袞袞鉞並加臣身側席注

思如不容以蓋至是而臣之感極矣臣之

愧極矣涕與汗交下而無所容置辭矣有

君如此臣何謗之不可明而安所事託又何身

之不可捐而復忍言托哉顧臣初奉

諭有託陳之說臣以為

聖意所指爲託疾託故等事而臣非敢然也乃
茲再奉

諭又有託陳之說而二臣不蒙
寬處乃知

聖意止防臣之伸救二臣謂有所要而託有所
憤而託而臣又非敢然也獨有區區愚論
事雖爲身實爲

皇上不得不始終言之夫今羣少之洵洵不有
批鱗逆耳且犯

乘輿者乎乃往往觸

怒止於報罷報聞而今偏爲閣臣發憤盛氣
如此是手足之重反加於腹心也臣之在

上前圖事拯策不亦有未當

上指報罷報聞者乎乃偏於臣口語私嫌發而
必處處而必重是一人之毀譽反重於國

事也且二臣之輕處則天下必有平其是
非而今一黜一降又以爲看臣之面而輕
是二臣之言中而臣之面反薄矣爲此因

疏謝

恩並明原非託陳之意必望

皇上寬臣之罪并寬二臣而後臣乃敢酌量進
退以全大義以副倚託臣不勝感切祈禱
之至謹具本奏

謝以

到閣題知疏

題該臣連日必蒙

溫育慰留

嚴諭催出不勝感

慮畏罪之至已於二十六日報名

延見因鴻臚寺以例不接報卑移至次日適

又聞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又有疏論臣
其說即同譚一召等而其人亦臣之丙戌

所舉三至之言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
同舟之敵雖真士不能保其身矣臣尚敢
特

天知而視顏再出哉見今歲節在邇除今日且

於鴻臚寺掣回報單照常待罪分仍候

元旦節日臣隨班拜祝

聖壽不敢以身之誼誹而悻悻自同於衆人其

安希范所

奏事情更望

皇上平平檢査如臣果有曖昧語言偏黨蹤跡

何惜罷一臣以謝衆臣如其不然則希范

遠聽訛傳不當臣之罪而臣既忝容勿

誠不能格

上之心言不能回

上之聽亦自當爲法受惡必不可又爲臣等而

處希范大要此等妄言

皇上但批發其疏而勿處其人其味自淡其氣

自平不惟於

聖度有光且於臣等無損此臣屢屢言之因懲

孫繼有等

虞汾之旨先下伸救無及故不敢露章激怒而

番述苦誠如此謹具題以

聞

催發

出閣事宜疏

題該臣等適以歲暮點檢閣中未完事件除

中間無甚緊要者不敢瀆

奏外惟是數日前禮部題

請

皇長子出閣事宜未蒙

批發此則日期已迫頭緒頗多必不可再停緩

者先該臣等票

旨下該部酌議來看既而思之此事已經奉

旨着用常服則其餘自可例推禮部之本只消

批一是字令其徑行各衙門應修理者修理應

造辦有造辦應選撥者選撥各限正月初

十日以裏具

題請

旨定奪庶議論簡省

聖裁可以立決而時日從容

大典不致有誤矣臣等不勝待

聞

次日

諭元輔朕覽卿奏遵旨入閣辦事朕心甚悅又見卿以謙妄之言意欲言去且卿之赤誠爲國朕素切倚賴何休雅之不容妄言的朕已看卿面從輕處了卿當體朕屢旨至意即出

入閣辦事不得再有所陳今諭卿知

遵

旨視事題知疏

題該臣昨又以聞言待罪暫阻見

朝心之憂危如負芒刺乃蒙

皇上深知篤信既不以三至而見疑且數日之

間

兩遣文書官

一遣鴻臚寺官頒諭亟催又不容再疏引避臣

之至此雖曾懷萬結身事百艱何敢復有

偃蹇仰辜

君父惓惓注盼之意適聞鴻臚寺尚有數日不

聞

按見朝報卑臣不敢復拘常禮謹於即日

遵

旨疾趨進閣辦事蓋受

恩之下且以奔

命爲恭獻歲之初且以瞻

天爲幸而至公心之苦情進退之大義不暇言

王亦不敢言也除奉

御札會同臣志皐臣位具疏恭謝外茲權詣

會極門叩頭望見以慰

懷謹具題以

請

寬言官疏

題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繼美之疏李

聖旨葉繼美這畜孽詞旁引黨救同類奸生可

孫繼有着華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

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獨斷事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

思言言伸救即此四言顯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

所以欲寬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

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

赫然動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

重處分而譚一召等至於差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

自臣言之召侮由臣激怒由臣

朝廷之上與大獄由臣萬世之下以爲擠排直

臣蔽塞言路皆由臣臣等且益危益苦矣

窘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

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解重典自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職違臣失事之甚始間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之怒即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

上天疾威

父母震怒如此竟飛鳧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宴樂也目今

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當免

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皇上原哀臣等之無罪即科臣亦慙慙於臣等

之去留今不使之安而反速之去不惟非

皇上委信之意且亦非科臣建言之意矣伏望

聖鑒嚴威將譚一召等免行拿問孫繼有照舊

降處其葉繼美還中立原係言官且其議

論頗平原無觸犯並乞

聖恩免其罰治蓋言官重而出位之風自息謹

言容而妄言之氣自沮矣臣等不

哀懇之至謹具題以

聞奉

旨覽卿等奏朕已悉知朕見近來此輩朋結黨
類投亂朝政前者朕欲重治姑看卿等伸救
從輕處了今日葉繼美狂畜越奏肆無忌憚
旁牽蔓引賈激朕怒朕爲天子一事尚不寬
處其于禮義何在今次且看卿等苦懇救解
譚一召安希范姑免扭解來京究問孫繼有
等已有旨了卿當以禮義國體爲重可安心
佐理不必又來陳奏吏部知道

推舉

侍班講讀各官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昨該臣等因

皇長子出閣屆期題

請照例會同吏部推舉侍班講讀等官奉

聖旨是卿等揀擇需用不要多了欽此續該吏

部題同副事奉

聖旨是內所引乃

冊立陞補宮僚例以後還查的確行欽此臣
等連日備查先年出閣事例參以節次所
奉

明旨除吏部所引嘉靖十八年陞改官僚例已
經奉

旨查明臣等不敢再竄外惟是

皇長子睿齡同長視之小學蒙養之初必須

倍加課程方有進益執事官員亦必令其

輪番足用方免誤事查得講讀官外舊該

用侍班官四員校書官二員皆以翰林充

之職雖親近事實優閒此則似可酌量裁

減者今臣等擬裁侍班官爲二員其校書

官就併於講讀員內通共止用翰林官八

員侍書官二員以示仰遵

諭旨不可遽同

東宮亦不可下同

親王之意謹於本月十五日會同吏部尚書

陳有年左侍郎趙參贊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盛訥推舉得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翰林

院詹撰李廷機堪充侍班官翰林院修撰

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叙

檢討蕭雲舉六負堪充講讀官制勅房辦

事鴻臚寺司儀署署丞范可授諡勅房辦

事中書舍人茅聞詩堪充侍書官合候

命下行令各官逐日供事臣錫爵臣志臯臣位

照例提調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

題請

奉

旨是卿錫爵志臯位提調各官講讀該部知道

催請

出閣部題疏

題准該臣等題

請選用

皇長子講讀官已蒙

欽允不勝欣戴既而隨會各衙門官尚有緊要

文書日久候

命未發者如兵部之題補護衛工部之題造儀

仗舊例皆在出閣一兩月之前預先整理

以免誤事今已迫期在半月之內難再遲

延况二部所擬員役事件原與臣等商量

裁減適中不敢遽用

東官之例似無可疑者若

聖意尚以為多不妨發下臣等再行議裁停當

而行至於戶部所買合用珍寶之類臣等

亦嘗親問尚書楊俊民已經進過十分之

七據此則諸事畧辦所不足者該部亦已

勉力應承補進有日而不當為之久稽

大典也伏乞

聖裁即

賜批發施行謹具

題以

聞

賑濟擬

聖諭責成撫按守令疏

題臣等伏惟古者方春時和則議賑貸所以

順月令而體天心保國保民之要務也即

今中原一帶荒亂異常戶部錢糧穀空無

措臣等欲再擬蠲租放賑之

旨恐所司不能奉行

卷四十七

一九

皇上徒爲反汗惟念守令爲親民之官撫按又

爲督率守令之吏如果能着實修舉政事

保障地方治國如家視民如子水旱蠲恤

可以災而不害寇賊奸宄可以伏而不作

乃今士大夫精神意氣日馳騖於虛文誇

誇之習欲速進取之途竟不知安靜牧養

爲何事而望挽回和氣消弭盜賊難矣臣

等深爲此懼謹擬

勅諭一道

奉勅吏部綜核名實分別用舍而附以沿海擇

官爲汛防先事之備蓋今時政之所急惟

此而

朝廷力之所能爲亦惟此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

題以

聞

是日

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

之地爲尤甚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艸子而食

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食者朕雖居深宮

之中念切惻隱不遑寢處曾屢旨蠲賑不

知有司曾否奉行小民有無沾惠况值此公

私交誼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漕糧成

留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畧否其

各處礦徒劫盜嘯聚成羣又不知果已安插

歸農防禦有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講

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爲名聲交

緊趨承爲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備於問
里器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
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贖
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
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
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如
此上下相蒙讓或大亂朕甚憂之又如沿海
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
械練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

文廟公文集

卷四十七

五

權既輕不免責成於文吏乃文吏又習爲飾
虛取譽首鼠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爲劣處
以強力幹事之臣爲羸材好議論而不好成
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今第一弊風
最能誤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爲本以後巡撫
官缺你吏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敷歷
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採虛望其要緊
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
同知等官皆宜慎選優叙毋得盡拘資格如

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名小才
於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
失職連坐你部裡若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
奏聞即便議更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心玩
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
兩可利道官亦不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
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立標準凡遇
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爲
撫按有司之黜陟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

文廟公文集

卷四十七

五

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酌議

出閣禮儀疏

題適蒙

皇上手札

諭內閣今日朕覽禮部擬皇長子出閣行豫教

儀其告奉

先殿朝謁

兩宮俱依議行且皇長子未行冊立如何遵行

賀禮況出講非冊立加冠還着查東宮初
王出講禮儀附議來看卿等傳示禮部知
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因此出閣一事酌量倫制之中恭合人已
之見可謂至精至詳臣等更復何所容喙
已即傳部奉行矣但

聖諭中御門及

皇長子受賀二禮俱非該部撰出蓋出講自
有出講之賀

冊立加冠自有冊立加冠之賀顧今天氣尚
寒

聖體不便臣錫爵今日正對郎中何喬遠言若
臨時

皇上免賀則百官無獨見

皇長子之理一切禮儀自應從權而不必強
拘舊事從新

聖聽也今

明旨既已罷行則此外別無可酌擬者除是

儀仗侍衛無甚緊要

皇上可以自行裁減而臣等亦無不可主

於

皇長子既謁

兩宮則

上位

中宮

母妃之前豈得不謁有如

皇三子

皇五子冲幼未能行禮則臨期或行或免自

在

官中而該部亦不必於再擬也其每日講讀

儀注則

東宮與

親王屬無異同候禮部別有疏至臣等亦

尙當定擬應講經書及寫攸對句等項課

程心

上請以少為提調之責而不致煩

聞

酌請

出閣侍班閣臣跪

題昨該禮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儀注今日蒙

皇上欽定發下臣等謹同部臣一一仰遵詔惟

就中一欵談內閣

雖舊例所有亦臣等所願效勞但既奉

皇上明旨一切禮儀酌量

東官親王之間則閣臣侍班一節亦有富酌

議者緣臣等俱係

皇上左右親密之臣而其職又在料理軍國重

繁之務今

天顏尚不得時覲而獨於

皇長子進見頻數似涉嫌疑且在閣一面檢

點文書一面提調講讀兩不相妨亦不

點文書一面提調講讀兩不相妨亦不

每日侍班然後爲盡職也查得

先朝原有舊例閣臣侍班止於初講之時連會

五日以後每月三八日一至先行叩頭禮

而出合無容臣等仍照此例行或更裁其

禮初講三日連侍以後常講間十日一侍

定以每月初三十三三十三日爲期庶當

尊在

皇上於分義既少矣而專職在臣等於辦理亦

能及矣伏乞

聖明即賜裁定以便遵行未敢擅便謹具

題以

聞

奉

御批覽卿等奏甚見明別義禮初出講着遵侍

三日以後每月初三十三三十三日爲期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八

出閣禮成因請

上聽講疏

題仰惟

皇上獨斷

聖心舉行

大典即今

皇長子出閣禮成臣等連侍日期已滿因伏

思

皇長子方當蒙養之初而讀書成誦作字有

法此得於

皇上之家教者素也又且儀度發閑舉止凝重

此得於

皇上之身教者素也臣等職在提調無所裨益

但以

聖君慈父在上下萬萬年有道之長爲喜感

耳旣而思之尤有大喜大賀臣感生情不

能無望於

皇上者蓋頃臣等每進

文華殿門遙瞻

寶座相與記憶其昔年列侍

經筵分日直講之所當時

君臣之間一何融融藹藹而今何其疎濶也

殿庭之內一何濟濟跼蹐而今何其深闊也

臣等講帷舊臣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如此

焉得無動

羹牆之思而傾葵藿之仰乎即今春講期近

主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萬乞

皇上從此勿惜須臾小勞或

經筵或

日講不時

臨御庶在

皇長子日隨

嚴父之後身法家法爲之益親在臣等目覩

聖人之光啓心沃心皆獲自效矣此所謂大喜

大賀而舉朝臣庶所共以爲祝者也臣等

不勝慙慙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分解忤

官部臣疏

題該臣等昨日出至朝房有吏部尚書陳有

年等來見言數日前曾引

皇上近日處分刑部司官之

旨因而爲原任文選司郎中今爲民王教

臣等請查明免究尚未

發出不知

聖意如何臣等應之曰此疏尚未見何由得知

皇上之意因細問王教得罪之由據有年等回

稱原係萬曆二十年間偶以推陞不當

上旨致蒙該司官都着爲民彼時敘適註籍在

寓並不與事亦不列名乃一槩朦朧受譴

以去此正所謂未明

旨意與刑部司官之事相合本部向不敢言因

有此例又有此

旨乃敢據以具題而初非突然冒昧市恩者也

臣等退而詳思若果如其言則王教委應

查豁况不言於

上怒之時而言於怒解之後其一念敬畏之忱

亦似應與刑部官一體

矜宥者但苦原人原奏俱不在前無憑指證合

無行今收管章奏衙門即將吏部原本查

出若果王教無名因人累及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或即與復官或量改別用以

廣

德意以信

明旨如其不然則該部自合受重復欺罔之罪

而臣等更不能爲之曲解矣再照近來各

衙門

留中章奏不止吏部一疏中間有缺規

皇上及責備臣等者原無大忤似亦宜一體

發出以釋外間壅蔽之疑未敢擅便謹題清

旨

議擬救荒事宜疏

題今日蒙

發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本及所進飢民圖說

因而

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飢民圖說朕心甚驚惶憂懼卿等可傳與該

部可蠲可賑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等伏惟

今歲河南等處災傷至於父子夫婦相食

三才閣公文集卷四十八

五

乃從來未有之變即東明疏中尚有諱而

不忍盡言者臣等日夜憂惶已經連次擬

旨擬

諭議賑議蠲與以少紓燃眉之急暫安思亂之

心而特恐

德意不宣有司玩視如故正展轉無措間忽捧

聖諭休目感心憂深詞切即古帝王之于惠困

窮視民如傷不是過也

德音一布度蟄虫腐草無不昭蘇豈有

大意不可回人心不可定之理當即傳示該科

該部使皆知

皇上惓惓肝食憂勤側身儉戒之意必將為有

司惜賊必將為天下惜財子以先定在

朝之人心而後次第及於在野之人心人心

安則

天意得矣臣等不勝欣戴頌祝之至除

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擬票具

題以

三才閣公文集卷四十八

六

問

請

寬宥官疏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給事中黎道炤本蒙

御批黎道炤這畜明白黨救同類故引別事為

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張真

觀着降雜職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趙完

璧等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

惟近者

出閣之事節該

皇上親裁典禮已經臣等傳部奉行至爲停妥
小臣自可忘言乃貞觀先以職掌禮科不
得不隨部臣之後僅請

裁發非別有所駁議也乃

皇上怒其多言而罰俸以懲之在貞觀已自歎

然受譴而今日追炤之疏復尔引及臣等

竊詳其疏乃自爲條陳效忠非主意在救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貞觀等也今因追炤一言而並罰趙完壁

等

聖怒已爲不測若真觀又因追炤之累及而加

重處分則恐

朝廷之上株連無已又復如趙南星孟化鯉

吳弘濟等故事而小臣之中又將以臣等

不能匡救其紛紛激怒愈無已時臣等固

甘心爲

皇上任怨其如

聖威國體之義何大抵科道乃言官雖有抵牾

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至於因後次救
者之言而愈重前次言者之罪亦恐不可
以爲常也臣等叨備股肱相關一體不忍
見

皇上靜養中有此盛怒除罰俸諸臣不敢再

賣外謹昧死以張真觀之重處爲

請伏惟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天慈矜允寬宥謹具題

請

上

答講章互異疏

題今日文書官李浚臣傳

聖問如何初十日所進日講講章與十五日進

的前後互異臣等因此仰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猶

日對經史留心講讀近來

批決政事詳妥精明此得於學問之益者多矣

至於

聖諭問及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乃因先年閣臣

偶見

聖駕希出聽講臣等無由納忠爲此題奉

欽依一面將應講之書每日撰進講章以便

宮中不時披閱又一面將未講之書留待

駕出之日接續進講此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也

人既奉

王司馬公文集

卷四十八

九

聖問臣等不敢專主合無仍照原題將新舊講

章各別進呈或就將每日所撰講章隨進

隨講亦無不便通候

聖裁奉行謹具

題以

問

請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題臣等看得四日前曾有給事中趙完璧一

本內稱大江以南豪蕩之子暗相招引包

藏禍心據其所言雖未審虛實然此事臣

等頗亦同之緣撫臣朱鴻謨先有密書報

臣等與戶兵二部謂事體未確正在審處

不敢造次奏

聞以上驚

聖聽下惑人心臣等因亦以書荅之勸其仔細

體訪作速處分不可姑息以養亂亦不可

支蔓以生擾連日正與部臣竦聽後信而

完璧因聞外間藉藉有傳度不可待撫臣

王司馬公文集

卷四十八

十

之奏故有此疏無非欲早安地方免遺後

患耳乃疏留

御前未見批下或恐

上意已動將有嚴切處分則使地方官張皇掣

肘愈難收拾又或更累數日不下則其事

既形章奏恐道路流傳者不測

廟堂之意將以玩忽蒙蔽之罪加之臣等非所

以定猶豫而安反側也臣等深爲此懼謹

亟擬票

旨只令彼處查訪虛實具

奏寓鎮靜察督責之中更望

皇上特降六諭使知科疏留中之故止恐風聞
不的特示詳慎庶使彼中可以從容料理
按歷人心謹具

題以

聞

十九日奉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稟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十一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

題今日蒙

皇上因臣等揭請

批發趙完璧本隨降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稟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欽此臣等莊誦之
餘仰見

皇上心懸四方明見萬里且神閒氣定不先事

以張皇慮遠憂深不驟發以滋惑而又恐

九重之內外事有所未知特令臣等不時揭奏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十一

十一

蓋片言之間而帝王之盛德備矣臣等不
勝欽服不勝感悚先是江南之事臣等所
以微聞而未敢即

奏蓋其意亦恐駭衆惑人與

聖意合而不意科臣已形章奏則雖欲不發而

不可得矣然票

旨只平平查查虛實原不失

皇上特重慎密之意惟是事在彼中撫臣既無
續報而鄉里傳言不一臣等終不放心或

言首惡就擒其事已解或云尚在追究未知下落伺去後有聞再當密

奏不敢隱默談事也至於此外

國事民情目前最大者無過河南之荒亂而

戶部已前後發銀三十餘萬

帑藏一空計臣竭盡心力而言者尚恨其出

納之吝正不知當此多事慮內慮外千難

萬難臣等不得不稍爲照顧張主伏乞

聖照察之又今日見處分張真觀事亦頗關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十三

國事民情蓋真觀先差閱邊又差視河皆重

難差使而其人又有清廉練達之名即今

閱視諸臣紛紛俱已起用真觀既不與其

榮而今日反以衆人累及至於重處此尤

公道之所甚惜者也科道官言雖煩憤然

臣等適見其疏皆和平婉曲之詞又與抗

辯游說者不同伏望

皇上曲爲睿怒仍

賜寬處庶大小臣工流謀日息而外間之奸徒

亂民亦知紀綱之在

朝廷不敢更布妖言謀爲非望矣臣等偶因

皇上虛心下詢輒附陳其密摺如此不勝忠懇

惓惓之至謹具

題以

聞

玉牒成辭免

恩命疏

奏爲懷辭例外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十四

恩典以安恩分事今日文書官李祿傳奉

手勅下吏部茲纂修

玉牒書成內閣輔臣兼修總裁効有勤勞茲特

加恩元輔錫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進建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千與做中書舍

人次輔志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位加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如故各廕一千

入監讀書還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

此臣等伏惟

上恩隆一本誼篤宗盟爰於

玉牒之成特降中

旨加恩大小執事諸臣以示鄭重而又

徑自下部發行不關臣等此無非欲臣之必

受耳臣等心非木石豈不知

恩豈不欲受

命但陞官廕子俱係非常之

恩典先年雖有書成敘勞故事然自

實錄而外如重脩

年本朝公文集

會典謄寫

實訓之類其典已輕先該臣錫爵備員內閣以

來曾經以此兩次陞廕並未敢承此蓋為

朝廷惜名器實非為自己市廛名也至於

玉牒書成之賞其典更輕祇以近來冊籍之多

歷年之久而各員役校對書寫之勞比之

先年十倍以此遺奉

聖諭小為敘錄若臣等乃滿弱股肱之臣所職

者大原不當以年孔叙勞而況

主牒一書止於磨勘宗支檢點簿籍各派有主

行官吏而其題請調度又在先任之閣臣

申時行等臣等但拱手視成亦不當與執

事分勞且不但臣等而已也節經題補年

深翰林官孫繼皋劉楚先曾朝節臣等通

不叙及蓋謂翰林清重亦不宜與中書等

官瑣瑣程此尺寸之勞觀臣等之待人如

此則其所以自待可知觀臣錫爵先年力

辭

王本朝公文集

會典謄錄恩典如此則今日

玉牒例外加恩臣等之必不敢受可知

皇上手足視臣等但當使之心安分安其恩勝

於加官廕于百倍也先是閣臣舊例蒙

恩或恐應辭應受不同所以各自具本今則臣

志阜臣位皆合辭驚詫以為必無可受之

理屬臣錫爵連文辭庶見公論伏望

呈上倚查前此萬萬之例

似念臣等萬萬不安之心亟將

成命收同蓋此恩不能臣等受之可愧雖屢辭
亦可愧不惟吏部奉行爲臣等愧即天下
傳之亦無不爲臣等愧者此臣等所以如

負芒刺而急於早祈
恩免者非辭榮乃辭愧也不勝懇迫惶悚之至
謹具

奏以

聞

奉

文淵閣公文集

卷四十八

七

旨纂修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親
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

再辭

恩命疏

奏爲揣分量功萬無受敘之理乞

恩即賜俞免爭該臣昨與同官臣志皐臣位連

名具疏

免例外

恩典奏

決

聖旨纂脩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
垂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
親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旨恭釋

聖意乃知事爲臣前此屢辭

恩命疑臣之矯激以臣爲淹滯而必欲別尋題

目以處之又恐復如舊例預傳內閣擬

文淵閣公文集

卷四十八

七

勅臣又得以預辭而徑自

宮中宣

勅下部行之蓋

君父之用情至此而臣真感泣慙汗欲言辭而

不敢且不忍已顧臣乃閣臣又首臣也雖

官階未極天下不以此輕臣而方責臣以

至鉅至苦從古難任之事何則以臣之受

知

皇上深也夫

皇上苟深知臣則亦當知臣今日之榮原不以爵祿而重矣又當知臣今日之苦願反以爵祿爲憂矣雖積資乎叙臣猶逡巡避託者累歲月於茲况

殊典特恩破立百年未有之例攘諸執事已成之功臣雖老悖豈有不受於例內而反受於例外者哉方今

國計民生士風吏治種種關天下安危而亦種種關臣之責任使臣果能分猷衍績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十九

勞勩當徵於此而今何如也臣且不暇遠引卽如昨日

進呈講章內有漢相薛宣坐小吏賦歛於民策免由此觀之臣之當策免者多矣古小吏之罪且歸之大臣今大臣之功反假之小吏責居衆後賞在人前而天下其謂臣何又如今日定擬劾勞諸臣本奉

聖諭所爭不過一階半級之間而臣猶屑屑然靳且惜之若厚求人以廉讓薄自處於食

養而諸臣又謂臣何抑臣又惟

朝廷之上但開一例輒成故事今之爲

天潢繁衍簡帙充棟而略叙校寫負役之勞此可爲故事者也若館閣大臣與校寫負役分勞而叙恩輕而體裁此必不可爲故事者也臣前疏固云不惟受

恩可愧卽屢辭亦可愧今屢辭矣而臣又且獨辭矣萬望

皇上哀其誠勿窮其詞亟將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二十

成命收回使臣慙而尚可以見人餘福尚可以

奉母臣不勝感激祈懇惶懼迫切之至謹

昧死具

奏以

聞

奉

自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無特加恩眷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務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勿

得再辭吏部知道

三辭

恩命疏

奏爲感

恩至極愧苦難勝再瀝血誠懇辭事該臣昨日

又具本辭免陞廕恩典奉

聖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

無特加恩資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

務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

王敦公文集卷四十八

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叩頭伏讀仰見

皇上憫憐于臣始終但以屢辭

恩命之故以爲閣中故事所無而

聖心亦若自以爲積年一次事者不知

皇上何取於臣縉綬諄切之至此也臣感極涕

零因再三伏而思之受恩人臣之大榮遠

命人臣之大罪以大罪易大榮又天下之

大愚也臣海上巢鳥山中朽木本出就列

已濡首梁進之塗而至於今日方復勸力

小讓飾廉辭實抑豈非愚之又愚者哉

皇上所查者以輔臣特恩爲故事而臣之所守

者以

玉牒不加恩爲故事今爲臣等破特恩之故事

則天下方以此嗤臣後進將以此作備部臣

臣無措身所矣

皇上儻以臣屢辭爲矯激耶請試查先年閣臣

報工受恩奏捷受恩進書受恩果載在何

王敦公文集卷四十八

典是臣分內不又或以臣年久淹滯耶請

又查十年之間曾進兩階廕兩子功果酬

恩食果稱事否今精誠之未格謀計之未裨

九重之德美未光於上四方之疾苦未蘇於下

而調羹輔理之臣猥僭筆札細眇之事以

忠勞得褒賞豈不羞

朝廷褒政體甚矣大抵寵辱無常視所宜受

如使分義少安雖抱關一命亦有餘榮如

其不然雖崇爵五等四歲九遷猶之爲辱

也夫

皇上豈欲辱臣者哉而臣兩日對人面目無光
謫言無味此蓋真慙不能以虛美而解真

苦不能以強食而并

皇上儻不欲辱臣則何不以恤臣淹滯之心盡

收天下之淹滯以獎臣忠勞之

旨盡錄天下之忠勞其爲榮藉勝如臣身臣言

至此窮矣極矣煩矣厭矣惟

皇上斷然哀而免之臣不勝感

恩懷罪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奉

旨卿倦倦懇辭具見忠貞卿心勞瘁朕豈不知

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屢疏懇切特允旌辭

以成卿美吏部知道

勸請賑濟疏

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飢民所食

鴈羹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慘

竊念民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

事真是十分可危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可以回和氣而收

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雨澤連

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

麥秋佳兆飢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

戶部更難處蓋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

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不全熟米價皆踴

躍販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有年例

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

內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

荒而不亂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

群盜四起該部一面賑飢又將一面爲軍

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詔則太僕

銀可借南京糧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糧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

多發此四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令
有贓罰等項餘積今取解一空有急事
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歲富事例開則
奔走

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爲官吏刻削無復
餘財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工
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
勢不可以

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千係不小臣等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查得登雲之奏尚在未聞

將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
民績有報求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
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皇上鑒

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此
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
於齋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

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
捐資者不賞而勸矣

皇上鑑以爲可乞

容臣等明上辭免俸薪之疏其餘統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奏

謝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

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荒亂
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
民飢荒亂速行調賑以救危亡於旦夕皇貴
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
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
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

與該部磨官解以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
出所積之資以助之時賑用又御等欲前
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
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
申請舉行恭交用人原奏疏

奏爲懇乞

聖明實行愚論以維世道人心事該臣前

上奏交用人二疏並蒙

皇上俯鑒愚忠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三七

且官批荅臣不勝受

知受

眷刺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望舉行
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而疑臣
臣初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輔弼之職
當直引移事爲已事又當直以已心格君
心譬之並表必見景操券必取償非僅僅
以議論塞責如納示廣已也今

皇上有英明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開揚有抑

豈止競之

盛心而臣不能宣布甚至反累

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肱一體之謂
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

知眷乎夫今之以

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
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

皇上雖靜攝累年而朝無不問之章奏下情可
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三五

惟是

朝請之久輟也蓋或以

手批目覽即爲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
遠關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疑端
以怠政歸

皇上宜

皇上之死而不聽也其廢棄諸臣之不卽用也
蓋或以官充事辦原無乏才而草野數人
之用舍未必深係天下之安危耳乃言者

務爲激詞以挾言歸

皇上宜

皇上之怒而不聽也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愈激其始皆起于知

皇上之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人是不是信之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刑威之權皆將日輕日衰而又何所持以制天下哉今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

上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王元

加于上帝也上帝之嘆笑難知而有司之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知惟近人故易知

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齊宮決事有

皇祖成法在乎

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歲英聲睿斷已震攝于人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內而人曉然無金霸之疑今

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

皇祖而生長於深宮之中出而光芒已半篇君正所掩蔽迨君正事敗朦朧之迹尚未分明而已拱手稱

神君矣天下誰復知之即其間聖問之周詳

御筆之綢繆自臣等二三親臣之外亦罕能耳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

皇上縱自信其實未嘗意荒決不至叢脞然以

上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八

王元

舜之至聖而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尚有風愆之警

皇上能必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世之

聖子神孫能盡如

皇上乎萬一勵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爲故事則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脉不免內寄于房帷之意嚮近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爲寒心今之言者動以歸絕旁若無疑夫金

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于其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敢言臣爲此慮故于建言得罪諸臣每爲揭解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蓋常恐

國家萬一有不敵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

宮府以杜絕禍源必待真隔絕重旁落而後

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

太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垂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三十一

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

當其事者洞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

爲離敗獲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

以構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

皇上察其影不容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爲常

而不知爲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

廢棄諸臣之爲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

破其黨徒知用之必借勢以爲援而不知不

用則反能借聲以爲援徒知重處以明示

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默奪皆言之

蓋抑翫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潢汙之水利

塞之而怒決之水則必疏之燭炬之火則

撲之而蘊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舉目之

爲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真

黨之累真黨者反驅而入於不黨之交此

近來

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爲之益穢

也今天下東西交訌南北並荒財困民窮

王文肅公文集卷四十八

三十一

兵疲食盡實政有關信非一端顧此御朝

用人兩事似于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

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

伺之一人用人爭以說梗之則黜虛崇實

之

論祇託空言而臣等亦萬萬無以佐未議矣故

今臣不憚饒舌再

請將臣奉交用人二疏稍

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臣等

共補

聖容親聆

聖諭則薳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劄諸臣中類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構又使天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祿見廢則窺伺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

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

王太廟公文集卷四十八

王

間御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諮詢既

彰

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

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

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

盛怒則怒過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

自用之若乙代甲受譴而諸閹事增加適

示人以可測而致之易犯耳善用威者宜

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

皇祖季年乎札諭部院論天下大事不少千

臣又嘗命部中錄放罪謫諸臣列名者

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况罪之不一

於謫者乎

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忝難輓

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真至苦與

外人之疼痛不着矢口陳說者不同其所

請又皆至易至簡量今日所能行與外人之

責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臣願

王太廟公文集卷四十八

王

主分別材品憑

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者不同

皇上正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中擊

疑臣等也昨者

王膳報成蒙

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疏懇辭然後得免

因復念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苟可以榮臣之身者且不

惜度越衆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乎

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
單弱功名之念已矣與其以身受官不若
使之志行而業乎其官與其推

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

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之賢者與之共報
主伏望

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以

溫旨泛常批荅了事使臣不枉此一由外臣亦

不枉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

臣奏以

奏臣不勝懇祈深切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

奏

旨覽卿奏具見忠懇今時事多艱朕心方切憂

惕待火症稍愈即出與卿等商議國事其從

前廢棄諸臣朕久欲從卿言錄用但因衆薦

圖報激聒該部市恩陞用大抵以此停寢今

卿又奏來朕知進子

文肅王公文集卷四十九

御札疏

題昨月疏宋王

欲遣文肅王本孫來

皇上主札道到官錫爵私寓富族春紫前請

諭內閣賢卿等奏撥將應支俸薪和留助賑足

九卿等愛國愛民之心且卿等欲捐俸薪何

以養廉今中宮學曲宛觀元各出銀若干

發與部一面故濟窮難化民作惠查來若

是不敷還着該部議處諭卿等知欽此臣錫

卿等頭讀訖即傳與同官臣志昂臣位同

不與與不勝歡喜不勝鼓舞仰惟

皇上如後好生之仁難免駕舜

天語語至勤至篤如此此諭一傳

天地祖宗知之億兆蒼生知之即

由官身旋深宮履茲盛飢寒不切於身惆悵

不經於目面亦慨然脫簪遺理以為救荒

之助則

皇上仁之所感動可知其自

皇貴疏而上

中宮任天下國家之重者必有非常施捨以

皇上主札

救無窮之民權叔可知且賑錄繼發於所

帝人不適視為救荒之故事能賢親民未

必能盡舜亂民今破格之賜出自

聖文集

官閣而重以

手札親傳藹然若慈母之保赤子將見楊枝滴

水可潤十方黍米一顆足當萬斛近而感

恩之衆何邪念之不消遠而閭閻之民何賦

之敢倡又將見和氣致降甘雨示風在地產嘉

降甘雨示風在地產嘉

四海之頌聲以祝

皇上

聖母萬歲

中宮千歲而臣等左右之臣亦猶有餘

已至於差去解官既領已發之銀則亦

使少候

御前續發之銀一併領解以免另差一官地方

多一官之擾尤爲省事尤爲便民其臣等

請辭俸薪雖無濟於飢民萬分之一但念

君既與民爲一體則臣何忍獨不與

君爲一體

官中發銀在鍾化民未

命下臣等就於今月今日爲始將應支俸薪盡

數扣留助賑以俟麥秋成熟荒亂稍寧然

後照舊開支聊見臣等一念爲

主同休戚與民共甘苦之心而非敢以此區區

市恩微福也爲此除

原賜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具摺回

奏請

請重懲貪官疏

題昨該臣等接得光祿寺承鍾化民揭帖內
稱河南於賑一事漸有次第而各處晴旱
亂民十已解散其七八及稱雨澤霽足麥
秋有期可見

呈仁一布萬物回春而信乎消弭盜賊之本不
在窮兵而在安民矣又信乎感格天意之

本不在祈禱而在德政矣即今四海頌聲
王元請公表奏

皆將欽爲

九重之福壽臣等稽手亦有餘榮謹再拜呼

萬歲以賀其化民疏中奉邦縣知縣葉時榮

縣知縣在邦據稱一貧一庸庸者尚可
輕處若葉時榮將放賑銀米尅取入己

報數目此豈更有天理人心者臣等竊謂

當此急時不得不加重懲貪之典罰一儆

百不嫌過嚴臣等謹預擬一

古以待化民疏下伏聽

皇上手札批發行如雷電之震風雨之速乃

吏治收人心之一大機括也謹具

題隨票以

聞

請寬督辦香草疏

題昨該戶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

專為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併臣等看得此物專為夏人

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

願承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益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

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

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糧亦無盡求成色

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言

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垂

批允施行

豫請

親行廟享疏

題臣等先因

聖躬久在靜調臣子之心以愛君為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煩瀆惟是孟夏在邇例該舉

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期又行

傳遺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蓋先是臣錫爵之請

假歸也密謂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為規夫

郊廟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

願忠願以

親郊為後者以為

天地雖尊猶為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以致

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

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問一
遣代臣下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

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
之祚是誰爲之佑啟而使邇然異姓之人
執俎豆奉蒸嘗於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
意蒿懷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九

五

神靈而迓福祐也矧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
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

廟禮止於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

露之苦且廟庭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

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闔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記得年前臣等以祈

雪未降奉

旨修省會有光祿寺官來見於朝房以稱

皇上致齋之清淨守戒之恭嚴該寺所進魚肉

輩菜之類盡數退出臣等竊相與欣歎以

爲

聖誠如此必無不感應之理果而三日齋滿且

夜雪降又如近者河南等處災荒

皇上爲之親降德音大發內帑而時雨隨霽所

在歡洽天人之間尚且有感必通如此而

況於

祖宗父子之親乎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

而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

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

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言之不

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

先業之維艱上畏

明神之有赫起今享期數日

在

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祝史可以致辭而
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臣等不勝
望之至

密薦閣臣疏

題臣於去冬具揭恭請

聖斷添用閣臣一頁蒙

皇上手札報聞未見施行臣等竊揣

聖意無非欲從容慎簡因此不敢再行催促適

者同官臣志皐以引年乞休未出臣錫爵

又偶以連發寒顫扶病辦事目度不前因

復再三思之方今

國事紛紛勢不得不多用人用人求新不如

求舊而舊臣之中臣亦不無淹擢惟有

任大學士王家屏其年正壯強其才又

甚敏練而其望又大爲人情的論所歸生

年止以在閣未久驟當重任偶見

皇上一時聖怒忽

致蒙切責引罪而歸昨秋臣錫爵偶因

表官便寄與一書脩道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日照月臨之明與古帝王

所不及近來每事處心諮訪閣臣雖在

盛怒之中但有一言勸解無不俯從可見前日

之事皆外廷激而致然公不得不任其責

家屏復書曰

上真聖主家屏亦願爲

聖主一心一德之臣前者偶以任事方新未信

而諫以致

奏瀆繁多情意阻隔然

上終不加深譴而聽之善歸直父母再生之恩

而家屏真天地間一罪人也以今思之即

吾刀刺心飲灰洗胃亦復何及惟前自怨

自艾痛甚負

皇上負此生耳此書見在臣所二

但以草草不可

上臣錫爵親目前待次

其品格

多有可用而欲如家屏時飽發

主之赤心鑒鑒濟時之定見則千百中且不

得一二也臣以此不避艱難力保聖

蒙

皇上盡指前件即日遣官行取家屏後還舊

臣又可保家屏決為終始不二心之臣而

皇上決可保之誠鑒聖主時

國是者臣不勝一念薦賢為

國之忠心謹具密揭

臣奏

奏

聞有如家屏他日負臣所舉臣甘連坐伏乞

聖裁俯允

特降中旨施行

因病乞歸疏

奏為忽感危疾懇

恩急放生還事臣錫爵仰承

皇上知遇扶病出山非不欲以大馬餘年驅

報

王而自覺精神日衰一日疾病日多一日不

二三月間頭暈寒熱胃脘刺痛之病無二

日不發發則不時私自臥家一面擇持外

事不敢率易

上聞乃者本月二十六日接

勅之後寒熱暴作痰喘壅盛猶以為偶然感冒

仍於次日勉強謝

恩拜起支離幾不能成禮當即令人攙扶到家

猶恐病母驚惶對之強飲茶湯數口不意

三文肅公又稟

隨飲隨吐吐至半夜方止遂成虛脫至次

日連暈三次左臂左足麻木不能屈伸迫

今水米不入口者三日矣臣因自念此病

之病植根甚深見證甚惡非如往年服

未病可以問醫善治事者又非如往年

感之疾可暫請

恩假調理以冀痊愈者至此則臣雖欲自割其

首丘之念而應惟蓋之恩不可後得矣

皇天在上豈敢有欺臣之歸心蓄之已久實

追陪

廟享一觀

聖容兼待東西邊議小定始敢言去乃今日

之人身且不能自保而復以何望哉伏望

皇上哀臣寮臣所以濡遲至今而忍於次去者

委爲迫切委非本心急放臣骸骨還鄉庶

尚有頂戴

天地沐浴

恩光之日病懷口占意亂語澁無任哀祈待

命之至

本日奉

百覽奏知卿偶尔感疾朕深注念卿宜寬心調

攝慎用藥食當即就愈何乃遽疏乞歸方今

國家多事正賴卿主張料理痊可即出辦事

以慰朕懷母尋解請吏部知道

謝

勘諭遣醫疏

族爲恭謝

天恩事逾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文書官李文輔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臥榻之前臣因病體沉重先遣

男衛恭代叩頭接

諭隨該臣親自啓卦奉

諭元輔朕俟聞卿偶尔感疾心甚憂念特差醫

官往視卿可慎加調理寬心靜攝當即痊愈

以慰朕懷欽此當有太醫院使陸得元等隨

遣入診臣脉去訖該臣以病劇今早具疏乞

休不輸時而

遣醫問慰之旨即下人有疾痛呼天號父母亦

未有應之如此其速而憂之如此其急者

臣忝介賤生犬馬殘喘本因父

寵逾涯爲鬼神所忌而今又蒙

皇上鄭重珍惜至此之極臣所以又驚又懼

不覺慟哭三臣之前而三臣亦爲之流涕

者也今據得元等診脈皆言氣虛脫之
甚相顧錯愕而外姑爲好言寬慰謂臣
可生還賴

皇上鴻慈枯木朽株或尚有同榮之理然非
皇上曲賜哀憐使之早解一日之職早安一日
之心則鍼石恐不能施而虛扁或望之而
走矣臣病憤中言不成章畧布感私如此
伏乞

聖慈俯念額

懇之至奉

吉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寬心調理爲國保
重以副眷候禮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伏蒙

聖恩以臣病患再遣

御前牌子李虎齋

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牌

瓜茄一鐺到臣私寓恭設香案仍令男婦

叩頭代領訖隨該李虎進臣臥內而宣

聖恩臣感極涕零當即就床叩頭恭

謝外竊念臣自蒙

恩援擢以來何年不病每承

皇上遣醫賜饌之命尚能裹頭束帶強起至堂

中謝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九

恩而今不能矣尚能口占數言具表謝而公

亦不能矣尚能畧嘗

鈔賜之品物而今亦不能矣臣之狼狽何至此

極惟有一息尚存寸心不昧知仰戴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竟不知何以爲報也臣

不勝感激慙惶之至謹具奏恭

謝以

聞

奉

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乞歸再疏

奏爲病體十分沉重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早歸事臣之疲癯不自將慎以仰厯

皇上憂懷總終次日之開使者相望於家

恩德厚已昨又蒙

手批乞休之旨以寬心調攝慎用藥食慰臣之

疾苦以國家多事主張料理策臣之後功

王文肅公文集

是固臣枯朽回春之日亦臣頂踵可掄之

秋也自非萬不得已忍再有所陳乞裁惟

是老人之命託於脾胃今脾胃盡倒矣雖

欲慎用藥食而藥食不得下矣雖欲寬心

調攝而八十病母見臣形勢口急目瞀不

泣於臣前容不得臣寬心矣見今虛火上

冲右目已成翳濕痰下注左足且漸痿加

以元神內耗轉側驚冲聞風聲鳥聲而暈

聞開門托藥之聲而聲驚然息其餘有

幾而

皇上尚責以主張料理國事其將能乎昨者同

官臣志舉臣位嘗一再就臣榻前責臣

不飲泣相對哀臣之苦然終以拘繫園中

之故事迴避同官之私嫌無敢明白爲

上陳請者則臣之緩急死生不干

皇上之望而誰望哉伏惟

聖恩無窮天命有限

皇上縱尚未忍舍臣強留一月半月不過床褥

王文肅公文集

閒度日而臣終不勝狼狽悵以死是

皇上終有割恩之日也爲此再瀝血誠懇求

早允臣不勝萬分危苦哀啼待

命之至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昨遣醫問疾知卿爲國事憂分佳勞心思

所致但當養神靜養調以補劑數日就可痊

復何遑迫切求去卿宜仰體朕心加意慎
切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奏爲病臣危苦至極頃刻難留三乞

天恩即賜哀憫放還事昨該部再跪乞休翹首
以望

恩允而不

御札眷留懇勸憫臣之焦勞戒臣以靜養汲汲

乎若盼其立愈而惟恐其再辭者自古人

王文肅公文集

臣受

知受憐於

君史冊所載如此有幾臣惟有感咽流涕自痛

其薄命以負

皇上而已既而思之臣前此爲

國焦勞臣之職也而

皇上猶容容惜之乃今臥榻死生之間頃刻難

捱其焦勞何啻百倍而忍不爲之動心邪

且使臣焦勞於心形體尚能支持則亦何

所述命今臣之右目盲矣左目又昏腎矣

無論他疾即此已成廢人而一步難移高

事俱已矣況其職又在主領文書文書至

前將瞑目而聞之邪將使人誦而聽之邪

此又勢之必不可能者昨日臣母手調粥

湯飲臣臣欲強慰其意間進數口而嘔噁

復大作羣醫滿前以爲此氣血兩敗非大

補必不生而補藥助火又非盲人所宜用

遂至束手臣惟有伏而待斃已耳今

王文肅公文集

聖諭尚爾惻惻得無以閣臣告休無遂放故事

邪夫病有真偽時有緩急以臣之病若所

留少時天氣益熱舟中調理益難而萬萬

無生還之望矣又得無以閣中無人而重

於臣之一去乎是則臣與同官皆念之而

曾兩揭以

請矣臣豈以身之必去而不顧君之難則

請

皇上一面放臣一面付部院廷推賢才與

二臣共事此又臣報

主未王之患身雖去而神留者也

俯憐而少垂聽焉臣今病困意難了了而不能

自屬詞每一番躊躇輒增一番感動是日

尤委頓倍常

皇上試覽此詞必爲之惻然而不待其辭之甫

夫臣無任伏枕哀祈之至

奉

旨寬卿所奏朕知道了卿茲因邊方多事煩言

王文肅公文集

踴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謂

湯賢叔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特疾

痊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

謝

持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又蒙

皇上特遣文書官劉宣齋捧

御札一道到臣榻前伏枕開讀

諭元輔朕覽卿密帖卿之爲君爲國流忠亦誠

至悉至慮朕已知道了且朕近來不時疾

比因國事多艱北虜跳梁東倭紛紜未已卿

忠碩重望正賴卿與朕分憂朕豈不知卿竭

忠盡瘁致成此疾卿宜寬假調攝病於人

關辦事以慰朕懷欽此伏念臣以螻蟻至賤

之命而上遭

皇上朕肱之至憂以秦霍至微之忠而仰塵

皇上腹心之至信臣之至此復有何言惟有

王文肅公文集

地呼天痛哭感

恩而已顧惟

明主能蓄無用之臣而臣不能起已廢之疾適

該劉宣親就臣榻見臣眼盲面青聲嘶氣

喘亦爲之雨泣淚下

皇上可問而知也爲

君爲國純忠赤誠臣何敢當此

盛獎惟是父慈子不敢不孝

主憂臣不得不辱昨所以密獻忠規爲去後用

人行政之助者但望

皇上存此於心知臣遇

主一場無他報稱止此公道二字耳至於

聖躬雖欠調而氣體本充不過爲有餘之證

時多可慮而禱祈在我原不愁料理

之難臣敢保身去之後

皇上但行臣言清心平怒以養

聖躬自然萬壽無疆持重老成以定邊計自然

百全無慮也臣于枕上占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九

謝至此語未終而氣已盡伏

皇上哀之亮之除原奏

手札尊藏外謹具奏恭

謝以

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九

謝至此語未終而氣已盡伏

皇上哀之亮之除原奏

手札尊藏外謹具奏恭

謝以

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四十九

文肅王公文集卷之五十

乞歸四疏

奏爲自傷薄命辜

恩一疾遂廢四乞骸骨還鄉事昨該臣三疏乞

林欽蒙

奉札慰諭續又奉

旨覽卿昨奏朕知道了茲因邊方多事煩言雖

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若至極卿討調湯

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痊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十

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塵介微

生無足重輕然以

皇上愛惜珍重之至不啻父母之保赤子臣亦

不敢以

皇上父母所生之身輕自暴殄連日無醫不訪

無神不祈且一意爲疾生計而不敢遽言

去留蓋其心誠有不忍而其義誠有所不

一安也奈緣氣血敗甚病且兼旬日不進一

盂之粥問之羣醫有謂目盲尚係外疾而

老人傷胃必非旦夕可愈者又有謂身病

尚可藥扶而頭痛損目將來首領沒明者

臣則以爲

皇上所以留臣爲理事也非爲養疾也養疾則

身爲重理事則目爲重今臣目已盲矣坐

立不知朝者之位票擬不識章奏之文如

此則雖生何益而況未必生乎雖能如

聖諭安心靜養未必有及而況萬思灼勝萬責

兼體欲靜養而可得乎今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五十

一放臣去使之負擔弛而心安賢能進而心安

使

至尊不爲臣減膳而心安使滿朝士大夫不爲

臣驚寵而心安如此則臣庶幾復見天日

得再圖犬馬之報不可知也臣連日四

皇上父子之恩目泣盡腫此疏句句字字不敢

欺心伏惟

皇上始終哀憐以縻臣爵祿之心保臣之性命

以爲臣祈禱之心減臣之罪業臣不敢

忠誠之弊臣母亦不敢望賢淑之褒但望
母子各以天年及

聖恩未厭而歸死於牖下耳臣不勝困苦悽愴
祈

憐乞命之至

十五日得

旨覽卿奏知目冒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亮

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怕神一意

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掛心寬假從優調理以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

病中請添閣臣疏

題臣受

皇上非常恩眷兼以

溫旨慰留無所不至臣亦自爲

皇上惜身一意靜攝不敢遽言去乃今復一

日日月二疾杳無痊可之期臣身已矣獨

念

國家之事倚辦閣臣爲愈而在今日終事

時則尤急之急者諸臣中有一人不盡力

則廢一人之事有一日不進閣則廢一人

之事而今臣卧病且滿一月矣恐此以行

所廢之事又不知其幾矣

皇上猶懸虛位以待使臣高臥而領二臣之職

二臣奔走而代臣之勞臣心其能安耶日

臣身猶閣中之身則國事乃臣家之事若

以頃刻不可缺之事而待歲月不起之作

則閣務填委將愈積愈重臣自不免拂袖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急躁以死但惜其死而有誤國之恨故慙

慙有請于

皇上耳伏望

鑒臣爲國赤心即付

廷惟簡用一二人共理機務庶臣可以從容

皇上爲臣造命之意亦可以曲全矣適二臣親

臣榻前親見臣病勢狼狽而及國事亦與

臣同憂祗緣臣身在告不可連署臣名故

臣先自具揭

上請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

乞歸五疏

奏爲廢臣萬痛萬苦情勢轉急五乞

天恩俯賜骸骨還鄉事昨該臣四疏乞歸復奉聖旨覽卿秦知日冒二疾未痊朕豈可不知體

諒朕思病起驟感必可調治而愈但怡神一意靜攝毋以朝事歸計挂心寬假從容調理

文肅公集

卷五十一

以副朕懷不必懇辭再疏吏部知道欽此臣

伏讀前後

諭音仰見

皇上本以國事留臣而今反諭之以遺事蓋已

知其真病真苦必無益於

國家而特恐其邑鏹床蓆而死委頓道路

死則爲不得其所以此多方慰藉務安其

心耳顧臣反覆思之

皇上萬千恩養止不過望臣之生而臣之萬

感激亦止望留此生以報

皇上今左目已廢右目又已漸盲脾疾既深肺

疾又且增劇醫藥頑然百無一效此豈可

復多望者况病未即狂觸境生念

國事歸計又決無可兩忘之理且如

朝中爭後議遠中報虜警臣一日未去負擔

一日未弛也可遂忘之乎不能忘又不能

理若身又不得歸則臣雖欲一刻安枕得

乎犬馬之身死則已矣未死則尚有幸生

文肅公集

卷五十一

之心今骨立如柴命懸如絲而上念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報下念父死未葬母疾

未歸則臣萬千不了之事皆係此旦夕之

身得不長號籲

天泣盡而繼之以血我蓋臣嘗自量自愧祇以

薄忠細廉結知

明主因毀而愈明求退而反進才識不能逮人

而榮遇過之今一疾疴廢乃天所以開

皇上使博求賢顧以自輔也萬一

皇情再有繾綣奈來更無一言使臣生爲妨誤

國之人死爲客寄游竟之鬼榮顯復以何及
臣言至此亦悽愴困窮之甚而不暇擇言
矣伏望

皇上哀而放臣即此活命之恩勝於一歲九遷
之榮萬萬也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謹具
奏以

聞得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臣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不念卿憂勞過度
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見今發帑木受東
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朕分猷以代朕勞
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所辭不允着鴻臚
寺官宣諭朕懷惻懇留至意着安心調攝
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昨日

皇上復命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御批到臣寓所宣諭覽卿所奏情詞苦楚朕豈
不念卿憂勞過度致鬱成疾奈今國事多艱
見今發帑木受東虜窺伺跳梁正賴卿等與
朕分猷以代朕勞卿乃屢屢堅辭安忍言去
所辭不允着鴻臚寺官宣諭朕懷惻懇留至
意着安心調攝痊可入閣勿得再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恭設香案仍令臣男衡代跪至榻
前叩頭伏讀訖隨又該同官傳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聖諭一道覽卿等所奏爲元輔感疾浹月至今
未見痊愈特假回籍調理足見卿等關奉
義朕已悉知但國家多事之秋卿等朝夕爲
慮元輔致成此疾屢屢懇辭朕以君臣大義
故以衷情諭之既卿等爲元輔代奏情詞可
憫朕知道了諭卿等知之欽此伏念臣已臥
病月餘方初發時臣亦不自意遂至如此
之極節經醫官所報聞

中使所目見亦不能爲臣曲諱已而聞官二

臣相與如手足之不能離者今亦遇小用
嫌疑而流涕爲苦

請臣之必不可復留明矣而

皇上猶不忍捨臣既

手批慰留仍

是官宜諭又

待札賜二臣示以大義勉留累百餘言委曲纏

繞一至于此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上自謂以君臣之義尚有離合淺深乃若恩

至父子隆天重地淪肌浹髓臣之語淚有
盡而感戀無涯氣息雖微而靈臺未昧忍

驟言去以傷

聖懷哉顧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爲國事也臣病中之一息不

忘者亦此國事也日前國事莫急於優餉

而臣與同官平日計議亦自有定着優非

我叛臣若真心嚮化決無絕望又非我

子若分外要求決無許理羈縻駕馭即此

兩端而決若其他盤旋之議勇至欲廢廢
百萬之財而怯不敢通一介之使則非臣

之所解至東虜跳梁雖起于乘虛伺隙而

其實皆由將不得人兵不識將有功者或

以浮枉挂議有罪者或以蒙蔽追誅故聞

聿之極馴致于此若識其弊而亟反之可

保無肩背之慮此處後虜之大綱即留臣

經年所守只此數語是臣所欲爲皆二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所優爲者也至于羽書之絡繹典冊之朝

委必精明強幹者始能審詳而臣已足不

可移目無所見是二臣所能乃臣之所必
不能者也

皇上復何所賴于臣哉况臣

請添問臣之揭不曾再三而

皇上終盼病臣遽無一報跪候日久恐積憂成

罪此所以感與懼并不容不籲

天呼父母而叩頭流血者也臣謹

旨調理數日候進止外謹具奏申

謝以

聞得

音覽奏知卿能體朕心安意調攝朕深喜慰所
陳倭虜事情乃知料理素定曲當機宜方今
議論紛紜邊陲擾攘正賴卿主持籌畫以俟
退虜以舒東顧之憂社稷之身天必優佑毋
得過爲憂慮痊可即出辦事吏部知道

謝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

賜銀幣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該閣中傳送

欽賞一分到臣病榻之前乃因筴修

玉牒成

特賜臣錫爵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新鈔五十

貫臣不勝感激今日該於

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緣臣病廢已久眼

尺之前目不復能辨視座中

能舉行以此失於隨班

延謝且念

皇上之恩更有萬分加倍於此百叩不足以

謝者而臣匍匐旣以不前言語又難自列伏

枕叩頭且愧且苦且益深福過災生之懼

而已爲此補本具奏恭

謝以

聞得

音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

乞歸六疏

奏爲廢疾杳無痊期舉朝知其難出六懇

天恩放歸急救殘喘事前該臣奉

宣諭後具疏申謝兼陳愚悃荷蒙

皇上復降溫旨且憫且慰且寬且責臣命雖微

仰籍

皇上如天之庇或旦暮可幸苟活以此忍之又

忍專理生計不爲歸計脾胃二疾且治其

標慢治其本無非望目前早愈以寬

俛而已乃今靜養又復決旬不惟外疾
中脫墮隔一毫無減而加又有至怪之
不載方書者臥不半時倏然而寒則重綿
不煖倏然而熱則舉體如焚如此一日凡
十數次而群醫更端治之不效或反有勸
臣早休靜養者則臣之危可知矣而臣昨
且日夜待臣之踵泣臣之前今日問

皇上有何寬旨明日問同官有何代奏此何等
情景而能安意調攝否也先是臣體病困

藥絕外間書揭至於倭虜消息猶不時咨
訪各部臆決可否而今神昏氣索聞亦不
解解亦不能思閣門官猶以故事傳報
旨意臣非惟不能與聞且亦不能盡聞矣此何
等精神而能決策籌邊者也

皇上及今放臣心中無天涯生死之慮萬
留得此身再圖後報亦未可知若必謂臣
老死在

朝而後可以盡臣之用則臣之愚忠已盡于

前奏交用人三疏臣之言何必臣行而臣
亦安得以朝夕不保之身自行其言也且
皇上于臣亦既知其病之真矣豈以爲未必至
此甚耶使臣有一字之不真則臣乃欺大
地背父母狼逆不祥之人宜誅宜殛不宜
復留若臣果無一字之不真則天地好生
父母愛子何忍其拂鬱悲愁以死而又毫
無益於國也臣言至此其勢漸迫其氣漸
短而舉朝大小諸臣亦無一人不知臣之

情真病鉅必難復出者生臣死臣是在
皇上是在今日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之至得

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資愈出理國事
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豈不
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靜
養病勢自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

密請添閣臣疏

奏臣病困劇至此已別無生路惟望

早放一使臣心中只理會生死別無他事

懷庶一萬一可生之望耳

皇上若不盡信臣言但人至臣榻前觀臣所餘皮骨有幾一日進粥飲有幾兩目昏眊之狀果是何如足可見滿朝決無此等病人居官任職之理雖欲不憐而放臣不可得矣臣仰承

恩遇知

皇上惻惻不忍棄臣之心故前揭中謬引富弼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五

文彥博就家問政故事此其于禮無所加

上五

于念無不盡矣若猶以為未足則撫按病痊具奏之餘原設以待大臣若幸而痊可臣自不能以病欺撫按撫按自不敢以臣欺

皇上用否聽自

上裁亦未晚也此皆非臣求去之人所宜言與其不言而死反負

皇上之恩無寧且乞其無用之身以圖未盡之

報耳至於請添閣臣之揭終不見答外人見

皇上非常睿目以為言無不聽今屢

請不報必將謂臣外為避言之語而中有攬

權之心非但攬權

國事而臣之為

國一念亦無由自明矣故再以副揭懇

請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臣病苦至此心慙于思慮口苦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五

十六

於言辭然念身既不得見

上止憑章奏通誠所以力疾絮煩奏而又奏非

得已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見哀矣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

部會推幾員求朕自點用卿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

謝

聖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蒙

皇上以臣六疏乞歸

欽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私寓臣恭設香案仍令男衛迎

至榻前恭讀

諭元輔卿屢疏請添閣臣朕豈不知卿豈有體

權蔽賢之事小人猜度卿不必介意朕着該

王玄肅公文集

部會推幾員來朕目點用卿不必憂思過度

宜當怡神靜攝以安朕心欽此隨又蒙

御批臣疏發下

聖旨自卿抱疾月餘朕日夜望卿痊愈由理

事乃卿汲汲以病真求去卿疾非假托朕

不知但時方炎暑途中更難調攝還宜安心

靜養病勢目減毋得苦辭吏部知道欽此臣

不覺涕淚滿面不能仰視竊惟人臣遇主

榮莫榮于言之得行難莫難于情之上達

臣自抱病以來累承

皇上慰留之旨無一言不裁於

慮思無一字不出于

御筆或以赤誠見許或以苦楚見情或揭大義

以責之或懸虛席以待之其念臣之切憐

臣之深可謂至矣極矣乃今則不惟憐臣

在任之身又惜臣去後之身務使之行止

俱安而後知

皇上之念臣即臣之自念未必如此其周也不

王文肅公文集

惟知臣心之不欺又知臣言之可用使之

公私兩安而後知

皇上之信臣即臣之自信未必如此其篤也臣

感恩至此雖大馬不能報償頂踵祇爲常

物不能復措一辭矣所恨

主恩至重臣命至薄

皇上慮其暑熱難調而不知臣當此之時正苦

寒顫所憂不在于暑

皇上慮其途中未便而不知臣過北之後恐途

困劣盼不得即日就逾此等形狀乃

命上前必不能爲臣諱者

皇上得不始終哀之全之乎除遵

旨再靜養俟進止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

謝

聖諭建醮保安疏

奉 上諭 公 奏 欽 此 五 十

奏上言適該靈濟宮道官白照忻齋捧保安

齋意一道到臣病榻之前內稱奉

當今皇帝聖旨以臣錫爵患病沉重

特發銀五十兩於藥王廟開建醮場三日三夜

爲臣祈安臣一聞此不覺自投床下流涕

成血竊念臣本以

寵極致譴遽此危疾又累

皇上如此費心費財爲之跌躄且疏牒之上親

書

聖號圓滿之期至於累日考之史冊揆之分

豈有

君父反爲臣子祈福之理而臣以無功無能至

微至賤之命驟然當之使臣感而欲死譬

皇上欲祈臣之生而反爲臣罪上添罪苦中益

苦也

明神在上察臣之心臣委實不敢承當會聞

醮場已啓臣失於不知不及預先控辭只

奉 上諭 公 奏 欽 此 五 十

得更具一疏投于

神前祈祈盡小臣之福以添

皇上萬年之壽其自今日以後更望

皇上早閉道場少安愚分免令喧傳外廷使姪

寵之夫得以藉口則臣庶幾一夕安枕有

再生之望矣緣係非常

恩眷不敢露章陳

謝謹具密揭隨令齋牒道士

奏

聞不勝悲感哽結之至

乞歸七疏

奏爲廢疾已蒙

見憐乞

即放遣以終造命餘恩事該臣乞骸之疏已六

止矣每奉

溫旨如赤子之見拊摩于父母不惟

至恩大義再難爲辭即以臣之一身言之目不

能見物手不能作字亦豈不欲強忍斯須

正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而日夜經營口占奏對之勞如此也第念

人情至于危急存亡之際哀痛慘怛之中

惟慮君之不憐既憐則造命之地雖已枯

已朽者尚可噓拂使之回春何況喘喘餘

息猶有九死一生之望而忍更以強聒

嫌自捐

恩造哉本

皇上于臣之病知之如此其切矣宜

解懸拯溺惟恐其不

京師可以靜養夏月難于舟行未便旦夕放

歸不知臣一日未去則偃息在床之身猶

爲居高位享厚祿之身猶爲

至尊虛席朝士大夫責備之身猶爲應酬人事

公私不了之身一心盼歸又一心恐其不

及歸凡此皆無益之慙無益之勞無益之

慮勢必不能靜養而徒以益疾者也且

初病發時眩暈之症幸已暫止而前日

于枕席上微勞動火其夜又發暈二次合

正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眼即寒栗作聲而覺人所共聞此時新雨

之後天氣頗涼而臣病反劇祇祿脾氣久

困元陽將絕故畏寒而不畏暑不然則臣

見今尸不通風綿衣覆體使非虛廢至極

能免強忍受者此豈復知途中觸熱之

而

皇上正不必以此憐臣也且目今倏歎既已息

議閣寮又推有人臣若不以此時乞其餘

生以歸刻捨與槐客死之外無他望矣

皇上若不以此時放臣則一向憐臣之疾盼臣
之生初心謂何而忍其竟以此結束哉伏

望

皇上憫臣氣息將盡言語不可多得察臣事勢
已窮遲速同歸於去即

陛諭旨以成終始活命之恩臣之環草圖報死
生以之必不敢負

大地也臣不勝窘迫仍哀涕淚待

命之至得

東坡全集卷之十

旨依卿奏閣臣已增二員代卿暫理閣務卿可

安居靜室攝心調理稍待痊可即出視事卿

爲元輔國事還要擔當無得潔身自求去

吏部知道

請詰問妄言疏

題昨該臣志昂臣位以給事中朱巖附論吏

部會推未下疑及於臣等先欲持禮部尚

書羅萬化共語甚爲無稽隨該臣等具疏

自明而爵疏未下而臣等之疏先下足見

皇上信閣臣之意臣錫爵非不欲仰體

聖心擬票一

溫旨但思人情物論縱橫顛倒如此必須

皇上明白查問一番不可愛惜朦朧

發下以畜羣疑臣等亦決不可朦朧受

皇上之溫旨漫無可否以苟祿位也今封

上原本伏請

皇上並將爵疏

親自問下要見羅萬化先係何人倡議欲推後

平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係何人阻議不推用賢雖辭

朝出京不遠可以資證其盛稱萬化之操持

練達果出臣等之口乎用賢之口乎常用

賢欲推時臣錫爵以萬化翰林官欲抑置

第三而用賢必欲置之第二其兵部尚書

石星則先不肯推比時期欲去萬化而急

推星換之臣等見其頃刻之間高下在手

知其必爲同官所把持亦知其心起議論

而竊自幸身在事外可以明目張胆談笑

而愧之不意今日是非反歸之臣志

皇上之留中不決亦爲閣臣冤之甚矣苦之甚矣然臣等冤苦不足惜吏部推本所以留中之故

聖心自明亦不必辨惟萬化清名滿

朝爲人方正嚴冷與臣等無情其自丁憂起爲南京侍郎則人情恨其用之不亟而言官章守誠以疎遠正人爲閣臣之罪比今

推鼓在

不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朝則人情又恐其不利於已而言官陳登雲又以引用匪人爲閣臣之罪幸而趙用賢天理發見銳意決推不借臣等之口如果私則用賢自當任之而司官又以用賢之罪移而爲閣臣之罪臣等已矣而萬化如金如玉之人自見爲群小所忌必將決意求去此則臣等雖萬萬被疑決不敢容狐狸魍魎噉盡好人使

聖明一事不得主張滿

朝一人不敢喘氣也伏望

皇上獨秉乾斷

大賜主持一面將

留中會推本即刻點下一箇將朱爵疏務要根究明白此關係政體之大者臣等不勝憾憤憂危之切謹具

題以

聞

不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本

救解銓臣疏

奏爲病中忽聞

聖怒事起于臣謹代爲諸臣自陳受罪事該臣

臥病月餘奉有

明旨令不以國事關心凡閣中機務毫不敢與

聞獨

請添閣臣一事發之自臣故不免日夜在念

昨忽聞部疏

發下以點用二臣方慶

國家得人不勝歡忭而隨間有

旨切責吏部重處該司官顧憲成等則臣又不

勝踰跡即床前盈尺之地有若不能自容

者臣伏思吏部此番之罪在于不能潛會

皇上之意而實非敢顯逆

皇上之旨

皇上之不許拘泥資品爲部院等衙門也而該

部誤以起用爲不拘

皇上所云堪任閣臣爲待次翰林官也而該部

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

二十七

繁以已任者並列此其愚闇之罪固無所

辭然

聖意深婉苟徒以其辭而已雖臣等亦不能測

識者而不可以專責該部也至於部中後

疏臣尚未見不知李世達因何列名豈世

達即前次所推用奉

皇上通寫來看之旨不敢有所去取乎此亦不

知變通之故而似非敢干尊擅也乃今竟

爲此

發非常之怒用不測之威而

聖心不安同官二臣不能先事將順而二臣不

安新進閣臣爰立之

命與

威命並下而新進閣臣不安尚書陳有年以病

在告聞屬官爲之得罪而有年不安都御

史孫丕揚與李世達資品相同而不揚不

安文選司官數年之中空曹以去者至再

至三而以後之爲文選者皆不安科道官

致肅公文集

卷五十

四

因

皇上責其不言轉相驚擾而科道官亦不安凡

此數不安者其端皆始于臣請添闕臣之

一言臣身不能報

主則亦已矣而顧反以垂死垂去之語干

雷霆之怒傷

國家之體貽縉紳之憂此于初心謂何而其

不安又奚止百倍于諸臣而已耶止緣臣

病憤顛倒識慮不周以致夢卜

盛與震湯驚虞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

塞責旦夕出

國都不敢復望

溫給諸正臣始禍之罪盡將巨官褫革而專吏

部司官之罰庶滿朝人心安而臣之心亦

安矣臣無任惶悚戰栗之至得

旨近來屬官自退已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

怒朕正施卿所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古制

着二時俾示於卿可寬心辦理不必介

才謝公之集

吏部知道

臣等謹將所擬彈聚各等因

具本官之圖與諸人公決而用之

臣等謹將所擬彈聚各等因

臣等不敏好望

臣等謹將所擬彈聚各等因

海內錢穀集一至于此臣誠去有餘

文肅王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謝

宜諭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昨日臣乞休第七疏下奉

聖旨近來屬官自逞已意通不由堂官朕是以震怒朕正慮卿病中不安吏部司官已有言輕處了着二次輔傳示於卿可寬心調理不必介懷吏部知道欽此臣正在傍徨感忤間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隨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張棟等齎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寓所宜讀

諭元輔覽卿所奏朕不知卿天暑病苦朕倚卿爲股肱之托大小事務正賴卿主持雖東後浮言稍息國事多艱卿常言以忠報國今聞臣已添卿暫輟閣務可安心靜攝豈忍捨朕求退還着鴻臚寺官傳示朕意欽此臣仍令

男衡代于香案前接

前隨捧至臣榻前再讀一遍臣不覺失聲慟哭投地叩頭張棟等感臣之誠見臣之狀亦無不爲臣流涕者伏惟

皇上如此深體臣如此重托臣又如此爲臣而添閣臣鴻臚寺官宣而又宣文書官看而又看其惜臣真如掌上之珠而保臣真如乳下之子臣之前疏所謂至情大義不但直得一死而當此暑天煩瀆

聖慮以此萬千之負傳此萬千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恩慙足以死罪足以死窘足以死鬼神忌之亦足以死臣死之不遑恤矣而忍言潔身忍

言捨

皇上乎今遵

旨盡輟閣務安居靜室不復敢見一人管一事惟是昨日所

上代爲銓臣受罪疏其事本由臣發端勢不得不開情不得不饒舌蓋臣身同在朝以

皇上爲命未有

至尊焦煩於上而臣獨靜舉朝危悚於下而臣

獨安者惟望

皇上推此勉臣安靜之心處臣于可安可靜之地是即所以全臣活臣也臣今口不能道辭手不能書感伏枕循床自哀自痛而已

除原牒

御札尊藏外謹具

奏恭謝以

聞得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言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言安心靜養朕心喜悅銓臣事已有旨從輕處了

乞歸八疏

奏爲八懇

天恩俯憐病臣身廢心勞萬無全理急放殘喘

還鄉事該臣昨又遵

旨靜養旬日不敢以閣中添用人多貪于弛擔

驟言引去蓋心體倦倦之

聖懷口誦諄諄之

聖諭臣雖銖石爲腸必無忍悍然不顧之望此皇天后土可以鑒臣之誠者也第望

皇上細考方書所載老人內外諸疾有目已真盲而尚得回光者乎有脾虛寒顛日夜不休而尚可驟起者乎

聖諭今日曰靜養明日曰寬假而臣之忍死支吾今日曰不管事明日曰不見人顧臣能閉門而不能閉耳盲于目而不盲于心閣中之事務可輟而此身之憂責尚業則安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得不愈苦愈煩且愈病也且如近日吏部司官之事臣已越俎饒舌且托同官二臣代奏而二臣亦已傳示

諭旨爲臣寬處之故臣知

恩矣然外間終謂臣力能盡得之

皇上而責臣愈備乃臣亦自以其身之未去而

受責無辭如此等事無日不觸耳闔心如

負芒棘而謂臣能靜養得乎頗聞

皇上一向憐臣以其爲

主任勞至於成疾因此愈者亦痛然則何

。不就臣病根而治之使之粗全面皮早辭

憂責而去則臣尚有生理不然一面慰臣

靜養而一面處臣必不能靜之地臣死不

足惜而可憐大馬之身業為

皇上減膳祈安一場實不忍更自暴殄以絕後

報之望耳此疏通前共已八

言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五

皇上亦將追悔放臣之不早也臣不勝窮迫哀

苦食生企

命之至

二十四日奉

御筆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

既屢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

還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

銀二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

馳驛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

用該部知道

辭路費加

恩疏

奏為泣感

再生恩眷按辭非分

殊典懇乞

聖慈俯為病臣惜福以終餘造事昨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潘朝用將臣第八乞休疏發

下奉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六

聖旨朕之不逮有累於卿久知卿有去志既屢

屢懇辭特准暫輟閣務携病扶親歸省還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特賜路費銀二

百兩彩段六表裏還着行人一員護送馳驛

去待卿病稍瘳着撫按官即時具奏召用該

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於榻前令男衛跪

讀未竟不覺以頭觸床放聲大哭舉家老

稚僮僕皆為泣下自古史冊所載君臣相

遇相成終始完

臣者誰乎一出再出

千負萬負而又博異常之寵以去如臣者
又誰乎鳥鳥之私臣向以累疏實

不敢復言

皇上又爲之逃探其意於言表明令扶母以歸
兼活二命如臣者又誰乎天地能覆載臣
而不能鞠育臣父母能鞠育臣而不能再
生臣茲

皇上且再生臣矣

恩且知天地父母之上矣而臣又何言以謝何
王十甫公文集卷五十一

時何日以報也至於

聖諭首云有累於卿尤切痛心臣以至恩極陋
之資事

至聖至神之主中間粗心慙語不知經

聖度多少包容煩

聖心多少裁答甚至誠淺望輕外致紛紜而反
遺

君父之調燮此爲臣累

君臣

君累臣乎而

皇上恩常上借美復下推此臣之所爲跼天蹐
地不以感死則必以殫死者也夫

皇上再生之恩爲重則

加銜進殿之恩較輕臣負恩之愧爲重則受
寵不辭之規較輕而在臣則則可在臣則
必不可臣之十疏九辭而偃蹇于未來自
來所未有也臣之十日九病而瘵曠於在
任亦自來所未有也大馬有心豈不知負
以故
王十甫公文集卷五十一

加恩不敢承考滿不敢報豈徒以全經經退讓
之節亦聊以補此嗷嗷未報之恩耳乃今
身去而官反加報窮而

恩愈厚心之不安又豈止百千倍於嚙昔而已

耶至於別項

恩典除遣官給驛不敢賣辭仍容另本具謝外

惟是路費過多超越常格

皇上用敕成命使臣財帛除主與臣不安之慮

庶幾餘福可徵生理易還而仰慰

皇上遺簪敝履之愛者未必不在此也臣不

深至感至悲惶恐踰躅之至

二十六日得

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爲

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惻惻進階示酬出自

朕心又何負何愧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

賜歸謝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凡

恩疏

奏爲恭謝異常

天恩事臣昨自蒙

恩放歸後緣以

恩典過隆方具本控辭未敢陳謝乃閣中通傳

到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卿謙美至意卿歷任已久

爲國忠勞焦思致疾朕心惻惻進階示嗣出

自朕心又何負何愧卿宜遵明命所辭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臣伏悚聞

命重以感泣切念臣素以一介之庸材猥蒙

世之殊遇從臣間以爰立出

國門而再還屬茲多事之時使宅百僚之長

處非其據力不任於負擔勞而靡功動輒

投於疑網致有陰陽之患自知止足之宜

乃荷

聖慈曲垂軫憫既遣上醫而診視復命中使以

修養乞還骸骨者以日爲年卅載覺軀者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自春徂夏恤其勞瘁則假之以調攝之期

憐其曠錄則益之以凝丞之助庶幾得生

於瀕死是以欲遣而復留茲者鑒臣有將

母之愚誠信臣非潔身而托疾俞其未

重以明恩錫百鎰之兼金命五章之彩

光彼原隰介龍節以先驅速于置郵發

符而擁傳至於官階之特晉尤非病劣之

宜蒙念已長休理或殊於真授若爲堅避

迹反類于他拔祇拜命以銜恩但捫心而

懷息茲蓋伏遇

皇上禮全終始恩并生成上而使慈母扳輿

餘光於風燭下而令孤臣丘首後盛事於

粉榆敢不敬佩

德音永終孝養淵水自矢啓手足以無慙霜露

未先冀涓埃之必報臣無任慚叩隕越之

辭

朝獻忠疏

奏爲病臣感絕

天恩略獻忠悃以備去後採擇事臣即日且上

辭朝疏咫尺

天光瞻言萬里雖狗馬不能忘情而況臣之遇

主最奇蒙

恩最渥此歸之後死生不可知忍遂無一言

去哉第苦神昏氣短語不多及謹伏枕

占數條竊自附於鳥死鳴哀之義仰瀆

九重儻裨百一伏乞

聖明裁察施行

一臣之此去耿耿之懷惟恨不得瞻辭

御座一奉

皇起居所恃以少慰者以嘗親見

聖充腴

聖容睟澤百疾自不能于顧聞不時動火火生

于肝氣之不平然則戒怒以平肝不可以

年壯氣盛而不加之意也夫以天子而怒

匹夫聖人而怒愚人威何所不加然正恐

其不直得怒而徒以自損耳臂之一身于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足狼狽天君亦豈得泰然望

皇上從此一以養身爲重怒發能制怒過不遷

萬萬年

宮府內外太和保合之休端在於此臣不勝

首願

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於天地祖宗而郊

廟二祀乃其所藉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

較天地更親切廟禮比郊禮更易簡而近

來每遇

廟享往往以異姓隔之萬無可感格之理該

臣已屢疏上

請未見舉行此乃水木本源春秋雨露

聖情自有不可解者況須臾對越原不妨於願

養故臣望

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

一今進言者類以

朝講並請臣獨以爲

皇上既安靜攝而講章又已進

聖廟公文集卷五十一

御非必鵠立竟日而後可以啓沃

聖心惟是

御朝之事則天下臣民與

人主通者惟此一脉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

而定一刻臨

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勒百言此

臣恭交疏中第一義惟

聖明屬精行之

一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詔令

次改盡有上憚於改而聽下之自改

且法禁視貴賤爲寬嚴賞罰視緩急爲行

止馴致欺玩夫復何言此今日

主權不立朝政不清之根本臣自愧受事兩年

莫能枚挽望

皇上與二三輔弼加意圖之一

皇上每見人請錄廢棄疑其市恩要名臣全身

已去矣何恩可市何名可要乃尚欲詳請

苦勸者惟望

聖廟公文集卷五十一

皇上稍捐成心自擇而自用之或十中拔其三

四或已用之後旋而考其職業不效再黜

不妨此正所以絕市恩要名之路耳今一

槩重予人以爵祿而輕予人以名譽其究

也名譽與爵祿爭權而輕者反重是徒驅

之使市恩使要名也不可不深思

一今之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核其浮則

自不多矣毀必求其所以毀譽必求其所以

以譽談戰必及兵談兵必及餉以虛實爲

是非以賞罰爲虛實則道德塗說者諱而老成長慮者進議論皆爲用而不爲用矣至於狂瞽犯顏之論則所謂君仁臣直不得不容而科道官以言爲職尤不可逆次加譴臣之偏心所以屢聞謗而不怒者蓋實欲以身悟

主使

朝廷之上都俞與呼咈相資愈光

聖德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章奏留中與

十五

仰朝瀾疎其害相爲表裏以臣言之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是是非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而使人人目相疑相伺於影暗之中也

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今六部大臣乃有四部乞休

皇上爲之屢降

溫旨勉留其於維持元氣得矣然當深

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

疑百人毀之必不以曖昧投其所用其身中

必當使之安其職惜其去則必當使之全

其體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

一事各有主雖父子兄弟不相及而近乃有

因一人而累衆人以後忤而益重前忤者

此

雷霆之威間使人未測難以爲常常則玩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輕犯犯者多則

朝廷不勝其處而臣下不勝其爭此欲止火而

益之薪也臣敢以明德慎罰爲今日之規

一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

孔害必參半畢竟節之一字較爲穩着

先守穩着而徐求信息可也今縱

內帑之財以濟司農之急而各處織造燒造

及取金取銀之類終望

皇上省得一分使民受一分之賜

一今天下事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
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
駭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策不
在添兵而在練兵年來非不屢經申飭而
將吏未見有着實奉行者乞行該部立一
勤惰賞罰之格以必行必速爲主而沿邊
沿海地方雖有司官亦當擇練事知兵者
任之有不效者作速議更不可姑息

一各邊虜情既以通款在前今亦不必務求

意氣責其爲孝子順孫但當持定大體寧

忍其求勿受其給且如東邊貢而西邊搶

其貌恭而其情脅必令各督撫官毋分彼此
毋事姑息使作逆者必絕而後效順者
可堅乃爲長慮

一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鉅心最苦亦惟
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彈舌侮之深可
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大欺大罔則小欺
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長故而

反畏議論也至於邊臣之中將才尤難得
尤當愛惜但馭之不可不嚴今惟其實或
驗時以至罰亦久廢使人人興灰心苟首
苟避文罔之思而邊事不可爲已此當深
戒

一臣竊嘆從來災荒未有如河南之甚也

皇上恩詔一發而盜賊皆投戈以去顧有災不
及河南十分之一而反蕭然不聊生者惟

上所加意謂何耳今申飭吏治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其

旨雖屢下而慘礪趨迎之風自如此非重獎循
良緩督征歛而嚴爲貪酷之罰則空言無
益也至于撫按舉劾異同理無兩是鼓舞
激揚全在於此是在求其實而已臣言止
此人所共知况以

聖主在上賢執政在下豈反待病臣叮嚀而
皇上或念臣垂死之語不可復問天下或諒臣
已去之人無他偏詞倍加寬宥重以釋恩
則亦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任哀懇敬切

之至

辭

朝疏

奏爲衛

心遠離力疾恭陳辭悃事該臣自蒙

恩允放於今數日滿朝羨臣之榮遇道路感臣

之再生臣亦沾沾自喜以爲不幸而要此

錮疾以負

皇上又幸而徵此

寬恩以全母子未暇思去難之悲也乃今倥偬

戒路定于月之三十日啓行咫尺瞻

天遙將萬里而臣至是食不更咽淚不勝彈矣

夫

皇上以國士知臣而臣豈以區區見女子報

皇上者哉獨念自古人臣以致位一品爲至榮

以歷事十年爲至久以一心一德毀譽不

淆爲至信以全始全終進退以禮爲至美

數者臣曾兼之而此循外廷之所見也至

於經經暗室之守朋友或不及知而

皇上不惟知之且每形之褒獎寒寒造膝之規

賢主或不能受而

皇上不惟受之且多見之施行甚者一家之中

自母及子無不蒙

眷卹一身之內自頂至踵無不蒙

拊摩又甚者爲之徹樂減膳

請命於天而後知臣之真遭遇真辜負也低今

瀕行

恩典超往軼來不知

皇情更何如其縈繞臣獨何心能無耿耿於英

牆之戀寤寐之思哉惟是疾已中於膏肓

命難期於朝露

關門在望瞻拜靡緣臣別無可致情只得權

創一禮設香案於卧床之前臣力疾下床

恭率滿家妻子僮僕叩頭呼

萬歲事雖近襲然亦見臣未死一息形雖往而

神未嘗不留身侍母而心必不忍忘

皇上也去國孤臣言盡於此所望

皇上慎起居以凝萬年之

天眷採芹曝以綿萬世之太平而至如前介
之有無生死則幸以江湖鳬雁視之莫深
繫懷以重臣負謹再陳辭悃以代

面恩臣不勝回首依依一字一淚悲悵哽咽之
至謹具

奏以

聞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

奉

聖旨覽卿奏辭朕知道了炎暑長途卿宜慎重
調攝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抵家謝

恩疏

奏為療疾母子蒙

恩造命還鄉恭陳謝悃事該臣昨於五月中入
疏乞骸仰蒙

皇上鑒臣疾病顛連羣情迫切萬無可留之可

准令扶母馳驛回藉臣當于本月二十八
日辭

朝三十日出京因見病久不痊惟恐隕越道
路重貽

君父之憂只得晝夜兼程以七月之十五日到
家訖臣之狼狽不自意留此殘喘得為首
丘之狐反哺之鳥此

皇上之賜也長途溽暑寄命一舟而在行僅四
十餘日免于風雨波濤之險此亦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

皇上之賜也先是臣以為母陳情言煩聽厭故
乞骸八疏中略不敢及母病而

聖諭及之臣初止亦知感

恩涕泣比行至瓜洲臣母暴泄介地不省人事
者彌日舉家環哭以為無復生理已而投
藥漸醒復有苟延之望若

聖心預知其事而續以餘命生還者此又

皇上之賜也至于臣再起田間躡登首揆中間
所蒙

庶席之待

召對之寵轉圜止輦之聽披肝析膽之親及其

病廢且歸而又爲之徹

御膳以禱

斥帑金以賜假

欽傳以行則臣雖累疏陳之而終不能盡但有

涕泣慙愧耳臣因竊自惟從古人臣得君

如臣比者何代無之顧其君不過委國授

政以竭盡其可用之力何暇恤乎其私迨

北朝公集卷五十一

其力盡命窮而後以惟蓋思之亦何益矣

夫孰如臣銜寵以出銜寵以歸臣及母之

尚存母及臣之未死者載籍曾有如此

遭遇如此僥倖而臣尚能以捐糜稱報者

乎惟是夙業已錮目遂全育永無再見日

月之期則鬼神實厭而絕之萬死餘生

何可言者今一念耿耿所未忘芹曝之典

惟有辭行一疏尚在

御前而喫緊在願養

聖躬厲精

聖政破成心以用人攬羣議以決策則始終

皇上實聽而力行之此外則有司所自守耳臣

林野廢人自此分無敢強聒朝事但于天

光日影之下祖宗香火之前旦暮焚香叩

頭祈

聖治之日光輝

聖躬之日強固而已臣臨本不勝泣涕橫滿

天戴

三朝公集卷五十一

聖之至

奉

聖古覽卿奏謝朕知道丁禮部知道

爲母請

郵疏

奏爲母喪乞

恩查例給與應得

郵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母

累封一品太夫人吳氏先於萬曆十八年偶感

風痰塞吃之疾一向調治未痊臣之連年

累疏陳情觸藩狼狽至於成疾其實皆爲

臣母也上賴

聖仁洞察特准臣扶母還鄉臣竊自幸受

恩受

芘如此身病雖已痼而母疾或尚可支持途次

雖不安而到家或稍便調理以此更起無

涯微福之想即奉醫診視亦有調脾脉尚

強任其無咎者不意延至萬曆二十二年

臣母竟以前疾轉篤于十一月十五日于

時身故臣伏自痛恨兩目既盲又不即死

以餘殃及親即今一身俯仰無復自容殘

面剝腸尚有餘負而敢再于

天地之恩增其罪業哉但念

國朝令典大臣父母身故例有

卹恩而例又當于孫自行陳乞臣之不肖倘亦

有可稽援斯例少光泉壤此非人子所宜

避也且臣母昔配先臣夢祥所生二子長

即臣錫爵次爲已故提學副使臣夢祥

早年拮据教訓之勞與晚歲死喪疾苦

狀已略具臣陳情疏中而

皇上亦已屢形之諭札矣及今雖幸八十考終

免於客死然三年之間輿疾從臣再涉萬

里屏居寓舍舉目無親實臣以一官累之

今觴舞旣已成空攀號又復不及惟是春

秋奄奄之事又不及臣之未死微藉

寵靈表章潛德如罔極之報何哉蓋先是臣父

夢祥沒時臣亦嘗援例乞

恩得

賜三品卹典今臣母當合葬不敢擅自開塋應

得

諭祭又當從一品官階則臣父未霑之

恩或亦當並及者伏乞

勅下該部量查故事

准令一體頒給庶夜臺寒谷重噓春日之光哀

烏啼猿稍慰終天之慕臣盲憤即死亦可

見先臣父母於地下矣臣不勝泣血之痛

衛懷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稟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謝

賜賻疏

日下前公身

具官回籍丁憂臣王

謹

奏為感激例外

緣恩恭陳謝悃事該臣近以母喪乞

恩奉

聖旨朕覽所奏知卿母仙逝朕甚憫焉但卿素

稟清弱慎勿哀感過傷有負朕望卿宜從容

治理着該部便從厚查例來看欽此續於前

曆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該

欽差行人司行人趙喬年齎捧

皇上手書諭札一道到臣原籍喪次臣恭接

龍亭香案叩頭伏讀

聖諭朕覽卿所奏知卿母壽登耆耄止宜安享

豈期仙逝朕甚憫焉特令該部從厚查例卿

宜安心治理慎勿過傷特賜卿賻儀銀二百

兩紵絲四表裏白布二百疋苧布二百疋疋

鈔三萬貫着禮部差官賞捧馳驛前去以示

朕優眷元輔至意欽哉故諭欽此隨該喬年

將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

欽賜前項物件照數頒給

洪慈大賚情至禮殷並非臣始望所及臣不勝

感激不勝哀慟除先於

龍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及奉

手札尊藏永為世寶外茲禮成復

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南陔慕遠祇

徼追往之榮

北闕思濃更荷郵生之

賜

王札驚傳於下里

珍頒愧捧乎充庭對

使竟遙撫躬涕雪竊惟

累朝之卹典類以大臣而推恩事關孝思故不

嫌於子孫之自請裁有定制且不得以勳

故而加優其或計聞在京分

內帑以資喪費抑有身及于位馳驛使以護

視歸此乃一時因事之恩摠非今日可援

之例況如臣者無階遇合勞未展於一第

不次延登

寵存叨於

三命重以八旬衰疾之母上累

九重肝盼之私鄙賤姓名至屢塵於

御簡道途寒暑亦仰軫乎

宸懷仍

假以昏晨反哺之緣且

賜之綿悞再遭之息幸及牖下已獲遂于考終

不揣量盈乃贅于夫

恩卹豈意

俞音之遽降更歷

使札之遙馳白練兼筐載出

天機之錦朱提滿篋並輸

泉府之珍

藩錫既累于百千

溫言矧溢乎肺腑上念臣母年垂耄孝惜安享

之不終下憫臣躬質本厓靡忍哀思之致

損

十行親麗恍承慈煦之容

一體情懸具悉惻潏之狀聽此

殊常之渥典寔爲振古之希聞茲蓋伏遇

皇上達孝因心

至仁造命不以大馬無用而忘帷蓋之施不以

苦塊不祥而輟簪履之戀致枉

皇華之重使下臨窮海之棘人

出綽出綸慰勞真同於父子

賜從賜賻匪頒並逮于存仁臣工拭目以勸

忠父老環觀而渾涕願臣久嬰殘疾重

恩多而成罪

閤門萬里阻辭控之莫從形影一身悵報闕之

無地惟當敬章

君賜展告母靈庶藉九原微福之餘即臣萬死

猶生之日葬以禮祭以禮奠少烈乎泣哉

館於斯粥于斯誓無忘乎結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

聖悲感涕洟之至爲此具本稱

謝以

間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祭父畢疏

奏爲父母

並荷

公恩欽遣專官致祭再陳謝悃事昨蒙

聖恩以臣母吳氏病故

特允臣請賜之父母並祭仍加祭四壇又蒙

專遣尚寶司司丞馮渠前捧

諭祭文聞喪首七各一道到臣喪次隨該蘇州

府備辦祭品已於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二

十四日

宣諭致祭並祭臣父夢祥訖臣不勝感泣不勝

榮幸除先奉

聖恩及未奉葬

恩陸續另本陳謝外伏念臣猥以妄庸起由寒

賤偶叶

風雲之幸會實本枯特之深恩而

聖主之知未酬人臣之量已極

家艱父喪于前母喪于

葉之半枯疾病形骸望瞻嚙之且迫臣以

此血隨涕盡懼與哀并冀緩死於須臾庶

少啣於光顯然以

國恩有典非磨磨之得私身寵既盈恐罪業之

增重故頃爲母陳情之疏止以查例量給
爲言所祈不格于有司足慰亡靈於如在
而比者自

天發詔辱

御墨之親摘馳傳

頒恩損

尚方之多幣臣已不勝其隕越人亦且爲之

慚惶至於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十三

祭累四壇擬定策元勳之例重以官從

特遣輟尚聖九列之班事既倏於前聞言復

榮于率袞此悼亡之殊數視恤孤爲更何

爲親雖不敢辭撫已豈望及此此蓋伏遇

皇上體臣如父子視臣如股肱殆既以臣病

骸而逆知其情之有在袞復以臣母背養

而追驗其言之不欺爰倍切於

矜憐特加優於典故輝煌

雲綈招九原長逝之魂綈釋星輶致萬里之

宿之

命謂臣父慶祥禔躬孝友名頗藉於卿評謂臣

母吳氏嫺德肅肅雖行素敦於閨範式哀潛

懿並載

慰章蓋自臣兄弟立

朝以來凡游沐

追封之典又自臣出入內閣而後尚及承祿

養之歡一粒一絲孰非

上賜在官在籍總庇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三十四

天慈而至今草土廢矣之身又獲遂泉壑顯得

之願借餘輝於俎豆庶幾死者之復生慰

長慕於几筵仍幸生者之不死其爲悲感

豈殫名言顧念

宸衷爲臣而輿桐

卹典爲臣而破例即二親銜

恩於下地有醜松楸矧微臣抱愧於循牆忍其

饋粥此生已矣永爲負

國之人有涕潛然尚想傳家之訓惟實慈而

服儉爲父唱而母隨如

皇上未忘簪履之遺則臣請用爲芹曝之獻焉

此以往不知所云臣無任萬感萬叩哽泣

銜悚之至

祭葬畢事謝

恩疏

奏爲

恩祭葬亡親事畢三陳謝悃事臣以家艱上夏

君父先該兩次

新武廟公文集卷五十一

三五

遊官

賜賜祭除已陸續祇領另本恭

謝外隨該日領到蘇州府補給工費銀一百

五十兩當於臣父夢祥原撥之次開辦此

工擇以今年十月十四日奉臣母吳氏入

葬會

欽差中書科中書舍人余思明以督視開墾工

至又會

欽差蘇州府知府孫成泰以奉行下學等祭

殊典駢頒

重使接踵入臣存沒之榮未有倫比茲當周

年葬祭事完之後臣謹瀝血叩首陳

謝者竊念臣猥以庸庸受知

明聖自甲申壬辰之

再召及辛卯甲午之再歸首尾十餘年間有忠

而頑陳則

皇上之威顏無所不假借有苦而欲訴則

皇上之肺腑無所不體悉蓋天下以此歸臣之

王式公文集卷五十一

三五

榮而亦以此責臣之僭臣亦自愧其酬

心之淺而乞身之亟也既而歸未半年臣母背

養有如尚淹須臾之待

命而臣母以耶舍淒涼死以道途風露死則臣

終天抱恨視今日復何如然後知

皇上不惟榮臣且假以辭榮中之至榮不惟不

以負

恩責臣且優以割恩中之大恩而臣之感極矣

愧極矣乃

皇情閱然猶以荒原宿草恐潛德之遂湮爾
單孫痛遺恩之罔極

特頒大賚申以

郵恩加遽至於五壙開塋仍煩

早遣即今新丘就變湛露方濡計其備工復
上之資當損中戶十家之產而况

皇皇季

大喪重綸褒其母因及其父哀死者撫慰生者

則

八集 卷五十一

其慈至仁乃在掩骼埋胔之外而

征典殊數不特夜臺幽壑之光臣之前疏謂死

者復生者不死豈虛言哉顧立眼枯不

見天日身毀僅存人形分于天壤之間必

無久長之理而

皇上料亦審其委頓顛迷疾稿舊溺不足復望

之矣惟是腺箴警誦未忘慈儉之規草伏

山棲竊效

闕陵之祝則臣尚幸腔血之猶丹以繼先臣

銜結未酬之志報

主止此報親亦止此至於節次所奏

恩典則臣已鐫勒金石垂之于原使一門世世

承矢於捐埃四海人人普勸于忠孝而此

外則不敢漫爲雕飾之詞以瀆

聖德矣臣不勝刺心銘感雪涕悲戀之至

至日覽卿奏謝葬事已畢朕心浮慰知過了吏

部知道

八集 卷五十一

人肅王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請卹典疏

奏爲懇乞

天恩量加亡妻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自蒙
恩賜歸養病入年于今不曾敢以無事冒嫌
上陳亦不曾以公事出位強聒獨有爲母請
卹至情所不能已而

呈上亦既動心哀憫破格賜之祭奠矣自恨臣
國罪重大禍頻仍臣妻封一品夫人朱氏

又於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病故

今停柩在家尚未入土查據

會典並有從夫恩卹事例而臣伏自揣一家
殄瘁累已多無顏更以私情干

請遲之至今會又蒙

聖恩未遺弓冶將臣男爵權居上第父子再入
翰林而臣之亡妻適又會以本年七月初

四日爲三年滿忌之辰臣以孑然一身率
二三幼孫哭奠几筵之下因思此時此日

遠客孤男自循其衣冠簪組而痛乎
不及待也不知哀踊慟絕何以爲情聞今
內外官紛紛爲父母陳乞仰恃

聖明孝理之下苟例可爲典據

矜允其在臣男願獨以有臣在前不敢自行乞
恩臣又若猥避私嫌使結髮糟糠同甘共苦之
人不得微

干袞片言光榮不朽則臣又何以爲情已復思
古今公私因急穰稅繁典以

皇上至仁至明非萬分不得已豈樂爲此欽
招謗之事臣謹忝心膂休戚相關今日之

事似體官一覆行有司一傳祭之外必不
敢再煩

新葬以廢公祭此蓋愚臣一念不忘憂

國之心亦使亡妻有靈知其事由臣請禮祭
舅姑庶心安而魂魄亦安矣臣無任云云

上冊封上

號疏

公爲欣遇

慶典維新恭陳

賀仰事臣自蒙

恩放歸八年草野之蹤分不敢再瀕

清禁茲者恭遇

明詔登中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冊封

福王等三隨該禮部傳諭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振古鴻儀普天雀躍臣謹距

達敢後歡呼蓋先是臣嘗從同官時行等

造

恭而奉

大對傾耳而聆

音是時已知

父父子子兄弟弟天常地紀絜若星陳

訓孫謀較如對畫而臣錫爵又嘗待被

廷宣九承

本諭自謂

君臣之相信可質鬼神而無疑以此詭譏數勝

而臣不爲動遷期累歲而臣不爲驚乃至

於今竟成左驗

片經於半夜揚

休命於

大廷端叶星輝首正

王力肅公文集卷五十二

青宮之位明申泰彌旋分

赤社之封既推

孝而爲慈亦自親而率

祖爰薦

重闈之顯號式觀

九廟之樂成此實由我

皇上稽謀自天盡倫惟

赫

震之斷於淵洊濩變之中久

金石之謨於晉魏蠶測之表所以陽和一布

天爲反風

漢汴甫傳而嵩呼彌路其爲慶忭何待臣言願

今

嘉禮備陳

曠恩遐布殷離明而繼照已邇謳吟

培時祥以增昌尚資佑啓所室

聖師聖父自軫於民依亦使

維城維岳其永遵於

主文獻公文集卷五十二

家範則由一徒

自壽萬年

本文百世而已哉臣無任瞻

天仰

聖舞踊頌祝之至奉

青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問

勅詠疏

奏爲喜聞

躬康豫恭陳天人感應之理懇乞

明仰順

天和益堅初念以綏

萬年福祿事該臣昨蒙

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

闕拜表恭

謝遣孫齋

上既而

京師忽有報至以

主文獻公文集卷五十二

皇上玉體偶於二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

又不勝憂旋而

罷職稅出禁囚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

喜北向稽首而祝曰此

萬年天子消穰保福第一義也既果聞

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

廟

見群臣真普天大快之事而臣愚夙叨

近密勿渥被

不敢獨於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高

聞之朕臣庶女義烈可以激風霜志士勇
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

上天篤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

上天之和氣相符四海共戴之

君而萬年之福祿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應

者乎臣固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

皇躬勿藥有喜必不待耄耄而決也芻蕘之愚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二

七

別無一得可獻竊謂前鑒非遠昔何以氣

侵迭太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謠大同

天心底豫則

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也自曠稅諸使雲

擾徧海內而逆徒狂酋相與公傳僞檄駕

以爲名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群奴梟斬萬段而償

不得

國體之傷孰與今日

據電掃萬魔遊散之爲榮又前此

明堂之上大臣灑涕而受小臣矢口而爭其

者爲狂爲激幾如罵詈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

不得

聖德之贊孰與今日上悟下熙四門洞開之爲

暢臣固以人和測

天和又以

聖體占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二

八

德而知

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謬託信

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

聖諭已傳旋即收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

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曠稅不罷

則已罷則

月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達郡已即

時傳到豈有可再收回之理人情方其

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強忍及至快

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
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鼎沸之理此得失
利害昭然甚明豈

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祇自作口業
耳抑有愚慮凡

朝廷便民之政必爲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
阻撓之至於殲稅尤其榮身肥家所倚爲
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
奉之名而陰行其誑諛逢迎之說或曰此

三才圖會文集卷五十二

九

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上而干和召
灾則或曰

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懣悔也下而擾民激變則
或曰有司自能剗撫無足深慮也凡爲此
說者

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諉而一人其中則所植
不小臣今且不暇述爰試徵近事當

遼豫時診視調理必問太醫不問目前孝
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必取諸藥庫不

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

試以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
外俱爲長物雖積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
急不得其一七一一筋之用管之灰塵過眼
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澡滌豈可更爲
之心煩於鳩飲體倦於經營抗

天怒以競錐刀彙人愁以充囊橐乎臣聞天心
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

社稷

文淵公文集卷五十二

五十二

九

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予
故願

皇上乘此

天休方至之機

聖斷改張之日盡屏詬佞猛決狐疑曠然與天
下更始則臣見

臣心日開而無事

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錢明之德神寶
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

避嫌引分已十年不敢言

以事而及茲猥蒙

寵之思屬耳

維新之政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

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疏以俯全臣思不出位

之分狗馬一念之誠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不勝欣頌祈懇之至

謝

存問疏

奏為恭謝

沐恩事茲者伏遇

皇上以

冊立

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因而

惟恩在籍舊臣特降

一道遣刑部貢外郎王玠齎捧至臣家

竹問隨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酒

花銀表裏一同到臣臣不勝欣感

激謹焚香叩頭祗領隨率子孫望

闕恭謝外先該臣與舊同官申時行等忝親

宮庭之慶共懷燕雀之私方具疏申

賀聞而赫赫

詔諭皇皇

使節業已自天而下考之故事大臣存問之典

先朝雖間一舉行乃其人大率以老成名德論

年論望見謂無慙顧如臣者年未及愿老

之期望且在日常人之後而猥叨

濫恩曲被逮執鬘章

殊錫多儀下光閭里臣竊自愧也及讀

勅諭首以

冊儲一事發揚臣等隱衷密諭萬然家人父

子同休共慶之情然後知

上此舉不獨為四方遠望矜矜而破狐疑

兼亦為千干廢臣推肝膽而釋罪負臣蓋

至此而不勝感刺於心汗沾於背已既

自念古之大臣或端委正色而諫
由或褰簾號蒲而定計於密
人也猶計往年

儲宮議起雖當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叩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可

自由之見可市爲名者既蒙

德音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

忠贊而永伸者今日之事如天自青如日

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謫曠然水

解以臣之愚越在艸野但有傾耳下風伏

齊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

金華玉露之賜乎伏惟

天地之恩非環州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弘錫孝類大庇恩章推此不遺舊臣之心

因

臨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
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
信則臣且不獨爲一身一家受

恩受

賜爲謝且兼以

皇家萬億臣民人人造命爲謝以

皇家萬億孫子世世詒穀爲謝至於

皇躬萬億年弗祚壽考則自有四海之頌聲與

百神之拱祐無待臣區區私祝爲已爲此具本

王中公文集卷五十一

謝

謝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知道了王鳴復與

成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孫生

孫疏

爲欣逢

恭陳賀悃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生於今年二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於今年四月十三日

接到

詔書以

聖母壽屆六袞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聖母壽屆六袞加上尊號

皇太后臣伏在海隅旬月之間兩觀

賀者

宮闈大慶不勝犬馬一念歡戴踊躍之私謹

稽首頌首稱

賀者

璇宮毓慶茂延

百世之本支

寶冊歸尊承介

闈之燕喜祇沐

恩於鳳發遙次

衆願於龍樓仰惟

1. 年尊親

顯謨裕後慮先國本寧定策於

宗祀憂軫民依違

馳征於山澤乃眷嘉生之叶氣貳鍾

體體之元孫月吉誕彌會

慈壽登耆之始

天休申命屬

宸居闢建之成爰

升號於雕琅載揚

徽於彤管子又生子一堂稱繞膝之觴

親以及親九有暨含飴之澤喜

多壽多男之並茂更卜年卜世以無疆凡與生

成惟均蹈舞願如臣者擬承舊籍夙依

日月之光林壑野蹤尚乞

云之會徽

俯況先於近列騰歌竅後於康衢伏願

崇讓元良益光

錫永言之孝類

宜孫宜子而宜民駐難老之慈顏

壽親壽身而壽國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且喜且祝之至謹具表稱

賀以

聞

奉

青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

謝

存問疏

奏爲感激

殊恩恭陳謝悃事茲遇

皇上以

聖母壽屆六十適會

誕生尊上

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

太后徽號

天下因而

恩在籍舊臣特降

勅諭一道遣行人司行人年志夔齋捧到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備辦銀幣羊

酒等物一同頒至臣謹焚香叩頭祇領隨

望

闕恭謝外伏念臣之乞身歸里已十有四年

而所蒙

皇上遣官存問之恩亦已至再然前此尚以

建儲陪議得藉口微榮今則朽廢多年音塵

絕遠呼嵩

玉璽既無緣仰瞻

日月之光捧冊

璇宮又不獲俯綴班行之末而

皇上猥以宸慈燕喜分音草萊

恩華借喻枯朽且

念其遠歲之久而

禮其慈闕忠愛之私

馳萬里之使星

特輟五雲之仙露

褒加重袞越朝右以疏榮

享及多儀下里門而生色臣之驚鄙更切悚慚

念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敢自負銜環結卓之志嘗竊聞

于里耳得聞進其贊言以謂方今

聖德聖政太平日新

文母文孫福禧滋至而朝自半闕天工多叢勝

之憂闕稅未蠲民聽有三三之感

卽前積留中之章奏嚴下多坐廢之隱淪此皆

朝士所常言或亦

皇衷所自悉乃臣姑以身事喻之七十陳人罷

齋餘命其優至於不耕不獲坐廢

帝之頒而薄海元元獨無沾沾旦夕之命其

寵至於一問再問清被

入書之渥而時賢濟濟曾未得蒙葑菲之收此

臣之所以處優愈愧受寵彌驚而不得不
效一言以報者也伏讀

聖諭贊襄忠愛之褒極非臣所敢當

皇上苟念臣未罄之贊襄未忘之忠愛盍亦以

推恩舊臣之心因而盡推朝野士民之心盡

撤

內差盡蠲浮稅盡收在野之遺賢盡下

留中之章疏則臣兄

皇上之孝慈自家邦而刑四海

聖上之福壽自一身而貽子孫將天保萬年本

支百世不足爲今日頌已故事閣臣蒙

恩存問膏遺嫡孫兒男諸

闕陳

而臣今止有一男在籍一孫尚幼只得權今

同祖弟監生元爵代行臣不勝感

天戴

主深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以

八候

才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惓朕心嘉尚玉元爵與
做試中書會人該部知道

辭

詔命一疏

奏為蒙

聖主重搢已至允備瀝萬苦真情以祈哀免事

高曆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接得邸報該

大學士朱賡等奉

聖諭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

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

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

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

卿知欽此隨該吏部續奉

加臣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着差

官召來臣至是始敢信前報之為真感激涕

悚涕河交下竊嘗考

奉用舊臣如大學士張孚敬等其先或以

忤廢旋而召復或既召之後尋復放免六

約不出三年二年而新陳更代忽如轉環

曾未有如臣起家侍

上之久從無片言之忤而及今則又以十三年

去國之速臣七十四歲卧床之綿疾猶然

上歷

隆懷特蒙

隆召

君臣之間真可謂始終盡善盡美臣縱有百身

豈不直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忍死輿疾以趨

嚴命而事乃有必不可強者

皇上止以臣先年乞假專為目疾氣力精神或

尚可備緩急之用正不知臣之邇年自母

妻連喪之後而骨枯腸腐不屬為人久矣

記得甲辰元旦起床樹冰將以展望

國通質之誠行禮未終忽然墮地祇今得悲
膝掣胸脹怔忡健忘等疾往往六時之內
五時臥床今日之言明日不記自家及門
僮僕數步非數人扶掖肩輿傳送必不能
前此其支離潦倒之狀地方之有司與鄉
里之士庶無人不見無人不問也夫臣
身未登

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進

闕廷膜顏榮久晨入暮出借何力攬扶擬票

五
卷五十二

三

本行屬何人代筆此事勢之必難勉強者

又臣年衰神薄日前止有一男衛蒙

恩賜歸終養仍以疾痛經年安危未卜此又臣

一家私情非所宜猥褻

上聞然大馬病身以此日夜憂煎轉益困劣若

不乞哀於

更當控訴於何人目今同升皆君子若下

多老成棧薪櫛性

上上所以而

天嚴命乃忽萃於鐘漏久殘之人以期其
於一分之報臣之負

其萬死難辭已然與其惜生重命處而領
身之負小孰與荷祿貪榮出而誤

國之負大等之為負也臣寧從其負而小者

臣伏讀

諭旨有忠誠正直之褒顧自揣無當也

皇上倘亦以去年諭

恩疏內頗及時政間達謹言瞻然有勳

聖心宜峰得褒不惜借一人以勵衆乎如此真

聖德貞

聖度矣乃臣則謂願其言可用否耳使言果見

用則萬里如一堂不必見臣面也萬美歸

一人亦不必藉臣口也蓋聞古君臣之交曰聲

相應氣相求又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大聲氣內合則忘形謀猷外順則忘言此

榮何必三旌而報豈徒一死哉抑臣又惟

適年曾推閣臣往往相兼在任在籍以候

大點今廷臣久悉臣病不敢入會推數中而
乃於點用三臣之外特出

中召臣又特爲之陞秩遣官期以必赴
聖神獨斷誰謂不允而其流或恐敝傳陞乞陞

之端阻推賢讓能之路臣若存

朝必當諫止豈可更以身爲的招射也臣言
至此不獨爲身兼亦爲

國即此所以報

恩知亦即此所以代

矣作

上收回成命亟賜

允俞公爲國家存舊章私亦爲善終全餘命臣

之感

恩真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至危至苦呼

天待

令誠謹具

以

伏候

旨

旨

可卿忠誠端亮夙享朕心去國多年時懷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

情共仰慎勿固辭者差去行人上緊致趨前

來吏部知道

再辭

召命疏

奏爲負

知負

恩萬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乞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國事先該臣一聞

欽召之報當即馳疏懇辭不敢少延信宿以辜

聖恩虛竹之勤尋而

行人司行人憚厥初齋捧吏部所奉

諭一道至臣里第宣讀臣當於

上嘗前扶病叩頭恭謝訖隨於七月初二日再

請旨欲知臣前疏已下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平朕心去國今年特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樞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與
卿共濟艱切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散趨前
奉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病耗仰負

殊恩罪甘萬死乃不意我

恩上批旨愈溫趨行愈急臣病未狂豈有受

聖文賜公文案

卷五十二

知受

有至此而於文

益嘗

則辭年請七十則辭臣今以年以官不啻

過已而以爲是皆常套不足報非常之恩

夫非常之恩則就有過臣之今日

發內廷拜官野次虛揆席以延佇報侍從而

守催者臣誠驚感且懼以此更不

敢用常套

命特以新舊病形昭昭在人耳目者一再

申明一蓋先是臣初發疏時患有怔忡

志癡痺等疾雖是苦足不能趨

朝而尚幸口未絕粒循床臥起猶或勉文近

乃於前月望中

欽差將到之日忽然嘔泄大作食飲俱廢至於

迎

詔謝

恩俱不能拜跪成禮然猶日夜引領而望曰吾

三文肅公文案

卷五十二

皇庶幾其哀臣故臣再造此須臾之命乎比今

皇上倦倦至音言未畢口而見臣涕泗橫流氣

息不屬輒亦爲之唏噓嗚咽而止臣於此

時能更着一分之詐更圖一息之安否又

復能臥家而理

扶病而起

否則膝前有病子乳下有穉孫兩世卑傳

朝不圖夕臣之衰頹及此榮遇情既不忍

棄家而出勢又不能移家而行兩地而
狼狽愈甚臣亦知疾痛不祥之事

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然使臣諱而不陳而不見信
則勢必將以一身累一家以一家累一國
皇上何負於臣而得報至此哉抑臣前疏有云
不獨爲身兼亦爲國言之似俟味之頗長
夫

皇上之召臣將以冀臣之用也而

臣之

臣之

臣之

身不安而天工爲之曠國體爲之傷非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也今之論者猥見尚書于
慎行葉向高與臣皆在遠蒙

召以爲事同一體不可爲一臣而兼綴二臣之
行殊不知臣之所處正與二臣不同二臣

被

再辭而進或早或遲臣舊臣也如其可出
則必不辭其不

則雖累辭至於再四

必不敢憚煩而止也乃臣竊屬耳近日言
官之論列多猜旁指揔未悉病臣心事哉

臣特達受

知事體隆重必須得

皇上虛心委任與之更始臣乃可出此教臣以
去就要

君者也臣所不取又或謂臣安臥多年今日所
蒙大出夢想之外臣且驚而未必有出此
疑臣以儼寢要名者也臣亦不取臣之區

區獨有與病真情不欺一字明可告

君父私可實鬼神而至如

聖諭所云世道未平人情紛擾此則自在

皇心一念轉移間而非草野罷癯所敢任所及
謀已惟

皇上始終哀而允之臣不勝長號叩

天祈控之切

古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遂揆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懷念如國

謝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

存問蒙

恩疏

奏爲

恩綸疊降涯分厚逾懇辭超塵以安愚衷事該

臣近爲辭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二

三

召承允再疏陳情間會又接聞六月中邸報蒙

皇上將臣去年謝

恩原疏批發下部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愜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謬悠再履

天間因口念病已中於膏肓

於埃露野人片獻粗表葵誠乃不意積

月塵埋之積尚存

前匹夫道聽之言狼垂

英重以賞及延世超等京省二副臣之愧甚

記得三年前臣曾遣孫男鳴虞齋謝第一

存問蒙

欽授中書舍人會其天沒不及爲之辭謝今日

所蒙又適介於辭

召辭官之間誠恐言語愈煩

天聽愈厭而此心終有不安者竊念臣弟元爵

么摩孺子眇末諸生祇緣同堂骨肉之親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二

三

得承一介行李之乏分於他臣齒卑地賤

不敢輒有覬覦而乃今一旦躋登侍從之

班致身日月之際何緣何福可以堪承且

問其所以得此乃

恩授非詹授也乃爲臣齋疏而授非自己考中

而受也臣聞名器不可濫假大福不可屢

今身在辭

及故聽子弟冒

心之謂何家教之謂何用敢不待第二

先陳恩欵以冀

心之回聽恩衷之少安焉臣無任云云

召命跡

奏為三歷病苦至誠亟祈

哀免以終

聖恩以保微命事該臣昨以蒙

恩召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用再疏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是實推恩馳於兩世臣之承冒至此本令另

本陳辭但以身受

恩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匱王蠶之籍而心及馳山林阜壤之

闕遂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歷至誠以祈

哀免而

聖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匱王蠶之籍而心及馳山林阜壤之

闕遂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歷至誠以祈

哀免而

聖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匱王蠶之籍而心及馳山林阜壤之

闕遂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歷至誠以祈

哀免而

聖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匱王蠶之籍而心及馳山林阜壤之

復三思

皇之於臣天地也天地以草枯木朽而遂
臣栽培

皇上之於臣父母也父母豈以子哭兒啼而不
聞痛癢且臣犬馬病瘡已具前兩疏中而
目前最苦最急者眼盲足癢寸步難前血
耗精銷諸事不省晝則迎醫問藥汲汲如
狂夜則伏枕循床耿耿忘寐此自臣量年
量力萬不可強而非獨爲子孫繫念也乃

明詔切責之語老牛舐犢瘡鳥哀離誠亦不能
忘情然以

國事家事權之輕重則有分矣而以公私緩
急論之時雖多事

聖政方新矧又有四臣在閣贊理臣之公麼如
鳥鵲之集江湖不足爲多少而臣男之病
以在安危旦暮之間臣之衰頹既無別子
可任男之沉痾又非金石可支若無臣男
豈復有臣身臣身無又豈能報

國此實有生之至者

心所必發也乃近聞皇上參政姜士昌從旁
爲臣熱中疑臣出而無補以爲臣言不行
臣終不可出此又墮臣疏中去就要吾之
說之所不取也況士昌之意主於收錄
選賢原與臣去年條奏語合而臣又自反
生平從無妒賢嫉能之事天知地知
皇上知之舉朝之君子亦或知之而士昌一人
之知不知又何論哉抑臣又惟人臣立身

遇主苟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
人則外間千唾百罵呼馬呼牛何不可直
受乃新舊同官朱廖李廷機一聞人言相
與動色陳辨祗描寫得世途之窄揆地之
輕非所望於老成也臣言止此所乞憐於
皇上者亦止此嘗記得晉臣蔡謨以累辭召命
言官所劾坐免爲庶人豈以

臣紀偏安霸代能持一而
皇天朝臣容得罷癯家臣掉臂而逃任使矣

口而薄崇次邪臣言至此誠萬死甘之

一身之出處與人言一毀譽俱所不顧

皇上始終哀而免之臣不勝叩

恩

罪愆激切之誠

聖旨朕以卿者德碩望特用簡召爾已屢召數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倦倦延佇

之望

公入奏

卷五十一

三十

之哀言阻滯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有誤吏部知道

蕭疏外密奏

原任大學士臣王 審

奏臣之辭疏已迭通政司封

進竊謂疏既入封則必當先迭恭而本司官

必有與臣同心服者也所有至深至密

之私語於

上有益而於外廷為無裨於臣心為積誠面

於章疏中有不可言達者臣且日夜引領

以望犬馬病聞得也

關臣曰蒙恩替乃今天不假緣形勢轉急度

必不能再出事

上耿耿遺忠若不以此時伸布則無日矣謹另

具密揭以

聞臣惟人臣之義以有犯無隱為忠而以賣直

沽名為罪方今內外章疏連篇累牘指陳

時政其果有犯而能無隱乎臣雖在遠每

王式肅公文集卷五十一

竊觀邸報中惡言晉語摠斥

東助冠泣神號遍傳市巷而誣指清朝為叔

李施決危亂於崇朝

皇上但以禽獸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為我之

量人正不煩言彼之氣衰又當自定而不

知此輩方將恃

自不顧不喜因得有此賣直沽名之計將

求其氣愈盛其言愈凌誣諱之禍又

有甚於今日者臣聞之曰主辱臣死又曰

見無禮於君者如市鷄之逐鳥雀今

上之辱甚矣小臣之極矣臣身未立朝

心營得不爲

皇上三思免辱之圖以庶幾於鷹鷂之一擊乎

然而事有大難者夫

君父至尊必須自立於一毫無過之地然後令

出惟行法行知畏而

特不忍宮庭咫尺之好以招喧嘩之口今

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則彼

特則而議曰我以爲忠也又將挾妖黨

言曰我以憂亂也至此而

處不可得加

不能與辨此臣之所謂大難也以臣愚計

之降魔妖只在頻更絕訖止謫非慚感

力且聞

此臣曾謬舉臣清矣而臣非能清也止以

起自田家所求不飽一飽一變而及其遇

知食官俸並於一飽之外無所增加而

臣以此益悟臣之貧不可食寒不可

衣毫於此身之益不足爲累此豈臣夫

之淺見不足附於

聖耳而以小推大聖自同然夫

皇上雖曰尊同天地而朝夕所需豈能過此一

飽一暖今積藏

禁帑委之無用而徒令計臣日夜憂貧貪吏

因而藉口額開各邊軍餉亦以積欠嗷嗷

日謀揭竿稱亂者此非好稍息也何不先

其未急幡然

降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稍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

之不足而天下豈有不歡呼踴躍以頌

聖德者匹夫孺子此時若再有後言三尺具在

何法之不可行至於寢閣

章奏尤屬無謂尤爲易處夫

幾雖冗豈爭此片時之禁積案雖多亦

自有提舉承行之乃至十疏九格以資

群小猖狂之口以爲萬世不白之誦豈不可嘆豈不可惜夫之所嘆惜者

之章奏也而章奏之中亦自有緩有急且如九卿庶官之推補無一事可緩而九卿之中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之中又以六科十三道爲最急部院缺正官而以卿貳署其事彼既以傳舍自處而人亦以代庖越俎狎而玩之其於黜陟進退之間精神安得盡展布事體安得不掣肘悠悠道路猥見

皇上久虛此缺羣鴉亂伺以爲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了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可嘆可惜之甚者也科道官喜拾風聞妄言顛倒識亦有之

皇上所以嚴格考選之疏不過欲裁抑此輩以清耳目以鎮猖狂耳然而正不知考選又停則被抑者皆未 禾選及已考選未命下之人而見在考選下自年深者寥寥數人

勢不得不整從始以備各差之用於是考察降調及年例 加之典盡廢而科道自方將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陞如泰山之不可動搖矣言語意氣輕狂飛揚睥睨睢肝絕無疑阻然則與其故意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事疏通簡新進以次舊日之獲此則臣之私論明開言路陰散狂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着也此外則又有建言爲事

致道之人紀錄收用頗亦爲時情所急曾經累疏勸行者

皇上誠一旦下部令其分別才品以需漸用如此人情無不可收物望無不可慰何至以堂堂

萬乘之尊而陰受匹夫之侮汪汪千頃之量而反招拒諫之名乎臣言至此誠亦誠亦誠見

上上事專竟舜而獨此二極易處之事橫遭

口語臣實不甘爲此番切具揭期於至誠
感動

風雷之下萬口盡塞臣雖永廢豈不啻一散七
碎之榮哉

皇上倘默鑒臣忠斷在必行則必須先期
放臣盡泯

知臣

眷臣之迹使天下知其言不出於臣等皆歸於
上而臣之願畢矣記得先年在閣時每遇此等

上之廟令文集

卷五十二

四二

密揭常手自作書今竟苦病耗絕筆而男
仍又前不能爲之代書只得令勿孫時敏
未成文理之完謄寫而臣親自藏封以付
家人王勉隨便附

進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內不便在閣同官知庶
亦見達臣不要名不漏言之意耳至於臣

附

之疏雖係露章但恐

下閣臣擬稟不免爲口官避嫌一體報格全

事已急矣言已窮矣更祈我

親批親允免傳閣臣病臣欲生出處

歸命於

上九五之大類也臨揭此向叩頭涕泣不知

云

僕最下言宣傳陳草平生未嘗刻一字雖

先正如楊文忠徐文貞皆有之而僕不敢

效也乃近聞省中有言僕曾刻諫草不知

何處惟是一揭業已被人指目曾經告過

陳草後人遂爲偽疏誣浩浩不能辨至及

禍故不敢不刻耳

戊申十二月二日錫爵謹

開王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四辭 召命疏

太公病苦至極萬難趨

命懇祈

聖恩憐放并乞

賜勘以明不欺事昨該臣三辭

召命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罷癯困苦屢辭

恩召分甘萬禱而

皇上猶然未加厭棄

批荅如響至如曲推臣隱疑其避言優假嚴程

之改歲真蕭然家人父子之情然臣則

常言之矣身之將墜恤乎人言臣身已

久處事外而猶遲遲不肯却以避悠悠之口

臣之所不爲也不特爲之義聞之已熟臣

受 知如而願避就喧擇日以應銓車之

召臣之所不敢也臣今年七十五歲矣命危於

朝露死輕於鴻毛苟得一當以報

區區頂踵曾何足惜即如新輔于慎行一望

闕廷而死且不恨何暇計人言之毀譽追

路之寒暄哉惟念內閣之官職在贊理密

勿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上不賴其筋力之用而臣今日之病乃不

專在筋力之衰疲而在精神之憤亂旦暮

相與之人或不識其面目或不記其姓名

人有遺臣以書者或竟月忘荅或一日三

作荅而臣懵然不能憶也此等情形乃正

與密臣職業相左臣雖欲誓死酬

知強赴命而終不得矣蓋臣自男衛病西以

來臣身以望人之憂病男外支庶務

宜其恍惚顛倒至之極見今家庭朋掖

之間已頽壞不自理而閭里所歎況進而理天下之事哉臣伏

溫旨慰以初春就道而臣男之病會又以交春加劇口不能出一言足不能移一步羣醫束手眠食都廢揆之事勢恐無全理臣因感同官廢雖失壯子然哀痛已往付之無可奈何或尚可割情狗國而臣男旦暮喘息尚有一絲未斷若臣掉臂捨之而出則虎狼之不若疑亦

上之廟公文集卷五十三
聖慈之所不取也當臣甲午之歸日止以暴病

困劣舊閣臣趙志阜等爲之苦請得垂恩放令狼狽窘迫萬倍往時而以同官在遠未悉臣身事心事故果是如何則不得不相與避形跡之嫌如再擬

溫旨不能爲臣明白一言則臣死無救矣伏望皇上將臣此疏發本處撫按官會同原差行人憚厥初查明若臣忘誤事之極臣男非危迫垂命之時敢抗違

貳限辜負

竊思至此臣其以欺罔夫臣自蒙

召以來原差行人及地方官誰不樂于勸駕而臣敢引之爲謫自干

嚴譴而不辭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諒臣矣臣不勝哀祈乞命詞窮情窮之極

奉

聖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旨教趣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素車就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

五辭

召命疏

奏爲感泣呼

天誓甘萬歲以祈

聖明哀察事臣以私情乞召門口已幾一年積病至于四

而臣之苦極矣且之囑矣乃茲再奉

溫旨時多艱朕以卿

人望特行召用

亦不妨着撫按官

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以巡

撫都御史周孔教奉

旨到臣里第省諭訖謹望

闕遙謝外臣比者每讀

聖諭未嘗不感

正寸蘭公文與

卷五十三

五

知勸哭誓不欲生豈尚以蒙

寵未極更博一撫按之省諭聞里之誇後而後

出哉臣前疎之所以急於請勸者正以

上恩愈急臣應愈緩必須先覈其真偽而後酌

量耳

恩施使臣所陳痛苦不真則臣爲欺

大欺父母之人死有餘罪萬無再辱

家眷之理使臣言而真

有赤子人井號呼

卒迫而父母不爲之手援僅以拾糖塞其

口哉見今臣父子痛舌顛連之狀行路共

見舉朝共聞甚而右

里故舊爲臣是醫

合境士民爲臣禮佛者此皆仰推

皇上腹心手足之恩而實亦臣真情真病所感

皇上但一揣人情足知臣心之無他臣窮之可

憫已乃

聖諭尚謂臣精神震鑠子疾諒亦不妨以此寬

慰臣不過盼

一見耳顧臣則正苦無

見

工文肅公文與

卷五十三

六

上之緣誠得扶持病身而承顏而口訴哀也則

上之愛臣必勝于臣之自愛何以言之他人精

力尚有神志可與相衡今臣昏忘憤亂之

懷神與形盡敗矣他人疾病尚可日月計

痊今臣男衡之病累月而年累年至于日

而生理轉窮矣臣之謬悠既自以身嬰疾

疾爲男衡早夜侍寢驚藥之累而今日又

以男衡積勞成疾

爲憂生救死之累

父子相累終無已時

石更忍貪戀

朝榮使父北子南相隨頃減則天壤間豈

有此人耶夫爲國臣久聞之使臣出

而有益何惜一男之臣而

皇上猥以時勢多艱責之臣理臣歸田以後則

思在

朝光景實同隔世初不知近來時勢如何每

于田間一接邸報但見人人眼生筋節面

生爲之浩嘆今試起一十四年不在仕籍

不參密議之人而問以今日時勢何者最

王文肅公卷五十三七

艱弘濟之術以何事喫緊則有口吐而不

能對目瞪而不能言矣惟是目前一二

大政人所共言而臣之所已言者摠不過在

皇上反掌操縱間耳臣今身既長隱若復曉曉

強聒又恐犯首疏要

君要名之嫌有如

聖念未忘臣忠政絃更化正亦未晚臣諷臣膝

足可代面倘雲久矣不雨雷欲解而復

收臣縱能涸竭赴

一望

闕廷之外不過十日而已乞歸乞休而

已無一分以濟

國家而先隕病男之命

皇上亦何取于臣而恐見臣困苦支離一至此

也

聖諭本令臣從容調理此疏儘可從容特以父

子病形病情斷非日月所能上道而徒以

空名緩朝籍幻影留人閣上塵

君父未割之恩下資同列避嫌之口猝有羽書

沓至而龍席尚虛流言日騰而安車未駕

誤

國誤事罪臣曰臣于輩萬粉復有何及此臣

所以不能不惶急哀鳴冀蒙

曲聽者也臣一門父子死生決在今日惟

皇上姑以螻蟻畜臣以草芥棄臣罷癯之力雖

不任于負薪臣之尚得免于加策臣

不勝情迫詞窮

八待

命之至表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遽屢旨安車就道入朝營養以慰朕懷子疾未痊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辭

召命疏

三商公文集卷五十一

奏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六懇

天慈收恩赦罪以全微命事該臣昨以辭

恩未允五疏陳情冀蒙

哀容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遽屢旨安車就道入朝營養以慰朕懷子疾未痊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雖在遠然既蒙

哀容思何忍遂開路人不關理亂即如近者

真拔之稍狂建夷之覆開亦嘗割聞一

二慨然有爲國分憂之想既又見近鄉數

郡之地大浸稽天號呼滿路維桑與梓臣

亦豈獨無一體休戚之情況況

詔已至逾載辭疏至于五

上而

聖懷延佇愈切

明詔慰勉愈溫臣之病身一面感

三商公文集卷五十一

思又一面懼謹若復冥然悍然必行已志天地

鬼神在上寧容此人所爲收歟不免饒舌

者直以身病見病自春涉夏杳無痊可之

期而

聖諭顧反責以秋涼就道且令臣男侍行使秋

涼可侍何去年之不能待而遷延至今又

使臣可勉行臣男可以侍行又何不能且

出候

如往年暫寓高郵故事而及今尚高卧里門

坐要

金古此豈復有人臣禮耶元今遠近名醫爲

父子而至者皆親見臣涕泣漣而爲之拭

派臣男呻吟徹夜爲之糜食

上不觀其形且察其影以爲如此尚堪鞭策

尚堪延佇否有如尚疑臣精神未衰止以

男病籍口則何不以往事驗之蓋先是臣

年六十有九而臣男已告終養矣當時臣

男初叨甲第向用方新豈預知臣之有今

李太師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上

日而逆爲避榮之計乎使臣精神尚可支

持臣男縱自隳其強仕之念亦何忍錮臣

以不祥之名乎必不然矣又臣七十以前

當子孫榮盛家慶駢蕃之時尚不能出門

數步每拜賓客而今七年以後當子病孫

卑門祚衰一之日顧及能扶輿奔命遠涉

萬里之程乎又必不然矣至如臣男自得

疾來廢言語者一年屢寢興者一年而及

春并廢粥飯者又以半年而大於身腰細

于頭路人皆憐其將死而甚或訛傳其已

死如此情形總瞻不子青天白日而

皇上又以何疑夫不疑而妄以爲有疑臣之不

肖也然

皇上何以使人之妄疑得非爲固執

初旨以彰獨斷重怒流言以示至公稍涉有心

便成疑網以臣言之正不如

哀臣放臣徑自從中

賜允不必更發閣票使天下明知我

李太師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三

皇上始以獨斷召臣終以獨斷全臣于臣益榮

于

聖德益有光而閭中亦可免燈燈相續之憂矣

原係身事心事極危極苦至情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迺易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臣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憂國
然堅計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疏外家奏

具官臣王

謹案

奏臣惟古稱報恩有生對環死結草芥乃臣
今日所蒙環不勝跼草不勝結矣惟是日
王上廟公大律令卷五十一

暮危喘死生永訣積有野人芹曝之獻若
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竟覓私恨永無瞻
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慎行尚書馮琦皆于
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
遂愬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
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
召以爲最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
臣等之所已言
上所再三許以罷章許以發行者也群臣所

候者

皇上之旨也

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其伏讀

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顧臣竊

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

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

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

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近鄉浙直

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一

四

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

累下之旨早踐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

此臣姑不暇達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

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爲忠

至于一旦舉行而舉朝頌

大聖人之作爲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于臣行則善歸于

君子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短而鄒元

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知之則名在

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

于揚榮楚人之怨深于滇南

俱定榮身與真俱散豈非早則難在

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三

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

譚豈非早則公論定于

上遲則私議消于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

臣言者以

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終尼不行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三

然必至于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壞盡怨讐

擡盡

皇上費幾多嗔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辨白至于

不得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稿

霜雪後時螟蜥已生其中釀亂基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而

皇上且見以爲緩而無害也遂至于無所不緩

適有傳戶部告急疏者倉無穀萬之儲軍

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窘極急

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

歲之儲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

洶朝不圖夕有如倭虜乘虛邊腹盡亂能

令戶兵二部空手應敵乎

內帑之儲能終局而不發即發亦能濟千事

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環林大盈之

儲不能償糲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

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

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三

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喫緊事也又臣

每見近來

朝廷庶政叢脞總由

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

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

人之是非不當爲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

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爲一事而旁

及於事事夫

生明在上至于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

爲者然則錢糧之進收武官之遷除內臣之奏訂獨何爲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人雖堯舜誰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瑕疵終不失爲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決縱萬全萬當常爲風雨如晦之時

祖宗德澤不可長恃

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

皇上思之思之慎之慎之臣今已矣祇此朦朧

迂論萬里可以當面談寸絲可以補

王文肅公集

卷五十二

十一

袞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密

樹中

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

面而臣亦可少抒戀

闕之懷已敘奉

聖躬焦勞之論且適當此燃眉厝火之時憂不

得不深言不得不直蓋亦股肱一體之誼

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諱不敢逃者也古

記有之烏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

善所望

皇上以死憐臣就此疏當臣遺表臣不

鳴涕淚之臣

辨論密揭疏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懇乞

聖慈亟發原揭以保孤危以彰公道事該臣昨

以五疏辭

恩未允續上一疏候

王文肅公集

卷五十二

八

自間忽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段然一本爲險

相擅權交通亂政懇乞并究等事恭臣暗

投密揭以開害正比周之門又因而及見

輔朱康與臣會本交通亂政極其醜詆然

前爲臣鄉鄰縣知縣其人能任事喜高談

臣嘗推獎而愛護之今遂能首發大議攻

臣隱曲壯則壯矣然而未確也臣向者節

見言事諸臣指天誓日無所忌憚以

皇上之聖明豈更無委曲轉移之望而至于矢

口求忤若縣的掛榜者臣心實不以爲然

臣又見

皇上不問是非緩急一切置之不理使藥石等

于茶蓼醜臬跡于鳳凰心切痛之念皇上所以招疑取侮惟此二三大政在廷諸臣言之已屢臣腹心舊轡不當自同於外臣

故言之稍激以悚動

皇上之聽又不得不首借人言以開自牖之端

疏發之日臣焚香告天手開手閉寔不使

王文肅公八集

卷五十三

五

一人與聞竟不審是何人傳洩又不審何

人盡改其詞且添造惡言如所謂奸黨傾

害朋比行私及姜士昌事公心私等語致

令盡入段然疏中此蓋以遠視遠聽勢難

提防衆口衆心不可逆量臣寔愚而自墮

彌天是非中然臣揭未速尚在

似前可覆而按也今萬不得已只得一面將揭

草抄送各衙門一面請

皇上檢發原揭以示外廷人心不死公道有在

使諸臣虛心評之將謂叫呼以翹君之過

者爲是乎抑以委曲引君于善者爲是乎

宣詠草以歸美于已者爲是乎藏諫草以

歸美于君者爲是乎科道官不考察不年

例者爲是乎抑以考察年例者爲是乎科

段然必未見臣全疏倘見全疏未必不覲

面昨舌自悔其失聽失言而外廷憂國之

臣亦必有嘆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無所

容辯也獨可惜臣一片赤心止據先年禁

王文肅公八集

卷五十三

十

密之臣例得各自言事不關外廷因而聞

進苦言痛匿名跡以報非常之遇今不幸

事機一泄盡負初心却反自求宣露豈不

痛哉至于然所云交通亂政以爲通見輔

朱廣平則恐廣至今日尚未聞臣之有揭

也以爲亂政則試使

皇上行臣之言亂乎治乎嗟手苦矣臣蓋至此

而報

忠路窮既以自痛且痛則官朱廣平等容身彈謫

之路亦窮矣正草疏簡別有所聞給事中胡忻又論臣排擠正直虧損元氣甚而趙南星顧憲成之斥以爲事皆由臣記三臣得罪時臣皆有救揭此時忻未在朝察或未知至于顧憲成之請在臣歸二日之前臣將爲誰而繼除沈一貫之歸又在臣歸十三年之後臣又何利而求媚若曰求媚以圖再起也托同官以了未完也則臣男先者又何急而告終養臣今日又何嘗而力辭悠悠理外之言總不足辯顧臣今病苦且死止求一放而不諱者尤勦以臣爲傾險以同官爲黨比臣之不平于中久矣請率其愚而盡言之夫閣臣非天子之私臣也朝綱國勢實相倚爲重輕從前論閣臣者必據其真贋實犯數其罪而攻之未有空無一證可以望影而射者也亦必當其權勢赫奕時而具死以觸邪未有震攝已仆之木逆折始抽之芽而可自以爲

名者也今恣其口之所欲言天下臣下聞其意指之公私如何事理之有無如何名之曰直而閣臣曾不敢中眉一論辯焉及其言之而得罪則曰閣臣得罪而不救救之而不符則亦曰閣臣甚而以他事蒙譴無所藉口則又曰閣臣是閣中乃天下第一攢鋒聚鎗之地而閣臣又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也尚安望其可否一人主張一事哉所以然者止緣諸臣人人言去皇上人人慰留在朝者不得效其忠在野者不得全其潔以致進退無所憂危如此皇上若必欲盡反其道則如臣真病萬苦不堪者即行賜放以絕羣疑此外二三閣臣皇上若信之果真則請盡發出留中疏揭使其得失與天下共評之功罪與天下共見之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明明白白誰敢議其後者不然而置之若疑諾信若用若不用

之間其中情之踈阻既足以叢天下之責而外貌之優崇反適以招天下之忌諱者紛紜勢所必至雖日更一閣臣以謝言者而言者終不息雖日逐一言者以謝閣臣而閣臣終不安政府且幾爲訟場而

皇上不將孤立于上哉臣言至此知且以身爲射的所恃者臣身已隱臣詞甚固實無求于人亦無畏于人計此時第六辭

召之疏或已蒙

王文肅公八集 卷五十三

賜允倘尚留中望

皇上亟行批發先放臣身而徐下臣言以知我罪我付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刺臣其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懇激俟報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旨卿之審獨原是忠君愛國謹言主意見旨

微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狂躁但以新諸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負已有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吏部知道

八辭

召命疏

奏爲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入懇

天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六次辭本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等事奉

王文肅公八集 卷五十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熱然堅臥不爲國家分憂還道前旨安車就道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又該臣聞言給事中段然恭疏隨具

奏爲

深招忌赤心未聞等事奉

主官卿之寮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授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輕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廷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以堅辭

召命孤負

恩慈因而容獻忠規分甘譴忤乃

皇上謬許爲忠君爲愛國而乞哀之疏顧反未

蒙

見憐若以臣言爲不足信詆臣者爲不足信則

學臣楊廷筠之知臣薦臣爲臣乞放者亦

不足信乎以七十五六歲朝事夕忘十步

九跌之人而責以贊襄

國事以臣男經年食不下咽足不履地之人

而責以沿途侍親調理是

皇上明料臣之欺而反賞臣以欺也若票出同

官是同官明知臣之不欺而姑教臣以欺

也臣不知其解矣悠悠海內誰無父子之

親而臣之有子居則賴爲阿保行則仗爲
導師更有出于兒女情外者疏發之日臣
且日夜向臣男而泣哀其將死不得久侍
臣也臣男又日夜向臣而泣哀臣之爲子
而死不得再見

皇上也記得先年蒙

恩予告還鄉臣母獲遂首丘臣亦得以苟延至

今然則

皇上真臣再生父母也其在今日晷刻之命百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倍疇昔疾痛長號又非

皇上之望而誰望者至於風聞洵洵則臣固已

明知而明犯之業如前疏所言一切置之

不辯矣而臣一腔忠憤死不可吞竊欲自

比宋臣韓琦富弼身不在朝力爭新法故

事法言異言總求悟

主顯諫密諫弊不及私若謂臣爲險爲毒爲交

通者則此密揭中何事不可言臣何爲反

逆杜言官之重處方勸考選之丞下與廢

錮之早收又何不於此時巧張異已之羅
陰樹同官之幟而顧于辯疏明白代人受
敵哉諸臣亦曾一細察其指歸否也

聖諭謂地方災傷責臣一出料理此誠百年未
見之災然

皇上既以需發德音盡蠲浮稅原不待臣料理
而臣亦可保無旦夕之憂臣所憂者內閣
首臣職總機務如一舟之有舵師而臣以
萬不能出之身虛懸首揆之缺者兩年於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主

茲同官見在三臣又或以身自引疾急需
代匱之人或以地迫嫌疑苦避當權之路
皇上若不以此時亟放朽臣別簡賢良付之國
柄而久試無柁之舟于風濤晦冥中聽其
自浮自沉驚危可企足而待此則

皇上不當爲臣一身一家計一鄉一國計而當

爲

社稷計矣臣今疏已八

此一月又入新年念當普天稱慶之辰非

臣不祥訴苦之日以此不嫌旦夕請命其
急如此惟望

皇上哀之放之爲此具

奏以

聞

申請八辭

召命疏

奉爲待

放日久惶急祈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主

哀少遭公私憂累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
具有辭

恩第八疏差家人王劉齋捧

上進未得

報音疑此疏介在新春

禁封之日未得

上進又疑王劉在途病阻或別有他故而阻臣

遷延報

仰之責輕而故違誤

國之罪重以此不得不急有今日之請惟

皇上幸哀聽之臣之衰朽一入請便成七十

六歲人而所患聲替痿痺健忘諸疾日以

加甚真天地間之棄物狼狽求免非以爲

名直是螻蟻貪生禽犢愛子故且從

皇上乞畧刻之命耳乃天不作臣男勸業于

前月二十九日病故臣亦且以哀苦喪咽

喘喘待盡一步不能行一人不能接矣其

有今日千言萬語止求

聖文肅公全集卷五十三

次披肝瀝胆了無他疑而白

皇上觀之則天下無有真病真苦之閭臣自外

廷觀之則天下又無有真欲去真不欲出

之閭臣如此上下相迫叢身而中寧

復有逃死之地救過之所否也今流言又

見告矣甚而捏爲臣同官肺腑之陰謀生

子涕泣之私語舉止言動無非竊歛嘻笑

怒罵盡成疑詞而其甚者城臣平生最

相反之事誣以爲臣疏稿言果有之則坊

市必有刊板言官必嘗親見而何其傳信

者止于密揭辯疏之外無聞也

九月中聞有段給事之疏曾告

皇上偏送各衙門誠恐日後久遠仍有假妄混

真理外傾害者昔宋臣鄒浩諫立劉妃而

焚其疏草後人遂爲偽疏誣浩浩不能辨

以及於禍臣之所慮獨有此耳至其餘紛

紛口舌一毫無據三思其故總之爲臣一

揭觸忤言官招之段然雖百發百中隱而臣

聖文肅公全集卷五十三

終不敢全以爲非亦終不敢自執已是惟

至于今竟痛已極始間揭一二言之然竟

以亡男臨訣丁寧之誠不忍多辯而此外

更有哀中不暇辯病中不能辯及心迹雖

著而不必辯事情猥細而不屑辯者惟臣

呈上哀臣故臣別棟老成忠正爲衆人所屬者

如沈鯉郭正域等置之密勿以爲衆正之

倡廢朝端寧靜而臣之死生皆有餘安矣

臣臨本不勝涕泣懸望之至

申明

建儲原議疏

奏爲孤忠未明何累

聖德謹將

原論原揭備錄

進呈以干

電察以雪沉冤事臣之被謗經今二年除事非

緊關情屬曖昧者臣已都忘謗人姓名不

復追辨外惟念

主末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國家大計莫重於

建儲彼時上有

皇上親裁親諭之手札下有微臣累疏累揭之

愚忠可證于青天白日之前者今盡爲流

言所掩至謂臣陰持兩端故主張

三王並封之說爲

上文過臣之迂濶竊有慕于古人入告外順避

人焚草之義以此寧自受侮受謗而不敢

將前後

論揭傳布中外以負初心乃臣之亡男衡獨秘勸臣

聖恩如此與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景象何殊今

但有尊藏

御札而不繫之某年某月某日

皇上爲某揭降諭終屬欠明臣久銜之而未發

也偶以去年秋久病移牀檢出書箱一隻

緘勝甚密題有緊要文卷四字因而起封

閱之則皆臣男手自標錄各署有年月日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期併次第

御筆批荅之語歷歷甚具臣乃爲之呼天慟哭

而嘆曰自古曾有此明主良臣應荅如響

如臣之遭際者乎又曾有此忠臣孝子片

言隻字不遺如亡男之用心者乎特苦字

畫潦草不堪進

御爲此再錄一通呈

覽不惟自辨且亦見我

皇上始終處分此事先以人言激聒而稍遲後

以

聖心久定而立決原無一毫過舉而何待于文也記得當時建言得罪諸臣別于邸第臣語之曰公等放心

聖上處此大事決不會差今竟何如而尚可荷事包容不發一言也總之言官之意非必欲造此殺臣不過欲阻臣之出疑臣出而修怨耳然臣惟必不能出也故得恃頑特野具有今日之疏使其勢尚可出心尚欲出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三

冤可以口訴萬疑可以面質連此疏亦不復上矣而矧於大臣修臣夫怨盛世興鉤黨之獄臣雖不才亦何至喪心如此哉抑臣聞外間之議以

皇上厭薄言官故屏一切章奏不復省覽則臣請又有以解之夫臣之累揭不過勸述外廷常語無他奇也而

皇上每爲之動容降色手自答諭然則彼此一時大小臣一體昔何以朝奏夕下如此之

速今何以累歲留中 此之遲

皇上萬幾之暇試將臣所進

諭揭觸類思之從此日月之更風雷之動在乎

聖念一轉移間耳臣不勝臨本懇切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并錄

原論原揭隨本

上進以

聞

九辯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五十三

三

召命疏

奏爲病急呼

天懇祈

赦罪放生以全

恩造事臣之辭

恩已涉再期先於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中差有

家人王劉齋本

上進行至中途遇盜殺死臣男衛隨以次年開

信驚憂不食嘔血數升而死死後一月臣

隨具疏懇請

哀放待

命一年至今未報于時臣懷有兩疑一者疑喪

病不祥之言非所宜聞于

御前或

上意已厭而不即發乎二者疑

上意未忘遺簪舊履之恩欲署不忍下俟乎夫使

上果厭臣則當亟發

嚴旨治臣罪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命之罪若

果未忘臣則亦當信臣之不欺早

賜批允使廷臣明知

上意之哀臣果不能出永絕後議可也今行

從中寢使言官更以此疑臣之不辭其而

謂臣有未忘榮進之想以致臣跡愈孤臣

病轉劇自去年七月初三日以來得患

痢嘔泄等疾纏綿半年一床上下必得數

人攙扶一步行走必得數聲喘唧目盲不

能見人手戰不能作字臣之自揣非但

朝堂之上永絕望見之祿亦恐人世間無復久

長之理矣幸而偷息未死又入五月日必

知蒼蒼者不以此故折困臣使之備嘗諸

苦厭見不祥而後奪之旦夕之命乎即今

每念

上恩肝膽欲裂春暉寸草敢忘報思而以命在

懸絲既不能扶服詣

闕身復在野又無由縮地干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

恩展轉思之惟有伏而聽

命不得

命而再辭遲之歲月示不敢同在朝諸臣卿

恩亟請差爲無負耳至于先差催督行人揮啟

初坐守三年進則苦復

命之無詞退又恐官守之久曠聞厥初亦自有

兩疏爲臣乞

哀而未見

發下此亦臣前所謂大小臣一體總之在

皇上手足恩顧中而何忍兄其爲臣前然固願

一至此也臣今不惟自苦兼亦代爲人苦

如蒙

上念天言之重下憫使館之勞收回

成命免其久待仍

檢出厥初原疏下部題覆而臣庶乎公私兩全

死生不朽已抑臣又惟身既負

恩不敢更煩

聖明留戀致稽爰立大典所以去年辭疏中僭

王史肅本 八卷五十三

推沈鯉郭正域自代今即報久傳二臣不

與問之齋本人茫然不知或恐抄報人遺

失或又恐寫本人擅刪今復補綴二臣名

懇求

早賜批行亦見病臣終不能出萬無虛假至情

也爲此不勝危苦痛切之至謹具本

上進以

聞

十辭

召命疏

奏爲自劾便塞瘳

命之罪懇

天亟賜放黜以肅

朝綱以終

恩造事臣伏自本年三月中再

上疏辭

恩候

旨留中未驗者又半年逾矣愚不知量猶尚以

王史肅本 八卷五十三

皇上舊恩攀緣窺伺期必得請而後已豈不煩

而可厭第未知

上意果厭臣否也而臣先已自厭矣所爲自厭

其說有二者大馬病身未先朝露居然

刊列姓名于仕籍之首二者先差僅取行

人憚厥初爲臣坐守三年不進不退尚未

聞還

朝復

命之期臣之不才自累累人至此不惟自厭其

餘榮且亦自厭其餘生矣所爲疑

上意未果厭臣其說亦有二一者或謂臣久侍
帷幄効有微勞未能忘簪履之恩二者或謂臣
引避流言故置不理用以絕讒間之路摠
之由

呈上深心密眷匪夷所思臣亦豈遽甘暴棄者
乃不幸天已錮臣目已盲矣足已跛矣一
床上下必得數人攙扶而尚慮傾跌矣咫
尺之書必經衆眼翻譯而身不能自辯矣

可憐千載遭逢一生過合而支離困苦如
此臣之自審不惟永無見

上之緣即欲引身避讓而讓者恐愈以有詞矣
三復思之畢竟無策將復以輔臣乞休援
有故事矣覲夫廩之給則爲覲目無耻不
復成人抑將以草野特加生而候

自偷假歲月之安則又爲假寒不恭得罪愈重
查得近來邸報南北大小諸臣但有乞歸
未之擅離執掌者我

皇上赫然震怒人人盡以

嚴旨竄謫無所容貸法者天下之公也豈可備
責於庶僚而獨優於輔弼痛舉當官離次
之罰而故違在籍方

命之誅臣雖不才頗亦思先年侍
上以執法無私見取茲何忍見
躬綱自臣而壞

主威自臣而褻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僅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相安誠祇
生爲續命之人永絕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比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結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已効亦足明
臣病之必不可爲臣力之必難奪命矣臣
臨本無任哀祈戰越之至

臨終遺奏疏

謹

奏爲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久陋恩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密勿俾贊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遺簪履

臣累疏控辭未奉

卷五十三

臣運數乖蹇年齒衰遲負

抱疴日甚迄今偃卧床簀命在須臾臣

聞之烏將死而鳴哀人反本而言善及茲

寸心未展一息尚存敢以垂死之言仰竇

蓋高之聽伏觀

皇上聰明首出英毅風成方當享

國祚于基隆逆

天庥於茲至臣何敢妄言

朝政輒有指陳然竊見近日

祖宗舊章漸至于陵替

國家大政多廢於因循違方之釁隙已萌時

計之空虛已及人才之填棄可惜民心之

嗟嘆可虞臣愚伏望

皇上少垂

慮曲採謦言首勤

儲講以重

元良速發章奏以振

朝綱備設官僚以理

國事收廢棄之才以從人望罷抽稅之使以

慰民心節

禁廷之供應以裕資儲捐

帑藏之積餘以濟荒乏凡臣昔日之所盡言

而諸臣所屢言者惟

皇上採擇而斷決聖明雖無路號天亦含笑入

地矣臣待盡游魂力竭氣索不知所云伏

惟

聖明矜察臣不勝懇切之至

奉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知道

公文集卷五十三終

(集)卷五十三

四十一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知道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知道

奉

王文肅公榮京錄附卷五十四

尚寶司司丞王時敏校

勅命

奉

天承運

上帝勅曰朕惟詞林之臣朝夕左右以備編摩
賁啓沃也厥職清華選皆精妙自非學行優而
不有公輔之望者其曷稱諸爾翰林院編修王
錫爵性資清雅學問闊深首擢南宮遂登上甲

錄卷五十四

是用試以史職功譽彌崇可謂大受之才足副
公之簡求者茲以考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夫爾身居禁近則樞機之務其所與聞既
望於爾者又有出於文章之外往其懋圖以
疾柄用欽哉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嗣宅不緒尊奉

趙閣與中外同其休喜兩都庶衆慶養均焉而

刑翰署官僚之重哉爾南宮翰林院掌院事右

春坊右諭德王錫爵學識純明志操修潔進則

文詞經義陳力禁垣出則行誼風采率先肖教

薦躋官論往擢詞林雖職務最簡於留曹而清

不殊于通列粵茲大慶爾與承之是用授爾

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禁從論思式資儒彥

翼必簡多聞即南非異地其以蓄德養

聖造遠圖以需隆寄則予一人汝嘉欽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升號

兩宮敷恩四海惟予卿士咸共嘉休賸茲講帳

良方陟宮端之重簡遷斯切復序宜先爾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王錫爵中

懷遠實介節清修富華之文章蘊格心之學

術自史垣宮寮休問歷宣北學南雍芳規並晉

香肅儲閣之秩仍參翰學之班六籍微言開講
規于納牘

兩朝信史資潤色以成編嘉乃忠勞耀之鴻產
而爾表儀方峻繩識淵弘師望于是咸歸庶常
有所矜式屬茲慶養可後寵褒是用授爾階通
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秩宗爲禮樂之司學士
有論思之奇爾膺茲新命佇有崇瞻尚篤初忱

賴秉寅清干夙夜往惟汝諧務敦學于

訓朕志欽哉

于

皇帝制曰朕不承鴻緒光啟燕謀嘉與名賢勸
成大典惟亮工熙載中樞之倚眷方殷而闡刻
揚謨東觀之編摩適就可無褒寵以荅勤勞爾
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錫爵寧
祀人羣德爲世表蘊尊主匡時之器而守之以
方嚴秉廉頑立儒之操而出之以亮直學自詞
垣之洛歷以暨揆路之延登載筆橫經英聲卓

起掄才造士願望咸歸蔚然華國之文章雅
立朝之風節陳情南省力扶父子之綱

山道際君臣之會才誠兩合謀斷兼長定業
之紛紜屹如山嶽泰萬機於密勿和若鹽梅
綸方藉於同心典制委資于特筆爾勞維茂
志允諧是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厥秋亞于孤卿懋贊榮和之偉績官階聯於四
輔竹闥德義之許讓予欲率由舊章修文武顯
承之業爾尚恪遵成憲稟蕭曹畫一之規畏此
簡書九于竹帛欽哉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寅奉天工勤思政本爰登鴻碩充
訓倚毗聯周官四輔之班奏虞廷三載之最
明惟允懋實宜先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王錫爵介節清操淵秉偉略峻風神
于山立特望實於嚴瞻自陞榮林泊躋台席秉
孤貞而同俗化兼忠孝以植綱常樂道砥礪之

中幡然幣聯運籌帷幄之內屹若鼎承固是周
持既先言而消羣議廟堂決恒一日而萬萬
幾不著勛猷素懷乎把臂在成書之口卜書牧
功茲當底績之期允宜進律翼備皇而作保齒
胄子目延恩肆舉舊章載頒新綽茲特授爾階
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正色立朝周室倚畢
公之彌亮同心匡辟商宗賴傳說日對揚朕方
望意太平卿乃親休前列允佐垂裳之治益宣
補衮之猷欽哉

初任翰林院編修

二任復際翰林院編修

三任南京國子監司業

四任國子監司業

五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六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

七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八任翰林院侍講學士

九任國子監祭酒

十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二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三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四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五任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十六任今職

帝勅諭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

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年遺諸子封為福王瑞

三惠王桂王寧文武百官

聖母尊號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因本已定慶

臨官庭念卿等家存係心良切茲遣官前物存

問仍令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經

及四表裏一同持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

特諭知之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皇帝勅諭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王錫爵惟卿贊襄多年始終一德雖居林壑忠

愛不忘國有吉祥諒同歡慶今者

聖母萬壽六表親見曾孫泰洽

聖閣昂安

宗社迺厥慶源加上

聖母尊號日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慈皇太后敬修盛

典備極

尊崇推廣

慈恩均霑率土而況一二元寮尤同休豫恩施

可獨後哉茲遣官齎勅存問特命所司備花銀

五十兩綵段四表裏并羊酒一同持送以示優

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禮部擬謚揭帖

文肅勤學好問

文介正已下

御筆欽點文肅

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弼予弘道久揔黃閣之忠用汝作

更整蒼生之望惟微滿之未就忽廣柳之先乘

朝論共悲予心彌惻爾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秉心介直執

德剛方擢自魏科達于法從由史垣而登翰長

雅推華國文章連卿貳目勝元僚茂著立朝卓
業契合庶幾于一德經綸獨運乎寸心倚毗方
隆急歸遽切瞻國家之多事需者舊以仔肩載
馳星使之車召及台垣之席命言久宿讓德彌
光當進退艱難之時猶思獻替及生或呼吸之
頃尚露封章忠諫可泣鬼神石畫允爲著鑑遐
哉臣執宜有崇褒茲特贈爾爲太保謚文肅錫
之誥命於戲碑忠報國勛猷彪炳乎綸扉增秩
易名渥典煒煌乎策府歆茲紫綬貴乃玄扃

李之蘭公集

卷五十四

九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

祭文

雜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忠貞直

亮清介剛方文章允冠乎士林孝友久孚于閭

黨歷躋華貴簡任揆衡正色立朝百辟具瞻其

丰采殫心謀國萬幾悉賴以贊襄方當群言
競之時卓有獨力主持之見知必言而言必盡
逆耳常聞過歸已而善歸君苦心尤切每憂時
而憔悴期納約以幹旋馳召至三堅辭如一尋
聞殯謝益重哀傷恩數備隆服承無斁

諭祭首七文

百日文同

雜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初六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李之蘭公集

卷五十四

九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峻節不

聞堅操有定雖處成功之美未忘補過之忠世

仰正人朝資良鄉淪沮忽計首七聿臨載錫

筵靈其款服

諭祭某年文

兩易文同
禪服文同

雜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年高德劭論定品彰身已化爲星辰名何傷于日月典刑既遠歲序易遷爰及期年復頒諭祭嗟惟異數同展遐思

諭祭下葬文

維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林紹明

主文肅公祭文

卷三十四

前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社稷名臣軀軀懋績允矣龍雲之輔庶幾魚水之歡久下鋒車忽埋玉樹加邇頻及幽隧式光靈爽如存歆承有恪

題疏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民式謹

題爲境內大臣病故事據蘇州府太倉州申稱

據本州官屬王忠呈稱義祖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錫爵於萬曆三十八年二月三十日病故等因申報到臣據此理合具本專差舍人馬大化齎捧謹具題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制付

大學士臣葉向高謹

題爲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人王忠報稱本官

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家病故

實有遺疏奏

關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臣錫爵忠貞天植

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綸

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平謫議

迫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于年幾嗣之忠不忘夢寐

由南補衮之志無替生平蓋真憂國之蓋臣不
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龜勉趨

朝其圖佐理何期一旦遂爾淪亡燕之家難
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爲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臣等奉

旨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龜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禮部署部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翁正春等謹

題爲病故輔臣事嗣祭司案呈在本部送禮科

抄出大學士葉向高題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史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人王忠報稱
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案

病故齋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臣錫爵忠貞大植

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綸閣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平謫議

追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年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臣等奉

旨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龜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禮部署部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翁正春等謹

題爲病故輔臣事嗣祭司案呈在本部送禮科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其望道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諭速行領狀懷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開凡一品官病故者祭九壇及查萬曆十三年十月內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張四維在籍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四壇差官造葬還與他議

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志皋在任

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趙志皋爲朕首輔弼亮多年准照例與

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議欽

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在任病

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朱賡係講官又居首輔陟沃贊襄勸勞

歲著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議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內伊妻夫人朱氏病故已經造有墳塋今該部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王錫爵在籍病故除贈歷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題外今照例與祭九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直隸蘇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香燭就遣本府掌印官致祭及行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開塋合葬及照本官矢志

王夫公祭葬錄卷五十四

忠清秉心介直宏文博學早蜚翰苑之聲峻節

矯修雅繁中朝之望及參機覽特荷

眷知當官府漸隅之時旣多齟齬值上下相疑之日殊易幹旋然誨以牖通機由巷過匡扶

彈潛挽

內降之綸啟沃心勞豫開承華之席遂急流而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夫黃閣再徵仍以青山終老摠之孤立一意未免多忤而少茹要其純

純源衷惟知愛

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定蓋棺宜有殊恩用

名碩所據加祭壇數與

賜諡易名在往昔已有憂章况從優奉有

明旨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祭

王_{文肅公}祭_{祭錄}卷五十四

奠加祭四壇開壙合葬還與他諡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吏部尚書太子太保臣孫丕揚等謹

題為病故輔臣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大學士葉向高題稱原任少保兼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

人王忠報稱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日在家病故實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王錫爵忠貞大植
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輪閣益承

聖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平謫議
追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牟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山甫補袞之志無替生平蓋真憂國之盡臣而

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勉勉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遽爾淪亡兼之家難頻

王_{文肅公}祭_{祭錄}卷五十四

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為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等因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

祭葬仍加祭四壇開壙合葬還與他諡欽此欽

遵咨部送司查得弘治四年五月內為比例乞

恩贈證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恩部理還
要到附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
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及檢照諸司職掌
內開文官一品至五品照依生前散官果有功
績合加封者例與加贈又查得萬曆十三年十
二月內該禮部咨開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守制在家病故
請給贈廕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

張四維

贈太師

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欽此

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該禮

部咨開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趙志皋在任病故請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趙志皋准贈太傅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內該
禮部咨開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
華殿大學士朱察在任病故請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朱察准贈太保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
丞欽此欽遵今該部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
部咨開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王錫爵在家病故請給贈廕一節爲
照本官清貞絕俗鯁亮忘身李泌定策而還此
何愈輩各子年辭榮而總闕豈謝黃樞雖任天
下以爲心竟棄人間而自遂生前

簡在治蒙

聖旨

王錫爵

准贈太保

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欽此

又查得萬曆三十四年九月內該禮

部咨開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張四維等事例相同相應題
請但

恩與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贈廕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王錫爵准贈太保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

工部造墳劄付

工部為病故輔臣事書填端字一千五百九十一號勘合仰直隸蘇州府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件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准禮部咨禮科抄出大學士葉

王

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王 家人王忠報稱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

十二月三十日在家病故賁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王 忠貞天植剛

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繪閣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手誦議

追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頽 卅子年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山南補家之志無替生平益與愛國之盛臣而

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崑超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遽爾淪亡兼之家難頓

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為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等因奉

聖上諭公案錄 卷五十四

聖上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電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開凡一品官病故若

祭九壇及查萬曆十七年十月內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在籍病

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仍加祭四壇差官造葬還

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九年九月

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皇在任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趙志臯爲朕首輔弼亮多年准照例

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謚欽

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丙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在任病

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朱賡原係講官又居首輔啟沃贊襄勤

勞茂著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

還鄉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七

月丙伊妻夫人朱氏病故已經追有墳壙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 在籍病故除贈脰

後容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題外合照例與

祭九壇及行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開壙合葬及

照本官矢志忠清秉心介直宏文博學早蜚翰

苑之聲峻節娉修雅繫中朝之望及系機筦特

一

著知當官府漸隔之時既多齟齬值上下相疑

之日未易幹旋然誨以牘通機由若遇臣力

殫潛挽

內降之綸啟沃心勞預闢承華之席遂急流而

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夫薰鬻再徵仍以青山

終老揔之孤立一意未免多難而少茹要其纒

纒深衷惟知愛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定蓋棺

宜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

祭仍加祭四壇開壙合葬是與他謚欽此欽此

賜謚易名在往昔已有憂草况從優奉有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欽遵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

祭仍加祭四壇開壙合葬是與他謚欽此欽此

自送司查得正德六年六月內該本部
原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人臣開
者不分品級崇卑止與夫匠五十名
措給喪家不必差官中饋果有功德
素著曾立過移建立奇功經惟纂修
者照例差官開壙合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

奏
前定奪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都

朱文肅公集卷之四

三子

住擬行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在卷案查萬曆二

十九年十月內翰林院編修王 奏討母夫人

朱氏卹典給與一品墳價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主 在籍病故例因開壙合葬爲照

本官

三朝耆彥一代宗工蚤蜚翰苑之英雅著清時

之望忤時抗忠凜風節以獨持受命登極荷寵

恩于

特簡忠愛心勞丁故沃憂危力殫于匡扶十載
溫園詎謂無心 魏闕再蒙

環召益堅高臥東山餘忠不替于彌劬大義克

全于終始宜昭異數用賁幽原例應差官開壙

合葬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錯不敷委用

行准禮部咨送行人司行人魏允國前來堪以

差委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行兵部應付本官前

去直隸蘇州府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將本

官開壙夫匠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棺木一付

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該府堂上官一員會同本

部差官前去墳所依式督理開壙合葬早日備

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

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等因萬曆三十九年四

月初四日本部署部事右侍郎劉 等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依本

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右劄付直隸蘇州府准此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

日對同都吏上劄

屯田司掌印官看訖

禮部劄付

禮部爲行移勘合事今填功字一千六百一十

七號勘合劄付直隸蘇州府比號施行須至劄

王文廟本集東錄卷五十四

付者

一件爲病故輔臣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

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葉

題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王 邱典等因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

勉勵兼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諭迺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著該部從優查例來行欽此欽遵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 在病故除贈

廕移咨吏部施行反照本官矢志清忠心介

直宏文博學草畫翰苑之聲峻節修雅繫中

朝之望及參機筦特荷

眷知當宮府漸隔之時既多齟齬僉上下相疑

之日未易幹旋然辭以牘通機由恭調匡扶力

殫潛挽內降之綸啟決心勞豫開承華之席遂

急流而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大黃閣再徵仍

以青山終老摠之孤立一意未免多忤而少茹

愛其纓絕深衷惟知愛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

定蓋棺宜有

殊恩用彰名碩所據加祭壇數與

賜謚易名在往昔已有奏章况從優奉有

明旨等因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 准照例與

祭仍加祭四壇開擴合葬還與他 欽此欽遵

擬合施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

蘇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帛
本府掌印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
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今祭文謚號翰林院撰
出到部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換施行等
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劄付直隸蘇
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羖 饅頭五分

果五色每盒按酒五盤每盒鳳鷄一隻

燂骨一塊 燂魚一尾 魚湯一分

雞湯一分 酥餅酥饅各四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每對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直隸蘇州府准此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對同都吏萬邦憲

病故輔臣事

蘇州府功字一千六百十七號

王文肅公榮哀錄附卷五十五

尚寶司司丞孫男王時敏校

明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公墓誌

銘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

宗正公以禮侍家居而

上召置弼臣召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參機密秩滿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起七年賜

書未肅公榮哀錄卷五十五

告告觀

上手詔起還政府踰年復移疾歸加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然

上猶咨咨念公也又十有三年復召起公加少

保先後凡三召公再子告而晉秩皆前此所

未有公累疏辭謝并以家貧納忠遂不取

以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

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

贈太保謚文肅庶孫尚貞丞蓋株數也將葬其

孫時敏以集太史茲來徵銘嗟嗟予出處進

退與公相終始深知公亦痛悼公而忍無詞焉

以銘公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自太原

徙吳居嘉定之南鄉寺溝已割隸太倉爲州人

代有隱德曾祖銑祖湧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父夢祥累封詹事贈

亦如之母吳氏封一品太夫人公生有異兆神

藻秀發髫年爲諸生聲籍甚嘉靖戊午舉京兆

魁其經壬戌禮部試第一對大廷賜及第第二

主肅公榮哀錄卷五十五

授翰林院編修隆慶初纂修國史典諸勅歷兩

京國子司業遷右中允尋以右諭德掌南院

上登極召回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書成陞侍講學士于四品服

尋遷國子祭酒申飭功令以積分屬士令勸導

赴監習禮如

國初法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府

事尋掌院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陞詹事掌院如故已轉

禮部右侍郎江陵相之奪情也吳鴻修言行趙
檢討用賢疏詆之禍且不測公率詞訟諸臣
頗江陵所語半江陵投袂入公前引其詞
詞頗峻江陵固心嘆公適入杖門下公曰
厚爲餽餽送之郊江陵歸三月後歸治事
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陞召還疏既入使
吏視公請著公擲筆不署口此詞也而安汪
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嘆公公遂以省垣乞歸
辭江陵有諷語江陵爲之愛色久之亭前兩人
至交肅余東錄卷五十五
阿意論公以雲陽事予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
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名大著論者以
擬洛中司馬江陵沒
上始親政采羣望而用公公既立門下高祖
常斥阿附抑躁競絕不以江陵時事爲起念言
官有微知
上意擊去權璫而待功歸恣者以
壽宮事啟欒傾排大臣公抗疏折其邪妄
詔鐫三秩異議爲之少息公嘗言

朝廷宜裁恩澤士大夫宜重廉耻凡叙功恩養
一切辭避旣滿一品考始晉一階具應讓如此
國本未定巨璫鯨甚異意陰陽其間適有章劾
公與予決棄除之而德皇馬象乾論鯨侵蝕臣
上怒欲下詔獄廷杖公與予力救乃免歲餘元
日
上召閣臣入見于懋德宮論奏良久既省維
仁妄言以
上命責數鯨璫畢乃共以建儲請
王文肅公夢東錄卷五十五
上召 皇長子及 皇三子皆至
上指示皇長子以嬰弱爲詞乃退而上疏請冊
立豫教
上曰候育行毋煩擾以問天性公言凡稱問者
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疎之也今
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以長短之序臣等因勸
冊立以成
上之所欲貴又因請豫教以戒
上之所欲親何名爲問也又言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公有兩
都臣僚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
京城之流言達有海內之屬望而以

九廟之神靈

西宮之慈訓

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詞
尤剴切

上乃曰冊立元儲倫序已定少待時日舉行又
曰朕以誠待天下豈有溺愛之之意俟過十

王太廟公奏

卷五十五

王

齡冊立豫教當並舉且禁天下無激聒公語人

曰

聖意無他祇欲歸之蜀國吾輩當靜聽不當預

上奏公既歸省而部臣復有請者

上怒為之改期閣中以去就下不能得公聞以
為大計垂成而為少年所撓阻意常憾之既還

朝首請

召對欲面陳冊儲事

上復稱引

祖訓並嫡條欲封三皇子皆為王侯

中宮無出再行冊立令公撰冊公曰平懷進隨

疏言待嫡之說向不聞

王言言自今始臣等何以奉行昔漢宋母后有

養育庶子故事請令皇長子以

中宮為母早定大典

上不許曰奈何以偽亂真竟以並封諭下禮部

廷中大譁言者多咎公公請九卿會議及面陳

可否

王太廟公奏

卷五十五

六

上不允公乃以荅諭失詳引咎

上曰卿自引咎置朕何地於是茲封議罷冊

立之期愈緩矣時彗星入紫微垣公密疏曰天

象示異宜以吉典禳之

上不省公請益力

上乃召公入見于綏閣稱公忠孝兩全公對曰

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負臣效忠惟冊儲為首

務耳

上猶欲少待公退而具疏凡十上纏纏萬言至

于宮禁流傳其事秘外廷莫敢言者公曰計

之

上乃許明春豫教出閣仍欲取

皇三子立舉

公請先後行以示等差已裁罷侍班諸選用

詞臣及閣臣入侍悉用東宮禮入下始曉然知

儲位之默定又數年以冊立

詔存問公于家而公喜可知也

以吾則所關心

苦口而爭者今完局矣游內奉詔書

宗社慶不知公開導轉移之難也公與予共事

主文廟公與夏錄

卷五十一

七

七年以首揆柄政者二年其風節凜凜毅然不

可奪而用意忠厚論議常持大體尤愛惜人

保護忠諫之士畿民有以開礦為言者下撫按

官審核未報而

上使中涓問閣中公荅言開礦必當聚眾聚眾

必當防亂且工費得不償失而徒令所在騷動

以國家窘急示四夷大不便事得中止洮河失

事廷議欲罷款決戰公歎曰審爾則照河之禍

不旋踵矣第飭邊備別虜順逆為撫剿其勢自

定與予力持之邊境卒安朝鮮用兵公從中

兵食處降倭及以詔書慰撫將士人人感悅兩

河大飢公請稍俸助賑

上乃出內帑自兩宮后妃皆有補助遣官散給

全活以萬億計海內歌詠

聖澤皆公發之也時訛言頗興爭以攻訐致也

為豪舉戊子鄉試公子衡為舉首則疑癸巳京

察考功郎被論則疑或觸

上怒嚴旨切責及非常處分則疑公雖猶自別

非文廟公與夏錄

卷五十一

自而往往曲為申救有以遣戍得免以黜降官

薄罰者人不以德公而更以影響揣摩求多於

公公視之泊如也因進泰交用人曲諛大忌在

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言事者與當事者交

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一政體具廢論諸臣宜分

別錄用以收人心變風俗議雖不行而公之心

事已足暴於天下矣公既以憂勞成疾見上下

否昂積習難挽遂決去志

上數遣中使臨視鴻臚宣諭見公病損一目度

不可留乃

聽許仍特賜銀幣易新銜以歸歸數月有六人卒褒卹特厚馳手詔慰公歲丁未復召起公公懇辭

詔敦趣愈急公念往時在閣公疏或不能得而常得之密奏則科條數事人情所睢盱而望與革者以密揭進冀以感動

上意而臺省有中訶者故謬其詞以挽公急蓋忌公復出而不知公雅尚高潔遺榮若敝屣安

王文肅公集哀錄卷五十五

九

肯以既老病身立于瀾翻鼎沸之中捍厲而獨其乎夫君臣之遇難矣

上眷公獨深倚任公獨重先後賞賚皆踰格超等不可勝數其病也至出御前裏暈爲公祈禳數犯顏色而不忤僂指宮闈事而不疑去國且諭一紀矣而猶以

特詔徵用大臣遇主之榮未有如公者然公志不盡行言不盡售追易責而不忘忠愛之悽愴意若有遺憾者予之痛悼公以此公同考會試

者二主鄉試及會試各予所簡拔多名士其文詞妙天下人得公片言皆寶愛而傳誦之生平

性至孝事封公於家及奉太夫人於邸色養備謹居喪哀毀踰制與弟學憲君同辟友愛尤篤

居里中儉素如寒士敝車羶袍人不知其既貴也者與人交和煦謙下每與少賤者均禮宗黨

交游人人德公至意所不可亦正色直言無所阿徇月旦以公爲儀表以非公大業不悉載云

公生嘉靖甲午七月廿有一日年七十有七配

十

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一衡辛丑進士及第

第二人翰林編修娶金氏繼徐繼馮女三長子中書舍人周秉忠次適太學生吳嘉穀中印世

所稱墨陽以貞節蛻化者孫男二長鳴虞授中書舍人聘予孫女未任而卒次時祇授尚寶司

司丞娶李氏翰林編修胤昌女孫女六長適庠生李穀次適錦衣徐本高太學生吳鳴琪李宗

之庠生黃翼聖一尚幼曾孫長履清聘進士黃

元會女次履任時敏出萬曆癸丑二月八日葬

公子郡城西風皇墩之新阡

上賜也銘曰惟

皇在宥解紼更始春求良弼以翼王理矯矯文肅翹楚詞林直節高標節在

帝心鋒車到門溫綸崇秩公來徐徐晉參機密

昌言大計首重元儲出有補闕入有伏蒲爰闢

講筵以熙磨學青宮默定屹如山岳煩囂蠲起

鈞奇弋名秀言憂詞乃于震寔公前曲全以弘

聖度濟威薄謚維公之故彼哉驚然反戈衛公

聖文廟公褒哀錄卷五十五

公聲德色亦無愧容公之立朝忠厚正直當其

格君誠意懇懇曰惟秦交乃歸蕩平曰惟惜才

乃洽物情聞誠布公褒闕斯補顯諱密移良工

獨苦齋志奉身

皇則念之虛席待公公忽棄箕爰有卹恩以酬

名頓峻秩嘉名舄豆窳窳吳門樂丘公宅于斯

錄石埤詞爲示無期

賜上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制誥

經筵總裁 國史 會典 予告 存問年表

弟申時行撰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兵科都

給事中侍 經筵門生張輔之頓首蒙蓋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

欽差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前工部都水司郎中

門下卷晚學生王在晉頓首書丹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肅荆石王公神

聖文廟公褒哀錄卷五十五

道碑

歲丁未

上從大學士山陰朱公之請益置閣臣爲臬阿

于公晉江李公而予亦忝附又

特召太倉王公爲之長公累疏懇辭

上終不聽遷延三歲餘而公竟沒里中

上聞震悼命禮臣議卹加等祭視令甲加四官

加太保易其名曰文肅官其孫請敏爲尚寶同

采將葬而寶丞君以予爲公門下士又同官請

爲碑以樹于墓道予雖智不足以知公然嘗竊
竊其大者自

今皇帝御極四十年輔弼之臣更十餘曹凡
顧者不乏然求其始終信任禮遇隆渥庶幾
心手足之誼罕有及公此雖

明主知人之哲而要公之所以遇合結知亦自
有道非人所易及耳公束髮操修卽自伶羈通
籍近五十年未嘗有尺寸濡漆其素所不屑者
足以取信一也以高第重名且夕取卿相而進
取其恬一不合卽引去其在政地絕不求恩
每當遷叙必引分推辭發於至誠乞養乞歸
虛日

人主惟恐其不留二也所爲文章窮極變化而
尤善開陳凡有論奏輒先歸美於

上紆迴曲折意苦而言甘使

人主讀之常以爲愛已親已而忘其拂逆三也
上神聖乳綱獨攬不欲臣下比周雷同公侃侃
奏舒時與廷論相抵牾故言者愈多而

上愈信以爲能擔當任怨四也蓋公在位若干
年所被

溫綸無筭率如家人語其病也

上至出帑金命道流爲祈福禱去而思之不置
十年後猶從田間召起可謂君臣相得之至者
矣方公爲禮部侍郎江陵張公奪情事起翰林
吳趙二公疏先入禍且叵測公約諸翰林諸江
陵爲解不得見公徑造喪次牽裾切言卒不聽
二公廷杖去公贖而送之比江陵儼歸九卿疏
請起還朝強公署名公擲筆起逌乞省觀歸天
下人固以不附江陵重公然其後張氏敗公復
貽書執政爲營護不隨入下石也里居數年以
禮部尚書

召入閣時長洲申公爲首輔方與二三言官爭
壽宮事公助申公甚力復與申公謀逐大璫鯨
而救馬御史象乾李給事沂皆糾當者公于衡
領解北畿禮部郎高桂有所藉扶併及衡公生
平自負無私且吾子才奈何彼此名疏辨殊激

仁比部仲緣此詆公譴去公亦自悔是
冊立事舉朝力爭上下相持紛紜者累歲公
心調護其間人尚不盡亮久之乃白始
上以庚寅元日

召見四輔臣手撫元子令前諦視隨出維評
事疏于袖中欲繫治之賴公與申公言而止公
退而偕同官疏請冊立豫教

上札諭分冊立豫教爲兩事而罪請者爲離間
公力辯離間之說隨以豫教請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五十五

十五

上不報公又屢疏申請且謂此事合天下之公
心而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必不可差舉一念臣等必不敢苟順一言

語甚切至

上諭公倫序已定朕無溺愛偏執之情直少須

耳公語同官曰

上意如此吾輩當靜候密陳勿顯詳亡何公以

太夫人病乞假歸省

上屢促公還朝七辭不允既入而

上忽以待嫡爲言欲三王並封公言待嫡之說

臣未之前聞安敢奉

詔無已則令元子母

中宮而正儲位前代有故事也遂擬兩諭進

上報以偽亂與朕不爲其下並計論議者方言

其不可且以諭出自公語促公公亦堅高收成

命息衆囂又深自引罪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五十五

六

上不得已從之而朱寺丞維京王給事如堅冬

以請冊立謫戍公申救得免尋星入紫微垣公

上言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人與

可褻此變項之

上獨召公于煖閣公頓首請

上猶欲少待公曰元于年已十三尚何待退

而疏請者六逮奉諭敕出閣之命然尚欲與

皇三子並出公請先後出以示等差

上報可其官僚儀從悉視東宮于是天下始曉

然無

上意之無他而元良之有屬於公自念

國本已定可決歸許還章

上甚難於聽公而重違其意久之乃公同至

以朕之不逮有累于卿爲言聞者感公爲政

日嘗請賑江南之荒止遺糧代輸之議吳民賴

以全活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徐復

宜言款不可罷戰不可輕當竭蹶勿絕而內自

爲防塞事遂定礦稅初與公歷陳諸不便狀而

王本肅公案錄

卷五十五

十七

不能奪考察拾遺銓部與者短意異功郎趙前

星以強直罷言者疑公有所左右公具疏自明

復陳泰交晏務其大指在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其他忠

獻石畫具在奏議中者未易更僕然舉其初終

則無如 東朝事爲大其後

獨立禮成

天子猶遣慰公于家

璽書惓惓明夙意焉公之再起

上實倚重公展未竟之猷而世人猶繼飾其

相與尼公公亦終不置辯但較上書言身病

病不能赴召而已迨于衡溪公哭於家傷不復

言世事亡何遂不起矣公沒後而士大夫竟復

思公稱其行品無間言也公諱錫爵字元馭別

號荆石其先太原人徙嘉定之南鄉寺溝後割

隸太倉州遷爲州人先世曰謙爲莆田縣丞通

傳曰侃曰銑曰湧曰夢祥爲鴻臚序玠鴻臚娶

于吳生公自鴻臚公而上三世皆贈太子太保

王本肅公案錄

卷五十五

十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生有萬爵飛鳴之

異故以命名十二補弟子貞戊午魁南畿壬戌

首南宮薦 廷對第二人授編修轉國子司業

徙北晉中允以右諭德掌南翰林院

召回掌坊事典畿試錄文出爲世傳誦以

穆廟實錄成晉侍講學士加四品服晉國子祭

酒規條甚肅即勅胃皆廩廩就繩範晉少詹事

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晉詹事隨晉禮部右

即在內閣以 會典成晉太子太保辭以太子
少傅滿考加太子太保 予告歸加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以少保

召起其生爲嘉靖甲午年七月二十一日沒爲
萬曆庚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七
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一即衡翰林院編修女
三孫男二長鳴廣次即時敏公容貌癯然若不
勝衣而強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延接士大夫
遠邇挹損執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假借
王末肅公集卷五十五
降才愛士好推賢後進惟恐不及而其持論常
與狷而少狂蓋天資所近如此予自爲庶常公
與申公常加引拔備負政地猶恃公在得以自
食誰知遽令予代公而爲政耶公往書常疏言
今之閣臣權輕于毛羽而責重于丘山近又數
遺予書謂天下之困窮無告無過此官乎每誦
之惻乎有餘悲焉至二復公之奏議則愈傷也
曰嗟夫以公之懇款殷陳不啻陸宣公
上之信任委寄庶幾若王文正公猶不能盡行

其志以去而況於起自疎遠庸劣愚陋者
哉乃公於進退之際則綽然矣此予所以思也
因爲之銘銘曰

斗極之靈降于婁東炳炳煌煌曰惟王公公求

自天導以萬爵鳳采鸞姿翔翔寥廓集于虞庭

賦職其聲爲時儀羽作

帝股肱初冠南宮旋躋禁苑才制蕪長行惟慕

猗赫赫柄臣其勢方張如潤斯潰公障其狂高

臥東山蒼生引領曷不徵還魁柄是求既登揆

王末肅公集卷五十五

席精白矢心有謀必告無言不訐盈庭西向

國本是競公曰毋然

帝志先定伏蒲泯諍羽翼遽忠遂罷發愛歷

銅龍以爲公功公辭不有其或公從公曰予受

粵江之漬爲公竟張

帝欲留公公不可留再下徵書俾公入輔公以

彌堅其情彌苦七十七齡厭世上昇竟旋鶴馭

紛其來也

天子咨

我元老邦失蒼龜星沉箕昴諱顯

近代不乏相臣歡投為水惟公其人豈徒理達
亦善終始進退不愆沒存無訾公神洋洋流地
行天散為河嶽為雲烟高墳我哀

帝綸斯貴璽以銘辭千秋所視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門下

學生福唐葉向高撰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奉

賜進士出身直隸廣德縣廣德縣按四川兼理鹽法巡

主事肅公案錄卷五十一

視京營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家眷門生錢桓垣

首象蓋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湖廣承天府知府年家眷

門生孫文龍項首書丹

王文肅公傳一

王文肅公名錫爵字元敷太倉州人也其先從

太原徙吳居嘉定南鄉寺溝已割其地隸太倉

遂為州人有仕莆田丞者謙撫而能慈生侃侃

生統統仲子洞娶于徐生與客夢祥娶吳夫人

是生公銑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生時有萬壽表至詔前州人
以為祥因名之比能言資稟殊異自日盡時
師累年之學立談見昔人千載之後矣年十二
為州諸生戊午試南畿以春秋舉第四人壬戌
舉禮部第一人廷對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侍經筵講

莊皇帝稱其明爽切直已與文官諸勅已遷南

京國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為右春坊右中允

王文肅公案錄卷五十一

辛未同考會試徒史臣朝退則由東階趨中館

有給事中某使鴻臚來言非是公謂政府道給

事勢凌逼人詞甚厲高文襄不悅

今上方出閣公宜為官寮而以諭德掌南翰林

院事蓋達之也壬申

上登極還坊為

穆宗實錄副總裁兼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

試甲戌復同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遷國子祭

酒條上監規用國初積分法重日子之

伯子應製者詣監習禮無以虛文案

習煥然收觀丙子選少詹事攝府事為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成于矢錢書成贊

疏解故事三品無辭辭自公始已遷禮

郎江陵不奔父喪史臣趙用賢吳中行疏論

與同官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所江

泣且拜曰

上固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將何居有死而已

直入不顧卒廷咎兩人公掖之行大痛倡同入

辨裝詔許江陵以假歸三月還朝九卿為疏

公不署名投筆起而身乞省親客口得夏

君勉乎公曰吾知有吾親耳他何計

王元美司寇兄弟暢玄風修白雲而會女

字綠中節昇舉阿邑江陵者以為口實江陵心

重公不執何也未幾江陵沒人莫不哀哭

若後不祥公遺當事者書江陵相業僕始紀不

其病之所不滿人意自有數端一死足償因勢

而抵跪如重傷國體何已遭父喪甲中

臣

入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禪縣而不樂比

入而不御

上遣行人勸駕乙酉赴

關首疏萊諸說抑在

經戒虛浮節修靡再疏閣橫議省工作公初由

使王邸及典諸勅故有饋問常儀一切無所

既相大指在邸民隱進貞良屏食是郎某以

百金為贄疏斥之風裁凜凜矣扈從

王文肅公奏錄

上閱書宮有以堪輿說撼大臣者抗章力辯丙

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

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公嘗病閣臣恩

澤濫何以風百官重廉耻故陵工河工邊工

玉厯加恩數懇免戊子江南大歲請獨積德而

折有司擁荒之議使貧富無淪行以敗時國本

未定大閱張鯨有恩意又以東廠詞事恐迫人

公與申公密計除之而御史馬象乾誣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子廷杖公也
爭未減而鯨亦敗滿考加太子太保子衡領北
經解禮部郎高桂言中式可疑者八人獨與焉
公請覆試語意不平刑部郎饒仲遂攻公
上置之理公疏請得免御史喬鼎星亦言公過
激不難引咎謝也雜評事于仁疏諫
上四失

上噤齟未發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推 皇長子今就視輔臣趨拜已命 皇

王公肅公崇恩錄 卷五十一 五

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止之曰不可旋出雉于仁疏欲重典而目
屬公卿意云何公曰今外人不以于仁訕上而
名之納忠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頃釋公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而疑羣
臣請爲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

展之本親而間使疎之

上手推 皇長子明示臣等長幼 臣等早

勅冊立以成

上所欲貴進愛勞之說豫教之以成

上所欲親何名爲間也自後屢疏塵塵萬餘言

其最諫正者前有 皇長子始生明詔後有節

奉

慶旨公有兩京諸臣合奏私有呈親鄭國泰專

請近有都城委巷流言遠有四方萬姓屬望

王文肅公崇恩錄 卷五十一 五

九廟神靈

兩宮慈訓昭如日星

寧得過舉一念臣等亦豈可苟順 言然而

聖心默定 皇貴妃密贊暗室無形之事臣何

振以曉諭臣民而解疑息謠哉已奏奉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弱受偏執待

遇十歲大典並舉行公謂同官

聖意無他第以主事不宜自臣下祭之五節皆
拱默俟耳會西房內奉 朕欽決戰公

數曰熙河之事殷鑒不遠願庶幾

南抗無得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多不相入後

卒如公料議議起

上問閣臣公疏不利四事得中輟其後有陰導

之者遂疏毒天下矣辛卯以母懇請歸省車疏

得允濱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來

朝議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取

王文肅公奏錄卷五十五

之例信冊立豫教之命錄建言廢棄之臣復極

言邊事當以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爲戒既歸

見

上以給事中張有德言改運冊立復馳疏前之

不報

上起召還朝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諭公祖訓立嫡不立庶欲三子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立公時以京察居邸中使立

趣回奏未許檢故事爲傳帖二道一併封三王

請

中宮以皇長子爲子

上手塔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假借以爲真下

並封三王諭禮部而外廷紛紛詆公公不自安

請收回竝封

聖諭

上復諭群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此朕去歲之

命復何所疑恐背

王文肅公奏錄卷五十五

祖訓日後事難處暫將三子並封外臣爭論不

知何意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

堅各以建言請戊公爲救解因連疏請急勅允

卿臺省會議請召對面陳

上未允公復以三誤引咎

上報云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俟

三三年行之公復據初詔請定大典先行殷教

謂外廷疑

上于中官驟隔久藉口待嫡而實不利于

中官爲奪長地其切直如此凡四上不報故後
上仍以待嫡爲辭勅公無避怨來追豫教亦便
旨行又屢密疏不報而京察拾遺部科議不合
考功郎趙南星被劾疏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
閣臣主之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
公故不干察典且惜南星才罷先揭救矣
上欲重罪陳泰來諸臣疏解之又疏釋都御史
李材皆不報因屢疏乞休

溫詔慰留復疏陳泰來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

王文肅公家乘錄

卷五十五

二十九

體而大吉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而請召對請御門
請發章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
啟沃十許疏尤爲詳懇彗星入紫微垣公疏紫
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建儲可禳此變
至仲冬
上爲之出而張朝已御暖閣召公獨對公論卿
扶母來京忠孝兩全公言冊立事不舉羣疑未
釋以激

聖怒臣恐忠孝兩虧請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不猜遲早一也公言宮中事難以家

喻戶曉

上曰中宮有生若爲處公言此事數年前言之
猶可今皇長子十三歲矣民間子弟無十三
歲不讀書者況皇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育髮期卿奏洞悉苦心公
叩頭請早斷則煩言自息

聖怒自平

王文肅公家乘錄

卷五十五

三十

上領之而已公退復大疏以請曰外議以國體
陰謀歸之皇貴妃臣恐鄭氏舉族不安不但
臣身憂苦不得全也

上諭公屢揭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進勸

朕亦難允祖訓后妃不預外事其可聽信乎公
復疏曰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之

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任

以爲已責而誰責臣昔時跪請

上明稱皇貴妃之貴欲使臣下知之而反以

倚預外事不聽信乎 皇貴妃侍

上久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天下歸怨

皇貴妃臣之所不忍聞也又罪臣 媛問所素

不知何言乃為

上鋪張籠罩外延之局以臣編李林甫許敬宗

奸臣傳臣當萬死

世宗晚年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二王

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景王即出封則天下

然未嘗如今之朦朧也凡此皆人所難言

卷五十一

上知公而茹納之閏月諭公冊立候旨行明春

行豫教禮朕恩三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或先

後行卿可斟酌之公請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

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遂選詞臣并擬閣臣侍

班期悉用東宮儀

上報可天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間

實出閣費至賒三十萬公疏請得減半甲午

南大饑人相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

請與同官盡辭俸佐食民亦望

上暨

兩宮發內帑以助隨志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中官以下各有損貴

上既英明獨斷觸忤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後

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著者外議歸咎輔臣

愈急公心憂之因密薦舊輔王家屏又兩疏請

指閣臣會病大作

上為發金建醮以祈神佑未有起色辭疏八上

卷五十一

始免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

行人護乘傳歸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

奏諭發章奏惜老成愼譴罰節財用飭邊脩繕吏

治扶掖下榻焚香拜上之涕泗交頤也抵家數

月母沒

上聞賜札賜賻賜祭加四賜集什特遣使臣以

往辛丑衛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上以 皇太子禮成遣官勅勞公曰朕 奉臣

激沮故冊立延緩知卿忠言至尚鬱千懷今
已立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
特諭知之

上于公言蓋服膺未嘗忘也乙巳

聖母春秋六十適 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
謝附以規諫

上臨御久益習外事檢知公爲人御屏百官圖
于公下書清正二字公所諄諷即震怒時齊威
曲聽所不報者未嘗不經目弟不欲示人異同
主本肅金宋衷錄 卷五十五 三十三
而已久之思公不置下未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趨就遣而
公父子交病不能應有虞公出而欲尼之者與
修卻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其揭云觀邸
報中惡言晉語指斥朝廷鬼泣神號遍傳都市
皇上置而不理以爲我之量太正不煩言彼之
氣衰久當自止而不知此輩方恃

皇上之不真不喜因得行賈直沽名之計其氣
愈盛其言愈長矣君父至尊必自立無過之地

然後今出惟行請轡然降旨盡除闕稅至
差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之不足天下
必歡呼踴躍以頌

聖德萬機雖冗豈爭片時繕闕之勞積案雖多
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衆羣議
可爲歎借臣所歎借者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
中亦自有緩有急如推補九卿庶官無一事可
緩而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以六科
十三道爲最急悠悠道路見久虛此缺群情以
爲 三天肅金宋衷錄 卷五十五 三十四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可
歎惜之甚者也科道喜拾風聞妄言誠有之
上屢格考選之疏欲裁抑此輩以清耳目而考
選久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承命
下之人其見在考選校官年深資望家數人勢
不得不舉從姑息以徇各差之用是考選
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官方積資
俸以待九列之推舉脫然肝絕無疑阻與其放

裁抑留不肯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進
退以決舊日之壅此臣私論明開言路陰散
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策也揭大指如是而或有
私易之謂導

上罪言官者公生平不示人諫草既被人言恐
如鄒浩諫立劉賢妃以焚草而人爲僞疏誣浩
浩不能辯及揭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慎重無忒云臨終有遺疏

王文肅公奏哀錄 卷五十一 三十一

上覽之惻然公貌若山澤瘠弱不勝衣雙鬢
起眉長覆目自是風塵物未事親左右無方夜
必即安而退困居蔣花以父好菊種菊最盛先
後乞將母章十許讀之人人感激愛其弟哀
其無後思至悲哽悶絕暇日讀書臨帖客至款
語不涉時事小輿蒙啓後行山水間人不加也
身處富貴之極而然皆欲節飲食室何雜傳手
不識算以故濟而神王年踰七望八所爲未
業程式之文天下誦之其他著述窮悉事理剛

勝英氣不可挫抑而耻以翰墨爭勝與王元美
雅契合元美文章司命推遜公甚至今其
敏獨以疏草先行于世云舊史氏曰自子有知
所見輔臣得君未有若華亭江陵者然其遺疏
具在如公觸忌諱決嫌疑鮮矣

上亦時屈已從之即不從必使諭其所以令輔
臣奏如水投石與羣臣無異而體貌益衰或以
病數年委之而去枚卜久稽若以爲枝官可
可無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公去就有理

其歸與歿 王文肅公奏哀錄 卷五十一 三十六

上恩眷視在位倍敦非清忠簡在

上心能然哉不知者求多公惟並封察兩
子是以詳著于篇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兼按察使司僉事

予告前兩任浙江山西按察使七任江西河南
四川山西陝西左右叅政五奉

勅提督陝西學政整飭江北河西洮岷兵備督

山西糧儲翰林院修撰

國史官京山李維楨誤

王文肅公傳二

公名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其先從太原來

嘉定南鄉寺溝後割地太倉遂爲州人五

議丞蒲田以廉慈著生佩傳銳銳仲子湧其

生典客夢祥娶吳夫人生公銳以下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生萬

爵集屋梧因取名比能言資殊絕他人所累年

學耆旬日而就人莫不神奇公十二爲州諸生

戊午舉南畿試第四人壬戌舉禮部第一人

廷對

世宗權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

莊皇帝時侍經筵講

上稱其明爽切直已典文官

誥勅已已遷南國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爲右

春坊右中允性史臣朝廷上東廊巡史館給事

中某使鴻臚來言非體給事爲高文公以人公

謁政府繩摘之聲甚厲文襄不悅遂以高文襄

南翰林院事壬申今

上登極召選坊修

穆宗實錄充副總裁癸酉主順天鄉試甲戌同

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選國子祭

酒條監規用國初積公法重留子選公侯伯子

應襲者俱令詣監學習皆歷屢受誨丙子選少

王文肅公奏哀錄卷五十一

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無所避書成首詹事疏

辭不允已遷禮部右侍郎江陵嘗父艱不服憂

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跪抵之公約諸翰林

諸江陵後頗爲解江陵怒投袂入公有造喪所

牽裾切言江陵心雖公比吳趙叔閣丁公特

之慟仍厚贍送之郊江陵請假歸治喪

上期以三月復期未滿而太宰王國光邀九卿

合疏請亟

召還使吏持牘請公署公歎曰渠音諸曹過於出也而可效語壞法度耶吾不爲若乃擲筆叱吏去江陵聞之益嘆公而公直名益重天下望如萬仞削壁矣然其後張氏敗舉朝爭下石公獨爲營護曰彼功過不相泯也江陵既還朝公遂以省親乞歸江陵不悅久之卒省承意諭公以星陽事江陵笑曰若欲借神仙祿豈途耶神仙世所有但元美一傳引人談柄耳事竟寢蓋江陵雖忌公而以公論所歸無能難也既歸而重文肅公榮東錄卷五十五

杜門修白業若將終焉已遭父喪毀甚然弔客日數百人舂無簡禮甲申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終喪猶未駕

上遣行人促召乙酉赴闕斥阿附抑躁競有以千金贖者指名疏白之風裁凜然初

上惡權璫保官官某等探知疏擊去

上心喜言官因恣爲橫以壽宮事排陷首輔公抗疏折之

詔錫某等三秩異議稍舞兩成主會試考丁亥重修

大明會典成進加太子太保公疏啓改太子少傅巨璫鯨借東廠副事評法官人訟者信其奇異謀公計除之而御史馬象乾給事李沂皆彈鯨語侵輔臣

上怒欲逮杖公力救始未減而鯨亦服其辜滿考加太子太保公嘗言閣臣僅詳重奏一切恩澤不宜等勞臣分其功非所以示庸耻武有位主文肅公榮東錄卷五十五

故滿一考方進一階戊子鄉試公子衡爲舉首衡異才文章妙天下其得雋實無營禮部郎高桂有所摘挾及衡公請覆試辭頗激比試郎使伸遂攻公被譴公亦自悔力請釋饒不允評事雒子仁疏指乘輿

上領之未發庚寅元日

上手旌皇長子令輔臣就視輔臣趨拜已皇

三子繼出

上止輔臣拜旋出雒子仁疏獨目屬公卿意云

何公曰干仁疏發人以爲納忠若重罪之遂成其名人且以拒諫歸

上矣

上意解公退而偕同官上疏請開立豫教

上未許已傳札諭分冊立豫教爲兩事且以離簡咎諸者公言臣等勸冊立以成

上所欲貴請豫教以成

上所欲親非欲賤其貴而疎其親胡名問既復以豫教請

主文肅公奏哀錄 卷五十五

上不報公又屢申請言此事

九廟神靈所想望

兩宮慈意所疑注天下人心所共引領

皇上不應差舉一念臣等必不敢苟順一言

上諭公倫序已定朕何溺愛少須臾耳公語人

曰

上意欲獨斷吾輩靜可也翼可也

虎亡何公以太夫人病賜假歸省

上屢促公還上辭不見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復稱引祖訓立嫡條欲三茅並分公言待繼之說臣不敢奉

詔無已若前代故事令元子母中宮而承定大

典

上未許竟以並封諭下禮部廷中皆歸咎公公

堅請收成命以止羣譁深以恭諭失許引咎於

是並封議始罷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以請冊立嫡戍公力救得免時封

星入紫微垣公上言徵垣王者之宮震龍之象

主文肅公奏哀錄 卷五十五

上不省已

上獨召公於 媛閣稱公忠孝兩全對曰臣正

恐忠孝兩負因方請冊儲

上猶欲少待公曰 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退

而復六具疏請

上許明春出閣仍欲與 皇二子並舉公而先

後出以示等差又擬 東宮官僚儀從

上悉報可公自請建儲後憂勞成疾又見上下

不肅積習難挽遂連章力懇歸

上見公求去輟食不樂曰安得公清不遜怨如
茲人者代耶仍發金建醮以祈神祐已遣中使
臨視見公病損一目度不可留乃聽許制詞至
以朕之不逮有累於卿爲言聞者感動已特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行人護乘
傳以歸天下咸謂自我明來未有解政柄若脫
屣者即有或與土齟齬或爲衆攻擊若勦業在
不羣之際上方以心膂股肱是寄乃超然遠蹈
不終日以去公獨擅美矣歸數月太夫人卒

王文肅公宋夏錄卷五十五

四三

褒卹特厚仍賜札慰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皆

第二乙巳 青宮始開立

聖考春秋六十適 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

謝皆規諫語

上御屏張百官圖于公下書清正二字白公在

擦地

上于綸特未有易即欲有易必中使諭意公堅
執論率十從五六郎不從亦必仍至閣道所以
乃發自公去而蘭溪新建革在事

詔多徑從中察或有進言如是撞鐘水投石也
若公言之入圍轉而氷釋矣久之

上思公不置丁未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公懇辭

詔遣官敦趣就道修御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
詬病竝封事公蓋以蒼皇答

詔急欲閉待滿之說故畧於茲且

聖意既定大分已判何慮並封也未幾旋以公

論白上即收成命矣其密揭蓋云讀邸報中羣

王文肅公宋夏錄卷五十五

四十四

臣惡言詈語至不可當不宜置而不理使彼氣

愈盛而說愈長請幡然降

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斥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之不足

萬機雖冗豈爭片時繙閱之勞乃至十疏九格

以蒙群誦可爲歎

皇上屢格考選以示裁抑而考選久停則彼抑

者乃未考選及已考選未得

命之人其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勢

不得不槩從姑息以備各差之用于是考察降
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官方資累
俸以待九列之推絕無疑阻臣謂與其故裁抑
留凡庸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
決舊日之壅大指如是而竊觀者私寬易之以
爲樂

上罪言官公聞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素定不爽云初公未至時執政推轂

王文肅公朱宸錄

卷五十五

四十五

海豐楊巍爲太宰魏有清名而不介潦倒依阿
盡失故步及公在朝始力推轂商丘宋繼平湖
陸光祖餘飛系龍興有年皆素餽直負天下望
者以故事權始歸銓部

全部與中貴若水

火銓部疏上則此輩多釜鬻焉以激

上怒同事者爲新建蘭谿又多內比而陽示好

于外廷公以直心直口即陰行善雖免疑矣

已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素有品局公

表器之有短長必與權未嘗與部擬矛盾會

省疏拾虞淳熙等三人薦等皆祖俗不群士之
功覆疏俱留

上責以專擅令回奏及奏復

上又以不認罪怒吏部南星左遷三級調外公

言南星雖與臺省有異而執法公任事勇愆僉

不避請託不徇豐宜奪官已禮部郎陳泰來言

公主使言官擅票嚴

旨公上疏自白復與言者曲爲申救已言者益

衆

王文肅公朱宸錄

卷五十五

四十六

上益怒一時稱直者大都無能容矣而公多

調停分解未嘗有怨惡意因進奏交用人兩

大宰在王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言事者與當

事者交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一政體其廢詔

臣宜分別錄用以收人心變風俗

而用意忠厚論議常持大體尤愛惜人才保護

諫官孫鑣嘗署刑部奏事失

上旨一司三人皆謫外然二人實不與事公上

言即有其二且命後有如此卿當復請御史魏

允貞論執政子宜避廷試被誦戶部郎李三才
救解亦諍公力推轂二人於首輔皆拜兩曹郎
序至卿列中丞李材以報功失實論大辟公保
救數十疏卒得出獄畿民有以開礦進

上使中涓問閣臣公荅言開礦必當聚眾聚眾
必當防亂且工費得不償失而徒令所在騷動
以國家窘急示四夷

上即停止洮河失事廷議主決戰公曰洮河之
禍可鑑也因請出經畧大臣別虜順逆為撫勸
三才為公哀錄 卷五十五 四十七

邊境卒安兩河大飢公請蠲捐俸助賑

上乃出內帑
兩宮及后妃皆有助遣官散給全活萬億計
江浙歲凶公復請出帑金四十萬仍止遘良代
輪議江浙民得以更生公內行尤篤事封公及
妻太夫人色養備謹居妻為孺子泣仇酒肉味
者三年與弟鼎爵友愛尤篤嘗令辭銓曹而就
學憲人兩賢之居里中敝車縕袍儉素如寒上
與人交和煦謙下與少賤均禮宗黨周恤無所

人人德公若不義者亦正色裁抑無所阿徇公
初頗尚玄學後一歸禪寂每日誦佛二千聲
乎不知握弄不問家產却屏姬侍玩好一無
目惟好植名卉常手自培壅入其室者泓
瑟如人山林云其為文章窮變極化削滌卑瑣
振挈高華有駕鸞鳳捕虬豹之勢而天寢自發
神理自標上不為古人束下不為今人拘所謂
堅立三界非與今具孫尚實公時敏方信行于
世尚寶賢學好修不溺于聲色貨利談者謂不
主文為公哀錄 卷五十五 四十八

失公門風云

馮子曰王公素自負直欲追武三代以上人物
漢唐以下名相不屑也然當其時實難
上固英主冠下擅權又惡下敵名而主爵方欲
收權廷臣又欲競名臣主意岐矣乃公介其間
衡量于上下調劑于緩急心亦苦哉所救解十
得七八人顧不以德而以影響求多于公獨
主上敬信愈敦寧有他備蓋公生平操脩不流
一介又不戀官爵如含蔗不求恩澤如登曉不

務聲華不事粉飾抵強觸悍直欲歸美而分功忠之至也誠之極也能無格乎公于周鼎錄敘纓纓妮妮先後幾三十餘疏及既去國猶以擔負托山陰王公山陰承公志亦遂不難賜玦上自此惕然潛識深惟盟府不寒而十年後始顯施迅發卒今七轡有屬黃臺絕詠此知聖地而得粟樹菓而獲實天下被其賜而公不尸其功方以爲太虛之片雲滄海之一勺仁矣哉賜進士第中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前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奉

王文肅公宋東錄

卷五十五

四九

勅提督四川貴州學校按察司副使武選車駕司郎中門下眷晚學生馮時可頃首拜撰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

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先生薨于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王錫爵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塋及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謚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保乂王家厥謚曰文肅太保實不愧而不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寶丞君卜于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王文肅公宋東錄

卷五十五

五十

墓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茲布狀請銘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茲辱先生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錫曾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諱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故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銳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荆公薄先生大父也要干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先生有聲於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名先生勞多異徵舊明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主戊爲禮部舉首入對大廷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朝充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

王文廟令文集錄

卷五十五

五十一

誥勅性多贊謝者悉却不內已已轉南國子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今上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

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蘭之甲戌復充會

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重胄子

選申令公侯伯并應讓諸監習禮一時模範重中外政體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鑒爲不刊今石室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疏劾之先生憂祠臣泣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選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王文廟令文集錄

卷五十五

五十二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劉而已竟人不顧卒哀中書廷答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胸不敢前者旣而江陵子假歸奉

言三月還朝依者輒跪請即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凌我爲竟投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觀還客日相若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

而已退卹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同寇仕門却
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
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
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
于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
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
丁愛荆公艱以三品未滿考得全壘異數也公
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
主文廟公案錄
敦趣就道乙酉赴 闕中途聞

上止內操召謫諫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
朝卽有禁語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
疏闕橫議止新工所裁省百萬計先生既在政地
一意佐

上急民和進貞良屏食墨丰采踔絕而辭之以
苞直行者逆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冊辭 恩廕適有言官假堪輿之
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疏力辨丙戌充會試主

考官丁亥重修

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請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保徐令倫文憲先
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士大夫皆感恥爲
第一義故凡 陵工河工邊工及 王驛加恩
屢總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方請破格
蠲之且詔有司毋荒之說勿使饑饉代償一方
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巨璫張
蘇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震凜

先生方與同官中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
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籍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劾
疏復觸怒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職
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廢一子入監
照新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其疏請部郎高桂
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衛與馬先生疏請
稍急刑部郎能伸併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暨呈

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各謝乃已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令皇

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力止之曰不可旋出雜評事于仁疏欲免之

法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

誦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任而以爲拒諫

王季廟令宋東錄卷五十五

上意頃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

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疎之

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因早勸冊立以

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後發

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聲

聲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慶

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

泰之事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近有四方萬

姓之屬望而上則聽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王文廟令宋東錄卷五十五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

者既而連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私之

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同官曰

上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

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

罷款夾戰先生嘆曰果爾則先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埃彼自掠無觀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

廟嚴邊亦無事會議說起

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備徒二費
多得不得失三官吏釋驛四示國置形令曰驅
得寬淡深非笑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
陰導之者聞採之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
懇請歸省再疏得

允濱行疏所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王文肅公奏疏

卷五十五

五十七

朝講 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廷言廢棄之

臣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襲居

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

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立命先生作一

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未有特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並行
因歷舉自古中宮養育廢子者欲 皇長子即

以 中宮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

二道而求

上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王文肅公奏疏

卷五十五

五十八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爲亂真

我選擇先生所擬前論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紜

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驚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

命復何所疑因恐肯違

祖訓日後事體處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

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誦成先生業爲救解因連

進二疏一請恩

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僕不必封少僕

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

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

王文肅公奏錄卷五十五 五十九

魏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

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于察典

毫無干涉且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

下已先揭救步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國是人心口

就轍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

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

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罷

宸翰免口傳及擬旨謹經書資啓沃皆出之

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

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禳此變至

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先生子爰閣先生即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

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元子

乎

王文肅公奏錄卷五十五 六十一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鬚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

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

上略不爲迂闊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候

旨行且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

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先

生請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請讀達詞林諸臣并擬閣臣

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象

主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贍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飢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之害賑濟無所出請吏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登

南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贖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各出所積貲願以活者不可勝數

王文肅公奏錄

卷五十五

十一

上既英明獨斷觸逆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

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

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

先生嘗進奏交用人兩疏雖蒙

溫答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

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

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為之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入

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書肅建極殿大學士賜路費

二百兩彩段六表東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

辭勸

王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時老成慎讜罰節

財用飭邊備稽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

家數月毋以天年終

王文肅公奏錄

卷五十五

上問遣官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奠

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肯而榮其

母云辛丑衛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

皇上以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恩舊臣遣官賞

勅恣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

知卿忠言至計尚歸於懷今元子已冊立為

皇太子冠婚啟舉念卿家居保心良切特諭知

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僭

其本謀可惟也已

聖母壽開六表適 皇孫誕生加上

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

而欲挽之者與乘而修倖者爭以並封及密指

為詬病不知

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為識

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

克已之論具載集中未有過其非者若 三王

並封

上自法

肅皇帝為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

借以為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

上旨益溫

召命終不可視蓋

止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操

躬峻擢之而於先生手書其名於御屏

正其簡在

帝心尚矣且也加秩輒辭不愛爵也當江陵

灼之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致身輪閣

廟謨入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功也衆讞若狂枝柱鎮壓不辭勞也以

故在 朝重在於亦重當年冒其言去國思其

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公謨謀設施

默化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升平時能

感天

聖明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先生起家簡魁

而位登元輔官至三公勲階第一發勸與翼乃

心至家周旋始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

天子猶憮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

可謂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

君剖析精審不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

大孫時敏始付之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後從者乃傳焉如

竟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聳服想望其人遽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鬚插髯修眉覆目鬚髯颯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炙艾

王文公表哀錄

卷五十五

六十九

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貌高邁相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間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貧焚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園居蒔花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饒得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雜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長惟是感

思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真於懷也初

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獨任先生

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言

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即不從亦必遣使

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

入在列必能先事消弭

所願應利孔未聞日司素職猶昔也噫

人生有以自結

一自重而人乃重之也張先生薨于萬曆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六十九

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薨年七月一

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生

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

六十有六子衡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

一氏繼徐氏又繼馮氏女三長適中書

八厚秉忠次適太學生吳嘉徵中郎子員仙

化世所稱爲景陽子者孫男二長鳴虞欽授中

書舍人聘吳縣孝廉申君女未任而卒次即時

敏欲授尚寶司司丞妻翰林編修李君女孫女

太子戶徐本高又次
次適參議李君子宗

又次適平樂守黃君子庠生翼聖又次尚幼
所長履清聘進士黃君女次履任時敏出嗟
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者第取翰編歷年
諸少加損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
也唯立言君子抹而銘之謹狀
進士及第前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
石注纂修

公嘉慶五年

六十五

議官門生琅玕焦玆謹識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二十六卷

目錄二卷

〔明〕陳邦瞻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補天行

放歌行

歲莫醉歌

送顧司理貳守太原

讀四家錄書似家叔伯客

題武昌熊中丞三異卷代作

宿州故無黃河邇來泛溢遂成巨浸周

渡艱厄頗甚因感事作歌云

青綿州李太公詩冊同寅上林君之

人也

人也

送曹尊生北上考討

我思寄沈仁祖工部

東同年張我先廷評

盧龍行送祝石林諫議入奏

別呂王繩少參之河北

自龍津至天寧洲將渡江阻風是夜飲

陳石父書公作歌志感

山中樵

以上原缺

閔大夫歌送同年昭余屯部請告歸

太夫人間太夫人精佛理故有本段

壽成山得王公太夫人七十代作

點蒼山圖歌爲馬駕部賦

峨嵋山歌爲劉慶霄賦

天都山歌送汪山人歸山

卷之六

七言歌行一十四首

古金陵行

金陵行

湖船篇

七夕引

皇都行

元宵篇

征南行

燕歌行

江都行

春愁曲

樽衣篇

江南春爲陳光祿以仁賦

燕燕篇

題千山紅葉圖送姚園客歸閩

七夕曹能始席上賦得博望星

卷之七

七言歌行二十二首

雪中戲詠

真珠簾曲

夏相國白鷗園歌

送吳校察本如入覲

公署獨坐對雨頗有牢落之感用賦長

句

西湖遊女歌客有談西湖士女之盛諷

予禁游予笑之戲爲作此歌

送李大參夢白捧萬壽表北上

謝生行釣臺吊宋謝臯羽墓

聽雨吟

署中送別胡文選北歸

長句爲張計部尊人作

芳則峯觀雲氣歌

元夕之後十夜郡闔馮君復張燈署中

偕監司諸老劇譙輒賦長句紀事

閩郡行

同年張憲副程川以捧萬壽表北上賦

贈

促刺行

惜花

雪晴

送成生洲考功

送畢見素司封歸省

送別徐光祿德夫長句

送舒碣石歸豫章

卷之八

七言歌行三十八首

朗上人自匡廬訪余山中言有黃山之

遊索詩爲賦長句

壽朱諧卿廷尉六十長句

代宋水部壽朱諧卿廷尉

洞山寺清風亭廢址歌舊有夏太守景

畫符

安成劉養素求六十詩自言晚得三文

夫子皆有慧性爲賦長句

遼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山下有宋齊丘

故居

陳西河先生詩集

荷華篇

余家荷華山下飽觀雄秀欲爲作歌

久之不就偶讀杜陵衡麓道林行用

韻擬作一首命曰荷華篇山靈有知

雖不免效顰之諺亦備紀載故事云

爾

南山謠

婉嚮歌

長歌行

甘文德鄉飲

荷華山放歌

去燕

道過山谷寺不果遊戲作短歌

皖山歌

宋王烈女千金未嫁夫死誓不他適父

知其志從之父卒母忽有異議遂抱

父木主痛哭扶目流血滿地七日死

事載潛志

陳西河先生詩集

行路難三首

道上柳樹

闌山月

路傍嘆

放歌行贈熊壇石給諫

黃州雨夜短歌

朱仙鎮謁岳廟

庭中有鶴一隻每出視事輒舉步升階

戛然孤鳴念此仙禽猶托咫尺意若

得邵時寧燕中書感賦

閑居有懷知己

山園見梅

詠雪

早行

生米觀一名斬蛟臺

聞俊卿四丈計驚賦二首

得家書志喜

左掖門候接本有述

漫興

晚秋夜思

赴曾水部吳太史徐比部同年集莫歸

口占

畢太夫人壽詩同年具笑多母

初秋旅邸雜感十首

出京

黃曉舖

漢城道中遇雨

書金山公署水心亭

時事

左寺公署獨坐偶成二首

壽廣陵閻封君立吾戶曹之尊人二首

答別曹尊生寅丈

晚行卽景

廬州道中

北峽關口號

同內弟永之夜坐對酒

冬夜吟月

宋山人投詩見問次答

得友人孫季屏書有相過之約詩以代

答

晚眺二首

元日試筆

柬張吉生

早春謁先墓志感

春日六首

春行

十三夜觀燈作

入城道上口占

春雨

歸路

樓雨

夜讀

馮大理雙封卷

梅駐馬宅

秋日後湖堤上

九日

暑中獨坐志感四首

出朝陽門至神樂觀有述

朝天宮習儀作

除夜示直夫兼以言別

十六夜同僚諸公見過

漫興

春日見如陳公詩因以諸人見

春行

贈人

春日同馮士蒙朱諧卿遊梅花塢賦二

首

春莫雨中書懷併柬陳省堂寅丈二首

轉官後自嘲二首

久雨

往棲霞道中作

卷之十

五言律詩九十首

再往留都初發筠城作

安誼公署同友人宋直夫夜坐

渡江

姚儒人輓詩二首

辛丑之秋自留署乞假歸省沿途觸景

輒成五言一律共得一十六首

中秋家集

九日家集再賦

途中聞

皇長子受冊正位青宮恭述

舟夜

卽景

蕪湖阻風作

雪

春日雨中同張鳴銘馮念雲葉思梅徐

羽蒼陳省堂寅長小集蓮花菴二首

再過驚琴寺

彭大參八十

久雨積水塚所居日行坐泥濘中戲述

簡封君

寶光寺訪程彥之山人不值

秋日集王太古齋中同謝少連吳嗣先

非熊諸君賦四首

縉雲處士鄭公卿贊崇祀錄二首

送區子卿還嶺南

且東馬之吏長言別二首

禱衣

送黃文學北上應制

送馮士蒙廷評西歸二首

留別張元平吏部

留別張大來臧方

蕭鶴侶侍御餞別賦謝一律

留別呂王繩虞部二首

留別祝無功給諫二首

答別張鳴銘寅長

贈劉廷評運齋兼以爲別

出白門之日留都諸友人餞送依依幾

不成別賦此志感

夜泊江寧鎮

姑孰夜坐

過蕪湖有感時事因賦

繁昌道中

塔山寺

自石埭踰桃嶺泊宋潭公館

羊棧嶺二首

道中卽景有懷吳明府

寄懷湯樗存比部

蓮花寺

崇真觀舊傳旌陽煉丹處手植樟一株

識其處今不存惟冊井無恙

臨江梅巖閣晚眺

中秋夜有懷署中諸君子

九日小集

長門怨

少年行

別館

秋夜

雨夜獨酌

寄吳日瞻

初冬

山村

小築未遂值雨有作

冬暖

漫感

送朱直夫北上偕計

李司理泰階以謫宦久寓天界寺東贈

二首

送王上舍應徵還廣陵

呂王繩北上還自東省索贈二首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九十一首

夜泊黃梅有述

野興

途中有懷署中諸君子

寄何王峴年兄時王峴初解

詔獄歸

里三首

寄曾見虞年兄二首

恭聞有詔罷礦志喜二首

元日試筆再賦

新年雪

奏應

里居雜興八首

齋居示友

送劉養素二首

村行

出都門之二日途中感雨

阻雨姑熟聞龍山在近不得登有作

涇縣道中

雪中度輦嶺二首

舟夜書懷

舟次崑湖移宿民舍漫成

鐘陵遇雨作

王嶺公署詠竹

曲水

宿新淦樓禪寺

莫春新淦道中

峽江夜雨

池溪壁上見友人黃貞父黃中介舊題

憶與二君別三年矣作此志感

建德道中

夏日過靜海寺假寐偶成

代壽張廷尉尊人九十一翁

七夕

朝天宮送客偶憩姜道士房作

至日雪中上陵

聽催耕

午日

與朗上人步月同抵台吉甫賦

訪朱諸卿待御經宿言別猶不忍遽歸

程迫莫街鼓已動方抵寓所因成

灰埠道中

舟次阻風

田使君大觀樓二首代作

舟過王家渡

泊趙家圩夜坐

初抵杭城漫述

元日惜丁酉 左伯馮景貞管五 庚二

憲使赴馮都聞鼓山之約午憩靈源

洞遂登大頂峯夜歸五首

友人景廉文過訪聞暑賦別二首

題馮定宇都聞小像作道人服

送甘宮亭憲副入 賀二首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目錄上卷終

乾龍川袁太翁三首

甲寅至日

甲寅至日對酒重述

送別周景濂

山行

歲莫山居四首

甲寅除夕

春日山樓雨望

連雨

寓懷

春日訪友人夜歸二首

喜晴

莫行

夜次羅家渡買舟逐柁樵屯紀事

訪魏澹溟吏部山居未值全乃即宴坐

偶成二首

夜宿民家與主人語頗狎有賦

鳴書

春日獨坐聞雨雪偶成

徐匡岳先生招會道中先此奉寄二首

春月

春寒

悶

聞雨枕上作

春日雜感八首

晚眺

寓感

花遲

閑意

野步

感事

陰

曉意

安成劉養素過訪山中出喜聞先生遺

墨爲贈感而賦此因以遺劉二首

谷去

外孫松生性慧甚不相見者歲餘忽傳

殯痘驚悼之餘爲作此詩

社日上塚

桃花

念舊

過神仙觀作觀爲許旌陽學仙故處

漢墓村

農舍

桂軒甘君渡曲江過訪正覺菴偕徐先

生夜宿賦贈

病起

寒食用杜韻

復雨

塲塚

瑞邸婚禮愆期聞閣部疏請俱不報有

作

手赴部偶成

江中

舟過漁州精舍爲吳郎讀書處賦

望雨

漫興

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五首

農情

病足偶題

六月晦日

感懷二首

夜熱候風不至口占

雨不成

哭友人鄧時寧墓夜宿民舍

連日草卻刺史時寧王明府宗盛二誌

畢書感有賦

伯容先生計聞感悼四首

別先墓北上

曉發筠城小憩長溪民舍

安義晚宿

發建昌

德安曉發值雨

渡江

促織

途中雜興四首

太湖公署夜坐

望皖山作

苦吟

漫興二首

陶城

野望

漫興二首

張橋驛移宿

道逢趙淇竹叅戎別後有懷

中都

貞女祠

固鎮驛

閏月十五夜

曉景

東平

易水

雄縣

白溝河

良鄉道中

抵京舍真如寺值雨

宋清宇水部惠酒詩以謝之

紀詩

寺夜

都門贈曹心言侍御四首

壽豐邑朱處士其子請之京邸

雪

至前獨坐書感二首

冬日京施地震占云外戚擅權燕國兵

起云

穩臥

至日再賦

出都

彭城道中

黃梅道中

渡江中流忽憶杜詩寒江流甚細有意

待人歸之句因述此律

石耳

大果寺

太平驛道中

鄆城次壁間韻

河北道中

牧野

五祖山

苦旱望雨禱祠未應

比于廟

夏景

客思

立秋日偶占

鹿鶴二首

扶菊

對菊

鳥巢

初冬夜坐賦

讀邸報作

槐花村有蘭陵公主墓

荅人問宦况

晚衙

賦得綿綿思遠道

莫雪

雪後夜坐對月

復雪

途次卽事

岳忠武故里二首

元夕月蝕

同趙憲伯五視登銅雀臺別後有賦因

以寄贈二首

連日懷街道中風塵甚苦民間生事蕭

然感而有作

寧郭卽事

道中望太行山四首

雨後孟縣道中

午節前日發武陟作

望家書不至

七夕

行役共城雜感八首

邁大夫故里

莫雨

秋日鄴城公署後院榴槿依然感而有

賦

韓魏公書錦堂

秋色

秋日再有覃懷之役初宿安陽署中賦

覃懷公署對雨三首

秋莫

所親

之十四

五言排律五十五首

題憲副朱公恩綸卷二十八韻代

代友人張孝廉上蔡選部三十二韻

代陳茂才送憲副孟公二十六韻

龍騰山房者同年羅允寓讀書處其家

大人復構亭隱焉爲賦是詩

蕭太公八十詩

同馮士蒙葉恩梅李上材陳青王遊樸

霞山房同賦

再至留署自嘲

江陰顧太公壽詩

賦得明月皎夜光

送吳無奇太守之吉安

送李袁思太守之姑蘇

送范長白督學之滇中

送盧克仁太守之青州

送許仰亭憲副之承天

秋日苦雨十詠

送王四周計部之淮上

寄懷南皋鄉先生十六韻

輓少宰雲瞻先生劉公三十韻

正陽謁關壯繆侯廟

少南黃君謁大士補陀山歸過吾廬譚

海上事甚悉余謂此奇遊也不可無

紀爲賦六韻

送方廣文之任常德

述舊行懷寄同年鄧刺史時寧廿四韻

寄張元平方伯二十韻時備兵隴右績

最

送廣文毛玉亭赴袁州別駕十二韻

代壽朱廷尉密所十四韻

又代

夜坐雨電大作紀異十韻

讀杜陵秦州雜詩

服除里居述懷四十韻

寄懷友人陳憲副赤石二十六韻

李方伯夢白權大京兆有贈

聞湖口稅使檄歸志喜十韻

送沈華東憲使之闕轡十六韻

謁周節愍公祠

次彭城

渡黃河

賦得陌上塵

抵京作紀行述懷凡六十韻

贈王光祿季良十韻

連日早發抵莫不休書此寫懷

春已強半道中未見花作此寓感

涪川

送董君謨大叅入賀十二韻

聽蟬

七夕前賦

九日

暑中燕坐自嘲兼寓歸懷

夜坐讀李義山集有賦

遣興

石門洞觀瀑布

滄口新渠成行視小憩聞水亭賦得十

韻紀事

荅贈趙我白太史二十韻

淦陽送鄧澹如北上

送丘見南太史使洛歸里十韻

九日用杜韻

第五冊

卷之十五

七言律詩七十四首

泊小孤

俊卿侍御奉命按江有贈

無題

哭吳少峯大尹

范比部權守鎮江寄贈二首

與范敬之太守登金山

伯客出示諸禪師語錄漫呈一律

山居秋思八首

九月八日對雨自嘲

九日陪諸丈家集適俊卿侍御予告兼

贈二首

記哀

送湛虛家叔北補官廣文

登小浮丘

以事赴省舟中作

北上過滕王閣

送張時建文學之達州

北征至杭邂逅友人宋清宇時生如越

出不意

雪

槐亭王食憲族燬於火厥居歸然獨在

賦此志贈

九日

謁岳王墓

過符離

下第南歸

送聶侍御還南臺

送鄧時寧北上

送范敬之憲副監軍浙江

送俊卿丈之保寧大守

贈楊二守

送郡侯孟公之雲南憲副三首

錫山王侍御石沙祠閣人士爲建于後

讀書處

贈王從事

長安秋懷八首

送沈玄海年丈還越

王鴻臚予告歸吳

送劉夢符年丈之遼陽

送沈白生年丈之金陵

送鄧壺丘年丈之江浦

至有作

志喜

題本寧大叅甫柏臺代作

送廖廣文之官寧武

初赴留都棘寺之任途中述懷

途中聞邸報有感

報曹平子

周景濂過訪署中賦贈

送馮晉宗寅長考績北上

送呂蘭谷戶曹監允淮上

祇台薄遊淮陽不遂過白下言別賦贈

答陳爲谷寅丈送別

送李上林寅丈棒表北上時

不伎亦東

裝歸里云

留別閣立吾葉思梅張翼明馮魯宗陳

省堂諸丈

渡江施折以樓船獲濟詰朝同侶始集

是夜對酒有作

過東林寺

歲莫書懷

病後對酒有述兼柬伯容叔

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九十一首

冬日登樓有述

立春日作時自南曹乞假里居

寄吳曰瞻

司理張君創建高安名宦鄉賢二祠有

陳公像堂在祠下

述

山行至靜樂宮送官詹敖公未值却至

錦江石橋漫述

獨坐

雨

再過梅駙馬宅

署中獨坐書懷

送徐見可太守之岳陽

送吳白雪戶部之杭城推統

莫秋同諸公集蔣廟

送陳爲谷工部捧表入賀

送武陽紆駕部還關西

壽蕭太公八十侍御鶴侶專人

又代

署中懷曹尊生併寄

太平門曉望

朱諧卿侍御歲暮樽酒過敝署同故人

宋直夫夜酌賦宋爲豐城人因有末

句

元日上孝陵回署試筆

友人宋直夫言別金陵詩以爲贈

春日小集靈谷寺值雨欲至梅花塢不

果

別伯容

寄題望南胡君書舍

春日同呂蘭谷閔昭余王衷宇登清涼

臺

燕京城望

送南將軍之鎮

牛首山同葉思梅陳一之馮士蒙賦

寄故人虞城劉正所茂才

送陳懷筠侍御轉官太僕之任

送吳左海吏部之河南督學

代壽李太公廷評上林尊人二首

白門秋思

聞梧州捷音志喜

九江阻雨同宋直夫作

春興八首

九日陪湛虛叔同羣從諸丈集于祖龍

山時湛虛初致政廣昌而予以乞假

歸也

舟發章門連日還回湖上夜坐作此呈

際雲七兄併示兒驤

池口舟中

采石吊李白

冬至前一日齋居

署中守歲有作是日陳蠡源年丈餽酒

因以爲謝

壬寅元旦試筆

雪後春望

雪後陳允修見過同賦

人日

初春雨夜書懷二首

書感來省堂寅丈

陳蠡源年丈入奏先奉太夫人歸里有贈

陳蠡源年丈入奏先奉太夫人歸里有贈

贈

夜坐口占

別周比部石華

寄題王彥貽退菴

送王夷宇祠部北上

贈聶邇源中書聶善舟衍世廟時供

奉

春日雨中集朱諧卿侍御水亭卽事二

首序有緣圖鈞石

山人王太古以詩見投賦此爲答

荅何茂倩山人茂倩自言與先兄侍御

有國士之感因及之

樹芸齋爲鄭生景時賦

葉思梅寅長旣以考績拜移封之命請

假歸里將有事于先塋賦此爲贈兼

抒別况

書賁筑喻職方太公卷

嶺南朱少襄游白下過訪出示所著飛

泉洞稿有作

重陽前一日集汪九陸秦淮水閣同謝

少連王太古賦

九日

送徐羽蒼廷評樺朝正表北上

王太古舊有吹劍集極爲王元美吳明

卿二先生推許一公旣逝詩體中更

此集幾不在人口因讀此集猶存素

尚貽詩見謝朓此村答

贈王彥倫

胡澹源刺史至白門偕飲馮士蒙署中

時澹源久中人言解官與余輩別十

載矣賦此寓感

次日偕士蒙陪澹源遍覽高座雨花木

末諸勝紀事二首

署中曉起偶書

送熊忠許廷評北上熊在比部時以疏

言官左遷

龍大韋干役江干投詩見訊併有浮沉

之感報謝一首

侍御雲泉王丈與予有通家之雅遂成

生平知己臨別情見乎詞二首

留別友人朱諸卿侍御二首

銅陵飲吳明府署時乃郎新成嘉禮示

兄月坡以送女至詩以志喜

再贈吳明府

雪後書陶道中

餘于道中

索居

第六冊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五十三首

金陵元日雪

廬山道上

鳳凰臺

與甘尉保詒舊

別孫李屏

常太僕邀遊豐樂亭同儲給諫賦二首

江浦館中聞陳易之笛丈至京

浦口却寄黃計部

送吳宮坊贈谷北上

珠泉

渡江開兵浦口作

給若窪青田邂逅金陵有贈

送常五疑比部還楚

送周右華太守之金華

送王又謨下第歸楚

池河營卽事

九日集雨花臺得誰字

鳳凰臺送別陳牧伯

寄懷陳見南廣文

送許仰亭吏部之楚臬

別毅卿弟

送呂王繩少叅

瀟山道中次壁間韻

途中卽事

雨中卽事

乙巳春乞假歸里省侍有述用趙安甫

送行韻

樟鎮同胡迪余登寶金山閣

春日過望南胡丈江天別墅同王希哲

賦

寄贈夏給諫使琉球

臨江廣壽寺同胡繼善大學寺僧沂泉

夜坐賦

秋日登樓述感

十四夜席上同砥台賦

十五夜對月

寄吳預梅明府時新有輿轡之命

春日家居偶成

雨不已

焚黃日上先塚志感

送呂王繩虞部之江上

秋日懷金陵舊遊

寄劉斗陽侍御二首

朱諧卿侍御書來頗致一二鉅公推轂

之意賦此志感

前得朱諧卿侍御書云蔡懷峯尚寶已

爲古人悼感之餘忽接上寶春聞所

寄書因有此賦

酬贈勳昌丞郎君郎名文煥故越

士太守戴公嘗稱其人

歲莫書感

偶成

丙午立春作時予方里居恭聞

皇長孫生仍有詔罷開保云

守歲

丙午元日試筆

賦得春寒

賦得垂陽送客

清明上先墓述感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五十六首

送吉甫侄發解北上

封中丞楊公稅詩二首

馮太史母夫人貞壽

寄壽陳太翁石潭先生

將出署中書感

春莫書感

春莫里居聞有除書未報

朱諧卿侍御過訪王槐亭僉憲時值溪

沅新漲遂爲泛舟之遊以書見招不

及赴作此志之

次日赴約同二丈歡談竟日至夜分始

寢復有此述

偶得邸報聞故人葉思梅太守之訃悵

然有作

自山居入城途中野興

郡城晤胡澹源刺史酒間出示新詩仍

訂遊黃葉別後有寄

首夏卽事

夏日村居四首

雨望

寄訊劉長君汝防居廬三首汝防座師

喜聞故太史子也

答魏甫宗候

答佳甫宗侯

答斗齋宗侯

答應齋宗侯

答息齋宗侯

自留曹樺檄里居遂拜參藩浙中命

有述

途中感雨再賦

太平署中阻雨疊壁間韻

道中詠雪

至涇邑邑人談舊尹陳使君不置口使

君者友人駕部赤石也時方請假歸

省因有末句

雪中度疊嶺

雨中登白岳同程大學均卿賦

詰朝雨霽四望山色益奇然已不可留

矣賦此志別

自祁門上小舟往浮梁途中卽事

都陽道中

南浦驛對月

訪陳司封鰲源年丈別後有寄

渡重江

余與湯海若先生相慕數十年始得邂逅

近豫章移時別去却寄

臨城不二寺曉發

途中春莫感懷

桐江奉別曾見翁大宰歸途有作

舟自桐江抵瀟灘仍宿不二寺

豐城道中值雨

池陽道上望齊山用杜韻

初抵白門送董葆元文選北上

孫大翁壽卷侍御拱陽緒部王陽之尊

人嘗仕州縣自投勅婦里

送趙泰石光祿奉箋入賀二首

張明銘廷尉尊人九十一翁壽詩翁嘗

以明經貢禮部不赴

陳思岡給諫以直事辭官歸里賦贈

得湯義仍書却寄時所居官舍卽義仍

大常故宅因有末句

送鄒汝新落解歸里

送馮念雲太守之滇南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教城晤喻明府正宇話舊賦

教邑山行卽事

往安成訪座師劉太史之荏謏道教邑

四卷之十九

山行不能達歸宿古剎悵然有作

大觀樓爲田令君賦

舟泊長樂岡以灘淺未下曉謁仙祠

瑞河舟次述感

章江久泊書懷

桂文襄公里

過草萍

七里瀨謁于陵祠登釣臺絕頂

金華曉發

江心寺

仙都二首

閩武

西湖觀雪

嚴州公署雪夜

讀嚴州志口占

歲莫書懷二首

戊申元日試筆

答寄松崖宗侯

登明遠樓作以校文至是日微雨

送饒崑圃大叅之懷慶

送李我存年兄補官北上

送劉茂成憲副人 賀

答汪肇邵見懷二首時吳越大水故詩

意及之

戴屏山先生輓詩比部鎮朴尊人

寄胡澹源

秋日登六和塔

皂林書感故河朔將宗禮戰沒處

自錢塘放舟乘月夜行遂達富陽有述

再至嚴陵公署書感

嚴陵南高峰同鄭心葵使君賦

試士學宮漫述

暑中歲暮言懷四首

崇德舟夜

送伯容七丈以明經試北上

急雨

客冬從心葵鄭使君行部嚴城頗念湖

山之賞茲來愁霖酷暑盡掃風興夜

坐愴懷因呈短什

送張魯叟西歸

貢院聽雨東吳本如憲長

入院後頻日雨甚意緒索然見諸生踉

蹌入試頗壯之因占

試夜稍霽志喜

試院曉霽偶中寒作惡漫述

千秋節過祝恭述

萬壽遙祝次韻本如憲長

出武林之日諸鄉紳文學出錢江干俱

依依難別莫泊錢塘江有作

第七冊

卷之二十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辛夷元日偕監司諸老樓集分韻得長

字二首

春日登平遠臺志感有徐觀察子與詩

刻戚大將軍紀功石俱剝落不可讀

烏石山亭春望

春日登北城樓作樓在故越王山

元夜偕監司諸老集闔署

送喻叔虞入閩西還

寄懷樊致虛

送管五陵憲副視師海上

送施總戎雲石視師海上

送甘宮亭憲副入賀

送胡璞允少參入賀

送管五陵憲使量移東歸

寄懷蘇石水憲副

太華林戶部以二律見貽兼承惠先集

奉答二首

吳方伯本如寄佳韻見懷奉答二首

寄贈衛淇竹中丞赴任南司馬二首

答贈謝水部在杭二首

寄懷省堂先生舊實長一律

謝曰可年丈入閩見過有贈賦此奉答

署中聞家祠新成有述奉答 湛虛翁

丈

錢比部王虹恤刑閩中竣事還有贈

石楚陽大參自田間起視海篆入閩有

贈

董崇相自吏部予告歸閩邂逅烏石山

房樞手諭舊併及時事感慨者久之

爲賦二首山房故崇相讀書處

送趙淇竹都闕奉 萬壽表入賀

甘宮亭大參之辰有贈

涂君印玄自豫章見訪遂如吉州謁南

臯鄒先生賦此爲贈

宮亭甘大參輓詩二首

歲莫村居雨夜書懷

朱諸卿廷尉過訪全至妙真宮久之始

別獨宿城館夜賦

代送毛王亭廣文之袁州別駕二首

又代

服除謁先壠志感

冬日出郡城途中有述

大愚山真如寺僧周守甫范仰齋賦寺

故呂子約先生謫居處

重過筠陽書院讀蘇文定同夢堂碑刻

落不可識鄒文莊羅文恭二記碑俱

不存獨院傍玄妙觀營建甚盛悵然

有作

代壽諸卿廷尉

歲莫書懷

聞鄧時寧太守訃志悼

吊鄧太守時寧歸途值雪

乙卯元日試筆

入正之五日始有霽色登樓曉望巖巒

盡吐忽憶淵明斜川之遊遂有此作

人日

立春

元夜值雨

春雪

送孫季屏國博北上

春日偕宋直夫水部野行有贈

正覺菴午憩

正覺菴偕徐匡岳丈夜坐是日風濤大

作徐渡江來訪

獨立

聖鷄籠山

青蓮寺在鷄籠嶺盡處

追和蘇文定公東軒韻

追和文信公碧落堂韻

自敝廬曉達城闌時將赴北

舟中偕吳大學羽翰賦

口號二首

獨吟

七夕

感秋

輓周守甫先生

中秋對月時將有行役

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附七言律詩三首

北征

過新吳感舊有賦

東林寺

偶題

過桐城邂逅王明初使君有贈

廬州

紅心驛樓

道上逢金崑源通政別後有懷

交城白石橋

過董子故里

京畿道中賦四首

瀛臺次家鉉翁韻

早朝

曾太史先像代題

復除豫輅拜恩呈朝賦

歸途雜述五首

丙辰元日

雪

安義夜宿不寐懷大理諸卿

廬山

楚山莫行遇雨宿西河驛竟夕淋漓賦

此紀事

道過黃州值雨欲遊赤壁不果

許城卽漢潁川郡

朱仙鎮再賦

渡河

鄴城懷古大壁間馬太史韻

初抵磁州行署寓興

鄴城公署檢閱時方苦旱

署中送家孝廉祗台南歸

秋日

賦得秋夜

七夕雨

中秋夜再賦

萬壽節造祝禮罷有賦

一日秋風盛作淒然有懷賦此遣之

寄懷劉正所廣文

趙淮羣侍御過磁因餽酒有詩詒謝賦

此爲答

可笑

有答

雪霽

至日造 賀有賦

冬日登銅雀臺二首時約督學呂使君

同至偶以事左借臨漳李令尹賦

講武城

荆軻里

白馬寺

嘆春

署中臥起偶得

春日雨後之漳城道中花柳青苗爭秀

欣然有賦因懷歸思故有末句

新安程用貞文學北上過滏有贈

汴上五日

夏日行部共城趙使君五視招飲百泉

舟中雷雨忽至清風颯然雨止月光

如畫作此紀事

夏日彰衛道中

再視滏源德潤水亭賦

得家書報生第五孫志喜

余往來漳河者屢矣獨茲行值雨新漲

舟次頗有洄湧之勢爲賦一律

偕趙五視憲副再飲百泉因過趙戶曹

山園有作二首

七夕前一日立秋

趙五視憲伯再招王氏園夜集月下泛

舟有賦

秋日偶占

秋思

中秋月暗寓獲嘉作

詩成後忽憶昔年偕伯容廣文過俊卿

侍御打門痛飲直抵月沒方散今二

丈皆爲古人矣念之悵然有作

將發覃懷聞沁水漲不果

七言排律三首

齋中感念浙兒腸痛欲絕書此當

杜韻

夢

偶題

卷之二十二

五言絕句八十一首 附六言詩五首

蕪湖道中遇雪二首

南陵道中薄暮雪大作二首

雪中見桃

月夜

右意

橫塘曲三首

春日分韻得者也

偶書

汲婦

雪意

感事

七月八夜

苦熱三絕何

野花

過薛

舟夜值雨

漫書

別鄧時寧

樓夜

戲爲七絕

雪中

漫興二首

卽目戲音

早鴉曲

送翁日戲作

偶作

過巢縣

卽感二首

班婕妤二首

夜泊三山公館戲爲四絕

山行

春日二絕

幽意二首

獨居四咏

曉

晝

晚

夜

偶書

安樂窩二絕

撥悶三絕

塞上曲六首用盧綸體

漳河二首

寄衣曲

落日

落葉曲二首

臨漳道中

曉起對雨志喜

問柳二絕

老別

湯陰公看竹石

六言詩五首

偶書

送客

少年

山行

冬夜

第八册

卷之二十三

七言絕句九十四首

將東下有作

望廬山四首

遣興

旅中邂逅伯容丈旋別憶之

與伯容談佛理不合有詩解圍答此奉

嘲二首

守歲

人日獨坐

梳張泌泉判郡四首時乃郎以遺墨索

題遂有末絕

對酒偶成二首

讀楞嚴志感五首

再讀楞嚴有感作

枕上作

戲題

宮詞十首

得從元信甫計不勝哀感作四詩哭之

河間道中追懷俊卿太守五首

道上望廬山四首

過居巢吊范增二首

月中早發

潯陽公館夜坐

雨夜宿楓香驛示友

潛山道中四絕

雨夜同宋直夫茂才談時事二首

道上逢北使進贖金方物四首

立春日書懷

元夜集葉思梅寅長宅醉歸作二首

宮怨

書陳山人允修江左琳瑯卷四首

戲書二首

湖中問舟子

舟次太孤山連日值風阻客懷殊惡賦

此自解三首

題徐大夫素履圖圖九十二各爲一絕

句

雪中送別

呂王繩急索詩草因付梓賦三絕句爲

謝

春莫

卷之二十四

七言絕句七十一首

刑中貴席上戲贈二首

楊中丞凱歌四首

汪肇台宅賦時主人新得子二首

寄朱揚州四絕

齊王孫輓詩三首

烏江二首

皖城道中紀興三首

過臨城寓廣壽禪院者數日矣值天雨

晨夜不絕而客思甚適無羈旅之感

友人胡繼善太學載酒相從依依不

陸書山房集

卷十

四上

能別去談間有作遂成四絕

臨城客寓偶讀戴德倫夜發袁江詩有

感

上陽宮詞二首

偶書

塞上曲

少年行

詠荷華山三首舊傳仙人王子喬丁令

威居此山山上紅雲常化一夜盡無聞

故沼尚在山因此得名事甚奇管未

有詠爲賦三詩

熊氏舅病臥書齋夜坐相守值雨因成

二絕

侍御朱諧卿抗疏論時事旋以給田遂

成歸計賦此爲贈六首

元夜

題壁

白下游春曲四首

陸書山房集

卷十

送簡兵部奉恩詔歸省太公二首

有以相人術來謁者戲爲二絕贈之

湖上

後湖曲四首

送別胡澹源年丈三絕

秋夜

自嘲三首

贈介石歐先生三絕句

過采石

黃許

夜泊銅陵之順安鎮故人吳明府致儻

其盛士人知客之爲明府舊也輒以

歌童來侑觴戲作二絕紀之

東湖

卷之二十五

七言絕句九十六首

江陵鎮雨夜與雷生聘之話別

雨中卽事

太平公署夜坐

雪中再賦

途次雪復作

祁門夜坐有懷陳卓如

抵家二絕

戲題紅葉

瑞河口時水盡落舟不能通

自鄆子達瑞虹時湖水盡落

宿瑞虹下三十里有廢寺

江夜言懷時太夫人舟在後未至

釣臺有故杞國羅峯張公詩刺譏子陵

不爲光武議禮失考南顧蓋自解也

張公乘時創議遠附歐陽追恨師丹

亦足矣與子陵何涉而尚欲羅織之

以爲已地其錮西原於臺北繫升菴

於滇南與廷辯諸臣成終身不解之

仇又何忤也讀之慨然爲賦一絕

湘江舟夜二絕

舟夜書懷四絕句

題桂花美人効高季迪作

陌上花歌三首

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

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

用其語爲歌東坡守杭時爲作詩三

首和如其數

後園絳桃

偶閱遂昌雜錄所載者言徵先生事因

作一絕記之

春閨曲

閨中聞笛

語兒涇二首

題宋理宗宮中行樂圖三首圖在集慶

寺故闍妃墓處

武林送別喻正字年丈三首

錢塘江舟中書感

過懸履觀丙子秋落試曾宿其處

過華嚴寺時友人宋直夫讀書其地不

及訪

餘干舟行夜坐鄱陽值雨

七夕再賦

上陽宮詞二首

從軍行五首

過王槐亭食憲故居值雨志感

雨中書所見

偶讀白集杭州春望詩因懷舊遊戲以

二絕志之

書齋夜坐

邗溝

曲水道中

祥符觀

聞笛

春雨不已書此檢閱二首

送方廣文二絕

夜坐寓哀四首

夜坐感事五首

夜坐觀書志感

雪後

送別

苦雨

吸水

送別涂印玄山人四首

小園

途中始見花

讀劉幼安先生遺文二首

花下戲題

寓言

春盡二首

哭幼兄浙生四絕

紀異三絕句

卽景二首

卷之二十六

七言絕句九十八首

琵琶亭

澤陽曲三首

黃梅縣戲題

陶冲驛柳樹二首

呂亭

塘衙

濠上二首

淮岸

睢陽雙忠祠二首

漫興

柳泉

故薛城再賦

高塘戲書

柳枝詞四首

燕京曲八首

漫賦

九日

至日二首

盧溝橋

高皇廟

旅夜

道傍新柳

道上望雲居

戲詠風中柳一絕

趙貴嬪墓宮作貴嬪爲潞藩寵人墓

在王陵之右營建甚盛

輝縣署中欲爲蘇門之遊賦此自嘲二

首

中秋

客有以紅菊見賞者似點染所致戲題

一絕

曉噪

燈下偶讀李義山夜冷絕句戲和

卓文君

獨坐

漫占

古謠

漫興八首

魏宮二首

獨立

屏風

邯鄲夢

夜坐聞僧鐘

憶荔枝

偶占

芳里

嵇侍中墓道二首

道上望太行

酒池

淇縣公署寓感

望雨

初柳二首

童謠云楊柳樹倒生芽姊妹子嫁姊在家

因感其語爲賦一絕

寓感二首

卽景

楊花

食笋

司馬城二絕

溫孟道中

夏夜途中對月

曉行書所見一絕

樹影

白鼻騮

再過羨里賦

野王二老

九日對菊

寄書

醉楊妃菊

有感

寒夜怨二首

和唐人獨夜詞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目錄下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目錄下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一

高安陳邦瞻德義著

賦五首

申志賦

紛萬族以憑生兮美吾靈之獨鍾信有形之匪
幻兮含天則以冲融廣何神而弗屈兮幽何精
而弗通索玄珠於罔象兮假明炬於燭龍繫余
既負此遐志兮又申之以令儀冠章甫之襲我
今佩琮璜之陸離張青霞以爲蓋兮曳文霓以
爲旌引翠蚪以抗軻兮役蒼兕以扶輪朝余昇
於扶桑兮夕余憩乎崑崙俯下土之茫茫兮昏
溟洞而若一葉周道之坦蕩兮邊表徑之險又
矜回適之謂工兮蹈仁義以爲悔羌守貞而明
潔兮亦非時之所貴寒余步而何從兮思黃虞
其未造亶三后之純粹兮扇淳風於訛謬履穆
穆而造庭兮揖師師以布僚臯拜稽以颺言兮
夔夔擊而鳴韶肇負鼎以升陲兮望釋綸以開
齊焜訓詞於日月兮勒丹誠於鍾彝懿郁郁之

盛姬兮固聖文之所志規億萬以爲度兮扶人
紀于不墜水滔滔以東逝兮日靡靡以西沉奔
砥柱而徑鶩兮薄濛汜而長陰哀往者之不作
兮嘆來者之孰尋竟顛蹙而不返兮歎浸淫以
迄今緬三季之陵遲兮經五侯之刀政雖補苴
其何救兮雄權詐以陵競鈍戈矛而禍結兮整
王帛而奸傾奮憎志以屠戮兮鼓伎舌而縱橫
悲罪罟之橫胃兮毒乳贊與蒼鷹痛讒夫之高
張兮亂涇渭與淄澠滋蕭艾以塞畦兮將蕙蕪
其不芳集鴟梟以叫喚兮使鸞鸞其焉翔洞遁
俗而靡醒兮固細人之常也飾小慧以矜愚兮
亦衆士之盲也管關里之遑遑兮振木鐸於昏
瞶挽義輪而照灼兮恢天網以彌綸哀馬圖之
不出兮終掩袂於獲麟雖神聖其顛沛兮况後
賢之已勤投寸膠於濁河兮諒無益於澄瑩世
與道而交喪兮名與身而孰親積吾足而不進
今弭吾節而遠巡求至人於髣髴兮興緒言之
起予訪具茨而問途兮就巫咸而卜居覽玄黃

之矣與兮玩陰陽之惚恍冥視聽而若遺兮休
智慮於恬養陸青松以結廬兮據白石以爲床
彈素琴之疏越兮招玄鶴而翔翔飲六醴而無
渴兮餐五芝而不飢將凝神而抱一兮奚漂漂
而四馳亂曰大道窈冥善化遷今輪菌盤錯歸
自然兮雲行雨施夫何與兮人於其間強思慮
兮詭情亂志自回徨兮倚伏慶吊曾何常兮斯
族孰裂死熏灼兮屬饒汨羅忠孝爲戮兮至人
知幾騁太虛兮宅心廣漠程道樞兮蹈藉凌厲
舞天衢兮倏忽閃爍送故居兮吐吸元氣神常
娛兮棄塵絕氛無躊躇兮

登銅雀臺賦

曰執徐之冬仲陳子與客觴于銅雀之臺憑高
視遠四顧裴徊觀漳流之蕩潏眺太行之崔嵬
日翳翳其隱霧風颯颯而浮埃木葉盡落川原
蕭索野鳥悲啼寒雲漠漠客乃喟然而嘆悄然
以思却樽壘而不御撫欄檻而長唏陳子訝焉
謂客胡悲客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咎者金與

王座今茲蔓草寒灰憶漢唐之分裂有魏武之
雄圖振長策而御宇燔炎命于許都偉官渡之
決勝捲河朔而長驅旣包秦而奠洛亦蹴蜀而
壓吳聲斯臺之收建極意匠以經營凌空虛而
截辟綠象緯之青熒威鳳踰颺而高翥神龍天
矯而顧驚雲觀前闕月榭後扇朝遊夕宴鼓瑟
吹笙羅才子於帷幄別美人於掖廷齊德載於
文斯謂天地其不傾觀夫控左帶右洪河大陸
星羅碁布迤邐相屬城墉言言山川矗矗俄陵
夷而谷變悲年頽而代促今吾徒倚乎丘墟之
上躑躅乎蟲碗之間歷王堦而何在渺綺牕之
莫攀跡英雄之如掃矧浮生之多艱悵蟬埒其
何恃傷玄工之善遷諒含靈而匪石不相羊而
慘顏陳子乃迫爾而笑曰客言過矣大化茫茫
何與何亡龍爭虎鬪固亦其常若乃姦傑乘危
之夫么麼竊據之子假狐媚而盜權伺鹿逐而
干紀雖威靈之赫絕亦義士之所鄙是以神武
有掛冠之賢東國有蹈海之士嗟假息於須臾

詎耀靈於千祀吾方與子超鴻蒙躡霄漢躡若
木之高標灌玄津之浩瀚空靈府而無塵絕畔
援與歆美彼豎子之成名曾何供乎一吟客乃
長嘯舉白無算援琴而歌歌曰登高臺兮俯洪
壑招玄雲兮駕白鶴弭吾節兮丹丘忘思慮兮
翔寥廓

感落葉賦

兀坐暑中頗有殷生書空之恨見庭葉
日積感而作賦然未嘗及乎所懷後之
覽者當自得焉

乍秋風之騷屑兮翳木葉之初零旋慘慄而不
反兮漸颯沓以繽紛既縱橫而交術兮亦絡繹
而委庭凜危柯之垂盡兮尚震撼而靡寧秋何
葉而不凋葉何秋而能留彼草木兮奚知獨人
生今多憂有觸必感有感必哀感由物召哀以
情來雖零落之一端莽百慮其紆徊若夫內苑
天開上林地闢瓊樹霞頹瑤枝露碧根樵萬年
之基幹垂九天之澤奇葩如雪繁葉如緡富貴

長春芳華靡歇忽一葉之孤飛俄千樹之失色
則有邯鄲才人中山孺子冷客絃服翠蛾皓齒
承恩金屋之內望幸椒塗之裏悵紅顏之易衰
對搖落而心死至如渭流方割洞庭始波連山
迢遞遠樹差戾桂亭亭而立嶠楓裊裊而臨沱
青蔥蒼鬱紫翠婆娑初則綠葉微脫少焉平楚
交加蟬奚抱而空咽鵲欲棲而靡他於是羈旅
畸人飄零孤客踽踽涼涼貂敝鷄結獻賦則狗
監不逢上書則金門迥隔徒移夜星莫挽朝日
對蕭城兮淚滂沱感淒清兮魂黯黯爾其雲中
馬邑上谷漁陽城臨漢月帳拂胡霜關榆疎而
成陣塞柳密以聯行方後春而搖翠忽先秋而
殞黃氣慘慘以四射塵漠漠而無光或有鼓臥
沙場旄洞雪窟山祁連而咬嚼臺壘鄉而孤絕
公主之篋篋罷彈蔡女之胡笳正咽吟藪藪而
涕零見日光兮如血復有君居隴右妾住河四
望而不見歲月其賒錦字空織刀頭未期鴻雁
寄書而不度蟋蟀入戶以幽啼管君別我芳草

窮年井渫不食寔突無烟孝標負其鳳舉敬通
淹其鵠騫車馬素絕門巷蕭然惟見堦前之黃
葉長共几上之塵編怒朝餓而莫訴痛菁華之
易捐於戲大造賦形忽瘁忽榮人於其間衆慮
營營宋大夫臨楚水而躑躅桓司馬對江潭而
愴悲殷仲文撫庭槐而色變庾子山賦枯樹而
交頤莫不感其代謝傷其變衰然而芍藥興士
女之嗟青草慟王孫之魂靡蕪問故夫而長跪
澧蘭思公子而不言固無瘁而不感亦曷榮而
匪嘆孰有齊生死泯化遷無思無慮縱心浩然
者乎

西湖吊岳墳賦

遵湧金而弭節兮遡中冷以艤舟聯崇築之巖
巖兮曰智果之遺丘抱寒流以注觴兮寧衛若
于中洲儼厥貌其如生兮睨陳詞而薦羞鬱異
代之幽憤兮紛涕泗其交流伊崇宣之不綱兮
徑金甌於一擲謬舉代而跨朔兮竟君出而虜

入三司京於丘墟兮沉九族於漠北忠臣銜志
而捐脰兮義夫吞聲而喋血卒智勇之俱困兮
將大難其誰卹偉將軍之慷慨兮歔嘯起於行
間鳩虎旅而齊奮兮痛鸞輅之不還抗大義以
不回兮誓弘濟乎艱難嗚呼危哉泰岱崩陷兮
隻手是扶渤澥潰溢兮絕流以桴天吳餽餒兮
橫截厥尾熊羆咆哮兮扼喙抉齒噓虹霓以爲
氣兮吼風霆以爲威禡靈牙而長驚兮聲震動
乎燕支塵朱仙之沃鐵兮指黃龍以爲期胡國
論之中變兮俄仆鼓而臥旗埋玉環於園土兮
愴折柱而裂維嗚呼事有便宜兮道有伸屈何
夫子之耿介兮矢貞志於金石將抗表而電掣
兮匪大義之所出或遵晦而俟時兮又忠憤之
難抑度英魂與猛氣兮惟一睨而永畢闕幽貞
於九泉兮又遑恤於明哲彼辱主之忘讐兮偷
江介以爲安忘縞素之危及兮貪黃屋之盤桓
芬奸回若椒蘭兮艾忠良若榛菅自明受之剗
變兮聞鼓鼙而神惕矧辰告之弗嫌兮中潛志

之所匿腊厚毒於宸扆兮奚一櫓之足殲美韓
彭之成功兮始委軀於菹醢美樂生之報齊兮
縱顛沛而胡悔信爲臣之不易兮且古今而一
概亂曰世之季兮道以隳人爲禽兮華爲夷置
親若棄兮甘誓如飴奸爲輔兮固其時忠爲戮
今疇曰不宜嗚呼萬古兮抑又奚悲

釋憂賦

今我不樂日月其將困于蒺藜視彼康莊雲漠
漠而垂地塵翳翳而蔽蒼腸碌碌以空轉目煢
煢而無光人亦有言樂飲無荒疲癯病肺齒疎
髮黃罷瑤觴而不御徒滿注夫瓊漿徙倚園林
荒榛塞道美嘉葩之足娛有忘憂之萱草聊循
環而把玩滌百慮於一掃俄躊躇而躑躅覺憂
心之如擣歎虛名之空縣諒無益於幽討我心
悄悄兮我思日繁彼美一人兮可與晤言越涼
風之灑途兮抗吾車而南轅構所思以徜徉兮
期永釋於煩冤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一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樂府三十三首

隴西行

隴山高不極，隴水萬仞深。
客行隴西道，問俗一何殊。
健婦持門戶，丈夫四擊胡。
勸君治行裝，爲君解羅襦。
百寶飾馬鞍，千金購轡轡。
氣雄椎百夫，長驅嘶千里。
駒王壺置清酒，金盤盛鯉魚。
送君大道旁，但別莫踟躕。
一戰虜名王，再戰空寄廬。
婦人不足顧，男兒思捐軀。
捐軀矢報國，封侯亦區區。
慷慨有如此，匈奴何足誅。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言是故鄉親。
披衣出延客，相視顏色欣。
故鄉別且久，請客得具陳。
田廬少荒蕪，鄰樹蔽城闌。
園鳥常交池，水自鄰鄰墳。
墓亦掃除未，嗟狐兔鄰里中。
富者碩來往，一何頻念子。
獨遠行道路，多風塵舊事日。
在口面目久難真。
客詞未云畢，我意先酸辛。
辭家二十載，憂恨坐。

相因骨肉非金石，鸚鵡秋青春願今。
早旋歸永辭要路津。

冷上行

幽蘭生塘上，移根近君堂。
君情一怡悅，隨步有芬芳。
承君顧盼榮，襲君羅衣裳。
濯濯耀朝日，曄曄揚精光。
薰風時飄拂，紫莖晝夜長。
春秋紀節序，候氣異膺涼。
諒無金石姿，時至焉得滅。
管泥九危露，今蒙三秋霜。
管爲金芝姬，今爲蔓草傷。
財盡交易敗，色衰寵難常。
人心苟不移，草木無萎黃。

煌煌京洛行

京洛何煌煌，豪家鳳城旁。
重門麗金鋪，阿閣雲端翔。
後庭象椒寢，複道通明光。
沍蘼翠羽帳，盤螭白玉牀。
鴛鴦七十二，一一舞雕牆。
美女步搖髻，妖童繡羅裳。
繁吹咽哀管，妙舞回明璫。
畫歡嫌日短，宵娛愛更長。
惟懼秋風至，繁華歇衆芳。
田實成傾奪，衛霍有興亡。
願言卅桂枝，休橫青女霜。

董逃行

西風颯颯霜摧征鴻肅肅徘徊悲風萬里悠哉
我行陟彼崔嵬茫然四視心哀哀心反覆無端
人生萬事大難羊腸車輪關關險及不及迴旋
倏忽摧折雙轅自古聖賢紛綸其間時命常屯
鳳鳥一鳴虞廷千秋寂寞無聲惜哉鄒魯空勤
雖有才智奚施况復日月如馳盛年去矣誰追
高堂錦瑟蘭厄請君爲樂及時昔年嘗怪醉鄉
胡爲醕酒淫康今日始知無荒但爲世路儉儉
不如一斗相忘

短歌行

車碌碌不停轂馬伉伉不停足妾身繫匏君轉
蓬別時乳燕今飛鴻欲覓歸人問消息出門不
識路西東

君子有所思行

岩岩鳳凰城冠蓋集咸京謀夫盡樓里說士皆
客卿借箸意磊落掉古辯縱橫逢人贈寶劍躍
馬飛華綬平津結賓友蓋侯爲弟兄金門既從

人椒殿亦知名秘策連宵畫奇功早晚成黃金
滿裝橐歌鐘列軒楹如何洛陽子憂時獨撫膺
鼠身卑濕地誰明慟哭情

戰南城

去年師夜郎道今年師武陵口驅蠻如掃葉剪
苗如刈稿戰血春殷道傍石鬼燐夜逐荒田草
將軍氣凌雲壯士從軍老常時煙塵在漠北今
兄殺氣炎州結常時介冑喜貪功今見刀筆成
金革閭里盡鷄豚戎衣生蟣虱鳥獸日駭奔綱
羅無時息君不見唐家開元太平時關土欲盡
西南陲青海橫行哥舒將劍南不返鮮于師坐
令四海誇全盛天子宮中方洗兒當年不下石
堡路至今人思正節度

鳴鴈行

鳴鴈雖離直北飛銜蘆羣鴈門歸只言傳風
入雲去雖有矰繳無由施此時鴈鴈正驚寒橫
天西來傳啞之鳴鴈生死不能知死者毛血交
離洗生者斷行鳴聲悲管時隨陽富稻梁寧知

性命竟殘傷。鴈飛尚如此。凡鳥盡摧藏。縱有九苞雛。安望更翱翔。

獨不見

駿馬紫貂裘。君提寶劍遊。暫辭卽萬里。少別亦三秋。白沙王門道。黃雲青海頭。胡霜長似雪。漢月乍如鉤。塞上哀鴻亂。閨中絡緯愁。紅樓葉盡落。綠陌柳更柔。並戲風前燕。雙鳴雨後鳩。終然獨不見。掩淚爲誰羞。

從軍行

千金買戰馬。百寶裝刀環。笑別青樓上。長驅紫塞間。三冬臨瀚海。夜半度陰山。盡取名王帳。凱歌入漢關。

江南樂八首

欲唱江南樂。且說江南春。鳥啼初喚睡。花笑獨迷人。

其二

草是同根草。花爲並蒂花。儂家衆姊妹。相共鬪穠華。

其三

清明乍出遊。風日不曾惡。何似桃花飛。道是羞儂落。

其四

桃花亦太早。妾顏亦太好。早殺不耐春。好殺不耐老。

其五

門前潮水來。朝來莫還落。動作經年行。始悟歡心薄。

其六

鷓鴣南枝鳥。愁隨北鴈去。儂家是江南。但愛江南住。

其七

江南無限樂。苦只苦風波。歡莫下楊子。楊子風波多。

其八

真紅芍藥花。比妾好顏色。不畏花頭紅。畏使歡心易。

江南美七曲

江南美

江南二月雜花香江南女兒競新粧羅襪襍
舞春陽舞春陽亂春心芳草路綠楊陰

龍笛曲

珠明王耀貯雲堂橫嬌飲媚理宮商龍笛哀吟
斷人腸斷人腸聲未歇過歸雲止沅雪

採蓮曲

碧波激激澄素秋迴塘極浦接芳洲香風搖漾
木蘭舟木蘭舟採蓮女蓮葉甜蓮心苦

鳳笛曲

流蘊寶帳翡翠屏美人吹笙學鳳鳴要取連聲
徹王清徹王清凌金闕彩雲飛祥鸞發

採菱曲

採菱渡頭菱葉肥菱花結子花欲稀薄暮儂歌
蕩槳歸薄槳歸橫塘曲歌似珠人如玉

遊女曲

芙蓉色澤鬱金香春風芳襲羅衣紫紫庭金闕

采采樂未央心所悅解佩瑤璫贈條脫

朝雲曲

彩雲連娟復超忽朝朝暮暮出還沒靈芝儻悅
留精魄留精魄阻高唐千載下鬱相望

白紵舞歌

織羅霧縠踏瓊筵雙袂齊舉應鳴弦楊蛾凝睇
自仙仙如傾若殊忽復前驚鴻翔鵲燕翩翻流
颺吹雪乍迴旋隨方雅化臻極妍烏遺佩絕不
還安樂哉妙舞稱心惟佳人絕質世所希明粧
皎服增容輝永夜緩舞不言疲體輕機迅中心

飛游精蕩志誰能持河漢縱橫早露晞滿堂賓
客坐忘歸

折楊柳

春風大道旁垂柳共垂楊吹花還吹絮臨水復
臨牆寶劍沙場子金羈游冶郎年年折贈去愁
殺紅樓倡

出塞

朝發黃花戍暮宿白登營陰嘖嘶胡馬長城別

漢旌角弓抱明月寶劍掣流星男兒賭身命一戰取龍城

題大司寇趙公節孝承芳卷擬古樂府四解

王琴不復彈錦瑟不復舒自君一見青形視魂已徂陽曜爲晦冥悲風夜號呼寒燈暗總帷蟬賦啼室隅入亦以旁皇出亦以踟躕白石有解時爛青松有時枯日月尚薄蝕此心不可渝殺身豈不易所憂六尺孤我恐非履水我苦非茹

茶但幸孤長成可以付遺書管爲懷中佩今爲席上儒管爲黃口燕今爲九苞雛二新婦入門解

來環珮何穆如鷄鳴事盥櫛盈盈室中趨上堂禮阿姑下堂視中厨中厨已朝空剪髮復何須但恐傷姑懷顏色以敷愉顏色以敷愉旁人爲嘻吁三天道昭不昧正直神所綏再世莫與京赫赫耀厥閭前門施棨戟中堂奉天書霖雨遍八荒觸彼膚寸餘允矣節孝名長爲百世模四解

賴水來

時遇臨城關水盛淹麥錢於樂府溫

賴水來何漫漫昨夜已漲金鳳洲今朝定打蛟湖岸岸旁老農長嘆息可憐新田好新麥一時盡向泥中爛枉待除場打晚晚兒童生怕婆餅焦阿婆哭向田中立

賽神詞

山村古藁祠秋日福大鼓知是賽神時田家慰作苦春水怕淹苗夏水苗如洗濕晴乾雨向神乞青苗成禾荷神力矜肥酒清舞復歌靈之來兮陰風入男採果女獻花田頭有禾園有麻歲歲賽神樂無加

估客樂

欲知估客愁先言估客樂估客樂何如樂不苦田作人驅浮吳楚輕車入咸洛魚鹽十倍利杭紬四時穗羅綺爛如雲珠璣光錯落買笑紅粉樓買交青油幕豪家結深驪朱門賜高爵揚揚入城府濟濟溢廊郭農蠶力空勤詩書道良蕩但知估客樂何知估客愁替時天地大今日網羅一關與一隘列戟森戈矛縱騎馳左右

璫坐上頭。攫金如攫肉。應買好。恩因本以錢刀。
故一身輕。九州妻子生別離。性命等浮漚。始悟
時世異。悔不歸田疇。估客愁尚可。民窮怨殺我。
貨重穀轉輕。骨肉甘寒餓。曾聞太史氏。採風聞
聖朝。願將估客樂歌作窮民謠。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終

附錄
卷之二

上

梁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古體六十八首

述感十首

中夜步庭除，城輝代華燭。幽曉媚朱蘭，輕颺動微馥。因之念哲人，含情在空谷。我欲携絲桐，就理清廟曲。可思不可見，喟焉傷遐躅。

其二

佳人處重幄，形影自相吊。豈無桃李顏，恥向春

陳邦瞻詩稿卷之三

風笑。時俗昧真妍，絃服爭矜耀。關雎久寂寞，誰能哀窈窕。

其三

端居玩元化，萬象孰經營。紛綸靡終止，反視寂無形。太極乘陰陽，蠱細悉天成。三辰自照耀，四瀆自流行。如何語寂滅，自謂窮至精。無名洵吾始，詎復異有名。有生良匪幻，詎用學無生。

其四

琴父逐西日，化林不知疲。名勢已薰心，歎如赤

龍飛。踞歷競時命，嘻笑簾樞機。虎尾蹈容易，龍領操如歸。繁華遞於奪，萬世誰是非。不見孤竹士，去採西山薇。

其五

命駕東郭門，遙望高岡岑。下有狐兔蹤，上有松樹林。嚴風西北至，寒氣生衣衿。綠葉漸以脫，榛棘莽相尋。玄雲布西野，白日忽西沈。安得魯陽子，揮戈慰我心。

其六

留侯負神智，授書圯上人。赤手扶交精，運掌收楚秦。名勲塞天壤，不忘黃石親。脫屣人間世，隱見如有神。我思縱橫術，從來亦有西鬼谷。本道世蘓氏，竟殺身無乃失其初。坐爲勢利昏。

其七

阿閣待鳳儀，凡鳥竟棲宿。天廡須龍種，驚駭備騷服。文棟鬱崔嵬，卅載耀離陸。寂寥九苞羽，斷絕千里足。爭粒何啾啾，戀棧何局促。嗟哉虞帝廷，空奏蕭韶曲。猗與穆天子，易聘瑤臺目。

其八

明珠出濁水瑩然秋月姿寶劍幽塵匣拂拭光
雲霓皎皎仁義心千古長若斯剝蝕有時加靈
根諒不移微陽發陰極默照豈吾欺惜哉寥吡
子曉曉竟侵淄

其九

登高眺四野白雲何悠悠言念同心友一別歷
二秋留滯繁周南慷慨赴燕幽飛蓬無定止宿
夢安可求興言理瑤瑟山高水自流袖袂去其
軫感慨殊未休

其十

西京正全盛冠蓋如雲屯俠路交珠絡廣衢隘
雕軒翩翩冶遊子錢刀換冬溫伯松代草奏子
公結弟兄掉臂龍尾閭况乃五侯門平津老經
師坐據丞相尊持議多陰陽憂濟復誰存一言
誅大俠俛仰道未昏

月夜泛湖

深林集昏鴉遙岑聞曉鐘是時波無驚進艇聽

徐風輕篙觸泳鷗景猶與潛龍湖光裕圓魄皎
潔磨青銅倒挂九屏風散作千芙蓉蕩然金銀
闕照耀馮夷宮其上古仙人鸞鶴紛相從蒼焉
念塵濁茲境何當窮

感懷二首

采蘭欲盈懷采菊欲盈壺采之將遺誰美人在
遠道蘭菊自有芬美人自有心願以歲寒質托
茲千里音

其二

悠悠水東逝冉冉日西馳遊子一遠行駕言歸
何時千里荅蕭條饑寒生亂離念持鴻鵠信慰
我心中饑故人不得見故鄉安可知浮雲從南
來翹首一問之風波忽失所遊子但依依

古意

胡何浣紗女顏色照江汭詔選赴掖庭一笑紛
百媚華桂復垂璫爵釵仍間翠君王一見知恩
寵天上至無論中山妾不數平陽妓寧知按圖
畫紅顏翻爲累歛分守房帷幽蘭托深契春風

任敷榮桃李非吾企榮至常苦衰寵至常苦棄
人生等薄命焉能怨憔悴

讀史有感二首

賈誼慟積薪卑溲隕南服更生攻外家幽憂沈
北獄元禮抗模楮肢體被三木文舉恢天綱刀
鋸嬰九族四賢達者流明哲無餘燭胡爲赴羅
網動與危機觸丈夫自有心焉能學鉤曲雖云
當門鋤千載留遺韻

其二

萬壽京城內翩翩遊俠兒關雉金作距走馬王
爲薦通藉本椒房顧盼生恩私既請考工地復
奪沁水基謂言山可崩富貴無盡期豈知九秋
條密代三春英繁霜日夜零雨露何由滋聲華
自飄忽空留後世嗤

遊虎丘作

鶴懷困留滯遐賞暮岑寂孤岫出寒雲振衣慳
以適怪石列巉巖清泉互哀激輕烟媚篠蕨晴
日耀金碧撫景嘆紛囂感時况蕭瑟徒飲籌者

便久逐勞生役目觀生公臺魂驚誌師錫空門
匪我思名山堪托迹

登黃金城山有述

刀田不逢年射策輒遭屏心無避世高迹有棲
巖靜於焉得逍遙屢憩幽遐境洗耳竟寒泉睇
髮來翠嶺洞門烟霧深石壇鐘磬永感彼浮丘
公千秋遺冊井不見馭鶴還空疑白雲影神仙
自渺茫圖經况寥泯餐霞非吾慕遂羶良可閔
何當師漆園養恬却天損

寄別孫季昇

秋氣忽已晏悲風摧稿枝端居自惻愴况乃念
駁違故人卜良晤書來慰相思人事復作乖我
懷增愁饑山河生跬步何論天之涯回思春夜
長促語屢停卮念子負高韻世網謝所縻徘徊
中谷情咀嚼考槃詩鴻冥信誰慕鵬搏自爾時
達人金石心出處豈磷緇願言順時化大觀以
爲期

爲友人廖孝廉悼下

明明河漢月照此西南樓枕簟辭殘暑余桐生
素秋感此歲寒意喟焉思好仇踟躕立空階入
室如有求芬芳餘篋笥寶瑟挂牀頭艷艷流黃
機綺光洵盈眸彷彿驚若存魂定涕泗流蜚蜚
信何蟲併足恒行游鷄鷄復何鳥雙戲河之州
微情有終諧大運無淹留莊年良可歌命爾當
誰憂

書姑蘓毛中丞公墓卷

中丞藏蛻處千載吳山聳一一虬龍蟠片片蓮
花擁危岫霞自標幽竇乳兼湧神靈應呵護松

隱居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七

柏故森拱世無陵谷遷事有汶陽恐豪者空涎
垂名德世所重自管齊門蘓不及柳下壘豈以
鄭公鄉而慮要離塚作詩警薄偷要使曹除悚
同籍試政禮部凡三十三人相繼別去至
秋杪在者四五人而已是日偶俱未至獨
坐悵焉有作

伊余始通籍肄政乃南宮英英羣王聯趨踰禮
敬同志意各豪逸振藻揚華風卑顧猶管樂高

步即變龍歷但夏秋聚散有西東撫跡嗟繫
匏念別嘆飛蓬陸沈懸素尚緇化作塵容豈不
願翻飛世網嬰吾躬仰瞻中庭樹落葉何淒淒
俯盼階前鶴毛羽何丰茸佇立以徘徊我思浩
無窮

秋日含山道中見道旁多柳臨水依然戲
嘲二首

楊柳青春樹何事強經秋葉密猶遮路枝長尚
拂溝雖然未搖落也自不風流

隱居集卷之三

卷之三

八

其二

我嘆秋楊柳頗似邯鄲姬老作商人婦猶穿舊
舞衣強美陽阿態不悟細腰非

復爲戲荅二首

楊柳故多態春風寵不輕春風旣以歇柳色爲
誰榮一曲盈盈水應知無限情

其二

美姿春日裏橫被輕薄名含意秋霜後誰明
憔悴情秋霜復春日此恨幾時平

歲暮別友人范求之

明時寬文法微官得自由稅契伏故里匪慕泉
石幽娛親愜所懷圖史亦校讐愛子寡俗營時
能顧林丘前山吐秀色朝夕媚南樓興至命杯
酒可以忘百憂矧復先天秘微詞得共抽歲暮
當睽離情與遠別倅懷抱向中年少歡復多愁
良無絲竹瀉惟賴清言休此意君所解他人安
可謀相期春雨夜洗耳聽寒流

自尋陽渡江舟行湖泊間百餘里薄暮失

陳詩華詩集

卷之三

九

道夜半始抵黃梅詩以紀事示友人宋直

夫

曉渡潯陽江江流疾於筭維時秋雨漲川陸同
浩衍泛舟人平田蒼茫望楚嶽行行斷岸迷忽
忽孤樹畔每慮波濤翻屢訝峰巒轉崩崖稅叢
薄古館藉蒼蘚蛩聲咽雨哀燈暗困風淺故人
同我來征衣濕不捲握手出苦言身世嘆回寒
行路洵已難別離况不免一誦對牀何千秋重
悲法

再贈徐見可太守

結束事遨遊車馬各有從落落京國間晤言誰
與同夫子抱嘉尚未見意已通所貴在希肯而
豈悅者容永言陌路塵長得奉清風如何金石
蹤一朝成飛蓬貽子幽蘭花爲子登絲桐蘭以
結永好桐以爲深衷深衷不可道明德以爲寶

紀同會詩兼以言志

京洛富遨遊聯翩挹華袂時清寡俗營文史列
高會斗酒美篇章尺塵窮玄致高誼婉金石素
心謝聲晚測來意躊躇探住氣凌厲草昧闢人
文劉宋振遐轡中興振名理王陳復高視連衡
北地盟拔壘濟南幟前修多同行尚友從所契
豪傑各有時吾道本不墜願言俱努力流光難
久媚

呂太母貞節詩同年蘭谷戶部之祖母

要知同穴盟胡然截髮誓倉皇存沒間躊躇今
古詎難以蓐蟻微而捐血食計勉從忍死艱茹
含綬身易寒燈總帷暗白日孤房翳魂迴猶有

歸形爲存者視百死併一生一生併百世痛
值天回慶餘協神契誼自高管彤休仍楊帝制
二曜欲爭光精魄有時餽烟烟當日心後天而
無既

代贈蔡尚寶致仕

謝公江海人雅志與世情一爲征西出東山遂
藐然具舟泛海道此意成空言古來賢達人出
處誰獨全蔡侯靜者流志行薄雲天平生長安
路不受全張援仕宦六百石聲名四十年一朝

陳書

卷之七

上

脫章綬用意無濡毫意鈞不須魚雲耕不須田
人生貴自適安能役化權寄謝青雲士無爲白
駒嘆

贈程用貞秀才

程生振奇士氣如秋蘭馥遲徊京洛間被褐而
懷王所向異世情時能顧幽獨論詩得微言三
歎清廟曲

苦熱

炎氣盛南服首夏已酷烈赤日薄簷楹熠熠洪

爐色戰身斗室間動如觸樊桐尚自厭休澹况
能疲請謁冠屨爲我警枕簟亦徒設假寐曲吾
肱形顏仍氣塞中宵漸清夷起步前除月涼風
從何來脩然類林樾境寂慮自澄心曠神先悅
悲哉苦熱情誤疑天地窄

舟次南康連日大霧望廬山不見有述

鳴榔出曲浦挂席進長川我行方迢遞撫景復
茫然天光混波濤江影亂雲烟俛仰但一氣曠
疑鴻濛先春焉念名山儻恍失噴吼宜鴻空滅
沒鸞鶴自盤旋咎時獨往人奇蹤難扳援采具
信不忘逐羶良可嘆

陳書

卷之七

上

舟夜書懷

背親遠行役離緒日千端矧復此留滯而能忘
浩嘆北風晨夜號哀鴻叫江干賈舳方麟次異
語厭喧前閉牕理簡策秉燭命杯盤豈不陶余
秉暫適匪真歡所嗟道路長歲月忽侵殘我生
亦以勞世途多險艱故沼娛鳧鷖深巖樂狖猿
奇語巢君子蓬艾洵可安

夜坐記漢事偶書所見四首

高帝建大業良平爲親臣潛機帷幄間翕張駭
鬼神外庭不聞知敵國徒崩奔海宇旣寧一就
封何遂巡神謀本隱施大猷寧顯論我苟居其
成帝略何由伸矧與十八侯區區次等倫跡遜
道逾尊拜密主彌親代終理則然匪獨完其身
其二

更生傳實疇本以王氏故上下千載間災祥列
蒼素精忠吐危論主寐竟不寢一言出安昌外
家盤石固徒令術家流妄意測冥數符命旣以
阻諂諛非一路國師竟披猖家學豈其誤利器
元貴藏玄象尤忌露忤尼罕言命此意默可悟
其三

真龍奮白水英傑競攀鱗煌煌雲臺上冊青耀
天垠胡爲新息功不與諸將倫明主慎厥微懲
禍塞其門巨君移漢書實惟椒房因乃知當時
意所嫌匪姬親

其四

千陵值興運時賢方濟濟胡爲羊裘釣不舍桐
江水孔明當喪亂高蹈固其理胡爲久龍臥邊
以三聘起名勢正輩擅俗弱賢者鄙英雄方困
滯時顛義士恥出處雖則殊救世同一軌

別閔昭余屯部再贈三首

輕雲出巖岫旭日耀川涓念爾離別日當此青
春期林內同聲鳥園中並秀枝如何携手好忽
在天之涯

其二

慘袂河梁道悵焉望京陌遙岑歛霞朝遠水沈
霧夕人生有金石岐路多南北所願諧古歡暫
悲匪乖隔

其三

至寶無輕售希音寡急操古來賢達人養志在
蓬蒿身顯心彌晦跡退道逾高信子多遠志願
予徒心勞

曹能始席上賦得後湖看荷花

命侶愜超曠臨流覺清此湖光淡欲空秋容淨

萍欲濟鮮方舟蕭然望回汜蓮花如佳人綽約正自喜婷婷無近姿艷艷有餘美色與輕霞亂香逐微風起零芳時不留寄遠情曷已可望不可涉日暮悵煙水

謂方正學先生墓有述

維晉草昧初人文驟開張劉宋既奮躍夫子復軒昂力能扶興運志欲恢皇綱制作追成周風俗慕虞唐天意竟難謀大命信靡常廟堂方拱揖干戈忽搶攘乾坤既重造日月遂移光嗟哉命世士堂堂委劍鉞天未興禮樂世徒情忠良千載茲岡下六月凜寒霜

留別同社諸子

南宮富才彥矧多江海姿結交惟古歡拙拙素詞而我澹蕩人喟焉同襟期未絃發流水洋洋心自知王壺貯清水皎潔不須疑與言歸故山慷慨臨路岐人生非形影安得長相隨貽子青玉案申之古別離金石願相保護子當有時贈別張我先國博

我管懷古人喟焉隔子秋與君一相知如並古人遊君德何所肖不琢出天球君心復何似古井波瀾休默令語者思靜令躁者羞我有童之心醉醒而病瘳願爲形與影動止相綢繆何當學蓬梗風波不自由睽離非所嗟各鄙良可憂爲君申此章以當木李投

寄懷董崇相國博

董君素心人韜光有餘照卓行曾史隣閑學馬鄭紹沉冥四門署所慕匪華要匠心發獨智玄牝關衆妙總以枝葉披逾覺靈根耀伊余秉微尚莫運成一笑英遊豈不多憶子諧孤調

銅雀妓

寂寞分香後雀臺空復春紅芳新樹色白髮舊才人錦帷翳曙日寶瑟集流塵西陵一以望淹涕自沾巾

枝隱爲吳文中賦

至言民非是曠觀渺諸异堂心悟物化萬籟齊一吹窮大豈嵩華倪綢匪臺刺所以至人心儲

然宜所寄國南有佳士風尚袍玄契跡本江湖
超道更丘園負盤礴宋王門賣藥壺公肆聊寓
枝隱稍逍遙乃其志遐舉非吾慕卑棲庸我繫
俛仰枋榆間九萬有餘地此意誰可言南華文
一臂

送張大來太守之泉州

送子長千道倉皇攬子袂與子爲同舍別離在
須臾別離向何許闊海天一隅畫熊爲子軾朱
幡先子驅子行旣以邁我獨胡脚躅同心而異
縣自古所惻吁闊闊無嘆息田里有安居烹鮮
洵良喻拔薤亦嘉譽願附古人誼贈子等瓊瑤
期子崇令德保子金石軀

獨行

獨行猷畝間顧影何踽踽念有沮溺徒躬耕可
爲侶世風益可哀機變及田里入山恨不深祖
跡從塵芥

春日臥病齋居

伊管邁熙陽所至策遊眺山水愜孤悵金石諧

妙真宮

同謂冥搜必幽壑崇陝動層層陽林浥晨露陰
崖披夕照命觴恣留連興詞理玄要微痾遂今
纏佳遊難往紹戢躬一室間惻愴馳隙曜幽鳥
適啜嚙落花時窺窺會心欲誰陳往往成獨笑

春日登荷華山有述

吾邦既興壤茲山尤靈區咎者遁仙棲今焉結
吾廬畫圖列屏障蒼翠滴階除煙景窮變幻草
樹亦扶疎延矚忘近遠散步信盤紆雲霞生屨
鳥芳香襲衣裾居然踐齒萃恍若凌空虛古賢
慕名山脫屣輕妻孥矧以仙靈宅近與園田俱
真想慙匪夙庶用托桑榆

春日喜雨

仲春農事興應節來甘澍始開靈甍人俄見玄
雲聚浙浙灑崇朝瀏瀏泛薄暮溝塍乍流膏井
泉仍潑乳抱未喜盈囀荷笠歡載路斷續鳴屋

高下翔田鷺，三葵多方聚庭堦。有嘉樹沾潤，
自敷榮。滲漉皆成裕，激艷竹光披。在萼花香度，
幽居誠寡娛。於焉愜佳懷。

僧居述懷

羈人易爲安，所至懽蓬藿。况乃僧房清，行李托
棲息。淨几橫詩書，疎牕施枕席。偃臥性既便，行
吟意亦得。日出流雲輕，雨過樹光白。好鳥鳴牆
間，儵魚出沼側。欣然會我情，詎復念行役。機忘
物自親，俗遠境恒寂。有意欲誰傳，瑤琴掛虛壁。

望荷華山

靈山長在目，可望不能攀。山頭有白雲，時去復
來還。我念巢君子，心與此雲閒。草衣而木食，可
以遺塵寰。胡爲坐惆悵，空思烟靄間。

東西家問答

東家事田作，西鄰駕車船。車船遠行遊，估販贏
金錢。魚鹽出吳蜀，糧芻來秦燕。不知時事變，今
年異常年。貂蟠據要津，緹騎橫路邊。搜括窮錙
銖，至棠淚雙縣。歸來謂東家，不如力農田。南畝

無風濤，木檣頽且堅。雖無巨萬貫，室家幸安全。
東家復嘆息，子言殊未然。垂髫東未耜，輪租不
息肩。官府勤撈掠，黃耆膚無完。力田良不易，子
業未須遷。

擬古

萬萬京城士，被服多華鮮。少年獵篇籍，摘藻如
雲烟。上陳皇王務，下合當世權。英風蓋萬人，逸
氣摩九天。飄纓金華內，竦轡長秋前。楊馬寧足
齒，平津差比肩。南國有陋儒，執經竄歲年。澹焉
守玄寂，微尚曠與宣。

其二

燕趙富奇俠，猛志在橫行。出身事明主，性命非
所營。撫劍西北顧，意已無機槍。蹴踏焉膏山，洗
戈瀚海清。匪邀通侯貴，思垂麟閣名。聖朝方息
戰，壯士徒輕生。君子思鼓鼙，詩人詠干城。惜哉
雄傑士，埋骨向榛荆。

抵杭之五日往蒼詞臺使舟次口占

余本澹蕩人，始爲文俗吏。簿書故有程，毛舉動

如蜩三食空咬肉五日不知味昨者出城聞陸
祠偶登想平湖一鏡澄兩高雙螺翠頗怪塵土
胸略無山水契茲行復何之升車懸轡轡逢迎
自世禮執掌詎王事改舟宿江干中宵耿不寐
短燭照人明寒聽向水聞咄咄陳元龍已除湖
海氣

閨雨

炎夏方赫職玄陰倏四周陽德一以愆積沴遂
難收朝煙蔽叢薄夕霧隱林丘恒雨定何徵帝
心不吐亦悲哉此澤國人命寄陽侯街衢漸橫
溢江河成逆流環堵尚不保矧復問原疇牆舍
何漠漠饑鳥日啾啾伊余方遘閔觸緒與神仇
念彼飛鴻哀增此維鵜羞躊躇淋淋溼曷以紆
煩憂

春日對雪有詠

春陰忽以繁暝色沉江郭淅下氣轉嚴雪花遂
紛落疎英綴庭樹寒光搖牕幕嗚榔誤鳴鷄凍
簷逗栖雀塔除何處清雲天自寥廓欲問孤山

梅未控緜緜鶴逸興難可留幽懷誰與托凌厲
想高丘沿洞憶幽壑空吟招隱詩注目寒山閣
寄語岩棲人憐予在塵縛

雨中泛湖漫述

朝霧忽以濃留雲逗木末雨色接湖光逾覺煙
波瀾因之赴中流扁舟遂超忽靜無魚龍厓閑
有鷗鳬沒溟濛冲氣盈澹蕩塵襟豁漸近孤山
路微風度香雪

紫陽洞有丁野鶴遺蛻

吳山無不佳紫陽獨勝絕石磴疑神鑿雲關亦
天設乍窺驚唳呀轉洪愛幽豁林密匪一態煙
光互明滅淒淒白日冥翳翳涼颼發管時餐霞
人於此蛻塵骨孤鶴去無還瑤草方徒歆長生
本空言精靈憑誰結萬古滄波流百年飛鳥暫
吹蕭跨彩鸞黃土何分別欲特曠士懷轉爲辭
者說

寄荅歐宜渚憲副二首

宜渚有樓曰寶訓
訓者其先大公不

和編自出一篇
也書來索題

雙魚自何許遠自楚江潯中有尺素書貽我瑤
華音開緘長嘆息故人猶故心河山空契濶形
跡徒商參高誼良可懷世德尤所欽卓哉至人
言允爲未俗歲我欲抽其義短綆難汲深愧無
青王案報子雙南金

其二

層樓成肯構實訓標新名藹藹德門內和氣穆
而清豆籩秩几筵環佩儼增榮荒無違響琴
瑟有佳聲多祉神所綏餘慶理則明五福川方
至百祥日初迎薄俗通澆醇骨肉化機槍願子
播先徽協氣蒸宸瀛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三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古六十九首

春夕借監司諸公集南樓

春日美遨遊勝侶頻招集崇登歷脩巒遐眺窮
廣隰城南有高樓欄楯凌空立迎霞朝拱輝宿
霧夕隱濕雙塔峙嵯峨三山還拱揖綺陌紅初
斂芳郊翠可拾置酒得逍遙簿領匪所急明星
匝座繁惠飈尋帷人時清樂事饒道在玄風翕
寄語當途子陸沉吾已習

讀林尚書見素集

尚書富經術勁特况自許爲郎推輶藉孤忠犯
明主巨奸同指鹿衆忌等投鼠洒血叩龍墀風
采動朝宁九死尚可輕百折誰其禦時屯賴經
綸開閭勤華縷竟懷箕頴情更值臯伊舉正色
立新朝觀時非所取晚節重璠璣遺編珍禹呂
九原不可作吾歸竟誰與

遊仙

蓬萊在何許五城十二樓風管慶見之仙人招
我游駕帆凌絕島拂衣登層丘鸞鶴紛前導高
下紫煙浮王女列左右安事媒寒脩吹簫奮逸
響靈璫更唱酬海日射扶桑天鷄破昏幽悅焉
心若失市朝安足留

招隱

玄賞非俗韻達人多逸躅長嘯壘中林振衣從
所欲靈苗秀崇岡幽芳聞空谷峭壁丹霞披深
洞白雲宿石泉瀉哀音泠泠非絲竹道心本超
曠人世傷局促茹芝可療疾女事糜廩粟宜從
赤松遊莫就李王卜

幽居

幽居苦岑寂蟋蟀聞我堂觸物感愁緒起步獨
旁徨登高以騁望聊用豁中腸窺村接曠野所
見何茫茫北林振驚飈西岑逝流光宴安誠足
懷年命不可常良馬志廣路猛士思敵場鮮鱗
松與柏枝葉日夜蒼常恐摧瀾壑徒自凌風霜
造別宋直夫歸途寓愴

曠野號悲風寒林澹白日出門欲何之顧影中
自惕良友遠行適念我情非一已廢蓼我詩復
乖雁行翼餘生易摧頽愛心如糾纏慷慨平生
親徘徊岐路側逝水無停波浮雲互相失誰能
揮長戈天衢頓義輓

苦次荅文麓兄見唁

再冉日沉山浙浙霜隕林悲哉客瘠子將母歲
何深音微忽不留板輿徒傷心苦被浮榮誤詎
期至痛臨殺身匪所贖恥骨矧能禁酬暉謝寸
草反哺愧微禽蓼莪不可讀風木切哀吟寒燈
照總帷中宵涕泗淫感君發誠言大息沾我襟
願以溝壑驅終生荷德音

七哀

驅馬還故鄉故鄉何蕭索商氣慘以悽萬族靡
栖托榛棘莽縱橫驚颺逐飛藿曠野號悲猿枯
木噪饑雀入門涕自滂高堂已寂寞衣裳在篋
可几杖塵帷幄芳醕盈玉壺含酸對三爵白日
頽空簷寒燈暗虛閣憂愁不能寐宵溜承簷落

中為傷肺肝無心向冥漠

書懷

長夜多悲風積陰蔽朝旭晦處如壘螫誰能顧
幽獨興言念所親路阻間川陸瑤琴絕朱絃何
以行心曲

偶述

捐軀豈容易夸者不自悲權利一熏心性命忽
如遺商君軀先裂李斯族後夷主父具五鼎赴
死如甘飴操術同莫邪霜刃昧倒持既枉百年
生仍留千歲嗤

紫薇花

奇植煥星精紫薇錫嘉名廣墀托貞根歲月已
嵒嶒幹枝日滋耀花萼足敷榮麗姿迎日秀綳
彩闢霞明激灑輕颺舉的歷珠露盈徂暑氣彌
郁涼秋色轉瑩堯李植上苑徒能競繁英芙蓉
生江渚水月亦凄清何如此嘉樹秀挺獨天成
華堂盛光彩歲晏含芳情紅顏執高節何用慕
傾城

六坐閣竹落微題書感

有生信不爲年難可得民記緣吏偷間井邊
驢肩孤村異古戍刀斗紛相戩四壁照寒燈所
懷諒非一樽酒忽已空何以終承文

夏日道中

愛此茅簷下坐久聽鳩鳴涼颺一以過籬落有
佳聲樹陰相映帶披襟愜我情未憂塵垢泥前
溪可濯纓

讀湛原明先生白鵲白鹿白兔賦頌有作

懷素畫出芳華

卷之四

原明本耆儒潛修遠聲利予旌盛新朝談經晚
入侍防否戒逸游兩疏皆譴議禮樂正紛更風
聞未甘棄作頌後三瑞無乃非其志俛仰新貴
間操術嫌獨異所以賴固生正色鄙阿世

欲雪

漠漠同雲色連山似欲沉想得瑤臺女將動散
花心我本梁園客好爲雪下吟今夜一壺酒寒
梅何處尋

雪後山行志喜

驕陽愆秋序淡冬氣轉虐土膏盡爲塵池枯井
脉涸一雨稍回潤同雲更漠漠中宵頓淒嚴雪
花遂紛若曉田氣如蒸甗圻生微澍村疇走相
勞從茲及春作我時事山行欣聞人語樂最憐
枯樹枝款款瓊葩落何必向平臺豪吟動清酌
眷焉念無衣忍寒甘藜藿

服闋後歲莫述懷

幽居自岑寂晏歲益蹉跎吾生本倖餘保此亦
已多雀羅宜在門朋舊仍屢過豈念燃死灰俗
醇情靡他晴雲散危嶽芳藥發柔柯觸景愜情
賞迎眸欣物和所惜流光邁滔滔如逝波學道
嗟已晚夙至當奈何

懷素畫出芳華

卷之四

東坡先生記西邸詩余奉使西邸見書此
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
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
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直箇是夜
坐偶讀此妄成數語

學仙兼學禪總不關吾事但愛三杯後陶然一

枕畔平生夢長公問道契不二到此欲無言者
分真與似

途次卽景用扇頭韻

山行春正數野望更敲樹郊巒如繡麥疇平
於掌原旭麗金鋪林烟織翠網黃鳥向花啼蒼
隼盤雲上徐風何處來飄泛通微響谷與失西
東嘯傲恣偃仰達士陋一室茲遊方浩蕩願言
托扶搖一縱天池賞

夜聞蛩聲不寐

香煙半月滅星月隱簷楹四壁何蕭條未秋
已鳴入耳悲聲急撫襟涼思生徘徊不能寐中
夜難爲情

復熱

秋聲初浙歷殘暑欲隨風驕陽胡滯留炎氣再
纏崇涼露無消滴火雲日當空室卑地且隘何
以適吾躬池塘憶清深竹樹想丰茸洞門吹陰
雪絕境無由通世事如膠漆塵土長相蒙白頭
守妻孥四壁類觸籠不辭萬里行甘心逐轉蓬

霜廳日夕至仰視送孤鴻

秋熱轉甚望雨未遂賦

暮收不司令金氣久沉伏涼颼來何遲愆陽勢
轉酷焦原氣如蒸爍石人誰觸我心何鬱陶我
居苦局促佇立傷面墻高臥嗟仰屋無由窺洞
壑不及逝空谷文鱗沉清淵逸羽凌雲麓非潛
亦非翔低徊躬如束避暑思袁紹悲秋怪宋玉
晨興厭殘星宵坐畏明燭雲雨未虛無端爲洗
煩燠

曉征 赴友人鄧太守時寧宛寄

鷄鳴天欲曙殘星樹木末遙岑籠輕烟綿亘同
一林草光帶露明樹色含風活欲翕紅輪升
霞耀高壁秋清景自佳我情胡不適伊人平生
親今作夜臺客襟袂記別離縞帶憶嚙咍掛劍
在茲行舍徑恨蕭瑟

喜雨

場圃雖已登秋禾尚被地炎蒸苦不休壠畝如
火熾零雨從何來翕歛飄風至央央初流溝澗

涓忽盈滄誰言天澤遲殘苗尚可濟田翁喜相
勞意洽語轉細似言災傷頻聞日憔悴連年
困倉空何以供王稅信有皇天慈及此施滂沛
催租已無虞糠粃聊卒歲向暮更蕭蕭佳聲聽
無睡

安義道中望西山

西山何迢遞蒼然望不窮連娟如脩眉翠色媚
寒空我思陟其顛將身隨飛鴻胡爲阻遙睇浩
歌托悲風勝境豈無緣岐路方未終思殺洪崖
子冷冷超鴻濛

廬山道上

山行不厭高香臺出天半游子苦飄零所喜窮
壯觀歷險誰云勞探奇固無憚驅馬未可停對
景心煩亂秋清風物淒淒忽煙霞變雲深古寺
藏木落寒岩燦驛舍啼猿側古道霜楓畔杳然
去何之鐘聲遙過漢

述征四首

嚴耕本吾願世網復相牽誰能守妻孥稿項窮

歲年驅車度城關秋氣肅岡巒霜露未零落草
木尚蒼然飛鳥如有情哀鳴過我前回首惜荒
蕪闌悵南山田

其二

整轡赴脩途驅牡忽嘶鳴親交羅路隅相視各
怍營握手出誠言壺觴三四傾垂老異壯遊勞
力萬里行昕夕多所慮霜露未宜輕人生不易
知此語若爲情浮雲以徘徊草木盡悲聲

其三

明廷間珪璧清廟列笙鏞濟濟當世士要路策
高蹤通籍三府貴結交五陵椎心薄蕭曹業口
輕衛霍功而我獨何爲道路等飛蓬賢者常自
賢榮華坐相蒙愚者常自愚航艤難爲工

其四

客子常畏人所畏復多端陟山多危巒淡水亦
驚湍日長時苦饑霜落先知寒蕭蕭鳳凰閣爵
爵雲山盤我馬何遑迴日入不遑安國恩殊未
報慷慨摧肺肝

岸多沮如蘆葦通廣斥蓼花綠其間掩映綴
紅碧行子眼爲青秋氣正蕭瑟自取慰羈愁所
遇強成適信彼艷陽春持媚遊冶客禾黍更離
離夕陽照阡陌

途中述懷用杜體

憶年總角時學步翰墨場吟事咄嗟意似輕
文章縱橫喜大略開口談霸王賈誼哭盛世文
舉恢顏綱安石志與晉敬輿力扶唐古人真我

陳詩集卷之四

師負氣何激昂弱齡充鄉賦入朝觀國光便思
呼閭闔高步躡鳳凰時命不我諧舉足觸藩牆
五下春官第平生只空囊裘馬去何之舉世無
鄭莊挾策空入洛曳裾恥游梁歸來守田里愁
見南山荒窮儒寡天幸力耕希豐稔慈母關旨
甘病妻困糟糠兒女遲昏嫁歲月何奔忙同學
厭貧賤閭里笑輕狂有時浩歌發撫劍天茫茫
死爲壯士羞俠骨無由香詞場幸晚收英俊起
相望待詔通金馬獻賦謁明光撫已異疇昔歛

翻遜高翔致身恨不早所慕在北堂跡羈黃金
臺魂斷白雲鄉希祿償負米南園乞爲郎匹馬
出京華片帆指建康舊都富才彥京洛並煌煌
舊迹惟朱子密携我相頤頤鄉里多名輩達者
曾與楊止齋遇我同國士謂足充琳瑯許與無
凡俗結交盡老蒼黃門抗勁節周思駕郭蘊剛腸
赤祭酒直首碩瞻雲博士洵賢良龍謬以麋鹿資
廟茲鴛鴦行分曹多暇日文酒得徜徉精心理
墳典奮舌論興亡所陳皆大體憂國念民瘡聲
華非所急歲月忽以長聖朝無積薪序次如雁
行揚麾出吳越分轄走閩方王馭不復返瀚輿
喜相將入室問起居出門視堂皇閭閻撫瘡痍
道路屏豺狼陳力雖小効志鬱終不揚皇天奪
所持泣血庶故園內分塹溝壑况多狗馬殃偷
息苦塊間鷄骨亦屢僵造化何至仁竟爲起膏
盲杖策復何之感往涕泗滂男兒已背親報國
死封疆妻子豈足繫齒髮舊已忘恒恐齊力衰
無以極勸勸道路阻且悠天寒下嚴霜朔風吹

我衣零雨霑我裳鳥獸爭竄伏我行獨徬徨以
壯壯遠適垂老情易傷誰能泝滄海繫日向扶
耒

征懷

遠適有常程攬衣夜未央微雨石盤滑欲進候
晨光朔風方怒號獵獵吹征裳狐兔伏林莽飛
鳥少翱翔浮雲復慘澹游子獨徬徨緩轡妨日
短疾驅畏馬僵遠遊令人瘦此語殊可傷

北峽囑歸

早發長河岑晚校北峽戎鷄鳴戴殘星落日沉
煙樹鄙夫謝孤尚暮年疲道路林昏宿鳥歸風
靜寒雲聚帝鄉尚茫茫焉得反回顧異時學老
農保此桑榆暮

自北峽抵梅心驛小憩

客程艱險數所歷殊未艾陟岵縈虹霓人各赴
叢菁高風蕩虛壁寒流咽石瀨路難景自佳力
疲心固泰驛亭頗疎散休沐停車蓋獨酌慰羈
旅豈必佳客對神游杳靄間目送飛鴻外浮生

老長途焉能恒嘆慨

曉發

客寢恒多驚鷄鳴動征鐸出門望川原秋色寒
漠漠煙樹不辨行惟聞風葉落勞心自嗟嘆終
年隨飛霍道路不可常此身異龜鶴

渡淮

渡江望江南渡淮向淮北去家日以遠游子意
悵惻淮流正清駛徐風蕩微渾日煖鳬鷺浮天
高魚龍匿陸登望中原大道如矢直落照滿青
徐蒼然秋一色遠遊方自茲眷焉念蓬蓽

過符離感張魏公事有述

魏公宋宗臣堂堂自萬古志在扶王室氣亦吞
狂虜富平及符離再出耀旗鼓牙一不中大
軍挫雄武勝負兵家常計定終莫禦廟堂志和
戎未念管贍苦上心一狐疑廷議逐首鼠從此
江淮師不復窺齊魯我來古戍前陰風吹榛莽
時清無戰塵列城檄樓櫓尚思裂南北中原滿
豺虎英雄事不成費志沒黃土吊古向蒼茫

歌淚如雨

憶兄

人生不可料，雁行今半存。齒髮各已暮，幾時爲弟昆？昨者向離別，開尊細語溫。勉爲慷慨言，令我易出門。關山日以遠，憂思日以繁。故鄉當落日，回首煙塵昏。

次桃山

彭城已在聖桃山路，猶長白日澹榛棘。驅車越迴岡，路傍何王墓。松柏鬱相望，高風嘶白馬。秋氣忽悲涼，冉冉浮雲聚。肅肅鴈鵠翔，歲月日以暮。我行殊未央，古來英雄人骨朽。餘戰場徒令客游，子涕泗吊興三。

途中月夜

皎皎中天月，流輝照我床。夜深不能寐，對此神飛揚。攬衣視河漢，始悟天一方。故人今何處，延賞共清光。關河鑒毫髮，桂樹影蒼蒼。涼風四面來，蕭颯動衣裳。茲景足娛悅，愁思聊暫忘。

孟廟

碧殿繞朱垣，檜柏鬱蒼蒼。遺像千秋嚴，俎豆四時闕。大哉仁義傳，遠自黃虞歲。洙泗何皇皇，微言易榛蕪。伯圖赫宇宙，功利日薰熾。七篇一出，烈風掃紛翳。當世無斯人，吾道得無墜。日月柄中天，江河浩行地。乃知闢邪功，亘古同元氣。至今管商徒談者，猶噤喙束髮誦遺編。白首虛砥礪，往來謁宮牆。流汗有餘喟，願言遵周行。畢世羞詭遇。

卽景

季秋草木清霜，飈亦未迅。曉行風柳疎，迢遞青山迴。落月有餘輝，朝霞已先映。幽事關深情，悄然發孤詠。

閑早

客行秋已杪，炎氣猶未終。常年感搖落，此日憂蘊隆。亭午威逾盛，日車鞭祝融。涼風何時來，塵收竟無功。綠樹豈不佳，禾黍已併空。螟蝗方遍地，來牟何由豐。居人語惻惻，游子意忡忡。所願氛祲除，敢辭零雨濛。

甫曾公道像

曾公江海姿靈機亦天秉壯歲值艱虞心遠非
務屏栖跡尚里閭抗志在箕穎逍遙君平肆寂
寞蘓耽井歲寒霜雪零松柏自孤挺遺經等堂
構脩業金華省曷以緊遐思神采丹青永衣冠
太古存升堂儼脩整尚想拜龐公床下龍鷲並
擬羽林騎聞人

初日照高臺春風漾桃李閨中愁居人陌上念
游子青絲何處來望望香塵起欲問交河書駿

馬如電駢誰家白玉堂笑語生羅綺

荅謝在杭水部見寄併惠北河福州二志

美人河上居貽我雙鯉魚剖魚得尺素新詩錦
不如載筆續良史厥志惟河渠千里障長虹萬
里納一孟奴績良可圖嘉謨宜特書復覩三山

海氣落座隅舊遊恍如夢悽惻我心紆珍重
八意惜別嘆居諸膠漆一以投貞心良不渝

金錯刀侑之雙瓊琚

賣兄詞

重過皖山作

青山望不極逶迤勢轉聳拂天丹鷲翔翻日翠
濤湧烟霞相掩映草木亦森拱雲破天柱孤風
過仙掌動淦芝靜者棲駕鶴羣仙擁凌厲毛女
增彷彿羽人洞周道櫻我懷冬秋行役踵遐覽
積蹢躅冥搜追倥傯寒風厲廣原落照下脩壠
神境富卅丘人世各枯塚徘徊祇自傷奮飛恨
不勇浩歌送白雲憑虛但神爽

靈陽子詩讀文信公集作

男兒自有心萬死常崢嶸園土學神仙此意竟
誰明子房遇黃石隻手報強贏方外多英雅寬
跡埋身名我思靈陽子騰空鶴背輕不朝王京
去來訪浮丘生定知九轉卅足以回元精炎燼

有飛騰其事無莫萬古托深情
安期生策干項羽黃石公書授子房自古異
人遊跡方外者尚矣信公因燕三年而靈陽
子訪之囹圄中此豈無心者鄭賈人猶能脫
智密於楚而况神仙中人乎公於此蓋猶萬
一圯上之恩焉而談者乃謂公真欲授丹訣
了死生將凌空御氣於燕市則誤矣因讀信
公集爲作此詩

廬山

陳集卷之四
驅車去燕趙飲馬渡淮甸復棹九江流再覩廬
山面瀑布瀉銀河紫氣驚飛電人影出雲間猿
聲落天半塵心欲盡消浮榮何足羨願隨洪崖
子採藥栖絕巘游戲紫霄中千載長相見

赴官河南初發有述二首

西歸幾何時驅馬忽復東豈無青山宅可以休
吾躬浮名苦中人覺飛似朝重鬢髮爲雪霜素
衣緇塵蒙所嗟秉拙劣逐世寡高蹤功名等捕
風岐路方未窺雖有鱣鮪姿水難可容

園道謂焉心鬱沖

其二

祇役出周道周道何逕遙始抗錦城旌期結
門總玄陰積長林孤光漏幽翳鳴鳩無停聲零
雨隨呼至感物歡易沉含情戚難棄芳菲宜及
辰競此青陽麗中夜兒女心暮年壯士志撫劍
臨長風慷慨沾吾袂

過臨潁作

午辭邵陵城莫出寧龍路潁水清且漣洗耳登
遐慕上古既以邈主人難可遇役役方自茲悠
悠誰能顧飛雨引前旗塗泥逗輕柳林際亂鳴
禽沙頭暝煙樹青楊柳陌麗綠深麥晴霧春和
足嬉娛聊此釋吾慮

連日行漳衛道中苦旱望雨不至賦此志

感

三春炎氣異入夏勢轉酷微雨不成霖驕陽未
肯伏長風捲屯雲天意虛亭毒土脉欲無膏寒
凝何由熟緇茲河朔地頻年空行輻瘡痍見

悲況我忝人牧食粟常汗顏
憂竟徒蒿目中宵
自憚營脩途時躑躅精禱
旣無術曷以慰惻獨
皇鑒諒不睨鞭霆應神速
佇聽豐年謠如傳紫芝曲

游百泉二首借翟如臨觀察賦

披圖嗜名勝可思不可卽
獨往嘆脚躡同人喜
攀陟磴道初回轉竹樹漸
蒙密日落林逾靜鳥
歸山更寂湛然對靈源
水清石自激晃翳恣所
如鱗介各有適正思濯
塵襟片艇搖空碧天漢
其昭回濠梁疑咫尺沿
洞淵渚長俯仰變晨夕
緬懷川上嘆幽興渺無極

其二

攜峯聚靈巖源泉滙幽渚
紺寒鑒毛髮淨微貯
王乳明月墮可拾珠幾
噴如雨樂饒遁考槃
寒蒙思衛女桂楫此夷
猶王尊况容與蒼翠亂
空濛震光澹平楚悄然
發哀吟幽人在何許佇
懷鶯鶴音不逢長嘯侶
濯纓久蒙塵漱石思礪
齒安得謝浮名飄飄問輕舉

感蔬

炎氣盛驕陽五月勢如熾
萬極半摧殘嘉生孰
爲理物情固自殊好醜
異成毀野草上階除滋
蔓殊未已馬齒及苦苣
後園亦填委夜來膏雨
施瘴毒快一洗此輩復
向榮得時如有喜權權
青蔬色孤秀還餘幾常
恐寒露零蕭條逐風靡
所慮金盤空嚼藉如霞
綺封刈棄天常老圃莫
爲恥五畝何足言上林
滿荆杞

淦陽官居覽眺有述

此邦實要衝官居亦幽獨
逢迎非本性退食遣
煩促才下步庭除流眺
慰心目盆荷黝而青堦
草萋以綠夏火欲燃榴
秋露且霑菊最憐兩行
栢恨少數竿竹涼風吹
高槐寒蟬尚棲宿覽物
思故園悄然傷中曲干
時終無術掛冠違所欲
桑麻久荒蕪圖書塵滿
軸世方混淄渾人誰辨
珉王借問轅下駒何如
雲間鶴

白菊

白菊如靜女芳姿挾幽意
不讓黃金葩各擅

霜寒月下疑魄銷風前覺香細持笑時世粧紅紫紛相媚

偶述

我家本岷巖性與鹿麕適茹芝足療饑中歲謬行役世故渺風波浮名等膠漆初服久不返分曹多所歷黃綬未言卑所司均散秩簿書徒挂精逢迎豈陳力緬懷賢達人時命嘗屯阨竄逐與饑寒古來頻接迹叨竊已多蒙尸曠仍增惕豈有迂腐儒勲名垂竹帛骨髓幸未枯溟滓有探索斯文千百年青史二三策故山書可藏歸與鑿石室

途次苦寒偶書所見

寒飈集玄冬薄物勁於箭馬毛縮如蟬征夫苦無健况我病新陵弱骨先已戰敵裘同魯縉何以敵四面鵠鵠但哀號狐兔亦奔竄豈無知原樹萬株槁枯幹觸景感蕭條撫衷嘆凌亂仰視萬里鴻肅肅摩霄漢

偶讀江文通水上神女賦愛其妙麗

寓感

燕起少佳麗鄭衛空狹斜神女出炎州絕世始驚嗟姤姤艷朝日曄曄敷流霞珠樹懸翠羽碧沼羞紅葩解璫示明信色授意已賒疎體曳輕裾空際望瑤車湛湛江水白靄靄山雲遮始知靈異質窈窕宛如空花精影儻留滯天冶何足嘉

代內寄

憶昔韶華日與君結新婚韶華不可留恩愛空復存自君遠遊宦悠悠歷朝昏佇立明星繁愁坐朝日瞰關山莽迢遞歲月已崩奔鵲鳴芳樹蜻蛚吟草根頭白常別離偕老豈空言田廬亦可守何當返征轅

荅內

與子爲夫婦中歲厭糟糠貧窶不可居別離熱中腸頭白尚干祿世路浩茫茫寶劍已鏽澁明鏡無輝光予衣素化縑子鬢鬢變霜寄書多苦言田廬幸未荒殺馬毀征鞍歸與守舊岡

病臥武陵官署偶閱縣志所載潘安仁詩

感賦此

守官河朔疆于役及殷旬抱病邢丘城確食臥
日晏圖編紀方域起坐適披翫往蹟嘆埋淪遺
詠驚堆聚咎人感隆暑慷慨懷永泮今我稅塵
鞅赫曦當重見本無鷹隼姿況乃多羈絆空然
畏簡書而墻壁霄漢

道上望北邙山

昨發廣武城今望北邙山英雄已淪逝王侯同
草菅今古共如此百年一轉環人生均碌碌營
精寸尺間析節事權貴悅仰權心顏所得不盈
背倏忽已化遷梁肉充膚體盡施蟻與爲驅車
事行役感此淚潺湲綢彼丘園土高蹤良可攀

暑中對雨

驕陽恣凌虐常恐土石隳天意貸炎蒸玄陰不
待招雲氣客已布雨聲自蕭蕭林光淨欲拭黃
埃迥不驕河朔千里餘芄芄見黍苗客愁慰行
軸民歡動歌謠高齋亦疎放草樹颯颯飄憑軒
聽淅歷曠絕失煩暑煙景如江南我思忽以遙

暑爲念親故連床意寂寥

秋夜

秋氣忽以侵涼颼來木末日光澹塔除竹樹如
新活室靜遠塵囂更散省煩聒向晚轉蕭疎玄
壺罷哀咽須臾皓魄升萬里澄一色仰觀河漢
流旁覺天宇濶欸憶南賓鴻紫塞欲行列肅肅
起我思關山未可越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四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四終

三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歌行二十三首

武夷山歌送吳元翰歸閩併寄曹能始

吳郎告我武夷去乞我爲作武夷歌武夷眉目
我未識其能吐吻出嗟哦七閩處處仙靈宅連
峯疊嶂生咫尺况復茲山最奇絕乃是元精灝
氣之所盤勃仰睇蒼蒼不可極恍若青天黏石
壁石壁瓊崖四顧崔嵬盤根如削陟合乍開淙
然九派銀河水縈迴捲作玉龍來朝暮幻景何
條忽千奇萬怪誰爲哉我疑天仙一念愛泉谷
環視靈區此卜築不有神工與鬼斧橫空胡緣
置方屋仙人却歸蓬萊顛煙霞鎖屋長千年喚
白鶴嘯清猿何人對此不茫然雲臺真逸亦仙
客還向靈山寄遐跡溪前款乃聽漁謳石上穿
雲轟鍊笛此後無人能獨往我欲從之勞夢想
丹梯翠壁久塵埃側身南望令心哀自是世途
牽腐鼠豈因仙路去無媒勸君茲遊勿草草人

生只合名山老山中之人有曹丘因君爲問相
思不

故邵武永綰雲鄭公遺祀錄長句

前輩風流今可數 孝宗之朝古未覩廟廊諸
老多元龜郡國小吏薄乳虎當時事事堪堪傳
如公名德更無前承家不忝康成業絕學遠過
楊子玄天生大材必有用誰言案稅代梁棟青
衫作吏自逍遙十年轉覺閩山重男兒不願萬
戶侯亦不願大名垂九州但願循良滿人口道
傍棠樹長子秋只今黃蕉與丹荔殷勤伏膺連
衿袂當年兒齒盡生孫但說贊公猶隕涕此事
于今久寂寥紛紛傳舍擁金貂因公獨起高山
想轉令人憶 孝宗朝

舟次王家渡是新建伯擒寧庶人處感而
作歌

西山乍捲章門霧片帆遠拂江頭樹春水茫茫
無岸邊舟人指點王家渡風煙慘淡忽改顏爲
陳七十年間故武皇御極愛遊戲陰雨忘作

終計離宮歌管常遏雲天下兵戈忽滿地不獨
西北起胡塵果爾東南生反氣仰射寧知帝象
尊順流擬奪龍蟠勢此時勤王誰最亟羽檄奔
馳氣悽惻王公慷慨建義旗一鼓江城俱動色
入穴直探白額兒循江不假黃頭力劍氣遙連
秋水光樓船俄逐飛煙赤北極祥雲本自黃南
州殺氛無由黑河清海宴此一時經綸想見艱
難日風檣陣馬安在哉江水悠悠江水寂說罷
沈吟轉自哀目前時事猶可猜蕩然猷猷爲溪
壑安知不有盜賊生蒿萊窮儒何用憂念此濟
世自合英雄才古來治亂尋常耳放歌聊與雲
徘徊

補天行 合溪遇風雨作

昨來積晦彌三月新晴始旋開顏色野老田父
盡歡喜漁子相隨棹謳發我時楊舸下吳越江
花萬疊嗟奇絕誰知天地忽變異惡風吹江江
爲裂蹴天白浪三百里江心滾滾如堆雪蒼茫
似有神靈聚咫尺惟聞雷電掣長年低回計無

出東望葦洲眼流血此事君其問水濱巨魚往
往餐人骸薄暮雨歇風漸遲纖月含雲杳杳垂
開尊更就長年飲翻愛萬頃鋪琉璃水禽陸禽
競媚嫵前者何恐今何嬉酒闌興極語復默重
念疲民轉悽惻去秋無禾夏無麥鎮日望晴晴
不得江南健兒好身手甘以刀劍爲衣食嗚呼
商羊日日跳清晝五石何人補天漏

放歌行 徐沛道士作

少年負奇氣談笑傾九州喜作封狼計慙爲負
郭謀讀書萬卷猶敝帚落魄狂歌長使酒浮雲
富貴不關心舒卷興亡却在手遭際還爲得雨
龍棲遲寧作喪家狗竭來抱策謁明光奚囊片
紙挾風霜籌邊肯自輸晁賈作賦端不讓王楊
祇言天子賜顏色寧知主者移宮商金門不
待公車詔王陞難隨執戟郎黃埃赤日令人老
二月遂別長安道五噫歌聲猶慷慨三閭形色
漸枯槁徑須拍浮向酒船倏忽窮愁盡如掃桑
田碧海亦須臾安用區區惡懷抱君不見重墮

公暗鳴叱咤萬夫稚子弟江東俱赴義諸侯河
北盡趨風一朝勢衰身亦刳美人駿馬皆成空
君不見赤帝子揮劍斷蛇氣如虎五年帝業反
手成堆圖英略策策前古只今無樹可棲鳥空見
長陵一坏土兩雄當日浪經營自餘么麼盡可
輕豪裏槐宮曾關土世間螭角兩稱兵星流電
掣同過眼白衣蒼狗何須驚漫令磊塊填胸臆
請君歌我放歌行

歲莫醉歌

白日西飛不可留歲云莫矣心之憂我今且勿
憂得酒須歌歌復譚男兒生死任天地常年
醜終何求苦心希富貴富貴如朝榮折節慕儒
俠儒俠亦虛名如繩之酒不解飲枉將七尺施
愁城南樓夜色青燈吐酒酣北斗在庭戶燈前
顧影自婆娑喜極還提如意舞良夜樂難終春
回花自紅人生行樂耳安暇泣途窮但愁酒醒
樽已空千歲之憂復填臆

送顧司理貳守太原

江左名家推顧陸子戴風流尚相續使君自是
虎頭才早以聲華照南服大江西列錦江城握
節爭傳佐理名行車忽灑銜冤雨臥閣長陪坐
嘯聲臺符省檄何填委利劍吹毛那足齒已見
雪霜寒三伏復道陽春行千里薦書朝夕動明
光黃門烏府遙相望胡爲不待金門詔五月驅
車上大行大行山色浮天起五臺滴翠媚行卒
鼓吹聲連大漠雲佩刀寒照潯沱水宦遊如此
氣雄哉聖主終憐保障才共道功名收半刺題
輿遂上黃金臺

讀四家錄書似家叔伯客

西來大意的何如見說三乘一字無諸天有衆
看龍象法會何人捋虎鬚可憐力士狂奔走不
信額上有圓珠百十三昧毛頭許畢竟機鋒竟
何取十指欲撮妙高座一口橫吸西江水將頭
安頭信不然以劍害劍寧有此我聞妙語轉生
疑思君說法震春雷能令勝相生蓮座不許纖
埃污鏡臺試問從遊飛鳴處若爲視得鼻頭迴

題武昌熊中丞三異卷代作

中丞早歲游海瀛海上濤頭方怒爭偶然失足
海之漬蹴天白浪不能驚蒼茫似有精靈射咫
尺那許蛟鱗橫從來異人神所降如公身合青
雲上山房夜讀氣蟬聯胸蟠霓虹幾千丈赤手
驅虎如驅羊何物咆哮敢相向猿臂將軍誇有
神彎弓及羽空豪壯自公射策獻承明疆圖紛
紜事請纓仗劍秋旻星斗避提兵瘴海妖氛清
海中白龍有魚服遭君免爲豫且辱吐氣頓令
萬族驚鼓濤坐致羣夷歸雀環蛇徒爾爲魏
闕功成事已奇何如十萬樓船隊凱歌十日偃
征旗祗應陰德雲仍在侯印還成左顧龜

宿州故無黃河邇來泛溢遂成巨浸間凌
數危頗甚因感事作歌云

曾聞桑田變滄海安得河流常不改漢帝狂將
壁馬沈魏子高宮今何在當時呂梁百丈洪嘖
巖却入污泥中千艘鱗集何由通俯瞰欲問馮
夷宮宿州城北桑麻野河流忽來走其下盤漚

也

便擬穴蛟龍崖溪何因辨牛馬飄泊孤舟一葉
橫怒浪翻空勢如瀉長年束手無顏色櫓輟篙
停互哀咤我聞河水天上來鞭霆掣電誰能回
禹功湮沒無人續如雲堤勢空崔嵬况復智巧
事穿鑿幾使人工斷地絡咄哉河伯愈不仁漫
將膏血填溝壑君不見大倉粟水衡錢百萬輦
輸無息肩治河中丞官九遷年年濁浪自滔天

書綿州李太公詩冊同寅上林君之尊人

送曹尊生北上考計

生弱冠樹赤幟海內文章一高視挾書早上
金馬門漢廷錯愕異人至有才不解貯木天坐
令金匱少奇字持籌書獄兩絕儔功名無乃非
其意流俗偏憎白服人陸沉那識青雲器世態
風波故不常男兒肝膽差堪恃五斗還輕萬戶
侯寸心自愛千秋事誰能碌碌向貴人乍可悠
悠稱傲吏去年探奇武夷山千疊煙霞生篋笥
今年上計長安道萬里風雲擁征轡南北浮沉
何不可英雄肯自深憔悴君不見文皇宣室感
鬼神夜半絳床前賈誼

我思寄沈仁祖工部

我思美人乃在小山之傍桂樹之陰壑而不見
傷我心春風歲歲吹芳草春草綿綿思遠道但
見風塵衣上緇誰憐顏色鏡中老憶管長安並
轡時翩翩意氣如風馳心輕衆女娥眉妒笑殺
羣兒學步嬌有賦不獻長楊館有詩不奏定昆
池詎從今日嗟遲莫願悔當年輕別離別離方
未已飛蓬無定止但愁天上雲不照汚池水南

旺長官今何如生平平安好寄往來書白雲使者
應北上樓青燈夜語知相向憑君爲道相思深
我今欲賦還山吟江上暫寄梅花信山中遲爾
瑤華音

東同年張我先廷評

我昔評刑廷中署自言身是神仙吏曹空吏散
日未移飽飯看山無一事山色龍鱗直氣深朝
朝翠滴訟庭陰浸天萬頃明湖色出門一望清
人心歸來門巷絕迎謝仰面長歌屋梁不寂家
併遣妻兒喧懶情不遺長罵自從持籌入司
空兩月長陵泥土中復遣臨戎聒鼙鼓何曾白
羽生清風坐此心情長似醉夢魂每傍湖山去
聞君新踏堤頭路恍然記我題詩處張夫子聽
我歌人生在適意安復問其他有官何用貴有
俸何須多我輩不能俛仰向人候顏色低眉自
作平津客又不能目如電光舌如虹翻飛
帝城結子公只合置身向閑散縱酒吟詩趁強
健他年儻復乘風雲起濟蒼生未應晚

盧龍行送祝石林諫議入奏

送君盧龍山君向盧龍道盧龍山下花冥冥盧
龍道上塵浩浩君行謁帝承明間會看手采
動朝班九天但覺風雲壯萬里寧辭道路艱自
古匡時須有策洛陽痛哭已更迫屏間片語憤
沉荒至今使人思班伯多君十載青瑣中飛章
時動明光宮豈有從容親獻納不令殿閣生薰
風送君天南望天北盧龍日色連天碧攬取山
頭千丈霞與君聊作補天石

別呂王繩少叅之河北

欲識別離意先言結交情結交原不淺別離那
可輕憶昔通家聞高誼一言便許千秋事自茲
邂逅輒論詩不嫌剝啄頻問字帝城花月久
留連美君王樹臨風前何人不嘆典刑在就裡
誰知意氣偏君今奉命向河北王程欲留留不
得送君江上使人愁孤舟天際漸難識思君韞
藉爲郎久省眼班心管無有當年水鏡自論才
十載金印方縣尉丈夫得意未蹉跎淇衛風流

可奈何試問芍藥水邊曲何如樛木後園歌

自龍津至天寧洲將渡江阻風是夜飲陳

石父書舍作歌志感

君不見大江之流何喧歷直射海門勢不回吞
天浴日幾千里雄風驅浪如奔雷從來天塹限
南北武騎千尋空嘆息時清舟楫誇利涉賈舶
漁舳輕咫尺我嘗京口問三山金碧煒煌半渡
間留雲亭上凌風立恍疑身到銀河灣又曾臨
戎出浦口畫檣輕橈如戲沼白羽一揮衆不譁
戈船陣勢橫鱗鳥今辰何辰古渡頭胡不鳴笳
擊鼓赴中流天吳陽侯方競怒白渡萬頃蹴龍
湫萋萋芳草滿長洲浮雲漠漠使人愁同行二
三子爲我置酒揚清謳人生得醉百無憂中夜
燈前勤勸酬我不能乘風直上蓬萊顛煙霞滅
沒挾飛仙又不能巢居林臥觀無始人世波濤
不入耳一年來往復一年萬事蹉跎空自憐身
非巴陵大賈揚州容鎮日沙頭候風色

山中樵

草木如雲稱山下之人兮樵樵無
冬不枯春復長長條脩翰隨所收
初晴相將出門刈樵去但聞斤斧響
谷杳不知處空山窈窕遇人稀仙翁
扉相逢豈必爛柯立往往拾子山中
檐動盈路婦子嘻嘻應門戶池中有
旋劈新柴和菜煮昨朝挑賣向城隅
急追呼賣柴沽酒好安眠但恐里胥
錢

閔大夫送同年昭余屯部請告歸親太

十二

夫人聞太夫人精佛理故有末段

閔大夫別君長干烏衣之里饒君玄武白雀之
湄勸君滿酌烏程酒爲君高詠關宮詩君家壽
母古無比心如寒蟾皎秋水管年柏舟嘆仇離
此日華堂歌燕喜燕喜正春輝帝鄉游子歸
柳色搖金轡花香入彩衣紫詔鸞迴天語溫
金象服出天孫衣冠翕路尚書里綠竹駢羅
母門人生得意令如此富貴封侯何足數耶看

諸公爭避車却笑鄉人誇負弩閔大夫爲君歌
一曲此曲異前陳聞道慈顏清淨因六時不動
楊枝塵膝前好傍宰官身西竺瑤池共一春人
間極樂更絕倫大士常現蓮花相小兒卽是偷
桃人

壽成山伯王公太夫人七十代作

金風初灑高雲涼朱門榮戟耀睇陽歌鐘絃管
沸華堂堂中阿母壽而康紅顏綠髮雙瞳方副
筭六珈照珎璜身被天孫雲錦裳阿侯跼蹐萬
年觴彩衣戲舞喜欲狂上婦盈盈出琳房芝蘭
王樹儼成行了侯早佩金吾章中庭拜舞極趨
蹕今辰何辰樂未央共言阿侯勝王祥阿母千
秋有餘光人間何處更仙鄉瑤池花樹徒蒼茫
三足老烏自翱翔

點蒼山園歌爲馬鶴邵賦

我所思兮在點蒼欲往從之滇雲長側身南望
天渺茫今辰何辰登君堂恍然寘我山之傍一
十九峯俱在眼磴道邐迤巖障轉雲霞變幻出

復沒草樹蒙籠知近遠仰觀如見天門開雲屏
石扇俄中淮迷花倚石興不極芙蓉掩映金銀
臺何來飛流直下接洱海銀河亂落星辰改乍
驚素練掛長空復覺榮光生五彩千巖萬壑久
漸分鸞吟鶴唳如可聞始知畫史有神力能將
寸管奪英靈美君傍山置茅屋十年雲臥冷空
谷一朝龍躍起中原夢魂猶在山之麓五色粉
圖信足珍神山萬里長隨身却笑桃花源裡客
千秋誰問五陵津

峨嵋山歌爲劉夢胥賦

君不見峨嵋之仙山萬古橫林西南天一十七
峯相鉤盤芙蓉片片王嶠屹拔地祗疑礙日月
連空倏見生雲烟丹梯石棧徒在眼們參歷井
愁攀援上有霜厓天矯翔龍起下有王洞淺瀾
欲無底香藹青霞幾萬重周迴黛色一千里瓏
粲如堆金碧間蒼茫忽落畫圖裏流泉晝夜瀉
天漿香風春秋蒸石髓日落遙連劍閣雲雪消
乍漲巴江水嗚呼此山何太雅東壓扶桑西控

峴地細長不轉天關呼吸通千秋萬歲人跡絕
瑤花琪樹但明滅青蓮獨現普賢臺白虹長掛
玉皇闕仙人鸞鶴自往來香霧玉笙時不歇我
作峨嵋歌逸興浩洪波便欲乘黃鶴九萬搏風
過鞭霆掣電何超忽酒醒夢破復蹉跎劉郎豪
士峨嵋客白門秋臥愁思結側身西望忽長嗟
眼底秋毫小吳越爲君高歌送君酒酒酣歌聲
轉激烈人生聚首亦偶然飛蓬轉盼成分別他
年一棹大江雲思君空望峨嵋月

天都山歌送汪山人歸山

我昔夢遊仙手持綠玉美蒼烟路逢仙人導我
前爲指天都山蒼然鸞鶴紛紛空裡見笙歌隱
隱度雲漢王女肩披紫霞帔青童手執桃花扇
飄飄琪樹泛光風倏忽瓊臺生紫電我時飛步
越崔嵬直追倒景騎風雷舉袖亂拂星辰落柱
杖爲撞天門開俯看千峯盡培塿三江五湖同
一杯偶然折翼九霄落空有心神寄遼廓桃花
流水去無蹤翠壁丹崖幾萬重天樂嘈嘈猶在

耳仙人王女不復逢汪生家本天都住平生永
裾染香霧何年失脚踏塵寰簷簷久踏白門路
一朝逸興動雲林秋江早賦還山吟便攜妻子
入岩谷掉頭獨往意何深白雲桂樹曾無恙猿
啼鶴嘯清人心悲風千里送君發斗酒殷勤情
欲裂何以贈君太古琴朱絃嫋嫋音不絕他年
臺境成真遊與君石上彈松月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五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

卷之五

十七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歌行一十四首

古金陵行

金陵自晉帝王都虎踞龍蟠天下無紫蓋呈祥
開紫極黃旗獻瑞啓黃圖襟吳帶越遠躋楚百
粵二巴屬吞吐上流開閭壯西門京口屯兵旌
北府當年戰伐何紛紛江東豪俊氣凌雲小出
濡須摧魏甲大呼淝水却秦軍入洛曾聞申吊
伐欽江立見掃氛從茲王氣鬱長久六代全
盛無不有王帛漸誇四表同圖書况號千秋藪
彤庭麗藻驚風雲天祿秘文窮蝌蚪顧陸風流
本絕塵王謝貴侶更誰倫朱雀軒車流白日烏
衣甲第照青春一疏雲霄能薦士千金曲肱更
留賓吹噓盡作朝中彥顧盼堪爲席上珍別有
旌豪驕意氣三條五劇連遊騎狹路香風紛綺
羅長千夜月疑珠翠語鶯歌春復秋風管龍
笙樂未休桃葉桃根迎渡口垂楊垂柳向樓頭

金陵行

同心並引結蘓小艇千爭催送莫愁自矜氣勢
無摧折豈謂繁華有銷歇管聞荆棘臥銅駝今
見芳巾生宮闕鳳皇臺上起秋風燕雀湖邊落
照空公主惟聞傷破鏡侍臣誰見愴遺弓古往
今來共垂涕但說興亡如夢寐異代徒生禾黍
悲當時肯作苞桑計王樹流光春自開夜潮明
月去還來空餘庾信南冠泣千古猶憐作賦才
淮甸飛龍日金陵定鼎年百川同赴海萬國並
朝天朝天宮闕中天起璇題王柱雲霄裡洪武
門當太乙前太平堤拂鉤陳尾鳳層巒開鳳在
廷龍官布列龍爲紀南國河山似畫圖天下車
書若流水是時天子御明堂令晨日晏但垂
裳疆宇跨周漢民物轉虞唐西北旄頭落東南
波不揚腥羶一洗天河淨兵氣銷爲日月光將
軍解甲罷登壇才子承恩在金鑾方外除書香
案吏禁中曲宴主堂仙朱慈並傳清廟曲彩毫
爭賦帝京篇天清地謐無窮已斗轉星回有

終始鸛湖龍去誰能攀珠丘鳥散蒼梧間管聞
周家卜洛邑今見黃屋鎮燕關千秋此地成豐
鎬舊國煙花四時好內殿時聞警蹕音衣冠日
望橋山道離宮別館勝丹丘分曹別署儼瀛洲
金人承露凌空立王女吹簫跨鳳遊侯家臺館
春長在玉第笙歌夜未休青牛紺轡東門外白
馬金羈南陌頭別有琳宮連梵宇遠迤綠磴復
臨渚雨外天香冉冉垂風中仙樂飄飄舉勝侶
終朝集求羊玄言滿座傾文許此時玩世足優
游此際沉淪若莫愁早知京洛多豪貴其如江
左盛風流奈李臨風驕白日芙蓉泣露冷清秋
久留郎署終難遇一辱泥塗逐晚收馮唐徇祿
頭欲白賈誼上書空憂國綠樹陰陰羅雀門青
苔寂寞草玄宅世路由來似轉蓬一貧一富抵
掌中符日白眉彥今代黑頭公土龍終致雨石
燕亦翻風謝安常捉鼻殷浩漫書空誰惜王文
度獨步擅江東

湖雁篇

秋深葉落聲瑟遠小冷天天一色日莫惟見
平湖深扁舟遠界天光碧此時南雁正爲羣此
際悲鳴斷續聞幾處淒酸叫涼月數聲嘹唳破
寒雲雲破天清月侵沙無端哀咽向蘆花早梅
暗落高樓笛楊柳驚飛出塞笳幽修似伴魚龍
語更共啼鳥催臆思婦天涯夢不成征人故
國淚如雨曾說聽猿易斷腸那知聞雁重悲傷
九秋霜露寒更苦千里關山夜獨長塞北江南
天浩浩斜飛欲盡衡陽道足下何曾寄客書聲
中只解催人老人生真覺是別離他鄉霜月易
成悲誰家錦幌銀屏夜過盡寒聲獨未知

七夕引

鵲橋婉轉銀河清今夕佳期勝三五錦幌初疑
香霧開羅帷乍作輕煙舞始知相別會相逢倏
忽爲雲又爲雨小婦乞巧上高樓獨夜深闌玉
兔流心悲塞上關山色腸斷機中紉素秋空嘆
織手年年巧但織回文字字愁此時孤懷不可
道此夜空牀令人老婉結流蕋枉自垂微黛紅

上元上元月色倍光輝瓊樓絳闕共逶迤霏霏
 泛雪橋三白暮景連燈亂九微九微榮煌不知
 數禁禦分明見天路霧影初消雲母屏星光遙
 綴珊瑚樹桂宮蘭殿一時開驚聞 天子幸蓬
 萊侍臣佩映九華扇宮女粧明七寶臺臺下參
 差彩旗轟鳳吐流蘇龍衛燭橫金枝鼓不暫停
 金猊翠管輕相逐颯然御輦動微風翻出霓裳
 舞衣曲曲罷銀河月正中簫聲轉入上陽宮祇
 見車茵光耀地侯家行障簇生風侯家祇里競
 春嬌春嬌百巧窮新意苗苞花亞比目遊玫瑰
 齊嬌烏睡微賓盡致珥貂人選藝旁羅旗瑟
 以俱道朱門錦繡筵不輸內苑魚龍戲此時燈
 火正輝盈此地行歌處處聞仙衣浥浥染香霧
 寶馬御棚路彩雲仙衣寶馬去未已帝城何限
 華于北里名倡贈芍藥南國佳人似桃李可
 三五正佳期可憐二八正嬌姿匿歸來燈
 火宵水晶壺后月初移墮御道許滿狹斜千門

如花似春紗不知何處高樓當收盡寒梅萬點
 花

征南行

漢皇昔日議開疆尺箠捷盡西南荒諸夷彈丸
 何足亡直取羈縻同犬羊歷載二百無寧狂誰
 使么麼化陸梁庸蜀江畔腥血沸貴筑城邊白
 骨僵已聞伏波下桂水更遣樓船浮豫章抽兵
 悉配三河士選戍全徵六郡良幕府上將氣如
 虎監軍使者新持斧號令風霆威雪霜滅此朝
 食焉足數壘山煙谷事窮攻密籌叢篁蛇虺中
 頗度金帛填壑委轉愁瘴癘連營空水上墮焉
 漸堪憫穴中鬪鼠誰爲雉自昔攻心稱上策思
 用德祥纔而轍不然州郡亦良圖張喬祝良今
 豈無收取十萬行營旅東戮鯨鯢北繫胡
 燕歌行 客有談五事者因賦
 漢家煙塵在幽朔和戎當日用戎索天子遠尋
 魏終功單于近守奉春約但令烽火絕甘泉爲
 惜金帛被絕漠胡兒驅馬下陰山漢使盡金止

渝門漢金歲歲與瀚海胡馬朝朝入御開越羅
蜀錦耀朝日胭脂併賜天家出胡王種蜀變雲
霞胡中婦女生顏色從茲幕府臥旗鼓幾年不
識沙場苦文吏軍前報簿書美人帳下呈歌舞
已見食桑能革蜀詎疑生物終驕虎沙暖泉甘
草更肥胡兒日飽漢兒饑將軍絕口鳴雄劍壯
士無心試鐵衣不見呼韓稽顙日一朝雲合雁
西園

江都行

隋家天子盛遊觀東來不復憶長安徵兵百道
渡遼左却向南州泛龍舸從來夢裏愛江都果
見繁華天下無銀河倒捲長渠瀉錦帆遙集邗
溝下可憐水殿夏荷風絕勝金宮花月夜興衰
自古漫成悲此事君王心自知後庭王樹纔蕭
索條見楊花亂零落三千粉黛盡成灰七十鴛
鴦去不歸君看廢苑荒榛地只今猶有夜螢飛

春愁曲

真珠綴鳳王盤龍雀釵搖翠金芙蓉含啼歛笑

猶無奈
日射春光灑花影離離中碧色千
年舊恨丁香結凝想金針綉紅絲紅欲滴鴛
鴦血凝情重倚赤欄干梨雲如夢柳漫漫春山
盤結平蕪盡畔東風薄寒寒

禱衣篇

美人少小恨離居
蕩子從戎十載餘
難逢海上春
歸翼狂織機中錦
字書明月空牀分獨守可
惜紅顏變衰醜
柳葉經春闌恨眉飛蓬盡日隨
接首情知有路向金微
下堂無計學翻飛
惟有年年西風夜爲君盡力禱
寒衣未寄心愁絕
思君夜臥燕支雪
胡馬長驅方未休
漢軍轉戰何時歇
斗帳流蘊捲畫堂
紫燕雙栖玳瑁梁
珊瑚寶枕龍鬚席
對此令人空斷腸
不辭爲雨復爲雲
夢裡相隨路不分
何當竊藥奔蟾窟
長逐清光得照君

江南春爲陳光祿以仁賦

江南三月春風好
畫輪遍碾春郊草
何處青樓垂柳多
誰家紅樹啼鶯早
柳色鶯聲俱可憐
何處

學堂華媚以年金尊長對三千客錦瑟爭彈五
十絃陳郎家本江南住探春欲遍江南路別開
高館最幽奇貯得春光應無數尊中有酒莫逡
巡好向花前愛惜春倏忽青銅悲白髮誰能白
日老紅塵

燕燕篇

燕燕爾何來雙飛向華屋呢喃雕梁上朝棲莫
還宿主人恩厚等皇天傍主長思得主憐春風
習習拂毛羽盡日珠簾繡戶前豈無蒼鷹解搏
擊獨立愁胡任超忽高堂不動安如山我生自
藉主人力一朝時事有變遷燕尾難被難自全
主人睨視不得語豈必棟宇隨飛煙海天茫茫
秋霧白鳥衣濕盡眼流血早知中路有摧折悔
殺當初傍炎熱

題千山紅葉圖送姚圖客歸閩

江南九月霜暗飛秋光春色兩依稀萬樹欲丹
疑濕霧千山如醉帶斜暉畫史含情拂纖縞解
作秋妍秋不老自識晴雲覆錦林莫疑赤燒連

系草此時遊客正天涯此際離腸忽憶家聽絕
啼鶯嬌映綠愁看飛鶯齊落霞閩天杳杳接江
路酒罷送君從此去想得遙窺荔子丹尚疑題
葉斷魂處

七夕曹能始席上賦得博望槎

梧桐葉脫秋聲起迢迢秋色淡如水上佳期
王露中人間良夜金波裏此時漢使向河源此
夕乘槎犯斗垣但驚官舍嚴城府那識天孫遇
河鼓雲堦月地難久留飄然枯木復乘流歸來
不問成都卜肯信身親見女牛從此人疑有天
路俱言河漢清可渡帝子英靈空有神千秋別
淚自沾巾可憐如綵南樓色年年愁殺問津人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六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歌行二十二首

雪中戲詠

江南春色從來早今年風雪何浩浩豈是天公
能好事別與人世開蓬島萬木難爭王樹奇千
葩不闕瓊花好但逐真仙躡彩雲莫學遊人念
芳草

真珠簾曲

白岳雨君洞有泉自
石巖碎垂名真珠簾

雨君洞口王泉碎千點萬點如珠綴爭疑帝女
愛垂簾故遣鰲人常濺淚靈光漱灑復逶迤欲
斷不斷何縈累日高繡額娟娟吐霞落流蘂婉
婉垂纖月如鉤空自轉秋風吹盡長不捲的礫
還隨北斗斜焚煌直射銀河淺萬斛明珠信有
神絡遍靈岩不染塵獨憐合浦無還日人間只
解組湘筠

夏相國白鷗園歌

我來葛溪水試問白鷗園路人煩指點彷彿見

朱門朱門當年字可熱今日池臺鏤空宅翁李
春風久寂寥梧桐夜雨自蕭瑟憶昔先皇致飛
輦夏公慷慨獨英年已見片言掣魚水更思談
笑盡凌煙瑣闥獨立何磊落黃閣岩岩類喬嶽
草疏勁昨渭厓舌奮誓欲折承嘉角勳名早就
繫未喘丈夫得意可奈何門外金章填畫戟後
庭上貌誰笙歌歸來江國愛江沼容與含情對
鷗鳥草色空憐綠野春鷄聲催候京華曉由來
衛霍互興衰何況田實有傾移遂令漢殿賜環
日俄見吳門齒劍時滿堂賓客已非故蛾眉流
落瘴鄉路鳥雀還飛翟氏門牛羊早上孟嘗基
百年往事已依稀尚使游人淚滿衣白鷗獨是
忘機物依舊煙波自在飛

送吳按察本如入覲

湖上風高秋浩浩白日黃雲澹秋草離亭載酒
欲斷腸送君遠上長安道長安大道直如絃漢
家宮闕五雲縣侍臣聯佩趨華省才子彈冠近
御筵憶君典禮合鷄古粉署魁梧素佐勸

官軍落欲何爲君看散髮鳴夷子煙雨扁舟信
所之

西湖遊女歐客有談西湖士女之盛諷予
禁游予笑之戲爲作此歌

西湖初漲桃花水錦流蕩漾春風裏閨中少婦
欲出遊湖頭花柳正如綺畫船並集湧金門寶
馬初停白玉軒香氣乍離珠箔遠輕桡漸傍湖
山轉蛾眉美盼婉清揚光彩爭誇時世粧已驚
顧影沉文鰥還願將心托錦鴛由來西子浣紗

復向何處低徊別浦贈珠時婉約前溪拾翠路
芳徑相扶闔草行旃林笑指燒香去春遊本異
桑間期答贈誰傳芍藥詩行露誤疑蕩子婦臨
風愁殺游俠兒朝朝暮暮閑來往非煙非霧勞
望想但今美化似周南何必冶容殊漢廣關雎
逸唱已千秋後來樂府亦風流勝作竹枝三百
首年年付與越娘謳

李太參慶白椿萬壽表北上

使君年少舊爲郎鷄舌早合漢王香起草明光
誰不美持籌策案更稱良承恩十載辭楓陛
出守一麾佐幕府南上吳臺頻北顧浮雲不蔽
長安路臺裏時聞長樂鐘雲中遙辨甘泉樹瑤
笛新捧上蓬萊仙仗鑾輿候曉開寶籙千秋金
作鏡霞敷萬歲王爲杯翩翻舊侶章臺圓走馬
相逢動顏色太液池邊柳可攀玄都觀裏花曾
識昔時題柱重田郎今看禁闥還汲直丈夫得
意是朝天朱衣綠綬儼神仙祇應江國寒帷者
姜爾雅飛在日邊

謝生行釣臺吊朱謝皇羽墓

謝生草微氣如虎萬死勤王丞相府市朝俄變
天地昏燕山血碧餒爲土昂藏七尺誰與歸釣
瀨清風尚千古隱跡時作舊剏遊故老相逢雙
涕流六宮禾黍正滿地野嶺引子翻翡翠金碗
魂驚白日新銅駝目覩荒榛裏可憐社宇血日
夜酒冬青側身叫蒼梧

心不欲視吳旻從來二土心能許便付道骨江
之詩季布虛從朱家生梁鴻監傍要離死君不
見釣臺南燕臺北當日招魂招不得楚騷哀怨
滿遺編歌罷空江轉蕭瑟

聽雨吟 萬池溪

朝發鍾陵城莫宿池溪館前山氣已沉雨脚欲
凌亂夜半逐淋玲鷓鴣鳴聲未斷淒淒切切聽轉
深欲歇未歇傷人心已向空塔激繁響復從高
樹送哀音淒清塞上寒吹感斷絕閨中夜擣砧
憶昔林居守蓬葦慣向前山占雨色梧桐枝上
泛徘徊芭蕉葉裏美蕭瑟曉看偏愛竹房靜夜
聽那管紙窗濕自從岐路嘆蒼茫每因零雨一
沾裳但識此夜對床意不信微吟不斷腸

署中送別胡文選北歸

我昔歸豫軍君初發武昌我今來白門君復返
梁園憶昔聞名未識面美君丰采如雷電鯨吞
奮吸方怒張能將赤手扶江漢從此聲名徹未
央人言朝夕叩天關憂國詎獨如賈誼悟主當

復似馮唐竭來騎馬白門道北望長安天浩浩
醉裏高歌鳳鳥臺浮雲萬里無由掃人生結交
詎在深感君一見卽同心寧知踪跡學蓬梗空
言意氣奪蘭金江天漠漠連江樹極目中原杳
如霧紅亭綠酒獨醒時落日行人在何處世上
岐路未可期雲蒸龍變會有時男兒心事當自
保若問悠悠那得知

長句爲張計部尊人作

君不見張翁意氣何雄豪平生萬事等秋毫早
年有志學岑范一朝脫屣從盧敖驂騑逸足隘
八極蒼鷹勁翮秋天高人生富貴詎身致生兒
却是廟廊器三遷斷織付賢母翁也逍遙無餘
事歸來道路喜扶携翩翩眼底凌雲氣清朝美
化如虞唐阿閣三重集鳳凰九苞之雛忽翺翔
金泥王檢紫雲謁雙螭繚繞致高堂高堂方進
萬年觴此時阿母在瑤島青鳥傳書路非杳兒
能成名翁未老天上人間共相保須信蟠桃千
歲根長與靈椿同不朽

分前峯觀雲氣歌

白雲海上來似向山中宿絕頂風高不可停羣
飛徧繞山之麓橫喬初連翡翠城溟濛已覆萬
花谷蒼狗白衣何足疑悠悠羣巖總堪奇滄洲
蘆絮霜橫夕院落梨花月寂時洛川神女何由
度巫峽佳人未可携欲飛不飛長曼衍似去似
來無近遠平鋪湘水不留流疊盡吳綾誰能剪
未擬霞標誇赤城空將月色賦梁苑由來雲氣
本無情舒捲千秋傍太清爲霖應滿三時澤映
日還成五色明當年却怪鳳臺客漫逐浮陰恨
帝京

元夕之後十夜都闌馮君復張燈署中偕
監司諸老劇譙輒賦長句紀事

春風夕捲青油幕北斗闌干何錯落主人愛客
重張筵燈燭還開不夜天乍驚婉轉星毬墜復
親榮煌火樹連龍銜鳳吐紛無數彷彿非煙亦
非霧姮娥初出廣寒宮天孫宛在銀河路落梅
垂柳共悠悠珍珠簾箔滿紅樓壯士揮戈橫紫

塞仙人吹笛過瀟洲十二危欄月爭吐今夕佳
期勝三五誰道新奇出內家更將繁盛誇軍府
莫嗟燭滅歌復停過眼浮華俱如此君不見高
陽豪士舊酒徒又不見成都才子自當壚飲者
垂名獨萬古雲臺麟閣今已無但須酩酊酬良
夜何用升沉問紫姑

閩都行

我來訪古入閩關浩歌遠上越王山越王山色
長不改越王宮殿今何在當年龍虎鬪長安沐
猴空笑楚人冠英雄事定爭裂土南海威儀盡
漢官時移物換幾千年冶城風景日芳妍山河
總入黃圖盛開塞誰言霸氣偏三條五劇如繡
錯繁華端不讓京洛年少遨遊學五陵朱門冠
蓋如平樂釣龍臺畔春未央浴鳳池頭花柳香
荔子夏冊長奪日榕陰冬綠不經霜四時士女
多袿服百年時世有新粧還聞海俗爭雄利戲
沓鯨波如履地快楫年年五島行奔帆夜夜雙
洋至蜀錦吳綾恣輕裝吳琛蠻賁動成市珊瑚

不數石家高香氣那驚韓郎異以茲佳麗擅遐
威寶馬銅車似水流自信烽烟長絕警自言歌
舞不知愁馬援何須銅作柱張騫但聞乘槎處
閩水常疑天漢通閩山日射扶桑紅莫愁世事
有陵谷莫嗟雲雨多翻覆好聽欄街兒女歌絕
勝王樹江南曲

同年張憲副程川以捧萬壽表北上賦贈

憶昔結交少年場一時豪俊俱雁行自許肝腸
如白日共言意氣薄秋霜風流雲散各分手從

陳氏何華山詩集卷之十

此浮沉無不有人間岐路任泥塗海上相逢驚

白首丈夫朱紱未蹉跎其如世路蒼狗多漢廷

但見侏儒飽燕市誰聞駿馬過送君五月初天

去交海茫茫失煙樹鷄鳴四壯已長嘶落日雙

旌在何處秋風閨闔垂衣裳美爾承恩入建章

願以千秋金鏡錄一上 聖王萬年觴

促刺行

促刺復促刺堂堂一去直堪惜少年意氣橫雲
煙老大胡爲守空壁憶昔擔簦入國門直排闥

闔閭至尊書陳王霸二三策口吐縱橫千萬言
自謂功名可立取那知墮墮只如此萬事悠悠
常避人一生落落誰知己男兒不能學朱雲慷慨請劍誅佞臣又不能學衛霍提兵沙漠淨胡塵有酒且堪醉有粟差可飽朱顏已不留白髮知多少徑須拂袖入西山不然秉耒歸南畝

惜花 因讀元微之南家詩懷作

水邊花氣如紅霧曉色矐矐香滿路花紅映水
自悠悠怕殺隨風逐水流花落水流空可惜相

陳氏何華山詩集卷之七

逢又是經年隔安得四時皆似艷陽春一度花

飛一度新

雪晴

高樓積雪不知夜曉日融融出郊野美人呵凍
立闌干歛疊紅白光相射初疑簾際斷珠璣忽
見虛簷水晶瀉眼亂雙蛾畫不成寒瓊迸落鴛

鴛瓦

送成生洲考功

與君結交恨不早送君又臨千里道雖知金石

月可期獨有屋泥未能保白門山色正蒼蒼萬
樹烏啼滿夕陽此際別懷那解說可但驪駒堪
斷腸中原一髮青天轉君行匹馬知近遠野戍
梅花落晚笳孤城楊柳飛霜管萬里河流大陸
開寒空吹雁朔聲哀還從北極看南極高歌好
憶鳳凰臺我本丘壑人君爲天下士升沉各有
途氣味徒相似大鵬一舉搏扶搖滄溟簸蕩連
雲霄何處更逢希有鳥與爾天路恒相招

送畢見素司封歸省

陳子昂集卷之七

卷之七

與君爲同舍歲月忽已深冰壺貯秋月可以喻
君心心知世路善坎壈但說陸沉無不可肯將
名姓混長安空有風流被江左寒風獵獵犯征
軒欲行未行已斷魂紅亭綠酒不能醉白髮慈
親正倚門落日馬嘶行轉疾霧中煙樹黃山出
欲知游子破愁顏已信高堂多起色幾年作吏
在風塵一朝得計是娛親身致千金何足數家
徒四壁不知貧我亦懷歸情最苦江頭相送淚
如雨欲將離夢遠隨君繞盡寒江向南浦

送別徐光祿德夫長句

徐君標格何奇崛我初對之若敵國已驚逸氣
薄層霄况觀寸心寒白日有時對酒恣談天便
覺風雲生吐吸男兒肝膽直自知世上功名定
何物馮唐詎合嘆蹉跎杜甫胡爲歌偈久許身
稷契固有時致世大庭豈無術君看鳴鶴在秋
空颺忽萬里誰能測送君此去近龍顏期君獻
納摠忠赤漫嗟時事漸艱難但須君等能陳力
我今豪氣欲如灰自笑一官等鷄肋殷勤襖袂
竟何陳獨倚天南望天北

送舒碣石歸豫章

楊子江頭秋氣晚蘆荻洲邊雁聲遠送君西上
豫章臺雪涕自悲鄉思滿君才昔日動西京獻
賦君王識長卿一朝飛鳥下江海百里絃歌生
頌聲由來意氣輕權貴一言不合輒投袂肯逐
悠悠世上兒還對栖栖刀筆吏以茲浪跡向湖
山興在孤雲獨鶴閒題詩遍染禪僧壁看竹時
叩野人關與君相慕聞名久道傍邂逅得

我山方樸蜀國玄臨風忽折吳門柳君去南州
儒子家錦川我亦訪漁槎他年秋水長天裏散
髮相隨美落霞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七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

卷之七

十四

陳氏倚華山房詩稿卷之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歌行三十八首

朗上人自匡廬訪余山中言有黃山之遊
索詩爲賦長句

我本臥遊人長嘯發奇想千岩萬壑盡圖間
四壁琴彈爭欲響逢人每愛說遊山更喜空門去
住閒有時乞食掛瓢去忽漫凌空策杖還吾鄉
朗師何秀發早歲辭家意超越佛日朝披鷲嶺
雲海風夜泛龍湫月吳山越水足徜徉匡廬秀
樹南斗傍乘興飄然來故鄉過橋趺坐遠公堂
訪余便入窮山裏赫日蒸空忘大暑說法微露
箭鋒機論詩直瀉絃中水欲留不住忽掉頭自
言去作黃山遊猿愁鳥絕卻不管直將飛錫凌
高秋獨往飄遙直可美就中客意誰能見逢花
萬疊總禪心松枯千秋猶佛面問師西笑更何
方石頭路滑莫傍徨要須吸盡西江水再開高
安五道場

壽朱諸卿廷尉六十長句

憶昔結交少年場與君意氣頗頡頏君才騰踔
如飛黃朝刷楚甸暮燕疆玉花文錦照天闥而
我驚足困康莊風塵滅沒遙相望青衫華髮晚
爲郎十年豐鎬逐鷗行君時入臺持紀綱相逢
大笑紅顏蒼鳳臺窅然石城長長千花月美清
揚三山二水共徜徉瀟湘爛醉對霞觴茫然白
眼失金張多君風采凜穆霜每從當道問豺狼
皂囊絡繹動明光豈惟聲伎楨平陽更思請劍
擬安昌明主有意開天章側聞曳履上巖廊如
何槐棘尚徊翔今辰何辰登君堂中宵南極吐
星芒故山梅柳正芬芳滿庭蘭玉共趨蹌願持
北斗挹天漿我爲蒼生祝壽康南山松柏陵與
岡

代宋水部壽朱諸卿廷尉

管人沾沾誇御李我及龍門垂一紀當年彈鋏
事豪遊逢君攬轡長千里片言遂結布衣驪公
卿下士古誰比論詩說劍氣繽紛酒酣耳熱出

狂語人生過合豈有常晚立門墻稱弟子自慚
燕石誤陵陽敢言匠氏收杞梓君登槐棘我爲
郎鳴珂並向明光裏細羽踟躕學孔鸞微鱗灑
澗歸王鮪從君復作故鄉遊正值朱門歌燕喜
愛客長開北海尊升堂更酌穆生醴君也丹心
照紫宸雙瞳炯炯如秋水天下蒼生聖謝公漢
廷彊禦驚仲舉但傾大斗不須辭祝君駘背更
兒齒

竹

洞山寺清風亭廢址歌舊有夏太守景畫
洞山亭子山之顛當年突兀凌雲烟高禪已去
宗風在千載清颺長颯然風流太守文章伯筆
妙丹青冠疇昔坐向此亭寫此君天矯蛟虬掛
千尺霜枝露葉長如新蕭瑟風聲冷相射我來
吊古凭闌干爲愛清幽欲去難對面恍疑方外
侶回頭始悟畫中看一別飄零知幾載恍惚桑
田變成海雕欄繡壁已成空豈獨遊人朱顏改
校頭棲鳳何處尋池上化龍詎肯待從來大地

一微塵此竹比亭寧有真可憐月白風清夜愁
絲婆娑弄影人

安成劉養素求六十詩自言晚得三丈夫
子皆有慧性爲賦長句

平生江海性所適棹臂滇南復薊北採藥天台
春晝長吹笛洞庭秋月白歸來六十未婆娑刀
圭入口蒼顏醜坐看竹梧花上雨日夜鳳雛長
毛羽

遼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山下有宋齊丘故
居

九華山人名愛山浪跡江南萬山間朝遊青山
暮入幕山中那得顧猿鶴此地誅茆亦偶然野
人何事尚能傳未須俯仰悲今古白石丹霞自
可憐

荷華篇

余家荷華山下飽觀雅秀欲爲作歌久之
不就偶讀杜陵衡麓道林行用韻擬作一
首命曰荷華篇山靈有知難不免效顰

誦亦備紀載故事云爾

蒙末西來氣象殊荷華百里重縈紆幽深自欲
盤巖谷雄豪恨不壓江湖風高響過神君佩霧
暗香霽王文燼一峯翠湧卓爲筆雙沼卅涵噴
似珠露盤繁出仙掌獨花萼生垂苗舊俱夜色
西傾瞻王兔朝曦東吐璽金烏綵鳳吹簫意恍
惚白象驅車人有無宅傍煙霞家長在手捫星
辰身厓扶靈草充糧寧資種香茅結宇未煩誅
瀝氣淋漓饒石髓元精滲漉遍雲腴遊客飄苴
龍象入道人庭戶猿鶴呼更於何處避人世只
合從此置吾軀風餐露吸未寂寞紆朱施紫豈
良圖途窮阮籍哭何事山靜孫登嘯更孤地靈
應免還逐客天籟無心自唱于偶枯綵筆干霄
漢非是登高學大夫

南山謠

南山老父賣耕牛泣向春田雙淚流家貧典盡
到兒女官裏催租殊未已去年安坐同養疾今
年疣破誰爲收君不見黃雀滿田無啄粟城頭

老鴉飛樓肉

婉轉歌

偶讀徐陵詩擬作

麗人三月滿天津牆頭美女出東鄰細束腰肢
珠玑穩低垂雙彩翠鈿新柔下贈金還自拒水
邊解佩屬何人紅塵隱隱迷紺幃青霧霏霏繞
畫輪畫輪紺幃春風轉南陌東城無近遠泥香
紫燕下高樓花牋流鶯啼內苑日落惟愁玉樹
殘風吹生怕瓊枝晚芍藥題詩約未成塵無墜
遠心先亂生平十五已含情絕艷出來衆目驚

才教垂手輕越女非關巧笑感陽城只言苗裔
生來並豈悟鴛鴦繡不成巫峽朝雲長漠漠天
河一水獨盈盈梧桐樹樹宿鸞凰一枝一葉自
相當薄命寧辭同碧玉多情終得嫁王昌別鶴
移絃愁舊曲盤龍隨鏡對新粧願藏漢帝黃金
屋莫下盧家白玉堂

長歌行

借吳大學羽翰住還豫章賦

我乘扁舟意超忽錦流蕩漾深千尺何來秀色
滿眉間飽看西山還柱笏買魚沽酒醉城頭與

君同瀉古今愁飛棟凌霄復何處知是千年帝
子棲落霞孤鶩長如昨莫雨朝雲幾度收禪房
鐘磬聽未歇客思早已隨歸舟北風江裂南風
勁往來瀾浪何啻休暫時留滯尚如此况乃萬
里生離憂憶管携君金陵道狂歌逸思薄秋吳
那知身世困風塵但喜醉眠籍芳草歲月飄零
制電中君尚紅顏我衰老薄遊漸覺意氣無強
軟那得懷抱好吳郎停杯聽我歌我歌聲苦奈
君何要當盡釀長江淥彈絲日醉千區羅

甘文德鄉飲

甘君溫藉今無有早棄一官如敝帚自來矯首
出風塵那肯低眉問升斗一生蹤跡似孤雲三
徑門牆惟五柳願從蓮社擅風流嬾學蘭陵稱
祭酒其如高詎動專城公府幾回下榻迎乞言
爭欲趨悖史下拜還聞事老更笑殺漢庭空執
轡只緣青紫重桓榮

荷華山放歌

謫仙仙人駕象來芙蓉洞門開玄風翕歛

播靈境佳氣恍惚通蓬萊華爐丹竈知無用絳
節羽衣紛徘徊雙泓窈窕貯瑤碧紅白蓮花相
對開奇葩異臺香噴薄大華王并相崔巍石壇
漠漠仍千載仙踪以冷冷去九垓靈幢寶蓋不復
見道人遊客心空哀我管童稚負奇骨拂衣有
志凌塵埃自料紅顏生羽翰何須姮娥結真胎
百年此意雖如夢翻飛朝夕自雲臺北尋崎嶇
訪華蓋却笑杜子非仙才

去燕

桂為棟杏為梁突兀黃金屋熒煌白王堂燕燕
長栖宿和鳴自語頤日暖泥融花草香養雛歛
見羽毛長秋風颯颯忽淒涼朝來庭樹有微霜
雕欄綺檻信可愛其如瀟瑟酒衣袞細語呢喃
斷別腸一朝蹤跡竟渺茫但願庭戶再炎熱依
舊雙栖復雙翔

道過山谷寺不果遊戲作短歌

管人入剎訪名山今我栖遲道路間名山在道
不及登山靈未許杭塵顏顏採藥燒丹非所羨卓

錫傳衣亦等閑終當御風如列子千里孤雲自往還

皖山歌

北風夜吼岡原裂游子晨驅愁欲絕風前放歌眼忽明皖峯為送晴空色我聞此山開闢尊秩祀邈矣來軒轅南距衡霍三千里禮數更崇如弟昆勢通輶輶厭吳楚氣干天開變朝昏龍蟠獅居互連結疊嶂層巖爭秀發真仙丹竈射朝霞上界霓旌搖古月傾峽忽瀉銀河流嵌空猶

四言古詩

卷之八

七

浮太始雪元封天子英雄才萬騎千乘動地來初從天柱埋壁往復覩潯陽射蛟迴金甌王檢今安在千年剝落生莓苔兔走烏飛不肯待猿啼鶴唳令人哀我作皖山歌還出皖山道山中空見白雲閑道上日催紅顏老浮生何日出風塵長向山頭拾瑤草

宋王烈女千金未嫁夫死誓不他適父知其志從之父卒母忽有異議遂抱父木主痛哭扶目血流滿地七日死事載潛志

王家烈女字千金金石無如烈女心父能知心母不知一死還明心不欺生來未解識夫面死去惟應與父期金簪扶眼眼流血此血宜化其弘碧閨中白日忽無光滿城花草凋顏色皖山天柱凌天閨女節直齊天柱尊為傳吊古道旁客無煩更問二喬村

二喬村在潛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天門沉沉守九虎上帝高居王清府不遣雙輪燭下土一氣茫茫何由覩金烏啄日日為蟭蟧暮吞月不肯吐雲羅霧縠密如罟妖啼鬼嘯雜風雨燭龍銜燭一何苦光如燭火勢難普嗚呼陰陽之精豈終藏玉皇依舊雙瞳光

其二

崑山萬里摩太清鍾靈毓瑞闕元精珠琳琅玕生長成神光夜燭白虹明良工聖氣扶靈局琢為國珍獻王庭明堂清廟生光榮鬼神昭格薦精誠災沴潛消五穀盈人間反覆殊可驚瓦礫為寶圭璧輕崑山日夜野火焚雲霄黯澹無出

樊彤宮五瑞何由呈
嗚呼至寶不時至
寄言守藏莫輕棄

其三

天開十二雲錦隈
粟豆如山首宿堆
晝長飲醺噴風雷
困人惻悵心中哀
名高實卑多几才
法駕有時窮九垓
西觴王母金銀臺
權奇滅沒安在哉
渥注真種產龍媒
至今流落隨驚駘
金羈錦韉不破體
大行垂耳悲彫頰
嗚呼鳳臆蘭筋行
將老托身王御悵
不早

道上柳樹

道傍楊柳栽來久
春日青青秋未朽
纖葉長愁思
婦眉柔條半入征
人手飄搖堤圻解
繫船綽約旗亭喚沽酒
我管冶遊逐少年
青絲白馬車臺走
濯濯長臨夜月前
娟娟肯落春風後
如今憔悴獨堪悲
青眼窺人笑衰醜
可憐搖曳尚多情
落日蒼茫重回首

關山月

關山月缺後圓初
轉銀盤來碧海
飛明鏡向

青天娟娟夜色蟾蜍曉
濯濯清輝桂樹連游子
路岐勞遠望思婦高樓怨
燭眠由來咫尺限河漢
漫漫道千里共嬋娟

路傍嘆

秋氣蘊隆日如血
前者隕霜何太急
陰陽愆伏不可常
豆蔲枯死黍穗黑
東人杼柚久知空
南畝耕鋤何當及
荒村饑雀噪紛紛
路傍寡婦携兒泣

放歌行贈熊壇石給諫

熊郎意氣雄今古
我思拂劍爲君舞
舞後三杯醉復歌
歌聲激烈心腸苦
長安官道直如絃
車馬豪遊俠少年
折柳章臺還袂彈
看花長樂競鳴鞭
賈誼上書不得達
楊雄寂寞獨逃玄
萬事翻覆無不有
天上白雲變蒼狗
可憐粉黛圍腰支
更看健兒誇身手
甘陵南北復奚爲
田實傾移亦堪醜
美君勁節出風塵
珊瑚磊落王嶙峋
胡爲栖皇在旅邸
不使簪筆行麒麟
天生異才元不偶
青瑣風流滿人口
孔翠行看起赤霄
神

亂那復困泥垢許身稷契固有時棲武夔龍應
非久願君慎匪雙芙蓉九衢一日風雷吼

黃州雨夜短歌

黃州鶴夢已千載夢中玄鶴飛何在我來吊古
訪奇蹤惆悵咎人不相待明月清風亦已無夜
雨淋鈴愁似海

朱仙鎮謁岳廟

將軍百戰擁貔虎雄心久已吞狂虜故郛父老
泣涕迎兩河忠義盡旗鼓唾手中原勢已成長
驅直墮黃龍府詔書一日下行營旌竿忽折鼓
聲死回首朱仙落日黃空使三軍淚如雨

庭中有鶴一隻每出視事輒舉步升階屢
然孤鳴念此仙禽栖托咫尺意若自得者

爲賦一詩

白鶴自何來栖宿庭間樹蕭蕭隻影寒向此不
能去縱嶺仙人空有期青城道士歸何處翻日
參差刷舞毛向風寥廓憂孤唳從來仙質異凡
禽此際寧忘萬里心欲共鶴鸞舒羽翰肯向鳬

雁學浮沉長鳴自墜秋天迴獨宿誰憐夜月深
何限清臙來爽氣會送玄裳入上林

鄴城懷古

我來鄴臺遊一醉鄴臺酒千載滄桑世自更百
年朝莫吾何有春去猶飛廢苑花愁來還折古
堤柳當年此地霸圖開入幕登壇盡俊才作賦
吹噓霏霧雨談兵叱咤生風雷層臺複閣凌空
起琳碧焚煌照漳水帳中歌舞曙色前苑邊飛
蓋月明裏祇言豪貴勢無倫那信繁華一聚塵
才子盡成泉下土美人已化洛川神秋風蕭颯
吹羅幕夜雨淋漓浸銅爵但見兒童歌墓門不
聞賓客燕平樂玉碎珠沉野土肥離宮處處滿
苔衣至今殿瓦精靈在暗逐鴛鴦高下飛

贈別尹惺麓憲副

幾年揮手秦淮道尚憶秦淮花月好長亭杯酒
照紅顏今日逢君吾已老岐路仍歌古別離中
年那免惡懷抱獵獵寒飈逐轉蓬離離落日迷
衰草秦山蜀棧總連雲側身西望愁如檣君才

自合重明時我心已墮清江涓他日飛騰高鳳
事相思還寄草堂詩

鳥啼曲

署中羣木頗繁然無他果朝夕惟聞鳥聲意頗厭之固有此作

我筍山棲背啼鳥北來羽族頗希以黃鸝紫鳩
時一聞千村萬村羣鳥繞覆肉能令小吏愁啼
漏似報深閨曉多於雁陣巨莫雲飄若鵲橋架
秋沼初時鳴噪未知傾朝朝莫莫轉相喧已從
西壁妨幽獨復向北窗驚夢魂庭下園中多古
木暫時飛去還來宿啞啞如伴孤兒啼哀哀疑
是羈雌哭城上畢通尾可憐琴中哀怨淚相續
上林一枝更有無獨宿長愁夜帳孤安得還山
免惆悵日聽歌鳥勸提壺

短歌三章章五句

朔風獵獵飛枯蓬天寒失所隨西東松徑荒蕪
蒹葭聚念爾有家不能住人間岐路泣無窮

其二

長安年少日爲羣結交輕薄何紛紜舌如電光
氣凌雲頭白書生守環堵窮來空作逐貧文

其三

平生好文兼好武十年作吏困塵土長歌激烈
淚如雨豈無意氣似田郎題柱何緣驚朋主

問蒼天行

問蒼天天生萬物何駢闐其間壽者無崩簣松
柏蒼翠金石堅人秀而靈獨忽然襁褓遞加至
百年百年之內幾變遷紅顏倏忽成華顛含情
抱識空熬煎憂樂相尋如轉環致身巖貴操化
權鐘鼎竹帛等浮煙何況折腰乞人憐美糲薪
豐斗十千飲如鯨吸長醉眠醒來地窄難迴旋
我欲凌風入蒼玄化爲白鶴唳青田

有客行

有客有客在滄陽春日已過夏日長秋漏沉沉
夜未央冬寒霜落天無光我生胡爲老行役白
頭棄置無人惜既不能入身帝城結子公又不
能採芝遠學商山翁路傍逐逐馬牛走床頭劍
鏃蛟龍吼歲莫高歌疾其首

汴都行

我行朱仙道遙問大梁城掌上川原如繡錯雲
中樓觀忽虹明車馳馬驟無今古赤縣神州原
此土戰國雄豪重信陵唐家藩鎮尊宣武黃河
如帶汴如環平地俄成萬歲山本連嵩洛多王
氣何必殷函作帝關蜀麻吳稻併銜尾齊統魯
縞車班班開寶祥符通全盛主臣無事長相慶
泰山后土盡增封龍庭雁塞成交聘萬國梯航
日日來兩河烽火年年靜紫蓋黃圖瑞氣縣道
山蓬閣集羣賢爭道夔龍堪接武肯言楊馬解

卷之八

上

齊肩天子賞花分王尊侍臣下直擁金蓮斗拱
星旋方未已豈悟銅駝臥荆枳野火燒連良嶽
雲杜鵑血染御河水河水瀰瀰遠故堤楊州門
外烏夜啼滿堤楊花映芳草游人只道東京好
病熱

六八匡床兼竹几抱病經旬臥還起屋裏低頭
氣不蘊灸日蒸意僅一紙虛聞幽壑滿寒水風
磴雲門思萬里清秋白露應未遑一掃煩敲病
如洗

渡河登廣武山戲作長句

扁舟南過黃河水廣武峯頭朔風起偶然長嘯
懷阮公此中磊塊今古同未必成名輕鑒子試
憑吊古問羣雄此地從來控諸夏虎圖中原龍
戰野朝聞堅壁守敖倉莫見連營屯白馬天地
何曾罷烽烟山岳時時檣叱咤漢楚興亡一聚
塵廢壘殘墟愁殺人村禽終日啼枯樹野草千
秋化鬼燐時遷陵谷俱無主運去風雷豈有神
英雄自古骨俱朽而我悠悠復何有少年解事
已自癡况及栖遲成老醜世無曹馬輩我豈嵇
阮流尊前有酒醉且休撫膺莫作商聲謳

安陽懷古

鯨背橋邊城截葉古帝曾聞河亶宅黃堆故塚
穴妖狐秋草茫茫尋無跡龍山白石磊砢陀虎
澗王泉流蕩潞荆棘盡荒涼馬臺莓苔併刻韓
山石宮殿塵飛有劫灰園陵土餽無英骨放歌
且上狎鷗亭一醉忘歸寒雨白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八終

陳綺山房詩稿卷之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律詩九十首

南康阻風

白浪高於屋北風午益狂龍爭轟鉅鹿虎鬬駭
昆陽江勢吞吳盡山形帶楚長愁心傷一葉目
極正蒼茫

其二

匡廬原咫尺猛擬陟其顛天地忽飛動波濤更
接連錦屏虛挂月雙劍漫凌煙不盡冥搜意維
舟一悵然

書龍給事挽卷

海內論遺直青蒲想犯顏聖朝容死諫逐客有
生還紫氣原千里浮雲尚九關至今傳白馬遺
影照燕山

其二

封事留中日孤臣去國年星槎疑犯斗瘴海欲
連天名自南金重身終趙壁固以能還作南道

愛清齋編

采石吊李白

開元數才子誰是謫仙儔叱咤千人廢江河萬
古流浮雲無遠近芳草自春秋却憶潯陽日冥
鴻似可求

其二

不必騎鯨去長庚自在天空餘波底月長似醉
中仙秀句寥區滿佳名異代傳我來舉柱若春
色老江邊

爲俊卿侍御悼亡

那知搖落後復此下堂悲秋月徒堪攬朝雲盡
可疑香魂隨夢返寒影共燈遲寂寂殘機在能
忘欲斷時

得鄧時望燕中書感賦

故人爲別日揮淚動沾襟况復逢搖落能無嘆
滯淫書來驚對面讀罷倍傷心無限連牀意滿
滿風雨深

閒居有懷知已

人事看如此，閉門且索居。
解衣時捫虱，披卷每驚魚。
白日臨階靜，青山入牖虛。
閒愁漸欲少，只是故人疎。

山園見梅

何處尋春色，依稀稀到早。
梅未從仙苑，發聊傍野園。
閒素影月中，失暗香雪裏。
來不因愁王笛，乍見卽徘徊。

詠雪

同雲生瑞彩，六出舞風斜。
大地開銀界，寒空攬玉花。
歸人迷野徑，去鳥認平沙。
忽憶歌黃竹，無衣正可嗟。

早行

攬坐聽鷄鳴，乘涼事早征。
松巒過雨秀，稻壠入風清。
溪色長如帶，林煙吐欲平。
登臨隨處好，紅日未須生。

生米觀一名斬蛟臺

萬古旌陽宅，江天四面開。
羅霄縣石磴，沙白繞雲臺。
影翻秋朔月，潮聲莫捲雷。
斗牛瞻劍氣，猶

似斷蛟來

聞俊卿四丈計驚賦二首

豈謂還真早，空嗟惜別長。
有情憐夜雨，無夢轉池塘。
赴義違匄召，魂恨渺茫。
承塵應問鵬，不忍讀遺章。

其二

羣從皆蘭王，飛騰得爾雄。
爲星高執法，近日理扶風。
祇謂成宗袞，何言困鬼中。
總惟雙眼斷，灑淚向秋空。

得家書志喜

江上雙鯉至，天涯尺素開。
老親猶健飯，游子漫徘徊。
楚樹迷榔國，燕雲傍酒杯。
家貧須棒檄，何日賦歸來。

左掖門候接本有述

左掖退丹陛，宸居望紫微。
省雲低拂樹，宮霧近沾衣。
仙仗平明入，官曹薄莫歸。
聖朝需補袞，封事近全稀。

漫興

初館清秋色眼明意忽新菊花如靜女竹葉窗
聲親米柱心徒碎詩書道未貧幾人京國住車
馬斷紅塵

晚秋夜思

每恨秋風早那堪秋更殘多愁長似宋雙鬟
如潘夜爲羈人永霜添獨宿寒頗疑天關近夢
裏蹣飛鸞

赴曾水部吳太史徐比部同年集莫歸口

占

唐詩集卷之九
秋色蒼茫裏酒闌散玉珂紅塵天路淨明月鳳
樓多古寺鐘聲動寒雲雁影過所思不可見獨
坐夜如何

畢太夫人壽詩同年具笑之母

管彤今代筆更視大家才獻佛明珠出儀王鳳
羽來露傳金狄掌霞薦紫瓊杯壽域天花舞猶
疑咏絮催

初秋旅邸雜感十首

不淺登臨興其如客思何行邊黃霧塞望裏白

多親舍三千外流年四十過微名鷄肋似回
首愧松蘿

其二

策豈干時亟心仍學道除猶疑雙篋裏夜夜吼
蓮花白日荆卿筑寒星博望槎英雄千古事醉
語漫咨嗟

其三

誰謂長安道嗷嗷車馬喧閉門如出世隱几卽
忘言蛛網從飄牖苔衣看上垣何如司馬氏消

渴困文園

其四

濕氣蒸停午秋颼未肯涼解衣頽自放束帶叫
誰狂樹色鄰家好茶煙小院香浮沉瓜李意高
會憶鄒陽

其五

江左黃雲盡遂陽白羽催兵戈殊未已杼軸日
堪哀袞袞登臺省魏魏布棘槐回天須有力濟
世豈無才

其六

清宵稀俗慮獨坐數三更月色千門靜蟲聲四
壁驚黃金難換骨白髮易傷情但恐悠悠者終
當負此生

其七

索居吾自厭騎馬欲何之論事難張膽譚詩孰
解願心隨南雁遠夢與北山期寂寞春遊磴可
忘噉茗時

其八

一代文章事中原駕李何風流前輩遠秀句後
來多玉樹標雲色珊瑚照海波奇觀真絕吾
意已蹉跎

其九

有客談玄理天花亂舞城未能窺太一空自學
無生身世貧兼病風塵利與名安心猶有法支
枕聽禽聲

其十

肉食從來鄙瘡痍何日除憂天心太早築舍計

全疎篋裏治安策囊中種樹書行藏吾未卜發
首漫躊躇

出京

去矣都門路茲近未滯淫棄繻忘夙態捧檄遂
微心聖闕重回首懷人更短吟金陵山水路散
秩且浮沉

黃墮舖

野色危橋轉河聲斷岸聯泥濘藏古徑水落出
平田黃墮離離日白沙漠漠烟畏途風景異倍
得客心縣

漢城道中遇雨

憑軒覘曉色雨意忽溟濛樹隱寒雲外天迷宿
霧中關山腸久斷道路歲將窮白髮高堂上年
念轉蓬

書舍山公署水心亭

小沼墻花細孤亭樹景幽滄浪仍着月夏氣忽
如秋俯檻生詩興開尊散客愁嚴程方未已且
爲小遲留

時事

論目論時事愁心動簡書萬家空行軸天下笑
舟車慷慨思庭檻倉皇念曉鋤夕陽孤署冷無
語步前除

左寺公署獨坐偶成二首

豈謂依槐棘居然隱薜蘿官爲中執法寺類古
頭陀樹影交牆密禽聲入座多吟邊清興滿吾
意未蹉跎

其二

分書近翠微雲日逗清輝地本風塵隔官仍簿
領稀逕幽從草軟墻古得苔肥休憶朝陽侶槍
榆且自飛

壽廣陵間封君立吾戶曹之尊人

笑解青油幕言歸綠樹莊商顏藏綺季江夏起
黃香日駐真人氣星呈太史祥遙知通德里歲
歲集霞觴

其二

辭榮偏矍鑠選勝得逍遙與自梅花發隱寧桂

桐招秋濤生對酒夜月迎聞蕭信有楊州鶴神
仙可待邀

答別曹尊生寅丈

爲郎任陸沉同舍得蘭金恐以傷時淚重沾惜
別襟風霜天關迴烟雨故山深只恐相思憂倉
茫不可尋

晚行卽景

依村斜照歛望岫白雲還鷄犬歸籬落牛羊下
遠山墟烟穿樹盡澗水逐橋灣馬首生新月野
扉夜不開

廬州道中

曉日淮西路悠然野趣寬田間人影散雲外雁
聲殘風細平林靜霜濃茅屋寒年年書劍遠此
地望長安

北峽關口號

逕轉岡谿逼林回磴道紆白雲隨馬足黃葉擁
肩輿山勢雄臨楚關形曲枕紆時清無割據籬
落野人居

同內弟求之夜坐對酒

疏華嗟轉迫愁病苦相侵遲莫疎生計意頗煩
道心塵機清夜息濁酒故人斟更抱遺經讀小
窓燈火深

冬夜吟月

千門寒氣徹萬戶綺雲過不是高樓望真如遠
思何關山搖桂鬼天漢耀金波儘說秋宵好清
光可更多

宋山人投詩見問次答

他鄉風雪苦羈鳥未安枝自惜飛能倦誰言羽
可儀日寒催歲晚花凍得春遲頗憶論詩好何
時共一卮

得友人孫季屏書有相過之約詩以代答
離心天邊遠好語病中聞有興看修竹無心怨
暮雲沉冥生白室寂寞草玄文何計能娛客春
醪釀十分

晚眺二首

望遠情可極乘高眼未還霜曉寒人極雲氣曉

流山身世行藏裏田廬去住間豈應垂別淚方
自損朱顏

其二

底事來鄉國登臨亦斷腸依親身未穩徇祿意
徒傷反照千家白浮烟萬點蒼關山無盡處歸
鳥去茫茫

元日試筆

韶光南國麗燕喜北堂新翰染椒花色觴流竹
葉春綠楊催繫馬芳草待遊人萬里瞻雲氣遲
回憶 紫宸

東張吉生

憶爾逢春日攜文錦不如異才宜待詔喜色動
公車寒破官梅早香沾陌柳初招邀乘興好可
負帳中書

早春謁先墓志感

長憶趨庭對彌增上塚哀悲風號薜荔白日澹
蒿萊有道碑誰托南陽呼永謝春天濡雨露和
泉臺

春日六首

白日村村曉青春樹樹深
肥新柳岸蓼綻紅桃林物色
驚愁眼生涯費苦吟猶憐
鬢頭蟻得傍故園斟

其二

飄泊真沉陸蹉跎莫問年
骨衰仍善病官散不成員
來往勤書劍依違驪俸錢
槍榆心自穩敢復論騰鶩

其三

時事關心切春愁觸緒多
貂璫頻奉敕狐鼠亦橫戈
忠憤青蒲結艱虞白羽過
鶯花空滿眼對酒不成歌

其四

僻地襟期靜貧家意趣長
奉親常饌美留客野蔬香
佳氣生蓮岫晴光覆草堂
歲時且爲樂莫問別離傷

其五

但說江山好那知生事微
趣憂自覺詩愛和

人梅隱几浮雲過開簾白鳥飛
縱然慙大隱端不負初衣

其六

千金買轆轤百萬擲樗蒲
未論身名泰聊徵膽氣麤
一從隨浪跡那復想雄圖
自古麒麟畫何曾看腐儒

春宵

事業遺經在身名一命叨逢年
慙樸學報主笑聞曹蕞霍詩腸苦
風塵客鬢搔春宵渾不寐心

折對村醪

十三夜觀燈作

節近春光媚年豐樂事賒
市燈爭共闌村鼓不停拋
入席繁星亂窺楹綺月斜
回頭憶年少紫陌逐香車

入城道上口占

野綠生晴靄山青着暖催
傍羅花影透穿樹鳥聲來
勝事春能數良遊興肯頽
錦城今夜月猶共九微開

春雨

漫說春猶在，已聞花欲空。打窗連夕雨，射曉五更風。川霧寒難飲，谷雲曉更濃。歌聲金石裏，誰道子之窮。

歸路

出門仍物役，歸路得幽行。野水新添釣，春田正餉耕。浮雲隨眼換，白石與心清。更羨忘機鳥，閒飛意自輕。

樓雨

樓雨頻驚檻，村烟故着林。巷歸朝出犢，水度曉飛禽。殘醉愁心覺，餘寒病骨侵。春山仍好在，晴色起登臨。

夜讀

舊簡拂塵看，高齋夜正寒。讀深膏火澁，點細露珠乾。五字同鷄肋，三乘類馬肝。更闌仍獨立，明月在欄干。

馮大理雙封卷

粉署聲華遠，高堂燕喜新。佇看雙紫詔，並是百

年人。天迴湖山色，春微春那知。借隱處，雨霽切楓宸。

梅駙馬宅

遠憶梅都尉，當年事可傷。揮貂長近帝，躍馬更勤王。汗簡多零落，忠魂竟渺茫。空餘舊甲第，修竹翠蒼蒼。

秋日後湖堤上

湖上白雲平，秋風日夜清。鍾陵分曉色，御苑接寒聲。獨有臨流興，還餘鼓枻情。中宵端正月，萬頃共誰明。

九日

客裏逢佳節，登高憶故山。亭空風自落，巖冷菊初班。楚塞浮烟外，吳臺夕照間。病餘妨痛飲，無計破愁顏。

署中獨坐志感四首

有時趨府出，無事閉門居。不獨官能散，兼之世欲疎。墮堦黃葉冷，過牖白雲虛。仰面徒看屋，窮愁示著書。

其二

草間行藏事心知吾道非休官計未可將母願
多違江海迷歸夢風霜變客衣白雲回首處秋
雁正南飛

其三

不必逃吳市猶堪臥茂陵陸沉才欲盡雌伏氣
還增世與秋山澹心將夜月落從他江海上風
力化鵬鵬

其四

自笑疎狂客空吟癡痛身肯論官不調轉愛食
枕任風塵
悲歌向酒人久知非我事高

陽門王神樂觀有述

藍輿還獨往郊路得盤桓溪水經城慢宮雲出
野寒蒿萊棲御畝松檜隱天壇四顧鍾山色何
如拄笏看

朝天宮習儀作

朝署黃闕重明紫禁同華簪聯法從王佩集

仙宮氣味周應霽春回待漏風漢皇仍向賦危
蹕愧楊旌

除夜示直夫兼以言別

一年惟此夕斗酒重逡巡故里關心切殘燈細
語親我無同病侶君亦獨歸人多恐分携處鶯
花負好春

十六夜同僚諸公見過

良宵愁獨坐上客喜同遊月向銀河滿星連火
樹稠語深千鎗合情重一尊留尚惜殘更裏天
街有去驕

漫興

夕陽道遠有老易游已謝金張一自曲江遠無
心錦瑟傍

春日詩見如陳允修程用貞諸人見過

叔夜空能懶楊雄未有奇官閒同避世客至但
論詩樂事幽齋少春情勝侶私酒頭花爛熳車
馬爾何之

春行

照野晴雲綠連郊芳樹繁吾方忘歲月春欲滿
乾坤望眼迴天畔愁懷落故園陌頭車馬客游
覽自朝昏

贈人

俠以儒偏重名從隱更高朱家元在魯少伯晚
居陶春色花蘭酒秋風濠上舸關心非素業殊
有鳳凰毛

春日同馮士蒙朱諧卿遊梅花塢賦

隱居詩集卷之九

十九

四

載酒堪乘興看花未後期可憐冰雪意猶帶艷
日依山澹寒雲出塢遲幾人來此地桃

李正爭時

其二

薄宦棲遲日書空病臥餘君非能共載春已欲
全虛方外塵心盡花前世事疎新醪兼舊侶不
醉意何如

春莫雨中書懷併柬陳省堂寅丈

春色已云莫客愁殊未央落花知出獨寒雨助

自逢年拙才非混俗長草玄吾所慕何

其二

世事方雲覆吾才合陸沉鶯花寒食過風雨敵
蘼蕪非爾能同病憑誰一論心過從偏恨少短
相意蕭森

轉官後自嘲二首

祿隱功名薄郎潛日月遲非千里息聊寄一
枝卑世態堪長棄君思是量移時時北窗慶邊
與故山期

其二

人外門時杜蘅高徑少親多情簪外烏巾
枕數聲新

久雨

久雨牆苔積濃陰苑樹遮席門寒下雀高徑曲
藏蛇浦水連街澗江湖帶郭餘誰憐都會二三
似長沙

往棲霞道中作

尋山忘近遠遇勝得盤桓
野色來初霽林風送薄寒
倦眼遙天豁愁懷大地寬
莫話前朝事俱同夢裏看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九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寄呈

五言律詩九十首

再往留都初登節城作

金風灑客裳
曉色發河梁
鼓角迎秋爽
亭臯過雨涼
壯心搖仗劍
離思斷銜觴
欲去頻回首
南雲近北堂

安誼公署同友人宋直夫夜坐

秋行興頗饒
野色似相邀
郵舍多連樹
村溪幾斷橋
暮城蟬響集
虛館月華飄
况有同心語
鸞情未寂寥

渡江

江流浩淼意流雲
迷天際樹浪疊雨
鳥爾何求

姚孺人輓詩

辛苦成人傑
溫良稱女師
功高真有相
德盛欲無儀
正美椒花頌
俄傳薤露詞
悲風起朝夕
蕭

其二

鳳詔仍懸幄
魚軒已下堂
空庭僵寶瑟
落月暗流黃
故跡看如此
徽音不可忘
休嗟沉彩彤
管自寒芒

辛丑之秋自留署乞假歸省沿途觸景輒成五言一律共得一十六首

鼓枻石城傍
中流見歷陽
江雲低自白
秋水落還長
官散容辭暑
客深頻望鄉
終餘徇祿意
能不愧行藏

其三

江路英雄事
可傷時危爭
割據運去竟
今古同奔奔
猶江山此夕
陽蟬聲風外急
疑是楚歌長

其四

孤館停驂後
池亭小坐餘
樹低藏睡鳥
波響動鰾魚
境寂天心見
機忘物態虛
誰知于役者
暫勝真知

其四

淮西真樂國草樹間田疇俗古忘堯力年豐失杞憂秋生歸水興雨洗看山眸觸境成吾適歸與豈倦遊

其五

雨色隨風集雲光薄水寬坐鶯交葉濕飛鷺點渡寒秋似瀟湘度山如罨畫看欣聞農語樂不嘆路行難

其六

水次兼山次昏星復曉星古城巢父廟仙跡呂公亭日落山光白雲流石氣青橫塘秋浪瀾鷗鳥自冥冥

其七

近水人家近野村鳥聲聞日碎篩篁影風和起稻雲秋陰歇徑得野色斷橋分岐路忘南北陶然意欲醺

其八

曉征述近遠野氣變涼溫雲缺月還漏草深蟲

正喧客心孤轉怯詩思苦逾繁疑入桃源路寥寥犬吠村

其九

傷心還此夕揮手記河梁故國月千里美人天一方採蘭誰寄遠看菊自懷芳零落狐城候愁聞畫角長

其十

盡日穿塲圃農情處處親民惟拙自古俗以陋而真醉舞同鄉社誰呼只比鄰此樂吾知久車馬困風塵

其十一

烟翠滿眉間蒼然五祖山海天傳鉢遠大地雨烟翠滿眉間蒼然五祖山海天傳鉢遠大地雨食莫鐘還

其十二

直以踪無定轉知生是浮頻年思故里幾度望皇州細雨津亭樹寒烟古驛樓悄然飄泊意不寐數螢流

其十三

千家烟水集落日解征鞍近岳雲多色臨江月
更添滄洲心自遠茅屋坐來安野老供鷄黍青
燈暗夜闌

其十四

不入蓮花社還投石耳峯驛亭飛鳥近僧榻翠
微重劍欲天邊倚雲長洞口封山靈如妬客應
是厭塵容

其十五

客夢縣衙榻征心動曉軒溫清遊子慕休沐長
官恩先雁來南浦隨秋入故園猶慙田舍叟穩
住白雲邨

其十六

山饒魚鳥渾相識溪巒總似招何知搖落感綠
葉未辭條

中秋家集

還里仍逢節追歡更敵筵月當今夜滿人是隔

年國院落千砧裏關河一笛前欲將離合意于
細問嬋娟

九日家集再賦

對酒同諸妙登高况故山清談烟霽外散步翠
微間秋老川原澹林昏鳥雀還片雲如有意留
共客心閒

途中聞

皇長子受冊正位青宮恭述

仙仗臨螭綸音出鳳樓九天開玉冊萬國固

金甌霄漢星長麗蓬萊氣自浮端知

皇念切不用計安劉

舟夜

江上客心愁不眠風驚欲捲地潯怒似
天燭影遙窗處更驚斷岸前平生留滯意歲
晚倍堪憐

卽景

客棹仍依岸人家總近堤楓林寒日澹茅屋曉
烟迷清靜見飛近天空雁去低愁心隨水葉吹

入江西

燕湖阻風作

風聲前岸急雲意晚山稠
吞吐千重浪冥茫九派流
逢年何計好作客幾時休
險阻尋常事無情怨石尤

雪

前北三冬熱江南春雪偏
師報京千門寒似水
萬竈曉沉烟柳絮那堪擬
梅花空可憐只應主賓塞
擁被日高眠

春日雨中同張明銘馮念雲葉思梅徐羽

蒼陳省堂寅長小集蓮花菴二首

磴道入茅茨松蘿四面垂
雲深疑日遠寒重覺
雨忽成詩

其二

勝地喜招尋清談到夕陰
樹光經雨淨山翠落
庭深竹葉堪遺俗蓮花可悟心
悠然投社意何似在東林

再過寶峯寺

古剎枕城阿經行歲月多
雲房僧盡老苦運客
重過殿影移低樹圍陰隱
辟蘿自憐心未寂懷舊嘆蹉跎

彭大叅八十

行省功名重還山歲月舒
青箱餘視草丹壁早藏書
松菊長幽徑蓬蒿只舊廬
主恩鵠杖在不復問安車

久雨積水環所居日行坐泥濘中戲述

爲憊幽居興渾忘卑濕憂
短牆元傍水小屋更如舟
閉戶波聲動憑軒暝色流
恍疑專一壑不復憶滄州

簡封君

江海隱客星用詞動雲
扁粉暑傳仙吏清朝
重典刑莫山袍共紫春
綬俱青扶老須靈壽還應出漢廷

寶光寺訪程彥之山人不值

窈窕度空岑招提掛夕陰
六時僧自定三徑客

誰尋樹色朝古花香別院深不堪回首處鐘聲隔雲林

秋日集王太古齋中同謝少連吳嗣先非熊諸君賦四首

爲有花前約來尋塵外蹤逕幽滋宿雨庭賸駐高春詞客鄴中集酒人燕市逢相將不能去明月鳳城鐘

其二

江湖風雅士城市白雲居愛客還賒酒無營但

老詩言揮塵後誰浪據床餘誰識尊前意能

令世事疎

其三

庭幽所憤天風至銜杯海月流朋簪今正合不用賦悲秋

其四

鷄黍情非薄閒居事事宜不煩開竹逕直欲臥藤帷盃影燈前數棋聲花下遲秋意愜愜憑

覆故人期

縉雲處士鄭公鄉賢崇祀錄二首

行卓堪敦俗光潛不近名史收高士傳鄉重汝南評一代宮牆貌千秋俎且榮遙瞻通德里尚覺少微明

其二

老成今已遠遺事轉堪欽岬情何切渭陽恩獨深江湖歸白骨齋舍集青衿俱實事薦藻邦人在難忘尚德心

送區子卿還嶺南

風流爾不羣邂逅得論文才豈諸生屈名應國士聞寒聲連越雁暮色斷江雲巫嶺歸與路梅花早自芬

與陳易之寅長言別二首

本以墳簷好而深金石盟從兄非異姓愛我是平生千載貧交意三年拙宦情若爲離別日不作斷腸聲

其二

天別雲橫江頭白雁飛頻年愁作客此日送
將歸五斗吾何戀寸心爾不違行藏長傍母未
美老萊衣

禱衣

明月照清砧寒衣櫛夜深九秋霜露色千里塞
垣心漏徹聲猶疾風高響未沉無人爲寄遠力
盡淚沾襟

送黃文學北上應制

送君白下城龍劍作雄鳴千里公車路平生國

送黃文學北上應制

士情春明花欲發鳳沼雪初晴何限凌雲氣袖

毫賦帝京

送馮士蒙廷評西歸二首

關河千里道歸客思如何潮到潯陽盡雁連南
浦多寒星孤劍逼疎櫺片帆過一見家山色歡

來對酒歌

其二

江國長爲客河橋又送君角聲殘曉月棹影拂
寒雲別淚應歌落離心後酒醺白門鴉集

夕共誰問

留別張元平吏部

不淺論文意遲回惜別心君才時自駕吾跡陸
堪沉目望雲霄迥愁隨江海深寒聲南浦雁容
易淚沾襟

留別張大來臧方

栖蹤元枳棘結侶托鵷鴻高論千秋近微言六
藝通青門今日別白社幾時同遙憶文章伯揮
毫畫省中

蕭鶴侶侍御餞別賦謝一律

寂寥節潛日憐才獨有君春風頻載酒夜燭更
論文天上星常聚斗間氣忽分西臺高別相回
首愧青雲

留別呂王繩虞部二首

才子含香署名家白玉墀風猷真世美儒雅亦
吾師下士誤封採小言藉衮施依歸情獨切不
忍賦離思

其二

有意陪警社無心間敝廬終因遊子慕復得故人疎舍淚聽征雁消愁賴鯉魚酬知無一事冊壁好藏書

留別祝無功給諫二首

鄉國惟前輩風流見古人皂囊情獨切芸簡興還新氣味論詩近心期間道親因悲爲別日誰與和陽春

其二

歲月卽潛久關河客去遙離心認烟樹知已在雲霄花底掖垣漏風前楊子潮追趨無限意有夢隔漁樵

答別張明銘寅長

爲卸漢帶淫所喜獲同心我自他山石君惟南國金千秋看意氣一日動悲吟此別愁無限交情翻恨深

贈劉廷評運齋兼以爲別

經術名家秀循良漢陸傳誥書徵卓茂執法借庭堅畫省趨陪日青門漢別天倉皇易分手衣

雁門江烟

出白門之日留都諸友人餞送依依幾不成別賦此志感

何事青門外臨歧共泫然詩清諸子惜宦薄故人憐官道寒楓落客程莫鳥連帝城猶可聖無故起新烟

夜泊江寧鎮

竊冬還舊國薄莫發長干返照依山飲歸雲近水殘荒村鴉陣暗野館雁聲寒却以飄零舊渾忘道路難

姑孰夜坐

憶咎龍飛日天戈向此邦壺漿傾道路歌舞渡長江杖策初逢鄧前茅早縛龐陳也停觴話往事夜燭剪塵寬

過蕪湖有感時事因賦

舊識蕪湖路車航至似歸誅求誰教急商旅近全稀主聖民堪恤時清事漸非無端憂杞意客淚易沾衣

繁昌途中

似御霜威漁艇車曉色和平郊餘水竹小邑有
絃歌樹對高齋古山看近郭多自憐長作客僻
地亦經過

塔山寺

古剎塔名山山僧盡日閒白雲看自在流水聽
潺湲乞食荒村莫鳴鍾杳雷間應喧軒蓋客來
往抗塵顏

白石埭踰桃嶺泊宏潭公館

窈窕穿盤谷紆迴轉曲阿躋崖看日近出峽見
天多暖色依叢薄寒聲動薜蘿憑誰慰蕭索勞
者自爲歌

羊棧嶺二首

連峯何日開縣棧亦奇哉地已羊腸盡天仍馬
首回藤垂千歲木石繡萬重苔更着清猿嘯何
如蜀道哀

其二

千嶂疊欽釜窮高力不任雲低如礙足天近欲

猶參作客長奔走還鄉亦滯淫悲風吹古木日
莫更蕭森

道中卽景有懷吳明府

獨有淹留處偏餘惜別情一杯官道酒千里異
鄉程疎樹和烟隱寒山逼雪明離愁兼別恨疲
馬復嘶鳴

寄懷湯樵存比部

冠帶稱吳會風流見楚才持衡爽鳩署作賦鳳
凰臺社自招賢結粵遠問字開獨憐南浦客烟
樹育空回

蓮花寺

古路出叢林春山啼鳥深蓮花何處現佛日自
侵尋講院苔光靜經堂草色陰無心祈說法隨
意且登臨

崇眞觀舊傳旌陽煉丹處手植樟一株識

其處今不存惟丹井無恙

仙令酒真處千秋有故壇寒泉長瀉王古竈自
藏丹日影苔堦澹雲光石磴殘迹垣森樹色猶

作舊時看

臨江梅嚴關晚眺

高閣倚江邊江流正渺然帆歸欲晚照鳥去亂
寒烟山色平無外人
家綠樹前梅花何處落城
角滿霜天

中秋夜有懷署中諸君子

風露逢良夜雲霄憶舊遊一杯遙對月千里共
分秋楓葉江邊冷桂華天上幽離心何處切橫
笛在高樓

九日山集

佳節成高會尊前共解顏語深移白日興至繞
青山世事何人少秋雲向我閒朔風催雁度霜
信到江關

長門怨

一自長門掩深宮不見春簾垂花影隔窗靜鳥
聲親歌舞聞金屋芳香謝錦茵向來回輦處細
中欲棲塵

少年行

密侍青娥擁驕行白馬飛開筵招戚里投刺謁
金閨夜月歌鐘市春風錦繡園落花香滿路處
處惹羅衣

別館

別館衆峯陽門迴一澗長雲天秋獨逢風雨夜
多涼蒼翠閒窺坐渾溪靜繞繞無心問世路山
水是吾鄉

秋夜

村居歲月深荒徑少人尋又落空山葉誰憐獨
夜心早霜邊雁至洛月嶺猿吟有限天南北愁
思不可禁

雨夜獨酌

寂寞村居裏誰憐貧病兼雨聲經夜切風氣近
冬嚴殘卷伴人老寒燈向影淹尊中有醺醪爲
爾一掀髯

寄吳曰瞻

故人今寂寞白日掩重關俗事貧來少餘年病
裡閒詩情知未減酒興得無慳不盡思君意

雲白滿山

初冬

正憐秋色苦朔氣已凌冬
獨樹葉無幾遠天雲
自重寒無依古路斜日下
孤冬愁看斗杓北玄
霜露濃

山村

寂寞身何累浮沉道自存
春雲違畫省秋雨臥
山村樹色遙逕逕溪聲近
在門心期有如此世
路不須言

小築未遂值雨有作

數椽方未就風雨忘相侵
復少對床客難爲長
夜心細書過眼澁孤燭向
人深多少凄凉意寒
聲接遠林

冬暖

豈謂窮冬候空山氣自和
負簷知肯暖倚戶任
頭科霜色侵梅薄雲光
美竹多看山與臨水此
意未婆娑

漫感

詩酒情何薄溪山計少親
後時愁歲莫多事厭
家貧零落青雲志棲遲
白髮身除書君莫問久
積漢庭薪

送宋直夫北上偕計

征軺是壯遊嘶馬不須愁
一箭城墀下千金賦
可酬春風生御沼花色動
皇州遍踏章臺路
同誰問酒樓

李司理泰階以謫宦久寓天界寺東贈二

首

客有招提住悠然謫宦情
新詩隨處得夜語共
僧清眼底浮雲變尊前
世事輕從來風浪濶海
鳥未曾驚

其二

名山修竹館開士白雲
屏美爾題詩遍懸予載
酒違鐘聲雲外落花雨
梵間飛欲識懷人意朝
朝聖翠微

送下上舍應徵還廣陵

已信還家樂偏憐作客心
高堂新白髮游子舊

青衿庭草餘春色井梧換莫陰遙知歡會處蟬
火比鄰深

呂王繩北上還自東省索贈

憶爾朝天去重陪劍履班日華開鳳曆雲氣候
龍顏花更玄都看柳還太液攀兩都同侍從不
藉賜宮環

其二

見說南歸日奇遊訪岱宗地形天下小海氣日
邊重曰馬飛遙練蒼鱗掛古松新詩題處遍應

破紫雲封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律詩九十一首

夜泊黃梅有述

落日在松林，春山滿地陰。
雨添田水潤，風落搗花深。
客有探幽興，僧餘出世心。
替時衣鉢地，鐘磬度遙岑。

野興

江縣何寥瀰，楚天况渺綿。
亂溪流野水，百里見平田。
春事生農耒，人家近曉烟。
客懷堪騁目，鄉國喜相連。

途中有懷署中諸君子

自別青門路，常懷畫省香。
美名高水鏡，好友畫裴王。
鴈詠偏能數，風流不可忘。
夢中春圃路，竹樹滿池塘。

寄何王峴年兄時王峴初解詔獄歸里

豈謂分麾日，翻成對簿年。
無心愁畫地，有志欲扶天。
事已風波失，恩仍雨露偏。
生還今日事，綠

裴故依然

其二

自邇逢羅網，幽憂幾歲除。
欲吹鄒子律，還授夏侯書。
夜月繾綣床，冷秋風瓦枕。
虛前賢詠，八物此意未蕭疎。
李獻吉有秋中八詠

其三

憂裏長安日，歸來白下春。
丹心猶戀主，素業且依親。
湖海氣難盡，名山意獨真。
屬君須自愛，吾道豈沉淪。

寄曾見虞年兄

見說西昌路，悠然烟水深。
美人不可見，悵壘愁予心。
夜月惟猿嘯，春風更鳥吟。
只今塵世士，誰解問中林。

其二

世網那堪觸，斯人不可羈。
一辭朱紱去，長與白雲期。
韞藉還前輩，風流實我師。
衙門清泌裏，但說已忘饑。

恭聞有詔罷礦志喜一首

詔傳 冊陛 宸居 長旋風甯生北

良窳 神州擊壤知堯力 暗天失祀憂小臣

言酌酒但長謳

其二

國羅瓊林賦歡傳王几音幾年憂地脉今日見

天心漢闕增聲入秦山寶氣深 君王方却貢

萬國自輸琛

元日試筆再賦

三朝啟黃道萬象入青陽 芹柳含烟暖園梅浥

雨香衣冠隨雁序劍佩憶鵷行獨酌長生酒殷

勤進北堂

新年雪

麗景入新年韶光動遠天雲連千樹白風送六

花妍柳色溪橋外梅香野店邊不妨乘夜興明

月滿前川

春愁

簪絳情何戀蓬蒿跡未安勞生成久病端食愧

微官窮老過春用荒庭起寒欲眠渾不寐倦

聽鳥聲殘

里居雜興八首

幾歲倦爲郎浮沉意獨長名微官莫問性懶臥

何妨採蕨來中谷澆花傍古牆豈言幽事足暫

得物情忘

其二

舊業在青山山頭故沼閒蓮花今不見仙子去

無還丹竈蒼烟沒石床碧蘚斑幽棲真我意流

落愧塵寰

其三

風雨悲春莫園林喜晚晴飛花閒自落栖鳥欲

無聲茅屋烟初歛高樓月正生山居鄰古廟寂

寞聽鐘鳴

其四

力業多岐路英豪各赴時龍門爭作客鬼谷競

求師椽爲校三語侯應出六奇營幕未已咄

咄爾何爲

其五

倚臨卅壑長吟入翠微地闊方中細谷遂紫
芝肥隔水聞樵響青林見鳥飛農談逢野叟薄
莫不能歸

其六

隔歲傳 天語如聞赦直臣園扉回白日天地
聖 皇仁作解民方切屯膏事有因何時哀痛
詔一灑萬方春

其七

川原猶夙管杖屨異追隨生事竊簷迫土風薄
俗移對花仍斷酒聽雨不成詩多少傷春意蕭
條只自知

其八

重臺曾走馬長樂舊聞鐘不逐天邊仗來看江
上峯一官成冗散萬事寄疎慵本意輕榮達非
關學晏容

齋居示友

鎮日高齋脩然意出羣庭虛花影至院靜鳥
聲聞喜氣生時雨清對暮雲故人堪語語斗

酒坐忘歸

送劉養素

風雪驚門路停杯感舊遊飄零仍作客搖落况
逢秋烟曉天邊樹潮生月夜舟懷人知有恨江
上莫登樓

其二

憐君爲客久道路幾時休雲水雙蓬鬢關山一
徹裘中宵防夢斷萬里怯囊羞猶勝郎潛者書
空坐自愁

村行

十里南湖路村行野興偏稻畦滋宿雨茅屋帶
新烟彷彿思前事嬉游記少年溪山隨處好吾
計在歸田

出都門之二日途中感雨

河橋不可見昨者倒離杯酒力此中盡客顏何
處開雲山侵意亂風雨赴愁來滿目郊原隔春
光幾欲回

阻雨姑孰聞龍山在近不得登有作

龍山近風流憶孟嘉振衣聊可往落帽便
堪誇雨暝人行少天高鳥去斜寂寥千載意獨
坐起長嗟

涇縣道中

野色麻源路寒帷愛晚晴宿烟茅店直新水石
橋平雲去樹初淡雪殘山更清客情纔一愜不
厭緩歸程

雪中度輦嶺三首

輦勢逼空雪光晃漾說
且奇絕輦有此作

絕磴元無路窮崖忽有梯纔驚丹壁迥忽訝白

雲色華山初見

卷之五

雲低側足羊腸遶回頭鳥翼齊星河知不遠只

在數峯西

其二

豈謂升雲棧真成到雪山地湧玻璃界天開白
玉關濤聲河漢外海氣閭風間一點青微露遙
疑帝女鬟

其三

平看猶萬仞乍轉卽千盤但覺天門近那知鳥
道難岩窺樹日動脾睨薄雲寒櫟作遊仙曲乘

風跨紫鸞

舟夜書懷

不盡漂淪感長爲汗漫遊江山能自美風雨解
兼愁歲晚悲蓬蒿春寒怯敝裘誰堪酒醒後寂
寞繫扁舟

舟次島湖移宿民舍漫成

風雨愁人夜維舟對石淙寒聲來斷岸疎點落
蓬牕燈火知沽市烟波認釣艘人家如可傍不
厭宿塵穢

鍾陵遇雨作

幾度鍾陵路還從暮雨過江山愁去住琴劍感
蹉跎新水平橋遠寒煙野屋多傷春無限意對
酒不成歌

王嶺公署詠竹

王嶺憇征鞍蕭疎竹幾竿牆光經雨潤野色挾
雲寒客路堪乘興空亭得靜看因懷故叔賦轉
自怡檀樂

曲水

官亭堪繫馬古渡正纔解
暮遲披曉霧
午煙青天低拂樹綠水曲通田
舊識農家路還
今野興牽

宿新淦樓禪寺

萍踪還淦浦蘭若足樓禪
夜雨妨僧定孤燈照
客眠
鶯花春漸晚江海憂長縣
來往風塵際偏
多淨土緣

莫春新淦道中

風光已莫春游子自悲辛
本有山林性長爲道

路人雨花殘候館煙樹暗
江津聽以飄零舊傷
心事事真

峽江夜雨

春莫來江縣淒清氣似秋
寒雲生王峽新水落
沙洲小市魚鰕少空山鳥
雀稠掩關成獨宿燈
火照羈愁

池溪壁上見友人黃貞父
黃中舍舊題憶
與二君別三年矣作此志感

故人題壁處燈下憶曾看
煙樹心長切莓苔字

三城隋珠原照夜到雪尚
生寒亦有羊何句吟
成欲寄難

建德道中

山盤疑路盡水斷忽橋通
縣治千峯裏人家萬
木中松林藏薄日稻隴
漾微風間俗知淳古無
由作寓公

夏日過靜海寺假寐偶成

自笑周南客招提幾度來
舊僧聞退院古跡記
登臺暑氣花宮淨香雲
寶殿閑竹床眠未穩隨
意灰莓苔

代壽張廷尉尊人九十一翁

玄草楊雲宅烟花錦里村
韶顏百歲近舊德四
朝存道本幽人靜星仍
執法尊遙知稱壽日車
馬滿高門

七夕

日落風生樹天斜月在庭
關山愁獨客河漢會
雙星夜色猶堪賞秋聲
不可聽空齋滴索裏嘿
坐數流螢

朝天宮送客懷慈愛道士房作

小憩愛新涼丹宮白日長殘芳紅樹暗嫩葉翠
桐香久悟邯鄲夢聊眠道士床離心何處覓浮
世此中忘

至日雪中上陵

幾度鍾陵路看山興不窮更疑風雪裏真在畫
圖中皓色凝神寢寒光逼曉空觀臺應紀瑞雲
物萬方同

聽催耕

耕山下鳥幾度盡情啼雨過聲猶切雲深聽
却迷麥畦連畦雉茅屋蒼鳴鷄多少爲農意因
之坐日西

午日

故園榴艾色滿眼爲誰明世路棲遲穩山居歲
月驚綠陰移午樹紅日下前楹競渡人間急誰
知獨坐情

與朗上人步月同祇台吉甫賦

山房氣平草樹趣幽行遊客塵情遠逢僧夜

清天空流月色澗近過泉聲處處通禪味無
勞問化城

訪朱諸卿侍御經宿言別猶不忍遽歸程
迫莫街鼓已動方抵寓所因成

訪戴興難盡歸驂已落暉澗梁新潦急村碓夕
春稀遠樹依山斂疎星映水微未須愁夜角猶
及款城扉

灰埠道中

秋雲射日黃官道出層岡樹色人家繞灘聲小
市長石殘山骨瘦土潤水膏香正喜青苗盛晨

田笑語將
舟次阻風兎子赤鮑魚洲俱地方

舟次阻風

朔風吹木葉日莫更蕭蕭古廟三朝在青山十
里遙魚洲空載酒曳步暫停橈南望仍回首依
稀見石橋

田使君大觀樓二首代作

高樓遲遠日勝日好登臨雲送王喬鳥風清宿
子琴人煙雙市合春樹萬家深洵美仍吾土何

如王粲心

其二

層軒臨水迥飛棟與雲浮落日還凭檻青山盡
入樓江鄉增勝事名士想風流况復聞新唱長
留兒女誼

舟過王家渡

古渡曾維楫薄遊此處過帆檣新水落烟樹舊
村多漫憶勤王事還爲對酒歌功名真偶爾華
髮豈蹉跎

泊趙家圩夜坐

戰棹見平田人家楚水邊夕陽沽酒市宵火打
魚船雲樹滄洲裡煙波斷岸無端留滯意丙
夜不成眠

初抵杭城漫述

江上早潮平衝潮盡槳明霜吹寒曉角日色澹
前旌羽衛千軍氣笙歌萬井聲弄才慙范孟何
以效澄清

縉雲道中

山城何處野景亦銷紛窮谷疑無路連峯盡
入雲日斜人影散樹密鳥聲聞寄語巢居子長
隨鹿豕羣

柳州亭

乍踏亭臯路渾疑卷盡天夕陽在疎樹飛鳥沒
寒煙嵐氣經霜薄湖光過雨鮮暗香何處早把
酒憶通仙

署中對雪

六花何處剪有女在瑤臺春色生庭樹寒光落
酒杯千山煙景變四座盡圖開子夜江村色憑

誰覓早梅

梅花嶼在西湖上

梅花樹幾行孤嶼帶橫塘雪在難分色風來始
悟香橫斜依夕照清絕間修篁此夜看明月佳
人不可忘

雷甸舟次以送臺使至

豈有川流興扁舟復此行解維春樹色歌枕午
鶉聲似入苕溪路空縣峴首情遲回歸棹晚聽

爲厭逢迎

荅車春涵大參二首

尚憶湖山署爲郎接後塵風流原未隔邂逅果
能親敝帶吾何享琅玕爾勿珍從今數酌唱秀
句一時新

其二

武林登眺處忽自使人傷宿霧常遮目愁霧總
斷腸湖天浮水遠江路入雲長不盡懷人意緘
題向括蒼

初秋夜坐

江城秋暗度旅館葉還飛節變心俱折愁生髮
欲稀漏疑前夜短樹覺早涼歸徙倚空簷下同
看斗柄微

七夕

歲時還七夕風俗更杭州聞道湖船女爭歸乞
巧樓輕雲籠月度疎樹帶星流不有乘槎客憑
誰識女牛

雨後

官亭梧竹幽獨坐夕陽收雨氣銷殘暑風聲送
早秋關河常在目杼軸正堪愁心賞應難極鳴
蟬樹樹稠

崇德舟夜

自笑風塵客胡爲雲水鄉漁歌來欸乃秋色在
滄浪月映蓬窗近風生葦岸長空江過夜半起
坐聽鳴榔

中秋對酒二首

水月杭州夜清虛似廣寒未成湖上約聊向暑
中看座愛桂香滿杯飛竹葉乾庭烏休繞樹好
傍一枝安

其二

若論中秋好杭州定少過海門潮正上湖新月
偏多豈有乘槎興空爲對酒歌獨餘清夢在天
路躡銀河

鄭使君招飲巖之西湖仍移席思范亭二
首

延伯饒吳旅湖山日在門替人雲臥久勝事水

將存窈窕深移島蕭疎遠傍村欲知心賞慳魚
鳥近開尊

其二

繡嶺接雲平澄湖盡日清通嚴留郡姓思范重
亭名載酒中宵興風流百代情月華歸路滿猶
帶客星明

夜發皂林

酌罷郵亭酒行行重客愁寒深煙裏樹夜放雨
邊舟鳥宿千山靜漁歸一壑幽蓬牕燒燭短孤
影向人羞

已酉元日二首

大府官寮盛明廷仗衛繁屢端崇百禮啟泰正
三元仙梗縣朱戶靈葩泛綠尊遠臣慙忝竊何
以奉隆恩

其二

彩霧輝南極韶華永北堂班衣長起舞壽酒正
盈觴日傍湖山麗春歸花柳香高臺明雲物占
喜得農祥

元夕三首

燈火湖山地祥光處處通月連雲水白花遍
羅紅笑語徵人豫歌謠兆歲豐名都饒勝事京
洛未言旌

其二

士女正聯翩踏歌舊俗傳爭憐明月夜不負艷
陽天寶馬三條遍香塵九陌連朝來狹斜路金
粉認遺鈿

其三

不盡花間漏漏俄橫醉後參春光勦河漢夜色滿
江南麴蜜誰爭帖膏湯更乞蠶自從疎貴戚無
意問傳柑

孤山見早梅作

雪下孤山路幽芳忽逐魂美人愁獨立明月自
黃昏風細香微度雲寒影不翻相看何寂寂桃
李尚無言

試院中秋對月二首

江城過細雨海潮捲輕雲月向中天滿秋從此

夜分棘闌聊對酒
蓼杖好論文
千古湘靈在
瑟聲如可聞

其二

殘星連北斗
永夕對南樓
河漢疑非夜
關山總是秋
天香來桂閣
海氣上瀛洲
多少探驪客
珠光共月流

春日偕丁禹門左伯馮景貞管五陵二憲
使赴馮都闢鼓山之約午憩靈源洞遂登
大頂峯夜歸五首

丁九

古路雲邊迴
春原雨後新
入山逢好景
載酒及芳辰
石磴初尋徑
香臺已出塵
自憐幽意慳
暫與野僧親

其二

仙山高不極
勝景到來稀
漱石天漿冷
捫蘿鳥道微
半巖紅日隱
深洞白雲歸
獨有幽棲意
徒悲未拂衣

其三

行處天門近
望來海氣低
剝瀣蓮花現
峯排石

筍簪春風吹碧霧
夜火散青藜
共喜羣星聚
非同七聖迷

其四

不以飛鳧至
翻疑跨鶴來
諸天窮上界
勝侶盡仙才
匝地雲千疊
浮空海一杯
登高漫作賦
談笑倚蓬萊

其五

野螟頻移席
嵐寒欲浸衣
初疑天上去
還向月中歸
雲水思遺世
風塵好息機
那堪回首處
鐘磬隔禪扉

友人景濂丈過訪閩署賦別二首

洞山故
共學處

豈是南州榻
能令高士過
五年離夢斷
千里故情多
意氣悲馮缺
流光嘆魯戈
一尊岐路酒
休惜醉顏酡

其二

度嶺縱橫路
連峯大小關
自嗟爲客遠
况復送君還
聽雨懷南浦
傳燈記洞山
可憐招隱意
柱樹未堪攀

題馮定宇都閫小像作道人服

法本傳黃石心常愛白雲尋仙真得意破虜不
言勲去矣青油幕條然羽客羣祇應驚燕領還
識故將軍

送甘宮亭憲副入賀

念爾趨朝日偏深謁帝情鵷班曾待漏鸞掖舊
登瀛東閣論前輩西臺識大名遲回三十載休
復厭承明

其二

總以歸依切翻成離別難通家惟舊德同舍接
新歡楚樹臨關迥江天過嶺寬那堪搔首處四
杜是長安

陳氏衍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律詩八十九首

表歸我招 右轄署中時屋角梅花正發

賦得二律紀事

何限追隨意風流得汝南玄言渾似屑綠蟻不
辭酣樹晚移寒露樓高樓翠嵐未頓勤秉燭星
月待歸驂

其二

獨樹重簷外風清暗度香疎枝疑帶雪細尋欲
凝霜寄遠春愁動耽幽野趣長共君東閣醉詩
興似何郎

陳給諫思岡梅館計至奉輓三首

解秩辭青瑣尋仙向白雲漢廷誰抗疏地下遽
修文心以憂時合手從去國分山陽他日路長
笛不堪聞

其二

壁立元千仞山頽在一展祇言人欲殺那更鬼

爲鄰吾道豈真喪皇天亦不仁西風吹淚急萬
里獨沾巾

其三

天外冥鴻日梁間問鵬年悲風纏素幔生氣滿
青編杖屨遺禪舍文游竟墓田童烏差可慰早
與子雲玄

施總戎雲石防訊海上二首

鼓角春連海旌旗曉度關氣全吞五島聲已震
三山霧捲高牙過月明夜帳聞龍吟如可寫併
入凱歌還

其二

每近青油幕頻看白羽揮書生寧料敵大將獨
楊威乍送霓旌遠還傳露布飛應歌都護曲置
酒解征衣

送吳少叅生白捧 萬壽表北上二首

行部旌旄遠趨朝劍履長使臣金鏡錄 聖主
紫宸觴仙仗臨丹極瑤函近御床漢廷誰得似
題柱舊田郎

其二

萬里京華路，回頭十五秋。空思垂柳陌，不記散花樓。爲送朝天客，翻深望闕愁。太平公等事，吾計自滄洲。

清明日寓吳

憑苑留人世，傷心向暮春。易枯常淚眼，難起漸羸身。禁火村烟冷，飛花墓樹新。愁腸渾斷絕，啼鳥不須頻。

送方廣文代兄驗作

陳休復書

欲識征帆遠，傳經向五谿。江流寒雨白，楚樹斷雲低。梅嶺書難寄，桃源路易迷。三鱸吾欲獻，無奈別關西。

雪中作

平野風威動，空庭落葉加。寒雲初擁樹，暮雨忽成花。抱戚居窮谷，端憂念歲華。脚腳愁引邸前浦，更低低鴉。

歲莫積雨寓感

已嘆窮冬候，還悲積雨天。岩巒長白隱，樹木共

相迎。頭白空客，蕭疎思不勝。傷心連夜雨，照淚一殘燈。漸老驚年去，端愛得病增。空齋時面壁，不是學胡僧。

雨夜

頭白空客，蕭疎思不勝。傷心連夜雨，照淚一殘燈。漸老驚年去，端愛得病增。空齋時面壁，不是學胡僧。

春晴 試筆之作

淑氣回春早，晴光入望同。新年人語樂，暖律物華融。池影平搖綠，林花欲笑紅。浮雲在何處，萬里一時空。

里一時空

送伯容七丈之任建陽廣文二首

送子傳經去，關中我舊遊。棧高宜下馬，灘急且停舟。官舍鶯聲早，講堂樹色幽。武夷春更好，日日想登樓。

其二

揮淚今何處，千山雪正寒。非關風景惡，其奈別離難。舊業荒三徑，貧家寄一官。音書如可達，相慰只加餐。

卽事

雨後溪流瀾風前野色賒
獨行過村塢暫憩卽
田家稻色迎雲秀
藤陰帶日斜爲農
吾所好岐路向來差

重過妙真宮與靜軒道士話舊賦二首

舊識松門古重遊
竹迳深林聲生爽
籟簷影落疎陰
劍井波還細丹爐氣久沉
尋仙空有約已失向來心

其二

解榻還今夕下帷憶往年
青燈渾似夢白髮欲迷玄
屈指交游散驚心歲月遷
看君顏未改羽化定多緣

輓龍川袁太翁三首

鄉國論着舊衣冠
得隱淪滿門惟孝友
高臥謝風塵
逕有蓬蒿長庭餘鳥雀
駟老成今不見嘆息欲沾巾

其二

杖屨閒郊適杯盤勝侶隨
江山留故事花鳥入

新詩道古先民近
行歌薄俗移風流
吾所羨
實有餘悲

其二

逝水藏舟夜乘雲
赴獄年沉冥鴻羽失零落
風毛先錦里寒秋日高門
慘莫烟祇應看舊傳長識
鹿門賢
長君孝廉先逝

甲寅至日

候氣陽初轉迎長景似催雲
門調竹管緹室動葭灰
悲喜驚時序行藏付酒杯
欲觀雲物變須上最高臺
甲寅至日對酒重述

甲寅至日對酒重述

豈謂餘生在逢辰
得舉觴三年悲逝水
七日悟微陽
地底雷初動天邊景正長
可憐梅柳色滿目爲誰芳

送別周景濂

又作經年別堪憐
此度過黃花秋後少白髮
滿來多榻冷山房
月舟輕渡口波一尊岐路酒不醉欲如何

山行

明滅川原色渾疑畫裏看遠烟從鳥破高樹入
雲寒在再年華莫蹉跎世路難山行吾所愛隨
意得盤桓

歲莫山居四首

客有幽居者村寒獨掩門三食長苦飽一褐自
知溫薄劣慙先訓栖遲負主恩平生心萬里
歲莫向誰論

其二

久識生如寄偏驚歲欲歸老將詩力退病得宦

情微雨閣寒侵榻苔墻濕染衣一杯須強進莫
問去年非

其三

時清殊可戀事異亦堪憐岩穴才長棄江湖歲
易梢自驚雙鬢改誰識寸心縣多少浮雲色應
開萬里天

其四

一川都門路飄零已二毛馬嵬終少遇作京兆

勞薄祿何須戀浮名信可逃相逢多勸駕吾
意在林臯

甲寅除夕

不厭退遊少偏憐兒女歡里居甘寂寞宴喜
闌園車馬情何薄詩書道自安小堂燈火夕未
覺雨聲寒

春日山樓雨望

爲送春山目登樓不厭頻烟凝青半隱雨散翠
還新林暝迷歸鳥路寒少去人凭欄心自遠疑
與輞川鄰

連雨

斷續山頭雨新年未放晴開牕疑曙色欹枕送
春聲和霧沾梅濕隨風入竹清三尊憐獨聽何
似客中情

寓懷

天時兼物態耿耿寸心違雨寒侵病骨風冷射
春衣歲月江村急音書上國稀閑愁無着處盡
日掩荆扉

春日訪友人夜歸二首

訪戴情何極，居然雪下行。蓋與隨夜火，烟樹入寒更。衣薄貧能慣，途危老不驚。荆扉敲月罷，婦子笑相迎。

其二

十里青山路，歸與興渺然。野橋平細浪，遠樹帶浮煙。大吠孤村外，人歸落月前。寒衾仍擁鼻，渾似酒壚眠。

喜晴

晨興開獨立，春望信悠哉。地自千山迴，天還萬里開。薰風來巷陌，晴色滿樓臺。莫訝鶯花早，端知淑氣催。

莫行

落日長吟處，蒼茫意自悲。山迴龍薄霧，溪轉急寒颼。問還逢人少，穿林共鳥遲。村茅屋掩淅，子莫何之。

夜次羅家渡買舟遂抵樵屯紀事

莫行役古戍，問度得輕舸。夜火遙明岬，新流試

看篙旋星寒，鷗集落月曉。鷄號浩蕩江湖興，平生信所遭。

訪魏澹溟吏部山居未值全乃郎宴坐偶成二首

忽有尋山興，長懷看竹期。到驚鴻翩遠，坐識鳳毛奇。下榻情非淺，停轡意自遲。登臨無限好處，輟輟川詩。

其二

塔勢疑翔鸞，隄形似偃虹。雲山霄漢表，樓閣畫圖中。高臥紅塵隔，微行綠樹通。客情渾欲醉，回首失西東。

夜宿民家與主人語頗狎有賦

校止向何門，前山雨色昏。逢人成下榻，慰我且停軒。對酌春醪美，開襟夜語溫。始知淳古意，難與市朝論。

偶書

我愛買天子，發時獨抗章。子言縣日月，隻字挾風霜。道在世非喪，時滑國豈狂。挑燈極短髮，讀

意差強

病目獨坐聞雨雪偶成

目病春還數山樓已怯登樓開彭澤令面壁少林僧簷近雨聲急聽虛雪色凌溪山畫圖裏何日興堪乘

徐匡岳先生招會道中先此奉寄二首

問道本心期百年恨已遲絳帷空自阻玄草更誰窺日細花簪靜風清竹逕被好春知不負載酒許相隨

其二

技刺懸驚座樞衣久望廬尊前期問字帳底忽縣書縱倒中郎屐漫勤長者車春風方滿榻此意肯躊躇

春月

春夜看新月清輝到畫屏穿林縈宿霧泛水帶華星影落金杯映光流綺戶經非關照離恨玉笛正堪聽

春寒

庭敞日陰陰春寒頗不禁花垂殘雪駐柳細曉風深燕座頻添酒胡床故擁衾非關陽德薄衰病易相侵

悶

故國類羈栖雲山一室低荆扉臨野水村路及春泥孤坐雨還落聞愁鳥正啼向來魂斷處目極帝鄉迷

聞雨枕上作

簷雨夜猶落獨眠夢屢迴滴深欹枕聽瀝瀝打聽來山近難分曉溪長暗度雷孤蓬江上客應共此時哀

春日雜感八首

搔首長吟客春來髮復殘三年泥草土萬里望長安宸園生非薄烟霞地自寬于時原計拙况是路行難

其二

草野卑栖地蓬門獨臥人驚花空向莫風雨不知春艱食嗟吾里倦遊笑此身十年勞薄宦四

壁得長貧

其三

杖藜行竹逕隱隱柴門恐對孤芳寂愁聞百
舌喧山寒斜日澹林黑莫烟繁多少傷春事開
襟仗一尊

其四

寓居山外地物色固饒奇雨驟爭溪急雲寒出
峽遲巖巒青欲滴竹樹翠長垂苦憶王摩詰誰
傳畫裏詩

其五

春寒愁野望薄日更西斜雪裏度回雁烟中亂
去鴉雲山堪道跡村曲且爲家寂寞心多感園
林更自花

其六

生色青陽滿天心處處同苑花紅泥露嘶柳綠
含風蹤跡漁樵裏江山錦繡中便當棲臥穩何
事逐征蓬

其七

歲月已蹉跎幽懷奈若何青雲難晚致白髮爲
愁多野逕綠稚竹山房帶女蘿百年長閑寂誰
與和狂歌

其八

一逕成幽獨三春寄寂寥不眠滌雨夜閒坐過
花朝書劍辭身久雲泉寄跡遙五陵豪俠爲車
馬正鳴鏐

晚眺

村扉宜晚眺細雨更冥冥野水含沙白山雲帶
樹青鴉飛羣傍屋鷺下獨依汀有興無人會歸
來倒玉瓶

寓感

歲月催人老無方可駐顏眼緣奇字澁髮爲苦
吟斑隱几同南郭杖藜過北山浮生長物役暫
得一春閒

花遲

二月園林樹天寒未着花何香來早蝶無色圖
朝霞羯鼓聲虛急東風信豈除採芳紅粉伴殘

度誤銅車

閒意

半畝幽棲宅經時自在春
拊鷄啼竟日瓦雀啄
親人老矣終何事蕭然得此身
圖書看插架一室未全貧

野步

山谿還通徑田低更接疇
圍間梅日細塘上竹風幽
高步窺雲鳥忘機狎水鷗
臨風春服好歸去且遲留

感事

閨左饑人徧江東米價高
物情何落莫生計重蕭騷
有願施香積無心對濁醪
不眠看四壁濟世豈吾曹

陰

睡起天疑白連峯曙未分
霧深偏隱日風細不驚雲
一室岷巖遠終年麋鹿羣
何當開萬里目極淨塵氛

曉意

已送殘星落猶餘綢繆重
春林飛宿鳥古廟朝晨鐘
開戶臨平野登樓望遠峯
待看晴旭上萬壑散芙蓉

安成劉養素過訪山中出喜聞先生遺墨
爲贈感而賦此因以遺劉

風雨春偏晚雲山鳥獨飛
非君憐桂樹誰見欵柴扉
賣藥壺邊肆垂綸石上磯
不辭還訪戴此興咎人稀

其二

舍瑟追遊地春風復幾年
守玄吾豈有遺墨爾能傳
浮壁銀鉤動映空王筍縣
忍將數行淚霑灑濕雲烟

客去

畏客門難杜端居榻暫縣
草堂侵達霧竹徑沒寒烟
仲蔚逢蒿滿陶潛松菊偏
今予念幽獨身世幾時有

雨

楚天雲不散春館雨長懸
曉色青林外寒聲白

水邊江妃殘翠羽神文漁花鈿坐對荊苔綠
空無酒錢

外孫松生性慧甚不相見者歲餘忽傳頌
痘驚悼之餘爲作此詩

王樹獨堪憐深期宅相賢凌霄應計日遊水不
停川入夢定何夜開顏已隔年傷心回白首揮
淚向春天

社日上塚

目極烟雲斷心傷歲月加荒村無社鼓野廟集

神鴉吟曲春流漫山迴夕影斜松楸深雨露空
有淚如麻

桃花

一樹牆間色春稍亞竹長紅顏知自媚艷質爲
誰芳含雨疑新沐迎霞聞曉粧風前休更落溪
上有漁郎

念舊

溪漲雨還急山昏雲更層百年雙短鬢五夜一
孤燈老至悲新歲窮來念舊朋猶餘豪氣在長

病起

偶示維摩病高眠夢蝶床春深寒復戀漏靜雨
仍長短髮非新白衰顏已舊蒼一杯朝強進身
在且須狂

寒食用杜韻

風雨深寒食山空花自落宿雲猶美色初日乍
生暉伏枕孤村僻上國違園林堪載酒乘
興遂忘歸

復雨

喜晴身忽健聽雨意仍哀山色樓中改泉聲澗
底回經行愁躡屐獨臥廢銜杯萬慮滂沱外荆
扉莫浪開

殤塚

雙淚忽滂沱遲回對古坡野光昏宿霧塚色暗
春深白日川原眇黃泉骨肉多衰魂招易散此
地少經過

瑞郎婚禮愆期聞閨部疏請俱不報有作

朱郎聞開早銀河想渡難過期空有鵲傳信豈

無邊花萼春將晚
蓬萊夜獨寒
蕭聲應未歇
長隔彩雲端

將赴部偶成

待節暴公子
彈冠貢大夫
聲華非俗吏
經術本名儒
老驥關山遠
寒鷗霄漢孤
國恩思欲報
敢自惜征途

舟中

漁歌何處聽
膜色滿前汀
星月含沙白
烟雲籠樹青
扁舟隨所遠
桑柘向洲停
落盡江邊月
醉眠人未醒

眠人未醒

舟過漁州精舍爲吳郎讀書處賦

路繞烟波外
人行蒼靄中
風高天宇淨
月上水雲空
小艇桃源近
高齋竹徑通
少年攻苦意
燈火夜深紅

望雨

龍歸何處洞
虹度半山岑
畏日長流暑
密雲生復陰
老農俱疾首
孤客更愁吟
好散千峯雨
爲寬萬室心

漫興

結交游俠宿
調笑酒家壚
高興向來盡
壯心今已孤
風高葉自落
天迥雁爭呼
頭白清秋裏
那堪仗轡轡

陳氏何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二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三

高安陳邦瞻傳遠著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五首

農情

喜雨歡初動，愁霖恨復生。
農情隨日變，天意定誰明。
水浸荆屏色，風連野碓聲。
高樓散烟霧，已覺夏山橫。

病足偶題

足病淹高臥，經旬苦未安。
乘桴浮海易，躡屣下

床難明，惜髮毛改暗，催骨隨乾。

居然少陵叟，桃

杖倚相看。

六月晦日

山深莫景幽，暑氣正初收。
螢亂知草腐，蟬鳴覺樹秋。
中年工作惡，晦日復添愁。
孤影青燈外，無端涕泗流。

感懷二首

殘暑留連日，空山寂寞時。
聲名嗟已晚，歲月苦多違。
歸燕語風塵，寒蟬咽露枝。
浮生難得意，可

惜髮如絲

其二

老大成何事，蹉跎負此心。
浮雲隨俗變，濁酒向愁深。
風送高城笛，月連萬戶砧。
平生搖落恨，都付白頭吟。

夜熱候風不至口占

候雨農情極，招風客意傷。
一秋常苦熱，五夜不知涼。
無復被襟快，非關束帶狂。
茂陵消渴久，仙掌露蒼茫。

雨不成

帶日雲仍薄，含風雨漸微。
荆扉霑未濕，竹迳灑全稀。
水近晴蜓集，沙明白鳥飛。
楚天長在眼，神女莫何歸。

哭友人鄧時寧墓夜宿民舍

掛劍心粗了，回船興不留。
可憐故人盡，轉惜此生浮。
野迳嵐光黑，田家樹色稠。
青燈寒四壁，還照淚雙流。

連日草鄧刺史時寧王明府宗盛二誌畢

書感有

刺史幡初隱郎官烏久縣聲華光壁合文字愧
珠聯笑語重泉隔風流片石傳屋梁今夜月魂
斷更悽然

伯容先生訃聞感悼四首

臥病逢橋落那堪更哭君一朝成異世千里痛
離羣絕學劉中壘交情鄭廣文同心難再得酒
淚濕秋雲

其二

欲問傷心處難忘就館年寒廳吹夜火暗壁理
陳編遇合青雲隔嗟陀白髮偏桑榆存晚計迹
水不停川

其三

聞說傳經日高齋興出羣開尊邀落景听憤對
春雲字富輜軒草書搜魯壁文藏山應不負長
傍武夷君

其四

江霧連天暗海雲帶瘴饒孤兒扶襯泣十口

家適小隱官爲累平生恨未銷旅魂認鄉樹不
用楚詞招

別先墓北上

一壘松楸色愁爲游子吟遠行迷去住薄宦恨
浮沉此際辭鄉淚他年上塚心連峯回首處猿
鳥盡悲音

曉發筠城小憩長溪民舍

鼓角鷄聲後關河雁影前官亭分野色村舍起
朝烟草樹迷花塢溪流蘸芋田故鄉美風物倍
覺客心懸

安義晚宿

問俗鄉音異催程山路賒幾村蟹聚落二戶楚
人家莫角關心切孤燈照影斜未須憐寂寞庭
柯有栖鴉

發建昌

客路楚天西秋清望轉迷野橋時斷絕石磴險
攀躋縣郭河流細人家樹色齊漫愁前路里
馬及鷄栖

德安曉發值雨

鳴鐘來客枕鄉夢共更闌孤鐘青燈暗山城細
雨寒彩雲收萬丈綠霧擁千盤直得廬山路猶
疑畫裏看

渡江

一葉渡浮陽中流望大荒風濤驚九派雲樹杳
千行水拍吳天遠山連楚岫長浮生殊旅雁避
雪正南翔

促織

促織哀音慣宵啼動及晨本緣驚懶婦何事惱
離人在戶已蕭瑟近床更苦辛月明今夜夢無
復見情親

途中雜興四首

秋高霜未落氣色少淒涼客路愁何在農家意
不忘雜花雞落映晚稻水田香沽酒聞樵唱悠
然憶故莊

其二

過江荒野大人楚亂山多水際眠鳬鴨風高

編鵝人家圍竹樹客舍近雲蘿處處山陰路無
勞夜棹過

其三

最愛連峯好經過盡日迷稍穿青嶂北却過碧
岑西雲外看人度天邊聽鳥啼長懷逢石髓不
復苦攀躋

其四

頭上雲來黑林間日歛紅驟驚雷送雨更聽鳥
號風一洗秋容出全收瘴癘空晚涼蘇肺氣此
去任飄蓬

太湖公暑假坐

秋風來遠道細雨臥孤城高韻無絲宰窮途有
阮生疎鍾兼漏急短燭向人明欲作還鄉夢鳴
鷄促曉程

望皖山作

偶來舒子國遙望皖公臺秀氣浮金碧靈風生
草萊早知冊錄秘尚想翠華回立馬迷南北還
如七聖哀

苦吟

自笑苦吟客愁來興愈豪句隨年共老氣與秋
爭高貧病身如寄關河路未勞總緣耽格律萬
事一鴻毛

漫興二首

秋晚樹猶綠天寒山更清關河來雁影鼓角入
霜聲落葉催行色殘陽伴客程登臨休作賦早
覺壯心驚

其二

應舉兼鴻嶽淮西接楚西關山千里迴雲木萬
峯齊細雨滋松徑流泉溢稻畦故園風物似盡
日意都迷

陶城

烟火千家聚帆檣兩岬溪魚鹽通楚蜀市井列
東西高柳殘陽落寒簷暮鳥啼郵扉連古剎客
夢寄菩提

野望

馬首中原路茫茫積氣間連雲惟有樹礙目更

山暝色寒無遠長空白鳥還憑軒臨浩蕩似
欲出塵寰

漫興二首

僕馬長岐路頭顱已莫年身羸多病久性僻苦
吟偏杜甫詩求海靈均賦問天幽懷元自吐萬
一得人憐

其二

矯矯空奇氣悠悠屈壯圖長懷賈詵慟不爲阮
公途繫虜長纓在防身短劍孤誰知羸老客膽
氣舊來匳

張橋驛移宿

剝落官牆裏停輶悵莫寒繩床何處着茅店幸
能寬綠蟻心難醉青燈夜易闌隔牕兒女語彷彿話團圓

道逢趙淇竹叅戎別後有懷

慷慨論兵客登壇正妙年相逢驚王樹惜別吮
龍泉北望蓬萊日南浮橘柚天何時看出塞遙
爾勒燕然

中著

海岳鍾靈地乾坤產 聖年 帝圖開草昧天
意洗腥羶萬里黃星見千秋紫氣縣鐘山神馭
逐鸞鶴從羣仙

貞女祠

在王庄驛北二十里祠林氏女未
嫁死節與王烈女事同

貞女祠前樹霜高葉未凋精靈通草木生氣滿
雲霄白日爐烟冷朱雲玉佩遙啼鳥如有恨早
夜咽寒條

固鎮驛

鎮屬靈壁久無令故有末句

車馬九衢道人家萬井烟市廛如繡錯樓閣亦
星聯帆影溪橋外角聲野戍前停車因問俗人
憶武城絃

閏月十五夜

萬里中秋月嬋娟喜再看關山光更遠銀漢夜
長寒轉覺團圓好重知離別難驛亭杯酒罷清
切倚闌干

曉景

鼓角嚴城動關河去路賒殘星猶掛樹落月欲

沉沙霜露淩行色風塵老歲華高樓愁夢斷昨
際記天涯

東平

吊古東平道征軺得暫停遺墟聞少昊分野耳
婁星蘆水一泓碧金螺萬仞青劉生何意氣雄
骨尚餘馨

易水

易水蕭蕭莫寒風急逝波千秋懷壯士一劍動
悲歌往事何須說此心終不磨酒壚燕市滿悵
慨更誰過

雒縣

赤縣金湯壯前朝此北門胡星今已落遙日向
來昏笳鼓三關靜車書一統尊時清饒王氣萬
里接中原

白溝河

秋水長河落斜陽古渡連嘶流萬馬遍倒影片
帆縣驛野天長慘先朝事可憐英魂餘血戰千
古泣寒烟

良鄉道中

作客三千里門前早征嚴程趨赤縣王氣近
神京塔勢中天出孤棧向日明白頭思報

主莫動聖鄉情

抵京舍真如寺值雨

燕市重遊日禪樓且寄蹤暫期開士語不擬酒
人逢風送嚴城柝雨深內院鐘九衢塵欲靜冠
佩得從容

宋清字水部惠酒詩以謝之

京國逢人少招提且寄居寒燈愁對影細字喜
傳書濁酒故人致鄉心此夜除醉來彈短劍不
是嘆無魚

紀謁

但可猶吾髮何堪折此腰名微甘下乘心在懸
清朝東第門元峻南州榻已遷向來湖海氣顧
影覺全消

寺夜

上國還留滯幽居正寂寥鐘聲殘古寺燭影暗

寒宵雙鬢百年短八書千里遙愁來惟吊影月
上轉蕭條

都門贈曹心言侍御四首

京國停車日禪扉下榻年交情今不淺世態舊
堪捐與劇親談塵愁多付酒船天涯同病少白
首重相憐

其二

豈謂憂時客還爲獨臥人簡花空映日諫草欲
生塵古院晨鐘急高城暮角頻松生龍性在牢
落未宜驕

其三

短景西山沒浮雲北極高艱難同此日流落任
吾曹哀動爲生缺寒侵范叔袍悲歌燕市裏斗
酒向誰豪

其四

黃金何突兀千載向孤臺人有漢庭慟天非杞
國權風聲來朔漠雲氣滿蓬萊拭目都亭路埋
輪見爾才

壽豐邑朱處士其子請之京邸

道在身常貴後忘世可逃閒庭馴鳥雀幽徑長
逢高日爲北牕承星縣南極高獨憐游子意京
國望雲勞

雪

古院聞鐘後閒庭對雪時光寒搖客劍花細集
禪枝鬢絲還自理尊酒共誰待江梅消息近鄉
樹正堪思

至前獨坐書感二首

北關霧縈日南冠索寞時客心歸去疾除目到
來遲節序驚頻換頭顱久自知登臺望雲物萬
里共凌其

其二

歲宴仍爲客天高一望鄉浮雲隨意遠白日共
愁長彈缺歌偏苦聞尊興尚狂丹心空戀關白
首隔鵲行

冬日京師地震占云外戚擅權燕國兵起

云

但識皇輿固誰憂地軸翻 聖朝無諱諫賢史

有忠言變化鼠爲虎艱危猶敗輓燕山饒王氣
塵土未應昏

穩臥

平生甘澁落白首因栖遲身世窮誰傍功名老
自疑賦詩聊一哂問卜得頻欺穩臥真吾事悲
風吼薄帷

至日再賦

七日陽來後五更漏已稀京華開曙色雲物吐
清輝仙仗傳呼近彤廷拜舞違將心同寸管猶
得逐灰飛

出都

此去 主恩新都亭淨曉塵寒鴉偏就日東柳
欲含春北關關心切西山入望親白頭思報國
未厭往還頻

彭城道中

又出徐關路寒風正沈濃宿雪辭樹杪殘雪在
山腰逕石行相逼村烟望獨遙往來雙鬢禿無

補愧清朝

黃梅道中

蕭颯楚山路歸來幾度經霜殘蘆白日出麥田青樹色鄉關近春風客夢醒潯陽今夜月獨宿醉江亭

渡江中流忽憶杜詩寒江流甚細有意待

人歸之句因述此律

江網遲歸楫中流自在行鴨頭春水活鵝背夕陽明古岬孤帆影滄浪萬古情漁歌何處聽曲盡浦烟橫

石耳

山客疑無路雲開忽有亭金光隨地赤石耳入天青草木生春色江湖遠客星舉頭霄漢上萬里羨鴻冥

大果寺

古剎臨江近征軒向郭遲入門僧磬寂過院佛香隨勝地金還布空堂錫未移徘徊憐莫鳥相伴宿禪枝

太平驛道中

不謂王程迫其如楚路重繚雲多曲逕礙日有層峯野屋依茅嶮危橋斷石淙莫天歸鳥外游子悵何從

鄧城大壁間韻

好鳥爭鳴路飛花故舞城客行聊一笑春色似相迎烟樹千行直關河四望平况逢新雨過麥壟盡春聲

河北道中

極目長河北蒼然一氣昏春陰連大陸落日俯中原花滿桑間路鴉啼柳外村幾年空杼軸問俗欲銷魂

牧野

驅車行牧野回首痛朝歌亡國曾漂杵與王管授戈夕陽啼野鳥芳草臥銅駝池酒花猶醉春來紅更多

五祖山

古寺通幽遠危巒吐宿烟法經傳鉢後人驚續

同飲結三生紫還參五祖禪楚天秋夜月長
共鏡臺縣

苦旱望雨禱祠未應

靈雨到何遲千家盡望霓焚香傾里社伐鼓遍
叢祠煙霧青春杳風霾白日悲天高誰可問蒿
目淚空垂

比干廟

墓門還下馬懷古思悠哉白日寒遺廟丹心照
夜臺樹陰栖鳥靜野色逐人來寂寞空山裏長
留過客哀

夏涼

長夏渾無事官居養道情雨叢花未歇風檻鳥
爭鳴未覺林泉遠還憐枕席清羲皇如可夢吾
欲臥前楹

客思

辭家常記日作客又經秋妻子非吾慕田園不
自謀飄零雙鬢短遲莫一身浮今夜深閨月遙
思獨上樓

立秋日偶占

偶爲河朔客對對鄴城秋黃雲將葉落碧漢帶
星流却憶西園夕誰知明月愁思鄉無限意何
處好登樓

鹿鶴二首

鹿豈階除物深山好養茸幾年失仙隱終日傍
麋蹤庭草秋隨盡野草春自供啣啣聲可聽風
過響高松

其二

白鶴來何歲卑棲且至今婆婆還短舞嘹唳亦
長吟本是青雲質能忘碧漢心徘徊羊叔子爲
爾一雲襟

扶菊

有美黃金萼脩脩照座隅凌霜知有素移植頗
嫌孤會疎疎莖立仍須細杖扶東籬愁不見對
此足爲娛

對菊

霜露滿人衣霜能仍未稀芳馨吹曉氣歎絕點

斜暉對此忘桃李餐之勝
蕨薇歲寒堪爾伴何事
苦思歸

烏巢

黃葉落高樹疎柯出烏巢
經時愁暮露入夜有唧
唧寒雨頻沾翼淒淒轉
集稍吾廬原在野因爾
念于茅

初冬夜坐賦

高城寒罷角古調夜鳴鐘
金鏡淪圓魄王衡指孟
冬遠天同青黯零露入
愁濃欲作江南夢雲峯
更幾重

讀邸報作

天上雙朱邸相依日月邊
桐圭元並剪花喜更聯
翩正啟銀河路翻虞王
府錢桃天思化美宜詠
二南篇

槐花村有蘭陵公主墓

公主埋香骨槐花尚古村
草殘孤塚色月掛故池
痕誰識秦樓曲難招楚
魂鴉啼似金井斷送幾
黃昏

答人問宦况

欲問爲官况愛閒兼喜貧
沙書煩小吏送米謝僮
人未厭青袍舊從教白
髮新雖無投劾意終不
負松筠

晚衙

庭空散晚衙暝色帶歸鴉
息影還依樹懷人欲折
麻陶潛思栗里賈誼困
長沙寂寞寒城閉霜風
急鼓笳

賦得綿綿思遠道

高臺望不極客思渺難窮
鳥沒長空外帆飛別浦
中暮雲天遠近春草路
西東欲作相思夢清宵
恐易終

暮雪

冬城初見雪寒色淨黃昏
庭覺篩簷影野知潤麥
根獸紅方擁旋蟻綠正
開尋寂寂江村路梅花
合斷魂

雪後夜坐對月

碧瓦光猶映高樓雪未殘
清宵天似水廣寒月

同寒桂魄一千里瑤華十二欄有人騎白鳳笙
吹下雲端

復雪

曙色驚牕早開扉雪滿墀空增成王砌古樹盡
瓊枝喜爲豐年重寒從病骨支高齋逢再賞把
酒覺歡追

途次卽事

久作風塵客難爲汗漫遊青雲今已負白髮何
來稠寂寂古人笑栖栖高士羞漢庭新更積無
計慰遲留

岳忠武故里二首

金碧標嚴寢風雲護古垣蒸嘗瞻故里板蕩憶
中原痛快吳門目悲遊屈子魂千秋長酒淚遺
恨在乾坤

其二

一劍從南渡三軍更北征雄風生鐵馬寒日照
霓旌河朔爭機甲燕然未勒銘遺祠獻牛酒猶
是犒師情

元夕月蝕

今夜千門月清輝正自多胡爲淪玉魄不肯灑
金波陌上愁車馬華筵暗綺羅中宵仍皓彩燈
下有行歌

同趙憲伯五視登銅雀臺別後有賦因以
寄贈

客有登高興層臺四望遙山河遠日莫宮殿已
烟消逝水迷沙渚啼鳥隱碧條尊前堪一笑休
更憶前朝

其二

同爲河朔客曾是縉雲郎細酌高臺酒還思盡
省香綈袍君不薄白髮我難狂回首漳河月愁
吟夜未央

連日懷衛道中風塵甚苦民間生事蕭然
感而有作

撲面風塵色頻年染客衣侵尋心欲折留滯事
俱非客病偏多渴人憂正苦饑烏啼何處急故
故繞斜暉

寧郭卽事

候館淹晨莫驪馳自笑頻蒼顏慙小更火色謝
時人槐古陰成帳草深細作茵醉眠甃處好不
必薰風塵

道中望太行山四首

一帶噴吭色迎人眼空無鳥度薄膜有
煙橫保障高三晉仙道五城儵然孤興往長
嘯不勝情

其二

久遊河朔國初近太行畏碧王簪天吐蓮花柳
地開笙歌空外過鸞鶴夢中來自笑淹塵土仙
人安在哉

其三

風塵長物役驅馬未言勞土到覃懷沃山從上
黨高壯遊非此日玩世本吾曹終欲乘風去
雲縱羽毛

其四

秀色連娟至貪看興轉幽憂轉疑傳識圖書小

曾收金碧三千界雲霞十二樓愚公知已矣突
兀爲吾留

雨後孟縣道中

花裏河陽縣輶車此日過寒帷堪氣色間俗有
絃歌新雨青苗足夏雲碧樹多安仁千載意短
髮共蹉跎

午節前日發武陟作

帶郭河流細綠郊樹色重風輕隨去隱霧散出
遙望文節仍爲客麥秋稍慰農非關風土惡惆
悵爲塵蹤

望家書不至

遠客多愁思天涯音信賒幾行河上雁千里夢
中家芳草年年歇浮雲處處遮西風如有意端
爲送瑤華

七夕 時寓共城暑氣酷甚

客心常苦熱秋氣未生涼又視雙星合其如獨
夜長關山還自杳河漢豈相望千里高樓思無
由問七襄

行役其城雜感

誰謂風塵客能爲汗漫遊山城頻總轡野水故
停舟興逸疑飛鳥心閒欲狎鷗已堪忘去住那
復問淹留

其二

河朔驅馳日勞歌不可聽髮從岐路白眼爲太
行青陵谷非難變關山亦飽經濁醪宜痛飲誰
忍獨言醒

其三

正覺炎光熾俄驚大火流梁臺堪作賦楚客漫
悲秋露冷山中秋月明江上樓南飛鳥鵲遠歸
夢獨悠悠

其四

昔人長嘯處萬古只青岑不改雲霞氣如聞鶯
鶴音理名應有追避世豈無心嵒阮還多事聯
翩向竹林

其五

乾坤終不老山水况多奇有客著皇極何人見

觀易處閒暇美九時此意憑誰解長
吟詩

其六

日靜時啼鳥風高故咽蟬客心終未寂秋意已
蕭然鄉國愁眉外雲山短髮前沉思論往咎何
事不堪憐

其七

聞道河南北螟飛日少開三農常閉雨幾月不
驚雷赤地嗟何數蒼生亦可哀欲陳災異對殊
愧廣州才

其八

垂老功名薄浮生憂病多青燈知影瘦濁酒得
顏酡身世隨蓬轉年華逐鳥過無心貪級見生
計在烟蘿

蓮大夫故里

河山今古暮人物市朝更迭猶說前賢里空悲異
代情荒烟終不散野草自長生車馬鄰鄰夜如
聞關下情

莫雨

殘暑今如掃西風轉作狂屯雲看古樹莫雨對空床抱病慘難料悲秋恨更長荒城爲客日何事不淒涼

秋日鄴城公署後院榴槿依然感而有賦
高齋坐掩門短景又黃昏
垂隱原依草蠅行故上垣
榴花秋尚發槿萼莫還存
有意如娛客相看盡此尊

韓魏公畫錦堂

答人題榜處畫錦尚如新一代風雲會三朝社稷臣
奇功收定策遺像儼垂紳
更想歸來日機忘白鳥親
堂後有柳萬花樓二亭

秋色

秋色飄零甚客愁殊未央雲山連趙魏風雨暗衡漳
落葉空庭積寒花何處香
思歸日回首白雁更南翔

秋日再有覃懷之役初宿安陽暑中賦

斜日帶寒烟秋風莫颯然
往來應物役衰謝惜

流年野戍生角孤城月上弦
有便伏枕夢斷約祠邊

覃懷公署對雨三首

前日望霓意今成苦雨心
貧憐一飯飽老惜二毛侵
樹色連雲暗簷聲入夜深
都將留滯嘆分付短長吟

其二

蕭蕭來莫雨漠漠對寒雲
畫角高城動疎鐘古廟聞
苦吟如有負細酌未成釀
仰羨歸飛翼林昏不失羣

其三

淪沒青衫舊蕭條白髮垂
客愁渾似纖細雨復如絲
飽食官何補長眠病不支
愁聞前路滑驅馬復逶迤

秋莫

老至兼多病秋殘獨有悲
乾坤難洗眼昏晝強支
願浙浙寒風動淒淒莫雨遲
高林葉盡落烏欲何依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排律五十五首

題憲副朱公恩綸卷二十八韻代

紫蓋原鍾異胎簪重發祥
鼎彝存舊績闕聞得
全昌磊落生人傑縱橫早擅場
靈苗標獨秀瑞
華吐彌芳說禮還推晉稱詩已邁唐
迎鑿恭羽
仗秉鉞事戎行記室詞鋒銳
軍前劍氣長
雄韜
真虎變勇略更龍驤
淮舶清無警海波肅不揚
千夫親奮錘萬斛轉樓櫓
春滿長陵樹雲填洛
口倉卅心常拱極白首爲勤王
名自高帷幄
勳
宜紀大常侯封竈李廣更議困陳湯
笑別青油
幕吟深綠野堂壯懷收韞韞
息業付縹緲經緯
兼文武筮表紹偶良鯁庭勤問答蘭砌儼趨瞻
目親驛騶奮親看鸞鷟翔
潯源同水遠棄化等
舟藏嘉績但遺訓循名總義方
北扉忠捧日南
國令飛霜大宰騰功令
天朝錫寵重螭頭花
照耀馬鬣氣焜煌
官自修文賞星仍執法光龍

書從日麗豸服借天裘
崇秩肅移列渥恩殊未
央祇應王皇詔長賁白雲鄉

代友人張孝廉上蔡選部三十二韻

洛海玄靈闕閭山紫氣長
異才鍾間氣殊貢出
遐方吏部風流古中郎奕葉光
遠孫多汗血夫
子獨飛黃儒雅孫弘比天才
管輅行漢經窮白
虎魯典索公羊汗竹憑轅轅
青雲任激昂豹文
原發露鵬氣早橫霜
獻賦登金馬函書達建章
宮花迎劍佩苑柳映衣裳
顧盼雲霄裏翻飛日
月傍已堪期稷契那復數嚴楊
江海紆皇眷
朝廷遣偶良雙鳬隨鳥下一鶴與琴將
花滿河
陽縣風清單父堂
循良早卓魯淳古見虞唐
薦
劉天爲笑徵書國欲狂
無私天下宰有美尚書
郎紫禁凌廳入冊墀
夾日翔班心驚照王省眼
重合香物望歸崔亮
時名屬謝莊九流俱藻鏡
三管盡明楊不獨升鵬鷟
還看引鳳凰
台堦親
咫尺輦路待扶匡
永作天喉舌常司帝紀綱
一
入虛密勿萬物藉幾康
下走曾推轂愚蒙口公負

彈冠羞貢禹仰首識珠斗終難捫銀河
豈易航畏途恒落落岐路茫茫桃李春風館
詞華羽獵場瞻依空有戀終夜拜文昌

代陳茂才送竄副孟公二十六韻

大楚多人傑明公出固然
崇衡真氣繞江漢地
靈偏舊業元稱白冲齡已與玄南金光
的燦東
箭美嬋娟賦自凌雲起
經從綴露傳海鵬看直
上天馬任孤零貢禹彈冠日
吾丘待詔年班行
卽霄漢侍從列神仙
起草郎官重含香
聖主

憐彤廷紆計畫澤國借旬宣
珂散燕山月帷寨
江樹烟棠陰交廣陌榆影遍平田
板蕤寧傷手
裁蒲不用輒潢池俱賣劍
野井亦留錢岳牧聲
名大羣公薦疏聯碧梧瞻鳳覽
喬木賀鶯遷絳
節來天上龍鈎去斗邊
驅車蠻瘴避登座惠文
懸外事歸陳臬殊方賴化權
明堂須大呂清廟
憶朱絃
喉舌看杓轉星辰聽履旋當途遲碩德
門下記陶甄
托驪懷深願登龍想再緣
感恩躬
坎壈送別涕潸潸
心並霓旌遠
眼隨盡鵲穿臨

風空慷慨欲賦不成篇

龍騰山房者同年羅允寓讀書處其家大
人復構亭隱焉爲賦是詩

山勢三巴壯江流九派通
草亭圍萬竹石壁俯
孤楓大別朝雲暗蛾眉秋月空
玄微楊子宅經
詩梵王宮
山有鵬鵠飛騰裏魚龍變化中
帳空
寧怨鶴天淵更冥鴻
商嶺饒芝圃淮陰長桂叢
何人似諸葛床下拜龐公

蕭太公八十詩

鹿門龐處士漢代魯申公經術時方貴
沈冥道
與通鳳還丹穴產駒是渥洼
雕石戶踪長秘金
門藉已崇靈芝滋瑞液玉樹引薰風
冠服秦廷
牙春秋渭水熊勝筵開履道壽酒出新豐
卓染
巴雲翠花明蜀錦紅
江山邀綠杖景物媚青瞳
見說海人屋籌添方未窮

同馮士蒙葉思梅李上林陳青玉遊棲霞
山房同賦

分曹同大隱訪勝同諸天
出郭風塵少猶山水

石園巖巒松檜人嶺近群巖縣雲通高人跡燈
明大士緣坐深林鳥寂豈靜鉢龍眠挂拂僧歸
定獻花鹿解禪開尊真喀爾懷古亦悠然六代
餘芳草千門變莫烟宦情江海外物態奕基前
豈以西方願才知世可捐

再至留署白嘲

自笑三冬客還尋四壁居敢論官不調只嘆歲
云除徑沒蓬蒿裏庭空鳥雀餘霜嚴穿瓦集月
冷薄簾虛敗竈生新火塵應理舊書自饒甘寂
寞誰復借吹噓命薄逢年小才乖與世疎名山
終不負吾道在歸與

江陰顧太公壽詩

延陵遺故里江左盛名家夫子真人瑞仙郎况
國華冊宸覃雨露朱紱離煙霞色並靈芽稚歡
從愛日加義皇人自古蓬島路非賒試問蒙莊
子長生詎有涯

賦得明月皎夜光

明月吐高樓清輝遍 帝州山河瞻魄動城闕

桂華流甲帳疑長曙重閣總破幽鸞隨天鏡舞
蚌挾夜珠遊歷亂穿槐市凄迷映柳溝影娥長
不沒九屑若爲休憶別同千里懷人正九秋不
眠孤暑客白髮重生愁

送吳無奇太守之吉安

使竹下南州離筵祖石頭京雲猶在眼楚樹已
含愁別浦寒潮細前山落木稠詞場分氣色粉
署失風流雁影來彭蠡龍光動斗牛星霜高露
晞橘柚穠鳴騶千里求人瘼六條寬 帝憂春
田農租稅曉陌女桑桑隱王連虹見還珠帶月
浮故人何所望膏雨遍鄰陳

送李衮思太守之姑蘇

客有南州彥名高畫省郎飛騰新露冕瀟酒舊
含香天路青雲迥江關紫氣長霞旌連寶帶星
劍動金閨問瘦憐鴻雁揚仁下鳳凰花間春閣
靜柳外訟庭涼蘭王人千里風流海一方同心
空有好何助周行

送范長白督學之滇中

送君白下亭萬里去設經地微連直氣天邊動
使星殊方同禮樂多士藉儀刑持節穿丹絳帷
紗坐素馨江流梅萼白山色螺髻青迦葉遺鷄
足羅浮出鳳翎滇雲朝彩散昆月夜珠停金碧
應無限全收貢漢廷

送盧克仁太守之青州

聖后勤民日仙郎出守時江雲來祖帳海氣接
前塵欲表齊風大能將漢詔遲銅符何磊落竹
馬正紛披雨色行車至花陰臥閣移數條從軫
恤問懷及俾發高第從今最臨岐獨此悲瑤華
如不憺早寄慰相思

送許仰亭憲副之承天

水鏡歸除目星霜動使驕爲郎元鞮藉素憲自
風流祖席分直氣江干起別愁煙雲來漠漠旌
旆去悠悠日淨荆岑色寒高郢樹秋澄清還攬
轡問俗更輕裘墨吏爭投印神都本覆甌衣冠
原廟古弓劍禹湖留香火連靈社山河壯上游
芳蹤羊柱在千載繼嘉猷

秋日苦雨十詠

誰謂悲秋客偏傷對雨情千山沉爽氣萬葉墜
寒聲不假鞭雷鼓寧煩抗霓旌驟能翻尾陬瀉
若建瓴輕絳閣疑無曙銀河欲盡傾野烟吹不
斷林霧積長縈豈有桐魚感空令石燕驚淩淩
同恨切脉脉助愁生塞雁低難度天鷄晦不鳴
何來鐘鼓動早晚報新晴

送王四周計部之淮上

君回淮南去正逢桂樹秋神仙今不見楚水自
東流江樹涼風入河橋暮雨收寒星迎漢節霜
色動吳鉤管視郎官少珂鳴使者驕聞思撫
字少府急誅求吊古懷偏壯憂時髮欲愁浮雲
如捲盡好上望京樓

寄懷南阜鄒先生十六韻

豈謂橫舟久猶言俟駕遲主恩終不薄天意
尚須疑周步艱難日商霖想望時幾人同出處
四海伺安危爭識鄭公履方圍謝傳基栖真留
谷口訪古向仇池斗氣變龍劍江流一釣絲青

初藥雨夜憶石芝野老能爭席諸生稍聞
程門羅自設蔣逕竹還波添簡書三冊韋編
分九師千秋神獨往萬態俗都遺衮衮朝中彥
悠悠世上兒曹賒何意氣司馬獨遠迤宣室登
遠受天章閣可窺佳人終未還要與碧雲期

輓少宰雲嶠先生劉公三十韻

有客騎箕尾何人續大招嶽靈驚欲散斗氣訝
全銷黯淩靈江日倉皇叫朔颿還真疑大塊馭
氣想層霄伊昔風雲會皆言宅俊饒羣英爭奮

角夫子獨標姚簪筆彤屏近響經閣夜迢添書

窮魯夷竹簡綴瓊瑤岐石徵周鼓虞球識舜韶
耆儒交避席才子讓鳴鑣謝病思江海尋山愛

寂寥許身終稷契俾侶且漁樵提鼻嗤安石拍
肩逢子喬道隆時共泰心遠跡還超自欲深中

谷憑誰壯本朝作人須域樸品士擢新翹霖

雨宜求說文思擬佐堯萬流超砥柱列宿遶璇

杓方擊中流楫俄催大道輶鵬從庚子至鄭作
同年妖王碎餘沙樂蘭焚長艾蕭水霜歲歲

風雨室漂搖卅旒徐方遠素車楚水遙龍精原
自化鶴駕許誰邀言念遊南國欣逢植漢標陽
春私小草膏雨潤微苗笛取楳中棄琴收爨下
焦愴離懷御李嘆逝忽哀橋哭有西州慟尊爲
北海澆素旗空自揭欲誅不成誦

正陽謁關壯繆侯廟

漢鼎當年裂時危伏虎臣岷峨開國遠荆漢建
牙新磊落興王志驅馳報主身威名楊北伐勇
略愴殊鄰豈謂雄圖挫空聞大義伸全軍天慄

澹半道事酸辛一死明忠信千秋泣鬼神崇祠

王土徧秩祀帝城親座擁靈旗色門臨細柳

春鼓聲思將帥刁斗憶風塵英爽驚沙漠餘忠
護紫宸傷心論往事今古幾沾巾

少南黃君謁大士補陀山歸過吾廬譚海

上事甚悉余謂此奇遊也不可無紀爲賦

六韻

客有乘桴興言旋自落迦衣裳餘海氣口吻帶
蒼霞風送凌空鳥波浮上漢槎琅函探貝葉宵

座認蓮花去矣靈山近
阻對爾惜年華

送方廣文之任常德

絳帳切雲開高嶺碧落隈

聊學柏梁花陰深講落山之麓

座樹色滿書臺閣宇常留客論文數美杯金收

南國品箭有會稽材楚水移官遠江城惜別哀

歲寒搖落盡霜月首重回

述舊村懷寄同年鄧刺史時寧廿四韻

窮律水霜轉幽居歲月深舊遊還似夢往事尚

驚心憶昔陪羣王惟君羣斷金離離雷煥劍山

水伯牙琴北上登車興南浮鼓棹吟晝行常把

秋宵臥每連食飯共青菰飽酒同綠蟻斟交情

真不淺世事苦難謀失路雙垂淚臨歧一拊襟

萍蓬悲聚散魚雁嘆浮沉作牧君行邁爲郎我

滯淫黃山書未赴白下約誰尋候館雨難欺空

梁月易陰三關閩海曲五嶺粵江湄悵思踟

躑悠悠記盍簪張衡愁悵別宋王罷登臨

桑惟梓居然商與參退非三舍避老已二毛

憂病應填壑懷思但仰岑碧雲空欲合翠霧杳
能魂漫想故人駕時聞思婦砧孤村何寂歷落
葉更蕭森腹色牛羊徑寒聲烏雀林題詩綠瀉
悵悵絕類商音

寄張元平方伯二十韻時備兵隴右績最

白下爲郎日青雲結客年聲名惟爾大意氣許

誰先筆妙千秋近詩成萬口傳王褒推頌聖鄒

衍讓談天權秀金莖逼蜚英棣萼聯驥奔應逐

電鵬起必橫烟盡省星辰切清朝雨露偏承明

還謁帝建禮更登仙經遠須長策分憂屬大

賢文星初去闕紫氣忽臨邊劍拂胡霜動弓彎

漢月縣機槍消異域尊組靜中離萬竄貌貅擁

千山蹂躪連平胡今李廣奉使管張騫寵數宜

專鉞交親願執轡仰高詢卓爾懷舊獨悵然目

斷雲霄迴魂驚歲月過朔風迷隴首芳草愛江

鴻雁塞楊旌入龍塢曳屣旋無端遙夜意矯首

望台隴

送唐正亭赴袁州別駕十二韻

憶爾分符日爭傳製錦名上書俄謝病解綬爲
逃榮心自風塵遠身還去住輕風高漢仙令道
重霄諸生秉鐸思先覺橫經僭老成江秋官舍
冷山曉講帷清芳何花前得芳醪竹下傾幽齋
方夢蝶喬木忽遷鶯佩色千秋在屏星五夜明
橋門還惜別烟樹正關情岐路青綢襪高臺紫
氣迎遙看千騎去到日滿春聲袁有宜春臺

代壽朱廷尉密所十四韻

試問簪裳客誰爲社稷臣君才堪比汲天意本
生申勁氣橫霄漢雄風邁等倫丰神元磊落肝
膽獨輪菌慷慨登朝日艱難報主身澄清
思攬輿傳擊念埋輪牛渚犀然夜鳳城律轉春
星搖劍文動霜肅簡花新已見臺端重還亨世
路屯宸衷勤眷注衆口屈經綸許國心常赤
憂時髮若銀風霜寒棘寺雨露切楓宸天壽
基平格人情望統均賢臣宜有頌早見畫麒麟

又代

中朝論舊德屈指幾人同白社邀陶令答生門七

謝公持平西省重覽轡故都推手可扶天極心
如貫日虹客星江海遠鄉月禁垣通毓瑞原松
嶽承恩自漢宮縣孤高曙色開宴對春風振作
龍門客通家愧孔融

夜坐雨雹大作紀異十韻

歲二月之初七

一夕天心異蒼茫事可猜千山飛雨礮萬壑吼
冰雷亂石翻仍裂危簷壓欲摧驟疑掀瓦入密
作打牕來似鏃穿雲幕如丸走月臺電奔還黯
淡風擁更喧呖空谷填應滿玄崖白乍堆圖疏
不留甲嚙麥僅餘菱鳥窠無完卵人饑會析骸

讀杜陵秦州雜詩

可憎風塵際長依戎馬間敝裘仍度隴孤劍迴
臨關漢月催征思胡霜犯客顏黃雲秋滿障首
宿晚連山出塞兵常結尋源使幾還神魚潛未
見高鵠去難攀避地防危迫經年恨險艱天寒
鳴盡角夜靜響刀環魚海驚傳檄鷁行憶舊班
北庭風慘澹南郭水潺湲採藥幽崖遂藏書古

六間仇池真可到不恨髮毛班

服除里居述懷四十韻

咄咄書空裏悠悠混俗身歲華驚往再踪跡嘆
沉淪伏枕徒淹日開尊復送春飛花辭樹數啼
鳥囀簷頻觸事心偏迫平生意未伸青箱垂老
負黃卷少年親被褐希懷王爲儒擬席珍潛神
窺象表高視薄風塵氣義蕭朱合文章沈鮑鄰
博空思直上失路竟遭迎龍劍曾埋獄貂裘幾
去秦楊雄終吐鳳原憲久縣鶉通籍名何晚爲
郎命復屯南曹初隱吏西閣苦留人署異含香
籠官非起草真拙身長傍母徇祿未忘貧經術
蒙推許聲華豈絕倫蹉跎飄素髮展轉抗朱輪
不謁中朝竟還將外臬陳客星嚴瀨動春樹武
夷新越微氛常淨閩山俗再淳勲名虛牧伯干
請絕平津燕喜思歌魯閒居念返闥風雲倏變
異岬岵共酸辛鷄骨起還仆烏啼夜復晨殘生
魂魄散多病齒牙湮宅近王喬嶺城連錦水濱
登臨饒物色去住獨遶巡藥裹依丹竈煙波逐

山行憑短屐野坐藉荆榛猿鶴時相狎妻
女頗怪嗔廟堂收杞梓林谷老松筠汲引時
難料墮頰氣少振形骸逾飢饉肝膽枉輪菌汲
黯道常直枯康性不馴轍中枯可待槎上去何
因慷慨秋乘塞愁熱夜禮辰東躬防羅冶任運
信陶鈞膠漆元非偶雲龍合有神從來江海士
幾見畫麒麟

寄懷友人陳憲副赤石二十六韻

秋色大江邊懷人起暮烟芝城心獨往錦水淚
雙縣名士推文度諸儒讓服虔寒官身世遠道
跡歲時遷花嶺饒幽賞茅齋喜靜便菊芳彭澤
園稻熟漢西田月冷水壺夜雲深晝盡天登樓
寧作賦面壁且逃禪堂上靈椿並塔前棣萼聯
美食宵輟側萊綵畫編隨伯仲俱曾閑神仙有
偓佺素心輕曲呂高視薄貂蟬憶管追游日俱
爲壯盛年分曹參列宿簪筆閑時賢意氣君誰
比交情我最偏風霜纏寶劍流水奏朱絃合沓
青山屐差池粉署肩幽襟將還竹靜覓虎溪蓮

結綬巡吳旬塞帷度越端憂時同賈誼奉使慕
張騫離別腸堪斷登臨眼欲穿東平稽命駕刻
曲惜回船梁鵠空傳札管寧詎割疆關山終阻
瀾鞭弭聖周旋白壁無瑕玷紅顏未棄捐濟時
應未晚邂逅列星遷

李方伯夢白權大京兆有贈

地瀾西江遠天回北斗親紫垣高象緯冊極出
絲綸藉藉新京兆翩翩漢近臣紅顏驚殿陞青
髮照勾陳張敞羞前躅王尊避後塵卷阿鳴鳳
咏巨壑龍鱗經術元高第手猷妙入神五陵
趨畫戟三輔擁朱輪傳擊風雲便澄清氣象新
稍遜猶柏府特簡在楓宸周澤宜霖雨大名
合統均蒼茫啼雁浦蕭颯落霞津難捨袞衣去
愁瞻玉珮頻棠陰紛巷陌柳色暗郊園欲借知
無力重臨豈有因零帷仍注目臥轍動沾巾別
有滄浪客曾陪畫省鄰提携懸結綬誦法獨書
神離別傷岐路衰遲謝席珍綈袍千古意何以
振沉淪

聞湖口稅使撤歸志喜十韻
初聞周守吳
公被逮其夫
人自經死故
有發壁之句

有詔徵中使湖關一日開端聲歸左掖絲語出
蓬萊聖澤寬如海人歡振若雷舟航輕萬里
商旅集重陔憶管征末急頻年水火催亡徒張
虎翼估客暴魚鰓共苦告緡密兼聞毀壁災時
清終可待事往尚堪猜江海全生氣齒渠盡死
灰棹歌烟水濶西接豫章臺

送沈華東憲使之閩轄十六韻

孟博澄清日山濤啟事年黃扉優詔數紫旬好
音傳行省還虛轄平章重借賢雲霄今已逼雨
露更誰偏劍動三關色帷塞萬里天由來聲價
重藉甚大名縣珪壁充庭貴珊瑚出海鮮堂心
明似雪勁節直如弦經術高東海重書勞
川朝綱需執法人瘦寄旬宣卿月通宸極使
星傍澤端老成推驥足年少失烏肩龍氣牛斗
下鴻聲彭蠡邊琴轅今日淚騎竹向來緣風素
忠誠寄恩波想涌泉九重行校鉞遙夜聽中

題

謁周節愍公祠

故瑞州守死華林之難其子猶焉

國憶艱難日人思保障功長纓堪繫寇寶劍竟
渝生不死英靈在猶生廟貌維古今同一盡父
子孰雙思壯氣清秋色悲聲古木風烏號曾自
挽夜月尚如弓

次彭城

吊古彭城道英雄事可哀河山經宰割霸氣莽
風雷一日堆圖盡千秋野殿開美人化塵土戰
地入蓬萊落日烏常聚寒林鶴自迴秋風行客
淚騎馬傍高臺

渡黃河

問渡黃河派口洪波萬頃風浪花飛峭壁秋影接
寒空听借鼉鼉湧舟隨鵠鵠通雲翻天共黑霞
倒日俱紅白馬漢皇祀玄主夏后功千秋燠金
碧龍伯有新宮

賦得陌上塵

欲望長安日陌頭塵正紅輕飾如捲霧亂

隨風漠漠籠脂劍霧凜障碧空青牛迷遠近白
馬失西東紺轡疑陰度香車忽暗通望輪愁孔
傳舉扇笑王公樓閣靈雲外關河積氣中悲歌
惟一叟素髮喜相蒙

抵京作紀行述懷凡六十韻

南國秋雲壯北風爽氣藉癰消澤畔草寒入井
邊梧懸蟬方依戶驪駒忽有途居人共無語游
子獨長吁旌旆飛郊野壺觴夾路隅班荆羅故
舊折柳憎凋枯醉裏傷心別愁來吊影孤旗亭
初悵望鄉樹轉模糊碧落隱屏障廬峯列畫圖
雙林經古剎萬份對香爐雄堞孤城峻魚龍九
派趨雨帆隨石燕風听逐檣鳥人楚乾坤大沿
江土俗殊連村圍橘柚斷浦沒菰蘆山鬼迎人
笑哀猿入夜呼浮空鴻雁迴亂水鸛鵒鋪霜月
懸青鏡風雷吼轆轤前經肥子國再宿晚君都
漢祀曾移霍許軍幾困吳戰場餘古木輦路入
寒蕪霸業成今古神仙定有無浩歌臨大陸校
終出泥塗分野江淮異洪濤汴泗俱黃星高

帝里聲靈曜大衢豐鎬千秋固梯航萬國輸青
徐邇在賦河濟遙相逾封域仍周建山川盡禹
敷詩書存魯鐸人物濫齊竿冠劍紛道俠英雄
隱釣屠倉皇聞歲稔蕭瑟念民劬已覺絃歌少
還愁井邑通逢人憂行軸比屋陷桑榆孰起蒸
黎困休嗟我馬瘠幽燕來遠眺畿輔縱長驅赤
縣烽烟靜黃圖帶礪紆盧龍高作壁碣石莫如
孟城闕金甌華河山繡轂扶喧騰藏陸海浩蕩
納寰區地擁宸居壯天開北斗樞周行維鵠

陳書事書懷

卷之十四

十一

鷺羽衛列能狼濟濟高時棟堂堂冠士模野衝
里管晏綏帶講唐虞價重豈山王光騰滄海珠
有心生羽翼無計挽衰癯伊咎豪遊始曾饒膽
氣籠琴書矜磊落表馬恣歡娛幸舍羞彈缺關
門學棄繻匡時賈傳策籌國子房謨自許一鳴
早那知萬事迂蹉跎生計拙流落歲華徂四海
誰知已百年一腐儒晚收寧遇合冗仕寄凡愚
謬起郎官草仍分使者符朱幡增氣色素髮滿
頭顙動業應難就文章敢自誣世人輕航路

鬼笑柳榆說異韓公三
非楚大夫委蛇原不
忝樞落復何須不擬封侯骨還捐報國驅行藏
吾未計陶冶任洪爐

贈王光祿季良十韻

風流名下士清切禁中郎歸拾春江翠來含漢
殿香承家元琬琰就列聞琳瑯爲別魂常黯相
逢鬢尚蒼城笳吹曉月御柳落秋霜客思寒偏
急交情老獨長側聞親鳳輦喜見入鵷行尙食
天顏近開筵御幄張雉羹調自獻仙露渴仍
嘗管室有遺事知君解可楊

陳書事書懷

卷之十四

十一

連日早發抵莫不休書此寫懷

天涯長作客歲晏始言還鴉膜猶遶路鷄鳴已
度關征魂迷旅樹殘夢認家山霜露寒兼病風
塵暗損顏功名鳴角上身世馬蹄間莫向雲霄
望冥鴻未可攀

春已強半道中未見花作此寓感

春花何太晚况復恨離居人眼煙光薄傷心野
興虛道途常寂寞冰雪未消除竹外紅難數風

前香更疎狂歌情獨苦載酒意何如想像鶯啼
切芳菲滿敝廬

涪川

涪水春流潤衆興此日過坼花紅照影堤柳綠
含波細雨沾襟濕徐風拂面和川原長帶礪世
代幾消磨遺愛聲如在殘碑跡未訛無由薦飄
淥回首付長歌

送董君謨大參入賀十二韻

天畔三花路懷人獨渺然陸機方在洛鄒衍欲
游燕渾樹來青雨松高隔紫烟一星朝北斗雙
劍指南天鼓角秋聲動關河曙色連玉珂雲共
遠金鏡月俱圓花自玄都滿柳從太液鮮聞鐘
趨簇仗待漏聽鳴鞭窈窕窺清禁殷勤捧
御筵長楊時不異宣室席堪前盛事此焉在大
名久矣傳雙魚如有寄爲寫帝京篇

聽蟬

綠樹廣庭陰玄蟬斷續吟占枝侵露早抱葉帶
雲深獨唱何淒切相和轉滯滯日斜聲未歇風

過響初沈悲念飭棋笛清理子夜砧關山難別
恨兒女歲時心毋聽魂先斷頗傷淚滿襟霜殿
何日至寂寔能哀音

七夕前賦

天涯臨七夕秋色已蕭騷河漢星期近樓臺月
影高愁心生白露涼氣入青袍客路悲長劍家
人望大刀雲霄無羽翼江海有波濤西上瞻烏
鵲東飛嘆伯勞嗟蹉跎短髮汨沒類香醪欲問
支機石枯槎未可遭

九日

河朔登高處秋風似故園黃花隨意好白髮與
愁繁搖落驚千里風流寄一尊天邊看過雁雲
外想啼猿紗帽吹遠戀貂裘敝尚存祇應歌倚
樹送老向江村

署中燕坐自嘲兼寓歸懷

江海雙蓬鬢乾坤一腐儒祇應若下老何事府
中趨畏目汗常浹秋風病不癒幸然稀簿領敢
復嘆塵途藥餌遂加減詩篇更有無西園飛蓋

澤水幽夢落楚山隅寒影遶鴻雁哀啼怨蟋蟀
芳簾全寂宴松逕久荒蕪羈絆成何事幽棲諒
可圖衰年吊影涼夜念妻孥靈鵲愁填漢神
龜喜曳塗金當解朱紱歸釣故川鱸

夜坐讀李義山集有賦

浪子芸編在詞人采筆無水邊吟芍藥山下詠
靡無鑄出江心鏡傾來海藏珠錦鯨翻碧落翠
鳳下青梧綺麗當如此恢奇有是大娉婷不自
嫁珍重更誰沽把玩神光動長吟肺病蘊數篇
愁絕處永夜坐冰壺

遣興

半生爲俗吏垂老憶詞場卽事心猶在論文興
獨長古人俱不朽前輩更相聖典誥歸模擬風
騷互激昂人工紛繡錯天籟出宮商草昧蛟虬
奮承平鸞鷟翔宋劉殊挺拔何李亦飛揚歷下
頗神秀江東最浩穰晨星芒競射羣駿首齊驤
營日明千幟江灣擁萬櫓深沈難可測綺麗孰

能忘此迄今寥落吾思益渺茫新詞慙幼婦秘
論謝中郎抱病常消消離離斷腸操鳳寧繡
虎挾冊竟亡羊宦薄空留滯時屯默感傷有身
嗟泛梗無夢到含香華觀通鴻鵠雲臺引鳳凰
謫胡誰獻賦諫獵但懷章晉史憂台圯漢庭重
鼓殃敢云希輔轍不擬薦珪璋疎賤才何補衰
羸跡可藏野叟愚作谷達士醉爲鄉莫問驚人
句豪吟縱老狂

石門洞觀瀑布

晉聞康樂詠今放石門舟神斧何年鑿天漿萬
古留寒聲晴不減哀響夜偏稠斷續鳴湘瑟依
稀學舜球銀河分派遠王乳貯潭幽浙瀝長疑
雨蕭疎半入秋意微星幾點冷淡月如鉤沈耳
今寥廓何人解枕流

淦口新渠成行視小憩問水亭賦得十韻
紀事

淦口清流駛波光面同同閘形疑偃月橋勢似
垂虹洞口源長湧渠新派自通索迴穿碧漢漁

森映寒空發有漁陽秀禾兼澤國豐西門道往
蹟鄭白繼奇功疏鑿動良牧誼陰慰野童柳陰
還却蓋花徑好停驄魚鳥行天上亭臺入鏡中
使君纓可濯聊和壤歌風

答贈趙我白太史二十韻

左掖通螭陛西清近木天何人長謁帝夫子
舊登仙高視三千界雄飛二十年禹金南北童
趙壁古今圓出入親宸幄雍容侍講筵青
編綴珠玉赤管雜雲烟左馬無前躅夔龍更比
肩爐香華蓋過星象上台懸紫詔頻兼縮黃麻
會早宣皇猷資輔轍國士仰陶甄有客今頭
白平生獨守玄雲程思驥尾喬木美鶯遷悵望
心徒切蹉跎病不痊典籤誰記憶束帶謬周旋
作吏風塵下懷人日月邊班荆情不薄折柳意
茫然酒憶山陽會詩傳鳳沼篇起予真有興
物豈無權高誼存蓬梗微情托惠全不眠瞻碧
漢槎上愧張謇

滄陽送鄧澹如北上

送子向河梁躊躇大道旁馬嘶沙草白塵起夏
雲黃劍舄天邊遠關河阻裏長風流還結客韜
藉合爲郎入幕輕孫楚題才過子將佳名追仗
策妙譽美含香迴籍依薇省承恩出建軍鷄聲
應候曉鶴蓋自成行離別當垂老雲山况異鄉
紅亭杯酒罷鵝影在斜陽

送丘見南太史使洛歸里十韻

仙班初輟直馳道早鳴騶剪葉傳周陞分茅莫
禹州三河元要服二室更奇遊地逼龍門迴天
從砥柱浮烟雲收彩筆星象動霜鈎洛水驚鴻
逝緱山控鶴留梁臺多故事漢使獨風流供奉
心長切江湖典自幽章演明月夜劍渚雁聲秋
何限真人紫還飛故國樓

九日用杜韻

吹帽龍山曲發英濯錦源登臨心欲絕俯仰典
猶存河朔千家雨春明萬里門鬢絲翻鏡雪淚
濕袍衫痕慘澹迷鄉樹淒涼且客尊常發兒輩
愁思向誰論吾鄉有龍山鍾水故云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四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

卷之十四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七十四首

泊小孤

驅石何年到海邊，孤根突自插重淵。
氣蒸吳楚千江合，勢壓東南萬仞懸。
雲破天支王柱月，明大地湧青蓮。
我來恍惚聞吟嘯，疑有蛟龍夜不眠。

俊卿侍御奉命按江有贈

石頭山色送行驕，千里澄清此壯遊。
鏡吹入雲浮地響，戈船鋪鏡壓天流。
登臺月滿連城夕，倚劍霜生列戍秋。
自是法星長傍關，飛章時見動前旒。

無題

閨裏佳人憶大刀，愁將錦字寄征袍。
青鸞鏡暗塵猶積，紫鳳簫寒月正高。
梁雪有情迴兔苑，楚蘭無夢寄湘皋。
但逢西上還雙鯉，莫怨東飛自伯勞。

哭吳少峯大尹

遺榮肯惜一官遲，厭世遙遭二豎窺。
庭柯霜寒傷白髮，牕楹月暗泣蛾眉。
琴三千載風流盡，劍掛他年宿草悲。
莫道過從諸五柳，眼看搖落益凄其。

范比部擢守鎮江寄贈三首

吏能經術並稱雄，藉甚聲名自漢宮。
三尺久平中執法，一麾新領右扶風。
月寒合浦珠仍在，春滿潢池劍已空。
莫怪郡城時下鳳，名家人自出河東。

其二

聽罷尚書曳履餘，東方千騎上頭居。
芸香尚襲郎官草，花色爭迎刺史車。
坐嘯風清生案牘，退公日淨散琴書。
亦知錄餽能無害，可但廉循盡不如。

其三

丹陽列郡首三吳，太守風流天下無。
暇日煙雲生劍鳥，醉時魚鳥狎江湖。
朝起鐵甕江聲合，日

上金山海氣孤臍有歌謠傳樂府中和不獨在
咸都

與范敬之太守登金山

拂衣遙上翠雲隈
四面波光海色來
下界疎鐘風外合
諸天傑閣水中開
江山今古清帆影
吳越興亡濁酒杯
漫道登高能賦客
憑君更試大天才

伯容出示諸禪師語錄漫呈一律

水月高齋坐正寒
難經無處覓心安
諸天不覩曇花現
永夜空翻貝葉殘
幾度從牛曾出乳
由來食馬定遺肝
饒君獨解團蕉意
一吸西江未是難

山居秋思八首

楚客逢秋意獨哀
草黃霜白似相催
蕭條門巷來風雨
流落生涯傍酒杯
疎柯城邊人欲斷
莫天江上首重回
空能逸興憑雲海
倚劍遙臨何處臺

其二

計吏趨京國
極西山登碧空
萬里關河
晴雪裏
五陵冠蓋
曙烟中
上書獻納
誰金馬
憑几憂勤
自漢宮
遲暮滄江
驚歲晚
幾將心事托飛鴻

其三

石城高枕大江秋
鼓棹曾登江上樓
王樹未殘龍虎氣
金甌復表帝王州
一九封並函關壯
九鼎遷同洛邑留
無限先朝根本意
肯隨六代論風流

其四

中原尚憶趙庭日
獨上平臺感慨多
明月君王曾置酒
秋風賓客罷鳴珂
蒹葭搖落黃流滿
鴻雁微茫莫雪過
我亦倦遊工作賦
十年彩筆益蹉跎

其五

樹杪西峯一點青
章江時泛錦江舲
城頭雨莫留商閣
潮上天空見草亭
萬里偶題詞客句
千秋猶識少微星
山川不共風流盡
落日州城思

轉冥

其六

扁舟東下廬山色
矯首蒼茫聖不羣
匹練白飛銀漢落
雙龍些些斗牛分
天開石鏡瞻餘魄
地擁雲屏錦繡文
漫學向平尋五嶽
永鋤芝永伴匡君

其七

黃雲漠漠草蕭蕭
問道邊關殺氣饒
壯士從軍差可樂
書生乘障不辭遙
帛傳漢苑秋回雁
羽沒胡天晚射鵰
誓使單于親款塞
功名那復美嫖姚

其八

高樓獨夜夢魂清
霜入楓林落葉驚
旅雁寒聲多遠思
美人尺素滿離情
砧前明月家家曉
笛裏梅花處處生
賴是新篇堪氣色
江湖何地傍詩名

九月八日對雨自嘲

亂翠浮天點點垂
坐來如畫轉堪奇
平林雨暝

人自以遠岫雲寒鳥度遲
自對秋霜羞短髮
忽驚春雪媚吾詩
鵬冠談盡平生意
一任狂風醉裏吹

九日陪諸父家集適俊卿侍御予告兼贈
二首

木落波澄雁遍空
江南處處起雄風
斗邊忽掛雙龍紫
花際新停騶馬驄
濁酒還攜蓮社裏
清談况集竹林中
君看授簡俱能賦
可使登臨興易窮

其二

湖海音塵未渺茫
高秋佳會動雲涼
卽論詞賦多同調
况說登臨是故鄉
采菊可忘高士興
揮萸聊學少年狂
從來星聚吾家事
不待東行紫氣長

記哀

當年詩禮罷趨庭
風雨殘燈共杳冥
生死弟兄悲自吊
歲時兒女泣相聽
清秋落月啼猿切
寒食荒原宿草青
天地幸餘鷄骨在
弓裘無計挽

飄零

送漢盧家叔北補官廣文

詞賦于今更似誰無人能爲薦河東運來郢手
片偏疾鼓能春門瑟轉工寒入青氈催帶雨春
回絳帳待生風離尊自動河梁色目極燕雲有
去鴻

登小浮丘

湖山遠跡動經年長憶浮丘小洞天爲泛一瓢
秋水薦還憑雙屐野雲穿幾虛物外長生柝未
了人間大隱緣此際不堪孤興往眼看白鳥破
蒼烟

以事赴省舟中作

楚天回首正茫茫留滯誰能念子長孤枕不堪
風雨夕扁舟况在水雲鄉家人占鵲浪傳喜客
子聞猿已斷腸應是窮愁雙鬢切朝來飛入鏡
中霜

北上過滕王閣

鄉思憑欄漸未衰
山嶺照別離中風高平木

斜吹木雲細寒汀暝度鴻吊古豪華千載盡悲
秋蕭瑟萬家同可憐才子飄淪日愁絕珠簾雨
莫空

送張時建文學之達州

十年獻賦未成名萬里譚經亦壯行流寓天關
夔子國登臨花重錦官城絳紗朝奪巫雲色綠
筆春回雪浪聲見說佳魚來丙穴何如彈鋏負
餘情

北征至杭邂逅友人宋清宇時生如越出
不意

關山何處不沾裳忽漫相逢喜欲狂流落故人
重對酒登臨遊子正思鄉離情偏向中年惡笑
語其如此夜良君去越王臺上望鳥飛不盡莫
天長

雪

同雲萬里入憑欄漸覺青山失古歡去鳥香從
空際沒行人如在畫中看月明夜閣浮天遠花
壓南枝重曉寒風物最奇遊興盡只堪高臥學

袁安

槐亭王會憲族燬於火厥居歸然獨在賦
此志願

見說城南一炬紅正憐燕雀處堂空誰從漢殿
遺飛雨自向江陵獨反風柳絮圖書原縈繞映
塔竹樹轉青蔥漫勞上客焦頭意爲有陰功護
祝融

九日

秋風日夜轉悲筵吹入離愁倍可嗟九日寒霜
催白雁一尊今雨負黃花天高目極歸雲細野
瀾心驚落木斜莫向佳辰辭痛飲故園回首卽
天涯

謁岳王墓

金牌自奉班師詔鐵馬空懸報主勞事去孤臣
甘一死人亡故國等秋毫祠前松栢森戈戟海
上風雲儼節旄獨有鳴夷銜恨意千年共作淝
江濤

過符離

落日寒烟古戍悲北征猶自痛南師何應鐵馬
千羣敵遂使金城萬里危才宗云服侍督府俄
聞收節鉞中原無復望旌旗至今寂寞荒郊草
尚似當年怨黍離

下第南歸

前門柳色映桑乾送客依然不忍看愁裏俠心
餘擊筑窮來壯志負彈冠目縣鄉國雲偏積歌
入關山路轉難却笑十年塵土夢空隨紅日抱
長安

送真侍御還南臺

五色征驄遍兩畿晴雲偏映侍臣衣上林春暖
羣鳥集南國天空一鶚飛日近每承溫旨借
時清可道諫書稀極知補袞無窮意長似烟霄
捧禁闈

送鄧時寧北上

春色偏宜醉叵羅尊前何事有驅歌不堪遠道
愁心切況是孤城夜雨多射策高名推片玉朝
天清興動雙珂亦知意氣相逢在別淚虛添錦

方波

送范微之宣副監軍

南浦秋颿入早涼
高帆遙逐錦雲張
霞標已動赤城色
金粟初浮紺宇香
隔嶠開尊勝似雪
登樓倚劍月如霜
縣知不盡澄清意
肯使波聲到海揚

送俊卿丈之保寧太守

萬里綈帷洵壯遊
閭中形勝最梁州
棹天翠嶺爲屏立
遶郭澄江作字流
驛路春花遙引興
故園楊柳獨生愁
應憐竹馬逢迎切
猶爲情親小滯留

贈楊二守

君有校官吏部以達注馬市

材雄自合借清時
風采當年水鏡知
已傍高牙臨屬國
還分使竹撫諸夷
千羣雲錦無留市
萬里刀耕有去思
爲愛循良聲跡遍
不妨半刺少棲遲

送郡侯孟公之雲南憲副三首

千里清風坐嘯孤
蒼論經術漢庭無
管餘視草

仍裁竹鞭作官刑
結片清霧散音城
無隴王冊寒公浦
有明珠那教此日
留行處老穉扶携
不載途

其二

矯首遙天望不迷
真人紫氣夜郎西
秋風劍佩寒金馬
明月尊臺映碧鷄
火攻千山清鼓角
刀耕萬井樂雕題
二原太宰公同調
開府南荒事可稽

其三

如聞家世主恩偏
夙有威名徼外傳
口近鳳毛輝漢詔
霜空鷹翻破蠻烟
昆池曲泛銀河水
屏石層臨紫玉天
萬里澄清三尺法
何須下瀨擁樓船

錫山王侍御石沙祠閩人士爲建于故讀書處

書處

粉榆何必異桐鄉
俎豆還臨舊講堂
梁月未空顏色在
海雲不斷去思長
落梅淒切門人笛
薦藻殷勤國士觴
試看堦前叅列柏
年年秋氣肅

三

贈王從事

烏衣門第元江左繡斧威名自內臺王樹君誇
麾下秀錦城人羨幕中才春風入座陪清嘯山
色當牕落酒杯更憶聞詩驚報舊王河官柳待
重來

長安秋懷八首

九月燕山落木深朔鴻嘹唳送哀音關河幾縱
登高目飄雨偏違望遠心踪跡祇憑孤影在歲
華容易二毛侵原無大隱金門計漫學東方嘆
陸沉

其二

南雲西日兩茫茫臥病懷人總斷腸獻賦無心
誇羽獵題詩有恨送河梁天斜星漢尊前耿月
暗關山笛裏長莫惟多愁同宋王殘秋何事不
淒涼

其三

暮寒秋色滿離宮金井梧凋恨底窮寒氣乍凝

淡銀河一水空想像宸游何處樂霓裳應舞月

其四

萬里戈船絕海雲長城鐵馬亦千羣營屯劍氣
橫朝日院落砧聲急夜分思婦空啼明月塞孤
兒早屬羽林軍還聞閭左騷秦戍不觀轅門策
漢勳

其五

愁聞南國火雲垂千里蕭條此一時已是閨闈
空杼軸那能桑柘惜流移風塵尺素無消息霜
月天涯有夢思稍喜寬租封事入漢庭恩詔未
應遲

其六

平生落魄寄江湖客裏逢秋興不孤公子西園
邀王尊美人漢浦贈明珠中年懷抱頻飛動往
事風流更有無到處青絲騎白馬憑誰調笑酒
亦胡

其七

秋色飄零碣石空依然張翰憶江東
曙鐘歸夢迷寒雨落日遙天沒去鴻
露老芙蓉堪結佩烟深桂樹舊成叢
誰憐明月詩千首只共哀蟬咽晚風

其八

西山高倚碧雲端片片芙蓉色可餐
落日松清喧萬澗清秋螺黛鬋千盤
仙關氣並青牛度梵閣經同白馬看
莫以終南疑捷徑只今鶴夢遠長安

送沈玄海年丈還越

送客將歸是壯遊登臨那用更悲秋
雁連碧漢雲初薄蟾靜澄江天欲流
醉裏吳儂竹枝曲畫中越女採蓮舟
遙思南國風流句八詠誰如沈隱侯

王鴻臚予告歸吳

興客新鳴白玉珂忽聞歸興動青蘿
非干消渴身能病自是烟霞癖已多
漢苑夏雲回首盡吳

門款雨掛曉
獨憐分手荆高地
驛使愁眉易水歌

送劉夢符年丈之遼陽

羽書日夜至遼陽
義鬚長纓請未央
列戎霜戈生氣色
轅門露布借文章
燕鴻歷亂京雲白
代馬嘶鳴塞草黃
愁得白狼河上月
時聞清嘯起胡床

送沈白生年丈之金陵

彩筆新看照柏梁
飄然佳興動江鄉
鍾陵月迥鴻邊出
瓜步潮回夢裏長
置酒春雲移漢苑
捲簾秋色似瀟湘
頗疑絳帳橫經處
金粉依稀六代香

送鄧壹丘年丈之江浦

草色遙迎綠綬新
已知芳意動江津
雲間飛鳥倦爲令
花裏彈琴政是春
漢治只今須卓魯
君才元豈混風塵
更憐製後詩如錦
可寄天涯慰所親

喜家書至有作

北雁南飛聲正哀誰將尺素大江來開函色重
池塘草折寄香生隴首梅見月喜深頻對酒望
雲愁破罷登臺薊門十月霜如雪短髮青銅且
未催

志喜

時剛後虜但退有詔議
皇長子冠帶禮

關河長抱 帝京雄車馬紛馳紫陌同露布初
傳清海徵天驕已報道雲中法音縹緲龍輝滿
瑞氣氤氲鶴禁通即看千官隨仗入並將王佩
引香風

題李本寧大參用栢臺代作

栢臺高築楚天西手澤當年太谷携翠色偏宜
春雨溜蒼枝應拂白雲低堦前馴鹿寧相觸署
裏慈烏只自啼見道雕欄饒氣色歲華之玉謝
庭齊

送廖廣文之宦寧武

君去傳經正楚鄉遠辭飛雁度衡陽嬋娟夜色
來湘浦桃李春陰覆講堂三獻未須疑白璧千
金終合識干將獨憐別後相思處南北烟雲繞

袁長

初赴留邵棘寺之任途中述懷

臨岐尊酒重依違信宿征輶淚未稀醉後山河
迷故國夢中几席想慈闈一官虛捧毛生檄半
世猶懸原于衣卿獨自嫌貧別苦飄零莫遣壯
遊非

途中閱邸報有感

浮言何事起清朝人滿公車意並驕已見冷飛
過大地可聞箠使盡漁樵驅車四出惟綬騎開
府遙隨總漢貂有客回天心獨苦封章拭目下
雲霄

報曹平子

故人爲別在桑乾千里風塵道路難悵望春烟
迷構李遲回夜月俯長干尺書忽動驪珠色孤
劍遙深紫氣寒爾自高名霄漢滿江湖那得滯
漁竿

周景濂過訪暑中賦贈

相逢杯酒重留連已是離愁十二年舊雨遠迷

蝶才夢宗風猶記洞山禪天涯淪落催衰鬢故
國登臨悵暮烟最是陳蕃能寂寞送君一榻復
高縣

送馮魯宗吏長考績北上

尺書自捧向明光揮手遙看紫氣長海內聲名
推越箭漢庭獻納待馮唐鳴珂曉逐蓬萊月按
劍秋生碣石霜預恐風流題柱後空令舊侶憶
含香

送呂蘭谷戶曹監允淮上

射陽秋色逗淮陰君去湖波秋正深萬里天清
來雁影千門月上急鳴砧均輸頻報公車請軍
國偏籌少府金滿目艱難時事裏可能携輿日
登臨

祇台薄遊淮陽不遂過白下言別賦贈

孤館寒燈斷客魂蕭條世事向誰論廣陵夜月
生歌冷江左高臺烟雨昏秋興我歸張翰里薄
遊君去孟嘗門已知尊酒從容處山下梅開雪
村

答陳爲谷寅丈送別

同舍相看王樹清君來倍覺法星明正憐對酒
當秋莫其奈題詩總別情霄漢風流誰劍在客
途氣色夜珠驚鴻邊欲寄梅花信長聽江干雪
裏聲

送李上林寅丈捧表北上時不使亦東裝
歸里云

萬里霜催木葉寒哀鴻別怨滿江干風塵我自
窮途識意氣君從上國看拜表王春正月禮舞
衣家慶百年歡時清劍閣如平地半白休歌蜀
道難

留別閣立吾葉思梅張與明馮魯宗陳省
堂諸丈

浮雲馬首塞征途搖落秋風病未蘇理佩憂縣
鷄寢後益簪情結鳳城隅離心欲剖陵陽石客
淚疑生南海珠不盡河橋惆悵色爲君杯酒且
斯須

渡江施折以樓船復濟誥朝同侶始集是

夜對酒有作

中流旆解悲無策誰遣樓船破浪來脫險不知
悲喜集留羣猶作死生猜殷勤骨肉燈前語潦
倒賓朋醉裏杯吳道風濤妨利涉世間自有濟
川才

過東林寺

一壑叢林興欲新可憐蓬跡正風塵青山只隱
陶彭澤白社虛懷遠上人洞壑雲深藏窈窕巖
巒翠積吐磷啍憶從三笑溪橋後千載憑誰更
問津

歲莫書懷

歲晏蕭條滯故丘飛鴻落木總生愁自緣將母
羞微祿敢謂爲郎嘆倦遊病後心情隨髮短窮
來身世傍雲浮不知篋裏龍泉氣何事崢嶸回
斗牛

病後對酒有述兼柬伯容叔

歲晏江湖暫寄蹤白雲喜傍故棲重尊前稍欲
回狂態鏡裏何當失病容畫靜空庭遠對雨天

以下原缺

陳氏荷山房詩稿卷之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九十一首

冬日登樓有述

歸臥青山歲忽窮登臨惆悵興誰同
前林鳥度寒雲外小閣天冥細雨中
自笑馬卿長善病漫遊殷浩尺書空
凭欄莫問行藏事久信浮生似轉蓬

立春日作時自南曹乞假里居

歲月常嗟客裏身茲辰喜是故園春
柳條不復傷心碧花藥何妨刺眼新
隨俗杯盤堪薦客趁時鰕菜正娛親
獨憐未穩棲遲意語燕鶯啼解笑人

寄吳日瞻

歲莫車門雨雪寒故人何事滯江干
愁心應傍鄉雲結客夢還隨過雁殘
篋裏干將堪自老曲中流水爲誰彈
相思幾度頻招隱未放扁舟興已闌

司理張君新建高安名宦鄉賢二祠有述

宮墻配食儼新祠文獻千秋洵在茲
楚國先賢如尚在桐鄉遺愛更與思
人追杖屨從遊日邑想絃歌化俗時
不獨風流存俎豆使君三管雅能持

山行至淨樂宮送宮詹敖公未值却至錦

江石橋漫述

春林寒色起朝鴉路出懸崖雨聖跡
遠水忽迷田上下輕烟如帶樹橫斜
馭風更訪真人宅貫月難逢漢使槎
最是石梁宜晚眺江天晴氣欲蒸霞

獨坐

獨坐空堂萬感侵春泥何處可登臨
病來賦少凌雲氣愁絕詩餘聽雨心
最是親年堪懼喜強從世路學浮沉
從今事業休看鏡華髮殷勤爲遣簪

雨

赤日連山暗自收溟濛雨色滿滄洲
千家籬落

涼如水五月阪塘澹似秋田父膜歸懽欲舞故人夜聽醉相酬無邊時事關心切賴有年豐可破愁

再過梅駙馬宅

王家臺館舊連雲此日空牆對夕暉春盡鶯花疑送客雨深苔蘚欲成文烏飛石自銀河散鳳去蕭誰碧落聞莫向寒烟愁古木宮中樹色接氤氳

暑中獨坐書懷

江上秋風日夜驚客中搖落倍關情千門雲樹過鴻影三徑蓬蒿入雨聲官舍似米差免俗帝城如海得藏名久疎造請饒高枕多病何妨類馬卿

送徐見可太守之岳陽

牙籤正視尚書草紫綬俄分刺史章久識大名千氣象其如共理切循良疑香晝靜湖天潤坐嘯風生楚塞長稍待政成還漢閣莫同夜

淮陽

送吳白雪戶部之杭城權稅

越臺秋色接吳封君去憂時感慨重握節載途中謁者持籌仰屋大司農雪生海微潮千疊夜靜湖心月幾峯總是登臨饒異景可能尊酒破愁濃

莫秋同諸公集蕪廟

登臨無處不悲秋選勝還堪逐壯遊雙缺風塵饒慷慨一杯身世任沉浮空林葉落天疑雨古廟雲寒地轉幽何限躊躇今古意暫時長孺倚高丘

送陳爲谷工部捧表入賀

瑤山催捧向文昌王輦稀聞御總章詞賦誰當驚漢主風流君不愧田郎霜搖佩劍西山月露染朝衣御苑香自是壯遊堪氣色別魂空欲斷河梁

送武陽紆駕部還關西

紫氣關西未渺茫看君西笑興何長天連五時秦城碧日泛諸陵漢樹蒼海內登壇思國上中

朝題柱記仙郎誰憐

色彩筆偏麗

香

毒蕭太公八十侍

侶專人

雪山錦水興條然載酒何人問草玄世事總銷
龍臥久主恩曾爲鳳毛偏星從井絡高南極
雲向蓬萊擁上仙此日漢廷須羽翼祝君還賦
出山篇

又代

錦城佳氣日氤氳青鳥銜書意正勤三月烟花
明劍橋一尊醴醕對江雲西臺姓字歸丹籙南
極星芒動斗文卽看安車馳魯邸由來經術漢
廷聞

署中懷曹尊生併寄

湖千秋色似瀟湘歲晏懷人意轉傷黃葉下時
山署冷白雲歸處海天長高城曉角悲殘月江
閣看鴻怨夕陽亦信長卿能傲世未應游倦薄
爲郎

太平門曉望

城曉色瀟瀟千宮闕斜連雉堞看霜後凄凄
堤草歇口邊冉冉雲寒紫宸繚繚道仙驛
盡省風流尚漢官欲賦甘泉慙扈從空將佳氣
眺龍蟠

朱諧卿侍御歲暮傷酒過敝署同故人宋
直夫夜酌賦宋爲豐城人因有末句

江左風流自晉聞白門冠蓋日爲羣逢驄我欲
避桓典載酒君偏愛千雲醉後星霜忘歲晏語
深燈火入宵分相看各有豐城劍龍氣蒼茫動
斗文

元日上 孝陵回署試筆 是日風

火城遙散霽朝曦仙從衣冠擁國門萬戶春光
融錦洛千年紫氣護陵園漢宮並賜黃金勝
魏殿誰開白獸尊試看雄風來直北浮雲那得
更天闌

友人宋直夫言別金陵詩以爲贈

春來爲客倍思家况是河梁別恨賒細草侵烟
孤岬遠輕帆帶雨莫江斜故人湖海衣猶白微

史風塵髮欲華此去定知相憶處寒更短燭話
天涯

春日小集靈谷寺值雨欲至梅花馬不果
帝京何處有閒行才入招提境便清空谷忽傳
天外響石林偏動雨中情如聞香雪浮春塢坐
對寒煙滿化城任是山靈能妒客不妨佳興醉
縱橫

別伯容

芳草傷心謝朓洲白雲不盡楚天愁故人罷聽
對床雨春水遙歸獨夜舟乘興君輕千里去陸
沉吾爲一官留細思下澤平生路愧負當年馬
少游

寄題望南胡君書舍

君家遙在白雲邊盡道高齋樂事偏春靜花香
生檻底月明帆影落尊前行將馴鶴時相狎生
送冥鴻興杳然抗跡自來朝市遠不同平子美
歸田

春日同呂蘭谷閑照余 眾宇登清涼臺

清涼臺枕石城無此日登臨感慨同風動花枝
頻斜眼煙浮草色欲連空帆梢隱度春流外殿
閣斜涵夕照中誰惜繁華殘王樹至今遺唱滿
江東

燕子磯春望

精藍絕巘對巍峩興至登臨一嘯歌萬樹色搖
晴日曉千帆聲挾海風過天低吳楚連春水地
闊梁陳只故莎欲望長安遙極目不堪直北莫
雲多

送南將軍之鎮

海上初開唱凱歌回中開闔意如何三軍刀斗
嚴程急萬騎風雲出塞多夜靜胡沙連王帳秋
高漢月冷雕戈懸知獨有封狼志不數長纛係
尉佗

牛首山同葉思梅陳一之馮士蒙賦

春山一望氣氤氲蒼翠眉眉開屐轉勤石磴堪窮
千里目香臺疑拂萬重雲蓮花時現諸天座貝
葉還探古洞文莫笑乘閒無生自暫從人世絕

溪氛

寄故人虞城劉正所茂才

憶從揮手大河干，歷遍關山路轉難。
雙缺漫疑千里合，尺書已是十年殘。
雲連遠樹中原色，雪帶賓鴻楚澤寒。
壯歲形容今改盡，夢中猶作舊時看。

送陳懷筠侍御轉官太僕之任

春城冠蓋動河梁，侍史迴車指帝鄉。
門下異才收盡闕頭真氣，去能長房星暫借天開色。

卿月遙通黼座光，共道十年中執法簡花重。

見肅臺霜

送吳左海吏部之河南督學

河橋春盡有離杯，使者談經絳節催。
吏部文章元命世，中原氣色此登臺。
濤迴砥柱三門壯，雲湧天花二室開。
今日吳公門下士，逢時豈少洛陽才。

代壽李太公廷評上林尊人

當年鼓篋罷橫經，杯酒堪遺世上榮。
千古風流

高台社萬山，青氣擁青城。
飛霞偏引盧敖杖，夜月遙吹子晉笙。
况是仙郎能愛日，春光長對彩衣明。

其二

劍外春生戲彩天，丈人元是馭風仙。
山中叢桂曾招隱，海上靈椿共大年。
浮世功名雙眼累，朝全盛一尊前。
殷勤欲效南山祝，萬里營花隔綺筵。

白門秋思

萬里霜颼拂檻遙，白門秋氣感蕭條。
天園故苑疎烟樹，月傍寒城帶晚潮。
鄉信遠隨鴻影斷，客魂暗逐角聲消。
十年小隱成空願，青桂飄飄不可招。

聞播州提督志喜

聞道王師久合圍，巴雲黔日照戎衣。
金戈想見旌旗繞，王帳遙傳露布飛。
軍令三更環蔡入，凱歌六月渡瀘歸。
從今火戍刀耕地，萬里風生草木威。

其二 同安祖大作

江山壯麗，清江浩渺，壯士驚心，道登臨，
悲感國那，鳳凰洲，城五湖，空抱陳，登氣九，
難，傷宋王，情見，說寒波，流漸穩，明朝飛渡片，
流。

春興八首

江北江南望不分，蒼茫客思轉紛紛，他鄉風雨，
殘寒食，舊國山河對，暮雲乳燕啼鶯從上下，碧，
桃開春自芳，芬那知此地懷春意，不異秋悲楚，
水濱。

其二

荷門當日逐鳴珂，正道天家樂事多，帳底夜光，
宮月曉空中，仙曲羽衣過，風清花漏遲，長樂星，
遙覽，旌常絳，絳河自向江湖甘吏隱，五雲回首但，
高歌。

其三

白雲西望幾踟躕，况是平安信欲疎，落日天涯，
通，離潮波江上，渺然亭路遠芳草，餘。

楚飛花，原客傷，悔學曼容，狗薄祿，擬從潘岳賦，
開居。

其四

遙聞王几傳，天語已有金鷄，下夜郎，爭道漢，
廷思汲黯，誰知梁獄困鄒陽，楓宸不改浮雲，
色，黍谷難回白日光，却笑憂時無分者，悲來雙，
鬢亦成霜。

其五

南國風流事若何，可憐春色夢中過，豈無院落，
深啼鳥，儘有煙花散綺羅，柳外夕陽游騎遠，水，
邊上已麗人多，總緣千古興亡恨，愁聽欄街王，
樹歌。

其六

春水桃花萬里長，漢家此日築宣防，濁濤欲撼，
長陵樹，雪稻難輸洛口倉，天步誰思成泄泄，龍，
門何計挽湯湯，未須匏子嗟，河伯祇願輪臺悔，
武皇。

其七

度落春光細雨前。即潛日月自推遷。吟同惠子
據梧地。醉謝陶公種秫田。海上珊瑚堪遠棄。蹊
頭桃李竟誰妍。君看車馬長安客。多少朱門盡
戰邊。

其八

權破餘寒戀苦吟。非因遊倦嘆浮沉。空耽五斗
糊吾口。轉覺千秋負此心。白日人間蒼狗變。春
雲方外紫芝深。何當息念消婚嫁。徑入名山訪
向禽。

九日陪湛虛叔同羣從諸丈集于祖龍山
時湛虛初致政廣昌而予以乞假歸也
尊酒雍容煙靄中。佳辰偏喜故山同。霜邊幽興
生巖菊。天外寒心斷塞鴻。此日會稽留謝客。由
來采里屬陶公。乘高不用悲搖落。綠篠丹黃德
未空。

舟登章門連日還回湖上夜坐作此呈際
雲七兄併示兄驂

湖上煙波遶豫臺。沿湖孤棹重遲回。夕陽影帶

新。萬瀟寒水聲生雁。驚哀燈下殘編。兒子課牀
頭。細語弟兄杯自憐。何事長爲客。短髯繁霜曉
夜催。

池口舟中

沙听維舟日。又瞞客懷愁。對楚雲孤。誰憐貧病
長羈旅。自笑留連似賈胡。千里煙波迷宿雁。一
天暝色下寒蕪。那堪磊塊平生意。賴是鑪頭酒
可呼。

采石吊李白

誰向江頭問謫仙。孤亭迢遞俯江天。當年對酒
悲今月。千載臨流悵莫煙。笙鶴已隨歸洞府。雲
霞長自滿青編。何人解屈高常侍。轉使懷賢涕
泫然。

冬至前一日齋居

齋居退食靜無譁。官舍蕭疎日復斜。湖外寒聲
回宿雁。天邊暮色落蒼霞。却尋往事情如夢。自
笑流年鬢欲華。明發高臺愁望遠。他鄉雲物總
堪嗟。

署中守歲有作是日飲酒
以爲謝

博宦天涯久滯淫空齋日晏倍蕭森圖書過眼
竟玄草鄉國夢懷足楚吟守歲欲謀終夜醉開
尊偏識故人心誰知此際狂歌客不信人間有
陸沉

壬寅元旦試筆

衣冠雲集鳳凰時共道留京北上京到處樓臺
迎王氣滿衢衢動春聲煙花不改江南麗彩

筆長酒盡省日笑爲郎淹歲月還如嚴助厭
承明

雪後春

臺城物色動年御苑離宮霄漢前香霧含風
晴不散輕雲雪曉偏妍韶光轉過青陽麗王
氣遙從北極遙聞道漢廷仙從滿彩毫誰和相
梁篇

雪後陳允修見過同賦

雀散庭空日已曛獨憐清景望中分牆頭脈脈

雪燒晴屋外寒山入白雲多病一官聊玩世故
人等酒得論文近來問字陳羣少頻到玄亭只
有君

人日

人日江城獨望時澹雲寒雪正流姿登高作賦
仍爲客用韓公城南事對酒停盃有所思金縷欲傳香
閣勝梅花誰寄草堂詩自憐歲月驚雙髮漸遣
青銅有素絲

初春雨夜書懷二首

少年意氣苦飛揚那信蹉跎四十強玄草世情
元尚白青春吾髮易成霜漢廷空羨休儒飽越
俗還看章甫狂自是老懷工作惡更煩夜雨助
悲涼

其二

牢落偏驚歲月增空齋寒色望中凝千門雨雪
迷春樹一榻圖書擁夜燈賦就思玄心轉追歌
來召隱興難乘不知今夕還鄉夢遠度雲山更

書感東省堂黃丈

清時拙宦幾經春，長鉞羞彈短髮新。世事悠悠
那足問生涯，咄咄自堪嗤。才乖笑我工齊瑟，道
直憐君積漢薪。獨識歌中金石意，不將片刺混
風塵。

陳蠡源年丈入奏先奉太夫人歸里有贈

青雲無意計行藏，南北風流畫省郎。世路誰能
常傍母，壯遊幾度見還鄉。綵衣更借閒居色，春
酒偏從蕙喜香。任是除書君不問，定知漢主記
馮唐。

夜坐口占

雪竈燈火夜何其，况是愁心正絕時。千里庭闈
衣上線，百年勲業髮邊絲。久諳世路資誰俗，浪
說名山事可期。澆盡春醪饒磊塊，知心惟有歸
來詞。

別周比部右華

故人起草白雲司，京洛風流盛此時。陌上青春
方欲媚，尊前黃鳥忽成悲。離亭芳樹橫晴日，遠

浦輕帆掛晚颼。君到舊山休臥穩，除書朝夕下
彤墀。

寄題王彥貽退菴

丈室翛然畫掩關，通棲已是十年閒。風塵久謝
團蕉外，花月頻移几席間。世上鷲肩空自貴，天
邊鴻羽更誰攀。多君早悟盈虛意，却怕柴桑賦
倦還。

送王衷宇祠部北上

握蘭南向鳳凰臺，入道千秋鳳更來。畫省雲煙
清散帙，名園花雨醉銜杯。鐘殘長樂他年夢，桃
簇玄都幾度開。此去風流驚漢主，定知題柱見
仙才。

贈聶邇源中書聶善丹衍

世廟時供奉，先朝供奉殿中郎。曾把丹經侍玉皇，江海自隨
歸夢遠。林泉偏與舊盟長，晴雲秀映巖之色。碧
靄幽生澗草香，見說鼎間龍虎氣，遙從初日射
扶桑。

春日雨中集朱諧卿侍御水亭卽事二首

亭有蔬圃釣石

別館新開傍翠微，多君幽興更無違。何妨亭榭分蔬圃，豈必江湖選釣磯。落檻濤聲兼雨壯，披軒樹色挾雲肥。相看玩世俱方朔，可道人間大隱稀。

其二

春城風雨阻芳遊，獨喜玄亭有勸酬。峭倚琅玕藏宿霽，潄潄石竇瀉寒流。天圍蒼蓋山如幕，地割煙霞逕自幽。爲是卜鄰王翰似頻煩，杯勺慰羈愁。

山人王太古以詩見投賦此爲答

與君傾蓋秣陵城，十載曾聞國士名。絕調久懸流水聽，新詩疑作斷絃鳴。王有集名吹劍登臨秋色懷人賦，慷慨漁陽結客行。莫嘆風流前輩盡，不妨江海自齊盟。

答何茂倩山人茂倩自言與先兄侍御有國士之感因及之

公子翩翩氣不羣，幾年長缺傍秋雲。才非混俗

名落酒家有藏書，雅好文高調郢中。宜寡和美名，洛下久相聞。自憐斷絕池塘夢，懷舊何人得似君。

樹芸齋爲鄭生景時賦

君家書帶古來傳，何似芸齋意更妍。色泛秋風長並粉，氣含春雨乍疑煙。名還七里高香草，業自千秋托素編。任是枕中饒秘字，不教有蠹蝕神仙。

葉思梅寅長既以考績拜移封之命請假

歸里將有事于先塋，賦此爲贈兼抒別況。前年上國逐鳴騶，此日江湖關去舟。畫省

王恩私雨露，故山客夢久松楸。潮生別浦帆偏疾，秋入平原葉自稠。欲識離心共千里，月明遙夜一登樓。

書貴筑喻鑑方太公卷

見說藏山業早成，飄然江海一竿輕。風流自愛兼儒俠，雲水何勞變姓名。有子還爲天下士，行年更似濟南生。卽看聖世脩殊禮，靈壽杖來

漫陸整

嶺南朱少襄游白下過訪出示所著飛泉

洞稿有作

高齋木榻未應緣有客相過問草玄海上携來
明月佩山中賦就白雲篇一時興動秋江曲萬
里愁生越徼天自識從今飛夢處偏從洞口挹
寒泉

重陽前一日集汪九陸秦淮水閣同謝少

連王太古賦

陸九

王

淮浦霜清爽色浮故人尊酒集名流望連秋水
心俱遠坐悟寒香意自幽歲安萍踪堪一醉時
危藿食有同憂明朝莫問登高事白雁黃花處
處愁

九日

天涯杯酒又重陽何處登高可望鄉搖落自應
愁作客風塵況是倦爲郎浮煙漠漠江流細殘
日依依苑樹蒼狂能漸隨毛髮改菊花空作舊
時香

學林酒思依依搖落江關雁正飛霜色秋凋

官道柳朝風寒入使臣衣玉珂帶月隨仙仗銀
燭聞鐘侍紫微定識王春新氣象浮雲收盡
滿朝暉

王太古舊有吹劍集極爲王元美吳明卿

二先生推許二公既逝詩體中更此集幾
不在人口因僕嘆賞適符素尚貽詩見謝

聊此行荅

陳

之

當年作賦重南金總爲千秋遇賞音自向青山
還掛劍何曾流水復援琴風前海月憑誰拾空
裏天花未易尋我欲煩君歌郢調只愁和客轉
傷心

贈王彥倫

一時湖海氣全新愛爾風流更絕塵獨有新詩
宛正始甘從年少學沉淪卽論冠蓋名誰重却
向疎慵意轉真莫怪陳蕃頻下榻欲從辨雪對
王筠

胡澹真刺史至古門偕飲馮士蒙署中時
澹原久中人言解官與余輩別十載矣賦
此寓感

相逢斗酒但爲歡早識人間行路難往事風波
今已失故人容髮近俱殘合來不改張雷劍彈
罷何論王貢冠不盡殷勤攜手意十年落月屋
梁看

次日偕士蒙陪澹原遍覽高座雨花木末
諸勝紀事二首

上方臺殿快登臨勝喜名山得恣尋
基罷竹房窺日腹尊移石徑入雲深
域中不礙人天眼空界渾忘去住心
爾自風流輕解組微官吾豈惜
浮沉

其二

覽勝高臺興有餘故入初命呂安車
江流遠帶歸雲白塔影斜照落照虛
客裏交情看轉客來時態欲全疎
尚憶昂古千秋恨屈指河山幾
破除

署中曉起偶書

懶散誰知拙宦情蹉跎翻覺客愁輕
料頭爲越曉山好又肯偏憐冬日晴
善病不妨同汲孺著書何用學虞卿
繞他磊塊生胸臆濁酒澆來漸欲平

送熊忠許廷評北上熊在比部時以疏言
官左遷

爲郎肯復嘆蹉跎南北星霜十載過
祗謂牘焚梁獄解那知薪積漢廷多
湖山對酒辭銀榜風雪朝天想玉珂
預識賜環明主意不教顏驁髮能皤

龍大章于役江干校詩見訊併有浮沉之
感報謝一首

故人相望近長干意氣還堪斗酒看
坐惜浮雲江路隔空憐落月屋梁寒
山陰自返王猷棹漢署誰彈貢禹冠
獨喜明珠偏照夜報君那有碧琅玕

侍御雲泉王丈與予有過家之雅遂成生

平陽已臨別情見乎詞二首

異國流小誤知音意氣偏從一顧深
落魄我慙天下士憐才君見古人心
雲山此去愁分手霄漢何年更盡簪
漫說通家文舉是龍門回首但沾襟

其二

浮雲四顧遼闊河何限離愁寄短歌
江雁影寒南去盡臺烏聲切夜啼多
斗閭氣散悲龍劍天關星聯想王珂
一樹總盈知已淚非干身世惜蹉跎

留別友人朱諧卿侍御二首

鄉里衣冠接後塵當時意氣獨相親
那知筆下肩隨地還是林間把臂人
寂寞我真疲執戟手稜君自壯埋輪
停杯幾夕燈前語總爲憂時易愴神

其二

江干搖落歲寒時忍向尊前唱別離
一日錦袍窮淚盡十年雄劍壯心疑
絳中流水惟馮

裡明珠更傍誰預想臺城今夜月馬頭處處照相思

銅陵飲吳明府署時乃即新成嘉禮宗昇月坡以送女至詩以志喜

相逢如夢喜還驚况是東南美正併冰王共誇新氣色金蘭更識舊交情
帝京曷欲催覓入于舍蕭初學鳳鳴醉裏不知更漏盡華堂歌吹總春聲

再贈吳明府

三年有政似南薰百里絃歌處處聞連郊露浥桑麻秀連郭春生草木芬
久識優閑同單父况將詩酒繼陶君故人信宿非容易肯惜銜杯坐夜分

雪後青陽道中

久徑天開一線懸
荔崖羅磴足
青緣寒嵐天畔
依殘雪
碧樹風前
美曉煙
淅瀝流泉
超絕澗嶽
茫口鳥度
平田自憐
奔走堪乘興
猶勝剡溪
夜放船

餘干道中

雨罷高齋鳥復啼，征輶曉色重凄凄。
寒雲偏向孤城積，衰草還連古渡迷。
去鳥遠隨山色莫，歸鴉斜帶樹烟低。
獨憐詞客蕭條意，萬古依然楚水西。

索居

秋氣蕭條日可悲，愁人風雨索居時。
山寒別岫雲歸早，村暝前林鳥去遲。
擁榻濤聲來石澗，攲簷燭影在茅茨。
尚憐蔣詡非逃俗，三逕還餘二仲知。

陳書事詩集

卷之十六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六終

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七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五十三首

金陵元日雪

南宮朝退火城過白雪千門亂玉珂
夜色廣寒連月曉春風天女散花多
觚稜分影搖宮樹承露含光映御河
此日漢廷遙獻瑞小臣空和郢人歌

廬山道上

芙蓉萬疊逼雲青翠影紅霞不少停
日上香爐高屋氣天臨石鏡落寒星
西江遍浸金銀闕南斗長開錦繡屏
我自鳳歌同李白好辭塵世傍山靈

鳳凰臺

當年鳳去臺已空寂寞荒丘俯故宮
蕭寺鐘聲花雨外南朝古木夕陽中
興亡自管悲流水身世于今感斷蓬
賴是登臨春正美滿城桃李笑東風

與甘尉談話舊

江秋木葉下微霜白雁聲高坐聽長千里對床
懷夜雨十年分手記河梁肯論薄宦空歸橐尚
有新詩滿客囊其奈相逢驚老大悲風岐路攢
枯楊

別孫季屏

相逢如夢一燈前已是離魂欲黯然
千里星霜悲作客十年風雪記游燕
白門樹暗烏啼急江浦雲寒雁影連
莫道此中懷易惡看君猶勝子猷船

常太僕邀遊豐樂亭同儲給諫賦

岫轉峯迴望欲窮孤亭遙上白雲中
千松似沐逢新雨萬玉如堆逼曉空
幽谷盤跚惟鳥逕寒湫咫尺是龍宮
開尊莫問前賢事今古風流一醉同

其二

玉程信宿未蹉跎與在名山喜再過
星節偶爲一信風流獨是馬曹多
雲巒邀展苔蘚石

徐移傳藉薛羅好去驛亭今夜夢尚隨猿鶴到中阿

江浦館中聞陳易之寅丈至京

喜爾重來意欲狂王程猶復阻相將星霜已是經年隔燈火偏知此夜長宋王自悲常憶友楊雁何恨久爲郎湖光山色堤頭路正值新鷗苗昔香

浦口却寄黃計部

平山高閣記曾登此度猶思與可乘岐路自疑身是夢故人虛有酒如渾寒烟遠樹迷江浦暮雨孤舟逗秣陵欲說奇遊心轉寒空齋蕭索對殘燈

送吳宮坊曙谷北上

紫氣天門接道山仙人催上玉堂班蔡生太乙還相訪露下金莖近可攀春草細時吟鳳沼絲雲深處對龍顏亦知聖世多雷雨只在詞臣視草間

珠泉

何來泓水澹空清無數玄珠手渺冥夜靜寒光長映月秋清疎點欲連星豈煩象罔求偏得疑有蛟人泣未停却笑風流誇解佩虛從漢浦憶精靈

渡江閱兵浦口作

江城迢遞有高牙羽扇臨戎靜不譁馬上霜戈寒白日軍前曉角落梅花殺聲忽傍風濤壯陣勢遙連睥睨斜何限紆籌談笑裏總緣憂杞更長嗟

喻若宦青田邂逅金陵有贈

岐路飄零鬢欲霜相逢曾是少年場扁舟水月懷江夜馬首煙花憶帝鄉官拙我終慙小草政成君不愧甘棠故人屈指多淪落斗酒招提細語長

送常五崑比部還楚

當年啟事最諸郎鷄舌曾含殿閣香謫宦風流堪玩世壯遊雲水暫還鄉鴻聲月竊來彭浦樹巴春晴見漢陽知爾懷人應作賦高情終日薄

浮湘

送周右華太守之金華

江上驪歌不可聽，朱幡迢遞出郊坰。
花香尚襲仙郎草，劍氣遙穿婺女星。
遠郭雙溪流似帶，柵天二峴立爲屏。
到來坐嘯應多暇，飛鳥時看下訟庭。

送王又謨下第歸楚

帝城征客動秋悲，可訝長楊奏賦遲。
楚國未應沉白璧，漢宮元自惜蛾眉。
帆開浦口潮偏早，路

入潯陽雁獨隨。何限故人搔首意，南天烟樹總

迷離。

池河營卽事

野戍霜飛畫角聲，隔塵車騎曉風清。
魚鰕自湧居人市，蛺蝶輕穿別將營。
氣肅止殺宜校獵，時平緩帶一論兵。
欲知形勝饒孤壘，南北相望總

帝京。

九日集雨花臺得誰字

客裏逢辰意自悲，登高何處慰心期。
天圍宮闕

黃雲莫塞入關河，白雁知好事故人。
能載酒解願同調，有新詩。雞邊休憶閑潛菊，此日南山更對誰。

鳳凰臺送別陳牧伯

石城送客正悲秋，况復登高閣古丘。
鳳鳥不來嗟寂寞，美人一去失風流。
夕陽欲沒長干寺，衰草遙迷謝朓洲。
不是尋前能痛飲，若爲江上奈離愁。

寄懷陳見南廣文

故人何在落星洲，聞說高齋事幽新。
雨江聲時入座，夕陽山色幾登樓。
柴桑酒熟同誰醉，南浦秋高記昔遊。
千里尺書勞問訊，寒雲哀雁正堪愁。

送許仰亭吏部之楚臬

白門秋色正飛霜，惜別遙看雁幾行。
使節星連江夜迥，客帆風過楚天長。
潮聲月上經樊口，樹影晴開見漢陽。
知爾南樓清嘯懷人處，省記八香。

別劉卿弟

高齋對夜燈紅杯消狂歌感慨中爾自長纓
思繁虜我曾緩帶笑爾及幾年盡省空籌著萬
里天山好挂弓總是分機多意氣離心未肯怨
秋鴻

送呂王純少叅

名家人自鳳凰毛綠鬃風流動省曹南國久縣
公望重中原忽借使星高罩懷煙樹迎征鼙淇
上春花照佩刀可憶白門分手處霜催木葉滿
平臯

滄山道中次壁間韻

青春驅馬度層巒秀入川原雨後觀天上玄綃
猶曳霧澗中哀王賸鳴湍湍寒曉日光長動劍
傍疎星氣自寒自笑山行空逸興晚公靈跡得
遙看

途中卽事

春風吹動故園情玉首春光越曉晴新水稍泥
初拂燕暖風花樹盡啼鶯垂楊十里人家近芳

草千山客路平猶向川原重回首五雲飛處是
神京

雨中卽事

官程何事苦衝泥及徑危橋怯馬蹄風雨連晨
方未已川原四顧總堪迷春山煙樹聞啼鳥野
店茅簷過午鷄千里親庭何日近白雲知是大
江西

乙巳春乞假歸里省侍有述用趙安甫送

行韻

春風消息到吾廬纔賦歸來意已舒愛日辛能
娛莫景清時非敢戀閑居暫迴蜀道王郎馭好
奉郊園潘氏輿獨向王恩虛浩蕩青山飽坐
轉懸弓

樟鎮同胡迪余登寶金山閣

上方勝地偶來過共倚危欄一笑歌二水風濤
帆影合萬家煙火市聲多夕陽黯澹依平楚春
色萋迷滿綠莎漫道登高饒客恨薄遊吾計未
蹉跎

春日過望南胡丈江天朔野同王丞相賦
春山晚氣坐來清石徑雲林幾度行堦樹重看
深古色苑禽時曉足幽聲帆檣帶雨天邊落洲
渚浮煙檻外平最是仲宣工作賦登臨何似異
鄉情

寄贈夏給諫使琉球

萬里波濤靜海涯待臣將 命問皇華風雲遙
護中朝節星月元通上漢旌瞻北自應長拱極
指南何必更爲車早知文采傳青瑣詩過鷄林
未足誇

臨江廣壽寺同胡繼善太學寺僧沂泉夜
坐賦

城頭古刹石堂深偶脫征驂向夕陰香氣霏微
空際動鐘聲杳靄雨中沉細將淨業從僧語况
對閑雲澹客襟濁酒青燈饒逸興同人那復嘆
浮沉

秋日登樓述感

關山何處不堪愁總是馮唐易日頭北國

猶傍日西歸落葉又逢秋若爲故國嗟留滯肯
向清時惜倦游半世行藏無可問朝來搔首獨
憑樓

十四夜席上同祇台賦

秋霄晴氣淨銀河桂魄飛臨綵影逼寒色欲連
千里曙清光漸溢九分多登樓愁罷風前笛對
酒歡餘醉後歌共有觀清放叔興廣陵明夜月
如何

十五夜對月

樓臺望遠樂未央秋光萬里入飛觴他年見月
濁酒清歌樂未央秋光萬里入飛觴他年見月
傷游子此夜登樓是故鄉水上王繩低度影山
中金粟暗聞香誰思絳關驂鸞處風露寒多湘
正長

寄吳預梅明府時新有粵轄之命

江上鴻書幾度聞山中空復嘆離羣悲秋思倍
逢寒雨望遠心勞隔重雲落黃花力戰繁
皐木葉正紛紛如得傳書寄吳郡

春日家居偶成

芳原淨社遍春姿故園閑居動遠思高樹花明
新雨後平林鶯囀早晴時泉聲瀉澗鳴書榻山
色空簷墮酒卮回首舊迹行樂處五陵車馬正
追隨

雨不已

青春歸客欲愁輕陰雨無端百感生黯淡高齋
朝晦積蕭條古道暮雲平登樓何日來山色伏
枕中宵滿澗聲爲報六龍須轉轡千林桃李待
舒英

焚黃日上先塚志感

庭廡已隔九原幽岵嶺頻傷千里遊歲月空能
深雨露夢魂長自斷松楸主恩新喜題京兆
鄉論逾知重大丘雪涕誰憐今日意半生腐落
槐笄裘

送呂至繩虞部之江上

僊郎擁傳有光輝已覺風流省署稀遠水寒星
連使節早秋涼颺入征衣專開夜月吳天迥帆

引朝煙楚樹微千里澄江長似練折詩肯減謝
玄暉

秋日懷金陵舊遊

秋色懷人欲斷腸千家砧杵樓衣棠月明寒渚
天如水木落空山夜有霜鶉鴉夢迴鐘乍曉盧
龍目斷雁初長一時多少含香侶題柱風流不
可忘

寄劉斗陽侍御二首

十年風采惠文冠歸興青山得暫看世事尚多
生感慨侍臣何自稚盤桓潮聲南浦開尊落雁
影西峯柱笏寒莫道客星留澤國早知卿月動
長安

其二

京洛爭傳御李難通家一顧有餘歡心從青史
千秋近興入芳尊五夜聞南國寄書愁歲莫白
門折柳憶春寒欲知此日檄題意珍重加餐字
不乾

朱諸卿侍御書來頗致一二鉅公惟較之

意賦此志感

青春粉署賦歸來歲脫柴扉只獨開歷落久知
無宦達吹噓誰道有奇才故人魚素情何重上
國鴻行夢幾回自是冰霜催律轉可無芳信動
寒梅

前得朱諸卿侍御書云蔡懷峯尚質已爲
古人悼感之餘忽接尚質春間所寄書因
有此賦

曾向中郎識論衡當年爲別已魂驚祇言岐路
多南北那悟回頭有死生千里傳書成絕筆一
朝聞笛起哀聲暮雲落日淮西路苦憶蕭蕭斑
馬鳴

酬贈新昌丞即君郎名文煥故越中名士
太守戴公嘗稱其人

如龍佳氣滿江天才千名高佐邑年越箭千雲
元獨秀梁珠照乘更楓縣官庭訟罷聞啼鳥山
閣詩成對夕烟見說扶風經術最還因上計議
張玄

歲莫書感

空山歲莫自棲遲獨立愁吟有所思飛鳥乍窺
寒渚落歸雲如與夕林期眼中朋輩多先逝世
上功名已後時萬事傷心驚白髮濁醪滿酌不
應辭

偶成

歲晚窮村臥正高北雲南樹轉心勞姓名漫入
山公啟夢寐虛添益部刀際裡百年宜縱酒人
間萬態付持螯久知衰壯尋常事作賦何須嘆
二毛

丙午立春作時予方里居恭聞

皇長孫生仍有詔罷開採云

山村梅柳入芳新柏酒辛盤喜更頻氣動王春
回暖律光浮帝日轉重輪幾年應宿依郎署
萬里瞻雲憶紫宸不及兩階同幸舞康衢還共
祝堯人

守歲

空堂燈火夜相輝痛飲無差心事違歲月久知

深華髮生涯况吾趣瑋衣漢家經術名誰貴楚
國陽春調本稀愛惜殘更還獨語回頭四十九
年非

丙午元旦試筆

三朝佳氣滿蓬萊鐘漏聲微曉殿開王佩響
雙闕步椒花頌入萬年杯彤庭簪筆推時彥粉
署含香擁上才萬里郊原勤北望五雲高處首
重回

賦得春寒

陳氏何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七
春光澹蕩正宜看誰遣東風叫峭寒睡起乍疑
鶯語澹早行重覺客衣單積陰護柳晴猶在宿
露沾花濕未乾十里朱樓簾不捲美人應怯倚
欄干

賦得垂楊送客

陌上垂楊美曉風客心惆悵怨西東雨青渭谷
思關塞煙綠隋堤泣故宮欲折長條魂已斷漫
隨飛絮夢還空縣知離恨愁枯樹岐路年年送
離蓬

清明上先墓述感

山徑迢迢入草萊墓門寂寂長莓苔春風食
村煙斷落日荒原杜宇哀紛紛何年身共鶯
花幾度首空回欲知雨露無窮恨半世飄零愧
不才

陳氏何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七終

陳氏何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七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八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五十六首

送吉甫侄發解北上

公車首應向長安
音氣都亭把酒看
廷對天人驚漢主
家傳禮樂出周官
衣經御苑花香染
劍入仙班雪色寒
定有新詩題應制
好隨泥帖報江干

封中丞楊公挽詩二首

西望去星接少微
俄然萬里失光輝
斗間精氣隨龍化
天上仙人駕鶴歸
林園花餘春樹滿
江山鳥傍暮雲飛
銜恩多少邦人淚
不識真游誤滿衣

其二

曾聞嶺海淨峰烟
爭向靈椿祝大年
總爲漢廷司馬法
元從圯上老人傳
冊成肯往人間世
羽化終歸上界天
但使雲臺思水木
便看馬鬣象祁連

馮太史母夫人自壽

侍臣家住帝城傍
榮承恩近北堂
問寢朝衣趨曉帳
開筵宮酒入霞觴
歌曾辭侶聞黃鵠
曲有將雛是鳳凰
試看庭堦珠樹影
至今猶自帶水霜

寄壽陳太翁石潭先生

芝城歸臥幾春秋
舊德爭傳陳太丘
屢道衣冠人自古
桃源花樹地全幽
猶聞冊詔褒循吏
勝有青山隱故侯
我羨龍鸞拜床下
空從天末想風流

將出署中書感

幾年來往不嫌頻
乍可留連又見春
省署跡深因宦拙
湖山興好得詩新
啼鶯細細能憐客
垂柳依依解送人
此去長干花月夜
多應夢破爲憐神

春莫書感

傷春無語獨悽然
病裏流光倍可憐
閉戶愁深寒食雨
登樓淚盡落花天
轉因輕薄悲人事
不

獨繁華惜少年稍喜覓頭新酒熟徑須沉醉日
高眠

春莫里居聞有除書未報

桃李飄零委路岐前林無奈鳥聲悲但驚春色
故園暮莫問除書上國遲五斗生涯妻子笑百
年事業髮毛知江湖自恨同心少殊得蘋花欲
寄誰

朱諧卿侍御過訪王槐亭食憲時值溪流
新漲遂爲泛舟之遊以書見招不及赴作

此志之

高齋元傍白雲幽帶屋溪山四望周尊酒故人
成雅會扁舟新水恣奇遊風前解纜疑飛鷁沙
際迴橈不動鷗獨恨無緣陪李郭空能逸祖潘
滄洲

次日赴約同二丈歡談竟日至夜分始寢
復有此運

經年江國望歸鴻復喜升堂一笑同剡曲移舟
無盡興南州下榻自高風千村日落銜杯後五

夜燈明細語中共識朋簪盡非俱人生岐路易
西東

偶得邸報聞故人葉思梅太守之計慨然

有作

身微蒼莽萬里天故人爲別憂初縣那知飛旄
回車地便是寒帷出牧年客淚全家深瘴雨孤
魂遙夜度蠻烟漫思往事重回首湖月鍾雲盡
惘然

自山居入城途中野興

青山迥合白雲平穿櫺臨流信野程水暖鳬雛
爭戲暈雨晴鷓鴣婦有歡聲幾思種林枝農社豈
爲脩琴入縣城冠蓋逢迎仍不少欲從何處詒
幽盟

郡城晤胡澹源刺史酒間出示新詩仍訂

遊黃巖別後有寄

杯酒都亭舊送君江城重喜得論文乍因絕調
驚流水幾爲佳人悵碧雲憔悴共憐霜鬢短留
連自愛醉顏醺秋山蘭若堪乘興莫惟臨岐手

首夏卽事

野澗平橋亂碧流，雲林隱隱綠陰稠。
村蒲霧蒸梅雨小，閣餘寒戀麥秋。
畫靜風簷低乳燕，天開晴樹散啼鳩。
平生勝有郊居興，作賦何當繼沈侯。

夏日村居四首

梧風頻送北窗涼，隱几渾忘夏景長。
水上漁人魚鳥近，山中遶舍薜蘿蒼。
陶潛幽獨荒松迥，杜甫飄零寄草堂。
此日巢居未空寂，綠陰無數翳林塘。

其二

幽棲長夏愛吾廬，漸覺窮山與世疎。
松菊未營三畝宅，蓬蒿常對一床書。
陰移砌竹迎風後，涼入盆荷過雨初。
癩病經年無著述，此生端已負閒居。

其三

野服無人識，吏曹家山隨意步。
周遭日長籬落。

深煙火雨，人原嘯罷，枯梓碧藻，波晴橋碧，渚青
香暖樓青，皐白來農圃，關幽事莫向玄都問
種桃

其四

僻處幽探興不闌，獨慙心跡負盤桓。
青山結伴非真隱，畫省爲郎久素餐。
世路雲霄多阻絕，生涯山里亦艱難。
微吟獨有無窮意，叢桂蕭蕭且自看。

雨望

北風吹雨過南山，漠漠川原煙霧間。
急響翻盆初歷亂，寒聲赴壑忽潺湲。
天圓罨畫看如夢，地入滄洲意自閒。
向夕羣飛空際沒，恍疑石燕拂雲還。

寄訊劉長君汝防居廬三首
汝防座師喜聞故太史子也

錦城泣別已茫然，爾臥寒苦今幾年。
荒遠魂銷春雨後，遺書淚盡夜燈前。
江波島下青螺沒，湘草天迷白鷺烟。
何限相思回首意，千山無處不逢君。

歸鵲

其二

當年真氣散鑿坡飛旆遙隨易水過萬里寒雲
岐路慘五湖愁正暮潮多門人幾地哀霜留公
子三秋廢蓼我一望南天腸欲斷從來當哭是
悲歌

其三

與君相望重傷魂素業應從病裡論風雨三春
經伏枕蓬蒿長夏幾窺園樞衣尚憶趨玄室酌
酒何當隔窺門見說夜臺佳氣近夢中吹淚入
高原

答魏甫宗侯

木葉初飛錦水波美人迢遞阻江沱天清南浦
秋偏早月滿西園賦獨多雙劍尚隨龍氣遠尺
書先傍雁聲過欲知遙夜相思意長指明星望
絳河

答佳甫宗侯

小山桂樹又逢秋帝子懷人動遠秋賦就彩雲

生畫棟書來寒色滿滄洲鳥鵲莫嶺雲齊落天
入澄湖月並流百里相望空極目幾時飛燕好
同遊

答斗齋宗侯

章濱春水憶停橈高閣難逢置酒招詩思已隨
芳草歇客心猶傍暮山遙天風尺素吹霄漢夜
色明珠破寂寥邂逅定期秋未晚月中乘興賦
觀潮

答應齋宗侯

南國懷人寄四愁詩簡何事有沉浮那知蕉內
芙蓉夕尚憶山中薜荔秋流水入絃空自譙玄
珠在握若爲辭觀濤賦雪俱奇約況是相期未
倦遊

答息齋宗侯

南州一雁下秋風朱郎新題字字工遠水微波
吹木葉碧雲初合映晴空千家蟋蟀寒心裡百
里葉葭望眼中迢遞可憐明月夜尊前校簡與
誰同

自留曹棹檝里居遂拜叅藩府中之命有述

春明遙別夢空懸南國郎潛有歲年獨幸依親
私燕喜敢知薄宜濫鶯遷宋京舊識湖山壯漢
陞頻沾雨露偏最是聖明求瘼切不才何以
佐旬宣

途中感雨再賦

雨色蒼茫曉色微鷓鴣聲遙聽出茅扉村煙滯濕
迷春樹山霧吹嵐送客衣青髮頻年凋道路白
雲幾處朝庭閣相看美爾忘機鳥水際沙頭自
在飛

太平署中阻雨疊壁間韻

雨途迢遞滯孤城回首河橋恨未平幾向別離
空白老可憐奔走竟何成萬家煙樹迷春色千
里鄉關感客情欲向高原窮遠目莫山愁見白
雲橫

道中詠雪

一壑溪流覆白蘋山光積素轉嶙峋高樓映曉

還疑月野樹飛花總是春萬里關河天似水三
千世界色爲銀平生大有梁園興此日江南賦
更新

至淫邑邑人談舊尹陳使君不置口使君
者友人駕部赤石也時方請假歸省因有
末句

淫上逢人說使君管年爲政似南薰大邊曷影
今難聖花裏絃歌尚可聞百里桑麻爭長茂萬
家春樹總氤氳綵衣爲報趨庭近直氣東來爾
自分

雪中度輦嶺

萬山疊翠鬱岩光空際孤峯望轉遙雪曉光浮
天炫目霞蒸氣湧赤城標丹梯掛壁雲大矯絳
樹凌霄日動搖欲問仙人騎鶴處如聞縹緲過
笙簫

雨中登白岳同程大學均卿賦

靈岩縹緲白雲齊此日乘雲得並蹕鳥道斜窺
驚石懸天門忽度訝丹梯風起洞壑生歌細暝

入樓臺香霧似白是真遊如夢寐非關煙雨向人迷

詰朝雨霽四望山色益奇然已不可留矣賦此志別

靈山一宿夢魂清佳氣連空快曉晴帝女鬟邊煙霧欽仙人掌上露華明雪殘秀映珠簾色雨後寒添玉澗聲歸路不堪回首處却從人世望曾城

自祁門上小舟往浮梁途中卽事

風雨山程倦客騶輕舸聊復傍沙鷗寒煙夾岸籠春樹新水前灘急莫流雲碓有聲湍瀨轉石崖無路辟蘿幽平生野興偏難盡雪夜回棹笑子猷

鄱陽道中

鄉關纔度客愁輕百里湖天人望平千越路邊人去少弋陽溪口鳥飛明野航頻上添新水村祠造開帶晚晴惆悵官亭楊柳色依依迎送不勝情

南浦驛對月

千里鶯啼送客程星軺早是豫章城正憐故園逢春色况喜晴霄對月明虛館光浮偏激麗高城影落倍淒清山來南浦多離思肯信歸人此夜情

訪陳司封蠡源年丈別後有寄

春莫章門雨雪寒故人高臥似袁安相逢共說爲郎久揮手猶嗟行路難問字寂寥誰載酒題書珍重獨加餐從來薪積非君恨早晚須彈貢氏冠

渡章江

章門春水欲浮天歸客扁舟興渺然孤岸忽隨芳草遠片帆如傍白雲縣山光杳靄含微雨樹色蒼茫散曉煙不盡中流回首意故鄉風物總堪憐

余與湯海若先生相慕數十年始得邂逅豫章移時別去却寄

南浦逢君春草芳章門回首白雲長可憐遊子

悲岐路空憶佳人在上
方雨聲此夕思禪榻月
色他年夢屋梁妒殺問
奇門下客幾人相對坐
衝觴

臨城不二寺曉發

蕭條古剎掛城頭落日
鐘鳴客倦投松逕乍開
幡影靜竹房深閉
寒燈照壁移孤榻曙
色窺窗促去騶浪
禪心同不住山僧何事欲
相留

途中春莫感懷

芳菲纔見物華新
勝賞豪吟更幾巡
風雨連遭
江館夜驚花又送
故園春山中招隱悲芳草江
上懷人怨白蘋
愛惜流光堪一醉
尊前何事欲
沾巾

桐江奉別曾見翁大宰歸途有作

桐江遙識鄭公卿
綠野還升晉國堂
不獨尚書
期可顧自言國士意難忘
雲霄未覺千峯迥煙
水原通一派長
從此階除頻倚尺
德瞻欣對晉
靈光

舟自桐江別後仍宿不二寺

水扁舟興未窮
江歸棹又乘風
帆飛王峽
雲外鳥度瀟川
暮雨中漁岸
遠愁千樹暗柳
堂重對一燈紅
莫將桑下疑三宿
回首煙波夢
已空

豐城道中值雨

鄉關回望白雲深
風雨那堪更滯淫
古路欲隨
新水沒人家
多傍午煙沈
平生奔走成何事
萬里驅馳負此心
莫向匣中看寶劍
斗邊龍氣正
侵尋

侵尋

池陽道上望齊山用杜韻

中峯初見白雲飛
遠岫還看度鳥微
石磴欲緣
難可上香臺
如到定忘歸
寒光入洞含真氣
翠色浮空染曙暉
不盡前程回首處
飛來煙霧襲
人衣

初抵白門送董祿元文選北上

征途來往惜流年
却聽驪歌倍黯然
旅思未隨
草歇離心已
傷莫雲縣鐘聲
長樂宮前月花

色玄都觀裡煙此去知君饒屢賦成應寄帝京篇

孫大翁壽卷侍御拱陽繕部王陽之尊人
嘗仕州縣自收勅歸里

解綬歸來自結廬大行山近白雲居家傳經術
河汾後人似著英洛社餘令子雙承天上詔真
仙親授枕中書清時無事宜行樂不共非熊載
後車

送趙泰石光祿奉筵入賀二首

春明已是十年違共惜風流上國稀卿月還隨
新使節御煙應惹舊朝衣禁鐘五夜聞長樂仙
仗平明侍紫微見說承華饒氣色知君拜舞有
光輝

其二

秋颺欲動石頭城送客愁聞班馬鳴江上蒹葭
猶曙色天邊煙樹已離情西京文藻推才子南
國風流況列卿此去壯遊誰得似空將魂夢逐
仙旌

張明銘廷尉尊人九十一翁壽詩翁嘗以
明經貢禮部不赴

先生避世謝浮榮令子承家起大名鄭氏應題
通德里漢廷元重濟南生獨於熙代推人瑞况
喜斯文寄老成此日五羊占王氣偏隨夜日繞
長庚

陳思岡給諫以言事解官歸里賦贈

石城搖落感秋陰送客西征淚滿襟海內幾人
關出處百年吾道寄浮沉星霜易入憂時髮日
月常懸報主心此去還山應抱膝從來梁父
足悲吟

得湯義仍書却寄時所居官舍即義仍大
帝故宅因有末句

江上秋風落木驚懷人江閣重含情清時詞賦
誰先達鄉里屢冠自大名南國舊遊芳草歇楚
天遙望莫山平可知吏隱棲遲處長似清齋對
月明

送郭汝新落解歸里

西征此日問何如秋色蕭條聖故居
入盡誤齊廷工瑟計全疎風生江路蘆花細月上湖天雁影虛賦罷河東休嘆息雲霄定見吹噓

送馮念雲太守之滇南

離亭杯酒話天涯此去奇遊萬里賒關索煙雲高倚劍昆明星月轉浮槎夷歌落日連村鼓春色梅花入戎笳五馬經行奇絕處他年應作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八終

以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救城賠諭明府正宇話舊賦

梁月依依夢幾縣相逢共詫髮非玄
論心燈火三更後回首風塵十載前
南國靡無愁未歇北山松桂與誰偏
多君不羨王喬鳥解組歸來信自仙

救邑山行卽事

浩奔石磴壓龍從知是隆中是硤中
樹作蛟虬爭攫雲山爲劍掣欲橫空
縣崖半逐藤蘿沒曲磴還從箭栝通
剗却羊腸平似掌人間何處有愚公

往安成訪座師劉太史之聲誤道救邑山

行不能達歸宿古剎悵然有作

石盤無路亂山稠峭壁橫空咫尺愁
風動莫林犀虎豹雲深古木叫鉤欄
傷心掛劍懸吳札盡道追隨學子猷
多少磴前懷舊淚應憑飛燕處

西州

大觀樓爲田令若賦

高樓新築錦城傍應爲登臨一下堂
山色浮空開碧落江流入霧似瀟湘
風前滴翠鈎簾近雨後飛濤俯檻長
莫以仲宣能作賦彩毫爭識令公香

舟泊長樂岡以灘淺未下曉謁仙祠

錦濱煙樹莫重遮十里離人早憶家
山色蒼茫雲影亂江空迢遞雁行斜
秋河欲澹天如水夜氣初澄月在沙
總爲仙臺宜引眺不應霄漢滯星槎

瑞河舟次述感

方舟信宿逗江干唱罷陽關入路難
黃葉下時迷別浦白雲飛處接前灘
人煙依樹愁殘日水氣侵橋覺早寒
客思鄉心渾欲絕一杯醺醖若爲歡

章江久泊書懷

章濱濁浪逗征槎城角悲風咽莫旂
反照千室

連去雕寒煙幾樹帶鵲鴉淹留翻覺鄉心減極
落偏令旅恨除總爲烟波愁欲絕自憐薄宦向
天涯

桂文襄公呈

當年奮起獨攀鱗總爲周官禮樂新抗疏偏能
聖主危言不惜觸朝紳尚書劍履聲誰識
相國園亭草自春魚水應知天意在漫譏曲學
似平津

過草萍 江浙之界

兩地開河望總長楚雲越樹並蒼茫宦遊獨喜
仍將母岐路那能不憶鄉意氣憑誰矜攬轡風
流端自減爲郎更須窮過東南美彩筆仍生畫
省香

七里瀨謁子陵祠登釣臺絕頂

青山懷古訪遺宮幽興憑高渺未窮曲徑斜穿
蒼霭外孤亭遙俯白雲中振衣乍動千崖色長
嘯應呼萬壑風不信塵埃淹作客脩然天際想
冥鴻

金華曉云

金華山北洞天幽惆悵星移未可留白石應隨
丹鼎化朝雲誰伴赤松遊霜飛盡角寒聲切日
潮靈巖宿霧收萬疊芙蓉爭入眼他年空得夢
魂愁

江心寺

文丞相入廣宋二王曾經其處今有祠

戈船簇擁送登臺四面波光海國開塔勢欲掀
飛鷺上山形如戴巨鰲來斗城莫角梅花落沙
嶼寒潮雪浪堆漫向匡門傷往事貝宮琳館好
銜杯

仙都二首

鼎湖龍去有誰攀南國神遊縹緲間洞啟扶桑
初日曙壇餘瑤草四時班侍臣墮霧留弓劍宮
女懸鸞髻佩環却笑仙才秦漢小空從海外覓
三山

其二

絳雲遙望數峯齊巖谷榮迴夾路蹊瀉瀉寒流
清見底石壁迴無窮人天疑作三生夢具

野真同七聖迷鶴駕鳳笙何處問藍輿歸去莫
須啼

閱武

和門啓戟連寒光壯士聞雞候曉霜按劍軍威
嚴細柳鳴弓獵氣動長楊風高鼓角城千雉氣
淨鯨鯢海一方漫道勳名誇下瀨請纓堪係日
南王

西湖觀雪

武林飛雪似梁臺校簡誰當作賦才萬樹總疑
花霧滿千門長對月明開墮龍城闕天光近經
繖湖山海氣來乘興便應忘去住夜船非學子
猷廻

嚴州公署雪夜

高齋積雪動黃昏爲惜瑤華重倚門池畔雲來
還有影枝頭月上更無痕山河曙色連千里庭
榭寒暄自一尊惆悵孤城嚴夜柝不堪乘風訪
江村

讀嚴州志口占

吳根勝罷信奇哉繡嶺崔嵬練峽開況有西湖
同聖水更看平地出天台漁磯不改狂奴跡燕
窠曾題小范才千古風流如昨日青編讀罷南
徘徊

歲莫書懷二首

寓嚴州作

歲盡江城客未還空庭吏散上重關雁聲忽斷
寒雲外鴉點猶殘落照間官酒乍空難盡興家
書頻至得開顏平生薄有周南感慙愧清朝編
鴛班

其二

蕭瑟高齋起莫寒客愁無緒重漫漫韶顏不共
春風轉短髮偏隨臘色殘牢落羞看雙劍在蹉
跎深信一官難最憐十口同爲客依舊雲山兩
地看

戊申元日試筆

天仗廷嚴啟曙扃朝元禮數學神京日催淑氣
衝魚鑰風送和聲瀉鳳笙彩服庭闈遲燕喜朱
轡郡國有巡行十年通籍慙無補何限屠鱸醒

後情

答寄松崖宗侯

白下分携惜斷蓬，武林回首嘆春鴻。
遙知帝子憑高閣，正想真人御遠風。
門下吹竽音豈濫，尊前授簡興誰工。
愁心不共關河盡，芳草萋迷落照紅。

登明遠樓作以校文至是日微雨

河山四顧擁南條，高閣憑欄切絳霄。
曙色忽飛天目雨，風聲初上海門潮。
夾城桃李春陰滿，千里蒹蘆氣象饒。
漫道文星煙霧裡，漸看斗柄向人遙。

送饒昆圃大參之懷慶

湖亭杯酒送征輶，不盡離情寄柳條。
潮際白雲橫海嶠，鵝邊落照帶河橋。
文星南斗宵偏迥，紫氣中原望獨遙。
想得褰帷回首處，尊懷春樹滿煙霄。

送李我存年兄補官北上

杯酒重尋十載歡，征輶那復向長安。
秋邊朔雁

昏煙合夢裏，蘆溝曉月寒。
龍氣久從霄漢滿，羊腸總入世途難。
亦知邂逅朋簪在，看爾新彈貢禹冠。

送劉茂成憲副入賀

武林迢遞夏雲過，送客離心斷水沱。
曙色吳臺催放棹，寒星帝里待鳴珂。
仙郎舊草煙霄迥，使者新恩雨露多。
獨有南天遙極目，頻將絳節想明河。

答汪肇邵見懷二首時吳越大水故詩意及之

白門已隔一年春，長憶林間把臂人。
煙樹登樓難極目，湖山封酒易傷神。
喜賞魚素浮江至，况有驪珠入夜新。
欲識汪倫情不淺，桃花流水正盈津。

其二

詞場當日嘆離羣，去擁朱轡學使君。
吳越地形虛壯麗，東南時事漸紛紜。
愁深水國逢恒雨，目極天涯起暮雲。
欲寄新來湖上曲，竹枝悲怨不

堪聞

戴屏山先生輓詩比部鎮朴尊人

驅車空望鄭公鄉，靈壽無緣對孔光。
千載風流懷下榻，十年雲樹阻升堂。
衣冠舊社憑誰識，松菊閑園應未荒。
自嘆此生虛問道，欲將遺業訪青箱。

寄胡澹原

武林秋氣滿登臺，憶爾風流作賦才。
黃葉遠辭江樹落，白雲長對海天開。
鴻聲客夜思千里，月色家山夢幾迴。
同調可能憐拙宦，應知騎省二毛哀。

秋日登六和塔

飛塔凌層登碧空，七盤長壓海濤雄。
推窗窺露霽，繞堦率檻外晴山滿。
浙東城闕疑懸星，漢表帆檣爭入畫。
圖中鳳凰臺北休回首，禾黍千秋是故宮。

皇林書感故河朔將宗禮戰沒處

當年此地憶橫戈，破虜誰憐馬伏波。
殺氣久連

海盡愁雲猶結皂林多，孤城寂寂臨煙岸。
遠廟蕭蕭傍水沱，此際瘡痍仍滿眼。
傷心無言聽漁歌。

自錢塘放舟乘月夜行遂達富陽有流
出郭已知塵事少，臨流况作放舟行。
江山到處疑圖畫，雲水何年變姓名。
漁浦煙銷寒樹出，海門風過晚潮平。
片帆夜半忘南北，一曲滄浪自月明。

再至嚴陵公署書感

青春別署嘆樓遲，歲暮重來祇自悲。
風送哀鴻搔首處，雨催落葉獨醒時。
道途奔走慙強吏，雲水蒼茫感櫟師。
莫怪元龍豪欲盡，那堪樽散髮如絲。

嚴陵南高峰同鄭心葵便君賦

遙凌飛塔俯層丘，回看孤城抱古洲。
山色初經寒雨淨，溪光宜帶夕陽幽。
琳宮月上疑無夜，碧樹雲來總未秋。
欲把嚴陵同谷口，今朝得重遊。

試士學宮漫

儒宮旭影八磚前，彩筆參就向曉天。暫假春風
施絳帳，好憑流水奉朱絃。從來魯國多文學，况
有宗之美少年。却笑新粧爭點黛，雙蛾深淺幾
堪憐。

署中歲莫言懷四首

浮沉南國舊爲郎，更領銅符海一方。五畝未能
忘去住，二毛空自愧行藏。總緣薄祿成留滯，豈
有雄心解陸梁。笑殺杜陵憔悴客，許身何事太
疎狂。

其二

江城爲吏歲將闌，長憶詩人詠伐檀。自愧俸錢
無補報，况逢時事有艱難。訟庭晝寂析楊罷微
道，宵嚴刁斗寒稍喜。近來狐鼠息高齋，退食得
盤桓。

其三

萬里長安北望遙，喜聞封事滿雲霄。欲將藥石
扶元氣，定有忠良答聖朝。風掃玄陰清朔道。

春曉宮中漸灑樵，心知此事紆皇念。頻向中
宵禮斗杓。

其四

官舍蕭條對積陰，蒲庭煙樹似中林。長懷丘壑
慙通隱，自失雲霄易陸沉。雁影河山天共迥，雨
聲鐘漏夜俱深。濁醪未必關吾事，醒後誰憐成
莫心。

崇德舟夜

寒夜扁舟逗水涯，客愁無寐燭光斜。風聲斷岸
吹蘆管，雪色前村起荻花。薄宦侵尋傷齒髮，征
途容易老年華。憑誰解得滄洲趣，煙霧冥冥有
釣槎。

送伯容七丈以明經試北上

少年作賦似相如，白首何人薦子虛。久向名山
藏副墨，偶從公府應徵書。喜聞泛雪無迴棹，愁
見衝泥有去車。柳色鶯聲前路滿，春風得意漫
躊躇。

急雨

薄暈輝 露壓庭 鬼急雨 盆翻屋瓦 摧飛舉 爭懸
廬歎 布怒濤 乍吼 海門雷 卽防 猷猷還爲 壑欲
指江湖 盡作 杯我自 愁墜 似張協 不煩 蜻蛚助
悲哀

客冬從心葵鄭使君行部嚴城頗恣湖山之賞茲來愁霖酷暑盡掃夙興夜坐愴懷因呈短什

山城暑雨嘆蹉跎結駟虛從長者過俗事能令長日短幽尋翻怪去年多逢朋未遂掛冠去杜甫其如束帶何稍喜夕涼宜獨立虫聲無奈在庭莎

送張魯叟西歸

湖上涼風動客衣江頭孤棹送將歸西陵月落潮初上南浦秋高葉欲稀千里河山供麗藻十年雲水獨忘機因君西笑饒鄉思轉覺人間薄宦非

貢院聽雨柬吳本如憲長

朔氣初驚禹里遙江南殘暑欲全銷魚龍正支

風前浪雷雨還驅海上潮肯向秋堂悲蟋蟀
聞天路有扶搖脊深應作對床語不假尊壘破寂寥

入院後頗日雨甚意緒索然見諸生踉蹌入試頗壯之因占

海國秋清氣已高何來風雨重蕭騷桂宮夜色沉銀漢棘院寒聲濕碧濤昔水淮陰功更倍衝泥杜甫興難豪漫將賈勇誇年少坐對愁霖感二毛

試夜稍霽志喜

高樓鼓角漸淒清斷續重簷過雨聲秋色未隨愁霧沒文星終傍夜燈明凌雲彩筆花爭吐犯斗仙槎浪欲平莫訝煙濤生几席渾疑身世在蓬瀛

試院曉霽偶中寒作惡漫述

禽聲屋角美新晴秋氣偏從畫省清青桂繁枝棲露淨紫薇高樹闢霞明愁吟幸自殊張協善病何緣似馬卿山色湖光門外滿祇應搖落秋

傷情

千秋節遙祝恭述

銅龍遙闕曙光寒
王京鹿從紫禁看露淨鸞旂
開王殿風清鶴益度金鑾封章總爲元良重
賓客宜承博望歡何限遠臣紆望切香臺禮罷
憶長安

萬壽遙祝次韻本如憲長

明光玉几五雲邊
萬里嵩呼動遠天
祝罷華封心倍切
爰深杞國幸堪憐
絳霄幾見輕陰捲

歐陽文忠公詩

十通

溫樹誰窺曉露消
宣室似聞開獻納
期君前席在新年

出武林之日諸鄉紳文學出餞江干俱依

候難別莫泊錢塘江有作

雙峯夕照逗前旌
別酒紅亭緩鳥聲
幸免邑人推謝令
豈因國士感侯生
桃花綠水連湖柳
色青青似渭城
欲掛征帆重回首
大高潮落總傷情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十九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題老之二十

高安陳邦瞻德遠齋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辛夷元日偕監司諸老樓集分韻得庚字

二首

春城軒蓋集鵷行况是登臨興並長
畫拱初迎紅日轉雕欄疑接絳雲翔
人殊飄梗悲王粲地近還珠憶孟嘗
縱是屠蘊能後到不辭痛飲學疎狂

其二

高樓四眺海天長劍氣憑陵近斗傍
萬里風聲生倚檻三朝花色照銜觴
釣龍臺畔山河古浴鳳池頭草木香
更喜浮雲收直北遙知帝日麗明光

春日登平遠臺志感有徐觀察子與詩刻

戚大將軍紀功石俱剝落不可讀

河山萬古入蒿萊海國風煙幾處開
地歷秦局曾裂鼎天連甌越一登臺
將軍空勒燕然續詞

客還餘峴首哀非土夫須重感慨莫雲春樹
鬱鬱

烏石山亭春望

凭欄春色欲全收萬井煙花日共浮
雲際山如丹鷺落天邊水抱白虹流
香臺乍隔人間世方丈遙窺海上洲
却笑周南羈漢史但從吳楚紀奇遊

春日登北城樓作樓在故越王山

越王山出白雲間樓櫓凌空尚可攀
故殿春餘芳草在荒臺鳥向夕陽還
千年割據事俱往杯酒登臨興自閒
目極楚天煙樹杳欲從何處望鄉關

元夜偕監司諸老集闔署

帥府張燈綺席開千門夜色正徘徊
斗沉銀漢杓初轉漏永銅壺箭未催
海內賓朋堪把袂天涯歲月莫停杯
已知淺落真吾事不羨傳柑漢殿迴

送喻叔虞入閩西還

三山春色共裴徊愛爾風流作賦才客思未隨
芳草歇鄉心忽逐去鴻哀論詩擬結他年社憶
別遂登何處臺莫道歸帆能與盡浦雲江月好
銜杯

寄懷樊致虛

西湖烟水六橋平花裏絃歌不世情鷺嶺雲迎
官舍起龍宮月出縣樓明故人白髮綈袍在仙
令青春美錦成經術漢廷原第一徵書遙下鳳
凰城

陸家詩集卷之二十一

送管五陵憲副視師海上

銅符新領伏波軍長嘯遙知淨海氛列校雲屯
麾下盛侍臣風采殿中聞吹笳月滿南樓色按
劍星搖北斗文春草離亭愁對酒自憐豪氣不
如君

送施總戎雲石視師海上

帳前雲擁綠沉槍緩帶臨戎海一方風送潮聲
清鼓角天低烟樹引帆檣霓旌畫棹迴銅柱露
布星馳入建章聞却長纓何事請轅門新繫日

南王

送甘宮亭憲副入賀

春明門外早鴻飛使者乘秋入帝畿月白鐘
聲長樂曉霜清柳色御河稀趨朝劍佩聯
丹陛賜宴笙歌近紫薇曾是王皇香案吏形
雲偏映舊宮衣

送胡璞完少參入賀

紅亭送客夏雲飛六傳皇華輿不違金鏡欲待
丹陛獻王珂先向里門歸庭闈花樞潘輿色間
闔星連漢節輝正是輕陰天北盡西山曉月滿

陸家詩集卷之二十一

朝衣

送管五陵憲使量移東歸

離亭杯酒落花餘愁見南冠有去車道上舊高
驄馬步篋中誰辨樂羊書漢恩預識深前席楚
賦無勞嘆卜居珍重加餐憑尺素從今消息是
雙魚

寄懷蘓石水憲副

美人何事在山阿風雨經年長薜蘿青苔題

心自絕玄亭載酒客誰過
落寒湖對女螺平遠高臺堪極目無如笑兀
雲多

太華林戶部以二律見貽兼承惠先集奉
答

才子風流舊握蘭當年誰不讓彈冠
三台安近同韋曲五字名高似建安
仙板早辭朱紱貴故山偏愛白雲寒
非干叢桂能招隱海上瑤華止未闌

其二

初復巷陌認烏衣聞道高齋正息機
舊德貞元朝士在新詩郢里和人稀
豈因驚座名堪藉獨有升堂願不違
况是故家饒秘草青箱未惜借光輝

吳方伯本如寄佳韻見懷奉答二首

自從越微罷聞鶯空向闔山問雁征
游子憂親傷遠道美人尺素重離情
湖邊煙水愁飄飄上雲霞隔五城
想得風流賓佐滿南樓月對雲

徽明

其二

東望層關感舊遊巔煙峽樹總生愁
正憐河朔方逃暑遙憶湖山已入秋
天濶難飛千里鳥潮平好放六橋舟
傷心更似沅湘客欲採蘋花不自由

寄贈衛淇竹中丞赴任南司馬二首

江城節鉞近雲霄坐鎮爭知氣象饒
城闕春聲江城角湖山生計樂漁樵
何來南浦哀鴻切總爲東門去鶴遙
多少扶携空戴路紅亭柳色已蕭蕭

其二

陪京冠蓋日爲羣龍氣還占度斗分
尚父新成司馬法漢家舊列羽林軍
秋清淮水千門月天近長安五色雲
卽看履聲聞闔動特籌常奉聖明君

答贈謝水部在杭二首

一時詞彥播芳芬謝眺風流更不羣
與比向平

經五岳業同楚史遷三墳篋中亡草無遺字壁
裡藏書盡古文萬里關天佳氣滿總因賦筆日
凌雲

其二

憶爾含香侍從年同時鵷鷺許誰先東方何事
能沉陸楊子由來欲尚玄奉使遠遲蒼玉佩尋
仙新賦白雲篇秋光乍恠收南斗似避文星海
上縣

寄懷省堂先生舊寅長一律

故人牢落總堪憐憶別長于已十年老大自應
悲馬齒飛騰那復羨爲肩寒心夜入梧桐雨客
亭秋迷橘柚煙漫道三山成悵望鬱孤臺畔共
嬋娟

謝曰可年丈入閩見過有贈賦此奉答

西湖一曲總離情華髮相逢海上城歲晏關河
俱暮色天高鴻雁更寒聲藏書欲遍尋山跡抗
疏還傳去國名賈誼只今異年少漢家前席早
分榮

暑中聞家祠新成有述奉荅湛虛翁丈

佳氣氤氳接杏梁峩峩新築對龍崗故家原自
依喬木考室還應學肯堂香火歲時嚴伏臘雲
仍次第集簪裳誰憐遊子疏時薦空把詩篇詠
載管

錢比部王虹恤刑閩中竣事還有贈

漢殿才名視草餘重勞海國問爰書法平不假
焚梁牘主聖偏聞泣禹車曉雨關河同使節
秋風閩閩引朝裾多情最是三山月好爲仙郎
照直廬

石楚陽大參自由間起視海篆入閩有贈
漢殿遙聞出虎符徵書一日向江湖總因強直
歌朱季况有威名似到都倚劍星連南斗動關
尊月照越臺孤欲知不盡澄清意萬里波聲到
海無

董崇相自吏部予告歸闕邂逅烏石山房
握手論舊併及時事感慨者久之爲賦二
首山房故崇相讀書處

新亭涕淚離羣尚憶江
皇離淚聞携手南來
驚白髮傷心北望見
浮雲洛城桃李春將
晚楚
晚南嶽遠自芬醉裏
尊前添細語多情不
獨爲
論文

其二

讀書臺畔白雲深金
地無塵美午陰澗竇
泉生
疑聽雨林巒風度忽
鳴禽題才正有種桃
咏謝
病還爲採藥吟岐路
故人宜痛飲漫如賈
傳動
清襟

送趙竹淇都閩奉 萬壽表入 賀

弓刀陌上柳征袍宛
馬長嘶鑿落驕飢氣
欲橫
明月寒佩聲更還紫
宸朝闕河曙色催霜
角岐
路離情寄柳條三十
登壇人莫羨勳名肯
讓霍
嫖姚

甘宮亭大叅之辰有贈

才子曾將漢柱題雄
名早已重金閨不聞
度履
歸三殿更遣揚帆度
五谿薄宦幾年身尚
遠故
人何處手重携多情
獨是關山月遙夜同
君楚

小西

涂君印玄自豫章見訪
遂如吉州謁南臯
鄒先生賦此爲贈

華髮豪遊氣轉旋冷
然何處樂乘風曾依
祇樹
青蓮座更逐仙人白
兔公九塞烽煙孤劍
外千
山雲水一瓢中吹噓
此去逢鄒律憶爾談
天稠
石宮

宮亭甘大叅輓詩二首

三山道上嘆離羣幾
處愁心結暮雲祇訝
謫仙
長落魄那知才子遽
修文一辭禁闕天空
遠纔
對薇花日已曛此際
關情非感笛西風吹
淚自
繽紛

其二

東觀雙經夜火縣西
臺簪筆五雲邊名高
襍被
辭朝日官起寒帷出
牧年劍氣忽沉南斗
色客
星虛動五陵天總綠
厭世直遊早好在乘
鸞天
紫煙

歲暮村居雨夜書懷

歲晚蕭條早
總中樹雨
生多病欲招魂誰知背壁
可論

朱諸卿廷尉過訪全至妙真宮久之始別
獨宿城館夜賦

偶隨劍履度遙岑分手琳宮日易陰
孤客影對床猶負故人心
館燈寒五夜沉見說山房松竹美
雲林

代送毛王亭廣文之袁州別駕

河橋杯酒重留連
推五鹿講堂忽見誦三
蓋臨風動遠天更向春臺遙極目
堪憐

其二

碧落高齋坐曉曛
逢匡鼎問字人爭識子雲
因壯忽嘶郊外影

龍溪動斗邊文共知別駕王祥似那有度刀可
此君

又代

雙鳥曾飛海國雲傳經何事到江濱居然投効
陶彭澤藉甚風流鄭廣文門下三鱣欣入夢江
干一雁怨離羣宜春臺畔花初發爭向朱幡媚
使君

服除謁先壠志感

流先駒隙忽心驚顧影庭闈淚更盈已負烏情
虞後死尚留鴛骨愧餘生殘魂幾逐寒雲斷華
髮猶縣落照明愁向南陽陌上望風前宰木盡
悲聲

冬日出郡城途中有述

至後陽回日轉新更憐官道不飛塵林烟曉色
看初白山鳥啼聲聽獨親裘馬不辭還作客關
河刺喜欲生春錦城元自吾家里况是逢迎有
王人

大愚山真如寺僧周守甫范仰齋賦寺故

呂子約先生諱居處

樞提選聖法雲間吊古同遊過斷山古院尚留
居士鉢前朝肯賜逐臣環飛空有錫人誰識布
地無金草自閒何限登臨搖落意疎煙仍帶莫
鴉還

重過筠陽書院讀蘓文定同豪堂碑剝落
不可識鄒文莊羅文恭二記碑俱不存獨
院傍玄妙觀營建甚盛慨然有作

千載浮沉夢幾醒客來鳥雀散閒庭映塔草細
依依碧入座苔深泯泯青地古憑誰尋斷碣壁
空何處問藏經隔垣鐘鼓連晨暮總向玄壇為
乞靈

代書諸卿廷尉

中林何事擁鳴珂通德里門客正過公墾久看
重槐棘間情偏喜寄雲蘿匡時自許丹心在憂
國寧辭白髮多漫向天南占氣色台星早已照
鑒坡

歲莫書懷

孤村幽徑自爲家寒色空庭日易斜山閣天低
來細雨石林煙曉帶歸鴉可憐物化悲朋舊
太守時常相慰不獨吾衰感歲華自是多情愁
絕處強憑尊酒送生涯

聞鄧時寧太守計志悼

尚憶當年把劍遊同君幾度徹貂裘都亭惜別
千行淚岐路相思兩鬢秋鄰笛遽成他日恨床
琴空對此時愁東阡北陌尋常約莫齒從今事
已休

吊鄧太守時寧歸途值雪

一帶寒山飲夕暉朔風吹雪上征衣人家歷歷
依烟樹客路重重入翠微林影乍翻疑鳥度徑
蹤未滅識樵歸饒他不盡王猷興訪戴其如事
已非

乙卯元日試筆

山河淑氣轉樓臺鐘鼓聲中曙色開千里風雲
瞻北極一時雨露遍南垓春回道上先催柳香
動松間併入梅莫遣壯心驚華髮磨蘄更逐水

林

入正之五日始有霽色登樓曉望巖山盡
吐忽憶淵明斜川之遊遂有此作

宿霧連山乍欲放開軒遙看鄰曾丘賦詩忽憶
千年事置酒誰從五日遊白石丹泉空寂寂
梅岸柳自悠悠可憐解咏歸來句華髮泥人未
肯休

人日

江湖興在路猶難坐對空林雨雪寒七日登人
仍剪勝百年作客幾逢歡傷心愁見梅花發入
手休辭竹葉乾未暇登高尋故事南山佳色在
憑欄

立春

彤雲絳霧喜新晴已覺春光萬里生北闕朝簪
飄彩勝東郊御路轉霓旌平生遠跡願供春幾
度端居想 聖明漫道村園希麗景寒銷水雪
早聞鶯

元夜值雨

尚憶六遊此夜散六街簫鼓動長安人天花散
三千界殿閣光流太乙壇寶炬駕鰲金浪湧香
塵逐馬王珂寒繁華易隔頭催白細雨青燈坐
自看

春雪

春晴鞍馬正追歡風雨那堪釀薄寒五夜朔聲
來屋底六花曉色散林端華筵曲奏朱絲瑟纖
手觴傳白玉盤此興從來今頓盡只宜高臥學
袁安

送孫季屏國博北上

故人詞賦重文園此去傳經亦 主恩南斗爰
星催把劍西山春雨待開尊彩毫氣色高三殿
絳帳風流動四門獨惜悲歌岐路客一杯愁絕
不堪論

春日偕宋直夫水部野行有贈

春風攜手故人情喜見田間事李清黃犢晝眠
林影靜白鷗新浴水紋輕何當卜築期鄰舍悔
不扶犁學耦耕竹逕枳籬無盡興百年還得幾

閒行

正覺菴午憩

西來官道出楓林，那信幽居少足音。
春雨舊滋苔徑濕，法雲偏度石壇陰。
漫從樹窺僧臘，但對瓶花淨客心。
總是風塵無着處，何煩布地有黃金。

正覺菴偕徐匡岳丈夜坐是日風濤大作

徐渡江來訪

淨土停輜對白雲，聖來紫氣忽繽紛。
平生只恐迷襄野，今日真成御李君。
江上風濤空欲舞，山中尊酒自爲羣。
須知隱几忘言意，不獨論文向夜分。

獨立

面面雲山列畫屏，柴門獨立醉初醒。
渠通遠水含沙白，野入長林捲霧青。
寒食風光多慘澹，故園春色欲飄零。
由來村逕珠車馬，誰復尋花問草亭。

望鷓鴣

鷓鴣一名風凰山上多見，下有古壇壇下有洞天。

特爾山名大焉

鷓鴣山色滿眉間，十里雲霄吐髻鬟。
瑞草歲時應自長，石壇風雨竟誰攀。
路迴曲磴蒼烟合，水落平田白鳥還。
鄉國舊傳饒勝蹟，登臨長負髮毛斑。

青蓮寺在鷓鴣嶺盡處

天馬浮空入翠微，龍從石色帶禪扉。
潭幽長抱土龍睡，幢疊爭催鐵鳳飛。
劍氣似隨孤客遠，鐘聲忽報一僧歸。
猶餘薄莫驅車興，前路晴嵐正染衣。

追和蘇文定公東軒韻

東軒遺跡更誰尋，不見蟠桃李林急難尚聞。
鮮秣日沉冥想見，謫居心馬遷況就藏山早梅。
福寧嫌隱市深千載清風宜薦藻，一瓢寒渚故來斟。

追和文信公碧落堂韻

碧落堂開想破顏，憂時詞客未心閒。
中原戰骨黃塵裏，南部烟花夕照間。
空使舊題傳錦里，那

堪邊恨寄燕山君看昔日凝香處
景竹叢深點點
點斑
堂後有景竹亭

自敝廬曉達城闌時特赴北

雨後山程石氣青驅車侵曉度郊垌
高城色動觚稜月遠水光橫
碧落星氣象敢云千綵筆壯
心長擬托青萍獨憐經術疎
華髮遲莫何因答漢廷

舟中偕吳大學羽翰賦

此去扁舟興未窮故人尊酒況相同
帆檣岸繞

飛鶴外煙樹村迥夕照中鷗鷺寒聲來近渚
斗牛夜色動遙空
獨憐意氣慙宗慙長嘯滄浪萬里風

口號二首

世事侵尋如意少浮生住再遇時難
天高道路紅塵遠歲晚江湖白髮寒
誰向斗間識龍氣休教渭上老漁竿
秋燈漠漠竭浮蟻起舞長歌清夜闌

其二

西京獻賦成名晚南國爲郎混跡多
中歲謬分江海竹壯心思枕塞垣戈
眼驚天上轅紅日夢逐川梁逝白波
萬事祇餘肝膽在風雲無計挽蹉跎

獨吟

晚山對面當牕近反照依人去壁遲
掛榻高齋辭客後開尊宴座獨吟時
閒居歲月真堪惜浮世功名未可期
宿鳥歸雲如得意孤琴短劍欲何之

七夕

梧桐露冷葉初驚綺戶簾櫳盡上旌
靈鵲正高銀漢影蟾蜍半吐玉樓明
清秋江漢悲公子消渴文園隊長卿
欲傍桂尊留晚興偏從良夜倍傷情

感秋

秋氣纔驚意已悲前林欲瞑雨飛時
不堪歲序還搖落况是居人有別離
紫燕差池憐故壘玄蟬凄切咽寒枝
樓頭夜夜添長漏獨臥應嫌曙

角遲

輓周守甫先生

洞中春雨散花天尚憶孤亭共理玄我自無聞
成白首君能不染悟青蓮亦知水逝川如客那
識舟藏壑已遷縱是延陵還樹劍他年寧草自
芊芊

中秋對月時將有行役

風露驚分萬里秋高樓明月傍人流地連牛斗
衆相射天人江湖遠自浮笛裏梅花何處落樹
邊爲鵲幾時休開尊最是清光切偏寫關山照

客愁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終

陸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律詩七十三首 附七言排律三首

北征

河梁亭酒賦離居北極風雲萬里餘
乘馬壯遊今老大關山逢是轉
蕭疎干時非假安期策憂
國長懷賈誼書莫向秋風感
搖落千山煙樹擁郵車

過新吳感舊有賦 邑孝廉廖君廣文傳君俱物故

十載新吳是舊遊
路傍指點識征騶
人家烟樹渾如昨
客子風塵苦未休
寒岫遙連官城出
晴川曲抱縣城流
秋風凝縱登臨日
其奈山陽笛裏愁

東林寺

石林窈窕入花宮
一嘯還來謁遠公
塔樹似隨新臘改
壁塵已逐舊緣空
風迴鈴動千巖裡
月上蓮開一水中
此去客愁無若處
長應虎溪東

青嶺巖中今國萬壑山溪翻發中壯士數奇
徒斯虎佳人命落杆當鏖敵前執戟旋開國車
上更承便入宮先走烏飛爭過隙鷗鷗鷗莫
辭空

過桐城邂逅王明初使君有贈

才子曾高染翰名
况傳製錦擅專城
相看王樹風前色
古聽絃歌花裏聲
故里衣冠連杜曲
新知意氣重東平
征袍更識行春處
麥壠烟青雉不驚

廬州

形勢江淮表裏雄
車書南北往來同
千原禾黍豐年色
萬井絃歌大國風
鼓角聲連霄漢外
樓臺影散夕陽中
時清列戍無烽火
覽勝誰論保障功

紅心驛樓

平楚萋萋迷望轉
長驛樓遠見遙山
蒼江淮天闊分星野
芒碭雲高望帝鄉
萬里登臨悲作客

九秋搖落付銜觴馬頭處處迷烟樹目送歸鴈
斷夕陽

道上逢金崑源通政別後有懷

東來真氣識驕驍洛下豪游舊合簪萬里飛蓬
殊未已十年岐路更誰堪秋風折柳魂俱黯落
日班荆意自酣此去迴看卿月遠還從淮北望
江南

充城白石橋

石梁斜抱魯封雉何似秦鞭到海東秋渚不愁
填鵲散碧波長見蹏屨通人從水面騎青竹天
向晴霄偃白虹欲識梵宮銀色界携壺散步月
明中

過董子故里

風雲猶護讀書臺此日登臨客意哀南日南冠
邇水泣何人東閣漢廷開遺經氣色留繁露故
國河山半草萊災異頻年難置對千秋重憶廣
川才

京畿道中賦四首

百脩程隔大東驅車直上扶風郊連桑野
寒霜碧城俯川梁照日紅三輔河山長華固五
陵裘馬自豪雄誰憐賈誼非年少挾策重來謁
漢宮

其二

北極風雲擁傳過壯遊華髮未蹉跎百城帶礪
今天府萬里帆檣古運河笛裏關山明月遠角
中霜雪落梅多酒酣客思愁無奈夜半燈前把
劍歌

其二

川原環帶路逶迤攬轡其如間俗悲總道閭閻
空存軸况聞關輔有流移天低野樹鴉啼急地
入寒山馬去遲夕照孤烟惆悵裡白頭吟罷苦
低垂

其四

紅顏結綬二毛侵萬事依然尚陸沉非土登樓
王粲賦平生戀闕子牟心長纓堪請曉遲莫短
鋏羞彈舌滯淫燕趙相逢多俠客爲予擎筑一

吟

瀛臺大家鉸翁韻

瀛城虎踞有高臺，秋日遙臨亦壯哉。
代漢烽烟隨鳥沒，渾沱雪浪自天來。
西風舊灑羈臣淚，北雁長生過客哀。
三輔于今饒王氣，清時登眺好銜杯。

早朝

天街雨過靜紅塵，閭闔遙臨霽色新。
仙仗周廬嚴虎土，曙河高閣報鷄人。
華簪列直瞻供奉，蒼玉重鳴愧遠臣。
歲就卅晨猶未獻，祇憑拜舞對楓宸。

曾太史先像代題

避俗非高處，士名海濱鷗鳥共。
忘情紫芝眉宇，曾誰識角里衣冠。
自可驚有子還爲天下士，生平不愧汝南評。
欲知世業饒文采，視草于今動漢京。

復除豫輅拜 恩早朝賦

曙光遙映五雲飛，新捧除書拜紫微。
鷄舌幾時

陪 禁衛宿將千里借光輝，還提列校分軍府。
況詫疏封近帝畿，白首主恩慙未報一麾。
誰識寸心違。

歸途雜述五首

北極風雲首尚回，關河歸思亦悠悠。
戡天高無計，傾葵歲莫還期。
問草萊木落千山入，影過霜清萬里雁聲哀。
主恩未滯周南客，華髮分藩愧不才。

其一

九河霜色擁朱輪，南北休嗟去住頻。
萬事飽經遲莫眼，一麾聊寄倦游身。
漢廷空自推經術，宣室何當問鬼神。
迢遞周原時北顧，寸心析盡向誰陳。

其二

青楓橋落碧梧凋，日暮荒郊轉寂寥。
恸哭那堪聞轄野，流移何擬見清朝。
東秦十二河山險，南畝春秋未耜造。
亦信安危黃髮在，悲陰游子漫魂消。

時東省錢其直校轍道路

其四

馬頭潮喜淨埃氛路入徐關樹色分遠水烟光
明去鳥晴山蒼翠亂寒雲喉邊戍鼓聲仍急谷
口樵歌響更聞漫道衰遲遊興盡正將書劍去
從軍

其五

有意青山學著書風塵何事久驅車朝中誰惜
為唐老世上應嫌阮籍疎三仕功名羞羽翰百
年生計負樵漁暫從休沐尋荒徑終伴琴尊守

敝廬

丙辰元日

北闕晴雲萬里饒周南重憶紫宸朝宮女鳴
環趨曉漏侍臣曳履上烟霄逢辰倍覺丹心切
去國誰憐華髮遙聞道漢尊開白獸終期舜樂
聽蕭韶

雪

春色江南望正賒瑤臺似爲闌繁華凝雲忽散
千山白剪水仍飛萬樹花宮外長疑侵月曉

舞風斜青
道校簡從來

安義夜宿不寐懷大理諸卿

征驂遙遞向中原春色淒迷恰別魂鄉淚重沾
汀子袂客心還憶故人尋安煙古渡昏移棹細
雨飄滅坐閉門鐘漏不聞人影靜思君愁絕共
誰論

廬山

蒼嵐片片點征衣夢裏廬山知是非霧縠松林
經鳥度雪深石徑有僧歸屏風匝地鋪雲錦瀑
布連空落翠微耳畔嘈嘈天樂逐仙人不見紫
烟飛

楚山莫行遇雨宿西河驛竟夕淋漓賦此
紀事

鳴鶴候館倒征裳落日踟躕路未央春澤蒸雲
千里莫楚天飛雨萬山長戍煙明滅迷村樹江
水空濛認野航伏枕寒聲蓬屋滿夢魂疑是在

道過黃州雪中欲道赤壁不果

黃磯赤壁自千秋風雨何當阻勝遊山色空迷
南荒望江聲長帶古今愁英雄有恨事俱休道
士無言夢已休試問武昌何處是吳宮還對莫
煙浮

許城卽漢潁川郡

風塵不見獨高城魏殿還聞野草生千里片雲
來莫邑四郊新雨足春聲柳邊飛落頻聽花
裏停輶酒自傾向夜不妨人寂靜客堂深映德

星明

朱仙鎮再賦

長煙猶似擁征旗千古傷心淚自垂河北香盆
迎馬日江南金字罷兵時書從魏篋藏應滿剌
出秦庭賜肯遲莫向祠前瞻別柏春風不散歲
寒枝

渡河

萬里洪濤自古今片帆徑渡快登臨中流不見
魚驚湧社事空傷壁馬沉野岸人歸煙樹晚

長白雲浮春風幾處桃花水客路東西

鄴城懷古文壁間馬大史韻

荒城一眺客愁新往事惟應問水濱公子空遊
西苑月美人已化鄴宮塵臺傾疎樹無歸鳥路
轉斜陽有去人霸業無憑身似夢不知今古定
誰真

初抵磁州行署寓興

使臺高起傍漳河春色遙隨露冕過風動城頭
鳴曙角霜明帳下列雕戈天低燕薊雲霄遍地
按中原烟柯多何限登臨千古興壯遊華髮已
蹉跎

鄴城公署檢閱時方苦旱

征輶幾向鄴城停酒盡愁生笑獨醒霸業三臺
俱寂寞官情五斗獨飄零火雲畏見高原白煙
樹空憐小院青此際故園孤興往紫芝歌好共
誰聽

署中送家孝廉祇台南歸

才名却帝設征驂遂向故園歸石渠入舍
須臾到洛下誰當薦陸機送客春殘東道柳思
鄉夢入故山微一尊強對難成醉總爲風塵未
拂衣

秋日

鄴臺桐葉乍驚秋處處蟬聲動客愁
惟日莫別來鄉國對雲浮篋琴欲鼓憑誰聽床
劍哀鳴不自由漫學東方誇吏隱無如投劾向
汾洲

賦得秋夜

明星寥落月華闌桂樹蕭疎白露寒銀漢經年
還駕鵲王蕭何處並乘鸞江湖風浪三千里道
路雲山十二盤遙夜傷情長短笛高樓休更倚
闌干

七夕雨

銀漢風高鵲正飛南樓月暗霧霏霏似携神女
巫陽雨細濕天孫雲錦衣環佩淒清綃幕冷房
櫺寂寞王繩微寒聲不共銅壺盡客夢孤槎海

中秋夜再賦

杯洲仙鄉嘆白頭
臨無輿似南樓嬋娟遙共
門山色風露初分河漢秋
刀斗應知驚客夢王
繩如欲縮入愁非同太史悲
留滯牢落孤城異
壯遊

萬壽節遙祝禮罷有賦

使館秋風五夜驚
目縣斗柄憶神京
鐘鳴拜舞
瞻天近角罷樓臺對月明
城堞鷄殘來曙色井
梧鴉出帶寒聲
遙思獻納多金鏡
萬里空馳
踴情

一日秋風盛作凄然有懷賦此遣之

捲地風聲萬里來
異鄉搖落意悲哉
三刀沉陸
身難達兩鬢經霜老
易催斗氣蒼茫
搖技劍秋
光蕭屑對銜杯
古臺欲上舒長嘯
銅雀孤飛去
不回

寄懷劉正所廣文

落葉黃雲擁道周
鄴臺孤客賦離憂
愁聞空館

梧桐雨苦憶高齋自著秋謝客虛縣徐孺相
人長倚仲宣樓可憐雙鬢滄浪盡尚記垂髫說
舊遊

趙淮羣侍御過磁因餽酒有詩詒謝賦此
爲荅

候館初停五驢嘶郡臺秋氣變淒涼晴雲忽聚
天邊紫明月疑飛柱下霜濁酒還憑流磊塊新
詩便欲引清商獨慙地主空傾蓋不及從容學
負墻

可笑

仙家不送青鸞至阿閣偏容赤鳳棲明鏡江南
分半影琵琶塞北伴幽啼漫勞宋王賦神女可
笑文君是冤妻瀟灑徐郎金作管王臺新詠爲
誰題

有荅

客舍蕭條意未疎煩君記憶道何如吏人散後
聞啼鳥過客稀時讀古書京國交遊忘問訊故
園妻子且安居種瓜舊買東門地不久歸來學

雪霽

五夜飛花遍雪宮曉來瑞氣接長空寒光似對
輕霞湧秀色還從霽景融天外瓊峯爭杳靄庭
中玉樹更青蔥少年曾是梁臺客作賦于今愧
未工

至日遙賀有賦

七日陽灰飛風管五更漏點集鵠行觚稜月落
低千仗閣道風塵散御香侍從枚臯常扈蹕周
南司馬尚浮湘天涯雲物楓宸遠誰信羈情

一線長

冬日登銅雀臺二首時約督學呂使君同
至偶以事左僭臨漳本令尹賦

聖陵故處總蒿萊直酒憑誰問古臺興在不辭
王棹遠路歧無奈呂車迴地荒水井苔間沒水
落漳流霧裏來飛鳥賴逢河上宰賦詩定有建
安才

其二

岸遠沙平見濁渾高臺佇立俯蒼茫千秋王氣
收河朔一帶寒烟隱太行詞客凌雲思授簡美
人爲上惜分香登臨此去休回首無數鴉啼送
夕陽

講武城

早春風日尚淒淒晚色驅車出淦西古道塵生
知露薄荒城樹暗覺雲迷英雄事去殘青史河
朔時清息戰鼙我自飄零歲月關心幾度聽
烏啼

荆軻里

荆卿故里古淇東千載荒榛一望中俠氣尚堪
寒白日遙天猶似巨長虹酒人誰識名堪隱劍
客徒嗟術未工我亦羽聲饒慷慨無端馬首咽
悲風

白馬寺

胡兵蹂躪下幽燕帝子單車去不前豈有金戈
能北指尚聞白馬送南遷江東日萬

里誰瞻河朔入漫向招提尋斷碣空思板蕩一
溜然

嘆春

長亭無柳復無花客裏春光倍可嗟雲散高原
暮白日風吹大陸獵黃沙地非巫峽誰行雨樹
似天台不見霞我自思歸歸未得王孫芳草意
何賒

署中臥起偶得

華髮空懸作賦才春來客思苦難裁天寒徑畔
無芳草地靜牆陰有古苔多病韶華供伏枕窮
愁意氣付銜杯誰憐楊子耽奇字寂寞玄亭慶
幾回

春日雨後之潭城道中花柳青苗爭秀欣

然有賦因懷歸思故有末句

雨過春郊洗客愁風前鼓角動鳴騶塵消古陌
紅初薄日射原田翠欲流千里纔成芳草路五
陵誰逐少年遊可憐殘夜清潭月夢落江南河
處樓

長安道中
思然
但懸書相逢河朔一杯酒
雙鯉魚
此去行歌燕市裏論詩說劍有
吹篳

沙上五日

長安道中
可嘆舊京流離興猶餘千門柳
長安道中
願欲聞霞漫向住辰傷物役空
微曉路老年
流離堪不寂不管人間競
渡譚

夏月行部共城趙使君五視招飲百泉
中雷雨忽至清風颯然雨止月光如畫作
此紀事

夜船
中雷雨淨影浮天帶
雲空外阿奈亭
中雷雨淨影浮天帶
雲空外阿奈亭
中雷雨淨影浮天帶
雲空外阿奈亭

夏月行部

強將岐路
滿目塵飛十丈紅揮汗獨愁
流赫日披襟誰爲起
旌風幽情剌楸臨水壑高
會還思同雪宮河朔舊聞堪避暑其如身寄馬
蹄中

再視淦渠慈閭水亭賦

西門故跡已蒿萊千載新渠淦口開浩渺青天
銀漢落瑩迴古洞王龍來柳陰倒影還停蓋荷
氣迎風一舉杯避暑池亭銷永夏世間誰是作
霖才

得家書報生第五孫志喜

第五高名自古傳書來消息報孤懸聚星堂上
應加膝群王班中定比肩家世敢期仍甲榜祖
孫偏喜共丁年遙思湯餅歡聲異並說將雛學
孔鸞

余往來漳河者屢矣獨茲行值雨新漲舟
次頗有洄湧之勢爲賦一律

漳濱南去迢征輶目斷平沙上暮潮風雨天連
三晉潮連波秋隔南河遙漢京自識浮槎路常

子思處二渡橋獨有慶谷懶利涉強將長嘯對
停桃

借趙五視憲副再飲百泉因過趙戶曹山

園有作二首

出郭雲山與渺茫濯纓偏喜向滄浪街杯石上
生新月放棹尊前動晚涼勝地不妨長共醉故
人幾度得相將君看秋色秦川裏白露空思水
一方

其二

山色泉聲共酒尊爲憐幽築更停軒雲蘿窈窕

絕無徑煙樹參差併在門方朝幾曾辭大隱辟

境元自愛名園誰知別後耽歸思夢繞江南水

竹村

七夕前一日立秋

萬里關河重客愁那堪庭樹更驚秋上林昨日

驚鴻歷銀漢來寄含女牛望遠目縣天北極思

逐火西流不知風露別離夕故國何人爲

思

趙五視憲伯再招王氏園夜集月下泛舟

有

園林清涼室邊杯酒從容避暑年暮色遙含

山香霜秋客新沈月嬋娟非關留滯遊能數自

是招尋興已偏夜半扁舟更起忽誰知李郭是

登仙

秋日偶占

頭日孤城有所思登臨正是早秋時千林滴露

猶無恙一葉隨風已自悲紫燕應知辭舊社玄

鵬何苦傍寒枝杜陵未少驚人句總爲傷情賦

別離

秋思

二毛爲客倍堪憐多病逢秋苦未痊小院獨吟

還細雨孤城一望總浮烟寒聲日暮丹楓急雨

信天高白雁縣宋王自來悲作賦楚山猶落葉

無邊

中秋月暗寓獲嘉作

關河迢遞復分秋杯酒懷人直奈愁况親寒

空翠兀坐晝冥冥怕見每苔盡意青衰淚時時
縣主柱愁腸寸寸割青萍東門語達徒當哭龍
博登悲不可聽乳燕習飛穿故幕繡鴛學語轉
孤亭前身尚憶深羊穴他日空期過鯉庭豈以
高明遭鬼瞰可堪垂老困天刑秋深桂冷殘金
栗夜靜衾寒怨小星最是荒原風露處傷心腐
草變飛螢

夢

高樓獨夜擁重扉斗帳聲沉滴漏稀蝴蝶何來
成羽化鹿蕉底事未忘機千重雲水非難越萬
里關河已乍歸柳絮依依吹舞閣蘆花漠漠度
漁磯只知帝所天長近那識華胥世已非蕭寺
自流梁月滿楚山不盡峽雲飛雨催簷鐵魂猶
戀風送城鐘意欲違傳語春闈休賜斷此中有
路向金微

偶題

盜陽羈客近何如歡意非多恨有餘春草長懷
三徑沒秋風復嘆二毛疎寒枝棲宿愁烏鵲

浮沈憶鯉魚有筆欲題江夏賦無媒可寄洛
橋書俸錢羞學休儒飽手板平將傲骨除千騎
誰憐持使節一爐自笑擁僧居懶從移檄煩官
長僻爲抄詩困小胥何限草堂猿鶴怨太行山
畔待回車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一終

吳荷亭山房詩稿卷之三十二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五言絕句八十一首附六言詩五首

蕪湖道中遇雪

曉雨不成眠起來見微雪寒聲在空中
殘曉色半明滅

其二

簾隙天微光寒風初浙浙曉行君莫辭
遠岫有佳色

南陵道中薄莫雪大作

黃昏不可行山路轉崎嶇風氣利於刀
雪花大如笠

其二

僕馬縮如蝟前牽後已僵南陵不可到
十里宿箭塘

雪中見桃

霜濕縷新葉水花綴荷條如何春意巧
和雪入桃梢

月夜

弱帝旌旆寒夜色滿江千遠憶杭州月
闌人好獨看

古意

臨川望百信怕有鯉魚來日莫空歸去
寒潮日白回

橫塘曲

家住橫塘荷花對面香常因戲花側
美水濕羅裳

其二

其一

往來橫塘下桂楫羅烟渚共在一水間
花深不得語

其三

歡船順酒來僂船逆潮歸相逢欲相問
兩樂快如飛

春日分韻得者也

香車連馬盡是看花者老大不時宜
花朝閉門也

偶書

霜寒只白縣木楊為誰設皆淨不生塵夜扉浸

秋月

汲婦

籬邊井脉枯野汲走村姑更貧鄰家米朝炊已
及哺

雪意

山寒鳥不飛村塢人將絕狐客獨歸遲盟在江
大雪

感事

悍吏虎而冠疲人魚在金朝朝春雨聲長逐吟
聲苦

七月八夜

曙色動銀河香車已回渡今宵機杼愁昨夜廣
寒妒

苦熱三絕句

山村消渴裏毒熱意如何欲往雪宮去難隨鳥
過

其二

風露三秋杏火雲萬里燃櫓頭無坐處鎮日得
長眠

其三

荒村希水竹傍還滿蓬高屋窄愁蒸甌江空憶
柔腸

野花

野花媚疎籬紅潰白亦淺含笑如有情風吹露
草泣

過薛

斷碑古路傍云是孟嘗宅前路亂鳴鷄猶疑出
關客

舟夜值雨

易下征人淚不煩夜雨聲如何孤蓬底斷續到
天明

漫書

欲問春消息羅浮路自賒只因香染雪吟道是
梅花

別卻時寧

頭千萬樹各自媚青春只是垂楊柳依依解
送人

樓夜

秋至不解悲小樓坐明月忽聞林外聲始悟涼
廳發

戲爲七絕

少年愛終軍雅亦慕朱雲請纓空口說折檻竟
誰聞

其二

喜至卽命觴愁來亦把盞功名無到頭花鳥但
經眼

其三

兩度長安事開口莫重陳寡和非下曲薄命是
佳人

其四

牀頭萬卷書匣裡三尺劍生事未全貧五湖烟
雨古

其五

戲雖云樂結交慎勿錯大道有狹邪朱門冬
輕薄

其六

那能學草玄亦莫是求仙壺中真有道一斗合
自然

其七

百年夢底身萬里夢中人鴻飛那記雪花落已
忘春

雪中

柴門風雪裏黯淡不須開縱有故人訪多因興
盡迴

漫興二首

聞道梅花發傾妨雪裏尋非因顏色好欲識歲
寒心

其二

相塞眼前事何當一解顏小樓偷坐處且看雪
中山

卽目戲書

佑婦媚彙砧輟橋爬背癢笑殺蔡家郎空作麻姑想

早鴉曲

幽夢破遼西過鴉帶月啼一枝相傍好何事厭朝栖

送窮日戲作

寂寞窮爲伴御偷鬼笑人家僮休結柳空減道旁春

偶作

利眼塔前種新枝間舊條怕見相思子因憎豆莢苗

過巢縣

昔聞箕山塚今過巢父城信有逃堯者世人不

卽感二首

高聖故鄉故鄉在何處身隨宿鳥留魂與飛去

其二

落日望江干江流入烟霧不辯西江船空疑歷陽樹

班婕妤二首

風輦恩中絕掖庭夜已空猶將舊時意托怨向秋風

其二

歛分歸長信逢秋不自悲無端明月夜歌管別宮吹

夜泊三山公館戲爲四絕

田影歸人散林聲宿鳥還客程何處泊落日是三山

其二

昨向三山來今向三山住尚疑青天外別有三山處

其三

三山在何許聞在海中洲神風夜半起吹落大江頭

其四

管在江心望曉
呢喃倚碧空
可憐今夜月
秀色落杯中

山行

夜宿萬山中
曉行千嶂上
雲深不見人
格磔山禽響

春日二絕

咄咄半生事
悠悠二月天
芳菲都不管
風雨閉門眠

其二

春晝增慵懶
長眠不理書
飛來夢裏蝶
過盡隙中駒

幽意

北牕當晝眠
意與羲皇會
山雨爲誰來
清聲喧近潁

其二

夕煙浦浦遲
春水田田滿
魚鳥更覩人
幽情不在此

欄岩四咏

曉

飛鶴何處啼
夢破霜天曙
殘月逗寒窗
窺人不欲去

晝

咄咄坐書空
悠悠日卓午
起看屋外山
時見輕烟吐

晚

遠山猶寒雲
前枝投暮鳥
回思山下村
響答樵歸叟

夜

低空耿玉繩
當戶寒金鏡
欲問夜何其
悄然發高咏

偶書

雁從西江迴
不帶西江字
落帆龍尾灣
不自西江至

安樂窩二絕

蒼蘚滿山門
登臨日色昏
坐聽啼鳥罷
吾意亦

三言

其二

寂寞蘇門路
淒涼邵子窩
漁樵無問答
隱几白雲過

櫟園三絕

徑草露初濕
盆荷珠未消
泛牕瞰曉日
交柯響

其二

含淨人不
到園幽鳥
自歌火榴
紅未已石
竹翠仍多

其三

繡澹床頭
劍紛披架
上書客居
頭盡白吏
隱意何如

塞上聞六首用盧綸體

漢將久和
戎邊城不
舉烽可憐
明月夜刁
斗淨盧龍

其二

宅武嚴無
事寧我正
一家宛別
已自惜胡
女

其三

瀚海草長
青燕山不
勒銘從教
沙漠外鴈
腐被王庭

其四

射獵競驍
雄秋風響
角弓將軍
調白馬猛
士獻玄熊

其五

陰山落日
黃草動見
牛羊鳴鏑
天驕子吹
笳古戰場

其六

萬里胡塵
叛千秋漢
道昌關山
明月滿昂
宿更無光

漳河二首

愁見漳河
水東流去
不回西陵
今夜月曾
照德離開

其二

愁見漳河
水春來歲
歲紅東風
吹不去偏
落館

姓宮

寄衣曲

苦憶機中婦關山未得歸寒風吹葉盡不見寄來衣

落日

白日落西山西山日不還春殘金谷樹人老王門關

落葉曲

欲落未落時殷勤戀故枝西風朝莫急更與盡

情吹

其二

逐日西山落帶雲北渚飛枝頭無限鳥誰與護毛衣

臨漳道中

望望漳水頭黃塵起如霧但聞流水聲不辨西陵樹

曉起對雨志喜

向夕聽鳴鳩雲陰隱西旭曉聽眼忽明新雨洗

庭綠

問柳二絕

千樹鵝黃柳迎風故弄春長亭一杯酒何日送歸人

其二

媚媚紅亭畔依依綠水濱春風堪得意何事但眉顰

老別

別別腸已煎老別聲更咽待得更相携兩鬢盡成雪

成雪

湯陰公署竹石

片石玲瓏色疎篁蒼翠陰此君兼此丈相對暫開襟

六言詩五首

偶書

閑居自可遣俗靜坐何須覓心小院悠悠日午

古墻漠漠苔深

送客

客潮帶雨歸舟
送客頻來渡頭遠樹連天去鳥

少年

一劍知心非淺子金博笑猶輕今日青樓縱飲
明朝紫塞橫行

山行

蹕磴纔通箭栝背崖忽有人家孤雲獨鳥何去
落日吹烟共斜滴澗縣泉自落參天古木重遮
但得輞川好手圖來處處堪誇

冬夜

月色濛濛碧落星光點點闌干捲簾忽憶人遠
繞樹相隨影單客阻仍兼歲盡離愁下共更殘
哀鴻栖宿何處野水蘆花自寒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二終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選著

七言絕句九十四首

將東下右作

一臥空山春復秋忽因詩興動奇遊扁舟歷盡
江山色更向長安問酒樓

聖廬山四首

西來山色滿眉間春水黏天未可攀不分鷗鷺
雲外客洞簫容易月明還

其二

天容長映大江寒秋色千秋尚可餐但使臨風
窺石鏡塵容憔悴若爲看

其三

幾欲尋仙向此峯白雲那許寄塵蹤何當洗耳
飛泉外臥聽東林寺裏鐘

其四

際遙看疑畫裏當年曾別是夢中欲知回首
意九派長江萬里風

舟中望子帆落雨急聲傳萬騎過廬獄一登
小江南四顧水雲多

旅中邂逅信容丈旋別憶之

見後相思恨轉深空船如水夜涼侵誰知一片
關山月曾照連牀十載心

與伯容談佛理不合有詩解圍答此奉嘲

灑洛無煩更問津年來洙泗亦生塵漾然一派
曹溪水無限人間喚渡人

其二

丁有尾時翻是蛇無足處不爲奇須知此話
從來久豈足爲家叔獨癡

守歲

綠酒青燈夜不眠殷勤語笑好相憐千門一放
鐘聲曉回首歡是去年

人日獨坐

卻已梅杏欲斷腸不堪人日獨銜觴自緣
未朋舊無復新詩到草堂

挽張泌泉判郡時乃郎以遺墨索題
遂有末絕

野渡舟橫不見人向來鷗鷺與誰親
錦江亦是桃花水想逐漁郎去問津

其二

綈綬歸來不記霜間中日月洞天長
只今黃石知無恙何處還尋張子房

其三

萬事都消一局棋客來常掩白雲扉
如今去伴高山老爲道人間敵手稀

其四

醉墨曾題賣酒家遺編更覩數行斜
紫雲閣上除仙吏何似當年蔡少霞

對酒偶成

踪跡飛蓬更繫匏空山聊與白雲交
年來頗曉人間事不學楊雄賦解嘲

其二

家貧作酒費衣裘典盡不須疑
獨留舊集

龍泉劍待其太士斬邪支

讀楞嚴志感五首

生平不省學參禪關罷楞嚴意惘然
頗疑佛性曾無性莫訝西天別有天

其二

夢海汪洋萬里渾區區形泡更誰論
若知海泡無分別更破維摩不二門

其三

萬類無聲靜九垓洪鐘一擊便如雷
亦知聞性非銷歇更問聲從何處來

其四

竹影齊翻大地金松風都是海潮音
十方處處三摩路可但如來藏海尋

其五

佛理堪疑亦可嗟六根未論等空花
試將炊黍看人世何處盛來不熟沙

再讀楞嚴有感作

時女春遊池露華許多穠豔壓堆鴉
歸來忘却

不生處誤認粧臺之記

枕上作

秋風吹夢楚江頭
江水迷空一葉舟
醒後不知
曉日勝翻疑月在荻花洲

戲題

暗壁低頭懶應聲
扶嬌懶怒大慙生
不因萬里
遠西夢那識連枝帳底情

宮詞十首擬唐人作閨中事

長樂宮鐘接曉鐘
祝粧隊隊玉芙蓉
歲暮下遍

千門鎖知住瑤天第幾重

其二

春風澹澹薄羅紗
聽得鴉兒吠落花
試揭珠簾
回首望昭陽日影帶寒鴉

其三

丙夜隔聲咽未央
君王方進萬年觴
日華移過
鴛鴦瓦誰信朝雲出峽長

其四

歡書稱觴總內家
杯黃無分拜南衙
老當願記

其朝事暖閣頻呼學士茶

其五

龜茲部部按新班
一送流霞一解顏
不爲霓裳
天樂好翻憐細語話人間

其六

驚聞新例說鋪宮
惟底金錢少府空
試問幾家
沾雨露掖庭處處鎖秋風

其七

的歷珠明照綺羅
龍宮顚顚出靈波
不緣灑盡

鮫人淚那得寒光甲帳多

其八

聖主虔禋只禁闈
祠官將事更無違
齋宮久自
疎龍輦不用甘泉諷處妃

其九

山山冶雪燭花光
日日朱提進尚方
歌舞筵中
歡意足誰知不是愛新粧

其十

夜冷莎鷄作意啼
角聲墮月鳳樓西
六宮

秋如水非是羊車別院迷

得從兄信甫計不勝哀感作四詩哭之

萬里書傳事可疑未知直夢意如癡從前悔殺
易分手道是人間生別離

其二

欲賦招魂咽不能蕭蕭客淚自沾膺尋思舊日
難忘處風雨山房共讀燈

其三

楓林落月萬山重想爾孤魂度幾峯我欲相尋
憑遠夢白雲漠漠鎖寒松

其四

思君無事不堪憐念到孤兒更惘然縱有遺書
堪柱角悲歌恐是上留田

河間道中追懷俊卿太守五首

燕寢香凝生正閒忽聞馭鶴向雲間疑君自是
神仙骨一到瀛洲更不還

其二

漢廷正重扶風守萬里催君屬道回何事政成

旋羽化空傳白馬照燕臺

其三

素旄南飛慘不前傾城香炬結愁煙山中父老
還相送爭向爐頭火大錢

其四

步步回看下鳳城緹油誰復抗前旌至今齊閣
清風滿彷彿猶傳坐嘯聲

其五

生離死別總愴神芳草池塘空復春莫恹哀歌
感行路曾爲康樂夢中人

道上望廬山四首

綰青橫黛碧霄閒縹緲丹梯未可攀到得廬山
如夢裏空能夢裏憶廬山

其二

眼看蒼翠白雲封虛度林巒一百重竹寺千秋
難覓影虎溪今夕僅聞鐘

其三

四皓當年只避秦商顏竟別紫芝春不知匡裕

何爲者萬古茲山是主人

其四

結廬半世憂魂縣可道誅茅未有緣一派銀河
長白瀉濯塵終日枕派眠

過居巢吊范增二首

鴉聲樹色送黃昏歇馬來投亞父村一笑興亡
千古事俱同王斗碎鴻門

其二

避世曾經七十年忽聞龍戰起操權當時共何

居巢老四皓商山豈獨賢

月中早發

夢斷關山漏欲殘角聲吹徹落梅寒多情昨夜
高樓只猶爲征人照曉鞍

澤陽公館夜坐

澤陽公館夜燈斜風雨離人正憶家何似長安
遷客恨空江月色聽琵琶

雨夜宿楓香驛示友

風雨淒涼泣路岐故人夜語對愁思前知孤館

寒牕燭照入他年感舊詩

潛山道中四絕

連朝急雨盪新秋官道紅塵得少休試問沙河
爭渡處幾人洗耳向寒流

其二

漠漠平田煙水多可憐風日正清和貪看棲陂
餘木色和得豐年擊壤歌

其三

山光濃淡若爲容澗谷飛泉響石淙更是疎林

宜晚照輕煙點點透寒松

其四

到處行吟興不慳他鄉秋色且開顏却愁剪燭
官亭夜偏向故人話故山

雨夜同宋直夫茂才談時事

秋氣偏生宋玉悲不因怨別淚還垂從來未了
官家事糞食憂虞兩食糧

其二

話別傷心輒泫然淒風苦雨夜魂前一杯強進

江成辭總爲峻深祀國天

道上逢北使進礪金方物四首

如雲北使擁南琛繞道紅塵驛騎侵不惜日馳
三百里 君王座欲滿瓊林

其二

五陵年少氣豪誇結末翩翩學內家大貝南金
收海微銀鞍白馬入京華

其三

踏盡炎荒並朔陸萬山寶氣接虹霓始知造物

爲爐意專助官家鑄裏蹄

其四

江山何地不儲胥總人貂璫奉掃除笑殺漢廷
桑孔輩當年只解笑舟車

立春日書懷

自恨天涯歲月遲東風又發故園枝遙憐春酒
北堂上婦子爭先爲勸持

元夜集葉思梅寅長宅醉歸作

醉裏歸來夜色新空齋獨坐轉水輪回頭却憶

少年 香車踏軟塵

其二

春酒良宵樂未央幾曾消渴聖天漿自從吏隱
江湖遠不笑碑前帝座傍

宮怨

幾年不奉監宮召今夕仍將玄的施薄命自來
練雨露秋風蕭颯聽羅帷

書陳山人允修江左琳瑯卷四首

清將大雅未應孤南國風流更有無不是論詩

逐雨草那知此道寄江湖

其二

楓聲風雨動銷魂獨坐微吟日又昏却笑當年
廬謝輩長持詩卷傍人門

其三

春城漏鼓幾曾開車馬紛馳紫陌殷爾自新詩
同朝賦不妨高臥對青山

其四

夕陽欲沒鳥衣巷野水爭流朱雀航六代風流

銷不盡還憑詩卷灑琳瑯

戲書

問字何人載酒過夕陽山色獨吟多始知廷尉門前雀不待官休已可羅

其二

九陌軒車如不聞空庭鳥雀尚堪羣世情若更到毛羽便合施羅網白雲

湖中問舟子

浪花稠疊擁孤航客思湖天相與長欲問都昌

何處是寒雲漠漠樹蒼蒼

舟次大孤山連日值風阻客懷殊惡賦此

自解三首

扁舟鎮日逗江干可道風波行路難滿目湖山如畫處惟憇好向霧中看

其二

長將書劍傍雲烟何處江山不可憐莫向蓬牕愁夜永青燈綠酒且留連

其三

頻頻向醉中歸鄉路遠從憂裏回祇恐清宵夢不得北風遙送雁聲哀

題徐大夫素履圖圖凡十二各爲一絕句

經庭一過有餘師束髮傳經早下帷欲識當年攻苦意短檠風雨夜燈時

其二

藻水侯宮壁沼清曾從羣少聽鶯聲總知無限東南賓一日爭傳片玉名

其三

鳴鹿歌來氣並雄同時才子讓詞鋒大兒魯國孔文舉小弟雲間陸士龍

其四

突凡黃金萬古臺漢皇宮闕在蓬萊五雲佳處爭翹首更美君家小鳳才

其五

誰請長纓繫尉佗使君一檄已投戈虛傳瘴癘連蠻微霜月千山靜凱歌

其六

幾載已出岷江鏡千重雲集朝侍臣但說
天顏君長衆鐘聲在碧霄

其七

門下諸生總絕倫只因水鏡自無塵市駒獨取
千金駿校獵先收一角麟

其八

題輿南望海雲遙更擁戈船靜海濶萬疊鯨波
長自寂一池明月夜珠寒

其九

仙仗初嚴王佩趨九霄臚唱徹清都來儀盡是
朝陽鳳爭識徐卿第二雛

其十

盛事長傳通德里璽書重下 聖明朝滿床行
見施唐笏七葉還聞樛漢貂

其十一

西轡春事忽相將短棹巾車春興長更向門前
灤五柳誰言橋李異柴桑

其十二

香山洛社風流遠誰向人間識老成此日宸筵
看祭酒先生還是古先生

雪中送別

雨雪今年何大頻江南二月尚無春短亭不見
新垂柳空向天涯別故人

呂王繩急索詩草因付梓賦三絕句爲謝
空閨欲出更沉吟自笑當年學捧心任是捲簾
徒惜影憐君一顧已恩深

其二

一枝秋色傍籬黃已是西風歛衆芳不爲幽人
能獨採誰知三逕有寒香

其三

枯桐幾尺蘊宮商曾托寒崖見鳳凰一日清音
生雙尾相知惟有蔡中郎

春莫

青山屋角出朝霞啼鳥墻頭怨落花欲識近來
游子意雨中春色夢中家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三終

韓氏倚半山房詩稿卷之二十四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絕句七十一首

邢中貴席上戲贈

一曲新歌座上聞，內家結束石榴裙。
若教更是巫山魄，唱罷翻愁化彩雲。

其二

桃花扇底度新歌，轉盼橫生秋水波。
好置內頭供奉裡，長隨織女渡天河。

楊中丞凱歌

百粵連軍壓楚營，旌旄持節此橫行。
蒼梧雲氣銷烽火，湘水波濤洗甲兵。

其二

溪山稠疊陣雲高，落日蕭蕭偃大刀。
熊虎爭看驅百萬，鸞豚原不犯秋毫。

其三

千里居民安堵時，家家牛酒犒王師。
道傍爭祝軍容壯，不覺春風尚未知。

其四

綠烟煙霧一時清，客籌叢里千里平。
行旅虛聞秋夜吹，農田應見滿春耕。

汪肇台宅賦時主人新得子

房櫳人夜月華新，美酒清歌氣似春。
惟道寒光驚滿座，元來君是美珠人。

其二

盧家深院玉爲堂，夜色氤氳別有光。
偕聞芳蘭生夢裏，何如少婦鬢金香。

寄朱楊州四絕

江北江南共水雲，故人那復怨離羣。
妒他無賴揚州月，盡取風流屬使君。

其二

此去揚州一日過，寄君還作揚州歌。
邗溝只似秦淮水，應是尊前畫舸多。

其三

小水東來邗水深，隋堤柳色萬行侵。
不知五馬行春處，多少朱轡映綠陰。

其四

不是樓外月如霜楊子津頭潮水長二十四橋
人不語簫聲夜夜度凝香

齊王孫輓詩三百

秋風賓客散平臺夜雨雕欄長碧苔不認尊前
曾發簡冷冷修竹使人哀

其二

舊京樓觀接雲霞春滿朱門帝子家人自吹笙
天上去歲筵猶鎖碧桃花

其三

避須國土竟何如樂善東平慶有餘莫向華堂
悲寂寞長留鴻寶枕中書

烏江二首

烏江江上楚王宮半畝蕭蕭古木叢聞道漢家
陵寢地秋來石馬亦嘶風

其二

江頭芳草鎖黃昏殘雨盈盈似淚痕滿地萋萋
飛蛺蝶千年知是美人魂

皖城道中紀興三首

皖關一峽度驂驪天色清和是蔚藍草樹圍田
花映水誰言江北異江南

其二

幾年歸興在青山隨路看山意更閒愛殺忘機
處白鳥山頭飛去水頭還

其二

本莊家家紅出屋柳絲處處綠垂溪平橋野店
行人醉暖日輕風好鳥啼

過臨城寓廣壽禪院者數日矣值天雨景

夜不絕而客思甚適無羈旅之感友人胡
繼善太學載酒相從依依不能別去談間
有作遂成四絕

故人相對擁禪關尊酒論文未擬還山色最憐
窗外好流雲點點共心閒

其二

懶性從來簡送迎北牕幾得夢魂清却因一偈
禪房榻償盡平生熟睡情

其三
宿歷鎮空蕭風雨蕭蕭奈客何總爲故人
情極平原十日未須多

其四

濁酒寒燈夜雨深那知蕭瑟對愁霖獨憐身世
能留滯不似空門不住心

臨城客寓偶讀戴德倫夜發袁江詩有感
莫雨蕭疎楚水濱蒼蒼樹色黯江春不須更聽
猿啼切屋上鳴鳩思殺人

上陽宮詞二首

五

春風虛度禁城東寂寂閑堦花自紅王顰不離
長信地朱顏空鎖上陽宮

其二

春花落盡上陽紅雲氣朝來望復空道是君王
能重色肯教傾國閉離宮

偶書

春光君莫問何如三月鶯花夢裏虛風雨麥秋
似公食經旬牢落又僧居

寒上書

一城榆柳路入山胡馬年來不入關壯士軍中
無一事秋風日落射生還

少年行

春日長安輕薄兒童臺走馬醉歸時瓊枝萬點
花爭笑金縷千絲柳盡垂

詠荷華山三首舊傳仙人王子喬丁令威
居此山山上紅碧荷花一夜盡開故沼尚
在山因此得名其奇筭未有詠爲賦三

詩

仙山元自屬仙家仙子開壇傍古霞盡湧蓮花
作山色山頭况復湧蓮花

其二

山頭雙沼瀉寒波紅碧蓮花種幾多仙子不留
香未散移根應是上銀河

其三

雲中鷄犬去無譁寂寂空山日自斜仙子再迴
鸞鶴馭人間更覩嫩蓮花

能氏舅氏以書齋夜生相牛傳門成二絕

山風吹雨雜泉聲，
樵寒牕夜自驚不爲焚膏餘舊態依骨肉病中情

其二

聽風聽雨一繁明，
又到鷄聲殺五更莫記少年煙火意殘編今欲負平生

侍御朱諧卿抗疏論時事旋以給由遂成歸計賦此爲贈

唐書山志卷之十四

七

王

遙聞桂席度江干，
楓葉蕭疎江水寒到處浮雲迷北向憐君何處望長安

其二

按章字字射寒星，
爭美手稜動漢廷幾度貴人能側目主恩不遺吊湘靈

其三

寒光千里逼人來，
望盡江天首獨回空向斗牛驚夜色不知劍氣近章臺

其四

曉管新聲發曉時，
五陵年少改爭馳都門一送青驄後追路于今更避誰

其五

里門下馬入吟臺，
斗酒親知曲逕過總惜憂時心獨苦別來霜雪鬢邊多

其六

桃李爭明燕雀高，
長安春意自滔滔卷阿何日歌鳴鳳萬里雲霄一羽毛

元夜

唐書山志卷之十四

八

長安車馬鬧如煙，
憶管狂歌明月篇欲識村燈無限好家家蕭鼓樂豐年

題壁

青山隱隱樹仍遮，
短圍低墻一逕斜頓向門前栽五柳併無人識是陶家

白下遊春曲

蹋歌連袂競青春，
南國容華千載新主樹尚傳江左曲紅顏不讓後庭人

其二

冠子聯翩過石城，寧簾笑語不勝情。扶嬌更試
邯鄲步，故曳羅衣踏草行。

其二

朱雀橋頭水浸堤，莫愁湖上柳吹花。銅車寶馬
知無數，絕艷猶疑掩碧紗。

其四

金泥香亂錦模糊，夾路觀莊總不殊。但道使君
能借問，就中若箇是羅敷。

送簡兵部奉恩歸歸省太公二首

鳳傳州郡御烟青，一日奎光毓草亭。任是江天
寒霧遠，何人不識少微星。

其二

仙使西還四牡駢，高堂獻壽主恩稀。漢江芳
草青迎綬，楚嶺晴雲紫熨衣。

有以相人術來謁者戲爲二絕贈之

幾年更隱傍湖山，風在孤雲鶴鶴閒。不合從君
談說術，此心乃向玉門關。

其二

華山法始信錢郎易拂衣

湖上

秋色湖光欲斷腸，可憐蓮葉似橫塘。晚風不見
木蘭檣，明月無人花自香。

後湖曲四首

湖光一片入雲長，風動荷花水自香。涼夜無人
秋寂寂，獨留明月照紅粧。

其二

玄武湖頭秋水波，晚風蕭瑟月明多。若教一棹
乘流去，便拂寒星入絳河。

其三

涵風漾日自悠悠，花氣如春樹色秋。疑是天闕
圖書處，平鋪銀漢不曾流。

其四

鳴鶴觀前新月亭，鳳凰樓上曉雲輕。更聞一鏡
明湖色，長照鐘山萬古青。

送別胡澹源年丈三絕

風雨一雨少年場
生逢以明珠無數
蕭受囊
山詩興長恠得流

其二

秦淮煙水莫停棹
古寺荒臺望裡賒
六代繁華
何處瓦寒烟暗破
白門鴉

其三

白雲遙望大江西
彭蠡波寒雁影低
君去揚帆
須經上愁聲一聽
已堪迷

秋夜

金河秋冷雁南飛
月上千門共舊衣
莫嘆閨中
心力盡征夫無日
不思歸

自嘲三首

湖山做吏日提壺
月俸還堪付酒壺
笑殺歲星
饒大門漫將飽食
美侏儒

其二

車馬無聲戶自扃
浩歌欲發酒初醒
牆頭樹暖
秋來碧屋角山爭
霧裏青

其三

三十功名意何如
盡日看山與著書
底事長生
無一字元龍豪氣
故難除

贈介石歐先生三絕句

薄宦還如邵曼容
涇川曾寄白雲蹤
一朝歸興
秋風起笑指廬山
五老峯

其二

臥看西山落戶庭
風塵浩息斷雲屏
祇應明月
淪浪夜鼓棹時登
孺子亭

其三

洗藥澆花自往來
條然三徑爲誰開
不知彭澤
栽新柳何似藍田
對老槐

過采石

采石磯頭好醉遊
蕭蕭疲馬去堪愁
獨憐江夜
嬋娟月空照仙人
舊酒樓

黃澣

山館留停日卓午
出門斜照在平楚
遠山一帶
不知石城人指點
說黃澣

夜泊銅陵之顧安
故人吳明時

感主人知客之爲明府舊也輒以歌童
伯陽戲作二絕紀之

驛亭供帳故人將銀燭金尊夜未央不爲龜茲
換新譜輕塵何事下雕梁

其二

故人交誼重雷陳遠道卻厠走八珍醉聽新聲
俱白雪方知美政似陽春

東湖

東湖一望水連空雁叫烏啼落日中欲吊番君

歷代詩集卷之二十四

十二

秋色遠蘆花漠漠起西風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四終

陸江綺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五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絕句九十六首

江陵鎮雨夜與雷生聘之話別

帝里春光感舊遊吳雲楚樹正悠悠誰堪風雨
江亭夜濁酒寒燈相對愁

雨中卽事

積雨春泥正滿途征人春興欲全孤崎嶇幾折
山村路到處樹頭聞鷓鴣

陳氏詩集卷之二十五

太平公署夜坐

姑孰城頭烏欲栖春陰不散暮烟齊寒燈滴盡
空階雨試問羈愁心自迷

雪中再賦

萬行琪樹亂飛花白鳳聯翩羽斜眼底却疑
身似夢乘雲歸去王皇家

途次雪復作

野氣沉天天欲暮溪山漠漠連煙霧雪花片片
打頭來衆人平田如墮鷺

祁門夜坐有懷陳卓如

憶替征輶向此城濁醪曾對故人傾離心今夜
傷千里風雨連鷄殺五更

抵家二絕

雲白山青水滿田桃花合雨暮烟歸人自嘆
頭顱改羞見春光似去年

其二

南國爲郎不記年髮毛欲換敝裘穿歸來幾度
垂老王索羞見家人索俸錢

陳氏詩集卷之二十五

戲題紅葉

紅樹葳蕤強美姿葉紅難學花紅時好如老大
平康女絳袖破翻舞柝枝

瑞河口時水盡落舟不能通

河流如線不容楫碧浪環洲擁白沙水口只今
如洞口漁郎何處逐桃花

白鵝子達瑞虹時湖水盡落

片帆東去轉悠悠葉盡江空雁叫秋鄱水落來
還幾尺惟餘衰草遍長洲

宿瑞虹下三十里有廢寺

空剎荒涼野渡西
扁舟夜泊亂雲迷
殘僧乞食知何處
鐘磬無聲水鳥啼

江夜書懷時太夫人舟在後未至

溪聲鳴瀨夜潺湲
明月扁舟又幾灣
杯酒燈前兒女伴
可能細酌慰慈顏

釣臺有故相國羅峯張公詩刺譏子陵不

爲光武議禮失考南頓蓋自解也張公秉
時創議遠附歐陽追恨師冊亦足矣與子

陳紀齊書卷之二十五

陵何涉而尚欲羅織之以爲已地其錮西

原於毫北繫升菴於滇南與廷辯諸臣成

終身不解之仇又何惟也讀之慨然爲賦

一絕

禮樂 先朝議一新衣冠流落最悲辛
黃扉尚恨桐江叟况望金鷄赦逐臣

桐江舟夜二絕

盡近鴛鴦合
莫烟中流一棹尚留連
桃燈不寫

殘春風雨江村惜獨眠

其二

細雨青燈夜未央
金尊倒盡向繩床
鴛人欲覓無愁處
只有醉鄉與睡鄉

舟夜書懷四絕句

從來歲莫易愁侵
總爲天涯別恨深
剛道團圓官舍好
依然游子望雲心

其二

草樹依稀認富春
扁舟來去不辭頻
辛勤總爲腰章貴
羞殺羊裘把釣人

陳紀齊書卷之二十五

其二

青巒碧嶂登崔嵬
鎮日推蓬眼倦回
却被山雲成獨笑
使君不爲看山來

其四

猿聲遙斷雁聲哀
烟水冥冥雪浪迴
不把金尊澆客恨
夜窗仍點讀書燈

題桂花美人朝高詩題作

一枝金粟映香羅
銀燭光搖夜更多
共此題書堂如月
窗不知若何之如娥

陌上花歌三首

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
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
歌東坡守杭州時爲作詩三首和如具數
句而湖山錦繡闌君王去後自芳菲香車寶馬
應無數日暮時歌緩緩歸

其二

王帛如雲車馬催朝天門外重徘徊東京已作
匆匆去南陌猶歌緩緩來

其三

蜀魄聲中日欲斜春光緩緩向誰家青樓猶唱
前朝曲紫陌長飛舊苑花

後園絳桃

秋殺絳桃雙樹花後園春曉醉如霞無情爲倒
尊中醪虛負芳妍美碧紗

偶聞逐昌雜錄所載褚雪巖先生事因作
一絕記之

避世僧房忘歲暮空聞鐘磬落山層此中難着

尤宜懸一笑從今寺門

春閨曲

曉起扶嬌向鏡臺靚粧欲罷重徘徊良人光寵
他人上賜得金銀十二枚

閨中聞笛

玉笛傳聲入絳幃梅花落盡柳條飛江樓明月
可憐夜那信春閨淚滿衣

語兒淫

浮羅人間閨門日多少笙歌下語兒滿目烟波
千古恨夜深殘月似蛾眉

其二

吳越山川一水同越宮歌舞向吳宮可憐曾照
西施月千載嬋娟影未空

題宋理宗宮中行樂圖三首圖在集慶寺

故閨妃葬處

湖山到處奉宸遊久道杭州勝汴州况是中原
方虎聞離宮歌舞未須愁

其二

行已如松栢花隨樂幸宮中此一時春色錢塘
潭似昔御街芳草正離離

其二

翠華王輦久成空南部烟花似夢中試問埋香
何處是梵王宮作館娃宮

武林送別喻正字年丈三首

武林尊酒喜相逢煙雨正迷湖上峯總爲謝公
遊興起蓋中情點認芙蓉

其二

六橋柳色蘸烟波載酒頻將畫舸過君自風流
似年少竹枝好和越娘歌

其三

海天西去片帆縣醉裏匆匆別可憐欲盡平生
期夜語他年聽雨對床眠

錢塘江舟中書感

鼓棹中流一浩歌魚龍何事亂烟波自憐長作
浮家客自斷青山遠客多

夢魂侵曉說內子試問寄其

閑院深深雲留鐘聲餘古院幽三十年來
如夢裏初芳猶記一燈愁

過華嚴寺時友人宋直夫讀書其地不及
訪

華嚴古剎紫烟重君住浮嵐第幾峯莫道山深
無覓處馬前風度午時鐘

餘于舟行夜坐鄱陽值雨

扁舟遙下弋陽溪兩岸青山落照低試問行人
何處泊芝山雨裏夜烏啼

七夕再賦

桂影金波溢露盤中宵無伴獨憑欄女牛莫嘆
經年別須信人間此會難

上陽宮詞二首

龍輿鳳吹事茫茫白髮宮娃閉上陽庭樹花開
還自落隨風容易出宮牆

其二

宮門長閉淨芳塵花落鸞鴛散人莫嘆王顏
空自老鸞輿不動萬方春

從軍行五首

道子南牧下陰山風送胡笳滿漢關十萬官軍
齊上馬鐵衣如雪響刀環

其二

馬頭飛箭射天狼蹀血長驅古戰場一騎風馳
傳露布前軍新繫左臂王

其三

天山漠漠度高旌刀斗無聲鳥不驚月滿行營
霜滿地漢軍一夜下龍城

其四

馬支山盡賀蘭山萬里神兵一日還壯士盡攻
全鎖甲將軍不老玉門關

其五

千門花色映簾鉤白馬金羈入畫樓少婦紅顏
渾似咎相逢酌酒賀封侯

過王槐亭金憲故居值雨志感

山亭杖履已無蹤水自潺湲雲自重記得對床
語夜雨寒聲依舊在孤松

雨中書所見

梨花初吐麥苗鮮雨色前溪帶落煙紫石黃泥
歸路晚山村茅店自依然

偶讀白集杭州春望詩因懷舊遊戲以二

絕志之

湖寺西南路渺然回頭猶記別離年春風處處
生芳草那似裙腰綠可憐

其二

桃葉何枝傳舊恨梨香柳色得生憎使君家本
無紅袖不記杭州柳帶綾

書齋夜坐

不是幽人夢不成拋書猶自坐殘更涼風似欲
來亭畔聽取松梢作好聲

邦溝穀作

邦水遙通汴水濱龍舟過後欲生塵依然烟雨
千年恨無數錫花落草春

曲水道中

路滿春泥潤滿泉山迷雲樹草迷煙野田安

陽裏和淚看花聽杜鵑

祥符觀

江岸古殿繡莓苔碧落真人去不回
丹竈無烟鷄犬靜春花寂寂洞門開

聞笛

寒聲吹落滿林霜羌笛悠悠夜更長
明月客心同萬里欲隨歸雁度瀟湘

春雨不已書此撥悶二首

連宵風雨滿高樓獨坐寒燈對影愁
自是在家

同作客江湖還記泣孤舟

其二

其二

高樓風雨怯春寒欲啟柴門路未乾
親舊多情憐老病書來總是問平安

送方廣文二絕

代兄酬作

送君西去武陵津洞口桃花幾度新
遙想絳帷風動處如霞散作後堂春

其二

其二

楓葉蕭蕭落照明扁舟一去遠烟橫
閣寺亭畔

夜坐思家四首

纔對梧桐淚滿巾北堂寂寂更無春
擬兄五十顏墜慈母百三萬苦辛

其二

落日寒雲黯澹多空堂夜靜思如何
庭鳥啼罷書聲少應是門人廢蓼莪

其三

信州刺史近還山狼帖於越使君先閉關
陳赤

東坡集卷之二十五

故里壯鄉真計得賢哉二千汗吾顏

其四

四海知心遠吏部關山相送斷腸時
解將苦語

傳深恨白日寒光射素旗童見龍年兄獨知余私具藏英文

夜坐感事五首

少年輕俠慕橫行晚歲空縣學道情
夜半燈前

勞屈指從頭事事總無成

其二

半世生涯辛晚收郎潛十載任悠悠
漫從江上

江上村中寄空繫木蘭州

其二

南浦東林早已仙，靈光何處更蕭然。
中宵試向螺川望，劍氣如虹射斗天。

其四

學士初聞際龍虎，尚書早見畫麒麟。
馮唐偶爾未逢世，鄧禹何緣解笑人。

其五

元龍問舍未田日，向子兒婚女嫁年。
湖海從來空有客，名山何處好尋仙。

陳叔時詩山房詩集卷之二十五

下三

夜坐觀書志感

燈火辛勤記往年，貧家有業是陳編。
自憐中廢楚詩禮，回首庭趨淚泫然。

雪後

楓林夕照映孤村，殘雪依依在樹根。
目送寒光鴉背盡，風煙溪霧共黃昏。

送別

江亭尊酒恨難留，一曲離歌雙淚流。
爲語多情

江上村中寄空繫木蘭州

苦雨

雲滿平林雲遍野，雨聲鎮日長如瀉。
山村破屋午烟稀，老婦啼餐淚盈把。

陂水

愁看秋壠欲生塵，忽有長陂入眼新。
傍水餘木尚棲陂，枯桿別作一村春。

送別涂印玄山人四首

去年送別楚雲深，空谷淒涼想足音。
肯向蕭齋還面壁，知君不負歲寒心。

陳叔時詩山房詩集卷之二十五

下四

其二

隙裏光陰憂裏過，偶然示病意如何。
心知不二門中法，但問維摩覺已多。

其三

伏枕辛勤早著書，多君垂老惜三餘。
獨憐仰面能看屋，已擲藏山歲月虛。

其四

落木飛鴉望遠天，關河一路入寒烟。
春來江水

予如雲與在休訪戴船

小園

寒聲朝暮咽啼鴉二月小園未見花惆悵向來
遊賞處翻疑春色在天涯

途中始見花

肺病經春臥獨愁新晴仍喜及春遊山村處處
桃花色轉覺吾廬地苦幽

讀劉幼安先生遺文二首

寒燈鐺卷重欹歔視草空傳滿石渠總爲修文
地下早人間何處竟成書

其二

過眼年華秋復春下帷事業苦逡巡百年縱滿
如飛電得就藏山有幾人

花下戲題

小桃臨水嬌無奈二七妖鬟差可方翠幙紅樓
深不見空餘一樹斷君腸

宮南言

孤枕殘燈夢復回青綬寒微箭壺催空思端女

爲雲雨不向陽臺夢裏來

春盡

紅英飛盡綠枝新杜宇聲中思故人幾回花前
歡把酒一年虛度故園春

其二

春光欲盡強憑欄總爲多情淚暗彈漫向落花
苦惆悵花開曾得幾回春

哭幼兒浙生四絕

桂樹參差陰滿墀更寒曉冷夜香知天風正好

其二

聰慧向來不後論纔思眉目已傷神那堪盡瀉
西河淚五十九年愁病身

其三

匡床吊影大蕭條伏枕支離病骨勞聽罷觀鴻
無起色愁聞小婦哭秋旱

其四

夜雨寒蛩不可聞心頭苦淚自續紛想來漠漠

照何東廬把酒珠報使君

紀異二絕句

東朝宮闕倚雲霄虎豹關嚴羽衛遙何事清都
縣白日笑來封未得騰驕

其二

燕山尤有入咸陽漢殿曾聞寶瑟僵天上蝦蟇
能蝕月非關魚服始爲殃

其二

藉藉驚聞萬口傳板庭事秘共茫然休疑禍水
侵交德千歲逢來日正縣

卷之二十五

十七

卽景二首

山城東去幾長亭喜見人家竹樹青十里平田
秋澗遠稻苗如霧水泠泠

其二

古道蕭疎野色長萬山煙樹共蒼蒼飛鴉盡落
寒山外無數人家在夕陽

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之二十五終

詩稿卷之二十六

高安陳邦瞻德遠著

七言絕句九十八首

琵琶亭

江上蕭蕭日多雨江船不遇胡琴女何人解作
斷腸聲腸斷空亭獨無語

潯陽曲三首

江上垂楊且繫船江中風雨浪浮天當壚十五
誰家女日向行人數酒錢

其二

楊花飛後荻花飛落得青樓淚滿衣日日南風
吹五兩巴陵大罨幾時歸

其三

誰道潯陽不上潮江風長送木蘭桡月明好似
揚州路夜夜笙歌處處橋

黃梅縣戲題

黃梅心印傳來久一樹花開五葉齊解道菩提
本無樹須知無樹不菩提

陸渾縣題

江上柳色舊長堤不改清陰似漢南試問斜陽
影裏幾家度照驂驄

其二

色飄揚青復黃春風暗換幾凋霜道旁老盡
佳人面愁見新條拂地長

呂亭

詞人一去雲冥冥驛舍長連柳色青何處笛聲
吹落日坐令秋思滿長亭

塘荷

婉轉池塘錦樹間月明曾照采蓮歸秋深霜露
冷零落不見紅粧足綠衣

濠上

夢中化蝶已忘身濠上知魚別有神我自多方
如惠子五車不是箇中人

其二

川上遙思嘆逝年寒食北窗同誰傳日從會
濠梁意一掃南華內篇

清片

淮水清泚映碧空垂楊夾路颺輕風青絲白馬
秋陰裏勝似西湖畫船中

駐陽雙忠

陰風颯颯動荒祠血戰猶思嚼齒時月上中霄
嘶石馬雲生萬里擁靈旂

其二

江淮保障此孤城河北平原亦出兵天寶亂離
忠烈士都來天子不知名

漫興

秋天過雨碧於藍殘柳依依綠尚含官道紅塵
新洗後馬頭山色似江南

柳泉

柳泉道上數株柳可憐析盡征人手烏啼日落
君莫愁前路旗亭好沽酒

故薛城再賦

門下縱橫三千士邑中輕俠六萬家吹笛擊劍
都何在愁見荒村古水斜

高唐賦

高唐暮色正氤氳此地佳名兩處聞但得綢騎
歌作空祠須神女夢雲

柳枝詞四首

千行柳色美秋晴不減春光十里明白馬金羈
官道黑翎疑盡繫越江行

其二

萬木經秋總未霜依然垂柳復垂楊欄無游女
水攀折祇爲征人縮別腸

其三

快馬輕裘此一時青樓綠柳共離離長安大道
三千里處處香風颺酒旗

其四

柳色青青柿子黃秋風院落斷人腸家家閒却
鞦韆索不送神仙出畫牆

燕京曲八首

神兵軒后掃蠻尤九鼎文皇再奠周涿鹿今
半泥戰血尚長作 寄王州

其二

君公封域，（原）長陵燕山，紫氣望歷盡胡塵。
清不得萬年宮闕，照芙蓉。

其三

金銀宮闕自中天，主第侯家繡陌連。
曲巷香塵來寶馬，華堂翠霧積神仙。

其四

金粟雲輪委帝畿，恩波如海盛時稀。
大官日歷休儒飽，天脫風嘶駿馬肥。

其五

楊柳長青潞水津，紫荊關塞四時春。
雲帆日轉江津宿，金甲長清漠北塵。

其六

春風春雨送年華，千樹萬樹玄都花。
莫怨秋霜易搖落，依然錦繡闌雲霞。

其七

白馬金馬使少年，長安大道直如弦。
楊鞭使彈金屋，大入胡姬酒肆眠。

其八

飛冠夜湧鳳凰城，才子風流似長卿。
此日君門無向，凌雲賦筆向誰驚。

漫賦

平津高閣幾時開，車馬門前去復來。
紫禁深沉槐影裏，寒鴉啼盡客空回。

九日

客裏登高恨別離，西風白雁正堪悲。
酒酣細數賓朋舊，誤却天涯是故籬。

至日

萬年枝上彩霞明，帝日初長瑞靄生。
縹緲光風宮掖滿，遙吹仙樂出華清。

其二

長日天涯客思深，高臺何處好登臨。
非同太史占雲物，回首江南慰遠心。

盧溝橋

百丈聯欄映玉虹，銀河一派漾寒空。
何年之間金屋上，幾度春風木末窮。

高皇廟

古木蕭疎日一叢
漢皇遺廟莫生風
可憐多少長陵樹
不及栖鴉落照中

旅夜

西山日沒隱啼鴉
目斷任城路尚賒
孤館寒燈水市影
客思一夜繞天涯

道傍新柳

春色侵陵半雪霜
官亭二月柳初黃
東風日夜吹煙雨
會見柔條拂地長

原韻

七

道上望雲居

建昌雲居天下少
稱漢浮空青未了
可憐褰足走風塵
空能快背人雲鳥

戲詠風中柳一絕

弱柳翩翩態不支
可憐楚女學腰肢
華堂春半盛明舞
何似春風嫋嫋時

趙貴嬪墓宮作貴類爲

潞藩龍人墓在

王陵之右營建甚盛

方魂早逐絲雲空
影戲青霄夕照中
咫尺西陵

中代

中史吳毛琳到處山只等閑欲回蘇門

其二

黃雲日暮車哀聞道靈源一鏡開愛聽滄浪歌
子却愁不若濯纓來

中秋

一笛長歌怨別離
風光空復與秋期
磁州月似

博學

七

月台雲雲髮不可思

客看以紅菊見慣者似點染所致戲題一

絕

霜根曾被胭脂染
吐向東籬色未衰
本與園人爲伴侶
無端却歸女郎花

曉曉

運籌沉靜閉門夢
回故國空舟綬
滿江紅

曉色朦朧入曉曉
月下梧桐夢裏人

月色一痕穿樹落風聲獵獵行聽來此中欲問
西宮安在處公香好獨來

卓文君

自顧何事苦悲吟只恨求凰別有心但使故人
長故意可能新寡聽新琴

獨坐

綠樹陰移烏語閒訟庭寂寂晝長關使君臥穩
雞乘興更上城頭一片山

漫占

去年來行路難苦吟空得髮絲殘漫勞洗眼
看除目卻有詩人作要官

古語

一東一西飛鳥翅一聚一散游魚隊一往一來
路上人一顛一倒世間事

漫興八首

買酒上書規淡室相如作賦
其自首羅頰空復論

其二

一斗分何處四滿堂是名家更大家要之開元
爭笑凡不效江左習妍華

其三

苦將氣格別三古才力諸公未可當須信驕驍
非學求汗珠噴玉各騰驤

其四

宛陵去後黃陂出教外分明有別傳厭醉大官
傾法醺飲風吸露關雉顛

其五

國初詞客盛元才一日新篇氣象開始信繁花
競春色神功端的屬風雷

其六

弘正以來多作者鯨吞鯨吸見豪雅雷同大雅
非無辭別識新詞合有功

其七

冥心幾度覓真詮不費鑽研合自然赤水玄珠
其因素琴不鼓任無絃

其八

風塵張散漫，
千古恨名出何處見書

魏宮

魏宮羅帷，
夕上望陵，
秋風月明疑家

其二

半座蛾眉雨，
後塵脂粉，
君自從腸斷

獨立

獨立，
秋風月明疑家，
君自從腸斷

秋風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秋風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夜坐聞笛

夜坐聞笛，
人聞不枕中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秋風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偶占

偶占，
江南春色早，
客子客子，
失顏老黃鳥，
關關

父里

父里，
江南春色早，
客子客子，
失顏老黃鳥，
關關

秋風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秋風

秋風，
重漢宮，
六曲透玲瓏，
長將隔露

夜坐聞笛

夜坐聞笛，
人聞不枕中

車馬霧中出連岑
車馬霧中有仙人
輝髮鬢

酒池

平泉一望鉅橋東
永泰無憑吊故宮
獨有春風猶似醉
年年花發酒池紅

淇縣公署寓感

荒城寂寂似丘墟
井屋蕭條桑柘疎
簪日聞歌人有哭
無煩墨子更題車

望雨

廿北田南飛鶴鳴
麥芽初吐已乾枯
雨師從簪解禽語
好向樹頭高下呼

初柳

露點輕塵淨曉郊
前旌迢遞度林坳
薄寒漸盡柔風好
已報吹青入柳梢

其二

淺綠新黃綴道邊
含煙濯露自嬋娟
從來同種風龍不
待飄揚已可憐

童謠云楊柳樹倒生芽
林子雙柳生芽因

感其爲賦一絕

行盡道邊花
秋行暖風花樹暗
啼鶯歸歌忽出
斷腸句說盡人間
晚嫁情

寓感二首

萬樹飛花九陌塵
可憐憔悴洛城春
白來黃盡東風力
一夕風狂愁殺人

其二

一夕風狂愁殺人
名園那更館殘春
不妨一粒蟠桃種
贏得天邊雨露新

卽景

初日破烟金鏡吐
餘霞曳水絳綃長
春風白馬渾堪路
贏得道人興欲狂

楊花

不似章臺走馬歸
灞橋長憶淚沾衣
長條幾度愁攀折
又見吹綿作雪飛

食笋

春中春筍驚吾目
便可三餐食無肉
苦憶寒山長風吹
作竹

平川自可爲城
走平沙行人惆悵

其二

獨號荆城洛城秋南渡衣冠泣楚囚千載誰知
王仲遠空留號號托荒丘

溫直道中

飄馬風塵苦水還單懷子役更閒關萬家烟樹
王南似夢眼渾看是故山

夏夜途中對月

黃沙赤日滿征途那解人間有玉壺萬里關河
同夜色雲烟收盡月華孤

曉行書所見一絕

曉色淒迷樹半遮天邊圖畫屬仙家輕風曳露
香露淡日籠烟吐墨花

樹影

樹影自橫斜遶樹行吟罷晚衙碧葉青枝
點點何必更名花

日暮

香風遠知傍青樓落花
不乘白鼻騾鳴鞭飛去向誰家紅塵不動

再題姜屯賦

麥里東流去不回黃雲漠漠見孤臺夕陽斷處
啼聲三千載猶疑亦在來

野王二老

四皓當年遠避秦
二老復何人區區肯美
王臺西漢河出一飛塵

以下原缺